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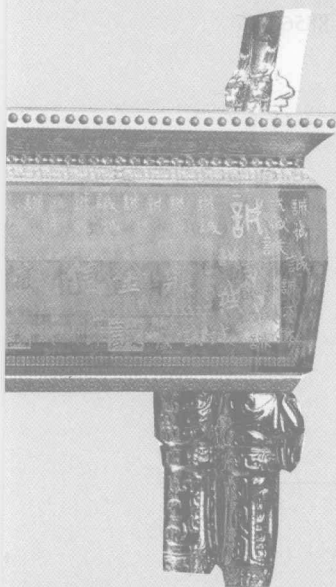
杨军 主编

# 十八名家解周易

(第一辑)

〔汉〕郑玄著《增补郑氏周易》  
〔宋〕项安世著《周易玩辞》  
〔清〕杨万里著《诚斋易传》  
〔宋〕郑刚中著《周易窥余》

長春出版社





## 前言

毫无疑问，作为儒家“群经之首”的《周易》，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由于在孔子设定的“六经”教育体系中，“易经”发挥着哲学思想教育的功能，因此，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周易》哲学成为中国官方意识形态，《周易》一书逐渐成为中国哲学思想的通用载体，就不足为奇了。中国古代的哲人与学人，不论是以“我注《周易》”的形式，还是采用“以《周易》注我”的形式，都要通过为《周易》一书作注来阐释自己的哲学思想，对《周易》的理解也就真的成为“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的事情了。

对《周易》一书的研究与注释逐渐发展为一门独特的学问。易学，在自汉至清长达 2000 余年的时间里，中国无数代学人为之倾注了毕生的心血，易学著作可谓汗牛充栋。据不完全统计，仅传世的易学文献就接近 2000 种，其中大多是对《周易》经传的注疏。可以说，不读古人给《周易》所作的注疏，就无法正确理解《周易》，但面对浩如烟海的易学著作，今天的学者们不免每每有皓首穷经之叹。首先研读在易学史上影响比较大的经典著作无疑是一条治易的捷径，为此我们选编了 16 种易学名著，作成简体横排标本，希望既能为研究者提供便利，也能为易学爱好者提供最基本的参考书。

我们选书的主要原则是看其在易学史上的影响，及是否在某一个方面具有代表性，并参考作者在其他领域的知名度。考虑到作为丛书体例方面的一致，因此我们仅选取按卦注释《周易》经传原文的著作，没有考虑那些不解卦而集中阐释易学思想的著作。

打破今古文经壁垒、遍注群经的郑玄，无疑是经学史上里程碑



式的人物，因为他本费氏易而作《周易注》，后来费氏易逐渐成为《周易》一书唯一传世的“定本”，因此，郑玄的《周易注》虽然久已失传，我们还是选取了清代著名汉易学家惠栋辑录的《增补郑氏周易》。李鼎祚《周易集解》偏重象数，唐以前易学名家的著作大多失传，仅赖此书得以部分保存，我们现在能对汉易有所了解，大半得归功于此书，这显然是易学史上不能不提的名著。王弼注一扫象数，开义理易的新局面，并是引玄学说易的代表性著作，唐孔颖达本着“疏不破注”的精神为其作疏，两位名学者的见解相得益彰，而且孔氏的著作是唐代的官书，出于这些原因，我们选取了王弼、韩康伯注，孔颖达疏的《周易注疏》一书。“宋初三先生”之一的胡瑗，是宋代义理派的先驱，其易学思想对宋代影响很大，宋代的义理派易学名家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他的影响，因此我们选取了其门徒倪天隐述其易学的《周易口义》一书。程颐的《伊川易传》是公认的义理派易学著作的典范，朱震的《汉上易传》则是象数派易学著作的代表，都是研究《周易》的必读书。北宋五子之一的张载，其《横渠易说》对《周易》的注释虽然简略，却是以理学说易的代表性著作；杨简《杨氏易传》则是以心学解易的代表性著作；耿南仲《周易新讲义》则是以黄老思想解易的代表性著作；杨万里《诚斋易传》则是引史事说易的代表性著作，因此一并收入。郑刚中《周易窥余》、项安世《周易玩辞》，说易虽然以《伊川易传》为本，但都是兼采象数派之说，而且其在易学史上的影响较大，也是我们绝不应该忽略的。选入司马光《温公易说》、苏轼《东坡易传》，一方面是考虑到其书在易学史上的影响，另一方面也考虑到其人在中国历史上的知名度。而朱熹《周易本义》无疑是宋以后占统治地位的易学名家和易学名作，也是融合义理、象数与图书之学的代表性著作。前人关注不多的清人胡煦的《周易函书约注》一书，实是胡煦毕生心血的结晶，对《周易》的解释博采众家之长，对诸说正误多所辨正，既提出许多新见解，又融义理与象数于一炉，独抒新意，





堪称易学发展到清代的一个集大成之作，其在易学史上的地位绝不亚于汉宋名家，因此，我们在明清易学著作中选取了该书，而不是知名度远在其上的李光地《周易折中》。

由于上述 16 种著作中，《周易注疏》一书涉及王弼、韩康伯、孔颖达三位作者，因此我们称这套书为“十八名家解《周易》”。但实际上，李鼎祚《周易集解》包含了唐以前的 30 余家易说，题名苏轼撰的《东坡易传》实际上包含其父苏洵、其弟苏辙的易学成就在内，因此，本丛书涉及的易学家远不止上述 18 位。

为方便读者查对，本丛书统一选用比较常见的四库全书本为底本，改作简体字横排本，并加上新式的标点。对于我们所补的原文脱漏之字，加 [ ] 以识别，对于原文的衍文不加删改，而是加 ( ) 以标识。对原文的误字，保留原字，并加 ( )，而后以 [ ] 加入正字。异体字、古今字、通假字，皆直接改为正字。因避讳所改字或缺笔字，也直接改为正字。原文字迹辨认不清者，用缺字符口来表示。我们认为，繁体字与简体字是两套不同的书写符号系统，在简体字中无论由于何种原因保留繁体字，实际上都是将两套不同的书写符号系统相混杂，因此，本丛书作为简体字标点本，不保留任何繁体字。为方便阅读，我们标点的原则是简洁实用，以句号、逗号、顿号、分号为主，尽量少使用双引号、冒号、感叹号、问号，书名号可用可不用之处一律不用，尽可能不使用破折号。

此外，由于作者所处的年代不同，体例和行文风格不一，但我们尽量保留原书的行文格式，包括原文的双行小注，改为横排后也仍旧以双行小字的形式出现，但对版式则作了统一处理。为了方便制版，此次整理没有包括《汉上易传》的卦图部分和《增补郑氏周易》的爻辰图，尚敬请读者谅解。

除书名页上所列点校者之外，参加本丛书点校相关工作的还有：李正乐、韩丽娜、王成玉、李艳玲、孙乐、毕晓辉、武雪彬、马旭俊、刘高峰、张国亮、玄花、孙九龙、夏雨旭、王万志、郭威、李



忠芝、李学会、刘文健、施云、李玉君、艾换平、李一雯、夏莉、张哲、钟铮铮、杨柏怡、孙佳、孙维维、曲淑华、孙红梅、王磊、宋中楠、高占国、杨明、张淑娅、杨宏、李西亚、于春迎、夏云、吕士平、王观等。

由于时间仓促，书成众手，更由于我们于易学素养有限，书中错误在所难免，尚请读者批评指正。

杨 军

2008年10月15日於闲置斋

## 目 录

增补郑氏周易 ···· /1

周易玩辞 ··· /27

诚斋易传 ··· /165

周易窥余 ··· /307



【汉】郑玄 著



# 作者简介

郑玄(127~200),字康成,北海高密(今山东省高密)人,东汉末期最著名的经学家。郑玄对儒家经学最大的贡献在于打破了汉代重“师法”、“家法”的陈规陋习,对今古文经学兼收并蓄,遍注群经,形成新的学派郑学。魏晋南北朝时,郑玄对儒家经典的注释受到学者的推崇,成为学术的主流,由此经学进入一个“统一时代”。郑玄对《周易》的注释以古文费氏易为本,在其影响下,后来王弼、孔颖达注释《周易》时都是以费氏易为本,以至费氏易成为流行至今的“定本”,其他汉易则大多失传了。

郑玄所著《周易注》一书,《隋书·经籍志》著录为9卷,《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为10卷,但大约到两宋间,原书就已经亡佚了。南宋著名学者王应麟辑录各种古籍中所引用的郑玄《周易注》的内容,成《周易郑康成注》一卷。清代汉学名家惠栋在此基础上又加以整理和补充,成《增补郑氏周易》三卷,这是我们今天研究汉易以及郑玄的易学思想的难得资料。

## 目 录

### 郑氏周易赞

#### 卷 上

#### 周易上经

乾	4
坤	4
屯	5
蒙	5
需	5
讼	6
师	6
比	6
履	7
泰	7
否	7
同人	7
大有	8
谦	8
豫	8
随	9

蛊	9
临	9
观	9
噬嗑	9
贲	9
剥	10
复	10
无妄	11
大畜	11
颐	11
习坎	12
离	12
卷 中	
周易下经	
咸	13
恒	13
遯	13
大壮	14
晋	14

明夷	14
家人	15
睽	15
蹇	15
解	15
损	15
益	16
夬	16
遯	16
萃	16
升	17
困	17
井	17
革	17
鼎	17
震	18
亿	18
艮	18
渐	19

归妹	19
丰	19
旅	20
兑	20
涣	20
节	20
中孚	20
小过	20
既济	20
未济	21

#### 卷 下

系辞上传	21
系辞下传	23
说卦传	24
序卦传	26
杂卦传	26



## 郑氏周易赞

易之为名也，一言而函三义。简易，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故系辞云：乾坤其易之缊耶！又曰：易之门户耶！又曰：夫乾，确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简矣。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此言其易简之法也。又曰：其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此言从时变易、出入移动者也。又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此言张设布列，不易者也。据兹三义而说易之道广矣、大矣！一作顺。

## 卷上

## 周易上经

## 乾

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二于三才为地，地道上即田，故称田也。九二利见九五之大人。正义

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三于三才为人道，有乾德而在人道，君子之象。集解 惕，惧也。释文

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五于三才为天道，天者，清明无形而龙在焉，飞之象。集解

上九，亢龙有悔。

尧之末年，四凶在朝，是以有悔，未大凶也。正义

用九，见群龙无首，吉。

六爻皆体乾一作龙，群龙之象也。舜既受道，<sup>道一作禅。</sup>禹与稷、契、咎繇之属，并在于朝。<sup>后汉郎顗传注，班固传注。</sup>

万物资始，乃统天。

资，取也；统，本也。释文

大人造也。<sup>造徂早反。</sup>

造，为也。释文

文言附

君子体仁足以长人。

体，生也。<sup>文选二十四。</sup>

不成名。释文

当隐之时，以从世俗，不自殊异，无所成名也。集解

确乎其不可拔。

确，坚高之貌；拔，移也。释文

闲邪以存其诚。<sup>会通晁氏云。</sup>

君子进德修业及时，故无咎。同上

圣人作。

作，起也。释文

亢龙有悔，穷志灾也。同上

利贞者，情性也。<sup>汉上易晁氏同。</sup>

乾始而以美利利天下。晁氏云。

## 坤

履霜，坚冰至。

履，读为礼。释文。

驯致其道。

驯，从也。释文。



## 六二直方。

直也，方也，地之性。此爻得中气，而在地上，自然之性，广生万物，故生动直而且方。礼记深衣正义。

## 龙战于野。

圣人喻龙，君子喻蛇。仪礼注“蛇龙君子之类”。

## 必有余殃。

殃，祸恶也。释文。

为其嫌于阳也，释文谓郑作谦，讹。故称龙焉。

嫌，读如群公谦之谦，古书篆作立心，与水相近，读者失之，故作嫌。谦，杂也。阴，谓此上六也；阳，谓今消息用事，乾也。上六为蛇，得乾气，杂似龙。诗采薇正义。

## 屯

### 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宁。

造，成也；草，草创；昧，昧爽也。文选注三十六。而读曰能，能犹安也。释文。

### 君子以经纶。

谓论撰书礼，乐施政事。释文。正义曰：刘表、郑玄以纶为论字。

### 六二乘马般如。

马牝牡曰乘。释文。

### 匪寇昏媾。

媾，犹会也。释文。

### 君子机不如舍。

机，弩牙也。释文。从于用反。

以，从禽也。释文。

## 蒙

###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

蒙者蒙蒙，物初生形，是其未开著之名也。人幼稚曰童，未冠之称。亨者，阳也；渎，褻也；筮，问也。互体震而得中，嘉会礼通，阳自动其中，德施地道之上，万物应之，而萌芽生。教授之师取象焉，修道艺于其室，而童蒙者求为之弟子，非己乎求之也。弟子初问，则告之以事义，不思其三隅相况以反解而筮者，此勤师而功寡，学者之灾也。渎筮则不复告，欲令思而得之，亦所以利义而干事也。公羊疏、释文。

### 初六，用说桎梏。

木在足曰桎，在手曰梏。周礼大司寇疏。

### 九二苞蒙。

苞当作彪，彪，文也。释文。

### 顺以巽也。

巽当作逊。释文。

上九系蒙。释文。

## 需

需读为秀。阳气秀而不直上者，畏上坎也。释文

光亨贞吉。释文云郑总为一句。

位音莅乎天位。释文。

君子以饮食宴乐。

宴，享宴也。释文。

九二需于沚。释文。

沚，接水者。诗鳧鷖正义引作沙。

致戎至。释文

## 讼

辩财曰讼。释文。

有孚噬。

噬，觉悔貌。释文。

九二，归而逋，其邑人三百户无眚。

小国之下大夫采，地方一成，其定税三百家，故三百户也。杂记正义不易之田岁种之，一易之田休一岁乃种，再易之田休二岁乃种，言至薄也。苟自藏隐，不敢与五相敌，则无灾眚。正义。

患至愊也。愊，陟劣反。

愊，忧也。释文眚，过也。释文。

渝，安贞吉。

渝，然也。释文。

上九或锡之鞶带。

鞶带，佩鞶之带。周礼巾车疏。

终朝三褫之。褫，徒可反。释文。

## 师

军二千五百人为师，多以军为名，次以师为名，少以旅为名。师者，举中之言。

王氏

丈人吉。

丈之言长，能御众，有正人之德，以法度为人之长，吉而无咎。谓天子诸侯主军者。春官天府疏。释文。

初六，否臧凶。否，方有反。释文。

九二，王三赐命。释文。

承天宠也。

宠，光耀也。释文。

## 比

初六，有孚盈缶。

爻辰在未，上值东井，井之水，人所汲用缶，缶，汲器也。诗宛丘正义。释文。

九五，王用三驱，释文失前禽。

王因天下，显习兵于搜狩焉。驱禽而射之三，则已法一作发军礼也。失前禽者，谓禽在前来者，不逆而射之，傍去又不射，唯背走者，顺而射之，不中则一作亦已，是皆所以失之。用兵之法，亦如之，降者不杀，奔者不禁，背者不杀，加以仁恩，养威之道。秋官士师疏。左传桓四年正义。





小畜<sup>许六反，释文。</sup>

畜，养也。释文。

九三舆说辐。

辐，伏菟，释文谓舆下缚木与轴相连，钩心之木是也。王氏

履

履虎尾，不噬人，亨。

噬，啗也。<sup>音誓。文选十。</sup>

视履考详。

履道之终，考正详备。晁氏。

泰

通也。释文。

后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财，节也；辅相，左右助也。以者，取其顺阴阳之节，为出内之政，春崇宽仁，夏以长养，秋教收敛，冬敕盖藏，皆可以成物助民也。集解

初九，拔茅茹，以其汇征<sup>汇音谓。</sup>

汇，类也；茹，牵引也。茅喻君有洁白之德，臣下引其类而仕之。<sup>刘向传注。</sup>

九二，苞荒。

荒读为康，虚也。释文

六五，帝乙归妹以祉，元吉。

五爻辰在卯，春为阳中，万物以生，生育者，嫁娶之贵仲春之月。嫁娶，男女之礼，<sup>周礼媒氏疏。</sup>福祿大吉。

上六，城复于隍。

隍，壑也。<sup>诗韩奕正义。</sup>

否

九四，寿离祉。释文

九五，休否。

休，美也。<sup>文选二十五。</sup>

其亡其亡，系于苞桑。

苞，植也。否，世之人不知圣人有命，咸曰其将亡矣，其将亡矣，而圣乃自系于植桑，不亡也。文选五十二 犹纣囚文王于羑里之狱，四臣献珍异之物，而终免于难，系于苞桑之谓。集解。

同人

同人于野，亨。

乾为天，离为火，卦体有巽，巽为风。天在上，火炎上而从之，是其性同于天也，火得风，然后炎上益炽，是犹人君在上，施政教，使天下之人而同而事之，以是为人和同者，君之所为也，故谓之同人。风行无所不遍，遍则会通之德大行，故曰同人于野，亨。集解。

六二，同人于宗。

天子诸侯后夫人，无子不出。<sup>仪礼士昏礼疏。诗河广正义。</sup>

九三，伏戎于莽。

莽，丛木也。释文。

九四，乘其庸。释文。

大有

大有，元亨。

六五体离，处乾之上，犹大臣有圣明之德，代君为政，处其位、有其事而理之也。元亨者，又能长群臣以善，使嘉会礼通，若周公摄政，朝诸侯于明堂是也。集解

明辩晢也。

晢读如明，星晢晢。释文。

## 谦

谦亨，君子有终。

艮为山，坤为地，山体高，今在地下，其于人道，高能下，下谦之象。亨者，嘉会之礼以谦为主，谦者，自贬损以下人。唯艮之坚固，坤之厚顺，乃能终之，故君子之人有终也。集解。

君子以裒多益寡。

裒，取也。释文。

卑以自牧也。

牧，养也。释文。文选注十六。

六四，撝谦。

撝读为宣。释文。

## 豫

豫利建侯行师。

坤，顺也；震，动也。顺其性而动者，莫不得其所，故谓之豫。豫，喜佚说乐之貌也。震又为雷，诸侯之象；坤又为众，师役之象，故利建侯行师矣。集解。

四时不忒。

忒，差也。释文。

《象》曰：雷出地奋，豫，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

奋，动也，雷动于地上，万物乃豫也。以者取其喜佚动摇，犹人至乐，则手欲鼓之、足欲舞之也。崇，充也；殷，盛也；荐，进也；上帝，天帝也。王者功成作乐，以文得之者作钥舞，以武得之者作万舞，各充其德而为制。祀天地以配祖考者，使与天同飨其功也。故《孝经》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是也。集解。

六二，劓于石。劓，古八切，谓磨劓也。释文。

六三，盱豫。

盱，夸也。释文。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由，用也；簪，速也。释文。

上六，冥豫。

冥读为鸣。释文。



## 随

随，元亨利贞，无咎。

震，动也；兑，说也。内动之以德，外说之以言，则天下之民，咸慕其行而随从之，故谓之随也。既见随从，能长之以善，通其嘉礼，和之以义，干之以正，则功成而有福，若无此四德，则有凶咎焉。焦贲曰：汉高帝与项籍其明征也。

集解。左传襄九年正义。

君子以向晦入宴息。

晦，宴也，犹人君既夕之后，入于宴寝而止息。正义。

出门交有功。

震为大涂，又为日门，当春分阴阳之所交也，是臣出君门，与四方贤人交有成功之象也。昔舜慎徽五典，五典克从，内于百揆，百揆时序，宾于四门，四门穆穆，是其义也。集解。

## 蛊

先甲三日，后甲三日。

甲者，造作新令之日，先之三日而用辛也，欲取改过自新之义；后之三日而用丁也，取其叮咛之义。正义。

## 临

至于八月有凶。

临，大也，阳气自此浸而长大。阳浸长矣，而有四德，齐功于乾，盛之极也。人之情，盛则奢淫，奢淫将亡，故戒以凶也。临卦斗建丑而用事，殷之正月也，当文王之时，纣为无道，故于是卦为殷家著兴衰之戒，以见周改殷正之数云。临自周二月用事，迄其七月，至八月而遁卦受之，此终而复始，王命然矣。集解。

## 观

观，盥而不荐。

坤为地、为众；巽为木、为风。九五天子之爻，互体有艮，艮为鬼门，又为宫阙。地上有木，而为鬼门、宫阙者，天子宗庙之象也。诸侯贡士于天子，卿大夫贡士于其君，必以礼宾之，唯主人盥而献宾，宾盥而酢主人，设荐俎，则弟子也。王氏。

初六，童观。

童，稚也。释文。

噬嗑

先王以明罚敕法。

敕犹理也。释文。

九四，噬干肺。

肺，箴。释文。

上九，何校灭耳，凶。

离为槁木，坎为耳，木在耳上，何校灭耳之象也。集解。

聪不明也。

目不明、耳不聪。释文。

## 贲

贲亨，小利有攸往。

贲，文饰也。离为日，天文也；艮为石，地文也。天文在下，地文在上，天地二文相饰成贲者也。一云：天地之文交相而成贲，贲，然也。犹人君以刚柔、仁义之道，饰成其德也。刚柔杂，仁义合，然后嘉会礼通，故亨也。卦互体坎、艮，艮止于上，坎险止于下，夹震在中，故不利大行，小有所之则可矣。诗白驹正义。集解。

贲，变也，文饰之貌。释文。

无敢折狱。

折，断也。释文。

初九，贲其趾，舍舆而徒。释文。

趾，足。同上。

义不乘也。晁氏。

六四，贲如，皤如。皤音烦。释文。

六四巽爻也，有应于初九，欲自饰以适初，既进退未定，故皤如也。檀弓正义。

白马翰如。翰，寒案反。释文。

谓九三位在辰，得巽气，为白马。翰，犹干也，见六四适初未定，欲干而有之。檀弓正义。

## 剥

不利有攸往，小人长也。

阴气侵阳，上至于五，万物零落，故谓之剥也。五阴一阳，小人极盛，君子不可有所之，故不利有攸往也。集解。

蔑贞凶。

蔑，轻慢。释文。

剥床以辨。

足上称辨，谓近膝之下，屈则相近，信则相远，故谓之辨，辨，分也。集解。

切近灾也。

切，急也。释文。

小人剥庐。

小人傲狠，当剥，彻庐舍而去。天官遗人疏。

## 复

复亨。

复，反也，还也。阴气侵阳，阳失其位，至此始还，反起于初，故谓之复。阳，君象，君失国而还反道德，更兴也。春秋正义。

七日来复。

建戌之月，以阳气既尽，建亥之月，纯阴用事，至建子之月，阳气始生，隔此纯阴一卦，卦主六日七分，举其成数言之，而云七日来复。正义序。

商旅不行

资货而行曰商旅，客也。释文。

无祗悔。

祗，病也。释文。

六三，顰复。释文。

六四，中行独复。



爻处五阴之中，度中而行，四独应初。汉上易传。

中以自考也。

考，成也。释文

有灾眚释文

异自内生曰眚，自外曰祥，害物曰灾。释文

### 无妄

妄犹望，谓无所希望也。释文。

无妄之往，何之矣。

妄之言望，人所望宜正，行必有所望，行而无所望，是失其正，何可往也。后汉书李通传注。

天命不右

右，助也。释文。

不菑畲

一岁曰菑，二岁曰新，田三岁曰畲。王氏。

### 大畜

不家食吉。

自九三至上九，有颐象居外，是不家食吉而养贤。表记正义。

辉光日新绝句，其德连下句刚上而尚贤。释文。

良马逐逐。

逐逐，两马走也。释文。

日闲舆卫。日，人实反。

日习车徒。释文

六四，童牛之牯，元吉。晁氏谓：牯，郑作角。非也。

巽为木，互体震，震为牛之足，足在艮体之中，艮为手持木以就足，是施牯。大司寇疏。

六五，豶豕之牙。

牙读为互。释文。

上九，何天之衢。

艮为手，手上肩也，乾为首，首肩之间，荷物处。乾为天，艮为径路，天衢象也。后汉崔骃传注。

道大行也。

人君在上位，负荷天之大道。文选十二。

### 颐

颐，贞吉。观颐自求口实。

颐，口车辅之名也。震动于下，艮止于上，口车动而上因辅，嚼物以养人，故谓之颐。颐，养也，能行养则其干事故吉矣。二、五离爻皆得中，离为目，观象也。观颐，观其养贤与不肖也。颐中有物曰口实，自二至五有二坤，坤载养物，而人所食之物皆存焉。观其求可食之物，则贪廉之情可别也。集解。

观我朵颐



朵，动也。释文。

大有庆也。

君以得人为庆。汉上易传。

大过

阳爻过也。汉上易传。

九二，枯杨生萑，老夫得其女妻。

枯枯，音姑。谓无姑山榆羊朱反；萑，木更生梗生，音夷，谓山榆之实。释文。以丈夫年过，娶二十之女；老妇年过，嫁三十之男，皆得其子。诗桃夭正义。

习坎

六三，检且枕。

木在手曰检，在首曰枕。释文。

六四，樽酒簋贰用缶内约自牖

六四上承九五，又互体在震，上爻辰在丑，丑上值斗，可以斟之象；斗上有建星，建星之形似簋。贰，副也，建星上有弁星，弁星之形又如缶。天子大臣以王命出会诸侯，主国尊于簋副设玄酒而用缶也。诗宛丘正义。礼器正义。

九五，祗既平。

祗当为坻，小丘也。释文。

上六，系用徽纆，寘于丛棘，三岁不得，凶。

系，拘也。爻辰在巳，巳为蛇，蛇之蟠屈似徽纆也。三、五互体艮，又与震同体，艮为门阙，于木为多节，震之所为，有丛拘之类，门阙之内，有丛木多节之木，是天子外朝左右九棘之象也。外朝者，所以询事之处也，左嘉石，平罢民焉；右肺石，达穷民焉。罢民，邪恶之民也。上六乘阳，有邪恶之罪，故缚以一作约徽纆，寘于丛棘，而使一作后公卿以下议之，其害人者，置之圜土而施职事焉，以明刑，耻之能复者，上罪三年而赦，中罪二年而赦，下罪一年而赦。不得者，不自思以得正道，终不自改而出诸圜土者杀，故曰凶。公羊疏。

离

明两作，离，大人以继明照于四方。

作，起也，释文明两者，取君明上下以明德相承，其于天下之事无不见也。文选注二十一。

初九，履错然。错，七各反。释文。

六二，黄离，元吉。

离，南方之卦，离为火，土托位焉，土色黄，火之子。喻子有明德，能附丽于其父之道，文王之一作大子发、旦一无此字。是也。慎成其业则吉矣。文选注二十。御览一百四十六。

九三，不击缶而歌。释文

艮爻也位近丑，丑上值弁星，弁星似缶。《诗》云“坎其击缶”，则乐器亦有缶。诗宛丘正义。

则大耋之差。释文云郑无凶字。

年逾一作余七十也。诗车邻正义。礼记射义正义。尔雅疏。

九四，突如其来如，焚如、死如、弃如。

震为长子，爻失正，又互体兑，兑为附决，子居明法之家而无正，何以自断，其君父不忍也。突如其来如，震之失正，不知其所如，又为巽，巽为进退，不知所从。不孝之罪，五刑莫大焉，得用议贵之辟刑之，若如所犯之罪焚如，杀其亲之刑死如，杀人之刑弃



如，流宥之刑。秋官掌戮疏。  
丽王公也。释文。

## 卷 中

### 周易下经

#### 咸

咸亨，利贞，取女吉。

咸，感也。艮为山，兑为泽，山气下，泽气上，二气通而相应，以生万物，故曰咸也。其于人也，嘉会礼通，和顺于义，干事能正。三十之男有此三德，以下二十之女，正而相亲，说娶之，则吉也。集解

二气感应以相与。

与，犹亲也。释文。

初六，咸其拇。

足大指也。释文。

六二，咸其腓。

腓，肠也。腓，市脰反。释文。

九五，咸其脢。

脢，背脊肉也。释文。正义。

滕口说也。

滕，送也。释文。咸道极薄，徒送口舌、言语相感而已，不复有志于其间。正义。

#### 恒

恒亨，无咎，利贞。

恒，久也。巽为风，震为雷，雷风相须而养物，犹长女承长男，夫妇同心而成家，久长之道也。夫妇以嘉会礼通，故无咎，其能和顺干事，所行而善矣。集解。

初六，浚恒。释文。

九三，不恒其德，咸承之羞。释文。

爻得正，互体为乾，乾有刚健之德，体在巽，巽为进退不恒其德之象，又互体兑，兑为毁折，是将有羞辱也。缁衣。正义。

六五，恒其德，贞妇人吉，夫子凶。

以阴爻而处尊位，是天子之女，又互体兑，兑为和说，至尊主家之女，以和说干家事，问正于人，故为吉也。应在九二，又男子之象，体在巽，巽为进退，是无所定，而妇言是从，故云夫子凶也。缁衣注。正义。

上六，振恒。

振，摇落也。释文。

#### 遯

遯亨，小利贞。

遯，逃去之名也。艮为门阙，乾有健德，互体有巽，巽为进退。君子出门，行有进退逃去之象。二、五得位而有应，是用正道得礼见召聘，始仕他国，当尚嫌。嫌小，其

和顺之道，居小官、干小事，其进以渐，则远妒忌之害。昔陈敬仲奔齐辞卿是也。集解有疾惫也。

惫，困也。释文。

小人否。备鄙反。

否，塞也。释文。

## 大壮

壮，气力浸强之名。释文。

九三，累其角。释文。

六五，丧羊于易。音易。

谓佼易也。释文。

不祥也。释文。

祥，善也。同上。

## 晋

晋康侯用锡马蕃庶。

康，尊也，广也。释文蕃发袁反庶止奢反，谓蕃遮禽也。同上。

昼日三接。音捷

接，胜也。王氏

《象》曰：明出地上，晋，君子以自昭明德。

地虽生万物，日出于上，其功乃著，故君子法之，而以明自昭其德。集解

初六，晋如，摧如。

摧读如南山崔崔之崔。释文。

六二，晋如，愁如。愁，子小反。

愁，变色貌。释文。

九四，晋如鼫鼠。

《诗》云：鼫鼠鼫鼠，无食我黍。谓大鼠也。正义。

六五，矢得勿恤。释文。

## 明夷

明夷，利艰贞。

夷，伤也。日出地上，其明乃光，至其入地，明则伤矣，故谓之明夷。日之明伤，犹圣人君子有明德而遭乱世，抑在下位，则宜自艰无干事政，以避小人之害。集解

以蒙大难。

蒙犹遭也。释文。

文王似之。释文。

箕子似之释文

六二，明夷，睇于左股。释文。

旁视为睇。六二辰在酉，酉在一作是西方，又下体离，离为目。九三体在震，震东方，九三又在辰，辰得巽气为股。此谓六二有明德，欲承九三，故云睇于左

股。内则正义。

用拯马。



拯，承也。释文。

## 家人

闲有家

闲，习也。释文。

六二，无攸遂，在中馈。

二为阴爻，得正于内；五，阳爻也，得正于外。犹妇人自修正于内，丈夫修正于外。无攸遂，言妇人无敢自遂也。爻体离，又互体坎，火位在下，水在上，饪之象也，馈酒食也，故云在中馈也。后汉书杨震传注、王符传注。

家人嗃嗃

嗃嗃，苦热之意。释文。

妇子嘻嘻。

嘻嘻，骄佚喜笑之意。释文。

王假有家。

假，登也。释文。

睽

音圭

释文。

睽，小事吉。

睽，乖也。火欲上，泽欲下，犹人同居而志异也，故谓之睽。二、五相应，君阴臣阳，君而应臣，故小事吉。集解。

六三，其牛掣。

牛角皆踊曰掣。释文。

后说之壶。释文。

## 蹇

往得中也。

中，和也。释文。

初六，宜待时也。释文。

六四，往蹇来连。连如字。

连，迟久之意。释文。

## 解

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宅。

木实曰果，解读如人倦之解，解谓坼噉，噉，火也。皮曰甲，根曰宅，宅，居也。文选蜀都赋注。

损

艮为山，兑为泽，互体坤，坤为地。山在地上，泽在地下，泽以自损，增山之高也，犹诸侯损其国之富，以贡献于天子，故谓之损矣。集解。

二簋可用享。

四以簋进黍稷于神也。初与二直，其四与五承上，故用二簋。四，巽爻也，巽为木；五，离爻也，离为日。日体圆，木器而圆，簋象也。考工记旒人疏。少牢馈食礼疏。诗权舆正义。

君子以征忿愆欲。

征，犹清也。愆，止也。释文。

或益之十朋之龟。

案《尔雅》云：十朋之龟者，一曰神龟，二曰灵龟，三曰摄龟，四曰宝龟，五曰文龟，六曰筮龟，七曰山龟，八曰泽龟，九曰水龟，十曰火龟。礼器正义正义。

### 益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阴阳之义，阳称为君，阴称为臣。今震一阳二阴，臣多于君矣，而四体巽之不应初，是天子损其所有，以下诸侯也。人君之道，以益下为德，故谓之益也。震为雷，巽为风，雷动风行，二者相成，犹人君出教令臣奉行之，故利有攸往，利涉大川也。集解

### 夬

夬扬于王庭。

夬，决也。阳气浸长至于五，五，尊位也，而阴先之，是犹圣人积德说天下，以渐消去小人，至于受命为天子，故谓之夬。扬，越也。五互体乾，乾为君，又居尊位，王庭之象也。阴爻越其上，小人乘君子，罪恶上闻于圣人之朝，故曰夬扬于王庭也。集解

九二，惕号。音号莫夜。莫，如字。释文。同上。

莫，无也，无夜，非一夜。释文。

九三，壮于頄。

頄，夹面也。释文。

其行越越。越，七私反；越，七余反。释文。

九五，苋陆。

苋陆，一名商陆。释文。正义。

遭释文。

遯，女壮，勿用取女。

遯，遇也，一阴承五阳，一女当五男。苟相遇耳，非礼之正，故谓之遯。女壮如是，壮健似淫，故不可娶。妇人以婉婉为其德也。集解

后以施命诰四方。诰，起一反。

诰，止也。释文。

以杞包瓜。包，百交反。

杞，柳也。释文。

### 萃

萃，王假有庙，释文利见大人，亨利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萃，聚也。坤为顺，兑为说，臣下以顺道承事，其君说德居上待之，上下相应，有事而和通，故曰萃，亨也。案释文，亨字疑衍。假，至也。互有艮、巽，巽为木，艮为阙，木在阙上，宫室之象也。四本震爻，震为长子，五本坎爻，坎为隐伏，居尊而隐伏，鬼神之象。长子入阙升堂，祭祖祢之礼也，故曰王假有庙。二本离爻也，离为目，居正应五，故利见大人矣。大牲，牛也，言大人有嘉会时可干事，必杀牛而盟，既盟则可以往，故曰利往。集解

君子以除戎器。

除，去也。释文。

一握为笑。





握，当读为夫三为屋之屋。释文

孚乃利用禴。

禴，夏祭名。释文。

賁咨涕洟。释文。

賁咨，嗟叹之辞也。自目曰涕，自鼻曰洟。

升释文。

升，上也。坤地，巽木，木生地中，日长而上，犹圣人在诸侯之中，明德日益高大也，故谓之升。升，进益之象也。集解。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sup>亨，许</sup>

亨，献也。释文。

## 困

困亨。

坎为月，互体离，离为日，兑为暗昧，日所入也。今上弇日月之明，犹君子处乱伐，为小人所不容，故谓之困也。君子虽困，居俭能说，是以通而无咎也。集解。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来，利用亨祀。

二据初，辰在未，未为土，此二为大夫，有地之象。未上值天厨，酒食象，困于酒食者，采地薄，不足己用也。二与日为体离，为镇霍，爻四为诸侯有明德受命当王者，离为火，火色赤，四爻辰在午时，离气赤，为朱是也。文王将王，天子制用朱紱。<sup>士冠礼疏。</sup>朱深于赤。王氏

九五，劓刖。

劓刖当为倪伉。释文。

## 井

坎，水也，巽木，桔槔也。互体离、兑，离外坚中虚，瓶也，兑为暗泽，泉口也，言桔槔引瓶，下入泉口，汲水而出，井之象也。井以汲人，水无空竭，犹君子以政教养天下，惠泽无穷也。集解。井，法也。释文。

汔至亦未繙井。

繙，绁也。释文。

羸其瓶。

羸读曰垒。释文。

九二，井谷射鲋，瓮<sup>释文。</sup>敝漏。

九二坎爻也，坎为水，上直巽，九三艮爻也，艮为山，山下有井，必因谷水，所生鱼无大鱼，但多鲋鱼耳，言微小也。夫感动天地，此鱼之至大，射鲋井谷，此鱼之至小，故以相况。<sup>文选吴都赋注。</sup>瓮，停水器也。释文。

井渫不食。

谓已浚渫也。犹臣修正其身以事君也。<sup>文选登楼赋注。</sup>

## 革

革，改也。水火相息而更用事，犹王者受命改正朔、易服色，故谓之革。<sup>集解释文。</sup>

## 鼎

鼎象也。卦有木火之用，互体乾、兑，乾为金，兑为泽，泽钟金而含水，饔以木火，鼎亨孰物之象。鼎亨孰以养人，犹圣君兴仁义之道以教天下也，故谓之鼎矣。集解。

君子以正位凝命。

凝，成也。释文。

初六，鼎颠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颠，踣也；趾，足也。无事曰趾，陈设曰足。爻体巽为股，初爻在股之下，足象也。足所以承正，鼎也。初，阴爻而柔，与乾同体，以否正承乾，乾为君，以喻君夫人，事君若失正礼，踣其为足之道，情无怨则当以和义出之。然如否者嫁于天子，虽失礼，无出道，废远之而已。若其无子，不废远之，后尊如故。其犯六出，则废之远之，子废。坤为顺，又为子母牛，今在后妃之旁，侧妾之例也，有顺德，子必贤，贤而立以为世子，又何咎也。士昏礼疏。内则正义。御览一百四十五。

我仇有疾。

怨耦曰仇。释文。

雉膏不食。

雉膏，食之美者。释文。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刑剭。音屋。释文。

惨谓之餗，震为竹，竹萌曰笋，笋者餗之为菜也。餗，美饌，是一作具八珍之食。鼎三足，三公象。若三公倾覆王之美道，屋中刑之。天官醢人疏。秋官司烜氏疏。诗韩奕正义。

六五，金铉。

金铉喻明道能举君之官职也。文选西征赋注唐律义疏。

震

震亨

震为雷，雷动物之气也，雷之发声，犹人君出政教以动国中之人也，故谓之震。人君有善声教，则嘉会之礼通矣。集解。诗召南正义。

震来虩虩。

恐惧貌。释文。

笑言哑哑。

乐也。释文。

震惊百里，不丧匕鬯。

惊之言惊戒也。雷发声闻于百里，古者诸侯之象，诸侯之出教令，能惊戒其国疆之内，诗召南正义则守其宗庙社稷为之祭主，不亡其匕与鬯也。人君于祭之礼，尚一作匕牲体荐鬯而已，其余不亲为也。一云其余不足观也特性馈食礼疏。升牢于俎，君匕之，臣载之，鬯，秬酒，芬芳条鬯，因名焉。集解。

亿，于力反。

十万曰亿。释文。

六三，震苏苏。

苏苏，不安也。释文。

上六，震索索，视矍矍。

索索犹缩缩，足不正也；矍矍，目不正。释文。

艮

艮其背



艮为山，山立峙各于其所，无相顺之时，犹君在上，臣在下，恩敬不相与通，故谓之艮也。集解。艮之言很也。释文。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释文。

限要也。释文。

### 渐

初六，鸿渐于干。

干谓大水之旁，故停水处者。诗伐檀正义。斯干正义。释文。

夫征不复，妇孕不育。

九三上与九五互体为离，离为大腹，孕之象也，又互体为坎，坎为丈夫，坎为水，水流而去，是夫征不复也。夫既不复，则妇人之道颠覆，故孕而不育。郊特性正义。孕犹娠也。

释文

### 归妹

六三，归妹以须。

须，有才智之称，天文有须女，屈原之妹名女须。诗桑扈正义。

女承筐无实。

宗庙之礼，主妇奉筐米。王氏《士昏礼》云：妇人三月，而后祭行。诗葛屦正义。

### 丰

丰之言僨，充满意也。释文。

日中则昃，月盈则食，

言皆有休已，无常盛也。公羊疏。

初九，遇其妃主。

嘉耦曰妃。释文。

虽旬无咎。

初修礼上朝四，四以匹敌恩厚待之，虽留十日，不为咎。正以十日者，朝聘之礼，止于主国以为限，聘礼毕归，大礼曰旬而稍，旬之外为稍，久留非常。诗有客正义。

六二，丰其蔀。

蔀，小席。释文。

九三，丰其韦。一作带。

韦，祭祀之蔽膝。释文。

日中见昧。释文。

折其右肱。

三，艮爻，艮为手，互体为巽，巽又为进退，手而便于进退，右肱也，犹大臣用事于君，君能诛之，故无咎。仪礼觐礼疏。

闾其无人。

闾，无人貌。释文。

天际祥也。释文。

际当为瘵，瘵，病也。释文。

自戕也。

戕，伤也。释文。

## 旅

初六，旅琐琐，斯其所取灾。

琐琐，犹小小也。爻互体艮，艮小石，小小之象。三为聘客，初与二其介也，介当以笃实之人为之，而用小人，琐琐然，客主人为言不能辞，曰非礼，不能对，曰非礼，每者不能以礼行之，则其所以得罪。仪礼聘礼疏。

## 兑

离泽兑。

离犹并也。释文。

九四，商兑。

商，隐度也。释文。

## 涣

涣汗其大号。

号，令也。文选三。

## 节

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

空府藏则伤财，力役繁则害民，二者奢泰之所致。后汉书王符传注。

## 中孚

中孚，豚鱼吉。

三辰在亥，亥为豕，爻失正，故变而从小名言豚耳。四辰在丑，丑为鳖蟹，鳖蟹，鱼之微者，爻得正，故变而从大名言鱼耳。互体<sup>互，一作三</sup>兑，兑为泽，四上值天渊，二、五皆坎爻，坎为水，二浸泽则豚利，五亦以水灌渊，则鱼利。豚鱼以喻小民也，而为明君贤臣恩意所供养，故吉。诗无羊正义。

乘木舟，虚也。

舟谓集板，如今日空木大为之曰虚。诗谷风正义。

## 小过

小过，亨利贞。

中孚为阳，贞于十一月子，小过为阴，贞于六月未。法于乾坤。王氏。

不宜上。

上如字谓君也。释文。

密云不雨，已尚也。释文。

尚，庶几也。释文。

## 既济

既，已也，尽也；济，度也。释文。

六二，妇丧其茀。

茀，车蔽也。释文。

惫也。

劣弱也。释文。

繻有衣袽。繻，音须。释文。



九五，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

互体为坎，又互体为离，离为日，坎为月，日出东方，东邻象；月出西方，西邻象。坊记正义。禴，夏祭之名。王氏。

未济

小狐汔济。

汔，几也。释文。

## 卷 下

### 系辞上传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已陈，贵贱位矣。

君臣尊卑之贵贱，如山泽之有高卑也。乐记正义。

动静有常，刚柔断矣。

雷风也。阳动阴静，刚柔之断也。同上。谷梁疏。公羊疏。

方以类聚，物以群分。

谓水火也。同上。

在天成象。

日月星辰也。同上。

在地成形。

谓草木鸟兽也。同上。御览三十九。

八卦相荡。释文。

乾以易知。易，音亦。释文。

三极之道也。

三极，三才也。释文。

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释文。

震无咎者存乎悔。

震，惧也。释文。

易与天地准。

准，中也，平也。释文。

原始及终。释文。

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与天地相似故不违。

精气，谓七八也；游魂，谓九六也。七八，木火之数；九六，金水之数。木火用事而物生，故曰精气为物；金水用事而物变，故曰游魂为变。精气谓之神，游魂谓之鬼，木火生物，金水终物，二物变化，其情与天地相似，故无所差违之也。集解。乐记正义。

而道济天下。

道当作导。释文。

范围天地之化。

范，法也。释文。

故君子之道鲜矣。

鲜，少也。释文。

臧诸用。

臧，善也。释文。

言天下之至赜而不可恶也。恶，乌落反。释文。

言天下之至赜而不可乱也。

赜，当为动。释文。

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

枢，户枢也；机，弩牙也。户枢之发，或明或暗；弩牙之发，或中或否。以喻君子之言，或荣或辱。一云：以譬言语之发，有荣有辱。礼记曲礼正义。左传襄二十五年正义。

慎斯术也。

术，道。释文。

有功而不置。

置当为德。一作志。释文。

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凡事不密则害成。

几，微也；密，静也。言不慎于微而以动作，则祸变必成。公羊疏野容诲淫。

饰其容而见于外曰野，言妖野容仪，教诲淫佚。释文。后汉崔骃传注。

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

天地之数五十有五，以五行气通，凡五行减五，大衍又减一，故四十九也。正义衍，演也；揲，取也。释文天一生水于北，地二生火于南，天三生木于东，地四生金于西，天五生土于中。阳无耦，阴无配，未得相成。地六成水于北，与天一并；天七成火于南，与地二并；地八成木于东，与天三并；天九成金于西，与地四并；地十成土于中，与天五并。大衍之数五十有五，五行各气并，气并而减五，惟有五十，以五十之数不可以为七、八、九、六，卜筮之占以用之更减其一，故四十有九也。月令正义。

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

天地之气各有五，五行之次，一曰水，天数也；二曰火，地数也；三曰木，天数也；四曰金，地数也；五曰土，天数也。此五者，阴无匹，阳无耦，故又合之。地六为天一匹也，天七为地二耦也，地八为天三匹也，天九为地四耦也，地十为天五匹也。二五阴阳各有合，然后气相得施化行也。春秋正义。

以制器者尚其象。

此者存于器象，可得而用，一切器物及造立，皆是。春官太卜疏。

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机也。

机，当作几，几，微也。释文。

蓍之德圆而神。

蓍形圆而可以立变化之数，故谓之神也。少牢馈食礼疏。

神武而不杀者夫。杀，所戒反。释文。

易有太极。

极中之道，淳和未分之气也。文选十九。

两仪生四象。



布六于北方以象水，布八于东方以象木，布九于西方以象金，布七于南方以象火。王氏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善乎蓍龟。

凡天下之善恶及没没之众事，皆成定之，言其广大，无不包也。公羊疏。

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

《春秋纬》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龙图发，洛龟书成。河图有九篇，洛书有六篇也。集解。

有以尚贤也。释文。

### 系辞下传

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

包，取一作聚也。鸟兽全具曰牺。释文。

黄帝尧舜垂衣裳。

始去羽毛。公羊疏金天氏、高阳、高辛遵黄帝之道，无所改作。春官大司乐疏。

盖取诸乾坤。

乾为天，其色玄；坤为地，其色黄。王制正义。

重门击柝，以待暴客。释文。

豫，坤下震上，九四体震，又互体有艮，艮为门，震日所出亦为门，重门象，艮又为手，巽爻也，应在四，皆木也，手持二木也，手持二木以相敲，是为击柝，击柝为守备惊戒也。四又互体为坎，坎为盗，五离爻，为甲冑戈兵，盗甲冑、持戈兵，是暴客也。又以其卦为豫，有守备则不可自佚。天官正疏。

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槨，盖取诸大过。

大过者，巽下兑上之卦，初六在巽体，巽为木，上六位在巳，巳当巽位，巽又为木，二木在外，以夹四阳，四阳互体为二乾，乾为君、为父，二木夹君父，一作是。棺槨之象。檀弓正义。

上古结绳而治。

结绳为约，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正义。

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

书之于木，刻其侧为契，各持其一，后以相考合。书正义。

阳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阴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一君二民，谓黄帝、尧、舜，谓地方万里，为方千里者百，中国之民居七千里，七七四十九，方千里者四十九，四裔之民居千里者五十一，是中国、四裔二民共事一君。二君一民，谓三代之末，以地方五千里，一君有五千里之土，五五二十五，更足以一君二十五始满千里之方，五十乃当尧舜一民之地，故云二君一民。王制正义。

君子知微知章。

知微，谓幽昧；知章，谓明显也。文选西征赋注。

男女覲精。

覲，合也。男女以阴阳合其精气。诗草虫正义。

因贰以济民行。

贰，当为式。释文。

损，德之修也。



修，治也。释文。

困，德之辨也。

辨，别也。遭困之时，君子固穷，小人穷则滥，德于是别也。集解。

益长裕而不设。

设，大也。《周礼考工》曰：中其茎设其后。考工桃氏疏。

若夫杂物算德。

算，数也。释文。

则居可知矣。居音基。辞也。

知者，观其彖辞。

彖辞，爻辞也。释文。

当文王与纣之事耶。

据此言，以《易》文王所作，断可知矣。左传昭二年。正义。

成天下之亹亹者。

亹亹，没没也。释文。

人谋鬼谋。

鬼谋，谓谋卜筮于庙门是也。士冠礼疏。

爱恶相攻。恶，乌落反。释文。

## 说卦传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

谓伏羲、文王也。尚书孔序正义。

参天两地而倚数。

天地之数备于十，乃三之以天，两之以地，而倚托大演之数五十也。必三之以天、两之以地者，天三覆、地二载，必极于数，庶几得吉凶之审也。正义。

发挥于刚柔。

挥，扬也。释文。

穷理尽性以至于命。

言穷其义理，尽其人之情性，以至于命。文选注六十。

吉凶所定，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

三才，天地人之道。六画，画六爻。士冠礼疏释文。

雷风相薄。

薄，入也。释文。

万物出乎震，震，东方也。齐乎巽，巽，东南也。齐也者，言万物之絜齐也。离也者，明也，万物皆相见，南方之卦也。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盖取诸此也。坤也者，地也，万物皆致养焉，故曰致役乎坤。兑，正秋也，万物之所说也，故曰说言乎兑。战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阴阳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劳卦也，万物之所归也，故曰劳乎坎。艮，东北之卦也，万物之所成终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万物出于震，雷发声以生之也。齐于巽、相见于离，风摇动以齐之也。絜，犹新也。万物皆相见，日照之使光大。万物皆致养焉，地气含养，使有秀实也。万物



之所说，草木皆老，犹以泽气说成之。战言阴阳相薄，西北，阴也，而乾以纯阳临之，犹君臣对合也。坎，劳卦也，水性劳而不倦，万物之所归也。万物自春出生于地，冬气闭藏还皆入地，万物之所成终而所成始，言万物阴气终、阳气始，皆艮之用事也。汉上易九卷周易折中。

**神也者，眇万物而为言者也。**

共成万物，物不可得而分，故合谓之神。汉上易

**莫盛乎艮。**盛，音成。

盛，裹也。释文。

**故水火相逮。**释文。

**兑为羊。**

其畜好刚卤。夏官羊人序官疏。

**兑为口。**

上开似口。汉上易。

**乾为天。**

天清明无形。汉上易。

**为瘠马。**

凡骨为阳，肉为阴。同上。

**为龙。**

龙，读为龙，取日出时色杂也。汉上易。

**为専。**専，市恋反。释文。

**为大涂。**

国中三道曰涂。震上值房心，涂而大者，取房有三涂焉。汉上易。

**为萑苇。**

竹类。汉上易。

**为反生。**

生而反出也。汉上易。

**为绳直为墨。**晁氏云。

**其于人也为宣发。**

宣发，取四月靡草死，发在人体，犹靡草在地。考工车人疏。

**为黄颡。**释文。

**为矫輮。**释文。

**为月。**

臣象也。文选月赋注。

**为电。**

取火明也。久明似日，暂明似电也。集解

**为乾卦。**

乾当为干，董遇本作干。阳在外能干正也。释文。

**为鳖为蟹为赢为蚌为龟。**

皆骨在外。考工梓人疏。

**为科上槁。**

科上者，阴在内，为疾。汉上易。

为径路。

田间之道曰径路。艮为之者，取山间鹿兔之蹊。初学记二十四。

为小指。晁氏云。

为黠喙之属。

谓虎豹之属，贪冒之类，取其为山兽。汉上易释文。

为阳。今本羊。

此阳谓为养，无家女行赁炊爨，今时有之，贱于妾也。汉上易晁氏同。

## 序卦传

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

蒙者蒙也，物之稚也。蒙，幼小之貌。齐人谓萌为蒙也。集解。

物稚不可不养也。

言孩稚不养，则不长也。集解。

饮食必有讼，故受之以讼。

讼，犹争也一作诤。言饮食之会，恒多争也。集解。

履然后安，故受之以泰。晁氏云。

有大有不可以盈。晁氏云。

有大而能谦，必豫，故受之以豫。

言同既大而有谦德，则于政事恬豫。雷出地奋，豫，豫行出而喜乐之意。集解。

豫必有随。

喜乐而出，人则随从。孟子曰：吾君不游，吾何以休；吾君不豫，吾何以助。此之谓也。正义。

可观而后有所合。

《易乾凿度》曰：阳起于子，阴起于午，天数大分，以阳出离，以阴入坎，坎为中男，离为中女，太乙之行，出从中男，入从中女，因阴阳男女之偶为终始也。王氏。

致饰然后亨则尽矣。亨，许两反。释文。

有无妄物然后可畜。项安世周易玩辞。晁氏同。

故受之以大过。

以养贤者宜过于厚。正义。

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

言夫妇当有终身之义，夫妇之道谓咸恒也。集解。

物不可以终久于其所，故受之以遯。晁氏云。

主器者莫若长子。

谓父退居田里，不能备祭，宗庙长子当亲视涤濯鼎俎是也。曲礼正义。

## 杂卦传

屯见而不失其居。见如字。释文。

损益衰盛之始也。释文。引见会通，今释文无之。

兑说而巽伏也。晁氏云。

蛊则饰也。释文。

大过颠也。

自此以下卦音不协，似错乱失正，弗敢改耳。晁氏云。

小人道消也。晁氏云。

【宋】项安世 著

杨 军 涂 洁 点校

# 作者简介

项安世(1129~1208),字平甫,一作平父,号平庵,南宋松阳人。曾任池州通判、户部员外郎、湖南转运判官等职。因在庆元党争中上书请留朱熹,而被斥为“伪党”而被罢官。

《周易玩辞》十六卷,得名于《系辞传》中的一句话“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项安世自称所学全本程颐,读程颐《易传》三十年,以心得著成此书,“世之友朋以《易传》之理观吾书,本末条贯无一不本于《易传》者”。但实际上,《周易玩辞》虽然突出解释《周易》经传之辞,其中却不无受象数派影响的痕迹。就总体而言,该书是非常难得的义理派易学名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说安世之经学深矣,何可轻抵也”,是很有道理的。

## 目 录

序		同人	58	习坎	84	萃	107	中孚	130
序		大有	58	离	86	升	108	小过	132
序		谦	61	卷 七		困	110	既济	133
序		卷 四		咸	87	井	111	未济	135
卷 一		豫	63	恒	89	卷 十		卷十三	
乾	32	随	64	遯	90	革	113	系辞上	136
坤	37	蛊	66	大壮	91	鼎	115	卷十四	
卷 二		临	67	晋	93	震	116	系辞下	144
屯	41	观	69	明夷	95	艮	118	卷十五	
蒙	43	卷 五		卷 八		渐	119	说卦	150
需	45	噬嗑	71	家人	96	归妹	121	卷十六	
讼	47	贲	72	睽	98	卷十一		序卦	157
师	49	剥	74	蹇	99	丰	122	杂卦	160
比	50	复	76	解	101	旅	124		
小畜	52	无妄	78	损	102	巽	125		
履	53	卷 六		益	103	兑	126		
卷 三		大畜	79	卷 九		涣	128		
泰	55	颐	80	夬	104	卷十二			
否	55	大过	82	姤	106	节	129		



## 序

《周易玩辞》者，江陵项公安世平甫之所著也。其言以为，《大传》曰：“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其道虽四而实则二，变乃象之进退，占乃辞之吉凶。圣人因象以措辞，后学因辞而测象，是故学《易》者舍辞何以哉！项公以其玩于辞而得之者笔于书，使后之学者因其言皆有以玩于前圣之辞而得焉，此项氏著书之意也。

嗟夫！天不言，生圣人而代之言，故曰：圣人之精，画卦以示；圣人之蕴，因卦以发。微卦，圣人之蕴殆不可悉得而闻。然卦象未有语言，自非明知，何以知之？中古圣人以其忧患之心，因卦立言，畅于周公，究于孔子，首尾具完，皆所亲定，所谓精与蕴者，后世因得以推见焉。今夫生乎千载之下，而仰观于千载之上，以凡人之资，而欲窥见天与圣人之道，苟得于圣人之一言，即为天之命已矣，况乎三圣人之言，广大悉备，虽历世久远，遭时丧乱，亘千万古而与所谓卦画者略不可有所磨灭，岂非天乎！后之立言，岂有加于此者。志于学者诚不可下此而他求已。

愚是以深叹项公之为知言。汉晋以来治易之师，其言犹有可见，而于四圣人之意，未知其何如也。及乎邵子、周子之生，《易》道盖中兴焉，邵子以先天心学著为成书，不必丽乎经传而极天地之妙、通万物之情，三圣人以降，未之或先，而学者鲜或知之；周子之图，亦不必求同于易象，而理则不二。所谓通书者，皆所以通乎《易》者也，因卦以立辞者，如乾、损、益、家人、睽、复、无妄、蒙、艮之说仅见，如大畜等卦，当时已不得闻，独赖河南程子亲得其宗，以其成德之能事，附于三圣人之书而言之，非直传注而已也。自其学而推之以极其至，则天人之际岂有间哉！

盖尝闻之，能尽其性者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故曰知其性则知天矣。苟知天矣，则天地之故、鬼神之迹、事物之杂，岂待于考索推测而后通之。故程子有言不尽意者，诚有望于后世学者自有得于圣人也。朱子发明象占本义，多约程子之言而精之云尔，故学《易》之士于是得其端绪而不差焉。项公实与朱子同时。当时则又有江西陆先生者，各以其学为教。又有聪明文学过人之士兴于永嘉，项公尝从而问辨咨决焉，其遗文犹有可征者。朱项往来之书至六七而不止，其要旨直以程子“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之说以告之。于是项公之学上不过于高虚，下不陷于功利，而所趋所达端有定向，然后研精覃思作为此书，外有以采择诸家之博闻，内有以及乎象数之通变，奇而不凿，深而不迂，详而无余，约而无阙，庶几精微之道焉。其书既成而朱子歿矣，自序其学皆出于程子，而其言则不必皆同也，是可以见其讲明之指归矣。近时学《易》君子多有取于其说，岂徒然哉！然而为是学者，自非深求于程朱之说，而有所愤悱于缺塞，则亦不足以知项氏之功也。

集之壮岁至好此书，每取其说以与朋友讲习。今淮西廉访金事干君克庄好古博雅、学道爱人，尝以礼学贡于有司，而不及奏，有旨俾居成均，勤苦数载，有人所不能堪者，及文宗皇帝临御，开延阁以待天下之士，乃特召见，得与论思之次，一时谓之得人。持节淮壖，至于江上，取是书于篋，俾齐安郡学刻而广之，盖叹乎学者之不多见是书也。不鄙谓集退老林下，庶乎困学之不敢忘，俾叙其说焉。

呜呼！内圣外王之学不明于后世，而为治者以其知力之所及而行之，不无其效，至若上下与天地同流者，则何有哉！昔邵子有言曰：学于里人而尽里人之情，学于乡人而

尽乡人之情，学于国人而尽国人之情，学于古人而尽古人之情，学于天地而尽天地之情。如此则可以玩辞观象而得之，世有斯人也哉！

后学虞集谨书

## 序

予幼嗜《易》，祖《程传》，宗《本义》，诸儒训解中，取平庵项氏《玩辞》熟读精思，道德性命之原，开物成务之故，一出於奇耦往来不穷之变，曰象与占，随时取义玩辞，可知先生此书不特有裨于程子七分之二，当时往复问学朱子之门，其于《本义》多所发明，惜书成于《本义》二十年之后，朱子未及见也。集贤初庵傅公以易学经世，被遇殊休，俾其徒黄棠创建精庐，嘉惠后学，经府传窟中独缺此书。予过梧翁先生马公考学，得所藏本，乃咸淳乙丑礼部贡院所点校，敬侵诸梓，与朋友共，使家藏而人诵之，予之志也。

大德丁未孟秋冷掾徐之祥拜手谨书

## 序

易有圣人之道四，变与象居其二焉。自义理之学大明，而变象之说几晦，先儒欲救其弊，则曰：圣人当时自可别作一书，明言义理，以诏后世，何用假托卦爻，为此艰深隐晦之辞乎！

愚尝以为变之说不一，有随时之变，如《彖》、《象》、《小象》、《文言》、《系辞》各自一义是也；有逐爻之变，如六、九、七、八、阴、阳、老、少是也；有逐卦之变，如刚、柔、往、来、互体、飞伏是也。象之说亦不一，有卦画之象，阴阳、奇耦、三连、六断是也；有象之象，天、地、风、雷、山、泽、水、火是也；有说卦之象，乾为马、坤为牛、乾为首、坤为腹之类是也。至简要者，随时之变也；至支离者，逐卦之变也；至精微者，卦画之象也；至琐碎者，说卦之象也。必研究其简要精微者，而不拘泥其支离琐碎者，则曰象、曰变，固无非精义至理之所寄也，岂有二哉！

平庵项公《玩辞》之书，义理渊源伊洛，而于象变之际，绌绎尤精，明畅正大，无牵合附会之癖。公尝谓必遍通五经而后归老于《易》，且自言窥其门墙而未极其空奥，今将尽心焉，则是书必暮年所著。家有善本，先公尝熟复而手校之，方塘徐君掌教初庵，以是书锓梓学舍，俾赘语其编尾，辄诵所闻。

大德丁未菊月后学马端临谨书



# 序

序曰，《大传》曰“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读《易》之法尽于此矣。易之道四，其实则二，象与辞是也。变则象之进退也，占则辞之吉凶也。不识其象何以知其变，不通其辞何以决其占。然而圣人因象以措辞，后学因辞而测象，则今之读《易》所当反复细绎、精思而深味者，莫辞若也，于是作《周易玩辞》。

宋庆元四年岁次戊午秋九月己未江陵项安世述

周易上篇六卷

周易下篇六卷

系辞两卷

说卦一卷

序卦杂卦一卷

嘉泰二年壬戌之秋，重修《周易玩辞》十六卷，章句粗定，因自叹曰：安世之所学，盖伊川程子之书也，程子平生所著，独《易传》为全书，安世受而读之三十年矣。今以其所得于《易传》者，述为此书，而其文无与《易传》合者，合则无用述此书矣。世之友朋以《易传》之理观吾书，本末条贯无一不本于《易传》者；以《易传》之文观吾书，则未免有使西河之民疑汝于夫子之怒。知我者此书也，罪我者此书也。

九月丙午安世谨书



## 卷一



### 乾 乾下乾上

象

象者，主释卦下之彖辞也。“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以大道释元字。“云行雨施，品物流形”，言自元而亨也。“大明终始，六位时成”，以易象释亨字也。“时乘六龙以御天”，言自亨而利也。“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以天道释利字也。“保合太和，乃利贞”，言自利而贞也。“首出庶物，万国咸宁”，以人事释贞字也。凡《彖》皆以易象与天道杂言者，见《易》之所象皆天道也；以人事终之者，见《易》以天道言人事也，六十四卦之例皆然。故今此书亦以天道、人事、易象三者合而言之。

#### 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

易之全体具于乾卦，观易者观于乾足矣。乾者，纯阳之名。元者，阳德发生之始，在易象，则奇爻一画之始也。凡物以一该众曰统，万化皆始于元，故元之一字，足以统天之全德；万变皆起于奇，故奇之一画，足以统易之全象，此元之所以为大也。所谓善之长、仁之体者如此，此以天道释元字也。

#### 云行雨施品物流形

元象一动，则屯而为云，解而为雨，万有一千五百二十之形出焉。奇画一著，则偶而为夫妇，索而为父子，而万有一千五百二十之数出焉。元之无所不通如此，此亨之所自出也。云雨皆生于天一之水，故自元而亨者象之。

#### 大明终始六位时成

天道大明于元气既行之后，始于子午，终于巳亥，各以六辰而成一气，而三百六十五度分焉。易象大明于奇画既生之后，始于复、姤，终于乾、坤，各以六位而成一卦，而三百八十四爻列焉。所谓众美之会，通典礼之秩叙者如此，此以易象释亨字也。易家以爻为位，以卦为时。

#### 时乘六龙以御天

龙者，物之能动者也。纯阳之画，能叁能两，能九能六，故取以为象。作易者因六十四卦之时，用六龙之德，变化推移于三百八十四位之中，以应天行之终始。如善御者乘六马以御国车，进退疾徐，无不应法。此以易象言自亨而利也。

#### 乾道变化各正性命

乾道变化，实时乘六龙也；各正性命，即以御天也。乘阴阳来往之变，以御资始流形之化，使飞走动植，各尽其正性，稚壮老死，各极其正命，所谓物之大利、理之大顺者如此。此以天道释利字也。

#### 保合太和乃利贞

曰各者，成乎万也；曰合者，归乎一也。万者利之尽，一者贞之至。乾之六阳，阖为纯阴，保神于静，合气于漠，以固太和之本，以厚乾元之复，此属贞字。而曰利贞者，通结上文，自利而贞也。所保之和，即上文性命之根极也。曰乃者，言如此乃足以利贞之全德，明他卦之利贞，皆不足以语此。

#### 首出庶物万国咸宁



首者，形之极也。天为万物之极，贞乎一而万物定；人君为万国之极，贞乎一而万国宁。不贞不足以天下极。贞者，乾道之极，万物之终也。人之心知专静不摇，则万事定矣。所谓事之桢干者如此，此以人事释贞字也。古语谓墙中之干木为桢，今谓之永久木。

### 乾元乾道 大明大和

推其本统言之，则曰乾元；极其变化言之，则曰乾道。阐而生万，则曰大明；合而归一，则曰大和。皆元之异名也。始乎乾元，终乎大和，万物出于元、入于元，此元之所以为大也。

### 六位 六龙

六位者，天、地、人之位，初、二、三、四、五、上是也；六龙者，当位之人，或九或六是也。不称乾马而称震龙何也？称马则止于乾，是用七也，震动也。乾之动自震始，六十四卦皆由动而生，故以震言之。按卦象，阳爻在初、在二，皆成震，在五、在上，皆为震之反，惟三、四两爻，正反皆震，故有反复上下之辞。

### 君子

乾爻谓之六龙，而三、四独称君子，何也？曰：《文言》既释之矣。九三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以君子言之；九四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字连上爻成文，或人、或龙也。进修者，人事也；跃渊者，天时也。跃可言龙，进修不可言龙，故爻曰或。《文言》曰：君子示兼之也。易道尚象，此爻在天人之间，取象不得不然，其实皆君子之事也。利见大人，或谓二利见五、五利见二，非也。熟玩《文言》，其说自明。二曰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又曰见龙在田，天下文明，皆言二之德盛化神而人利见之也。五曰圣人作而万物睹，又曰天且不违，况于人乎，皆言五之位尊道行而人利见之也。二居阴位，其孔子、文王之事乎？五居阳位，其二帝、三王之事乎？他卦利见大人虽各主一事，言之不能如此之广大，然亦卑者、暗者利见德位之高明者也。

### 象

凡卦辞皆曰象，凡卦画皆曰象。未画则其象隐，已画则其象著，故指画为象，非谓物象也。大《象》总论六画之义，小《象》各论一画之义，故皆谓之《象》。其曰天、曰龙者，自因有象之后，推引物类以明之尔，本称易象者，非此之谓也。

### 德施普也

九二方时舍于田，未得时行之位也。言德施普者，乾六爻皆圣人之事也。圣人以身为时，与贤者不同，圣人隐，则天下暗，圣人见，则天下明，不以位为隐显也。孔子何尝有位，而天下化之。故德施普也，德博而化，皆于九二言之，此所谓君德也。德施普也，以田字言之；天下文明，以见字言之；时舍也，以在字言之；君德也，以龙字言之。

### 反复道也 重刚而不中

自上而下为复，自下而上为反，三之上下，皆得纯乾，故曰反复道也。此解乾乾二字，乾乾即重刚也。论位则重刚，故危；论德则反复合道，故无咎。四亦以进退皆合乾道，故得无咎。三以自修，故曰反复；四以自试，故曰进退。

### 进无咎也 乾道乃革

彭城刘牧谓在渊为藏，非经意也。龙之得水，犹人之得时也，何谓藏乎！初九之藏，乃在地下，非在渊也，牧殆为《小雅》“鱼潜在渊”所误尔。小《象》曰“进无咎也”，明跃而在渊为进而及时也。《文言》曰“乾道乃革”，卦至四，则下革而为上；时

至卯，则寒革而为暄，皆进而得时者也。

### 《文言》元亨利贞

善也、嘉也、义也，皆善之异名也。在事之初为善，善之众盛为嘉，众得其宜为义，义所成立为事，此一理而四名也。故分而为四，则曰：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比而为二，则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贞者，性情也。混而为一，则曰：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义之和，和谓能顺之也；事之干，干谓能立之也。

### 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贞

言惟君子然后能行此四德，惟乾然后能有此四德。乾，阳物也，惟君子足以配之。

### “龙德而隐”章

惟其不易乎世，是以遯世而无闷；惟其不成乎名，是以不见是而无闷。乐则行之，即上文两无闷也；忧则违之，即不易不成也。此三节迭相推演成文，论其大意，则一言以蔽之曰：龙德而隐者也。

### “龙德而正中”章

二有龙德，而得中位，人君之象也。以在下卦，又非阳位，故不为中位，而为中德，《文言》两称君德，明非君位也。此又称龙德之中，明非龙位之中也。龙德者，天之阳德，乾六爻所同有也。然而初潜而上亢，三与四皆择乎中庸者，五虽中又以位言，故六龙之德，惟九二为正中也。此章专言圣人之中德。庸言之信，庸行之谨，《书》之惟一也；闲邪存其诚，《书》之惟精也，皆允执厥中之事也，此所谓君德也。此三句解“见龙在田，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谓泽及一世，而不自以为功。盖德大而人自化，非化之也，此两句解“利见大人”。上三句言修己以敬，下两句言安人，安百姓也。上言正己，下言物正也。《中庸》所谓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天地之所以为大者，即此爻也。

### “君子进德修业”章

进德修业四字，是九三一爻之主意也。君子所以乾乾夕惕者，凡为此尔。忠信者，进德之基也，可与共学矣。修辞立其诚者，积学之方也，修辞所以察之，立诚所以存之。居业犹居货也，有贮积之意焉。此进德修业第一节也，下学之事也。知至犹得其门也，可与适道矣，故曰可与几也，此再言进德之事。既以忠信为基，又当以知至为烛也。终者，全尽之也，宗庙之美、百官之富，为我有矣，故曰可与存义也，此再言居业之事。既以存察积之，又当以不息成之也。此进德修业第二节也，上达之事也。以上两节，皆演说“乾乾夕惕若”之意。是故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此两句方言“厉无咎”也。九五在上卦之上，九四在上卦之下。故皆兼有上下之象，《中庸》所谓：尊德性，道问学，居上不骄，为下不倍。即此爻也。

### “君子欲及时”章

“欲及时”三字，专为九四加之也。三与四皆在上、下之交，不可以言正中之德。然龙德无不中也，故皆为进修之事。三犹在下，则自修而已；四已革而上，故兼有自试之象焉。进退、上下，不敢自必，相时而动，或跃在渊，所谓自试也。大抵上、下之交，皆危疑之地，故三厉而四疑之，《中庸》所谓“本诸身，征诸庶民”，“庶几夙夜以永终誉”，即此爻也。

### “圣人作而万物睹”章

三与四，同其危者也。三在下，故专言进修；四在上，故言进修之用。二与五，同



其安者也。二在下，故专言中德；五在上，故言中德之用。“圣人作”以解飞龙在天，“万物睹”以解利见大人。此章上下文皆演说此一句。圣人者，先得我心之同然者也，故为同声同气之义。圣人之于人亦类也，故为各从其类之义。此皆为圣作物睹言之。《中庸》所谓：日月所照，霜露所坠，凡有血气，莫不尊亲。即此爻也。

### “亢龙有悔”章

天德者，贵下喜中而忌上者也。四在上卦，而能居下，五在上卦，而得中位，三在下卦之上，犹有下义，亦可以无咎也。惟在上九一爻，无中无下，惟有上义而已，无中则无位，无下则无民、无辅，此最天德之所忌也。然而所忌之性，无所凝滞，穷则能变，必无遂亢之理，故爻辞不言凶、咎，止言有悔，悔则能变也。《象》与《文言》亦皆言时而不言德，又曰穷之灾也，明出于天，非人为也。盖有龙德者，必不至于上穷而不反，故虽亢矣，而犹称龙焉，以见时有亢而德无穷也。

### 用九用六《文言》

乾坤《文言》，于六爻皆有演说，各成一章，独用九、用六不然者，用九者乾之坤，坤之《文言》即用九之《文言》也；用六者坤之乾，乾之《文言》即用六之文言也。用九为乾之坤，见《左氏春秋传》，乾惟用九，故可变为坤；使用七，则终于乾矣。坤惟用六，故可变为乾，使用八，则终于坤矣。是故用九见群龙之无首，首者终穷之地，忽焉俱化，不见其终，此用九之所以为善变也。用六利于永贞者，久也，言用六则能久，以其善变也。乾为大，坤为小，坤之终见乾而不见坤，故曰以大终也。乾主知，故曰见，言吉在见此理也；坤主行，故曰利，言利在行此事也。九六变，七八不变者，揲蓍之法，遇纯则变也。

### 用九爻象文言

乾辞言用九者四，其义皆难遽通，连亢龙章读之，则义明矣。知居终之有悔，则知无首之当吉；知盈之不可久，则知首之不可为；知穷之足以致灾，则知不穷之足以致治；知极为天时之极，则知变为天则之变矣。

### 见天则

则者，长短、广狭、轻重、多寡之度也。圣人明于天之道，见其进退、得丧、存亡之度，是以用九而不用七。若用七而不变，则昧于天则矣。见天则，即所谓见群龙也；见群龙，即所谓知进退也。惟其见之、知之，是以能用之也。然则用六亦可称地则乎？曰六即九之所变，亦天则也。

### 首字

凡卦以初爻为趾、为尾，终爻为首，形至首而终也。故《易》中首字，皆训为终。或以首为先，非经意也。乾为首者，六阳之终也。既、未二卦之终，皆为濡首，比之无首，为无所终，用九之无首，则以六龙尽变，不见其终也。天德不可为首，天德即九也，九即龙德也，谓之天、谓之龙，岂有终穷之理。

### 时舍也

舍非用舍之舍，舍之则为潜龙矣。舍者，随其所在而居焉。古语舍训为置，苟置于此，则舍于此，故传舍亦为传置。乾之时舍，井之时舍，皆言时适在此，非常也。随之志舍下，言志在下也；姤之志不舍命，言志不在命也。四舍字皆去声。龙本行天之物，不常在田，出潜之初，时寓于此，故曰时舍，与潜异者。潜则入而不出，舍则已出而未行。时至九三，乃可言行事也。然龙德之动，世道随之，其入也，阳气为之潜藏；

其出也，天下为之文明。方舍于田，而其威灵气焰之所感动，固已远矣。舜在佃渔，天下之为父子者定；孔子为匹夫，乱臣贼子者惧。龙德之动化其神若此，故曰君德也。

### 行事也

行事者，云为动作之总名也。潜龙，夜也；见龙，旦也；飞龙，日中也；亢龙，日昃也。乾乾者，终日之所从事也，颜子之四勿是也。或跃者，试之于用以自验也，曾子之三省是也。三言终日，四言及时，此二爻者，经营乎昼夜之间者也。

### 天下文明

凡明皆称文，盖明则天、地、人物皆粲然而有文，故火为礼、离为文章。

### 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为治之道无他，通其变而已。《下系》曰：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其所取者，正乾变为坤、坤变为乾之义也。文王作书，以乾坤为首，而名之曰《易》，其本旨正在于此。或泥衣裳二字，遂失其说，不知读其全文，正乾元用九天下治也之疏义也。

### 乾元 乾始

物之所难者，始而已。物既始，则必亨；既亨，则必利；利之极，必复于元。贞者，元之复也。故四德总以一言，曰乾元，又曰乾始，而四德在其中矣。以八卦言之，震其元也，故为出；巽则既出而将相见也，故为齐；离其亨也，故为相见；坤则既相见而将利之也，故为役；兑其利也，故为悦；乾则既悦而将入于贞也，故为战；坎其贞也，故为劳；艮自贞而将出为元也，故为万物之所终始。合而言之，曰太极，而八卦备矣，其乾元之谓乎！

### 性情也

始而亨者，乾之事业；利而贞者，乾之性情也。性情，指本体言之。利者，散而为万；贞者，合而为一。已散而复合，已万而复一，言乾性纯一，其情不贰，故虽万有一千五百二十，而其所谓虚一者，未尝动也。

### “大哉乾乎”至“天下平也”

此重演《彖》辞也。大哉乾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此演“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以释元字、贞字，明乾之性情如此也。六爻发挥，旁通情也，时乘六龙以御天也，此演“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以释亨字、利字，明乾之功用如此也。云行雨施，天下平也，此演“云行雨施，品物流形，首出庶物，万国咸宁”，以明圣人法天之元亨利贞者如此也。此章移易本文，故为错综，使人反复参玩，以尽其意，其读《易》之法乎。

### 龙德正中 刚健中正

称中正者，二事也，二、五为中，阴阳当位为正。称正中者，一事也，犹言兑正秋坎正北方，但取其正得中位，非以当位言也。凡卦有九五者，皆称中正，以其备二美也。独需《彖》及比、巽九五称正中者，义在中而不在正也。艮之六五，以中正也。五山姚小彭曰：小《象》上下文，叶韵当作正中。

### 纯粹精也

刚健中正，以奇画言也；纯粹精，以六画言也。圣人以一奇立万化之本，其体刚健，至专、至一，其用中正，至当、至平。复以六画备一奇之变，自始至终，无时而不



刚健；自进至退，无往而不中正。此所谓纯粹精也。

### “君子以成德为行”至“其唯圣人乎”

《文言》末章别出新意，以畅卦爻之义，读《易》者所当详玩也。自“乾元者始而亨”，至“所利大矣哉”一节，系重释“元亨利贞”，皆不用上文四德之说。自“大哉乾乎”，至“天下平也”一节，系重释《彖》，释亦不用《彖》文。本序此章，自“君子成德为行”至“其唯圣人乎”，重释爻辞，亦与上文六爻问答不同。据上《文言》，乾之六爻，皆是龙德，但以时位为别，遇下而潜，遇中而见，遇交而乾乾，遇革而自试，遇尊位而飞，遇极而亢，皆不失为龙德也。此章则不然，就人之德，分出六等，以初之潜为未成德之人，以二之见为已成德之人，以三、四之忧疑为不得中行之人，以五之飞为大圣之人，以上之亢为大愚之人，复以用九为圣人。末章特发此例，以见爻义之无穷。或以时言，或以位言，或以德言，皆可通也。此章也，所以继六爻旁通之后也欤！

### 学问居行

至《文言》末章，释六爻皆微变前说。前章言九二为龙德之正中，生而知之、安而行之者也，此章言九二之德，始于学问，成于居行，学而知之、利而行之者也。及于成功一也，故皆曰君德也。学问犹属于见闻，居行则为我有所。宽以居之，德久而业大也；仁以行之，举斯而加彼也。此章大意谓见龙为成德可见之行者，以别于潜龙之未见、未成也。乾坤只以一画成卦，自第二爻便为重习之象，故乾二言学、坤二言习，此又先儒之所未察也。



### 坤 坤下坤上

### 象

《易》之元亨，自奇而出，其所利贞，亦复于奇而已。耦卦倚奇而立，是以能元、能亨，故其所利贞，卒归于牝马二字，以明终始从奇也。下文又以人事推之，曰君子有攸往，此一句总起下文也；曰先迷后得主，言利在得主，不利为主也；曰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安贞吉，言当贞于阳方，不当贞于阴方。凡此皆见所利、所贞，止于从乾，更无他道，故曰：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其义尊矣！

### 牝马之贞

牝取其顺，马取其行。顺者，坤之元；行者，坤之亨。利者，宜此而已；贞者，终此而已。不能终此，更无所利也。柔顺者多不能终，惟牝马为能终之。四明楼尚书钥为安世言，北方蓄马蕃庶，当游牝之时，每一牡将十牝以出，虽千百为群，各从其牡，终不他合，此所谓牝马之贞也。安世官越中时，见归明蕃官，言与此合。盖物之牝者，皆能顺阳而行，求其从一而不变者，莫牝马若也，故圣人取之以象坤焉。

### 至哉坤元

孔子以文王、泰伯为至德，皆以其能顺也。乾以纯阳为万物之祖，其大莫加焉，而坤之六爻皆能随其数而耦之，乾之所至，坤亦至焉，此可谓孝子顺孙矣，可不谓至德乎！

### 德合无疆 行地无疆 应地无疆

无疆，天德也。坤厚载物，德合无疆，言地之德合乎天之无疆也。牝马地类，行地无疆，言牝马之德能行地之德合无疆也。安贞之吉，应地无疆，言君子之德能应地之德合无疆也。下两无疆，皆指上一句言之，上一句，又指其所合者言之，故曰无疆者，天德也。自“至哉坤元”至“德合无疆”，言元字；自“含弘光大”至“行地无疆”，言亨



字；自“柔顺利贞”至“应地无疆”，言利贞字。行地虽称牝马，然止言其行，尚属亨字，自此以下，乃属利贞贞。

而“柔顺利贞君子攸行”

《象》曰：牝马地类，行地无疆。柔顺利贞，君子攸行。此明卦辞“君子有攸往”以下，皆是推衍“利牝马之贞”一句也。言牝马之德与地相类，即其顺行而不悖，既足以承天德之无疆，至其于柔顺之中，独有利贞之美，则又君子之所当行也。自此以下皆言君子之事，先则失牝马之道，故迷，后则得牝马之常，故利，此推明上文利字也。西南得朋，则从其类，非从牡也，故虽得而无终；东北丧朋，则牝马之从牡者也，故虽丧而有终，终则安贞也，有庆则吉也，此推明上文贞字也。既取物象，又言人事者，卦辞自坤始用物象，恐后人不明其义，故以人事衍之，以起六十四卦之例也。

### 君子攸行

君子行此四德者，指圣人言之也；君子攸行，指贤人言之也。指圣人言之，故下文曰“故曰乾元亨利贞”，言配天也；指贤人言之，故下文所言有迷、有利、有得、有丧、有吉、有凶，皆择善而固执者之事也。终之曰“应地无疆”，言配地也。

### 东北丧朋乃终有庆

象辞但言得、丧二字，孔子恐后学误认其意，将有以得为吉、以丧为凶者，故释之曰：“东北丧朋，乃终有庆”，所以发文王言外之意也。地之交乎天，臣之仕乎君，妇之归乎夫，皆丧朋之庆也。然则微夫子，则象不几于误人乎！曰上文明，言君子有攸往，先唱则迷，后主则利，是则西南为迷，东北为利，自可类推矣。但得孔子赞之，则愈明尔。

### 地势坤

乾，健也；坤，顺也。圣人于乾之大《象》，既以健代乾，反以三隅，则可见地势坤之为地势顺矣。凡大《象》主释卦名之义，故圣人于乾特著其例也。乾之象为天，重乾是二天也。世无二天之理，故以天行象之。天一日一周，周而复始，有如二天，天而又天，不见其息，此乾之所以为健也。坤之象为地，重坤是二地也。亦无二地之理，故以地势象之。东南地下，西北地高，有如二地然，以渐而高，行者莫觉焉，此坤之所以为顺也。或以自高而下为顺，非也。重卦之法，皆自下而上，人道以下从上为顺，《易》中言顺皆自下而上，如履霜冰至，盖言顺也；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顺德，积小以高大，顺犹驯也，谓驯习而增，不能自觉也。以卦象与卦义合而观之，则为地势自下而高，以明积顺之义，无可疑矣。君子法之，亦为积厚其德，令可载物。若自上而下，则为覆物，非载物也。

### 六爻总义

初六在下之下，则为履、为始；六四在上之下，则为结、为闭；六三在下之终，为有终、为臣道；上六在上之终，为无阳、为道穷。四爻之义，皆明白易见，独中爻以在下者为大、为光、为无不利，以在上者为善、为文、为美，则不可不辨也。大率阴以在下为正，阳以在上为正，故二、五皆中，而乾之天德独以属五，坤之地道独以属二也。下非阳之位，故乾之九二为在下而有阳德者；上非阴之位，故坤之六五为在上而秉阴德者。黄者地之色，裳者下之服，文者坤之象，皆属阴也。

### 履霜坚冰阴始凝也

程子以此句“坚冰”二字为衍文。安世按：《魏书》曹丕时许芝奏云：《易传》曰：初六，履霜，阴始凝也。则是时犹未有此二字，明后人妄加也。郭京、徐氏本亦皆无此二字。



## 直方大

蒲阳郑厚曰：坤爻辞皆协霜字韵，此当曰“直方”而已，“大”字衍文，不然则属下句。今按《象》辞曰：直以方也。又，《文言》亦止释“直方”二字，则其说近是。但谓“大”字作衍文者非，“大”字自为句，与既济“小”字同，易中“大”字与亨、利、贞同为四德，皆附于爻辞之下，别自为句也。

## 六二大 六五元吉

大，即元也，诸卦元字皆训为大。坤六二既为大，六五又为元，何也？大以用言，元以德言。六二为卦之主，以主地道之用，故谓之大；六五非卦主，但言坤德之懿，故谓之元。元、亨、利、贞四字，与吉、凶、悔、吝相对，元字无对，以本末为分，善之本为元，善之效为吉，凡言元吉者，善之至也。故六五《文言》曰美之至也，明元在吉上者，其义例如此。惟乾之元，兼大、始、善三义，他卦元在亨上，或为大、或为始；元在吉上，则为善而已。

## 不习

姚小彭曰：习，重习也。今从之。夫二之所习，谓习初也。地类阴邪，不可使盛，若朋类相习，积阴不已，则贼乱之所由兴也。初六、六二，当重习之初，故示训尤急。初六一阴方生，圣人即虑其习，曰积、曰渐、曰驯、曰顺，皆深绝之。六二二阴洊至，位当重习，独能不习，故圣人喜之。盖初不正而二正，初不中而二中，每事相反而不相重，是以知其不习也。正则无私，故直；中则不偏，故方。捐私去偏，与阳同德，故大。阴不能大，大者阳也。上六习阴至六，故有无阳之疑；六二不习一阴，故不疑其所行。坤之六爻，五虽得中，犹在可疑之地，惟六二无可疑者，故其道最为明白。自昔臣道之祸皆成于疑，疑者生于暗方，朋类重习之，初不自知其至于疑也，惟明者为能早辨而不习，故曰地道光也。

## 六二之动

阴主静，阳主动。小《象》于六二之道，以动称之，示不习，阴也。坤之所以为天下之至顺者，以其顺天而行也，苟积阴自厚，不从阳而行，则天下之大逆也。阴动而从阳，臣动而从君，小人动而从君子，皆以动而成其顺者，故曰：坤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

## 乾坤二五

乾以九五为主爻，坤以六二为主爻，盖二卦之中，惟此二爻既中且正。又，五在九爻，二在地爻，正合乾坤之本位也。乾主九五，故于五言乾之大用，而九二止言乾德之美；坤主六二，故于二言坤之大用，而六五止言坤德之美。六二之直，即至柔而动刚也；六二之方，即至静而德方也；其大，即后得主而有常，含万物而化光也；其不习无不利，即坤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也。六二盖全具坤德者。孔子惧人不晓六二何由兼有乾直，故解之曰：六二之动，直以方也。言坤动也刚，所以能直也。又惧人不晓六二何由无往不利，故又解之曰：地道光也。言地道主六二，犹乾之九五言乃位乎天德也。六五不得其光明之大用，而得其德美之盛，故曰文在中也，又曰美在其中，皆言体而不及用也。末句言发于事业，方微及于用，犹乾九二但言龙德正中。末句言德博而化，方微及于用，然终不及九五、六二爻辞之光大也。六三在上、下之间，兼有体、用之微意，上与五同功，故含章可贞，为有其文。下与二同体，故或从王事，为有其用。文虽非在中，而亦足以发于事业，故曰以时发也。用虽非正位之光大，而亦能以其智为时用，故曰智光大也。



## 乾九三九四 坤六三六四

或者，不定之辞。乾九居四、坤六居三，皆阴阳相杂，故皆有或象。乾九四，方惧而蓄乎人，或跃而得乎渊，阳或居阴也；坤六三，可含章而贞守，或从事而光大，阴或居阳也。九三德、位皆阳，故但为乾，乾更无退义；六四德、位皆阴，故但为括囊，更无进理。

### 六三

六三、六五皆以阴居阳者也，阴阳相杂为文，故二爻皆有文章之象，而《文言》皆以美释之，犹乾九二以阳居阴，亦为文明之象也。五得中位，故为文在中；三不得位，而在上、下之交，故静则含之，而可以守其贞于下，动或从王，亦足以发其知于上也。静者，六也；动者，三也。先含章而后从事，故不为始而为终。虽含章而有发时，故可贞而非必贞也。可谓亦可如此，非决辞也。故孔子赞之曰：以时发也。此以深辨可字之义。言可贞，则贞可发则发，恐人误以可贞为当贞也，爻辞于可贞之下用或字接之，便见以时发也之意。含章者，秋冬之时也；从王事者，春夏之时也。人但见阳居大夏而成岁，而不知为之藏蓄，使有今日者，皆地之知也。含之则为知，发之则为光大。

### 六四

四与二非纯阴，而二得中位，故坤之大用；四以纯阴居交际之地，故为天地闭塞、上下不通之象。上下之交皆绝，上不近名，下不近祸，故有无咎无誉之象。凡在上下之交者，多具二义，故六三亦有含有发也。乾九三兼上位、下位，九四兼上下、进退，皆用此义。三有阴、有阳，故有发时。四阴而又阴，故为闭、为括而已。

### 其血玄黄

龙者，阴似阳也；战者，敌辞也；野者，广大之地，明坤之极盛也。其血玄黄，说者曰：阴阳俱作也。按《文言》，犹未离其类也，故称血焉。则血独言阴，初不及阳也。又，爻辞本恶阴道之盛，故陈其祸败以为戒，小《象》亦曰其道穷也，皆指阴而言，无与阳事也。其所以称玄黄者，明其上下无别，此所谓杂也。曰疑于阳、曰嫌于无阳、曰犹未离其类、曰天地之杂，皆言阴之似阳、臣之似君。楚公子围之美矣君哉也，然终以野死，则炽盛而上僭者，亦何利哉！

### 盖言顺也

坤，阴物也。阴于类为恶，坤所以为万物母者，独以能不自行，顺天而行也。《彖》曰：至哉坤元，乃顺承天。《文言》曰：坤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盖坤之至善，惟在于顺，然于初六一爻独恶其顺者，以其非顺乎阳，乃自顺其阴也。顺而承阳则为至德，自顺其阴则为大逆，此《易》之所以贵于早辨也。

### 敬义立而德不孤

直其正也，方其义也，此言直字训正，方字训义也。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此言直方之所由致也。敬则心无私曲，故直，此六二之正也；义则事无偏颇，故方，此六二之中也。敬义立而德不孤，此以不孤解大字也。阴为小、阳为大，阴与阴相守则孤，孤则小；阴从阳则不孤，不孤则大。六二为地道之主，内不私于其意，外不偏于其党，则可以顺天而行，与天作合而不孤矣。妇能如此，则得乎夫；臣能如此，则得乎君。皆阴德之不孤者也。

### 含之

阴虽有美含之，绝句，此解含章以从王事。以者，用也，用则不含矣，然犹弗敢成也，为之传续而已，此解或从王事无成也。以含之连下文读者非。



## 代有终

代者，继也，阳施尽则无继矣。阴受其蓐实而胎养之，以待嗣岁之复生，所以继之，使有终也。亦犹人死则气绝，以妇为之传嗣，而后有终。故成家者夫，而传代者必资于妇；成岁者天，而传种者必资于地。故曰地道无成而代有终也。

## 草木蕃贤人隐

草木且蕃，况于人乎！言盛者，要其终也，贤人隐，则物从之矣。言衰者，记其始也。

## “黄中通理”章

近四旁莫若中央，四方之色，各有所偏，通于此者，必不通于彼，居中央则无不通矣。是故上王四季，脾主四支，此盖世之良能，而五得之也。黄中属黄字，通理属裳字；正位属黄字，居体属裳字；美在其中属黄字，四支事业属裳字。黄居中央，故以象五。裳，下服之饰于外者，故以象六之在外卦者也。外卦三、六皆可称裳，五独称之者，美在黄，不在裳也，故曰文在中也。是故有黄中之德，则理可以旁通而无疑；有正中之位，则体可以安居而无愧。有在中之美，则畅之、发之，而四支事业无不美者，中之所发，其文固如此也。美在其中，此美属黄字；美之至也，此美属裳字。以在外卦，故极言发见之事。坤为臣道，故五以外言，不以事言。坤六五之正位，犹乾九二之正中，皆言正得中位，非当位也。江东郑央谓坤六五之臣，配乾九五之君，非也。六五虽言外事，然犹以在身之文言之，不言坤道之大用也，必如六二之直方大，而后可以言承天、时行之事乎。

## 乾坤变象

《易》以变易为书，用九、用六，以其能变也。放爻辞多取变象为言，至本爻义重者，则自从本爻，不必尽然也。或者专用变象，则反为执一，非所谓易也。然乾之二、五与坤之二、三，皆明用变象，今特发之，使学者知卦变之说不可忽也。乾二变离，为乾之同人，故为见龙、为文明、为利见，皆离之象也。田取德博、施普之义，即同人之同人于野也。乾五亦变离，为乾之大有，故为飞、为利见，亦离之象也。圣人作而万物睹，即大有之得尊位大中而上下应之也。坤二变阳，为乾在坤中，有内直外方之象，故孔子释之曰：六二之动，直以方也。言不动则有方而无直也。阳为大，故曰直方大。阴得阳则不孤，故曰德不孤。阳为光，故曰地道光也。坤三兼变常二象，其曰含章可贞，则指其不变之时言之；曰或从王事无成，则指其变时言之。从王即从阳也。六三变艮，为坤之谦，其从王事，即谦之劳也，其有终，即谦之有终也。阳为光、为大，故曰知光大也。此皆变象之明者，故略举之，以例诸卦焉。

## 卷二



屯 震下坎上

## 屯义

凡称患难者，皆事之至难者也。故谓有丧者为家难，有兵者为国难，女生者为产难。屯者，始难之卦也。天地之始辟，万物之始生，国家之始造，皆至难之时，故曰屯者物之始生也。物之充牣，事之繁剧，亦人之所难处，故又曰屯者盈也。《彖》曰：刚柔始交而难生，动乎险中。此以二卦之体言。始生之屯，雷雨之动满盈。此以二卦之象

言。物盈之屯也，始交，谓一索而得震，难生，谓遇坎也。按文虽具两卦，而意实指初爻。凡《彖》必以上下卦与主爻合说，以释卦名、卦辞，他皆放此。

### 元亨利贞

屯之四德不足于利，故卦辞申之曰：勿用有攸往，利建侯。言其利止于建侯以立国，不利于冒险而轻进，则其利为有限矣。《彖》不言利字，止言大、亨、贞三德，而别以宜建侯而不宁解利字，亦此意也。大亨者，大而且亨也，屯之才不足以尽元字，故以大训之。或以大亨二字为一意者，非也。除乾、坤外，诸卦有元亨利贞四德者，例皆放此。

### 勿用有攸往

《彖》不言利，亦不言勿用有攸往者，但以建侯为宜，则余不当用，从可知也。《彖》有不见卦辞者，皆以此为例。乾、兑不言亨，蒙、大畜、离、萃、涣不言利贞，坤不言主利，师不言丈人，坎不言有孚，困不言无咎，姤不言女，壮、家人不言利女贞，并不言无丧无得、往来井井，震不言丧匕鬯，文虽不具，而义在其中矣。

### 草昧

草属震，言始创也；昧属坎，言未明也。草昧者，莽莽泯泯之貌，言天造之初如此。此所谓屯也。

### 经纶

凡大《象》，例于《彖》外别立新义，《彖》则专言世变之屯，《象》则自言人道之常经者，立其规模。纶者，纠合而成之，亦有艰难之象焉。纶字释文作论，论亦纶也。又，大《象》例兼两卦之象，经以象雷之震，纶以象云之合也。他皆放此。

### 初九

凡卦皆有主爻，皆具本卦之德。如乾九五具乾之德，故为天德之爻；坤六二具坤之德，故为地道之爻。屯自观卦变，以初九为主，故爻辞全类卦辞。其曰：盘桓，利居贞。则勿用有攸往也。又曰：利建侯。无可疑矣。他卦主爻放此，主爻说具观卦。

### 居贞 行正

居贞者，其事也；行正者，其志也。初九以阳居阳，故为居贞；动而求四，则六四又正，故为行正。昭德晁公武曰：初九躁而往，则难愈深，陈胜、吴广是也；怠而止，则难不息，隗嚣、刘表是也。故迹当盘桓，志当行正，建侯所以定民志也。以贵下贱，所以得民心也。安世按：阳贵阴贱，以初求四，即以贵下贱也，萧何劝高祖勿攻项羽，就封蜀汉，养其人民以收贤士，正得此爻之义者欤！

### 乘马班如

凡卦爻称马者，皆阴爻。屯三阴皆为乘马，贲六四为白马，晋下三爻为锡马，明夷六二、涣初六皆为拯马，中孚四为匹马，无非阴爻者，惟大畜九三特举乾之本象称为良马，可见他马皆阴也。《易》中阳爻皆称车，阴爻皆称马，盖马本地类，于辰为午，即坤初六之气也。对牛言之，则马属乾；就马言之，则除良、老、瘠、驳之外，皆不属乾也。屯六二用震马，四、上皆用坎马，晋用坤马，贲、明夷、涣皆用坎马，诸卦各有马象，然皆于阴爻言之，则义可知矣。屯称乘者，卦中四阴为乘也。四马之中，独六三居刚，故无虞而径进，二、四、上居柔，故皆班旋而不行。当屯之时，柔者皆不能行也。班遭盘桓，皆屯之象。《左氏传》有班马之声，班亦旋也，杜注以为分者非。

### 匪寇婚媾



六二柔顺，中正守常，而不知变，谓初九为寇，而不知其乃婚媾也。厄数既终，世难既平，君臣位定，天下为汉，四皓欲不从得乎？故曰十年乃字，女子许嫁而后字也。然而方难之初，近乘初九，方兴之震，抗而不答，其事至难，故于四阴之中，独有违遭之象，虽不得为济世之才，亦可谓人所难能矣，故曰六二之难乘刚也。初九上历纯坤，始得君位，与二相应，坤为十，故曰十年乃字，反常也。

### 女子贞

六二称女子者，见贤而不从，世难而不救，此女子之贞，非丈夫之事。此刘玄德所以轻许汜而重陈登也，观此可见孔子大管仲之功。男子以济世为贞，不以小谅为贤，初九康屯之主，而以寇乱视之，此岂明识之士哉！

### 即鹿 往吝

金华刘刚中曰：鹿指上六，鹿之性，善求其类，上者，三之类也。安世按：此象为通，盖上有必亡之势，则君子见几而止矣，六三犹以类而从之，往值其穷，与之偕亡，亦可鄙也。凡爻例上为往、下为来，六四下而从初，亦谓之往者，据我适人，于文当言往，不可言求而来也。

### 九五

屯不以九五为主者，天地开辟，始建侯以为主，五本在高位，非建侯也。初九动乎险中，故为济屯之主。天造草昧，皆自下起；物之始生，阳气在下。五能主事，则不屯矣，故九五不当复有主义。先儒以鲁昭公之事为说虽美，然爻义自为初九说戒。凡立事皆当艰难，惟膏泽一事不可艰难，五以坎水在上，当屯之时，艰于施泽者也，此有司之事，非为政之体也，况济屯乎！故曰：小贞吉，大贞凶。言小人、小事守此则吉，大人、大事守此则凶也。《象》曰：施未光也。其义甚明，不必他说。

### 上六

上六当屯之时，居险之极，位高而无民，势孤而无应，阴柔难辅，阳不与之与，泣血涟如，无可延之策矣。坎为水，故有泣血之象。

### 六爻总义

初九之盘桓，沛公在蜀汉三秦时也；居贞者，不取妇女货财、约法三章、为义帝发丧也；建侯者，立汉社稷也；以贵下贱者，辍洗、吐哺以下贤也。六二守贞不嫁，四皓两生也。六三不见事几，妄就而取穷，孔鲋之从陈涉、范增之事项羽也。六四明见事几，求而后往，子房之迫而后言、韩信之拜大将而后留也。九五有权有势，而屯膏不下，失士民之心，非以贵下贱者，项羽之为天下宰，而不与人功、不与人利也。上六无应无与，泣血以待亡，秦王子婴之爻也。



蒙 坎下艮上

### 蒙亨

蒙亨者，卦辞也，以亨行者释之也。凡物皆以险而止，以亨而行，蒙本不亨，其能亨者，时也。时险而止，则智者亦蒙；时亨而行，则蒙者亦智。天下无终险而不亨者，屯在险中，犹可以大亨，而况于蒙乎？屯者，天地之蒙也，故大而亨；蒙者，万物之蒙也，故各得其亨而已。然则蒙当何时而亨乎？曰二、五以中相遇，则其时也。二以中通乎五，则险变而为顺；五以中通乎二，则止变而为巽。顺巽相通，则可谓亨矣。然而此非人力之所能为也，君臣相遇，时焉而已，故曰时中也。此以二、五相交释蒙亨二字，

自此以下，方言九二亨蒙之法。

### 筮告

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言强而聒也，人未必听，待其求而后教之，则其心相应而不相违，所以养其诚也。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言杂施以渎之，则蒙不能应，致一以导之，则其受命也如响，所以养其明也。孔子之举一隅是也。教者之启蒙，如筮者之启蓍，一则其神也，不一则其草也。或以蒙为筮，以师为告，非也。《彖》以渎则不告为渎蒙矣，又可改乎？且于理甚明，虽无《彖》可也。此以九二初教六五之时，释匪我求童蒙以下五句也。二坎体五互坤，水土相杂，则汩而成泥，故有渎蒙之象。

### 蒙圣

《洪范》庶征圣之反为蒙，然而蒙有作圣之功，不可忽也。二与五为正应，用童蒙之德，以养其自然之正，不作聪明，惟正之顺，则圣人也。蒙之利乃如此。此以九二教成六五之时，明卦辞利贞二字也。坎心亨主思，故有作圣之象；自二至上为颐，故有养正之象。

### 大《象》

“果行”，象泉之出；“育德”，象山之深。力行者似戇，强不可回，有进而无退；养德者似愚，深观默养，暗然而内充，皆有蒙之象焉。《彖》言治人之蒙，此言君子以蒙自治也。

### 利用刑人用说桎梏

刑之于小，所以脱之于大，此圣人用刑之本心也。所以正法，非所以致刑也。至其极也，用师击之，犹为御，而不为寇，盖圣人之于蒙，哀矜之意常多，此九二之包蒙所以为一卦之主也欤！

### 以往吝

发蒙者利于初，过此以往，其习已深，虽欲止之，亦吝而难脱，其势必至于桎梏也。故刑之于初者，正法以示之而有余；止之于后者，干戈以御之而不足。坎为法律，在卦之始；艮为守御，在卦之终。象之示人可谓明矣。以爻象推之，往则入于坎中，故为吝；说则坎变为兑，是因险而得说也。此爻在孔子为救失之教，辞孺悲、晒仲由之类是也。

### 九二

称蒙者，未能受道；称妇者，能受道者也。蒙则包之，容众而矜不能也，初、三、四是也；妇则纳之，于吾言无所不悦也，六、五是也。蒙者，物之稚也。凡物稚则柔，长则刚，诸爻皆稚，而二独长，故为克家之子，谓长子也。凡师称长，孔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是也。二在内为长子，则上在外其严君欤！此爻在孔子为长善之教，包蒙则进互乡，纳妇则与曾点也。

### 子克家

子稚则为蒙，长则能有家矣，谓其可婚也。爻辞曰纳妇吉，《象》辞曰刚柔接也，其义甚明，而学者皆以克家为能干家事，既非蒙义，又岂所谓刚柔接乎？既堪受室，则能为兄，而养蒙能为夫而接妇，而干家之略在其中矣。但不当以干家解师长之道，使失卦义也。

### 六三

六三与上九正应，见九二之盛而失其身，违妇道矣。金以利言，明非义合，此岂九



二之所当纳哉！故爻言勿取，《象》言不顺。必如六五之顺，而后可娶也。何以知三之从二、五之不从上也？曰妇以从夫为顺，苟非其夫，皆谓之不顺。三称不顺，则从二明矣；五称顺，则不从上明矣。盖三陷于不中，非能有其身者；五止于中，必无背二之理也。上为三夫，不当称金，又远于三，不当称见，曰见金夫，明为近利而夫之也。上艮为躬，曰不有躬，明弃上也。此为学者非蒙非妇，以利而来者，圣贤之所不答也。

#### 六四

初六、六三皆近九二，六五亦近上九，又三、五两爻皆与阳应，初、三、五皆居阳位，惟六四一爻所比、所应、所居无非阴者，在六爻之中独为无阳之人，故曰独远实也。凡爻阴为虚、阳为实，此为处蒙而无师傅者，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故为困、为吝。

#### 六五

童蒙，言心犹童子，他无所之，专心向二，既顺且巽，所以于群蒙之中，为独吉也。顺而不巽，则从而不改，悦而不绎，虽事明师，亦无可成之理。五本互坤为顺动，而交二则成巽，又二在下入之象，故曰顺以巽也。凡自下而上为顺，自上而下为巽，故臣子弟言顺，帝位言巽，所以别上下也。汤学于伊尹，故不劳而王；威公学于管仲，故不劳而霸。用此爻也，吉孰大焉。

#### 不利为寇

为寇，谓侵人也。凡兵入他境者，皆谓之寇。御寇者，则止于吾境而已。圣人恐人以系蒙为往而击之，故立此以示训。此爻在教者言之，则孔子之不攻阳虎而攻冉求，孟子之不罪臧仓而罪乐正子，皆御寇而不为寇者。吾徒畔道，毫发不容，乃所以为师友之爱。庄周之徒，遂欲以是而施于盗跖，非大妄乎。

#### 上下顺也

上九所击之蒙，莫近于五、四，然皆他人之应，非我之所当治，若击之，是为寇也，于理不顺；独六三在下，与上正应，乃见金而背上，恃险而为盗，若击之，是御寇也，于理为顺。故曰上下顺也，以明上之应在下，则其敌亦当在下，不当近取上体之五、四也。在六三为行不顺，在上为上下顺，两顺字正相应。

#### 六爻

六爻之义，初常对上、二常对五、三常对四观之，则其义易明。初用刑以发之，上必至于用兵以击之；二为包而接五，则五为童而巽二；三为见二而失身，则四为远二而失实。大约诸卦多然。终始见于初上，而曲折备于中爻也。



#### 需 乾下坎上

#### 象

需非终不进也，抱实而遇险，有待而后进也。凡待者，皆以其中有可待之实也。我实有之，但能少待，必有光亨之理，所以使之待；若其无之，何待之有？故曰：需有孚，光亨。光亨者，不可以盈，必敬慎以终之，故曰贞吉，信能行此，则其待不虚，其进不溺，故曰利涉大川。有孚光亨者，需之理也；贞吉者，需之道也；利涉大川者，需之效也。故以功言之。

#### 需须也

颌毛为须，以待年也；贱妾为须，以待命也。賁、归妹之须，义与需通。

#### 刚健而不陷



刚健则能有所为，不陷则能有所不为，是有孚与贞也。秉德如此，必无困穷之理，是光亨与吉也。管仲霸心发于束缚之时，可谓刚健矣；得志之后，反坫塞门，未可谓不陷也。此以二义解卦辞也。

### 位乎天位以正中

言以中正之德，而位乎天位也。正中，以明有孚与贞；天位，以明光亨与吉。上、五两爻属天，而五得位，故曰天位，以形容光亨与吉之盛，非以君爻取义也。此《象》之法，先用二卦明卦辞之义，则以下卦当有孚与贞，复用主爻明义，则又以上卦九五一爻当之，此则《象》之别例，分卦与爻对明卦义者也。他卦放此。

### 云上于天

云气升于九天之上，而后雨可需也。若本无云，何需之有？此所以贵于有孚，然而太过则亦能以垫溺，故又贵于贞。

### 饮食宴乐

饮食以养阴，象坎；宴乐以养阳，象乾。饮食宴乐，需客之具也。古语燕客为需，今人谓之待客，亦此意也。饮食宴乐皆有陷溺之祸，惟自强者能以刚制之，故需以乾、坎成象，兼取其刚健而不陷也。

### 初九 九二

初九最远于险，而曰利用恒，无咎。九二稍近于险，已小有言矣，而曰以吉终者，盖初九以刚居刚，恐其躁急，故虽远而犹戒。九二以刚居柔，性宽衍而居得中，故虽见侵毁，犹不害为终吉也，需之贵于待也如此。初九在乾为勿用，故戒以用，常用乾之故常也。九二在乾为宽以居之，故为衍在中也，需之用恒，讼之食旧，皆所以发乾坤变卦之例也。在需则本卦未变，故称曰恒；讼则本卦已变，二已新而三尚旧，故称曰旧，明有新也。

### 六三

三与险切近，未必皆三之罪，亦有居势适然者，其要在熟玩致字而已。寇虽在外，然亦不自至，我有以致之，则至我敬慎而无失，则虽与之逼，亦无败理。蔡与宗与小人同朝，而自免于辱；祖逖与石勒为邻，而自不可犯。乾之君子随其所遇，皆当有以待之，此其所以刚健而不陷也。此爻在乾为夕惕无咎，故以敬慎戒之。

### 六四

坎为血、为穴。血者，坎之初、事之浅者也；穴者，坎之终、事之深者也。故四为血、上为穴。卦体本以乾需坎，坎非需乾者也，四亦称需者，能顺而听，是亦需也。三阳上进，而六四居浅以俟之，故曰需于血。不入于深，故曰出自穴。诸儒不考《象》辞，而惑于血字，皆谓四为阳所伤而出，殊不思伤则必当相拒，非顺以听也。以六居四，岂有拒乾之理？既谓之需，则不拒可知。虽坤《文言》亦但以血为阴类，不训为伤也。

### 九五

六四以顺听称需，九五至刚亦称需者，一卦之主也。三阳恃其有孚，是以坚忍以需之，若上无九五，则贤者绝望久矣，又何需焉。需者，饮食之会也。在礼，速客之辞曰：主人须矣。三阳方来为客，五为主人，具酒食以需之，故曰需于酒食，明其为主也。需之六爻，独上九不称需者，阴已终也。

### 以中正也



需已至五，犹曰贞吉者，当需之时，所恃者九五耳，可不贞乎！五坎体也，使其在正位而不中，则必与二阴比为险，不容三阳之来；使其虽中而不得正位，则亦不能主持三阳而使之进也。惟九五既中且正，有德有权，虽在险中，不可沉溺，所以能为主人，以速嘉宾，以保君子之贞，而成天下之吉，故曰酒食贞吉，以中正也。

### 上六 六四

上六入于穴反，六四之出也，不速客反，六四之需也，两爻皆以柔居柔，而相反如此者，上阴已终，无所用出，乾阳已至，无所用需，故入穴者非。上六也，不速之客也，不速者，非主人也，客自来也。六四之象曰顺以听，言阴能顺阳，则阴犹为主也。上六曰不当位，言阳已居阴，则阳自为主矣。其曰敬之终吉，为需道已成，以戒阳也。三将入险，险犹在外，则戒以敬慎，恐其败事也。上已入险，处乎险中，则戒以敬之，愿其终吉也。圣人之为阳谋，其备如此。夫阳来居上而行事，要为不当其位，然而不当之失小，不敬之祸大。王允之诛董卓、五王之诛二张，皆已胜而忽不思所以终之也。几年需之，一日败之，可不惜哉！善需者勿以小失为嫌，而以大祸为忧。险虽已济，犹不敢忽，必入其穴、终其事而后已，则可谓能敬也已矣。



### 讼 坎下乾上

象

需以有实，故需；讼以有实，故讼。无实而需，时至何用？无实而讼，情得必穷。故二卦皆以有孚为主。需主九五、讼主九二，二爻皆在坎中，二卦之有孚，即坎之有孚也。曲直未明，故窒；胜负未分，故惕。中止则吉，终成则凶，讼之情状于是曲尽矣。利见大人，或不与之校，如直不疑；或为之和解，如卓茂；或使其心化，如王烈；或为之辨明，如仲由，皆讼者之利也。不利涉大川，涉险之道利在同心，虽胡越之人，犹当如左右手，此岂相争之时哉！熙、谭相攻，袁祸愈亟；平、勃交欢，汉难遂济。此不利涉大川之明验也。

### 讼上刚下险险而健讼

晁公武氏曰：上以刚陵下，下不险则未必讼；下以险陷上，上不刚则未必讼。故曰上刚下险，此讼之事也。外健而内不险，未必生讼；内险而外不健，未必能讼。故曰险而健，此讼之人也。

### 大《象》

乾阳生于坎子，坎水生于天一，乾坎本同气而生者也，一动之后，相背而行，遂有天渊之隔。由是观之，天下之事不可以细微而不谨也，不可以亲昵而不敬也，祸难之端夫岂在大！曹、刘共饭，地分于匕箸之间；苏、史灭宗，忿起于笑谈之顷。谋始之海，岂不深切著明乎！作又属乾，谋又属坎。

### 初六终吉

终吉之终，非终凶之终也。终凶者，事之终，以终而致凶也；终吉者，时之终，初不挠，终无他也。终吉者，在讼为不终，在人为有终也。

### 九二归逋 邑户无眚

逋与渝皆指变象言之。遯之九三来居二而成讼，二复归遯，则讼息矣，故不谓之渝而谓之逋，逋即遯也。三百户，指下三爻也。震九四在坎中，亦称百里，二遯，则下三爻皆不成坎。一家好讼，则百家受害，言三百户无眚，见安者之众也，此即卦辞所谓有



孚窒惕中吉也。有孚，是以讼；窒，是以不克；惕，是以归逋窜；中吉，是以能保其邑户而无眚。此爻以通明遯，所以发凡起例，使人知六十四卦皆复、姤十二卦之所变也。

### 不克讼归逋窜也

不克讼、归逋窜也两句，皆是爻辞。自下讼上，患至掇也两句，方是《象》辞。如需上六：“不速之客，敬之终吉，虽不当位，未大失也”，句法亦然。

### 初六 六三

初与三皆有正应，在讼之时，相应乃相讼也。初六为四所讼，始以居刚，虽与之辩，终以性柔，不敢力争，故不永所事，小有言，终吉。四互离也，自见其非而不克讼，故其辩明。六三为上所讼，上，终讼之人也，不可与辩，三贞守旧德而不敢动，犹惧其见危也，或不幸而与争王事，则明其事理，而让其成功，以存从上之礼，庶乎其可吉也，曰食旧德，从上吉也。此从字与从王事不同，此谓从上六也。二以五为上，三以上为上，各指所应言之。初以讼为所事，则三之王事亦争辩之事尔。

### 或从 或锡

三与上，爻辞皆有或字。三之或从，即与上从事也；上之或锡，即三锡之也。三本坤之六三，因二变而成讼，三守旧德，含章不变，自无讼理；或因王事，不得已而有争，则亦务存谦顺，不敢以成自居也。上本乾之亢龙，以刚终讼，于法当凶，自无胜理，以三从之，故有或来之锡。或者，言出于望外，三理胜而上受服也。鞶带者，柔服之象，带柔而在身之中，犹六三以柔在卦之中也。合二爻而观之，则或字之义明矣。

### 旧德

六三之旧德，坤也。坤之中爻，动而成坎。初六、六三皆旧爻也。曰贞、曰或从王事无成，皆六三之旧辞。故圣人引之以实其义，所以发凡起例，使人知三百八十四爻皆乾、坤之旧也。

### 三褫

自三至上，所历三爻，故为三褫。褫字，郑康成本作拖，言三加之也。因《象》言不足敬，故人皆以拖为褫。今按：不足敬者，谓其受服为可鄙，非见其褫服而后慢之也。

### 九四

讼爻皆以禄位为象，二有邑户，三有食、有王事，上有锡带，则四之命，亦爵命也。九德为刚，其命数居四为柔，虽为居所移，而不克讼，然不正之人惧其不能以长守也，若能自复于正，就其所得之命，变为六四，则以柔居柔，既安且正，长无好讼之失矣，故曰复即命渝，安贞不失也。九四变则为巽，巽主命，故为即命，此亦以渝字发。逐爻自变，为四千九十六卦之例也。

### 九五

人谓九五为听讼之君，非也。爻与象皆称讼，何谓听讼？但讼卦五爻皆不正，惟九五一爻既中且正，为可尚尔。中则我不终讼，正则人不克讼。相讼者，或即中而求正；好讼者，或见正而中止。此讼中之最善者，故曰讼元吉，以中正也。何与听讼之事哉！五或为德之尊，或为位之尊，不必专指人君也。诸家为君位所惑，故谓君无讼理，遂以听讼解之，殊不思君岂听讼者哉！

### 六爻

凡讼皆起于刚而止于柔，九二、九四皆刚者也，是以起讼，终以居柔而不克讼，故一逋一渝，皆变而止。初六、六三虽居刚位，不免于应，而其德皆柔，故能终吉，一为



不永所事，一为从事无成。独九五一爻，有全刚之资，有尊大之势，可以讼矣，而居中履正，非好讼者也，故为元吉。上九以刚居柔，可以不克讼矣，而在讼之终，居高而用刚，不胜不已，此终讼之凶人也，亦不足敬。

### 无成

坤之六三，虽无成而有终，但不敢为唱而已。讼之六三，止云无成，则终始皆无矣。进不敢居其前，退不敢从其后，此其所以为贞厉也欤！



### 师 坎下坤上

### 师贞

师贞言师出于正也。九二无正之象，故《彖》以刚中而应、行险而顺释之。夫用刚而不过于中，专制于下而君应之，置之死地而人以为顺，斯师也其不谓之正大之师乎！此汤、武所以为王者之师，伊尹、太公所以为王者之佐也，故曰可以王矣。用师者多出于霸术，故以可以王者为正。

### 丈人吉无咎

行正道、用正人，乃天下之善兵也。丈人者，尊严正大之人，若伊尹、太公、诸葛亮之类是也。霸者之兵，专行诡道，用狙诈之人，故多胜者多祸，未有吉而无咎者也。《易》之言兵必正、必丈人、必出于王道，然后获吉而无后忧。方是时，未见秦、汉以下之祸也，而文王、周公、孔子固已言之，兹其所以为文王、周公、孔子欤！孟子曰：征之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出师如此，可谓得师贞之义矣。《诗》曰：维师尚父，时维鹰扬。用将如此，可谓得丈人之义矣。

### 彖辞

九二《象》辞，盖与《彖》辞互相发明。《彖》之刚中而应，即爻之在师中吉，承天宠也；《象》之行险而顺，毒天下而民从之，即《象》之怀万邦也。九二为将，上得君心、下得民心如此，古之人惟伊、吕足以当之，汤必求元圣、武王必得仁人，知此义也。

### 大《象》

容民畜众，或以为寓兵于民，非也。大《象》皆别以物象立义，无重用《彖》义者，岂于师《象》必重述兵法乎？以物类推之，地之所以能固者，以其中有水也，千仞之山，水竭则崩，六尺之躯，气竭则死，水所以畜地、气所以畜形。君子之于民也，浸润之道，深入乎其中，所以能涵畜万众而不分也。容畜属坎，民众属坤。

### 初六 初四

坎为律，初为出师之始，故曰师出以律。四脱于险，而在顺地，故曰左次。初能不用律而臧，反戒之者，以柔处刚，其德不常，虽能大胜，亦能大败也。四能不战而免于咎者，以柔处柔，其德有常，虽不胜亦不败也。与其刚而偶胜，不若柔而不败，故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

### 九二

在师中者，明其为将也。吉者，战胜也。无咎者，民从之而无怨也。王三锡命，君宠之也。爻辞本是三事，小《象》特交错其文，使互相解释，以畅未尽之意。言在师中吉，以其承天之宠，是以锡命解在师之吉也；言王三锡命，以其能怀万邦，是以无咎解锡命之蕃也。盖明二所以胜，非己之功，以与五相应，得君宠也。五之锡二，非喜其能胜，以二用中德，众阴从之，赏其能怀吾民也。将而知此，则无恃功之心；君而知此，

则不赏残民之将。圣人著此以为后世君臣之法，此所以有功于赞《易》也。师自五至二，历三爻，故为三锡，犹比自二至五为三驱也。二卦反对，故各于主爻言之。

### 怀万邦也

古之言兵者，皆言怀而不言威，不独此卦然也。禹之征苗，曰感、曰格；汤之伐夏，曰室家相庆、曰民大悦；文王之遏徂旅，曰“以笃周祜，以对天下”；武王之伐商，曰万姓悦服、曰绥万邦；成王之四征不庭，曰抚万邦、曰绥厥兆民。方是时，未有明日复施之、诸侯畏之之谋也，未有威震海内、名闻诸侯之说也。

### 六五

六五柔顺居中，得出师之道矣，未得将将之方也。柔者无妄举之事，用于田猎则可以有获，用于师旅则利在执言，有言可执，而后伐之，故于出师之道为贞、为无咎。柔者无果断之明，为将者当用九二帅师之才，若用六三舆尸之人，则师出虽正，其行亦凶。故于将将之道，为不能用丈人、为凶，此所以有卦辞之无咎而无其吉也。长子谓有丈人之德，弟子谓非丈人也。帅师谓能胜其任，故曰以中行也；舆尸谓不胜其任，故曰使不当也。

### 六三 上六

初与四对，初战四不战也；二与五对，二将也，五君也；三与上对，三败事，上成事也。师之命在将，民所载也，乃使妄人为之，犹载尸以行，言必败死，故曰大无功也。三以坎车载坤尸，故曰舆尸。三在险之极，上在顺之极，成败之所以异也。

### 小人勿用

师之上六，小人勿用，与既济九三小人勿用同，皆言小人得此爻不可用也。郑夫曰：上六，师之极也，师不可极。大君有天命，可以开国承家，以正而成功也；小人无天命，则乱邦而已。安世按：《易》中言小人弗克、小人否，皆言君子可用，小人不可用也。君子吝、大人否亨，皆言小人可用，君子不可用。当从郑说。

### 师三爻凶

师众以顺为武，故三爻居刚者皆凶，初六、六三、六五是也。九二以刚居柔，是以吉而无咎，行险之贵于以顺也如此。

### 二二

### 三三 比 坤下坎上

### 比吉原筮元永贞无咎

人道之相亲比，以求吉也。苟无始终，则反成怨咎，何所得吉哉！故必原之以推其始，筮之以占其终。元者，其始善也；永贞者，其终善也。终始皆善，不变不回，则比道得而怨咎忘矣。是道也，惟九五能之，刚实在中，坚固不变，所居又正，何虑其不元永贞乎！故曰原筮元永贞，无咎，以刚中也。

### 不宁方来

凡卦自上而下为来，比之成卦，本以坤在下，为下顺而从上，又四阴在下，皆顺而从五，已得比辅之义矣。而五犹以位在坎中，忧畏不宁，方且来比于下，上下之心相求如此，此比之所以成也。当比之时，上下相求，五居尊位，犹汲汲如此，而上六独安安而居、徐徐而来，守穷阴之位，违人道之吉，欲不凶得乎？方来二字，与朱紱方来之文同。

### 不宁



屯之初九，动乎坎中，故为宜建侯而不宁；比之九五居坎而下比，故为不宁方来，皆以坎为不宁也。坎，险而多忧，故为不宁之象。

### 比吉

王昭素云：多此也字。

### 地上有水

水之附于地上，天下之至亲而不可解者也。天与水同起于北方，而其行相违而不相亲；水与土同生于申，而衰旺死生无不同之。是故先王象之，以立封建之法，亦所以同其盛衰而为至亲不可解之策也。是故古者内自中国外及四夷，尺地一民皆分以与人，使世守之，王者以是世与其侯相亲，诸侯以是世与其王相亲，邻国以是世为邻国，臣民以是世为臣民，是以深交固结而不可犯也。秦始皇畏其然也，故尽划之，而不思陈、吴、刘、项之不畏己也，岂不悖哉！万国象地，诸侯布其上象水。

### 六爻

比之六爻，皆以从五为吉，以其元永贞也。二与五为正应，皆不待求而自比，故六二自内而无假于外，九五用中而不减于内，皆言其易也。余爻皆须宛转相因，初六因四而从五，故为有他，六四舍初而从五，故为外比。曰他、曰外，皆言非正应也。上六后夫违众，亢然自绝于五，独为穷人，而六三因之，则无得五之理矣，故为比之匪人。如卫人之女，失身于蚩氓，穷人之可伤者也，故曰不亦伤乎！此比之所以贵于原筮，而原筮之所以贵于元永贞也。

### 初六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此言初当比四也。以阴比阴，虽若有咎，然四则有孚于五者也。上后于五，故六三比之为匪人；四孚于五，故初六比之为无咎。然不独无咎而已，九五之孚，既盈于六四之缶，必且自四而来及初矣。初与五本非正应，而得其吉，故曰有他吉。坎卦五为有孚，四为用缶，坎水盈则下流，故初六取以为象。

### 比之自内

六二之正，其所自有以。六居二，正位也；以二比五，正应也。但能固守其所自有，则足以吉矣。故爻曰自内贞吉，《象》曰不自失也，皆无所假于外也。

### 六二贞吉 六四贞吉

六二自内，不求于外，戒之曰贞吉。六四舍内比外，亦曰贞吉者，两爻以柔居柔，惧其不能固也，正己而不求于人，与割所爱而从贤，斯二者非有贞固之德，皆不足以守之。

### 失前禽 邑人 三驱 使中

古者田猎之法，逆己而来者舍之，故无面伤者；顺己而去者射之，故自髀达肩为上。失前禽，即舍逆也。《春秋传》“服则舍之”，舍，置也，不必用上声读。前禽之不射，与邑人之不诫同意，禽既来则不必取，人既亲则不必诫矣。以田猎言之，初六在下为左，六四在上为右，五自后驱之，是为三驱。六二正中，向五而来，是为前禽。两中相比、相和亲，是为邑人。以中使中，不谋自合，故为不诫。使字与师卦六五使字同，师五使三不当，故凶；比五使二得中，故吉。使民之道有二，出而为师，则使之于战陈；入而为比，则使之于田猎。使之以中，则民顺之；不中，则民违之。故师之二，亦以中为吉。

### 六四 上六

四与上皆正，而吉凶异者，四在五内，故能比五；上在五外，不能比五也。初与三皆不正，而吉凶异者，初此于四，四与五孚，可因以从五；三比于上，上与五背，不可因以从五也。比之诸爻，但以所比为吉凶，不于本爻取义，故爻辞皆曰比之，盖指所比之人也。

### 比之无首

上六所谓比之者，指九五也，上与五同体，五中且正，不能求比，乃反外而后之。三不正之人也，乃以敌应同德而比之。比中与正，乃可永贞；比于不正，安得有终。故曰后夫凶，其道穷也，言其当比而不比也。又曰比之无首，言其不当比而比之也。首字训终，义见乾卦。上以终言之，故以比三为无所终；三自本爻言之，故以比上为匪人。盖所比在彼，所丧在己也。

### 后夫 比贤 从上

曰夫、曰贤、曰上，皆指五也。以阳言之为夫，以德言之为贤，以位言之为上。比之四，有应在下，故谓五为上，以别下也。讼之三，其应在上，若就五则反下，故象以从上别五，义各有当也。



### 小畜 乾下巽上

#### 象

阴阳之理，畜极则亨，畜之小者，虽未遽亨，及其成也，终有亨理。以六爻言之，一柔得位，五阳应之，能系其情，未能全制之也，故为小畜。以二卦言之，健而能巽，不激不亢，其势必通，二、五皆刚中，同心同德，其志必行，故有亨理。凡阴闭之极，则阳气蒸而成雨，密云不雨者，阴方上往未至于极也。自我西郊者，方起于此，未至于彼也。此皆言所畜之小。然谓之尚往，则非不往；谓之未行，则非不行，亨固在其中矣。此于人事为以臣畜君、终当感悟之象。

### 风雨云月

四本象风，以其互兑而在天上，故谓之云。兑，正西，故为西郊。至四而遇巽风，故为不雨。主四言之，故为我，四升至上，风复为泽，故为既雨。自巽至兑，自东南至正西，故又为月几望之象。

### 大《象》

以山畜天，则日月星辰、风云雨露升降于一山之中，其所畜积大矣。以风畜天，则其力之所至，止于荡摩披拂，是以谓之小。懿者，小德之名，若元凯之恭懿、文王之懿恭，是已君子以小懿而文大德，虽不若前言往行启发培灌之多，然而和气令辞、婉容愉色，圣贤所以辅成其德者，不可废也。

### 辐字

小畜九三舆说辐，陆氏《释文》云：本亦作輶，子夏、虞翻《传》皆作輶。安世按：辐无（说）[脱]理，必轮破毂裂而后脱也，舆下之輶乃有脱时，车不行则脱之。今畜道止于不行，非有破裂之象，恐与大壮、大畜同作輶字为长。

### 妻字

九三反目，则称妻，言相敌也；上九既雨，则称妇，言相顺也。

### 载字

《易》中载字皆训为积。重坤之象，为厚德载物，象其积也；小畜之尚德载，象以



德积载释之；大畜之大车以载，象以积中不败释之。则载之为积明矣。今俗闻舟车之积，亦谓之载，而音曰在。

### 下三爻

下卦三阳，皆为巽所畜者也。初九正之于初，不施畜止，而自复于道，无过可补，此畜之最美者也。九二不正之念已动于中，而后牵之，牵而后复，畜而后止，已用力矣，以其在中而未远，故亦不至于失道，亦之为言，犹可之辞也。九三刚已过中，而后畜之，四当其上，亲与之角，其势必至于相拂，如人已升舆辄说，系而止之，夫不行正，妻反目而争之，此鬻拳之兵谏，先轸之不顾，畜道之至不美者也。《象》恐人以反目为妻之悍，故曰不能正室也，明不正在夫，不在妻也。以魏郑公之事观之，则初九者，太宗导人谏之时也；九二者，悦而从谏之时也；九三者，勉强从谏欲杀田舍翁之时也。

### 上三爻

上卦三爻，皆畜乾者也，六四为主。当畜之初，以阴畜阳，以小畜大，能无忧乎，六四互体为离，下有伏坎为血、为惕，独特与五有孚，故能离其血惕，去而出之，变为乾之九四，以免于咎也。臣之畜君，必信而后济，非与上合志，不可为也。九五、六四以正相孚，挛结而不可解，天禄之富，与四共之，而不能自居，此所谓合志也。上九居畜之极，畜道已成，昔之不雨者今既雨矣，昔之尚往者今既处矣，昔之脱輶者今为载矣，昔之反目者今为妇矣，《彖》之所谓亨于是见之。尚者，上也；载者，积也。畜至于上，其德积而成载，则所畜大矣。然以小畜大，非可常之事也。妇道贞此而不变，则为危；君子过此而复行，则为凶。盖月望则昃，阴极则消，自然之理也。臣之畜君固出于正，然进而不止，则君有所疑，能无凶乎。既亨之后又以戒之者，盖六四至上则为夬，将有见决之凶，不可不戒也。

### 上九《象》辞

既雨既处，尚德载，此二句言畜道之成，故曰德积载也。妇贞厉，月几望，君子征凶，此三句戒畜道之过，故曰有所疑也。《象》于首尾各取一句包之，如泰之九二：“包荒，用冯河，不遐遗，朋亡，得尚于中行”，凡五句，而《象》辞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亦取首尾二句。凡《象》之例多类此。



### 履 兑下乾上

#### 字义

履，不处也，履只训行。畜止而履行，二卦正相反对也。人之所行，未有能外于礼者，故《序卦》谓履为有礼，非以礼训履也。观《曲礼》、《少仪》、《乡党》，可见古人一举手动足，无非礼者，故大壮曰非礼勿履，亦以履为行而已。

#### 履虎尾

阴本静而不行，履以一阴在内，而行众刚之事，故谓之履。履之本义如此，而成卦之后，却有二义，自下卦言之，六三以兑之说与乾相应，下说上和，故能以柔行刚，而无见噬之凶。自上卦言之，九五以中正临下，虽刚而和，故能履帝位以听乎三，而无相疑之疾，亦履虎尾而不咥者也。兑与乾皆有虎象，禹以临民为朽馵，汤以得位为深渊，穆王以宅丕后为虎尾，则为卦主与居帝位，安得不皆谓之履虎尾乎。三自下通上，故谓之亨；五自上通下，故谓之光明。如武王之光于四海，无所不通，是亦亨也。不疚以训不咥，光明以训亨字。



## 上天下泽

天上地下者，其分自绝，不必辨也；天上水下者，其志自乖，不必定也。惟上天下泽，则泽之气常行于天，而天之分自严于上，故为行而不处之象，又为辨而能定之象，此其所以合于礼也。礼为人之交通而设，然礼行而分愈明，是以君子履之。辨上下属乾之断，定民志属兑之说

### 初九 九二

素履者，疑若安于素，而反谓之往、谓之行愿。坦坦者，疑若平行无碍，而反谓幽人之贞，盖以爻位之刚柔言之也。初九重刚，其志在行，不能使之不往，但能不失其初心之素，则无咎矣。学者初心皆在于行志，非必皆逐禄也，及其既仕，始失之耳。九二履柔行中，无所歆羨，坦坦者，宽闲之貌，故为幽人之贞，其心坦荡不可乱。

### 六三

眇者、跛者，象六之柔也；能视、能履，象三之刚也。柔而履刚，本无可行之理，故曰不足以有行也。履虎尾者，行危道也，喻六居三，所履不正也，本不足行，又行危道，安得不伤，故曰啞人之凶，位不当也。武人，粗暴之人也，不足行而行，不可履而履，皆粗暴之象。大君者，一卦之主也。六三质虽甚柔，而所履者刚，又当不处之时，而得为一卦之主，是以粗暴如此，故曰武人为于大君，志刚也，言本刚才而有刚志，故其象如此。

### 眇、跛

六三当履之时，而在下体，谓之跛可也。又有视象者，六三互体为离，离目不正，故谓之眇，亦以见人之妄行者，皆由于不明也。

### 六三 九四

三五履刚，故为虎尾以象其危。四履柔亦为虎尾者，凡卦之下爻为尾，乾为虎，四在其尾也。彼以义言之，此以象言之也。三刚而尚武，与五争为主，故凶；四柔而想憩上巽乎五，故终吉。三言志刚，可见四之志柔；四言志行，可见三之志不足行，皆互文也。诸爻皆以位为志，初为行愿，二为中不自乱，三为志刚，四为志行，皆主位言之。盖其所自处如此，则其志可知矣。

### 六三 九五

六三于《象》辞为亨者，以下卦言之，有和说之德也；于本爻为凶者，资本阴柔，履位不正，宜其凶也。九五于《象》辞为不疚者，以上卦言之，有刚健中正之德也；于本爻为厉者，以刚行刚，志在夬决，所决惟三，而三当权用事，方为一卦之主，其理虽正，其事则危也。故小《象》独以位之正当为言，其义明矣。凡《象》多言卦德，凡爻多论爻位。

### 其旋元吉

上九与六三为应，以六三所视、所履考其祸福之祥，则六三虽凶，而上九反吉，旋反也。上九居亢龙之位，又与三相应，疑于不吉，然六三履刚，而上九履柔，六三应刚，而上九应柔，故彼之凶反足以为我之吉。履柔为善，应柔为吉，故曰元吉。阴阳相得为庆，三为一卦之主，说而应乎我，故为大有庆也。

### 六爻

履之六爻，皆以履柔为吉。故九二为坦坦，九四为愬愬终吉，上九为其旋元吉，皆履柔也。柔则不敢肆行，所以其行常吉。六三卦辞本善，终以履刚为凶。初九、九五所履皆



正，然初仅能无咎，五不免于厉，皆履刚也。是故初则惧其失初心之正，而教之以保其素；五则惧其恃势位之正，而教之以谨其决。盖刚者喜动而好决，任刚而行者后多可悔之事也。

### 一阴一阳卦义

一阴一阳之卦，在下者为复、姤，在上者为夬、剥，其义主于消长也。在二、五者，阳在二为师之将，在五为比之王；阴在二为同人之君子，在五为大有之君子，其义主于得位也。在三、四者，阳在三则以刚行柔为劳谦，在四则以刚制柔为由豫；阴在三则以柔行刚为履，在四则以柔制刚为小畜，其义主于用事也。大抵用事之爻在下者，为行己之事；在上者，为制人之事。行己以刚为贵，故行刚者曰谦；制人者柔易悦而刚难制，故制柔者曰豫，制刚者曰畜。

## 卷 三



泰 乾下坤上



否 坤下乾上

### 泰否二《象》

以天道言之，内阴外阳则死，内阳外阴则生；以人道言之，内柔外刚则为小人，内健外顺则为君子；以世道言之，内小人外君子则为乱世，内君子外小人则为治世。合而言之，消长二字而已。否则凡属君子之道者皆消，凡属小人之道者皆长，泰则反是，故二《象》皆以消长终之。否之匪人，言否塞不通，无复人理也。不利君子贞，言欲以君子之道正之使通，当否之时，非有大人之道，能入否以致亨，则当循君子之义，俭德以退避，若欲正之使变塞为通，必无可免之理。孔子论蘧伯玉、史鱼，其意可见矣。否则有所不利，泰则物无不通。君子小人皆得其亨，故不分利不利。历观史传，凡小人得志，必害君子；君子得志，未尝使小人失所。故泰于吉之下又加一亨字，明泰之福所及者公，物无不遂也。若但言小往大来吉，则疑于大者独吉，而福不及小人矣。

### 上下交而其志同也

分不可交，其交者志而已。

### 否之匪人 天下无邦

以一身言之，则为匪人；以天下言之，则为无邦。上下不交，阴阳断绝，其恶如此。

### 健顺刚柔

否言内柔外刚，据其物言之也，在泰则成德矣，故曰内健外顺，以德言也。匪人无德，故不言德。

### 《象》具三义

泰、否之《象》皆具三义。第一段曰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此以重卦上下为义，于阴阳二气无所抑扬，但贵其交而已。第二段曰内阳而外阴，内健而外顺，内君子而外小人。此以卦体内外为义，虽在内、在外各得其所，要是重内轻外，则已于阴阳有所抑扬矣。第三段曰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也。此以六爻消长为义。十月纯坤既极，阳自复生，至三为泰，乾三阳长，坤三阴消，所以成泰，至此则全是好阳而恶阴，以阳长阴消为福，则不止于抑扬而已。否《象》则依此推之，大抵诸卦皆然。如小畜之《象》，柔得位而上下应之，是统论六爻五阳一阴也；健而巽，却以两卦言之；刚中而志行，又以九二、九五两爻言之。故《象》之义无所不备，不可以一说通也。



## 泰否二《象》

天地变化草木蕃，故泰之《象》曰：后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天地闭、贤人隐，故否之《象》曰：君子以俭德避难，不可荣以禄。

### 泰象

独阴不生，独阳不成，阴阳交然后万物泰，人君法之以立道，将以纳民于泰，其可有所偏乎。财成之恐其太过也，辅相之恐其不及也，曰财成、曰辅相、曰左右，皆交修之义也。以德言之，哲谋肃又圣；以治言之，正直刚克柔克；以事言之，平秩平在敬致；以术言之，逆顺宁弥远，皆财成辅相之目也。财成其道，所以左右民德也；辅相其宜，所以左右民生也。道属天，宜属地；左又属天，右又属地。

### 否象

俭德辟难，不与害交也，不可荣以禄，不与利交也，此君子所以体天地不交之象也。世固有假辟祸之名以保荣禄者，故圣人必兼言之。不可荣，犹言不可得而荣，非戒其不可也。俭德又属地之蓄，不可禄又属天之高。

### 泰否下三爻

泰之初九，君子始以类进，君子难进，故圣人勉之以征，欲其以及人为念，不以独善为乐，故曰志在外也。否之初六，小人始以类进，小人进则为邪，故圣人戒之以贞，贞则君受其福，邪则君受其祸，故曰志在君也。泰之九二，进而得中，圣人喜其能包小人也。否之六二，亦进而得中，圣人幸其能承君子也。泰之九三，君子之极盛也，无所复勉，忧之而已。否之六三，小人之极盛也，无所复戒，羞之而已。小人在内，德不当位，反使君子在外而包之，名位愈高，羞辱愈大，故曰包羞，位不当也。当否之盛时，小人以为荣，圣人独指其本心之辱者以示之，使知荣辱之实在此而不在彼也。

### 泰否上三爻

泰至于四，将变为否，故小人与其邻翩翩而下入，此小人之所同愿，故曰中心愿也。否至于四，将变为泰，故君子与其畴相丽而求福，亦君子之所同愿也，故曰志行也。泰之五，在群阴之中，独能降心下贤，以受元吉之福，其实众皆愿下，而五以在中，所下者二，遂得所归，故曰中以行愿也。否之五，在群阳之中，独能拨乱休否，以建大人之功，虽其才足以有为，然亦因在君位，遂得为之，故曰位正当也。泰之上六，泰复为否；否之上九，否复为泰。圣人于泰之终，则追恨其所从来，曰其命乱也；于否之终，则幸其速去，曰何可长也。爻辞以倾否为喜，亦幸辞云，《易》以阴阳相得为喜，先不相交而今交矣，故曰先否后喜。

### 拔茅

乾之初爻为震，坤之初爻动亦为震，震草在下，艮手反拔之，故否泰初爻，皆有拔茅之象。阴爻能变，乃得为阳，故否取变象，言小人能变亦可为君子也。

### 以其汇 以其邻 畴离

阴阳皆以类而进退，故泰否之初皆称汇，以其主下三爻之进退也。泰之四称邻，否之四称畴，以其主上三爻之进退也。

### 包荒 包承 苞桑

《易》中称包者，皆谓阳包阴也。泰之九二，君子自内而包外，故曰包荒。荒者，远外之名也。否之六二，君子自上而包下，小人在下承之，故曰包承。承者，下载上之名也。泰之君子固为光大，否之小人亦足致吉者，皆以其得中，不为己甚之事也。然而



君子当否之时，欲包小人而受其承，非有大人之道者不能于否中致亨也。入兽不乱群，人鸟不乱行，涅而不缁，磨而不磷，惟大人能之，故曰大人否亨，不乱群也。乃若君子之常道，则为俭德辟难而已。否六二所称之大人，即九五之大人也。凡木根众而包土深者，谓之包。九五以乾阳下包，而六二以坤土承之，故在五为苞桑，在二为包承，包字皆指五也。

### 泰九二

九二刚而能柔，其道中平，无所偏倚，能包在外之三阴，与之相应，如徒步涉河，无所疑忌，阴虽远而不之遗，阳虽近而不之比，独离其朋，上合于六五之中行，二五相易，遂成既济，以此处泰，不亦光大乎。五交二成离，故有光大之象；二致五成坎，故有冯河之象。郭子仪之待回纥，与鱼朝恩、裴度之待蔡人，皆包荒而不恶，冯河而不疑，故盗贼小人意消心化，其道愈大，其德愈光，其九二之谓乎！

### 泰九二 六五

泰之所以成泰者，以九二、六五上下相交，其志同归于中行，所以泰也。九二之阳上交于五，如舜之尚见于帝，故曰得尚于中行。九二之中行，即指六五之中以行愿也。六五之阴，下交于二，如帝女之下嫁于诸侯，故曰帝乙归妹。治泰之事，皆九二主之，六五同心，以享其效而已，故九二之爻辞言事甚多，而不言其福，六五之爻辞言福而不及事，人君之道莫善于此，故曰元吉。

### 帝乙归妹

帝女下嫁之礼，至汤而备。汤嫁妹之辞曰：无以天子之富而骄诸侯。阴之从阳，女之顺夫，天下之义也。往事尔夫，必以礼义。汤称天乙，或者亦称帝乙乎？商王名多相同，以其皆用十干也。

### 否六二 九五

大人之道，如龙之变化，虽在否而不拙于否，使之在下，则入于其群，而否有可通之理，故曰否亨，使之在上，则出乎其类，而否有可止之功，故曰休否，二者皆天下之大事，非大人不能也。若论其常，则居否之时，正道不利，但当俭德辟难，不可荣以禄而已。故否之《彖》、《象》皆称君子，而二与五独言大人，盖君子者，上下之通称，故引之以明常道；大人者，非常人之得称，故引之以明非常之事。

### 泰九三

无平不陂，为三阳言之；无往不复，为三阴言之。两言无、不者，明此皆天道之必至而有孚者也。人能知此，则当泰之极，不可不尽人事以防之，艰则不敢易也，贞则不敢弛也，抚极泰之运而操心之危如此，则举动之际必无过咎，夫然后彼之必至之孚，可以勿恤，我之固有之福，可以长享矣。乾之九三固能乾乾夕惕、虽危无咎者也，用以居泰，不亦宜乎！

### 九三艰贞无咎 上六贞吝

九三、上六，其位皆正，故皆得为贞。九三将变而有阳刚之才，能艰难以保其贞，则可以无咎。上六已乱而又以重阴处之，其所谓贞者，固守其柔，不敢动作而已，岂不为可吝哉。

### 九三勿恤其孚 六四不戒以孚

六四之徒乐于世变，故以不戒以孚为遂其心；九三之位正当其变，故以勿恤其孚为自强其志。彼方与其邻背富而违实，我当主持其类保富而食实，故六四曰翩翩不富，皆

失实也。九三曰勿恤其孚，于食有福，盖六四居三阴之首，群阴所从以叛阳；九三居三阳之上，群阳所依以拒阴。此二爻者，正相当之地，故《象》曰天地际也。凡阴为贫、为虚、为祸，凡阳为富、为实、为福。

### 泰九三 否九四

泰九三于无咎之下言有福，否九四于无咎之下言畴离祉者，二爻当天命之变，正君子补过之时也，泰之三知其将变，能修人事以胜之，使在我者无可咎之事，然后可以勿恤小人之孚，而自食君子之福也；否之四因其当变，能修人事以乘之，有可行之时，而无可咎之事，则不独为一己之利，又足为众贤之祉也。是二者苟有咎焉，其祸可胜言哉！

### 泰上六

泰之上六，东周平、桓之爻也，雅降为风、王降为国、城复于隍也。彼其之子，不与我戍申，勿用师也。告命不出于王畿，自邑告命也。当是时也，天命已乱，闵默自守而已，故曰贞吝。若桓王师诸侯以伐郑，则耻于贞吝而用师者也，无德以造命，而欲用力以胜之，命其可得胜乎！

### 泰上六命乱 否九四有命

泰上变初为蛊，自城之至高复于隍之至深也。泰上坤也，蛊初巽也，坤为众、巽为命，众变于上而命颠于下，故曰其命乱也。否之九四变初为益，天地变而风雷作，风雷皆命令之象，故为有命。当否之时，群阳将复，苟无天命，四虽有志，可若何哉，故曰有命无咎，志行也。泰虽极治，以命乱而成蛊；否虽极乱，以有命而成益。命者，天之所令，君之所造也，道之废兴，岂非天邪！世之治乱，岂非君邪！

### 自邑告命 告自邑

泰之自邑告命，先言勿用师者，因其不可用众，是以止于自邑也。夬之告自邑，后言不利即戎者，因其告自邑，所以不利即戎也。泰之上六，阴方叛阳，若用众阴，令必不行，自保其邑，虽曰可吝，犹未失于正也。夬之上六，阳方决阴，若用一邑之人，以攻五阳之众，势必不敌，但往而从之，不保其邑，犹为有利尔。



同人 离下乾上



大有 乾下离上

### 两卦名

一阴在下，势不足以有众，能推所有，以同乎人者也，故名曰同人。一阴在上，人同乎我，为我所有者也，故名曰大有。《彖》于同人曰：应乎乾明。我应之也。于大有曰：上下应之。明人应我也。履卦柔在下亦曰应乎乾，小畜柔在上亦曰上下应之，此可以推卦例矣。

### 同人于野亨 大有元亨

同人，乾之九二也，见龙在田，德施普也，故曰同人于野亨，有善世不伐之义焉。大有，乾之九五也，飞龙在天，大人造也，故曰大有元亨，有首出庶物之义焉。同人曰文明以健，中正而应，君子正也，意与九二《文言》相协。大有曰应乎天而时行，曰顺天休命，意与九五《文言》相协。

### 同人曰同人于野亨

同人曰同人于野亨，此句当连上文解之，其说谓柔得位、得中而应乎乾，故其卦曰同人。而同人之繇又曰同人于野亨也，盖本之以中正而无邪，行之以刚健而无欲，故能忘己而同人，又能忘人而同乎野也，故以两曰字明之。先儒皆以连下文，故其说不通。



下文利涉大川，乾行也，独以健行二字解利涉一句尔，乾在外故曰乾行，言出行于外，健则能涉也。

### 同人应乎乾 大有应乎天

两卦皆以离之中爻为主，而以乾为应者也。同人，离在下，以德为主，故曰应乎乾者，应其德也；大有，离在上，以位为主，故曰应乎天而时行者，应其命也。履兑在下，曰应乎乾，大畜艮在上，曰应乎天。亦卦例也。

### 应乎乾 乾行也

同人以一柔为主，徒柔不能以同乎人也，必以天德行之，故虽得位、得中而必应乎乾，乃可谓之同人。至于利涉大川，则又曰此乾行也，明非柔之所能办也。凡卦之以柔为主者皆然。履之六三，不能以自亨也，必曰应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小畜之六四，不能以自亨也，必曰刚中而志行，乃亨；大有之六五，不能以自亨也，必曰应乎天而时行，是以元亨。凡此皆柔为卦主，而其济也必称乾焉，此乾之所以为大欤！元亨说具鼎卦。

### 利涉大川

《易》中卦辞有利涉大川者八卦，非乾则巽。盖北方属水，乾行涉之；海居东南，巽木涉之也。需、讼、同人、大畜四卦，皆以乾行为象者也。需之乾自下而上，故曰利涉大川，往有功也；讼违乾而下行，故曰不利涉大川，入于渊也；同人曰乾行、大畜曰应乎天，皆专以乾为训也。蛊、益、涣、中孚四卦，皆以巽木为象者也。蛊之巽自下而往，故曰往有事也；益自震而巽，二木相继，故曰木道乃行；涣曰乘木有功、中孚曰乘木舟虚，皆专以巽为训也。颐之爻辞，六五以柔不可涉大川，上九以刚利涉大川，亦四卦取乾之义也。谦之爻辞，初六用涉大川，以二至四有坎为川，然以无乾、巽，不得言利涉也。

### 利君子贞

单言利贞，则贞者守正而已矣。君子之贞，则通天下之志而一之也。否以不通，故不利君子贞。若固守之贞，则否之初六亦有之矣。

### 利涉大川乾行也

《彖》以利涉大川为乾行，明利涉者乾也，非离也。离有伏坎在下为川，又有互巽在上为舟，虽有涉川之象矣，然非乾之健行不能以利涉也。讼，天与水违行，故不利涉；同人，天与火同，故利涉。未有违天而可济者也，未有不能健而能济也。

### 文明以健中正而应

文明以健，则其健也非妄行；中正而应，则其应也非私系。发之以明，行之以公，此君子所以合天下之志而正夫一也，同人之道莫利于斯矣。

### 同人文明以健 大有刚健而文明

文明以健，先明后健，由明智而达天德也；刚健而文明，先健后明，秉天德以照万事也。此皆以卦体言之。若以爻言，同人得中正之理于内，而外应乎乾行，亦先明后健之象；大有得尊位大中而上下应之，亦有先健后明之象。

### 同人、大有二象

君子观天火之同，则知天下之物虽曰万殊，随其类而观之，则同于乐、得其志而已，此君子之学所以能同乎人也。辨谓明见其情而治之，观天火之照，则知为人上者必明赏罚、章好恶，以恭行天命，此君子之政所以能大有为也。天命谓天讨有罪、天命有

德也，学以知之，故曰通天下之志，政以行之，故曰应乎天而时行。同人类族属乾之五，辨物属离之二；大有遏恶扬善属离，休命属乾也。

### 同人六爻

同人，卦有亨利，而爻无全美。初九方出门之初，得失祸福惟其所择，固非他人之咎；上九在国外，处远而无同，亦非己之悔也。然二爻者，于同人之义皆未有得，初尚未可知，上已无望矣，故独于上曰志未得也。郊与野异者，野以旷荡言，郊喻其远而已。三、四不得中道，而恃力以求同，四以柔，自反犹可得吉，三以刚，怀毒终无所施，亦皆无同人之效。独二与五可以言同，而又皆系于应，无大同之量，非所谓同人于野者也，二专于柔，眷恋宗戚之私情，固为吝道，五专于刚，以离合为悲喜，竭其力以与三决，仅幸一胜，此于交友之分可谓断金，若曰同人之道，岂其然哉！故爻辞不复有言，而其道之吝，自可见矣。

### 同人九三

伏戎于莽，处下卦也；升其高陵，望上卦也；三岁不兴，终不与五争也；安行者，安分而行也。始望而终安之，故不言凶，爻言升、言兴，《象》言敌、刚，皆明敌在上卦，恐人误以为攻二也。三离为戈兵，下有伏坎，故为伏戎。五为高位，下有伏坤，故为高陵。自三至五，历乾三爻，故为三岁。凡阳卦称岁，阴卦称年，三与五远，故为升其高陵，四与五邻，故为乘其墉。

### 弗克攻

《象》恐人以弗克攻为力之弱，故释之曰义弗克也，又曰困而反则也，言能顾义知困复循乾，则此即春秋褒弗克纳之义也。观此则知九二之不克讼，亦非不胜而归，盖九二居中履柔，能自反而逃其患也。凡爻言不克者，皆阳居阴位，惟其阳，故有讼、有攻；惟其阴，故不克讼、弗克攻。讼之九二、九四，同人之九四，皆是物也。

### 同人上九 大有初九

大有与同人反对，大有之初九，即同人之上九，皆远于柔者也。故同人六爻，独上九为不得志；大有六爻，独初九为无交也。然而六二当同于人，而上九独不见同，此二之吝，非上之傲也，故为无悔。六五受人之交，而初九独不往交，则害于大伦矣，故为有害。虽然，岂其咎哉，居势适然，岂容强合，若能危行言逊，艰以自守，则虽无上下之交，亦足免于咎也。冯衍、梁鸿之在东汉，皆居大有而无交者也，衍退而自修，可以无咎，鸿作《五噫》之辞，为章帝所恶，则失于轻易，违初九克艰之义矣。

### 无交害也 小人害也

大有之时，以上下交孚为利，而初独无交，三或弗克交，其害不亦宜乎。若以无交害为无害，则小人害也亦可为小害乎？凡言害者，皆不利之名也。

### 有攸往无咎

九二大车以载，有攸往，无咎。《象》曰：大车以载，积中不败也。盖以不败解无咎也，二受大有之寄，而能持之以中，故其载虽重，而可以有行无败也。

### 公用亨于天子

公用亨于天子，《左氏传》卜偃以亨为享，陆氏《释文》诸家易说亦皆作享献之义，或谓亨字当改作享字，非也。古文亨与享同，但作享义解之，不必改字也。

### 大有中爻

大有六五为主，初独无交，逸民也，上在其上，宾师也，独中爻三位为臣。二，大



臣也，受大有之任，故为载；三，外臣也，奉大有之物以朝贡，故为亨。二以中故无咎，三以不中故有戒。君子用亨，则为威、文，小人弗克，则为曹、马矣。四，近臣也，以柔自抑，不怙大有之宠，故为匪其彭。干宝云：彭亨，盛满貌也。居宠思危，惟明者能之，四居离之初，能明于初，故为辨晰。六五居离之中，有中孚之象，为信体柔，为顺履信思顺，而上下应之，则其孚交矣。所虑者居易而忘备，故云威如吉，欲其自警畏也。或谓当以威肃下，非也。以柔顺之资，抚大有之运，自有易忽无备之象，观家人上九《象》辞，可见威如之义在己而不在人也。

### 大有上九

六五在本爻，但见其履信思顺而已，至上九而后，见其尚贤。故孔子曰：又以尚贤也。盖当大有之世，受群下之应，未足为大，群下已至而又能尊贤，乃足以为大也。有群下易，有大贤难，武王必得箕子而后为大有，不至于此不足以言大有之成也。故大《传》以此为六五之全德，而《象》辞亦曰大有上吉，明事关全卦，非止上爻也。此犹师之上六，论师之事至此而终，其言大君，盖指六五，非谓上六为大君也；小畜上九，论畜之道至此而成，称月与妇，亦指六四，非谓上九为妇也。

### 大有初九 大有上九

两爻《象》辞皆称大有者，明他卦在初而无交，未为有害，当大有之时乃为有害尔。他卦上九乘六五，未必如此之吉，当大有之时，尚贤如此，乃为吉无不利尔。二爻皆即全爻取义，故以卦名冠之。

### 人字 大字

同必言人，明我能同人，非本同也，犹家人以男正女，指女为入也；有必言大，明小能有大，非本大也，犹大畜以阴畜阳，指阳为大也。



### 谦 艮下坤上

### 谦亨

《彖》曰：谦亨，天道下济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此以卦体释卦辞也。九三乾也，降在下卦而万民服之，是下济而光明也；坤地道，处势至卑而升在上卦，是卑而上行也。下济与卑，皆释谦字；光明与上行，皆释亨字。自人事言之，尊者行之则有光，即天道下济而光明也；卑者行之则不可逾，即地道卑而上行也。始虽谦下，终必高明，是有终也。必称君子者，以君子之心行之，则有后福，苟非其人，如共工、王莽之象，恭得罪于天，虽欲有终，得乎？自天道亏盈以下，皆极言谦之必有后福，质之于天地神人之心，以明有终之义也。

### 谦谦君子 劳谦君子

初六、九三皆称君子者，此二爻皆非小人之所宜处也。初在谦之下，过谦者也，小人用之则为柔佞矣，君子当不得已之时，用之以柔身济难，则求吉之道也，故曰卑以自牧。牧者，驯养六畜之名也。三有大功，为万民所服，小人处之则有不赏之祸，君子处之，致恭下人以保其终，则庶乎其获吉矣。故二爻皆言吉，而《象》皆再言君子，其意深矣。

### 用涉大川吉

利涉大川者，未必有险也，但其道自利于济险耳。用涉大川者，非利之也，有险在前，用此可以免凶也。



## 六二 上六

六二鸣谦，《象》以中心解之；上六鸣谦，《象》以志解之。豫之初六鸣豫，《象》又以志解之。然则凡言鸣者，皆志也。志有忧、有乐，皆寓于鸣，当豫之时，人志以从上为乐；当谦之时，人志在下，不以上为乐也。二在下卦之中，如其所欲，故其鸣为得志；上在上卦之上，欲下而不可得，故其鸣为未得志。此非小《象》辨之，则后世必不敢分为二说也。虽然，二之得吉，固为吉矣，上谦已极，方病过中，岂可更得志乎！不得志于外，而用三之刚以自治其内，乃上六之利也，故曰鸣谦，志未得也，可用行师征邑国也。凡言邑者，皆指近言之，坤为国，故曰邑国。

### 撝谦不违则

鸣者，情发于声；撝者，用在于手。谦卦以柔居柔者，三爻皆诚于谦者也。二与上，情蕴于中而不见于用，故徒有其声鸣焉而已。惟六四一爻，适当其用，故以撝言之。何以见四之当其用？曰以其在三与五之中而见之也。三为大功之臣，五为柔顺之主，四居其中，当贵臣之位，使接三不用其谦，则必有抑功臣而激其变，如卢杞之于唐者；承五不用其谦，则必有挟柔主而弄其权，如中常侍之于汉者。谦于此时无往不利，施之于用，正得事宜，故虽以柔而不为失则也。

### 万民服也 征不服也

六五处谦之时，非乐于侵伐也，三以独阳为万民所服，已既下人，人亦下已，故可以止于谦，无所复为也。五以阴柔居尊位，已虽降谦，人未免有不谦者，故必用侵伐以一之。帅众谦以攻少不谦，固不患于不利，又不谦者去则天下皆谦，故又为无不利也。居谦之上，当亨与有终之时，故不言谦，但言谦亨之效。不富以其邻，不待赏而服者，同谦者也。利用侵伐，待刑而后服者，不谦者也。二者皆服则无不谦矣。

### 无不利

六四先言无不利，明所向皆利于如此，言所施之宜也。六五既言利用侵伐，又言无不利，明自此之后，无有不利之事，言所收之效也。

## 六五 上六

六五利用侵伐，上六利用行师，此二爻皆与卦材爻德不类者，居谦之极，当反为豫，豫利行师，故皆有行师之象也。五居君位，故利以征人，上无民，故可以自征。五居刚，故不假用师，上居柔，故必用师而后可。上之所用，盖用三也。谦自二至上皆师卦也，三在师中，为万民所服，即师之怀万邦也。师之六五利执言，故此六五亦利侵伐。师之上六与六三之小人相应，故戒以勿用，此所应者，九三之君子，故劝以可用也。

### 六爻

谦之六爻，惟九三为不得不谦者，故其取义最重，余爻皆弱，自无不谦之患也。三以重刚独阳为众阴所服，功大德尊，不谦则无以保其终，故惟三之谦足以系一卦之义。初最在下、二柔而中、四柔而正，皆无嫌于不谦者，但嫌其多谦耳。若五之居尊、上之处极，谦而不已，则为过矣，必能用刚以治人之叛，攻己之偏，而后为利也，故五以侵伐为利而不言谦，上以征邑国为利而不得遂其谦。圣人之意盖可见矣！

### 大《象》

地中有山，兼具两义，自山言之，居高而能下，则以谦裁己者也；自地言之，高者下之，下者高之，则以谦裁物者也。哀多益寡，所以象山，谓分人以财，不以自殖，教人以善，不以自高，此在己之事，非谓夺甲予乙也。称物平施，所以象地，谓有礼者殖





之，昏暴者覆之，亏盈而益谦，恶盈而好谦，此治人之事，非谓以物予人也。然大《象》皆实，地中有山，岂有其实乎？曰此正实象也。以天下之势观之，地之最下而负海者，其中最多大山，非地中有山而何？若曰地下有山，则不可耳。

## 卷 四

三三  
三三

### 豫 坤下震上

#### 利建侯行师

屯之时，九五屯膏，而初九为济屯之主，故为利建侯。豫之时，六五贞疾，而九四为由豫之主，故亦为利建侯行师。由我而豫，非建侯乎？朋盍而济，非行师乎？屯之初，豫之四，皆震之初爻，主器之长子也，故皆有建侯之象。屯动乎险中，故为建侯而不宁，坎为忧，故曰不宁。豫顺以动，故为利建侯行师，坤为众，故曰师。

#### 刚应而志行

九四一刚言应，犹小畜六四一柔，言柔得位而上下应之也。刚应，即朋盍簪；志行，即志大行也。

#### 刑罚清

刑罚清而民服，非谓简省刑罚以悦民也，言顺理之事，不烦刑罚而民自服，如日月四时，无裁抑之者，而其数自不相过，其气自无差忒，皆顺动之验也。

#### 时义 时用

豫、随、遯、姤、旅，皆若浅事而有深意，故曰时义大矣哉，欲人之思之也。坎、睽、蹇，皆非美事，而圣人有时而用之，故曰时用大矣哉，欲人之别之也。颐、大过、解、革，皆大事大变也，故曰时大矣哉，欲人之谨之也。人死于过而生于颐，颐受六十四卦之终气，故颐、大过之时，与解、革同其大也。

#### 大《象》

豫之大《象》，言作乐者。凡豫多不善，游豫、逸豫、怠豫、戏豫，皆非君子所尚，惟乐者，先王之所以饰喜也，以此为豫，与天地祖考同其乐，则无恶于豫矣。然乐亦有郑、卫，故必曰崇德，明非淫乐也。曰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明非自娱也。圣人之为豫虑，可谓深矣！崇德犹章德也，《说文》曰：作乐之盛称殷，崇与殷皆盛大之意。

#### 雷乐

雷出乎地而奋乎上，乐作乎下而荐乎上，其义一也。作乐崇德，皆下之顺事也，荐上帝、配祖考，皆所以感动乎上也。

#### 六二 六三

凡物之两间为介，介所以分也。许氏《说文》曰：介，分画也。当豫之时，五弱、四强，人莫能分，六二辨于去就之分，如介于石间，断然易识，不待事成，故吉终日，谓成事也。六三介于狐疑之地，既上视而不能去，又迟回而不能就，故多悔。二爻之相反，中正与不中正而已。中正之人则能早辨，故曰以中正也；不中不正之人则不能自决，故曰位不当也。

#### 六二 六五

二贞吉、五贞疾者，二正而五不正也。贞于正，故虽违众而吉；贞于不正，是贞于疾也。疾可贞乎？君弱、臣强，是在疾证为阳虚而阴实，虽久而不亡，何乐之有？然而君昏于上、臣治于下，臣尚戴君，天命未改，中位未亡，谓之疾可也，谓之死不可也。此其平王之后、威文之时乎！

### 初六 六三

九四，豫之主也。天下之豫由我致之，犹急于朋合，不敢有自矜、自怠之意。初六，小人也，见己之应，为主于上，即矜夸自鸣，其志已极，能无及乎！六三见四之得志，仰而慕之，已为可悔，又不决然从四，徘徊观望，以自后于朋合之时，则又可悔之甚者也。“有”字即古文“又”字，古《周易》“又”多作“有”。大抵人之常情，居豫之时不矜则怠，是以祸乱相寻，倚伏不休，抑亦先觉者是贤乎，则六二其人也。以往事验之，初六则弦、黄之恃齐以为豫者也，六三则曹、卫之慢晋而自豫者也，六二则微子之去、箕子之留、比干之死，分义所在，坦然明白于殷、周末判之先，《中庸》所谓前定之豫也，非中正之人，其孰能之。

### 谦九三 豫九四

谦之九三，伊尹、周公之事也。《书》曰：臣罔以宠利居成功。《记》曰：有庇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即《易》之劳谦也。豫之九四，齐桓、晋文之事也，首止之会、践土之盟，即《易》之由豫也。

### 勿疑朋盍簪

勿疑朋盍簪，按《释文》，簪字或为撝，或为寔，音或为子甘反，或为子感反，其训皆为速也、疾也。王弼作《易传》，尽废先儒之说，独簪字仍训为疾。盖古训有不可易者，此类是也。豫之时，上下怠慢，治之之法以齐速为上，故二以不终日得吉，三以迟有悔，九四以大贤之资、居可为之位，仗阳刚而履柔顺，为上下众阴之所宗仰，所宜速合群类，以扶王室，岂可更有疑缓之心，以滋其怠哉！孔子曰：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此正豫之九四也。圣人导之以大有得，勉之以勿疑而速合，其爱天下切矣！管仲曰：宴安鸩毒，不可怀也。姜氏曰：怀与安，实败名。皆明于由豫之机者欤！三、四居上、下之交，故两爻皆有迟疑之戒。

### 上六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成者，极也，豫极则昏，故曰冥豫。成豫之反为谦，谦则无豫怠之咎；上之变为晋，晋则无冥暗之咎，故曰有渝无咎。凡言渝者，皆当以变卦观之。

### 六爻

初六，悦乐之豫也；六二，先事之豫也；六三，犹豫也；上六，逸豫也。诸爻豫义各自不同，然皆因九四而生，故九四为豫之主。



### 随 震下兑上

#### 天下随时随时之义

《释文》云：王肃本作天下随之，随之时义大矣哉！按此，则上“时”字为“声”之误，下“时”字为字之倒也。或曰：古“时”字从之，故之时二字易杂，然则皆字之误也。

### 大《象》



震，朝气也；兑，暮气也。春入于秋，岁之暮也；卯入于酉，日之暮也。木入金乡则绝，雷入泽中则蛰，人入晦时则息。皆随时之明义也。

### 初九

同人之初，曰出门同人，又谁咎也。随之初曰出门交有功，不失也。同与随，皆贵于正大，不可有所私昵，故皆以出门为贵。

### 官有渝贞吉

官，主也，初九为一卦之主，以乾之上九与坤之初六相变而成。随上九、初六本皆不正，因变而得正，遂有动说之象，故曰官有渝，贞吉。此一句论卦之始变，二爻相易，此随之本也，即卦辞所谓刚来而下，柔动而说，随也。出门交有功，欲其舍内卦之二阴，从外卦之正应。此一句却论成卦之后上下之相随，此随之用也。在变，则欲其改不正而为正；在应，则欲其舍不正而交正。随之贵于正如此，即卦辞所谓大亨贞，无咎，而天下随之也。

### 初九 九四

当随之时，近者易昵，初九近于六二，九四近于六三，阴阳之情，以近而相随，则随之失道者也。初与四虽俱为阳，然以正应相随，则随之合道者也。初九当出门之初，尤所当谨，故欲其交有功之人，谓随四也。四有明善之功，故曰有功于九四，则欲其有孚在道，谓随初也。两阳以正相孚，则所孚在道，而不在情。复之四从初九，亦谓之从道。初、四互离为明，明于邪正之辨，则其所交自然无咎，故曰孚于道者，明之功也。

### 六二 六三

六二，系小子，失丈夫。《象》曰：系小子，弗兼与也。六三，系丈夫，失小子。《象》曰：系丈夫，志舍下也。说者以丈夫为正应，非也。凡言系者，皆非正应，以私意相牵系尔。凡言失者，谓正应也，本应有而今亡之，故谓之失。六二与九五为正应，系初九则失九五矣。以二阳言之，故初为小子，五为丈夫也。六三与上六为正应，系九四则失上六矣，以阴对阳言之，故六为小子，九为丈夫也。丈夫、小子，特言其大小之别尔，非有所谓抑扬也。上卦以上六为上、九四为下，六三之志止处于下，必不从上，故曰志舍下也。舍，止也。盖六三不正之人，故其辞之决如此。若六二则姑言邪正不可兼得而已，盖资稟中正者，或能自择所随，若其资不正，则无望矣。

### 六三 九四

六三曰：随有求得，利居贞。九四曰：随有获，贞凶。此皆言三、四相随不得其正也。三之与四，以阴求阳，无不得者，但据理言之，有得者不足以为利，而居正者乃所以为利也。四之于三，不求而得，可谓有获矣，然揆之正道，则为有凶也。盖三与四本非正应，又以六居三、以九居四，皆为不正，非元亨利贞之义也。三若能居而不求，以固守上六之正应，虽均是阴而合于义，在随之德乃为利也。四若为道而不为获有孚于初九之正应，虽均是阳而明白无邪，在随之道乃为有功也。圣人之言功利，一出于正如此，与后之言功利者异矣。阴相随止于利，阳相应故可以立功。

### 孚于嘉

五之嘉在二。婚曰嘉礼，亦曰嘉耦，非正应不足以当之。《象》恐后人误以九四为嘉，故释之曰：位正中也。其为九五、六二明矣。今人犹有误指九四者，以九四爻辞亦有孚字，然不知孚字可通用，而正中二字不可通用也。

### 上六

随之极，当变为蛊，上兑变艮，昔说而随我，今执而止之，故曰拘系之，乃从维之，明人心之变也。兑为西、艮为山，震之一阳升于西山之上，故曰王用亨于西山，明己亦自变也。在变卦、伏卦、反对卦，三象皆然，事势至此，不得不变，故曰上穷也。凡《易》言穷者，皆谓其当变，然穷而能变，是亦随时，若与之俱穷，则非善随者，此随之义所以大也。方当世变，尽力以求通，吉凶皆未可知，故不言凶。

### 用亨

大有九三，公用亨于天子；随上六，王用亨于西山；益六二，王用亨于帝；升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四爻句法皆同。古文亨即享字，今独益作亨，读者俗师不识古字，独于享帝不敢作享帝也。若天子与山，则或以为无享理，不知宾礼自有享王，吉礼自有山川之祭也。凡称享者，正谓其有以通之，虽作享音，亦止言享礼尔。

### 西岐

西山，在宗周故国，雍州之西，今陇西西县诸山，南汉水之所出也。梁州亦有西县，乃东汉水之所出，在周之南，非西境也。享岐山者不出国都，享西山则从其方而祀之，亦“乃从维之”之义也。

### 六爻

二、三、上言系者，皆阴爻也。阴之随人也以系，系者，私情也。四、五言孚者，皆阳爻。阳之随人也以孚，孚者，公道也。此可以见阴阳之情。



### 蛊 巽下艮上

### 元亨

随元亨，《彖》谓之大亨，蛊元亨，《彖》仍曰元者，人情说随无所阻碍，事已遂矣，故谓之大亨，蛊坏之时，凡事创始，亨自此始，故曰元亨。大亨者，恐其荡也，故继之以利贞、无咎；元亨者，方经营之，既欲其为之勇，又欲其虑之周，故曰利涉大川，又曰先甲三日，后甲三日。

### 蛊甲巽庚

巽九五之变为蛊，巽者，事也，事变至蛊，则当复始，故于蛊谓之甲，甲者，日之首、事之始也。蛊之六五复变为巽，蛊既始事，巽又申之，事之申重者，非更则续，故于巽谓之庚，庚，更也、续也。蛊以全卦言，故于卦辞言甲；巽至上卦而后为重，故于九五言庚。甲庚者，十日十二辰之纲也，戊己分王四时，自甲历乙、丙、丁三日而至庚，自庚历辛、壬、癸三日而至甲，故取以为三日之象也。

### 三日

甲庚之先后皆称三日。先后者，上下卦也；三日者，三爻也。先甲三日，蛊之下三爻，巽以行事也；后甲三日，蛊之上三爻，止而不行，又将复蛊也。天道自巽而艮，复自艮而巽，故曰终则有始天行也，明事未有不蛊，蛊未有不复造者，此以天道言也，故不言吉凶。先庚三日，巽之下三爻，行事之初，我与民皆未敢信也；后庚三日，巽之上三爻，行而又行，我与民皆信之矣。故曰后庚三日吉，明初犹未吉，至终而后吉，此以人事言也，故以吉终之。

### 大《象》

振民象风，在下；育德象山，在上。山下者，人禽草木之所聚，风于其间鼓荡回薄飞走，动植为之纷然，事莫盛于斯矣。



## 父母

晁公武氏曰：蛊非一日之积，必世而后见，故诸爻皆以父母为言。

## 初六

初六阴柔，本非干蛊之才，然蛊之成卦，乃因坤之上六来为初六，则初六者，成卦之主也，故圣人于此爻详言治蛊之事，专取卦主为义，不论其才也。又去柔居刚，亦有志于治蛊者，故《象》取其意，而爻戒其危焉。初六有干蛊之志，九二有内干之才，九三有外干之才，大抵蛊下三爻皆能干者，以其巽体主于行事也。

## 意承考也

干父之蛊，迹若不顺，意则承之也。迹随时而迁，久则有敝，何可承也，孝子之于父，不失其忠爱之意而已。

## 不可贞

相承谓干母者不可太刚，非也。夫谓之干母，则已明其居柔、用柔，止可干阴事，自无太刚之虑矣，不可贞者，言其自干母之外，他事不可守此以为常法也。若干父事如此，则不胜其任矣。母道失则强，故当以柔济；父道失则弱，故当以刚举也。

## 往见吝 裕蛊

蛊主于作事，故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往有事为利，则往未得为吝矣。晁公武氏曰：裕，益也。秦二世以就始皇之宫室为孝，卫州吁以修先君之怨为孝，皆裕蛊也。安世按：裕者，长其恶也。若二人则逢其恶，不止于吝而已。

## 六五

六五之才，虽不足于干，然得尊位、行大中，能以令名掩前人之蛊者也，故曰干父用誉，承以德也，言不以才干而以德干也。大抵蛊之上三爻皆非能干者，以其艮体主于止也。

## 上九

居蛊之终，则无事之时也；在蛊之外，则不当事之人也。然当事者以干蛊为事，不当事者以高尚为事，亦各事其事也，故不曰无事，而曰高尚其事。事得其宜，非宜干而不干者，故曰志可则也。六四在事中而不事，则可吝矣。

## 六爻

蛊六爻，皆以刚为贵。初与五，以柔位刚，亦得吉誉。九三刚而不中，在他卦多凶，而于蛊独无大咎。惟六四一爻，位与德俱柔，遂以见吝。以此见干蛊涉川非刚不济也。上九无预于事，亦以刚介为高。

## 卦爻总义

蛊卦之体，巽伏而不动，外刚而内柔，有致蛊之象，而其诸爻乃有治蛊之才。九二以柔行刚，能干母之蛊者也；九三以刚行刚，能干父之蛊者也。初六、六五皆资柔而志刚，亦有干蛊之志。初在下而承乾，故为意在承考，臣之事也；五在上得中，而应乎乾，故为德足以承考，君之事也。初当治蛊之始，故为厉；五享治蛊之成，故为誉。方承继之，初骤有所改，以迹言之，但见其危，安得有誉，惟识者察之，知其意非悖尔，及事定之后，人被其德，乃始信其为孝而称誉之。治蛊之难盖如此夫。



临 兑下坤上

## 临者大也

《易》之卦义不专取字训，但因事立义耳。人之所需者，以饮食为急，故需为饮

食，需不训食也；人之所行，以礼为重，故履为礼，履不训礼也；治蛊者必有事，故曰蛊者事也，蛊自训坏，不训事也；能临物者必大，故曰临者大也，临自训莅，不训大也。

**《象》、《象》**  
元亨利贞，指六阳之卦也。八月有凶，指二阴之卦也。二阳方长，虽未成乾，而已有乾之德，亦未至成遯，而已有遯之祸。圣人岂好为是豫言哉，二阳之长必至于乾者，天道之当然也，其长如此、其消亦如此者，亦天道之当然也，故曰大亨，以正天之道也。八月有凶，消不久也，皆以天言之。然则抚消息盈虚之运者，其可不勉其所必至，而防其所将及哉！虽以天言，而人事之当谨者，固在其中矣。

### 《象》、《象》

《象》言以刚临柔，自下而长，以临上之四阴也。《象》言以高临深，自上之坤，以临下之兑也。《象》取物象，与爻象不同，皆此类也。

### 大《象》

泽上于地，人所防之。泽，陂、堰是也。泽有时而决，其所容亦有限。地中有泽，自然之泽，巨野、洞庭是也，泽无时而穷，其所容亦无限。临下之道莫善于此矣，以政临民，犹堤中之水；以教临民，犹地中之泽。教民之念既无时而穷，则所容保之民岂复有限哉！放勋曰：劳之，来之，匡之，直之，辅之，翼之，使自得之，又从而振德之。禹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俾勿坏，所谓教思无穷者，此之谓也。以字义言之，教思无穷属兑，容保民无疆属坤。

### 初九 九二

初九、九二皆临阴者也，以阳临阴，反在阴下，有男下女之象，故皆为咸，夫之临妇，其道如此。初者临之始也，以九居初既正，而所感六四又正，固守其正者也，虽其志可尚，然不周于用，吉在自守而已。九二不主于贞，而主于中，则善用其临者也，此以中感，彼以中应，君安之、众信之，故不独其身之吉，而行之于世，亦无不利也。盖二阳初长，四阴方盛，犹未肯顺听其命，必用中而后为利，若直行吾志，必不利于行也。故《象》于初九则曰志行正也，于九二则曰未顺命也，于六五则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谓也，圣人当刚长之时，其为君子虑可谓深矣！阳进至三为泰，则外顺矣，九二、六五犹以中行为福，而况于未顺命之时乎。

### 九二 六三

九二刚长而得中，故无不利；六三阴消而不中，故无攸利。二以心感人，三以口说人，此君子小人之所以分也。

### 六三

六三以甘媚临，而无攸利，见君子之难说也；既忧之，无咎，又见君子之易事也。其处己也严，故不受不正之媚；其与人也宽，故不治既忧之人。爻辞虽为六三言之，然可以见二阳之用心矣。余见大壮上六。

### 六四

六五以应九二而得吉，上六以志在内而得吉，六四与初九正应，独不得吉。五为大君，四为大臣，五方用九二以临众阴，三、四不中，首当斥去，四得无咎，已为幸矣，此保位之臣，非大臣也，故曰位当而已。

### 六三 六四





三与四皆以阴柔而在高位，三以说媚阳，故虽咎而不长；四以顺应阳，故得无咎。其所以胜于三者，三不当位、四当位也。

### 临六五 家人上九

临六五曰：“知临，大君之宜”，后世必有以苛察为知者矣，故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谓也，言知在知人，使中正之贤得行其道，不在遍知也。家人上九曰：“威如，吉”，后世必有以刻下为威者矣，故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谓也，言威在自畏，不在威人也。夫子赞《易》，大抵如此，故谓之赞、谓之翼也。

### 三四 五上

临卦阴爻皆以当位为吉。四当位，故无咎；上当位，亦无咎；三不当位，故无攸利。独五不当位而反吉者，五，君也，二阳之所恃，非二阳之所临也。阳来临阴，凡阴类皆当用柔，惟大君为宜用刚，何则？自下临上，暗君之所疑也，君刚，则与阳相知，不疑其临己，故曰知临。五能知二，则二之中道得行于上，故曰行中之谓也。舜之所以为大知者，以其能用中也。择乎中庸而不能守，则谓之不知。孔子以行中解大君之宜，而知字之义亦因以明矣。

### 上三爻

临以上卦临下，四最在先，与下卦至相逼，故为至临；上最在后，与下卦隔四阴，故为敦临。敦者，积厚之名也。五不先不后，独当其中，与二相知，故为知临。相知者宜于得吉，相逼者仅以位当而得无咎。上与二无交，若从当位之例，无咎可也，而又得吉，何哉？盖临之上、二有相交之理，非他卦比也。临与颐互相易，颐之上、二相交而成临，临之上、二亦相交而成颐，以交二而言，则可以得五之吉，以当位而言，则可以得四之无咎，是以为吉无咎也。虽然，其无咎易见，其吉难知，故夫子独解吉字，曰敦临之吉，志在内也，内即九二，敦即颐之上艮也，明与二合志，则上化为艮，遂成由颐之主，此其所以兼四、五之德而有之也。



### 观 坤下巽上

#### 观字音

观字卦名，并一卦内并是平声，惟观天下一字是去声尔。《序卦》以可观解卦名，《杂卦》以或求解卦义，皆下观上也。《彖》之观天，《象》之观民，六爻之所观，无一可作去声者。颐与观互相变，故颐之卦辞、爻辞皆用观字，然亦止是平声。

### 大观 大壮

观四阴方盛，以二阳为大；大壮二阴在上，以四阳为大。不论其多寡上下，而论其德也。

### 盥而不荐

古之君子，不必亲相与言也，以礼乐相示而已，此所谓观也。然犹假礼乐，未足以言大观也，则不见而章，不动而变，无为而成，不言而信，不怒而威，不赏而民劝，不怒而民威于铁钺，笃恭而天下平，无声无臭而万邦作孚，此所谓大观也，故曰盥而不荐。盥者，祭之初步，方诣东荣，盥手于洗，凡祭之事百未为也；荐者，祭礼之最盛，四海九州之美味，四时之和气，无不陈也。斋明盥洁无所陈布，而有孚颙若已不可掩，盖相观而化其神如此，故谓之神道也。先儒谓盥则诚意方专，荐则诚意已散，盥而不荐，谓专而不散，非也。仁人孝子之奉祀也，岂皆至荐则诚散乎，此但以盥而不荐象恭



己而无为尔，非重盥而轻荐也。如所谓不动而变、不言而信，岂以言动为不美哉！但不烦言动而已。

### 神道

神道者，形容观字也。凡有言者、有事者，皆以迹治，未可以为神也。观则不言不动，相观而自化，此以为神也。不察者以为别有神道，是不达观义也。天不言，而四时自不忒，此天之神道也；圣人恭己无为，而天下服其至教，此圣人之神道也。《记》曰：天道至教，圣人至德。味此二言，可以知观道之神矣。

### 童观 窥观

初六为下民，故曰童观，言其于观也，如童子之时，未有知识也。下民日用而不知，则其常也，君子而不著不察，则可羞矣，故曰小人无咎，君子吝。六二在中馈，故曰窥观，言其于观也，如妇人之目，所窥者狭也。妇无公事，所知者蚕织；女无是非，所议者酒食。此在女德，不失为贞，男子而寡见谏闻，则可丑矣，故曰利女贞，亦可丑也。二爻皆小人之安于下者也，故独论其德，以为非君子之事而已。六三以不正之阴，处下卦将革之时，遂有窥伺君子之意，故方论其情状也。又在上下之交，故有进退之象。

### 观我生 观其生

五为一卦之主，以中正观天下，为天下之所尊仰，凡言我者，皆指五也。观卦四阴进逼二阳，初稚、二贞，未有凌阳之势，六三不正之小人，在下卦之上，其志刚躁，将进而逼阳，以成四阴之势者也。时以九五中正，尚未失道，故未敢遽进，方观九五之所为，以为进退，故曰观我生进退，未失道也。为九五者，知其如此，则当自观我所生，以为休咎之决，民向之则我为君子，民背之则我非君子也，故曰观我生，观民也，民即在下之众阴也。上九当剥之时，在卦之外，无民无位，小人之进退，下民之向背，皆不由己，但谨视其身，思自免咎而已，非卦之主，故但称其生，此即剥之君子观象之时也。阴进则灭阳而为坤，阴不进则阳存而为硕果，道之兴废皆未可知，故曰观其生，志未平也。观本是小人逼君子之卦，但以九五中正在上，群阴仰而视之，故圣人取之，以为小人观君子之象。象虽如此，势实渐危，故五、上二爻皆曰君子无咎，言君子方危，能如九五之居中履正，能如上九之谨身在外，仅可免咎尔。不然，则九五建中正以观天下，虽元吉大亨可也，岂止无咎而已哉！明二阳向消，故道大而福小也。此即唐武宗之时，内之宦者、外之牛李之徒，皆欲攻李德裕者也，但以武宗刚明在位，故仰视而不敢动，一日事变，则万事去矣。

### 临未顺命 观未失道

临以二阳逼四阴，九二尚用咸以临之，而不敢遽进者，以阴方强盛未顺命也。观以四阴逼二阳，六三尚用观以伺之，而不敢必进者，以阳方中正，未失道也。此两《象》辞皆指所敌言之，而诸儒往往求之于本爻，所以未得其说也。两辞皆称未者，临终当为泰、观终当为剥，方长之势决不但已，特未而已，非终于不进也，故曰未。

### 尚宾也

尚者，配上之名；宾者，对主之称。舜尚见帝，迭为宾主，即其义也。四阴方盛，势与五敌，所幸九五未失君道，而四又履正，故其来止于尚见而为宾使，其以不正相遇则为敌矣。国有光，则人宾之；无光可观，则为敌可知。故当观之时，圣人惧焉。

### 风行地上



风行天上，人不见其迹也，风行地上，则所加者偃，所触者动，夫人而见之矣。先王俯就其民而教示之，盖如此。若《彖》所谓大观在上，则自以爻象言之，乃风化之本原，非此之谓也。易之《彖》与大《象》取义不同，方与民属地，省之、观之、教之属风。

我

凡论全卦之义，皆以主爻为我。蒙以九二为主，故《彖》辞称我者，九二也；小畜以六四为主，故《彖》辞称我者，六四也；观以九五为主，六三所称之我，即九五也；颐以上九为主，初九所称之我，即上九也；小过以六五为我，中孚以六二为我，皆统言一卦之义者也。独需三、解三、鼎二、旅四自以本爻之吉凶而称我，非一卦之事也。

#### 变卦主爻例

反对卦皆自消息卦变，一升一降而成卦，以义重者，一爻为主。消息卦皆自乾、坤变，一阴一阳者，以初、上为主。复、夬，乾之初、上；姤、剥，坤之初、上。二阴二阳、三阴三阳，皆以二、五为主。不反对八卦皆自坎、离变，乾之二、五，中孚之三、四，大过之初、上，皆与离之二、五相易而成卦；坤之二、五，小过之三、四，颐之初、上，皆与坎之二、五相易而成卦。两升两降，亦以一爻义重者为主。大过、颐象一阴一阳之卦，以初、上为主，坎、离、小过、中孚象二阴二阳之卦，乾、坤象三阴三阳之卦，皆以二、五为主。

## 卷五



噬嗑 震下离上

《彖》

刚柔分，分者未合之时，一刚在内，分隔三柔，此其所以当噬也。动而明，则二体合矣；合而章，则大化亨矣。此三句皆解噬嗑亨也。噬嗑而亨，何事不利，而独利用狱者，六五以柔在上，才不当位，不足以致大利，独以柔得中，利于用狱而已。圣人不得已而用狱，以噬顽民，使合于善，惟柔中者能之，故曰柔得中而上行。虽不当位，利用狱也，此两句解利用狱也。舜之刑曰刑，期于无刑，民协于中；皋陶之刑曰好生之德，洽于民心，曰制百姓于刑之中；成王之刑曰宽而有制，从容以和，曰惟厥中；穆王之刑曰哀矜折狱，咸庶中正，皆以柔中为主也。

#### 利用狱 明罚敕法

利用狱，以实治人，所以惩之而使合也；明罚敕法，以象示人，所以禁之而使合也。雷电伏则万物息，雷电合则造化通，故曰雷电合而章，此二物之功用也，故用狱者取之。阴阳相噬而有声，则为雷，有光，则为电，二物因噬而合，故曰电雷噬嗑，此二物之形象也，故立象者取之。

#### 六爻本象

先儒皆以初、上为受刑之人，二、三、四、五为用刑之人，析六爻为两说，故于所噬之象，穿凿纷纭，终不能合。殊不知六爻皆即本爻取象，初九在下，故为灭趾，趾即初之本象也。上九在上，故为灭耳，耳即上之本象也。岂必二、三、四、五乃指他人之血肉哉！六二以柔居柔，在六爻之中，至柔者也，故为肤，肤之在中者为鼻。六三以柔居刚，故为腊肉，肉之不中者为毒，此所谓腊毒也。九四以刚居柔，故为干肺，骨在肉

中者为肺，即刚在柔中也。六五亦以柔居刚，为干肉而不为腊肉者，三在下而小，小物之干为腊也。二、三、四、五言噬，初、上言校者，爻在颐中则能噬，初、上在其两端，可以言校而不可以言噬也。校之施于体，亦有噬之象焉。

#### 初九 六二

噬嗑惟初、二两爻正，故皆得无咎之全，余四爻皆不正，故有吝、艰、厉、凶之疾。

#### 六二 《象》辞

六二乘刚亦得无咎者，他卦以乘刚为危，噬恶者以乘刚为利也。二以柔而在卦之中，犹鼻以肤而在面之中也，鼻有肤而无肉，最为易噬，又乘刚焉，如肤在齿上，故噬之则灭，鼻灭则气绝而不通矣，非但灭趾之比也。初灭之于下，可以禁其足，未可以绝其心也。二灭之于中，则其念绝矣。故止恶者莫速于初，而绝恶者莫要于二。所以二爻皆得全其无咎。自三以上，为力渐难，于是有吝、有艰厉、有凶，此自治者所以贵于知务也。

#### 九四 六五

四、五两爻称得金，又皆用贞者，下卦为间尚浅，故用力易，上卦为间已大，故用力难，非贞不济也。四得刚直之才，为金、为矢，可以去间矣，然以所居不正，未能充大，故必艰贞而后吉。先艰后贞者，明所遇者艰，非才之罪，能以贞胜，虽艰可吉也。五得刚中之位，为黄、为金，可以去间矣，然以其才不当位，故必贞厉而后无咎。先贞后厉者，明五本非才，虽贞犹厉，但正得当中，故可免咎而已。《象》言不当位，当字去声，谓非正位也。爻言得当，当字平声，谓其当中也。通一卦言之，六五最利者，以其为噬嗑之主，得中而上行，于用狱为有利也。以各爻言之，九四最吉者，以其为颐之间，噬至于此则间合矣，此其所以吉也。大抵噬嗑诸爻，噬于浅者皆可无咎，噬于深者虽吉亦艰。就其浅者言之，三已稍难，故遇毒而小有吝；就其深者言之，初则艰、中则厉、终则凶矣。故六爻之中无全利者，盖除间之时，但以得亨为幸，未暇求利也。

#### 噬肺得失 噬肉得金

九四、六五皆有噬有得者，噬道将终，必尽其虑也。噬者，除其恶；得者，取其善。圣人之用法，非专于除恶也。有恶则去，有善则取，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此所谓中也。此所谓利用狱也，故于九四则噬其干肺之强，而收其金矢之用；于六五则噬其干肉之强，而收其黄金之用。圣人之待强梗，其仁如此，而强梗之于圣人，未必皆退听也，故又用艰贞之力，以成其吉；操贞厉之心，以免其咎。舜、禹之待三苗，周公、成王之待商民，其得此义也。夫人臣当九四之艰，故曰“遗大投艰于朕身”；人主当六五之厉，故曰“邦之安危，惟兹殷士”。

#### 上三爻

噬嗑上三爻，离卦也。九四，离之初，故曰未光也；六五，离之中，故曰得当也；上九，离之极。故曰聪不明也。离主目、坎主耳，离极则伤坎，火旺则水囚，故耳受其病。

#### 雷电噬嗑

石经作电雷噬嗑，晁公武氏曰：六十四卦大《象》无倒置者，当从石经。



#### 贲 离下艮上

#### 贲亨小利有攸往

贲之卦辞，微夫子之《彖》，则后之说者谁通之。贲亨，谓内卦也；小利有攸往，谓外卦也。二刚为质，而以柔文之，则卦之内体固有能亨之道也。及内之一刚，分往居



外，反使二柔为质而以刚文之。卦之发用如此，岂堪大事哉，故小利有攸往而已。大抵以柔文刚则顺，以刚文柔则悖。盖其质既弱，则文无所施也。凡卦之法，以内卦为主事，外卦为发用，故夫子释之如此。

### 文明以止人文也

独阴不文，独阳不文，一阴一阳而后成文。故惟贲为不嫌于异，有文之者，有止之者，而后人文成矣。礼以节文二字为训，盖谓是也。贲喜异，噬嗑好同，二卦正相反。

### 天文 人文

刚往柔来谓之天文，则天文以二爻变卦言也，故曰以察时变。文明以止谓之人文，则人文以离艮成卦言也，故曰以化成天下。

### 总论卦义

古人之于文，不敢一日离也。古之圣人谓人之情不可以径行也，使夫人而可以径行，则将无所不至，是故因其羞恶辞逊之节，而为之文以饰之，其交也以礼，其合也以义，百拜而饮，三辞而受，六礼而婚，所以饰其情而养其耻也。荀子不知，而以为伪；晏子不知，而以为劳；战国之君以为迂阔；西晋之士以为鄙吝。独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以为此所以奉天命之变，成人伦之化，不可以一日无也，故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今观贲之六爻，无一爻凶咎者，虽疑者亦终于无尤，虽吝者亦终于有喜，圣人之贵文如此，若之何其以庸人之不便，而遂瞥经世之大防也哉！

### 大《象》

山为质，火文之。火在山下，而不在山上者，文可以表质，不可以灭质也。故贲之用，可以明庶政，而不可以折狱。用文以修明庶政，则周之礼乐庶事备也，不亦可乎。用文以折狱，则张汤、杜周贤于皋陶矣，岂所以求民情哉。明庶政属离，不敢折狱属艮。

### 六二 上九

六二柔来而文刚，主内卦之文者也。内卦以文为文，故曰贲其须。须之丽，于身最为虚文也，然阳气不盛，不足以贲其须，则须与阳同其盛也，故曰贲其须，与上兴也。二与上交而成卦，二以上为主，犹须以阳为主也。圣人言此，所以深明文之与质未尝相离也，故不言吉凶，明吉凶之系于质也。上九分刚上而文柔，主外卦之文者也。外卦以质为文，故曰白贲。白本非所以为贲也，然文之初兴，必自质始，则白固在众采之先，文之既极，必以质终，则白又在众采之后，是则白者，贲之所成终而所成始也，故曰白贲无咎，上得志也。以艮之白，遇贲之饰，本非得志之时，以其在卦之终，主贲之成，是以得遂其笃实之志。圣人言此，所以深明质之与文未尝相悖也。故言无咎，盖行与时违，疑于有咎也。

### 九三 六四

九三、六四在两卦之交，其文皆盛，而不相得。三以乾之重刚，而处离之上，贲之发扬而明丽者也。其文光泽而可鉴，故曰贲如濡如，《诗》所谓“六轡如濡”也。四以坤之重柔，而处艮之下，贲之阴静而笃实者也。其文淳白而无华，故曰贲如皤如，白马翰如，人与马俱白，言德与位俱静也。两爻相近而相反如此，故其情不得不疑。然三有刚正之质，非徒文也，以正守文，孰能倾之，又何虑于四哉，故曰永贞之吉，终莫之陵也。凡卦至四而变，四当爻位之变，与三相反，诚有可疑之迹，然而四亦居正，非相畔之人也，文明之与笃实、纯刚之与纯柔、濡如之与皤如，非相为寇，实相为婚，刚柔相错，离艮相交，天下之至文也，而于四何尤焉，故曰六四当位疑也，匪寇婚媾，终无尤

也。在賁之时，以相杂为文，两爻体性虽异，终归于文，故两《象》皆以终为言。

#### 賁如皤如 白賁

賁如皤如者，其文自白，如白羽之白、白雪之白也。白賁者，以白文之，如斫雕为朴，状貌尚忠也。

#### 翰如

姚小彭氏曰：商人尚白，戎事乘翰，翰与皤皆白色也。

#### 六五

六五，艮中爻也。艮上爻为山，故中爻为丘园。丘园者，束帛之所由出也。戈戈者，委积之貌。自賁之时言之，不賁其宫室，而用力于丘园之中，植桑柘、积丝帛，可谓吝矣。要其终，则束帛委积，而百礼可行，黼黻文章之用，祭祀、宾客、婚姻之仪，皆由之成，賁孰盛于是，故虽吝而终吉也。吝属艮，终吉属离。艮与离合，故有喜。凡诸卦言有喜、有庆者，皆取阴阳相合之义。

#### 上三爻

賁上三爻皆若与卦相反，故其初皆不为人所明。四以为寇致疑，终以婚媾而无尤；五以务实见吝，终以成功而有喜；上以处賁而白，若当有咎，终以在卦之终而得志。盖朴素笃厚之人，其初常若悖时而难合，及其父也察其本心之相成，见其事理之当然，始足以免尤而致喜，盖必至于终而后得志也。

#### 六爻

初最在下，为趾。君子之饰其趾，惟不以不义污之，则天下之至荣也。初九刚正而在下，故其象如此。二以阴丽阳而成离，盖附人而得饰者也，故为须。须不能自賁，附颐而得賁，然而无讥焉者，凡物之相丽，自外至者为邪，由中出者为正，须由中出者也。六二柔丽乎中正，故其象如此。三居离之极，文盛而溢，故为濡如，暗弱者居之则文献日亡、国势日削，九三刚正有余，但能守文不失，则人莫敢陵。周、鲁之亡，非文之罪，不能守其文之罪也，故以永贞劝之。三当賁道之隆，四当賁道之变。自三以下属离，故下三爻皆以文为賁；自四以下属艮，艮为笃实而主白，故上三爻皆以白为賁。四与三切邻，三以纯阳用文，四以纯阴止之。三方濡如，四一变而尽白，故有相寇之疑，然賁之时义，正欲以异为文，如异姓相交而为婚姻，非四之过举也。五为柔尊而不主事，有后妃之象焉。用其賁于丘园，治束帛以为文章，此妇人之文也。上为成賁之主，有能止之势，又居至极之时，其义当止，故用其淳白而得志于上，此人君之文也。诸爻皆自賁者也，故以賁字冠首句。上九为賁之主，賁人者也，故賁字在下。君以淳白賁外治，后以淳白賁内治，四为大臣，又以淳白自賁，君臣家国共行笃厚之化，以正天下之文，《象》所谓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者，其此之谓乎。



剥 坤下艮上

#### 《象》

晁公武氏曰：剥，剥也。至“小人长也”，以六爻言致剥之象也，“顺而止之”至“天行也”，以二卦言处剥之道也。

#### 《象》《象》

凡诸《象》所言，皆六爻消长之象也；凡大《象》所言，皆八卦取物之象也。以剥之六爻言之，阴自下而长，以剥乎阳，若更上往，则为小人灭君子之象，故曰不利



有攸往，小人长也。以剥之物象言之，山自上而剥，以附乎下，下厚则山愈安，是为君厚其民之象，故曰山附于地，剥，上以厚下安宅。上削而下广，山形之所以安也。大抵卦有吉凶善恶，而大《象》无不善者，盖天下所有之理君子皆当象之，遇卦之凶者，既不可象之以为凶德，则必于凶之中别取其吉，以为象焉，剥与明夷是也。人君无用阴剥阳之理，则当自剥以厚下；君子无用暗伤明之事，则当自晦以莅众，凡此皆于凶中取吉也。诸大《象》之例皆然。故大《象》与《彖》无同义者，苟同义焉，则无所复用大《象》矣。

#### 六爻本象

剥之初六于时为姤，剥乾成巽，巽为木，故有床象，所剥者下爻也。足者，床之下木，故曰剥床以足。六二于时为遯，剥巽成艮，艮为背，则床剥而至背矣。辨者，床之上木，故曰剥床以辨。六三于时为否，剥艮成坤，背已在地，故不言床。六四于时为观，亦剥乾成巽，巽为木，复有床象，然所剥者人也，故曰剥床以肤。六五剥道成矣，剥巽成艮，剥肤及背，背者，后宫之象，故曰贯鱼以宫人宠。上九不剥者也，艮在上为果、为庐，坤在下为舆、为民，阳复于下，则为得舆而载民之象，阴极于上，则为纯坤果食而庐剥矣。自肤而至宫人，自宫人而至庐，剥之序也。

#### 凶无咎无不利

剥本不假言凶，初二言凶者，姤、遯之时，初患未深，二德中正，而尚可救正，未遽凶也，无能正之者夫然后凶，故曰蔑贞凶，盖犹有责望之意也。至三为否，世事已去，上无援、下无救，德位俱无，坐而待剥，自取之也，尚谁咎哉！四复言凶者，凶之成也，祸及身矣，初与二之所忧者此也。临之《彖》曰：至于八月有凶，即此爻也。五，君也，祸已入心，犹为之谋其利者，天下之乱，惟君为能止之，虽坏可兴也。小人之所以为国家之祸者，以其乘君子之器而已，若使君子自治国事，居公卿之位，小人自以鳞次当官府之役，如男治外事、女治内事，虽王后、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森然并列，受宠于内，亦于国家何不利之有。无不利有二义，此无不利犹言无害，非无往不利也。天道岂能无小人，人道岂能无女子，但处置得宜，则自无剥刚之祸矣。然此英主之事，非六五所能为也。圣人特著此，以开后世救剥之路耳。上九当剥之终，岿然独存，其吉凶皆不可料。天若佑晋，则为谢安之止桓温，而天下皆得所载；天不佑汉，则为王允之死于傕汜，而小人亦相随而俱亡。斯二者，天也，故此一爻独无吉凶利否之占，圣人之意深矣！

#### 剥无咎

临至于二，乾道已成，故曰元亨利贞，曰至于八月有凶。剥至于二，剥道已成，故六三曰剥无咎，事至于成，已不可咎矣。按《释文》：爻辞但曰剥无咎，有“之”字者非。然则有“之”字者，盖因小《象》之字，而误增爻辞也。小《象》设问剥之所以无咎，则不得不用“之”字，爻辞本无问答，何以“之”为？

#### 以宫人宠

剥之六五，阴爻已入君位。若以宫人言之，则五为王后，与君同处；四为夫人，佐后者也；三为九嫔，以主九御，下卦之长也；二为世妇，初为御妻。五者循序而进，以治阴事，以当夜时，犹剥之五阴，但用于午、未、申、酉、戌之月，亦在天道，未为不利也。若用于阳月，以侵发生之事，则为厉气尔。易道广大，六四已言君道之灾，故此爻别明后宫之义，以见用小人者，但以此宠之，则无害也。



## 小象

剥六爻小《象》皆以君道言之，盖君子小人消长之际，乃人君切身之利害也。初为民位，剥初则无民矣，故曰以灭下也。二为臣位，剥二则无臣矣，故曰未有与也。三在遯为臣妾之爻，不言臣妾者，非成败之所关，上无臣下无民也，则其势足以亡矣，故曰剥之无咎，失上下也。四为肌肤，剥四则君无身矣，故曰切近灾也。是故，五不言君，但以宫人当之，以明待小人之道。上九在外，为元气之未亡者，以明用君子之道。五阴虽盛，若以宫人处之，不与国事，则终无过尤；一阳虽孤，若收而用之，则譬之得舆，下民终得所载。惟不可以小人杂之，若使小人在上，虽当危极之时，亦必妒贤害国，不亡不止，终不可用也。圣人人为人君推明用人之道，至是切矣！故两爻小《象》皆以终言之，示其决也。

## 终不可用也

小《象》皆协韵，独剥上九以“载”字协“用”字，丰九三以“事”字协“用”字，则古音“用”字皆通入志字韵矣，以字训“用”意者，用亦可以作以欤！



## 复 震下坤上

## 卦辞

刚之反也，动而以顺行，是以出入无疾，朋来无咎，此人事之当然也。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天行也，此天理之必然也。在天则有必复之理，在人则顾其所处如何，无必胜之理也。

## 出入无疾朋来无咎

君子之复也，必人无疾之者，而后可以朋来而无咎。使在我者行不顺而施不恕，则于出入之际，既有疾之者矣，虽欲类进，其将能乎！贾彪所谓相时而动，无累后人，此之谓也。晁公武氏曰：自剥至复，入也；自复至夬，出也。临、泰，复之朋也，为内卦曰来。

## 反复其道七日来复

反复，音覆；来复，音服。复与剥相反，剥卦覆而成复，故曰反复其道。剥之初升为上，上降为初，一与六爻则其数七，故曰七日来复，两句皆以剥言之，不必泛指他卦也。剥不利有攸往，复利有攸往。剥曰不利有攸往，小人长也；复曰利有攸往，刚长也。《易》之意，凡以为君子谋也，圣人谓复其见天地之心，吾亦以是见圣人之心也。

## 天行也

剥曰君子尚消息盈虚，天行也。复曰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天行也。道之兴废，皆是天命。

## 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商旅象坤，坤为众也，后象震，帝出震也，当是时也，外之行旅之人未可行，内之出震之君未可出，皆象雷之在地也。《彖》取阳之复来，故可以出入、可以朋来、可以有攸往；《象》取雷之在中，故不可以行、不可以出。《彖》与《象》取义不同，诸家与《彖》同说，则非众《象》之例，亦非此《象》之义也。

## 无祇悔

悔与复不同，复则改之，不但悔也，祇能悔而不能改，则不足与言复矣。坎之祇既





平，字义同此。

### 以修身也

阳之初复，非以胜人，以修身也，圣人之意深矣。此即商旅不行、后不省方之意也，必如此，而后可以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利有攸往。

### 休复

休者，喜也。见初之能复，喜而慕之，亦与之偕复也。何以知其喜而慕之？曰：六二在群阴之中，独为中正之人，与君子同体而中心比之，非喜而何。凡阴皆恶阳来，二独喜之，此其所以吉也。

### 频复

频，蹙也。六三不中不正，不足以语复，然当复之时，初、二两贤同心相好，三与之近，首为所蹙，其势既危，不容于不复，然危而能复，亦合于补过之义，故得无咎也。六二喜而复者，中正之人也；六三畏而复者，不中不正之人也。三以不正而复，犹得无咎，四以正而复，不言无咎者，三在下卦，非用事之人，但在身有过而已，故既复则可以补过也，四在上卦，为用事大臣，其朋邪剥肤之罪大矣，能复仅足以赎罪，又可言无过乎！

### 中行独复

四行于五阴之中，盖群阴之用事者也，当复之时，独与来复者应，盖有变而从道之意，亦足以赎罪矣。不言吉凶，明无吉与凶也。

### 敦复无悔 以其国君凶

二与初比，四与初应，三与初同体者也，独五、上二爻，与初无交，上穷阴而不反，故灾眚凶败并至而不可解，五虽无交，然能以厚德从容中立自保，非迷暗之人，在复之时，亦足以免悔矣。要之，阳复非诸阴之利，故三止于无咎，五止于无悔，惟六二一爻，中心相喜，又皆在下，是以吉也。复以上六为君道，故六五不取君义，盖以胡广、赵戒之徒厚重而中立，为一世之望者当之，上六则中常侍张让之徒，以汉俱亡者也。阴盛之时，君道常为小人所以，故曰以其国君凶，又曰反君道也。事若在君，则为亢阳，不为穷阴矣。上六居纯坤之极，坤为十，故曰至于十年不克征，泛言灾眚，恐与诸卦同，故别言行师用国之祸，以明其凶之大且久也。

### 敦临 敦复 敦艮

临以上六为敦临，艮以上九为敦艮，皆取积厚之极。复于五即言敦复者，复之上爻迷而不复，故复至五而极也。卦中复者五爻，初最在先，故为不远，五最在后，故为敦。敦虽训厚，而有重迟之义，复之迟者当有悔，而五无悔者，以中自保，故得免悔。玩小《象》之辞，可见爻辞意在迟缓，故《象》以中释之也。

### 临上六 复六五

临上六之《象》曰：敦临之吉，志在内也。复六五之《象》曰：敦复无悔，中以自考也。二《象》皆一问一答。临之在后者，不应得吉，其吉者何？与二爻也。复之在后者，不应无悔，其无悔者何？中以自考也。考者，成也，自成而已。《象》之发明爻辞，大率如此。

### 迷复行师

二最近初，故为休复；上最远初，故为迷复。喜则相亲，迷则相仇。上六即坤之上六，龙战之爻，故有行师之象，盖与初战也。



## 无妄 震下乾上

彖

卦辞曰：无妄，元亨利贞。《彖》曰：刚自外来，而为主于内，动而健，刚中而应，大亨以正，天之命也。此即初九之无妄往吉，得志也，而六二、九五两爻之得正者从之。卦辞曰：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彖》曰：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佑，行矣哉！此即上九之无妄行有眚，无攸利，穷之灾也，而六三、九四两爻之不正者从之。

### 其匪正有眚

郑刚中氏曰：阳复妄消之时，惟利正者，其匪正者皆不利也，故曰元亨利贞，其匪正有眚。予以郑说演之，则此《彖》盖与否相类矣。否之时，匪人得志，则不利君子贞；无妄之时，元亨利贞，则匪正之人皆不利有攸往。盖此所谓利贞，即否之君子贞也，此所谓匪正，即否之匪人也。又因是推之，天之命也，亦当与复、剥之天行也同意。无妄之时，刚自外来，而得为主于内，动而不屈，中而有应，大道亨通，而万事皆正，天命之也。匪正之人，当是时也，往无所之，天不佑之也。道之兴废，物之终始，皆天命也。先王之制，独能对时以育物，不以人汨其天尔，非能有所加损也。

### 刚自外来而为主于内

无妄自遯来，下卦本艮，一刚在外，来内为初，遂为一卦之主爻也。

### 对时育物

时以象天，物以象震，对时育物，以天育之也。物与无妄者，物之生无不得乎天也；茂对时者，君之政无不对乎天也。

### 六爻

无妄之时，以诚灭妄，以阳灭阴，凡阳皆胜，凡阴皆不利。初九刚自外来，而为无妄之主，所往皆吉，可见阳之得志矣，故曰无妄往吉，得志也。六二居中守正，异于他阴矣，犹戒曰不耕获、不菑畲，则利有攸往，加一“则”字，盖疑之也，故曰不耕获，未富也，阴为虚，阳为富，六二以阴居阴，虽在无妄之中，犹未得比于阳，必能尽绝人为、专用其天，而后可以往配于阳也。六三与九四同不得位，而不得与九四比者，三阴而四阳也。六三阴不得位，所应又穷，灾降自天，末如之何矣，或系之牛，不知其谁之物，行人得牛，不知其谁得之，而六三端居其邑，横被其灾，此所谓无妄之灾也。九四阳虽不得位，而其质刚体健，无所系应，固有之德，可以自守，不随位而加损也，故曰可贞无咎，固有之也。九五与初九同为得位，五又居中，而不得与初九比者，初九无所系应，故所往皆吉，无妄之至也，九五与阴相应，故不免于疾。然二、五中正相应，本非妄交，故为无妄之疾，无妄而攻之，则为妄矣，故爻戒以勿药，《象》戒以不可试，皆深戒而严止之，示无妄之时不可少妄也。然辞旨忧疑，终非得志之爻，亦可见阴之为累矣。上九所居与九四同，亦可守而不可行，而上九又当时位之穷，愈无可行之理，故曰穷之灾也，即乾上九亢龙之爻辞也。

### 不耕获不菑畲

郑氏谓若作不耕而获、不菑而畲，是于本文外添两“而”字也，只是并获与畲皆不为尔。此说为当。予以田事考之，耕者禾之始，获者禾之终；菑者地之始，畲者地之终。六二当无妄之时，居中守正，上应纯阳，有去妄存诚之志，然必并其始终而尽绝之，无使一毫私欲遗种于其间，则妄尽而诚存矣。苟有一毫未去，便非纯诚，犹未得为无妄也。



不耕获则利有攸往 勿药有喜

二之利有攸往，往与五应也；五之有喜，喜与二应也。二爻相应，本皆中正无妄，圣人以六二为纯阴，故于二爻皆深戒之。二之不耕获、不菑畲，所以深绝其妄种也；五之勿药不可试，所以深保其无妄之真也。五已无妄，惧其失之也，故可以用。戒曰勿、曰不可，皆戒辞也。若二之阴柔，使其有妄，则徒戒不足以止之，且息妄之事，亦非他人之所能预，必其中心自不耕获、自不菑畲，然后为真尔，故皆曰不以见，其自不为也。若待戒而止，则可以为难矣，未可以为无妄也。

未富也

小畜九五，富以其邻；泰六四、谦六五，不富以其邻；升上六，消不富也。皆以阳为富、阴为不富。若无妄之六二，则进于阳矣，但未纯耳，故曰未富也。临之九二，以四阴在上，为未顺命，然阳长阴消，终必顺矣。观之六三，以九五在上，为未失道，然阴长阳消，终必失矣。凡称未者，皆谓其未遽，然非谓其终不然也。

无妄之灾

新安朱先生曰：无妄六爻，皆无妄也，其所遇之灾，非人为也。故六三为无妄之灾，上九为穷之灾，皆不害其为无妄也。

## 卷 六



大畜 乾下艮上

大畜 小畜

小畜初爻皆不受畜，至终而畜道始成，所以为小畜也。大畜初爻皆受其畜，至终而畜道反通，所以为大畜也。

《象》

刚健，乾也；笃实，艮也；辉光，艮乾互离也。刚健以主之，笃实以充之，辉光以发之，所畜愈富，其德愈新，此所谓大畜也，此言畜之本体也。九以刚在上，五自下尚之；乾以健在内，艮自上止之。外能尚贤，以畜人才，内能止健，以畜天德，所畜若此，可谓大正矣，此所谓利贞也，此言畜之致用也。畜人、畜物皆不为大，畜财、畜兵皆不为正，畜之大正者，不过畜贤、畜德二事而已。能畜人才，则不私其禄矣。自三至上，为颐能养贤以及万民，故曰不家食吉，养贤也，辞义在于养人。或谓不食于家，则反为受养，非其义也。能畜天德，则不陷于险矣。六四、六五为艮之腓、趾，皆与乾应，有涉险之具，故曰利涉大川，应乎天也。尚贤而能养，则非以虚文尚之，故贤者可得而畜也。止健而心与之应，则非勉强以止之，故天德可得而畜也。畜有止、聚二义，物止则聚，不止不聚也，故畜兼二义焉。

大《象》

前言往行，则圣贤在上以象艮也；畜德，则圣贤在下以象乾也。文在外，故为小畜；识在心，故为大畜。前言往行如山，皆至善之所止也，识而畜之，如天其所成就，岂有穷邪！“识”，《汉书》作“志”，义同。

六爻

大畜六爻，以上下耦观。初九为六四所畜者也，初性纯刚，故戒之以有厉利止，不

可犯灾；四能制之于初，故为童牛之牯。九二为六五所畜者也，二性刚则得中，故能自脱其轅，而无过尤；五据利势以制之，故为豮豕之牙。牯者，闌角之木；牙者，系豕之杙也。九三与上九相合而不相畜者也，九三健极而进，故为良马逐，言逐者，明下二阳皆随之也；上九在上，而导乾以上行，故为天之衢，亨，言亨明畜道之变也。九三前有二阴，尚当艰贞而防卫，既越二阴而至于上九，则乾道通行，无复疑阻矣。

### 輿卫

以《说卦》考之，坤为大輿、为众，则輿卫疑若坤象也，而诸卦多于乾言輿。小畜之三日輿说轅，大有之二曰大车以载，大畜之二曰輿说轅，三曰輿卫，大壮之四曰壮于大輿之轅，凡皆乾爻何哉？盖车之全体，惟乾足以当之，輿者，车中之箱，坤止象其箱，足以容物而已。故坤为大輿而乾为大车，大有之九二是也。至于輿傍之辐，其直指象乾；輿下之轅，其壮亦象乾。辐以利轮之转，轅以利轴之转，皆主为圆，非坤象也。輿之有卫，亦不训为“众”，古书之称卫者，皆武卫也。按《考工记》，周人之輿，有六等之备，戈也、人也、旻也、戟也、矛也，并轅为六。盖輿卫之强如此，非乾何以当之，此爻輿卫盖总指三阳，皆同载而上进者也，然必皆冠以輿字者，坤阴为主故也。小畜、大畜、大壮皆阴在上而畜阳者也，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九二自下应之，故虽专言车，亦有积载之象。

### 童牛 豮豕 良马

初九在初，故称童牛，乾之初爻自坤变也；九二以刚居柔，无势，故为豮豕，乾之中爻属坎家也；九三纯乾，故为良马，马以健行为良，九三健之极也。

### 告牙

告，《说文》云：牛角横木也。正引《易》童牛之告为证。牙，《埤雅》云：以杙系豕也。胡翼之《易传》正用其说。今按：告以制牛，则牙以制豕，从可知矣，二说宜用。但告字从牛者，别是一字，《说文》云：牛马牢也。《周书》牯牛马是也。则此告不当从牛。

### 有喜 有庆

喜庆皆阴阳相得之辞，卦中惟二阴有应，故四为有喜而五为有庆。喜者，据己言之，庆则其喜及人，五居君位，故及人也。若论止物之道，则制之于初乃为大善，故四为元吉，五独得吉而已。

### 大畜时也无妄灾也

凡阴皆受制于阳，今以乾阳之尊而受畜于四、五之二阴，四为大臣，五为人君，故不得不听其畜也。如大畜者，乃可以言时矣。凡人之祸，多因自取，无妄之时，无自取之道，如无妄者，乃可以言灾矣。

### 曰字 何字

九三互兑为口，曰者，三语下也，何者，三问上也。三方与群阳自相告语，防警輿卫以虞二阴之见止，忽得上九合志之人，容其上往，故惊喜而问之也。艮在上卦，本为门阙、为小径，以止物者，忽为衢道以通天，阳之上行，何其大也。怪其与本质相反，是以何之。

䷌ 颐 震下艮上

颐大过小过中孚



上经将终，受以颐、大过；下经将终，受以中孚、小过。四卦皆不反对，所以明雷、风、山、泽之正用也。四卦之象，皆肖坎、离，盖雷、风、山、泽之气出于坎、离，而坎、离之气，出于乾、坤，此两仪所以生四象，四象所以生八卦也。

### 颐小过

颐，上止下动，其象为颐；小过，上动下止，其象为杵臼。惟此二象，最为易晓。

### 《象》

颐之《象》曰：观颐，自求口实。若非夫子赞辞明白，则后儒必不分作养人、养己两条也。贲之《象》曰：贲亨，小利有攸往。亦因赞辞方知亨是下卦、小利有攸往是上卦也。后人决不敢如此解之，便如此解，人必不服也。由是推之，今人欲以一说穿一卦者，可不谓率然乎。《易》之《象》自取成卦之主与两卦之体及中爻为义，大《象》自取卦象为法，爻辞自据逐爻论事，其取义极有相远处。此章观其所养，指上九言之；观其自养，指初九言之。初、上二阳，即上、下两卦之主爻也。

### 天地养万物

万物始乎震、成乎艮，天地养物之功，终始于二卦之内，四时八卦之用，皆包于颐，故卦气始于中孚，而终于颐，此颐之时所以为大也。

### 山下有雷颐

雷在地中，复，静中有动也；雷出地奋，豫，动而出乎静也；天下雷行物与，无妄，雷之用也；雷在天上，大壮，雷之体也；雷风，恒，阳上阴下，各居其所也；风雷，益，阴上阳下，互致其功也；云雷，屯，水气方上，将雨之候也；雷雨作，解，水气下矣，既雨之时也；电雷，噬嗑，电耀乎外，雷震乎内，将击之雷也；雷电皆至，丰，雷出电外，击物之雷也；山下有雷，颐，声未出山也；山上有雷，小过，声已出山也；泽上有雷，归妹，阳感阴而出也；泽中有雷，随，阴翕阳而入也。

### 言语饮食

节饮食，象山之止物；谨言语，象雷之藏声。

### 初九

颐以正为吉，初九得正而凶者，初九为动之主，动则失正故也。颐卦惟有二阳，上九在上，谓之由颐，固为所养之主；初九在下，亦足为自养之贤。灵龟伏息而在下，初九之象也；朵颐在上而下垂，上九之象也。上九为卦之主，故称我，群阴从我而求养，固其所也。初九本无所求，乃亦仰而观我，有灵而不自保，有贵而不自珍，宜其凶也。初九本灵、本贵，圣人以其为动之主，居养之初，故深戒之，以明自养之道。《象》言亦不足贵者，示其本贵也。颐卦肖离，离为龟，龟阳物而下伏，故初九一爻得灵龟之本象。上九以主爻称我，说见观卦。

### 颠颐 拂经 于丘

六二颠颐，拂经于丘颐，说者多不同，当以四、五参之。四与二俱颠颐，五与二俱拂经，其说不容有异也。颐之义，以养正为吉，二、四皆正，有可养之道，反阴虚而无实，不能以自养，如人有食而自倾之，故皆为颠颐。大过本末皆柔，而颠其室，鼎初以柔颠其趾，则颠为倾覆之义明矣，然颠去己恶而受上之阳，亦有致吉之理，如鼎之颠趾是也。故在六四一爻，不害其为吉也，居尊位大中而养天下，人道之常经也。二、五得位、得中，有可养之势，而不能自养，反由养于不中、无位之爻，与常经相悖，故皆为拂经。六三小《象》以悖道解拂，拂之训悖明矣。然拂经而合于道，亦君子之时中，如

豫之由于九四是也。故在六五一爻，不害其为吉也。二、四俱颠，独四得吉者，四去上近，二去上远，故不受其施也。二、五俱拂，五独得吉者，五性好止，二性好动，不能贞于从上也。虽与四阴聚，而就养或舍其类，动而去之，则有拂贞之凶矣，故曰六二征凶，行失类也。经者常法，犹可拂也，贞者正道，不可拂也。《易》中丘皆为聚，涣以二阴相聚为有丘，颐四阴皆聚于上，上又艮体，故为于丘。二动则成咸腓，故为征凶。

### 六三

拂颐贞三字当连读。颐之卦辞曰颐贞吉，三之爻辞曰拂颐贞凶，卦中惟此一爻与卦义相反，故曰道大悖也。三与上隔纯坤，坤为十，故曰十年勿用。颐之六爻，皆由上而养者也，四、五徒以与上同体，犹能致吉，三为正应而反凶者，不正而好动也。五亦不正，然性好止，故能居贞而吉，颐之不可不贞如此。

### 六四

六四既吉矣，又言无咎者，以所养言之，上来养己，其施光大，故为吉；以自养言之，性静而专，意念深远，故为无咎。二、四皆受上之施者也，二动而征故凶，四止而不动故无咎，明自养之不可不谨也。

### 逐逐

其欲逐逐，《说文》作𨾏𨾏，式六反，远也，详眈眈之义，则𨾏为宜。眈眈深也，𨾏𨾏远也，皆有沉重专壹之义。艮寅为虎，四静而正，故其象如此。

### 六五 上九

六五、上九二爻皆当以小《象》解之。六五之居贞，非自守也，贞于从上也，故曰居贞之吉，顺以从上也。成王不疑周公，孝昭委任霍光，颐六五之贞也。六五违上而自守，则不能以养物矣。上九之厉吉，非能自吉也，得六五之委任而吉也，故曰由颐厉吉，大有庆也。阴阳相得为庆，上九苟不得君而自用，则厉且凶矣。《易》中柔爻之贞皆训从，恒六五之贞，妇用之为从一，夫用之为从妇，直以从为训也。

### 六爻

郑刚中氏曰：颐卦上三爻皆吉，喜其止也；下三爻皆凶，恶其动也。

### 涉大川

六五柔弱，待人而养，非济难之才。上九养人，故能济大难。成王、昭帝非济难之君，能济难者，周公、霍光也。颐肖离而反坎，故上九利于涉川；大过肖坎，故上六过涉而凶也。卦气过蹇则为颐，亦有涉川之象。



### 大过 巽下兑上

### 过字

过者，越而过之，所谓过犹不及者是也。故王弼训为相过，王肃音为戈，盖古义如此。若训为过误之过，则失其读矣。观小过爻辞弗过、过祖，皆是相过越之意，虽过乎哀、过乎莽、过乎俭，亦是越而过之，非过误也。

### 《象》

凡卦之《象》辞兼备众义，不必穿为一说也。如大过二字，自是泛言万事大者过也，凡大者皆是，非一端也。栋桡二字，则以六爻之象言之，中四爻强，初、上二爻皆弱，有栋桡之象，此则祸变之大者也。利有攸往亨五字，则以六爻之才言之，中四爻刚，虽大过而得时措之中，初、上二爻又能巽而说，不失人心，故利于有行，虽遇大变





而可以亨，此则才略之大者也。巽而说之下加“行”字者，就大过言之也，“过”字在《序卦》训为动、为行，能以巽说而行于大难之中，是以利有攸往也。

### 利有攸往乃亨

先言亨、后言利有攸往者，亨自亨、利自利也；今先言利有攸往后言亨者，明亨因于往也。故《彖》曰利有攸往乃亨，言往乃亨，不往则不亨也。栋既桡矣，不往则压焉，何亨之有。

### 泽灭木大过

兑上巽下，固为泽灭木之正象，然以六爻言之，四阳在二阴之中，亦有泽灭木之象焉。故九二、九五皆为枯杨，九三、九四皆为栋，初六为藉于地，而上六为灭其顶，其象明矣。二、五皆滨于泽，故称杨焉。杨，泽木也。当大过之时，故称枯焉，过则木枯也。二亦滨于泽者，卦象两兑反对也，凡不反对之卦八，皆就卦内自相反对，乾、坤、坎、离、颐、大过、中孚、小过是也。

### 衍象

大过自大壮变而成卦，大壮为上栋下宇，故其变为栋桡。《系辞》又以大过为棺槨，生则栋宇，死则棺槨，亦相变为义也。人藏于棺槨，棺槨藏于土，亦有泽灭木之象焉。

### 独立不惧遯世无闷

独立不惧，木之植也；遯世无闷，泽之说也。江东郑夫曰：独立不惧，居大位、任大事者也；遯世无闷，有大德、无大位者也。

### 白茅

初六一爻，则《彖》所谓本弱者也，当灭木之时，畏祸而过于谨者也。本弱象茅，巽象白，巽在地爻象藉，凡祀神之物，皆以白茅藉之于地，故取义焉。

### 九二 九三

全卦有栋桡之象，而九三乃独有之；全卦有利往之象，而九二乃独有之，何哉？盖九二当刚过之时，独能居柔而用中，又与柔比，在六爻之中，独此一爻不为过甚之事，故无不利也。卦体本以中太强而本末弱，是以为桡，九三以刚居刚，又处巽之极，为躁，在六爻之中，独此一爻为过于强，故栋愈桡而不可辅也。

### 九二 九五

二、五皆无正应，而过以与阴者也。二所与者初，初，本也，故为稊，稊者，木根新生之茅也。初又巽之主爻，为木、为长、为高，木已过而复芽又长且高，故有往亨之理。五所与者上，上，末也，故为华。上又兑之主爻，为刚卤、为毁折、为附决，皆非木之所宜，木已过而生华又毁且决，故无久生之理也。

### 九三 九四

九三有应在上，而《象》以为无辅；九四有应在下，而《象》以为不桡乎下，何哉？凡卦皆上下相应，惟大过之时，不用常理，独以所比为亲。初与二比，而为老夫女妻，五与上比，而为老妇士夫，皆过以相与。则三与四亦当相与，乃合大过之义，今二爻皆刚，无相与之情，故三谓之无辅，辅以比言，则指四明矣；四谓之不桡乎下，桡者，三也，则指三明矣。

### 栋桡栋隆

大过四阳，二在下为根，五在上为枝，三、四两爻在本身为栋。就两栋言之，三过于强，故桡；四不过，故隆。四若从三，则与之俱桡，故三为不可辅，而四以有它为



吝，言不可从三也。九三庾亮之急也，九四王导之宽也。

### 无咎无誉

大过九五与坤六四同占者，其操术同也。坤六四之至谨，大过九五之中立，在己皆可无咎。然括囊无补于当世，老妇不能以生育，安足誉乎！《象》言可丑，正解无誉二字，明居上位而中立者，不可自以无咎为能也，以此坊民犹有以长乐老自誉者。

### 过涉灭顶凶无咎

上六一爻，则《象》所谓末弱者也，力不足以济难，而志存大义，故过于勇。如陈蕃、李膺之事，此亦大过人之行，虽至于灭顶，而不可咎也。

### 老夫士夫

二高于初，故二为老，而初为女；上高于五，故上为老，而五为士。各就所比之爻，自为老少，凡大过之取象皆然。

二二

三三

习坎 坎下坎上

### 习字

重卦之序，坎在六子之先，故于坎卦加习字，以起后例，示离、震、艮、兑、巽皆当以重习起义，不与初经三画之卦同义也。故离为继明，震为洊恐，艮为各不相与，巽为申命，兑为相习，义皆与初卦不同。乾最为首，不于乾加习字，乾、坤六画只是一爻，自二以上，便皆为习，习义在爻，不在重卦，至六子而后重，与单异，故孔子于乾、坤，但以天行、地势为言，而于六子始有洊、两、兼、丽、随、习之文也。

### 坎字

坎《象》自为两节，其象为水之多，其义为险之重，自“水流而不盈”，至“往有功”，以水言也；自“天险不可升”至“大矣哉”，以险言也。卦辞专取水为义，爻辞皆以险为义。

### 不盈

水流而不盈，谓不止也。坎不盈，谓不满也。不止，故有孚；不满，故中未大。因其辞而释之，义自辨也。凡物盈则止，水盈则愈行，故坎有时而盈，水无时而盈也。

### 往有功也

姚小彭氏曰：坎，劳卦也，凡坎用事，则曰往有功。需、蹇、解、渐皆是。安世按：渐虽无坎，而二、三、四有坎，进者自初至五，历坎而后得位，故曰进得位，往有功也。天下之事，孰不以劳而成，以逸而败哉，常德行、习教事，德行常修，则邪念不能入其中，教事洊习，则衰俗不能乱其守，此君子设险以治身也。教事，谓礼、乐、诗、书之教。

### 初二五

初六习坎入坎者，已在重坎之下，而又加以不正，更入于窞，故曰失道凶也。九二之坎有险，即初六之习坎，言坎之上又有坎也。二者刚中之才，虽贤于初六，能不入坎，然无应于上，不能自拔，犹在坎中，故曰未出中也。九五已登上坎，无重坎矣，然水必盈坎而后可出，九五独处阴中，而无应于下，如水之力适与坎平，较之九二稍能自见而已，然未能流而出坎，故曰中未大也。大抵出险之道，以有应为功，使九二上有六五之应，则可以承天宠而怀万邦矣，使九五下有六二之应，则可以建万国而亲诸侯矣，又何险之足患哉！



## 初六 上六

初(六)[上]两爻凶同而情异,初六在重坎之下,陷于险者也,其失道也,昏愚之所致也;上六居重坎之上,为险者也,其失道也,故为之也。当险之初,则陷于险者受其凶;及险之极,则为险者凶必及之矣。既系用徽纆,又置于丛棘,亦重险之义也。他爻之险,皆遇险而陷于其中,上六之重险,则人设之以治罪人者,故曰系、曰置,皆执治之辞也。

## 二五

九二、九五,在全卦之中为有孚、为心亨、为行有尚者,两刚相继,出于险中,不可得而掩遏,有不失其信而志于必亨之义,以此而往,宜其有功也。若在各爻言之,止为各能自守,不陷于坎中而已,皆无出险之功,故二为求小得,五为祇既平而已。五居大位,故以未大讥之,其实二爻皆未能出中者也。二以柔自居,五安其位,虽有刚中之才,皆无出险之志,独六二不安其位,有志于尚往,而才不足以立功,此坎之六爻所以皆不能尽成卦之义也。

## 六三

坎卦尚往,利刚而不利柔,刚能往柔不能往也。独六四一爻,进而承刚,得免于咎。初六、上六皆以失道致凶,六三亦阴柔之人,止言勿用、止言无功,而不言失道凶者,初六入险最深,上六处险之极,皆无出险之道,坐受其凶者也。六三志刚而不安于位,来之坎坎,甚矣其有志于出险也,惜其天质阴柔不足以往,故戒之以勿用,谕之以无功,示与往有功者异尔。若论其志,正坎道之所尚也,其何失之有。

## 来之坎坎

之者,往也;坎坎者,劳貌也。《诗》之“坎坎伐檀”是也。先儒以其有两坎字,便称来往皆险,非也。此止言上下往来之劳,下文始言险之多尔。欲进而上,则险而不可升;欲居其位,则枕而不能安;欲退而下,则又入于坎中之窞。才不刚、位不正、时不利,皆无所施,此所以戒之以勿用也。《象》曰终无功者,言虽劳其心力,多方图之,终无出险之效也,味终字可见坎坎之为劳矣。

## 六四爻句

新安朱先生曰:晁说之氏言,古读作樽酒簋一句,贰用缶一句,古文小《象》亦无贰字。安世按:簋、缶、牖、咎,于古韵为协,且陆德明《释文》及李鼎祚所集先儒解,皆与此合,则晁说尤信。

## 樽酒 用缶 自牖

姚小彭氏曰:冠之醴子,与问名之醴宾,舅姑之醴妇,三者皆用特尊甒,而醴子与宾皆不在牖,醴妇与教成之祭,皆席于牖间,而教成之祭,复不用尊与甒,是故用尊甒而在牖者,惟醴妇为然。此所以象刚柔之际也。酒止于特尊,故称樽酒;体以瓦甒盛之,故称用缶。于象坎为酒、为缶,诸卦有坎者皆为酒,《尔雅》:小罍谓之坎罍,即缶也。

## 刚柔际也

解之初六与九四相交,则各当其位,故曰刚柔之际,义无咎也。坎之六四与九五相交,则成解之九四,故亦曰刚柔际也。

## 六四 上六

六四以礼为险,上六以刑为险。六四顺道而承刚者也,故以礼为险,以防其苟合,尊以盛酒,簋以盛食,缶以盛醴,席于户牖之间,以纳其结约之好。昔之圣人所以制为

醴妇之仪若是其艰阻者，所以重刚柔之交而虑夫妇之终也，易而合者终必有敝，不如是不足以永终而无咎也。上六失道而乘刚者也，故以刑为险，以防其犯上，系以徽纆，使不得动，置之丛棘，使不得安，下罪者一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上罪三年而舍。昔之圣人所以制为圜土之法若是其峻极者，所以困犯上之人而使之知君长之可畏也。三岁者，上三爻之终也，起居动作皆不自得，至于三岁之久，其凶如此，谁敢复犯乎。九五为君，当以道为险者也，惜其道不大，故无可言者。

### 六爻

下卦在下而受险者，故下三爻言出险之道；上卦在上而治险者，故上三爻言设险之道。犹恨二、五皆陷于险中，故二不能尽出险之功，五不能尽设险之道。文王当如毁之时，身不上而民不瘁，可谓能尽出险之功矣；周公制礼乐、立政刑，以起八百年之业，无敢侮之者，可谓能尽设险之道矣。故曰险之时用大矣哉！



离 离下离上

### 畜牝牛吉

牝柔而牛顺，皆坤象也。坤之二、五，来丽于见龙、飞龙之位，丽乎中正也。所恶于柔顺者，为其丽于邪也。如柔顺若离之二、五，则无恶于柔顺矣。故曰畜牝牛吉。坤以全体配乾而行，故为牝马、为行地；离以二、五附乾而居，故为牝牛、为畜养。

### 丽天丽土

日月丽乎天而成明，百谷草木丽乎土而成文，故离为文，又为明。

### 重明以丽乎正 柔丽乎中正

重明以丽乎正，此统论一卦之义，以释卦名也，上卦为重明，下卦三爻皆丽乎正，故曰重明以丽乎正。句中加“以”字，如同人之“文明以健”、贲之“文明以止”，皆论上、下两卦之体也。柔丽乎中正，此以二、五成卦之爻释卦辞也。坤之二柔来丽乎乾之中，五丽乎中，二丽乎正中，如人能附顺乎大中至正之道，则其行无所不通，故曰柔丽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加“是以”二字，明柔附本非令德，以能附丽乎中正，是以吉也，苟附丽乎邪，则为匪人矣，安所得吉哉！

### 乃化成天下

上卦为重明之君，下三爻皆丽乎正之人，此为明君能化成天下之象明矣。

### 明两作

日，君象也，不容有两，故明之两作者，则为大人继明之象。继有前后之义，非并作也。日继日，犹君继君，有天子诸侯嗣位之象焉，故曰六五之吉，离王公也。

### 重明 继明

继明与重明不同。重明犹重巽也，明之又明，犹新之又新也，重明如言圣益圣，继明如言圣继圣也。

### 初九

初九丽之初也，相丽之初，不可不谨，邪正错然并陈于前，一举足履之，便有得失荣辱之机，所以欲其敬者，未论求福，且欲避咎也。

### 六二

坤之六五黄裳元吉，及索而成离，乃以六二为黄离元吉者，自坤言之，六五坤道之最盛者也，处盛而用柔中，故为元吉。若离则乾之本体，而坤来文之，其义以明为主，



乾之九二本自文明，而坤之六二又以地道之光来居其位，光明如此而以柔顺中正将之，故曰黄离元吉，得中道也。六五又加重明焉，居刚在上，而明灿于外，此固知道者之所忧也，安得为元吉乎。九三“不鼓缶而歌，则大耋之嗟，凶”，句法与“不节若、则嗟若”同，日既旻矣，不动而求乐，则坐而待忧也。

### 九三

动为震，震为鼓、为声，互坎为缶，又为击缶之声，鼓缶而歌，古乐也，《诗·陈风》用之。古文嗟下无凶字。

### 九四 六五

六五之出涕嗟，说者皆以为九四所迫，非也。九四突如其来，岂为六五哉，为九三既老，前明将尽，急于求继尔。九四逆子也，突然而来迫，天地之所不容也，故曰焚如、死如、弃如，无所容也。六五顺子也，以继父为悲，以承业为忧，不以得位为乐，凡天子诸侯之初嗣位皆当如此，故曰六五之吉，离王公也。曹丕初受汉禅，抱辛毗颈曰：“君知我喜否？”识者有以知魏祚之不昌。则四、五之吉凶可知矣。

### 上九

六五，舜初继尧让德不嗣、禹初继舜稽首固辞之时也；上九，诛四凶、征有苗之时也。嗣位之主，固当以忧畏为先，然亦不可以不振也。有上穷而不服者，则动而用其明，去其首恶，安其党与，则有正威定国之誉，而无反侧不安之咎矣。嗣位之初，不得已而用明于外，张皇六师，无坏我高祖寡命而已。若察见其党，则人皆不安，咎孰大焉。出征言王不言公者，公初嗣位，无得征伐之理。征伐者，王者之事也。

### 折首

首者，上穷之象，离折其首，则变而为丰，宜照天下，所以为有嘉也。丰亦有折狱致刑之象。

### 丑

丑有二义，老妇士夫，亦可丑也；负且乘，亦可丑也，二丑为羞辱。离之获匪其丑，渐之离群丑也，二丑为朋类。

## 卷 七

䷞

䷞ 咸 艮下兑上

脢字

查许国氏学于陆佃，谓脢在口下心上，即喉中之梅核，今谓之三思台者是也。安世按：喉中之核，亦不能自思，则亦与脊肉同为无思尔。

上下经

上经首乾、坤，终坎、离。乾、坤者，男女之正体；坎、离者，男女之正用也。下经首咸、恒，终既济、未济。咸、恒者，体之合也；既济、未济者，用之交也。故上经为男女，下经为夫妇。

咸恒

咸曰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恒曰观其所恒，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阴阳之情，惟感与常而已，往来无穷者感也，相续不已者常也。

## 止而说

动而相说，则有相随之义；止而相说，则有相感之义。男有室，女有家，止于礼而相说，所以为夫妇也。若动而相说，则逾墙钻穴，岂夫妇之道哉。此咸之所以为取女吉也。

## 《象》

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亨也。止而说，利贞也，男下女，示取女之吉也。九三、上六二爻，艮、兑二卦，皆柔上刚下之象，山泽相感，六爻相应，皆二气感应之象。恒卦亦雷风相与，刚柔皆应，而不为感者，雷风以声与气相辅而行，非若山泽专以气相感也。

## 以虚受人

人知山之实而不知山之虚，泽气上升，而山受之，此其所谓虚也。惟圣人知之，故以虚受而法其象。艮象下虚，兑象上达。

## 初六 上六

初、上皆不言凶悔吝者，当感之时，柔在内者必应于外，柔在外者必说于内，皆其常理，又所应皆正，非妄感也，故无凶悔。诸儒谓滕口说为鄙之，非也。若鄙之，则为吝矣，事自有当用口说之时，凡训、诰、誓、命，皆口说也。滕字，虞翻本作“腾”，盖传布之义，书所谓播告之修也。但专恃口说，亦不为美，故不得言吉。

## 辅颊舌

咸上艮五，皆以辅为象，圣人惧其无别也，咸曰颊舌，见其动也，艮曰言有序，见其静也。颊舌二字当自为句。

## 六二 九三

九三随人为吝，六二随人虽凶而吉者，三刚，故吝而不改；二顺，故改而不害也。三与上相感者也，上性说，三性执，彼以口说我，我执而随之，遂往而不可回，故谓之吝。二与五相感者也，五为脊肉，于人无感，而二以腓肉，自动而求之，失中丧正，而无得于外，安得不凶。然二性本顺，非固执之人，若还居其位，中正复全，则虽凶而可吉也。三上自否变而成咸，若往随上，则复为否，所以吝也。二动则成大过，不动则复为咸，所以虽凶而吉也。

## 九四

感，在心者也，拇、腓、股皆非所当感，脢、辅、颊、舌皆不足以感，故特加咸字以明之。九四咸之所也，故不假言咸，而言咸之道，贞一而无悔者，未感之初也。憧憧往来，各以其类而从其思者，既感之后也。未感之初，未有利害，既感之后，能如其初之贞于至一，而无欲以挠之，则明通公溥，万物化生，而天下和平矣。如其未也，虽三刚三柔，上下往来皆以正应相从，感则感矣，终未得为光大也。

## 九四 九五

四与五皆在上体，其尊相近，故分主心脊之事，五官之治皆主于心，以九四当之，五藏之络皆系于背，以九五当之。四居上下之交，有往来之象，故为思而在心；五以刚居四之外，故为脢而在背。心有思则有得失，故必贞而后悔亡；脢无所思故无悔，志未者，未即无也，言无所志，非浅末之末也。

## 六爻

初以柔在下体之始，故为拇，不为趾者，趾刚而止，不受感也。二以柔在下体之中，故为腓，不为胫者，胫亦刚也。三以刚在下体之上，故为股，柔在下而从应，固其



所也，柔在中则可以上下，故有凶有吉，刚在上而亦不能处，则其志卑下，无可言矣。四在三阳之中，为心上；在兑之上，为口。五在心之上与口之下，上不为言，下不为思，故静而为脢。四在内而柔为心，三在外而刚为脢，脢即膂也，下三爻皆感于人，上三爻皆感人也。

### 亦不处也

九三小《象》：亦不处也，亦字亦上文也，古者六爻小《象》自为一篇，故接六二之小《象》而亦之，言腓之柔固不能自处，而股之刚亦复如之，则为可吝也。



### 恒 巽下震上

### 《象》

刚上柔下，其分正也；雷风相与，其情通也。巽而动，刚柔皆应，循理而行，内外应之，其事顺也，有是三者，足以久矣，此卦之所以为恒也。亨者以此而亨，无咎者以此而无咎，利贞者利固守此也，故曰恒亨，无咎，利贞，久于其道也，其道即上三者，可久之道也。久非其道则有咎矣，行何由而亨，守何由而利哉！守常者，多不通、多失之过、多不利于行，故此《象》历言之，犹损之无咎可贞利，有攸往也。

### 利贞

恒之《象》，以贞为利，而爻辞皆不利于贞者，《象》论卦德，爻各言其位也。卦得其道，故当以贞守之，爻多不正，正者又不得中，皆失其道，不可贞也。

### 利有攸往

圣人惧慢者之以执为久也，故曰恒亨，无咎，利贞，久于其道也，明所久在道，非妄执也。又惧暗者不知道之所在也，故曰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终则有始也，明道在不已，所以能久也。已者，止也，止则废，废则不久矣。《书》曰：终始惟一，时乃日新，惟日新不已，然后能终始惟一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天即道也；四时变化而能久成，变化即不已也。日月得天，以一日言；四时变化，以一岁言。天（形）[行]一日一周，而日月因之以迭照，故曰得天；天气一岁四变，而四时因之以成岁，故曰变化。

### 久于其道 立不易方

久于其道，道之所在则久焉，非执一也；立不易方，方之所在则立焉，非一方也。道者，理之会通也；方者，义之所在也。非其道也，非其义也，顷刻不可居也，奈何久立而不易乎。股能立，足能移，今足反在上，股反在下，故为立而不为移。

### 浚恒贞凶

初六既恒矣，而曰贞何哉？恒但为长久之义而已，贞则有心于固执者也，久于其道，固执可也，久非其道，其可执乎？初六阴柔不正，以浚为恒，固已近祸，又加执焉，凶之道也，其何利之有。六五居中之上，以柔为贞，犹有吉凶之辨，妇人执之则为吉，夫子执之则为凶。圣人之言恒，其贵于合道如此。

### 初六 上六

初六居巽之下，以深入为恒也；上六居震之极，以震动为恒也。在始而求深，在上而好动，皆凶之道也。《象》辞加“始”字、“上”字，其义明矣。在始求深，如未信而谏、未信而劳其民之类是也；在上好动，如秦皇、汉武之类是也。

### 九二 六五



九二以刚中为常，故悔亡。六五以柔中为恒，在二可也，在五则夫也、父也、君也，而可乎！妇人从夫则吉，夫子从妇则凶矣。二居妇位而刚，疑若有悔，以能久中，故其悔可亡。

### 无所容也

无所容者，谓动与静皆不可也。九三刚极而躁，居上下之交，非能常者也，以妄而动，必有羞辱承之。“或承之”句法与“或击之”同。九三动则坎自外来矣，承之犹应之也，就使固守不动，位亦不中，常于不中亦为可吝，盖无往而非招羞之道，故曰无所容也。

### 九三 九四

九三刚躁而不常，九四以不中、不正为恒。不常者固无所容常，而非其道者亦无所获，故曰恒亨，无咎，利贞者，久于其道也。

### 六五

六五《象》辞盖互文以协韵也。若顺言之，则妇人从一而终，故以柔贞为吉；夫子制命为义，故以从妇为凶也。

### 大无功也

师六三、恒上六皆以大无功解凶字，言败绩也。

### 雷风相与 雷风恒

雷风相与者，其情也。雷主声，风主气，声之与气相从而不厌者也。雷风恒者，其方也。声常在外，气常在内，二物者，天下之至动者也，而其不易如此，而况于所当立者，其可易乎？是以君子象之。

### 雷风恒 风雷益

恒者不易，益者易地而相资者也。巽，入也，而在内；震，出也，而在外，二物各居其位，故谓之恒。雷入而从风，风出而从雷，二物易位而相从，故谓之益。《象》于常言立不易方，于益言则迁、则改，其义明矣。



### 遯 艮下乾上

### 刚当位而应

刚当位而应，与时行也，此解遯而亨也。遯本无亨之理，故加而字，若曰既遯矣，而又能亨者。刚虽当位，而能应柔，随时用权，不与为敌，故有可亨之理也。当位非谓居尊位也，凡爻得正为当位，言以正自居，而以权应柔，得逊遯之义。如陈仲弓不忤中人，故能脱颍川于党祸，此所谓遯而亨也。

### 小利贞

小者，元字之反对也，元为大，故此为小。小字自为一德，卦义以亨为主，故移在亨字之下。遯而亨者，圣贤随时之本义也；小利贞者，圣贤救世之微机也。阴方浸长，世道未至尽亡，尚有可小小扶持之处，天若未丧，亦有兴利反正之理。此郭林宗周旋郡国，诱掖人才之意也。孔子之答阳货，即遯而亨也；仕于季氏，即小利贞也。故曰遯之时义大矣哉！自遯而上，更进一阴，则不利君子贞，无复小利贞之望矣。此徐孺子所谓非一木所支之时也。

### 天下有山

山为高矣，而天形自远，终不可得而亲，天非有心于远之也，故曰君子之远小人，不恶而严。乾为君父，故严；艮为少男，故小。





## 初六 六二

以全卦言之，六二为漫长之阴，逼阳者也。以爻位言之，以六居二，柔顺中正，止于其位，盖君子之固志于下，确然而不拔者也。犹初六亦是初长之阴，在爻位乃为遯尾之君子也。六爻惟二不言遯者，初、二皆在下之君子，以初之危，犹不必往，二亦何以他遯为哉！固守中德而不可解，即其遯矣。二为黄，六为牛，艮止为执革者，固执之物也，其取象如此，以义言之，当遯而执，亦有改革之义。

## 六二 九五

六二之《象》曰：固志也；九五之《象》曰：以正志也。二爻皆在卦之中，故皆为心志之象。

## 九三

九三牵系而不能速遯，以有疾则厉，以畜臣妾则吉。盖疾以缠绵为困，臣妾以系恋为恩也。疾且不可，况可大事乎。《象》曰：系遯之厉，有疾惫也。恐读者以系遯为有疾，故移厉字于上，而释之曰：有疾惫若此，则惫而难瘳也。

## 九三 上九

九三最近于阴，又当位而止，故为系遯，有疾惫。上九最远于阴，又不当位而健，故为肥遯。有所系则疾，无所疑则肥，上与三正相反也。

## 好遯 嘉遯

好遯、嘉遯只是一意。四之与初，犹五之与二也。四与初皆不得其正，故其相应也，谓之好，言以情合也；五与二皆中而正，故其相应也，谓之嘉，言以礼合也。然当遯之时，好与嘉皆不当顾，惟当遯去也。四为不正，未必能遯，故有君子小人之戒。五能正者也，故又以贞吉勉之。《象》曰：以正志也。言当以贞固而正其志，不可以嘉耦而系其志也。

## 小人否

否，如字，言小人则不然也，读为否泰之否者非。若以小《象》当与上下文协韵，则可否之否，古音自协匪字也。

## 无所疑也

坤六二无不利，《文言》曰：则不疑其所行也。遯上九无不利，《象》曰：无所疑也。小畜上九君子征凶，《象》曰：有所疑也，疑则凶，于行不疑，则利于行。然则疑者，行之祸也。是以君子超然不以其身处于嫌疑之地，故无人而不自得焉，远小人者最虑其疑，上九本不与之相应，又非当位之人，所以远之而无所疑也。

## 六爻

遯下三爻，艮也，艮主于止，故为不往、为固志、为系遯；上三爻，乾也，乾主于行，故为好遯、为嘉遯、为肥遯。在下位而不往者，柳下惠也；在内而能固其志者，季札子臧也；当遯而犹系者，大夫种也；乘相好之时而遯者，范蠡也；已为嘉耦而犹遯者，子房也；在事物之外肥而无忧者，四皓两生也。



大壮 乾下震上

## 大者壮也

壮有大小二义。抚剑疾视曰：彼恶敢当我哉！此小者之壮也；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此大者之壮也。圣人惧人之以很为壮也，故释之曰大者壮

也，明所壮在大、不在小也。犹惧其未明也，于其释利贞也，又申之曰大者正也，明大壮即是大正，故下文但言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不言观其所壮也。子犯言直为壮，孟子言大勇、小勇，其说皆出于此。

### 利贞

壮有大小二义，以正者为大，而正字亦有大小二义。有以事理得中为正者，有以阴阳当位为正者。刚以柔济之，柔以刚济之，使不失其正，此事理之正也；以刚处刚，以柔处柔，各当其位，此爻位之正也。大壮之时义，以事理为大，其所谓利贞者，利守事理之正，故曰大者正也，明不以爻位言也。是故九二、九四、六五三爻不当位，而皆利；初九、九三、上六三爻当位，而皆不利。又于九二、九四爻辞明言贞吉，于初九、九三爻辞明言征凶、贞厉，盖二、四于事理为正，故其正也利；初与三以爻位为正，故其正也不利。由此观之，则卦辞所利之贞，在大而不在小明矣。圣人犹恐其未明也，又以小《象》释之，于九二之吉，则曰九二贞吉，以中也，明正吉以中，而不以位也；于六五之无悔，则曰位不当也，亦明无悔在中，不在位也。初九以刚居刚，其仗正力行为可孚矣，而《象》则曰其孚穷也，言在他卦以孚为美，当大壮之时则以孚为凶，故孚至大壮而穷矣。易之时义屡迁如此。

### 刚以动故壮

刚则不为物欲所挠，故其动也壮，使以血气而动，安得壮！

### 消长

凡消长卦，复、姤、临、遯、泰、否、夬、剥，《象》辞皆言消长之事，独观与大壮不言消长者，已过泰、否，则消长定矣，其事以夬、剥为终，不系于观与大壮也。大壮，正卯之月，四阳在下，主宣万物之华；观，正酉之月，二阳在上，主坚万物之实，所系者大，故《象》辞专言大。观大壮之理，以阴阳德无往不大，不以消长为限也。

### 大《象》

雷在天上，行于天而不行于人，动于刚健而不动于柔邪，此其所以为天下之至壮也。君子所以养其刚大者，亦曰非礼勿履而已。内知非礼属乾，外能勿履属震。知行如此，非至壮者其孰能之。

### 九三

既曰小人用壮，又曰君子用罔，劝戒备矣。又曰贞厉，羝羊触藩，羸其角者，恐人以用刚居刚为得正也。大壮之时，方以过刚为戒，位愈正则愈危矣，刚而又刚，其刚不能自制，必至于触藩而羸角，此其所以危也。故必如九二、九四之以刚居柔，而后义正而事吉也。

### 羊

新安朱先生曰：此卦体似兑，故称羊焉。盖以六爻合而为三，则是兑卦也。

### 羝羊触藩

九三、上六皆在本卦之上，三为健之穷，上为动之穷，故皆有触藩羸角之象。然三能用罔以化其健，而为坤；上能用艰以止其动，而为艮，则皆可免于羸。盖穷有变理也。

### 君子罔也

君子用罔，说者不同，然观爻辞之例，如小人吉，大人否，亨，君子吉，小人否，妇人吉，夫子凶，皆是相反之辞，似难与小人同贬也。又《象》辞曰“小人用壮，君子罔也”，全与“君子好遯，小人否也”句法相类，诗书中“罔”字与“弗”字、“勿”字、“毋”字通用，皆禁止之义也。



## 九四

九四以刚居柔，有能正之吉，无过刚之悔。贞吉悔亡四字既尽之矣，又曰藩决不羸，壮于大舆之輹者，恐人以居柔为不进也。进阳以去阴，岂有可倦之理，故《象》以尚往明之。自四以往为夬，故为藩决不羸。四本坤之下爻，动而成壮，故为壮于大舆之輹，輹在舆下者也，四为成卦之爻，故称壮、称大。

## 尚往

大壮至四犹曰尚往，夬已至五犹曰利有攸往，盖刚不尽长，柔不尽消，则其事不竟，故曰刚长乃终，此除恶务本之法，自治与治国皆当如此，不可以小恶为无伤而弗去也。

## 丧羊于易

晁说之氏曰：“易”古文疆场字也。今按：场在两界之间，常有丧失牛羊之事，故圣人取之以为两爻相易之象。大壮之时，其性太刚，故六爻皆恶当位而喜易位。九三止于纯刚，故粗很用壮，而羸其角；上六止于纯阴，故愚很不详，而羸其角。惟九四、六五易位而处，四以刚居柔，故藩决不悔亡，五以柔居刚，故羊丧而无悔。四性刚，未必能安于易位，故先贞而后吉，先悔而后亡；五性柔，能安于易位，故为丧、为易、为不当位，而居然无悔也。四之所决，即九三所触之藩；五之所丧，即上六不退之羊。三以刚居刚，故贞则有厉；四以刚居柔，故贞则有吉。此又贞厉、贞吉之辨也。大壮四、五易位而丧其很，故无悔；旅五、上易位而丧其顺，故凶。此又牛与羊之辨也。

## 上六

上六居动之极，质本阴暗而又好动，不能详审者也，是以进退失据。凡人处事，以为易则不详，以为难则详矣。上六既以不详而致咎，则当务详以免于咎，故曰艰则吉，咎不长也。此虽教戒之辞，然上六亦自备此二义，居动之极，故有不详之象，动极则止，故又有克艰之象，圣人亦因其才之所可至而教之尔。

## 咎不长也

临之六三无攸利，《象》曰：既忧之，咎不长也；大壮之上六亦无攸利，《象》曰：艰则吉，咎不长也。二爻皆居卦之穷，可以变通，临六三变则为泰，大壮上六变则为大有，故皆曰咎不长也。



晋 坤下离上

## 象

晋，跻也，古文晋作齐，子西反。康侯，犹《礼》言宁侯也。姚小彭氏曰：康侯用锡马蕃庶，侯享王之礼也。锡，犹纳锡、锡贡之锡，享礼。四马卓立，九马随之，故曰蕃庶也。昼日三接，王接侯之礼也。觐礼，延升，一也；觐毕致享，升致命，二也；享毕，王劳之，升成拜，三也。明出地上，顺而丽乎大明，此释康侯用锡马蕃庶也。柔进而上行，得中而应乎刚，此释昼日三接也。

## 马日

行地莫如马，马象下卦坤也；昼者大明之时，昼日象上卦离也。臣以马锡贡于上，顺之至也；上以昼日接下，明之至也。为下不顺，则不能进，下顺而上不明，则不可进，下顺上明，斯其所以晋也软。

## 柔进而上行

《易·彖辞》言柔上行者，皆谓六五，噬嗑、晋、睽、鼎是也。今按：噬嗑自否初进五，晋自观四进五，鼎自遯二进五，皆为上行，独睽卦以大壮三、上相易，五未尝动，则于例不通。虞翻以为，无妄之二进为睽五，亦未为允。然则当是离卦在上，即谓之柔进而上行尔。盖三女之卦，独离柔在上为得尊位大中而行之，故谓之上行。巽在六四，例谓之上合、上同；兑在上六，例谓之上穷，皆不得为上行也。

### 大《象》

大壮之《象》曰：君子以非礼勿履；晋之《象》曰：君子以自昭明德。圣人之言壮、言明，大率如此。世人以敢凌人为壮，以能察物为明，岂不远哉。明之出乎地，非人进之，自进而已；明德之发乎身，非人昭之，自昭而已。明德以象日，自昭以象出地。

### 下三爻

进也者，君子之所难也。初未为众所允，则不可以急于进也，有晋之者，有摧之者，吾一以正处之，而无所迁就，则常吉矣，吾独行正，人未受命，吾以裕待之而无所怨尤，则无咎矣，此君子将进之道也。二既进而当位，则忧患之原，方起于此，但常固守中正，不改其度，则致吉之本也，至诚上通，君必福之，不可他求左道，以幸容悦，此君子既进之道也。至于三，则已晋而在上，晋道已成，众志皆信，则异于罔乎矣。凡悔尽亡，则异于摧如、愁如矣，当是之时，进而上行，丽乎大明，复何疑哉，故曰众允之志，上行也。然必至于三而后众允，则君子之进，岂可以易言哉！

### 王母

六五以柔居尊位，故六二以王母称之。明事阴柔之君，其初不得不愁，必固守中正以感通之，则君虽阴柔，必福之矣。周公之于成王，用此爻也。介者自守之象，介即贞也，福即吉也，与《诗》之介尔景福不同，故曰受兹介福，明福自此生也。

### 鼫鼠

绍熙癸丑，余在馆阁，楼尚书钥为余言：晋卦《释文》云，鼫鼠，螻蛄也，今俗称土狗者是。先儒多以毛氏《诗·硕鼠》为说，误矣。余以许氏《说文》考之，信然。且云五技，鼠也能飞不能逾屋，能缘不能升木，能浮不能渡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今土狗之技尽与此合。又按王弼注晋卦，谓鼫鼠为无所守，则亦以五技目之也，但不知何代何人误改。《荀子·劝学篇》鼫字作鼫，故后之学者遂不知有鼫鼠之名。然余按蔡邕《劝学篇》，亦云鼫鼠五能，不成一技，则《荀子》书在汉时固未作鼫字也。古《易》鼫字有一本作硕，彼自以“硕鼠”解之可也，若用彼说而解此字，则为不识字训，不可行矣。

### 九四

晋之道，以顺而丽乎大明，以柔进而上行，皆主乎顺者也。三虽不正，以其能顺，故得信其志而上行。四虽已进乎上，以其失柔顺之道，故如鼫鼠之穷而不得遂，若固执而不悛，危必至矣。故三、五皆不当位，而独于九四言之也。

### 六三 六五

六三、六五位皆不正，本皆有悔者也，三顺而五明，得君臣之道，故皆悔亡。五虽君位，然以六居之，在卦义为柔进而上行，有人臣进而遇君之象，自“失得勿恤”以下，皆为进者言之也。君子之进，得遇大明之君，则不当复以失得为忧，但往而事之，自然吉无不利，《象》辞又曰往有庆也，皆勉之以仕，盖明主可为忠言，不当复为身计也，此又因君之明而极言仕进之义。三与五，爻辞皆不称晋，然三之上行、五之往吉，非进而何。



## 上九

晋好柔而恶刚，故九四、上九，皆以厉言之。四进而非其道，故为技穷之鼠；上已穷而犹进，故为晋其角，角亦穷地也。是道也，皆不可以施于人，维用以自攻其私，使常惕厉而不安，则可以致吉而免咎。然亦终非可久之道，久则可吝矣。此犹家人嗃嗃，悔厉吉，亦非治家之常道也。

## 爻象分合例

临之初曰志行正也，二曰未顺命也，而晋之初爻合而用之；乾之初曰下也，二曰时舍也，而井之初爻合而用之；履之三日眇能视、跛能履，而归妹之二、三分而用之；既济之初曰曳其轮、濡其尾，而未济之初、二亦分而用之。凡此皆当参考其义，以知分合之由。



## 明夷 离下坤上

## 《象》

晋之《象》，皆无元亨利贞等字，句法全类爻辞；明夷之《象》，以卦名与卦辞各当一事。此皆新例也，与诸卦《象》辞不同。

## 文王 箕子

文王之难在外，故曰蒙大难；箕子之难在国家，故曰内难。文王以全卦言，箕子以六五一爻言也。蒙难者，有济世之功；内难者，止于正志而已。

## 艰贞

内难，艰也；正其志，贞也。故曰：利艰贞。

## 大《象》

明而见伤，本非善事，然天地之间既有此象，君子观之，皆为有用。是道也，用之以居人上，聪明睿智，守之以愚，使小人有所容，而君子得以自尽，岂非君人之善道哉。故曰：风霆流行，庶物露生，无非教也。呜呼！大《象》之辞，非圣人其孰能修之。莅众坤也，用晦而明，以坤养离也。

## 晋明夷大《象》

明出地上，君子以之自治；明入地中，君子以之治人。旨哉斯言，非圣人其孰能修之。

## 下三爻

下三爻属离，皆明者也，不在其位，则去之；在其位，则救之；终不可救，则狩之。故初九者，海滨之二老也；六二者，伊尹、祖伊之事也；九三者，汤与武王之事也。六二守其常，九三遇其变也。

## 上三爻

上三爻属坤，皆暗者也。六四暗而不中，入逢其暗，出行其权者也，崇侯虎以之。左者自卑以迎其君也，坤为腹，左者，坤之下爻也。六五在暗，而中晦于大难，迹暗而心明者也，箕子以之。上六暗极不反，祸及其身者也，桀、纣以之。六五君位而主箕子者，此卦主为有明而见夷者设也。纣，不明之人，故以上六当之，言晦不言夷，已则自晦，非汤、武夷之也。

## 初九六二

垂其翼，不言夷，未伤也；夷于左股，加一夷字，言已伤也。说者以垂其翼为羽翼，非也。敛翼而下飞者，避祸之象也。用拯马，壮吉，左为小、右为大，股在下、肱在上，丰，折右肱，故不可大用，有臣而无君也。明之始夷也，臣虽受伤，未忍忘君，

思用救马，尽力而出之。当戡黎、征葛之时，夏、商之王苟能用伊尹、祖伊之言，幡然而改，遵道而行，则其兴也勃焉，何患其不吉哉！明夷二动，则为泰，何吉如之，然而此非上六之所能也。但为六二者，臣子之法当如是尔，故曰六二之吉，顺以则也。《释文》“拯”字作“承”，古文作“拊”，亦音承，其训曰上举，盖拯而出之也，而后人遂以拯代之，义虽是而字则非矣。

### 明夷 涣

明夷六二用拯马，壮吉，《象》曰：六二之吉，顺以则也。涣初六用拯马，壮吉，《象》曰：初六之吉，顺也。安世按：二爻虽柔，皆自有坎马，正合顺字。诸家必欲外取刚爻，谓六二以九三为马，初六以九二为马，岂未考小《象》故欤！涣之初六，坎初爻也，明夷自二至四为坎，六二亦初爻也。坎为亟心之马，故壮马，壮则能力行矣。然必于柔爻言之者，贵其顺也，当险难之时，力行顺事，则可以（仄）[反]凶为吉，若力行刚克则愈凶矣。爻辞意在用字，《象》辞意在顺字，明以六用壮，可以得吉。率其旅若林，则以九用壮，无得吉之理也。明夷六二，当位之臣，忍伤以救国事，合于为臣之则，故曰顺以则也；涣之初六，在下无位，避难而自救，故止曰顺也。申丰尽室而行，蘧伯玉从近关出，皆以顺用壮，而自救其身也。救祸者莫若壮，用壮者莫若顺。达而能顺，可以救世；穷而能顺，可以救身。

### 顺以则也

则者，道之常也，言以六居二，得正得中，明于臣子之常道也。明夷之下三爻，惟六二有救之之诚；上三爻，惟六五无去之之心，皆中顺之臣也。上六失则者，亦谓其失人君之常道也。

### 南狩

离明、坤暗，九三自离狩坤，乃为自夷狩南者，未狩则为明夷，狩则为南矣，离既升坤，则离在坤上，非南而何？《诗》曰：肆伐大商，会朝清明。南狩之谓也。

### 不可疾贞

贞字自为句，为明夷而南狩，不得已而为之，匪棘其欲也，有棘其欲之心，则是富天下也，故曰不可疾。然而人之常情，不急则懈，故又以贞勉之。今朕必往致天之罚，贞也。

## 卷八



### 家人 离下巽上

#### 利女贞

女贞者，治家之本也，女不正则家道乱矣，故《彖》辞惟“利女贞”三字。

#### 严君

家人有严君焉，即男女之正位乎内外者也。二人者正，则莫不正矣。

#### 大《象》

五行之气，热极为风；人心之动，化为风心之狂疾，亦谓之风。凡风皆自火出者也，故风火为家人之象。盖万物以火为内，天下以家为内，人之言行以心为内。言行，风也；有物，有恒心主之也。人禽草木，皆火气在内则生，火气在外则死，故火至木上，则君子凝命焉。





## 六爻

初九始有家也，六二妇也，九三夫也，一家之制备于下爻矣。上卦则推而广之，六四卿大夫之家也，九五天子之家也，上九家道之终也。

## 六二

六二既曰无攸遂矣，又曰贞吉，《象》恐后人误以贞为刚严，故释之曰：六二之吉，顺以巽也。明妇人之贞，贞于顺巽而已，即上文无攸遂，在中馈是也。妇能守此而不变，则为家之吉矣。

## 嘻嘻嘻嘻

嘻嘻嘻嘻，只是一意，非相反之辞也。称家人者，一卦之主治家者也；妇子，为其所治者也。治家者过于严烈，虽暴而多悔，危而难安，然于家道，未有所失，则不害其为治也，故吉。若治家失道，而强威严行之，如《谷风》之有洗、有溃，《小弁》之维其忍之，使为妇、为子者，嘻叹怨毒，则终不可行，故吝。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谓此类也。嘻嘻二字，在《诗》之噫嘻，《礼》之嘻，其甚矣！《左氏传》之嘻嘻出出，阳虎从者曰嘻，皆为叹惧之辞，未有训为笑乐者也。九三重刚尚察，而不得其中，故其《象》如此。若从或说以为笑乐失节，则其终不止于吝矣，乃终乱之道也。

## 六四

四在高位，则既富矣，若以骄亢处之，则凶之道也。故六四以顺在位，则能保其富，而吉莫加焉。体柔而居巽之下，顺之至也。卫公子荆之居室，其知此者乎！

## 九五

王假有家，王假有庙，犹言王至于家、王至于庙也。古鼎彝之文，皆以君在庙为假于庙，舜格于艺祖是也。王在庙，则尚敬，故《诗》曰：肃肃在庙。王在家，则尚和，故曰：雍雍在宫。家人之九五，王之在家者也。王者，天下之至尊；家者，天下之至亲。以至尊而行至亲之道，能使君民相爱如家人，则何忧之有，故曰：勿恤吉。然而《象》辞以严正为言，九五乃以相爱为义。《象》以家人为主，言父母之治家人，如治天下，故其义主于严；九五以君位为主，言人君之视天下，如视家人，故其义主于爱。又，二、五正应，二以顺而从乎五，五以巽而交乎二，此正王与家人相答之象也。若治家之法，则始于初九之闲，终于上九之威，言之备矣，何必于二、五言之。

## 上九

有孚，信之也；威如，畏之也。内外信畏而无违言，此治家长久之道，故于卦之终言之。然欲人之畏者，必以孚为本，故《象》有反身之戒。

## 上下二卦

家人上、下二卦当对讲，初九刚而正，故以礼法防其家；六四柔而正，故以柔顺保其家，初九与四相对也。六二在内而顺乎五，九五在外而爱乎二，此二与五相对也。九三以暴行法，而人怨嗟；上九以身立法，而人敬信，此三与上相对也。大抵下卦皆主于刚，明虽六二之顺以巽，亦能贞于其事也；上卦皆主于柔巽，虽上九之威如，亦知自返也。

## 小《象》

家人六爻，皆当据小《象》为证。其曰志未变，则可见闲字之义主于初；其曰顺以巽，则可见贞字之义主于顺；始未失而终失，则可见嘻嘻嘻嘻之为一事；以顺在位为言，可见富家之义不主于财利；以交相爱为言，可见王假之义不主于尊严；以反身为言，可见威如之义不主于徒法。此数者，若无《象》辞，则解者必皆失其本义矣。





## 睽 兑下离上

### 二女同居

火泽合而成卦，不得谓之不同。火上泽下，不得谓之不异。故《象》曰：同而异。《象》曰：同居而不同行。

### 柔进而上行得中而应乎刚

睽与鼎皆柔进而上行，得中而应乎刚，然在睽则为小吉，在鼎则为元亨者，爻位同而时事异也。

### 时用

睽之时用所以为大者，以其效言之也，百官分职而治之，则凡职皆治，是谓大治；万国分土而平之，则凡土皆平，是谓大平。若混而无分，众而无责，则皆不治矣。睽之有时而可用者，谓此类也。

### 大《象》

睽非善事也，然有当睽者，同而异是也。二女同居，所谓同也；其志不同行，所谓异也。此亦人道之当然，初不为过，其在君子，则周而不比，和而不同，群而不党，皆同而异也。君子之睽如此，岂不善哉！同人于异之中而见其同，睽于同之中而得其异，同以接物，异以保己，惟君子全之。同象兑之说，异象离之明。

### 初悔亡 五悔亡

初以在下，不与世事而悔亡；五以柔进而上行，得中而应乎刚，是以悔亡。辞虽同，而义则异。

### 初无咎 二无咎

初之无咎，以避咎也，免于恶人之见咎也；二之无咎，未失道也，于君子之道无可咎也。亦是辞同而义异。

### 丧马

马者，人所乘以出行也。初无应于外，而不得上行，故为丧马。

### 丧马勿逐自复见恶人无咎

丧马勿逐自复，往者不追也；见恶人无咎，来者不拒也。此君子在下无应之时，处睽之道也。见与迫斯可见之见，同非往见之见也。若往见，则违勿逐之戒矣。若二、五正应，乃可往见；在初九，则不可也。四为坎马而孤，有丧马之象；险而不正，有恶人之象。

### 初二三

初以正人无位而在下，本自与人无应，故虽在睽之时，而不涉于悔。二居中而有应，但时方睽乖，尚须委曲，未可直前尔。三有应而不正不中，故相睽最甚，以居睽之极，故有复合之理也。

### 初四

初以四为恶人，其见之也，以辟其为咎尔，非望其有所行也。四以初为善士，与之相遇，诚交而气合，则化孤而同，化厉而安，已不作咎，则人得上行矣。故曰：交孚无咎，志行也。四近君而初在下，四不正而初正，故其辞如此。

### 二五

二以五为主，而委曲以入之。巷虽曲，而通诸道，遇主于巷，将以行道，非为邪



也。五以二为宗而亲之，二、五以中道相应，当睽之时，其闲也微而易合，如肤之柔，噬之则入矣。二方委曲以求入，五能往而应之，则君臣交通，岂独无咎，又将有关矣。二、五阴阳正应，故其辞如此。

### 三上

三、上爻辞最为险怪，盖彼此皆不正，相疑之深者也。三为上所疑者也，故自见其舆之曳、其牛之掣、其人之天且劓；上疑三者也，故见其为豕负涂、为鬼一车。然而二爻本是正应，睽极则当合，疑甚则当解，故三则曰无初有终，遇刚也，谓遇上九在卦终也；上则曰先张之弧，后说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则吉，谓遇六三，阴阳和也。此曰舆、曰牛、曰人，彼曰豕、曰涂、曰鬼、曰车，皆谓六三也。见牵舆之牛，而以为负涂之豕；见载人之舆，而以为载鬼之车。变舆言车，明以阴为阳，言疑之甚，其错乱至于如此也。上离体也，三、五离也，故皆以见字为言。

### 位不当也

舆与牛，载人者也，故以位言之，此指三也。天且劓，乘车之人也，此指六也。故以人言之，以六乘三，故曰位不当也。天，去发之刑；劓，去鼻之刑。发属心血，主火；鼻属肺气，主金。二以兑金值离火，金火相克，故发、鼻受刑也。掣、曳者，陷于坎而不能进；天、劓者，挫于离而不得进也。天字或作而，谓去须发，皆在首之刑，义不相远也。

### 噬肤

睽五言噬者，自二至上，有噬嗑之象也。

### 豕鬼涂弧

兑之六三，自视则阴爻也，故称舆、称牛；自上视之，则五至三为坎，故称豕、称涂、称鬼、称车、称寇。坎为弓矢，先张之弧，疑其坎也；兑为附决，后脱之弧，说其兑也。



### 蹇 艮下坎上

### 卦辞

西南，坤也；东北，艮也。蹇之六二，上往而得五，则坎变为坤，而蹇平矣，故曰蹇利西南，往得中也。若终止于艮，而不上往，则永无出蹇之期，故曰不利东北，其道穷也。二往见九五之大人，则有平难之功，故曰利见大人，往有功也。二、三、四、五、上诸爻皆当位，则有粹然皆正之象，故曰当位贞吉，以正邦也。以蹇之时，而有得中之道，有平难之功，有正邦之化，故曰蹇之时用大矣哉！

### 见险而能止

险而止，为蒙，止于外也。见险而能止，为智，止于内也。止于外者，阻而不得进也；止于内者，有所见而不妄进也。此蒙与蹇之所以分也。屯与蹇皆训难，屯者，动乎险中，经纶以济难者也；蹇者，止乎险中，崎岖以涉难者也。此屯与蹇之所以分也。

### 利见大人

济难者利建侯，屯之初九，自贵者也；处难而求济者利见大人，蹇之上六，从贵者也。《象》之利见大人，谓六二也，自二之五，故为往有功。上六之利见大人，则自为本爻言之，自上之五，故为来硕。

### 知矣哉

能止者，谓其识时之变而不妄进，非止而不进也，是以谓之智。若遂止于险而不求  
出，则是无能无知之人尔。故《彖》既以止为智，又以艮为穷，盖惧其昏然而终止也。  
三至五为离，从离向坎，故有见险之象。

### 蹇之用

凡行之跛蹇而不进者曰蹇，言之吃讷而不利者曰蹇，由是推之，蹇非不言、不行  
也，言之艰、行之艰尔，若不言、不行，则人不见其为蹇矣。蹇之所以称用者如此。

### 反身修德

反身，象艮之背；修德，象坎之劳。山上有湫，止而不流，水之蹇也；行有不得，  
反而自修，君子之蹇也。

### 往蹇来誉

初六远于险而先来，有知几之神，合于《彖》辞之所谓智，是以有誉，宜待也。郑  
康成作宜，待时也。

### 六二九五

初、三、四、上皆有往有来，故辞皆一蹇而止。二守中节专往向君而不回也，故为  
蹇蹇，蹇蹇者，不已之貌，虽吃而犹言，虽跛而犹行也。五，蹇之君也，君陷于险，故  
为大蹇。大蹇之时，非六二之所能济，而在中相应，其节当然有不容已者，故曰终无尤  
也，又曰以中节也。

### 九三 上六

九三艮之主爻，二阴之所依也，其曰来反，内喜之也，犹言季子来归，喜之也。九  
三为内所依，故曰内喜之也。上六依内以济，故曰志在内也。

### 六四 上六

六四当位，实也，上六以从贵也。实与贵，皆指阳言之。六四以九三为实，以九居  
三，非当位实乎，六四则连之而已；上九以九五为贵，以九居五，非贵乎，上九则从之  
而已。若但言当位，则六四亦当位也，故加实字以明之。

### 朋来

自二之五为往，故曰往得中也，又曰往有功也；自五观二为来，故曰大蹇朋来。《彖》  
指所往之处，曰往得中也，则为往五明矣；五指方来之朋，曰以中节也，则来者为二，明矣。

### 上六

蹇之五爻皆善，而未有得吉者，在蹇中也。上六独吉者，蹇之极也。蹇六爻皆不  
喜往，往则入蹇也。《彖》独喜往者，总一卦言之，往有出之象。上六将出，而亦不  
喜往者，坎在外也，外则向坎，故曰往蹇，内则向艮，与三相应，故曰来硕，艮之上  
爻为硕剥之硕果是也。

### 吉利

上六以来硕为吉，以见大人为利。硕指九三，九三，内卦之上爻，故曰志在内也；  
大人指九五，九五，六爻之最贵，故曰以从贵也。《彖》恐学者以硕大为一，故分而释  
之也。硕与大皆阳德，但硕则有厚实之象，故以属艮；大人则有尊贵之象，故以属五。  
当蹇之终，违险而从艮，则致吉之道也。上与五相易亦为艮，故亦有利焉。

### 往来

上六之往，犹初六之来也。上六本无所往，特以不来为往尔；初六本无所来，特以不往  
为来尔。凡往皆坎，凡来皆艮也。蹇之六爻，皆以来艮为喜，独六二致其臣节，虽坎无尤也。



## 解 坎下震上

## 解利西南

蹇二往五为坤之中爻，故曰蹇利西南，往得中也。解初往四为坤之初爻，坤为众，故曰解利西南，往得众也。是故蹇五称朋来，解四称朋至，盖取诸此。蜀人杜端曰：解不言不利东北者，解以东震北坎成卦，非不利也。

## 无所往 有攸往

往谓往外卦也，来谓来内卦也。当解之时，不正者无所可往，势必来复于下。六五退而居二，乃得黄矢，故曰其来复吉，乃得中也。正者若有所往，事必夙成。上六动而不括，出而有获，故曰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是故解利西南，以初与四言之也；无所往，其来复吉，以二与五言之也；有攸往，夙吉，以三与上言之也。

## 天地解 雷雨作解

天地闭则成冬，天地解则成春；云雷结则成屯，雷雨散则成解。甲折赦宥，有开散之象，故解之六爻皆以开散而相易为象。过则释之，罪不可释则宽之。过与罪属坎，坎为法律、为徽纆；赦与宥属震，震为动出、为反生。

## 初四

四居震足之下，故为拇。而者，汝也，九之居四，未当其位，解汝之居，而下居于初，则当位矣。四解则初至，初六至四，亦有当位之喜，故曰解而拇，朋至斯孚。初六阴柔不正，本当有咎，以与九四相交得正，而后无咎，故曰刚柔之际，义无咎也。

## 二五

九二去而居五，则君子有解，吉也；六五来而居二，则小人有孚而退也。天方厌乱，世难将解，故小人皆以反正为喜，心与君子相孚，不烦攻击，此所以解之时欤！

## 三上

解之下五爻皆不正，而求解者也，其有应者，则皆同心相解，而各得其正，故其志无不孚者，初、四、二、五是也。其无应者，滞于不正而不能解，故为吝、为悖，则六三是也。然六三虽无应，而适值上爻之正，与之相敌，以正治不正，射而去之，而悖者亦解矣。解之诸爻，惟六三之辞最丑，以其独无解也；惟上六之辞最美，以其独正也。

## 九二贞吉 六三贞吝

解自三至五为坎，坎为狐，九二历三爻而获五，故为田获三狐。二出而获五，五退而就二，皆中且正，得黄矢矣。因解而得黄矢，既得之后，不可复解，却以贞守为吉，故曰九二贞吉，得中道也。六三未得中正，而无应可解，当解而反贞者也，故曰贞吝。然贞吝者，犹愈于凶，言贞则吝，不贞则不吝，其过犹在可解之域，故曰自我致戎，又谁咎也，言当自勉从上，以解咎也。从上则为君子，故可解；执下则为小人，故可丑。

## 九四斯孚 六五有孚

九四解其位，与初六相易，而初六欣然而从之，故曰解而拇，朋至斯孚。九二解其位，与六五相易，而六五亦欣然而从之，故曰君子维有解，吉，有孚于小人。解之诸爻，凡阳爻皆称解，凡阴爻皆称孚，盖非君子不足以解难，而小人苟不心服，亦未足以言解，明其责皆在君子也。上六阴爻亦称解者，诸爻皆不正，惟上六独正，正人而在高位，非君子而何。



## 损 兑下艮上

### 《象》

损者，人情之所不乐，非事理之常也。损之而人情皆孚，事理元吉，则得损之宜者，必如是而后为无咎。居则可以贞守，动则利有攸往，此上九所谓大得志也。

### 曷之用

当损之时，何必多用，虽二簋之微，亦可用于大亨之礼也。夫礼莫重于大亨，物莫微于二簋，损至于大亨而用二簋，其损极矣，此而可用，孰不可者。然而其所以可，则有时矣，故曰二簋应有时，损刚益柔有时，损益盈虚，与时偕行，一章之中，凡三言时字，明必有是时而后可以行是事，故行之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贞利、有攸往也。苟非其时，虽一物不可阙也，况可用二簋乎！簋之象，外圆内方，损自泰变，乾三为圆于外，坤上为方于内，以此两爻成卦，故有用二簋之象。

### 惩忿窒欲

人之所当损者，惟忿与欲。九思之终曰忿思难见，得思义是也，少男多忿，少女多欲。惩者，遏而绝之，如泽之绝山；窒者，塞而不流，如山之塞泽也。

### 损下益上 损刚益柔

下不可损也，取其道以补于上则可，故曰损下益上，其道上行，明非取其财力。刚不可损也，减其太过以归于中则可，故曰损刚益柔有时，明非乐于损刚也。损自泰变，损九三以补上六，九三者，极盛过中之阳，割之以补上六，乃得其中，此正可损之时也。

### 初九 六四

古语止疾曰已，故有名病已者。六四有过柔之疾，初九损刚以益之，任已疾之事者也。已疾者以速往为善，故曰已事遄往，无咎。然又当斟酌，勿使过损，盖为人太急，亦有失己之咎，故曰酌损之。此爻当损下之初，故虑之如此。六四当受益之地而称损者，损己之疾，所以受人之益也。四能损柔受刚，使得速施其益，则有喜而无咎矣，故曰损其疾，使遄有喜，无咎。初之遄往，志在于四，故曰上合志也。四能不吝其疾，自损以受之，使合志之臣，得效其忠，岂非可喜之事哉，故曰亦可喜也。亦字亦初九也。

### 九二 六五

损以有过与不及，故损一益一，以求中也。若九二、六五，则既中矣，二非有余，五非不足，一有增损，则反失其中矣。二当此时，守中则利，上往则凶，故爻曰利贞，征凶，弗损益之，《象》曰中以为志也。六五本无待于补，九二亦不补之，而九三之阳忽补其上，补自上来者，神天之降佑，龟筮之弗违，盖福禄之补，非损下补上之补也，故曰或益之，又曰自上佑也。

### 六三 上九

六三、上九，成卦之爻也。六三损刚以补上，是泰之三阳损其一也，故曰三人行，则损一人。上九因六三之行，而得其友，既已得友，则不可复损矣，故曰弗损益之。损因六三之损而得名，故爻辞极论损之精义；上九受损之补者也，故爻辞极论损之成效。六三不可以不损，六三一损，而初二、四五、三上皆得成耦；六三不损，则三阴三阳皆成参杂。极天地男女之义，亦不过如此，此损之有孚而大善者也。上九不待于复损，而固已无咎，可贞，利有攸往矣，其所以能然者，以得六三之臣，损其家而来补于国，此上之所以安坐而大得志也。三以得上为友，上以得三为臣。三在下故为臣、在内故为家。



## 益 震下巽上

## 大《象》

以卦德言之，见善则迁，巽之随也，有过则改，震之惧也。以卦位言之，震出者，而在内，巽入者，而在外，位之迁改也。以卦象言之，震足下动，巽股随之，与恒之立不易方相反，此又象之迁改也。

## 损益

凡物以下为本，故损下则谓之损，益下则谓之益，而上之损益皆不与焉。草木之根、墙屋之基、人之气血，皆然。凡称损益盈虚者，皆以下言也。山下有泽，损，山非不实也，上实而下虚，故其卦为损；风雷，益，风非不散也，外散而内盈，故其卦为益。皆主下卦言之也。山吸泽之气，亦损下也；风助雷之威，亦益下也。

## 《象》

以利言之，损上益下则民情悦；以道言之，自上下下则君道光；以六爻言之，上下以中正相合，故利有攸往；以二卦言之，震、巽皆木也，自震向巽，东流入海，故利涉大川；以卦德言之，动而能巽，则其进无疆；以卦变言之，天施阳于地，则其生无方。益自否变，损天之九四以益地之初六也。凡益之道，与时偕行，明非揠苗以助长也。天地之裕，万物日进时行，巽而不迫，而其进自莫能御也，曷尝干时而强进哉！《系辞》曰：益长裕而不设，即此义也。

## 初九 六二

初九为成益之主，即损之上九也。二卦因二爻而成，故损之上九为大得志，而益之初九为用大作，特初九在下，难于厚事，不若损上九之易尔。六二为受益之主，即损之六五也。六五因上九而受益，故为自上佑。六二因九四为初九而受益，故云自外来，特六二在下，宜于求福，非若六五之安受其福也。

## 初二三四

初九动于卦下，而为益之主，故为在下而作大事，起田渔而揖让，七十里而征伐，非尽善尽美不可当也。六二以中正而受众益，故可用享帝，享帝者，吉礼之最盛，此龟鬯既醉之事也。六三居危疑之地，而当受益之时，故于凶事为宜，此伊、周、威、文之事也，必有孚而后可以事君，曹操处此则不可复入朝矣。六四自损以益下，与初互迁而成益，故利用为依迁国，此公刘、古公之事也。迹若损民，而志在益下，观《盘庚》三篇可见损益之宝矣。六二有外来之益，故曰或益之；六三守固有之益，故曰益之。

## 永贞吉 元吉

损之六五曰元吉，以其履刚而在上也。益之六二曰永贞吉，以其履柔而在下也。初九在下而曰元吉，亦以刚居刚，为成卦之主也。九五本自元吉，故曰勿问元吉。初九待元吉而后无咎，故曰元吉无咎，犹损之《象》辞也。

## 中行告公

二之弗违，三、四之告，五之问，皆主卜筮言之。凡卜筮而得辞曰告，如初筮告是也。筮迁国，告公曰从，许其迁也，即龟从、筮从也。筮凶事，告公曰用圭，许其事君也。公之朝王，用圭以为信，古之封国者，必锡以圭，至其入觐，则执而来，以合于王之冒圭，所谓辑瑞也。凶事，若伊、周、威、文之事，非有诚心以事君者，神其许之乎，故有孚中行而后告之。公者，命筮之主人也，三与四皆公位，故称公享帝者，天子



之事也，故称王，二非王也，故用两吉字，在二为永贞吉，在王则享帝吉也。《易》不可以占险，凶事、迁国皆非常事，三、四皆不得中，故必中行而后告之。中行者，向五而行，泰九二爻辞可见。凡称中行者，皆指五也。三事尤大，故于无咎之下，别言有孚中行，欲其诚心以向于中行也。苟为不然，将不得事君矣。其戒之之严如此。

### 凶事

六三、上九两爻不正，皆当有凶。三在下当益，故为用凶事以益君；上在上当损，故为自凶而莫益也。

### 为依

姚小彭氏曰：凡迁国必有依也。周之迁也，依晋、郑；邢、卫之迁也，依齐，得其所依也。许之迁也，依楚；蔡之迁也，依吴，失其所依也。

### 有孚

九五与二皆以中正相应，故五以有孚惠心，而二亦以有孚惠我德，孚皆其所自有，非勉之之辞，此尧舜遇民信之事也。六三之有孚中行，则勉之者也。上亦可以孚五，而不勉之者，上巽极性躁，非能下者也。三动而进，故可勉也。

### 上九

益之下三爻，皆受益者也；上三爻，皆自损以益人者也。益人者，人亦益之。六四迁于初，而初亦迁以依之；九五孚于二，而二亦孚以顺之。故诸爻无无益者。独上九一爻无益之者，故曰偏辞也，言在益之时，独不受益也。或击之，小《象》恐人以为六三，故以自外来释之，言上动则坎来也。莫益之一句，乃指六三。初与四、二与五，皆以正相交，故能为益；三与上，以不正相交，故不能为益。故《系辞》谓上九为无交，而六三之益，称固有之明，上亦不能益三也。

## 卷 九



### 夬 乾下兑上

### 《彖》

凡卦五阳而一阴，则一阴为之主。夬自乾上爻变，故卦辞专主上爻。诸家皆与孔氏不合，今直以孔《彖》释之。孔子曰：扬于王庭，柔乘五刚也。言上六扬于九五之侧，以临众阳，此君侧之恶人也。曰：孚号有厉，其危乃光也。言上恃五之孚，叫号于上，终必自危，恶人之危，乃君道之光也。曰：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穷也。言上若保其私邑，以与阳战，则其势愈危，其所尚者，乃所以自穷也。曰：利有攸往，刚长乃终也。言上若去其私邑，往而从刚，使昔之五刚，长而为六，则阳纯阴绝，其事乃终也。凡上爻皆称邑，以其无民也，升之虚邑、泰之自邑、晋之伐邑、谦之征邑，皆是物也。非上爻则皆称邑人，讼、比、无妄是也。

### 孚号 惕号 无号

姚小彭氏：三号皆指上六。今从之。上六恃与五孚，而以其兑口叫号于上，此挟君以令下者也。二与五正对，闻其号而惕，故曰惕号。上虽号而三不应，故曰无号。方其孚号之时，为二者安得不惕其危，乃可以致光，遇惕固宜于勿恤，则在我初无损也，及其终也，必势穷力尽，无所号之，彼亦安能长久而不凶乎。





## 光 终 长

其危乃光，与中未光相应。人君与小人比，故为未光，小人危则君德明，是以乃光。光者，阳德也。刚长乃终，与终有凶相应，刚长未终，阴犹在上，刚长既终，则阴有凶矣。终者，上爻也。阳长为复，故曰利有攸往，刚长也。阳长至终为夬，故曰利有攸往，刚长乃终也，此又与复之刚长相应也。

## 戒

不利即戎，与暮夜有戎相应。二与五同德相辅，五方蔽于上，而与之乎，上六乘其未光，欲兴戎以惊二，故为暮夜有戎，二但守中勿恤，五必自光，上必自穷，其势不能为患也。凡军中夜惊，法当以勿恤处之，此亦善于决事者也。

## 大《象》

禄恶积而喜决，决则及下；德恶决而喜积，决则放逸而不为我居矣。是施禄者，以决为美；而居德者，以决为忌。居训为积，居德犹积德也。施禄象兑之缺，居德象乾之纯。

## 初二三四

夬初至四，皆大壮也，加九五一爻而成夬，故下四爻皆与大壮相似，初之壮趾、二之以中、三之用壮、四之悔亡是也。初位卑而势远，遽前其趾，欲除君侧之恶，在壮之时，五方柔暗，故行必凶，此则刘蕡、孟昭图之事也。在夬之时，虽不至于凶，亦可为咎也。二与初正相反，在壮则能贞，在夬则能惧，其处健也，可谓得中矣。三有不中之失，又有得正之美，故在二卦，皆兼君子小人言之，今观壮于夬有凶之下加君子以别之，则上言小人、下言君子明矣。九三与上六正应，若闻其号呼，不决于心，遽然发于面，勃然应之，则有凶之理，安知不如张奂之助王甫以诛陈蕃哉。此即大壮之小人用壮也。君子则不然，其中夬夬，剖决甚明，虽在众阳之中，独行遇应，外若相濡，中实有愠，则于君子之道，终无所失，如陈寔听侯览而吊张让，何咎之有。此即大壮之君子用罔也。九四一爻却与大壮不同，大壮之四，震体尚进，进则成夬，故曰藩决不羸；夬之四兑体悦阴，而迫于二阳，不能自决进退之间，故曰臀无肤，其行次且。若听二阳之牵，而同其夬夬，亦可合于大壮之悔亡，故曰牵羊悔亡。然羊非可牵之物也，强狠之人，方以不正为悦，谁能语之，故曰闻言不信，聪不明也。夬以九五之正，以与上比，犹未为光，况九四之不正，其能明乎！四动成坎耳，故有聪之理；五与上易则成离，故有光之理。四必不能，故曰不；五将能之，故曰未也。

## 菟陆

菟音丸，山羊也；陆，其所行之路也，犹鸿渐于陆之陆。兑为羊，而在上卦，有山羊之象；羊之行路，喜登高缘险，而山羊为尤甚，九四其险者，上六其高者也。五在三羊之中，独能自决，而行于中路，比之四、上，可以无咎，然犹未离兑类，故为未光。若往而成乾，则为在天之龙，不为在陆之羊，其道光矣，飞龙在天，乾之大有，故曰光也。

## 夬夬

夬夬者，重夬也。以九居三，以九居五，皆为重夬之象，当夬者，上六也。三应之、五比之，嫌其不能夬也，故皆以夬夬明之。三谓之遇雨，五谓之菟陆，皆与阴俱行者也。君比于阴而能自决，以保其中，仅可免咎而已，未可以为光大也。九三健极有凶之理，故以无咎为幸；五居尊位大中而止，于无咎为可惜耳。



## 姤 巽下乾上

### 女壮

姤之一阴方长，已言女壮，圣人之意深矣。犹坤之初六，即言坚冰也。其势方兴，不至于尽灭诸阳不止也。是以取女者忌之。

### 勿用取女 天地相遇

既曰勿用取女，不可与长，又曰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何也？曰：勿取以戒四，相遇以美五也。小人方壮，若引以为配，必至于灭刚，匹嫡、并后、耦国、贰政，乱之本也。故四虽正应，不可以取初，然与之同字，则相遇之道不可绝矣。天高地下，其分严矣，而未尝不相遇也，君子之远小人至矣，而未尝不相遇也，故五居尊位，而可以遇初。遇与娶不同，遇则接之，如君之遇民、臣之遇主，其分未尝废也；娶则齐之，一与之齐，不可复制矣。故姤之六爻喜遇而不喜应，遇则无咎，应则有凶也。

### 刚遇中正

刚遇中正，天下大行也，此接上文言之也。天地相遇于午，则万物相见，故曰品物咸章；君子遇中正之位，则其道可行，故曰天下大行。以卦气言之，乾直四月，遇午为中正；以爻位言之，以九遇五为中、为正，遇中正之位，即所谓有限自天也，行中正之道，即所谓包瓜含章也。阴虽有恶，包之而不治，阳虽有美，含之而不发，在遇之时，所行如此，可谓中正之道矣。

### 大《象》

四方，天下也；施命以诰之，有风也。谓之有风，则非必常有也。四方之风不可预料，与之相遇，而后知其为四方之风也，诰命之行亦然，有诰某国者，有诰某人者，详略诛赏，不可以一概论也，是故谓之遇。

### 六爻

初与二遇，故系于金柅，为二所牵也。三不与初遇，故其行次且，未得牵也。二以近而遇初，故包有鱼；四以远而不遇，故包无鱼。宾自外来而不相及，指四言之也；民在下而远，指初言之也。九五遇天使命，非我求之，志之所存，本不在此，故曰有限自天，志不舍命也。舍字去声，义与随之“志舍下也”同。《郑风》“舍命不渝”，毛氏曰：舍，处也。上九遇时之穷，非我之咎，故为姤其角吝，无咎。凡称遇者，皆非我取之，故诸爻皆得无咎，独初与四负其正应，必遂其孚而不安于所遇，四欲起而求初，初欲往而从四，所以凶也。四起则失位，故为起凶，初往则四见凶，故为有攸往见凶。当阴长之时，阳受其祸，故二凶字皆主四言之。

### 金柅

柅者，络丝之跗也。络丝之柱，以木石为跗，令其不动，今以金为之，愈坚重矣。丝为柔道，金柅所以牵之，故曰柔道牵也。

### 羸豕

羸豕之羸，犹羸角之羸也，羸即牵系之义，形虽牵系，志则踟蹰，此所谓女壮也。《易》中“羸”字皆与“罹”通用，羸其瓶亦然，故郑康成作“藁”，宋衷作“縲”，陆绩作“累”，然羸义自明，不烦改字也。

### 包

姤之三爻皆称包，凡称包者，皆以阳包阴也。蒙之包蒙、泰之包荒、否之包承包羞



包桑，义亦同此。包，古苞苴字，后人加草以别之，故《子夏传》与虞翻本皆作“苞”字。

### 不利宾

初六方壮，宜速止之，不可使之及宾，使及九四，非阳道之利也，此即有攸往见凶之意。

### 臀无肤其行次且

益之六二，即损之六五，故皆曰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姤之九三，即夬之九四，故皆曰臀无肤，其行次且。夬之九四，志欲上同，而后迫于三，前阻于五；姤之九三，志欲下行，而后迫于四，前阻于二。虽前后不同，若以反对观之，其实一也。其厉如此，而无大咎者，三与初非比、非应，本不相及也。

### 九五

杞高而直，乾之象也；瓜在下而柔蔓，巽之象也，九五为乾之主而包巽在内，此以杞包瓜也。以位言之，则为以上包下；以德言之，则为以君子而包小人。夫能包其下而遇人以宽，能舍其刚而遇己以中，无心于得尊位而遇天命之自降，此所以为遇之九五也，故常谓九五之有陨自天，舜禹之所遇也。上九之姤其角，孔孟之所遇也。初六，秦民之遇沛公也，其系之坚矣。九二，沛公之得秦民也，民已主汉，义不及楚矣。九三，项羽之争秦也，元以系民，而强争之，其能有遇乎。九四，子婴之无民也，无民而欲起，则足以速亡而已。

### 萃

萃 坤下兑上

### 萃亨

按《释文》：马、郑、陆、虞本并无亨字，独王肃本有之，王弼遂用其说，而孔子《彖》辞初不及此字也。

### 王假有庙

王至于庙中，则诸侯百官之众，九州之物，人心之精神，无不萃者，此萃之最盛者也。

### 用大牲吉

在损之时，则曰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应有时；在萃之时，则曰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顺天命也。《易》之随时如此！

### 致孝享也

古语谓享之丰者为致孝。《诗》曰苾芬孝祀，《论语》以致孝对菲饮食，盖以厚对薄也。此以萃享亲，故曰致孝享也。

### 《彖》

王假有庙，九五也，五为王，上为宗庙。利见大人、利贞，六二也。二、五皆正，二见五为大人。用大牲吉，九四也，故九四为大吉。利有攸往，初六、六三也，故二爻皆往无咎。

### 天地万物之情 天地之心 天地之情

天地万物之所以感、所以久、所以聚，必有情焉。万变相生，感也；万古若一，久也；会万归一，聚也。知斯三者，而天地万物之理毕矣。天地之心，主于生物而聚之以正，大人能以天地之心为心，则无往而不为仁；以天地之情为情，则无往而不为义矣。是以圣人表之，以示万世焉。

### 地上有水 泽上于地

水与泽相近而不同。水火以气言，气者，造化之本也，故坎、离主之；山泽以形言，形者，造化之末也，故艮、兑主之。水之气可以在地上，水之形不可以在地上，必置防以聚之，以待不时之用，乃有聚于地上之理，故为除器防戎之象。兑金在上，为治戎器，以兑金临坤众，为戒不虞。坤中有虞则为坎，坤无虞也。坎为心、坤为腹，忧在心不在腹也。

#### 泽上于地 泽上于天

泽上于天为夬，天非贮泽之所也，则决而已矣；泽上于地为萃，地则可聚矣。除戎器则众工萃焉，戒不虞则众民萃焉，聚之众者莫若戎器与戎事也。

#### 初六 九四

九四自观之上而下比于坤，独当三阴之萃，遂为成卦之主，无尊位而得众心，故必大吉而后可以无咎。如益之初九，在下而任厚事，亦必元吉而后可以无咎也。然自初六言之则异于是，其不专于初，可谓有孚，不终其泛纳三阴，可谓乃乱乃萃。为初九者，法当怨慕，我若号咷而悲，彼虽相聚而笑，皆不当恤，但往从之正应，相求不为过也。当萃之时，以能萃为美。上六无应而资咨，犹且无咎，初六有应而号咷，又何咎哉。大抵萃聚之道，阳以溥为贵，阴以专为美，四之志乱，乃得元吉，五中不变，反为未光，皆贵其溥也。初六求四，虽号无咎；六二从五，以引为吉，皆美其专也。

#### 六二 九五

六二与九五正应，下为上所引，故吉，以中相引，故无咎。然而萃聚之时，为礼当厚，必如二、五之交，信在其中，而后外可略也。故孚乃利用禴，凡此皆为臣道言之也。乃若君道，则异于是，九五居至尊之位，为萃之主，固当立贤无方，而其所萃，乃有定位，虽曰正应，相从守中不变，未为有咎，然此岂光大之道哉！必能不系其孚，而用元永贞之德，以显比于天下，乃可以亡私挟之悔矣。六二之孚，与九五之孚，二字相应，古语谓所亲信为孚，《春秋传》曰：夷伯者何，季氏之孚也。

#### 六三 上六

六三之嗟如，与上六之资咨涕洟相应。六三志欲求萃，而方值上六之咨嗟，两俱无应，无所利也，不若往比于四，与之相萃，虽非正应，不免小吝，然三本无应，非舍应而妄从，又四为卦主，众所当萃，以三附四可成互巽，上巽下顺，何咎之有。资咨，兑口之叹也；涕洟，兑泽之流也。上六以无应之故，至于资咨涕洟，若可羞矣，而圣人以为咎者，盖以当萃之时，孤特无与，虽在上位，岂得自安。故萃之六爻，皆不嫌于求萃。然则为上计奈何，曰不安于上，而萃于五，五上交为晋，则五光而上安矣。故五曰未光，上曰未安，皆非决辞，明有可变之理也。

#### 九四 上六

九四位不当，而受三阴之萃；上六当位，而无所萃。此所谓顺天命也，非人之所能为也。然四必大吉，而后无咎，上虽未安，而固无咎也。此则圣人之深意也欤！

#### 中未变也

萃自观来，四、上相变成萃，五在其中，独未尝变，是以六二不失其应，故曰中未变也。



升 巽下坤上

萃升



升自临变，六三降而为初九。升者皆自初始，初六为成卦之爻，故曰允升大吉；萃自观变，上九降而为四，凡萃者皆自四始，九四为成卦之爻，故曰大吉无咎。萃与升，皆刚中而应，萃刚中在上，其众必聚；升刚中在下，其势必升。故萃以五为大人，升以二为大人。聚者，下之所乐，故利见大人；升者，上之所忌，故劝以用见大人勿恤。言上三阴勿以阳升为忧，阳来朋阴，乃阴类之庆也。用见大人勿恤，戒阴也；南征吉，勉阳也。

### 大亨

初六以柔升，而遇三阴在上之时；下卦以巽入，而值上三爻之顺；九二刚中，而得六五之应。升之卦德有此三者，所以大亨而无阻也。

### 南征 禴享

南征者，言二之升五也。坤之中爻为离，南方之卦也，明夷之九三以坤在上为南狩，《春秋传》晋与楚战，筮之遇复，亦以坤在上为南征。禴，夏祭也，即南征之义。萃之六二，坤之中爻也；既济之六二，离之中爻也，故皆称禴。既济九五爻辞正指六二言之。

### 志行也

下之升于上者，其志在于出暗而求明也。升则明，不升则暗矣。征者，升也；南者，明也。故曰：南征吉，志行也。言九二之志在于上行也。九二升至六五，乃得离明之位，故六五曰大得志也，正与此志字相应。志者，九二之志，非六五之志也。

### 大《象》

顺德，坤也；积小以高大，巽也。坤为顺，巽为高，物之高必以积，其所积必以顺，非顺不可积，非积不能高也。木之始生，伏于地中，积而不已，其高干云，其大蔽日，未有见其忤者，顺而至之也。

### 下三爻

下三爻皆方升之人，上三爻皆受其升者。凡阳之升，皆非阴之所乐，惟九二与六五以中相孚，乃能不以外物相责望。乃者，难辞也，以九二之孚而仅得无咎，其难可知矣。九三虽与上六正应，然亦乘其空虚消尽之时而入之，始无所疑，使当其富实之时，能无疑乎。惟初六一爻与六四合志而相允，且不独四也，凡上三阴皆与之合，故其升也，上皆允之，所以在六爻之中，独为大吉也。观此可见升道之难，《太玄》以干上准之，知此义矣。

### 上三爻

随上六，兑为西，故曰西山，在周之西境也；升六四，坤为国，周国于岐，故曰岐山，指国内之地言之也。亨，古文享字，说具随卦。由初视四，其势远绝，故如升山，自下干上，疑若不顺，然致其诚意，以感通之乃顺，以事上非干上也，故有福而无咎，此舜尚见帝之时也。既已至四，其势平矣，故二之升五，正如升阶，二、五相交而正，故曰贞吉，此尧让舜之时也。既已至五，无所复升，惟有默升此道而已，故曰冥升。九三已已向申，盈变为虚，上六从申入亥，虚变为冥，此乾居西北之时也，故曰贞。自物言之，消而不息谓之不富，自道言之，贞复为元，坤之上六，乾实居之，何不利之有，故曰利不息之贞。

### 晋众允悔亡 升允升大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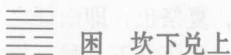
晋至于六三，然后众允而悔亡，升之初六即允升而大吉者。升，坤在上，下升而上允之，则其升也可以大吉而无疑。晋，坤在下为众，已进而众允之，则其进也免于媚嫉之悔而已。

## 孚乃利用禴

萃与升相反，而孚乃利用禴皆在下卦之中爻，何哉？盖禴所以享上也，六二求萃于上，九二亦求升于上，故其义皆同。然有小异者，萃之六二自下萃上，上喜而引之，固已吉而无咎矣，而又于其时义当用大牲，惟二之事五，可以不用，故于无咎之下，别明此义也。升之九二自下升上，非上之所乐，必如二、五之孚，有喜而无忌，乃可用情于五而无咎也，苟上下之间未能以情相与，而强干之，岂所谓巽而顺乎？故此句在无咎之上，为本爻之主义也。孚者，五用情于二；禴者，二用情于五也。

## 王用亨于岐山

此《象》须详玩，乃明初六卦主为王，巽为洁斋，六四地在上为山，王洁斋以升山，故曰亨于岐山。王指初，山指四也。



## 《象》

困自否变，上九降二，而为二阴所揜，所以成困，故曰困，刚揜也，以成卦言也。虽当坎险，不失兑说，故曰亨，以重卦言也。贞大人吉，无咎，方在困之时，以刚得中，能以贞胜，以九二言也。否之六三，升上成兑，兑口在上，而居穷地，尚口乃穷，以上六言也。

## 不失其所亨

当困之时，君子则不失其所亨，大人则能致吉而无咎。君子之亨，颜子、曾子之困也；大人之吉无咎，舜、文王、周公、孔子之困也。惟大人为能因污隆而起变化，故否之时，君子避难，而大人不害其为亨与吉也。

## 贞大人吉无咎

师贞丈人吉，无咎，谓九二也；困贞大人吉，无咎，亦谓九二也。圣人恐人谓困之大人不指九二，故不言刚中正，但言刚中明，非九五也。卦辞特置贞字于大人之上，明能坚固元刚以胜天下之变，如师之御众克敌，是以谓之贞，非以居位得正为贞也，此即《大传》所谓贞夫一者也。师贞于法律，故称丈人；困则贞于道，故称大人。

## 致命遂志

泽无水则涸，君子无时则蹇。时命，在天者也，委而致之，非我所能与也。志于仁、志于道，在我者也，虽困而必遂焉，非命所能制也。致命象险，遂志象说。

## 下三爻

初六在坎之下，故为入于幽谷，即坎之初爻入于坎窞也。九二在坎之中，故为困于酒食，即需之九五需于酒食也。六三在坎之上，进则困于九四之石，退则据于九二之蒺藜，动而入巽，则为大过之棺槨，不复与上六相见。三者无一可居，此即坎六三“来之坎坎，险且枕也”。

## 臀困于株木

此卦爻辞以困为首字者，谓本爻也；困上加别字者，皆指应爻言之。初六加臀，谓九四也。凡兑之初爻皆称臀，夬之九四、姤之九三皆兑之正反也，初六与九四为正应，欲藉以拯困，而九四巽木方颠，为兑金所毁折，故为臀困于株木之象，初六柔暗，深入坎下而不得阳明之助，是以不覿不明，必待其终也。初六之三岁，即九四之有终也，凡卦以三爻为终，三爻既终，即与四遇，故虽不覿而不言凶。





## 九二

九二在下，未得行道，而酒食以自娱，此所谓困也。朱绂方来，君道将应，此所谓亨也。利用亨祀，诚以感神，中以达上，此所谓贞大人吉也。循此而行，万一不利，虽凶亦无可咎，此所谓无咎也。九二成卦之主，故爻辞与卦辞相通，凶，如孔子之畏、文王之囚，纵使不免，亦何咎之有。

## 不见其妻凶

按《系辞》谓六三将死，故不得见其妻，非谓妻死而不见也，小《象》所以谓之不详。诸儒以崔杼一时之占，遂误其说，特未考《系辞》尔。六三坎体为夫，上九兑体为妻。坎为宫，谓宅兆也。

## 九四

困上加“来徐徐”一句，小《象》解之曰：志在下。明此句指初六也。下两句小《象》不解。安世按：困于金车者，四兑为金人，所乘为车，以九乘四不得其正，不可以有行也，故为困于金车，吝象。所谓虽不当位，即解此句也。有终者，终与初遇，《象》所谓有与也，即解此句也。三与四皆不当位，三凶而四有终者，三乘刚而在险之极，故凶，四居柔而主说，故始虽徐徐，终则有与，但以不当位为吝而已。

## 九五

困上加剿、刖二字，指九二也。二方见掎于二阴之中，上为三所剿，下为初所刖，故曰剿、刖，五有贤臣，而未得其用，故曰困于赤绂，言臣道未应也。乃徐有说，犹九四之徐徐而有终也。初在卦之始，以得上卦为有终；二在坎之中，以得兑为有说。二称享祀，享主天，祀主人，下自中而达上也。五称祭祀，祭地而祀天，言上下皆受其福也。二、五本非正应，特以中相得，故二之《象》曰“中有庆也”，五之《象》曰“以中直也”。

## 绂

程子《易传》曰：以绂言者，义主于行也。盖困塞不行，以得行为亨，故六爻多以行取义。初言臀，二、五言蔽膝，四言车，皆行具也。色之赤黄者为朱，朱，君绂也，赤，臣绂也，二、五无应，而以中相应，故以君臣言之，至三、上无应，则直谓之不见其妻云。

## 志在下也 志未得也

志皆所谓应。四志在初而未得，故来徐徐；五志在二而未得，故乃徐有说。

## 上六

六三非所当牵而牵之，故为困于葛藟；九五非所当乘而乘之，故为困于臲卼。此小《象》所谓未当也。所处如此，徒用兑口御人，以动而生悔为辞，不肯决然舍去，则又可悔之甚也。有读当作又，说在豫六三。此《象》所谓尚口乃穷也。若能断葛藟而不牵，辞臲卼而不居，行而去之，吉孰加焉。上六徒动而不去，则成讼，故自谓动悔，若去而之初，则为渐之吉，吉在于必行，而不在于徒动，故曰吉行也。



## 井 巽下坎上

## 《象》

改邑不改井，言其体也，九五之刚中似之。无丧无得，往来井井，言其用也，水木之上下不穷似之。汔至亦未繙井，言下入之时也，九三之不食似之。羸其瓶，言上出之



时也，九二之瓮敝漏似之。上二句属井，下二句属汲者，故凡井之得失备于此矣。或曰《象》文当云巽乎木而上水，井，改邑不改井，乃以刚中也，无丧无得，往来井井，井养而不穷也。今按：巽乎水作巽乎木，范滂昌言说也。

### 无丧无得往来井井

往者自往，井未尝丧；来者自来，井未尝得。人有往来，井一而已。

### 未有功也 是以凶也

几至而未至者，特未而已，犹可勉而至也，一羸其瓶，纆断瓶碎，无可为矣。

### 木上有水

说者谓，运以辘轳，举以桔槔，为木上有水，或以木为井干，此皆汲者之事，非井之本象也。凡大《象》皆据自然，无用人者为。草木之液，自下而升，上出其杪，往来而不息者，自然之井也；劳民劝相，下养其上，上助其下，相养而不穷者，人事之井也。

### 劳民劝相

劳民者，坎也；劝相者，巽也。千亩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亚侯旅，侯强侯以，劳之也。曾孙来止，以其妇子，饁彼南亩，田峻至喜，劝相之也。皆养而不穷之象。晁公武氏曰：劝之以言，相之以力。

### 初二

初与二，爻辞皆具两象。初在最下，而上无应，既如井中之泥水，而人不食，然泥犹有禽也。又如旧井之无水，而禽不居，则并禽无之矣，故《象》曰下、曰时舍。二亦在下之中，而上无应，既如井旁泉穴，止能下射泥中之鲋，又如敝漏之瓮，不能载水上出，故《象》以无与解之。明二爻皆无应，但初无水、二有水为异尔。水属阳，故卦内阳爻皆为水，阴爻皆不为水。谷者，井中之泉穴，已离于泥而未至于渫者也，渫且不食，而况于谷乎，况于井泥乎？三爻皆在下故也，谓之时舍，明非初之罪，时止在此尔。至三而渫，至四而甃，即此井也，井未尝变，变者时也。

### 三四五上

三、四在井之中，而皆得其正，阳为渫泉，阴为甃土，皆井之事也。五与上在井之上，而皆得其正，阳为寒冽而见食，阴为井口而勿幕，皆井之功也。三在下，故不食；五在上，故食。甃与收，皆阴也。四未及物，故自修；上已及物，故勿幕。

### 九三 上九

九三阳而能正，故为井渫，未得中位，故为不食。上与之有应，故为之心恻。上比于五，其力可以汲三，故可用汲。五在坎中，自三至五为离，愿其为离，不愿其为坎也，故为求王明。求王明者，非为私也，将以兼善天下也，故为并受其福。上九在上，当井口之成，勿幕足矣。又曰有孚元吉者，推贤扬善，出于恻怛之诚心，则井渫见汲，而天下并受其福矣。在上者必如是，而后为大成，故曰元吉，在上大成也。收者，井口之名也，今俗间谓之收口。

### 无禽

初之禽，即二之鲋也，常处泥中，得水则活，故旧井无之。沙随程迥曰：字书鲋作蚶，蜗牛也，污渠中多有之。今按：巽为虫，则蜗牛近是。

### 九三小《象》

上六之心恻，非为私应也，行者皆恻，吾安得不恻，此以明好贤之公心也。九三之求王明，非为富贵也，将使上下皆受其福，此以明慕君之本心也。《象》之发明爻意，大率如此。

**行恻 有孚**

上六之有孚，即九三之心恻也。人之相与，苟非中心恻怛，何以见其有孚，外虽相与，而中无恻怛之念者多矣。第五伦所谓一夜十起，退而安寝者是也。九三爻言心恻，《象》言行恻者，奇宝横道而不收，则行路之人皆叹息之矣，况在上而为之应者，能不动心乎。故《象》以行言之，所以深明其当然也。

**泥贅**

泥与贅，皆阴也。初六不正而在下，故不能自修而为泥；六四正而在上，故能自修而为贅。贅所以御泥而护泉者也，有闲邪存诚之功，故为修井之象。

**中正也**

井卦三阴皆为土，初之井泥、四之井贅、上之井收是也；三阳皆为水，二之射漏、三之井渫、五之寒冽是也。二中而不正，其水旁射而入于泥；三正而不中，故其水虽清而不食；五既正又中，是以清且食也。

## 卷 十

**革 离下兑上****《象》**

革自大壮变，六五降而为二，九二升而为五，二、五相变，故谓之革，此其所以为汤武之事也。二、五既革，皆得其正，然后天下信之，故为已日乃孚、为大亨以正、为革而当其悔乃亡也。事理明白于下，人心说从于上，我无掩蔽，彼无疑阻，革必如是而后为当。

**已日乃孚**

其未革也，已日乃革之，其既革也，已日乃孚。在初九则不可以有为，在九三则革言三就而后有（字）[孚]，革之难如此，可不谨欤！

**水火相息**

此以水火明泽火之异，非以水解泽也。旧以息与革合说，误矣。水男火女，故可以相息，水以木生火，火以金生水，有生息之道焉。至泽与火则不然，泽，女也，火亦女也，二女同居，无生息之理，离火至秋，为泽所变，故谓之革。凡男女相遇，皆有相济之义，故交则为既济，分则为未济，皆相得之象也。二女相值，皆无相得之情，相畜则为革，相违则为睽，皆不相得之象也。

**泽中有火**

水在泽下，谓之无水，言当有而伏，与无同也；火在泽下，谓之有火，言非其地，不当有也。火旺于离，遇兑而伏，泽已在上，火已在下，寒当革暑，阴当革阳，无可疑者。然而方伏之时，火气犹盛，人见为有，不知其将革也。革之所从来久矣，故曰已日乃孚，又曰已日乃革之，天之道也。

**治历明时**

泽中有火，天之革也；治历明时，人之革也。凡改世者必治历，改岁者亦必治历，治一世之历者，可以明三正、五运之相革；治一岁之历者，可以明十二岁、六十甲子之相革。兑为巫史治历之象也，离为日中明时之象也。郑夬曰：泽中有火，烜故根也，治

历明时，变前正也。此说甚美。然焚莱之事，终是人为，六十四卦无人为之象也。

### 六爻次序

革之六爻，自初至终，其时序皆可推考。初九在事之初，居卦之下，才虽可为，而时与位皆未可革，故曰巩用黄牛，不可以有为也，此伊尹耕莘、二老居海滨之爻也。六二已过初而得中，有中正之君与之相应，可以有为矣，故曰已日乃革之，行有嘉也，此伊尹就汤、二老归周之爻也。九三居下卦之终，世道将革，而强很自用，罔有悛心，若是者动凶静危，无一利者，将为人所革者也。众言三就，以为当革，则其势必革，断可信矣，尚何所逃哉，故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此桀纣之爻也。至九四，则时已革而成悦矣，夫革之而民悦，则革之汤武是也，故曰改命之吉，信志也，此南巢、牧野之事也。九五以天下文明之德，来居万物咸睹之位，其文炳然，革不足以言之，未占有孚，孚不足以言之，此汤之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武王之垂拱而天下治也。至于上六，则革之终、说之极也。夫革之效至于使君子蔚然而成章，小人回心而向道，则王道成矣。当是时也，为武帝之纷更诸事则凶，为成康之持盈守成则吉，故曰征凶，居吉，此则周成康、汉文景之爻也。

### 六爻变义

革自大壮来，初九不变，在大壮为壮于趾、为征凶，故其在革亦不可以有为。六二本九二所变，在大壮则为九二贞吉，以不变言也，在革则为征吉、为行有嘉，以变言也。九三不变，在大壮为贞厉、为触藩羸角，故其在革亦为贞厉、为征凶。九四不变，在大壮为悔亡、为尚往，故其在革亦为悔亡、为改命吉。九五本六五所变，在大壮为丧羊，至革则为虎变。上六爻虽不变，而其体变矣，在大壮为羝羊，至革则为豹变。明二爻皆自羊变而成也。自大壮之革，上卦复兑象，当为羊，而反变为虎豹者，革之九五自大壮九二乾爻来也。乾、兑属金，皆有虎象，而兑为阴金，乾为阳金，故专兑则为羊，兑杂乾则为虎，就虎类言之，阳者为虎，阴者为豹，虎大而豹小也，故九五为虎，上六为豹，观朱子发尾火虎箕水豹之说，可见其辨矣。上六本不变，因五之变而成革，故曰小人革面，顺以从君也。

### 巩用黄牛之革

黄，中也；牛，顺也；中顺者，六二之德也。其言于初九何也，初九用六二之德也，故曰巩。巩者，外束内也，方事之初，未可革也，而初九以刚居之，故为之设戒，但当束以六二之德，而不可以自用也。六二自大壮六五来，大壮六五即遯六二之反对，其辞故曰执之用黄牛之革也，以自守则曰执，以制他人则曰巩，明以遯二制革初也。革主变更，此皮革也，亦得借用者，居初而用二，亦革已从人之义也。

### 有孚

已日乃孚，革之常数也，未占有孚，大人之盛德不可以常数言也。革言三就，有孚，因三就而知其有孚也。有孚改命，吉，因有孚而知其可革也。

### 革面

小人革面，非谓面革而心不革也，若其心不革，何以谓之有孚。面者，向也，古语面皆谓向，如墙面、王面、南面皆是。当是时也，小人易向而遵王之道矣，故曰小人革面，顺以从君也。君子本与君同向，因是而追琢成章尔；小人本不同向，故以革面言之。

### 大人君子



九五革之主，故曰大人，以君德言之也；上六革之效，故曰君子、小人，以臣民言之也。



### 鼎 巽下离上

#### 元亨

屯、随、临、无妄、升、革之元亨，皆为大亨，独大有、蛊、鼎为元亨者，应大中之运，建万事之统，受惟新之命，皆有大始正本之义也。大从亨言之，皆事之成效，元主事本言之，不以元附亨也。卦辞有吉字者，误也。

#### 鼎象也

鼎象者，不必取卦画以象形，盖言以鼎名卦，非实鼎也，特取之以为象耳。凡卦名之用物者皆然。时于鼎发之者，其为天下国家之重器，恐学者止以此器论之，则其义局矣。然止就其器推之，亨以享上帝，大亨以养圣贤，亦国家之重礼，圣人之盛德也，况以其象推之，其庸有既乎。以二卦言之，巽入乎下，则鼎之足腹也，聪明于上，则鼎之耳铉也，此可以象其形矣。以二、五言之，柔进而上行，即水气之上蒸也，柔得中而应乎刚，即火气之下得也，此可以象其用矣。鼎能如此，则足以成烹饪之功，为祭祀之首；君能如此，则足以调一天下，为万国之首，皆元亨也。故曰鼎象也，其此之谓欤！凡祭祀之礼，以羹定为行事之始。

#### 以木巽火 木上有火

以木入火，则象鼎之烹饪也。木上有火，自取其气之上蒸。先儒于木上有火，亦以烹饪释之，非也。凡《彖》与大《象》无同用者。

#### 大烹

大烹非尊大之也，大犹广也、多也。天下之圣贤非一人也，不广且多，不足以养之，犹后之诗人思得广厦以大庇天下之志也。

#### 木上有火

鼎之木上有火，犹井之木上有水，非井、鼎之本形也，特象之耳。草木皆具水火之气，其生也，水气升于上，水至木杪，则为滋液，象井泉之上出也；其成也，火气见于上，火至木杪，则为华实，象鼎气之上蒸也。君子观井之象，则当务民于下，以丰其液；观鼎之象，则当恭己于上，以凝其气。存神以息气，人所以凝寿命也，中心无为，以守至正，君所以凝天命也。火之光虽在木上，而其命必藏于木，木尽则火亡矣。正位以象离，离为听政之位；凝命以象巽，巽为命。

#### 初六 九四

初与四皆在本卦之下，故初为趾、四为足，两爻皆不正，故初为颠趾、四为折足。然初未有实，则颠趾有时而为利，为其可以出否也，如人未有子，则贱妾有时而可亲，为其子之贵也，故无咎。四已有实，而折其足，则餗翻而形污矣，欲不凶，得乎？夫居公位而载鼎，实大事也，不正之人，诚何足以当之，故曰信如何也。此两爻明人有小累，有时而可用，而国之大任不可以妄居也。

#### 九二

九二以刚居中，鼎有实矣，未实之初，鼎尚可颠，既实之后，当谨其所之，不可妄动。初虽与我比而成偶，然其人有颠趾之疾，不可近也。二能守其实，以从黄耳之正应，使颠趾之人，不得相近，则可免于覆实之尤矣。

## 鼎耳革 鼎黄耳

三、四皆在中爻，而取象不同。四居上卦之下，故为足；三居下卦之上，故为耳。六五中虚，得为耳之道者也，故能受九二之金铉以为实。九三以刚自塞，则耳道革矣，故虽有上九之玉铉，而行不得通，虽有雉膏之美，而人不得以为食也。雉膏指上卦离，为雉肉之甘美者、为膏。六五凝于柔，惧其变也，故利贞。九三过于刚，欲其变也，故以方雨为吉。九三动成坎雨，则与上相应，虽有自亏之悔，终有得应之吉。鼎六爻，独九三、上九不相应，与诸爻相反，故谓之革。革者，鼎之反也，此两爻明中虚则能用贤、不虚则虽有圣贤不能用也。

## 中以为实

中者，五之黄耳；实者，二之金铉。其言中以为实者，明五本无实，特用其中以为受实之地，此即《彖》之得中而应乎刚也。九二自称之实，指鼎中之饩也，此称二为实，复指为铉者，在腹言之为实，在耳言之为铉，皆以刚居中之象也。

## 金铉玉铉

金铉，实用之物也，玉铉为文而已。二、五君臣相交，以治鼎事，故以实言之。上九鼎实已成，无所复治，故曰玉铉在上，明设而不用也，饰以宝玉，陈之庙庭而已。上九居离之极，当文盛之时，如功成治定，无所复为，但当制礼乐以文太平，此所以大吉无不利也。井之六五，寒泉已食，井事已成，上六居井口，亦无所为，故曰元吉，在上大成也。鼎之烹物，以刚柔得节为成，故不言成而言节，加刚柔二字，又见二、五之功至此而就也。井、鼎之实，皆利于上行，故上爻之吉皆同。井，阴在上，故犹戒其幕；鼎，刚在上，其德如玉，无可戒也。

## 刚柔节也

凡烹饪之事，以刚柔得节为功。《文王世子》曰：食上必在视寒暖之节。寒暖即刚柔也。《食医》曰：凡食齐，视春时；羹齐，视夏时；酱齐，视秋时；饮齐，视冬时。《烹人》曰：掌共鼎饔，以给水火之齐。齐即节也。水火、冬夏，皆刚柔之号也。凡《易》中节字，皆谓数度之宜，非若俗间以裁减为节也。

三三

三三 震 震下震上

## 卦辞

震有二义，有自畏而震者，有震而使人畏者，二者皆足以致亨也。震亨二字，盖总言之，此下却分出二义。震来虩虩，笑言哑哑，此以自震而致亨者也；震惊百里，不丧匕鬯，此以能震人而致亨者也。《彖》中虽脱不丧匕鬯一句，只如此读，义亦无欠也。

## 惊惧

惊者未必惧也，故为远者言之；惧则既惊而又惧焉，故为迩者言之。国君立子以嫡，无嫡以长，无长以贤，皆取其威重而民震之也。晋之公子雍、楚之王子比，皆以德位素轻民无震焉，故不足以为祭主也。古，国不过百里，震惊百里，犹威震其国也。宗庙社稷皆沿百里言之。

## 出可以守宗庙社稷

出，即帝出乎震之出。先儒谓君出，而太子守者，非也。

## 大《象》

恐惧修省，所谓洊也。人能恐惧，则既震矣，又修省焉，洊在其中矣。



## 震兑

君子之所震，恐惧修省而已，非皇遽失守也。君子之所说，朋友讲习而已，非佞媚苟亲也。或震、或说，无非切身为己之学。

### 六爻总义

震以一阳为主，下卦之震者，初九也；上卦之震者，九四也。初九之震，在己为恐惧，二乘之为厉，三稍远则其声苏苏而渐缓矣。九四之震，陷于坎中，虽在己为未光，五乘之亦为厉，上稍远，遂索索而无声矣。

### 初九 九四

初九为下震之主，当震来虩虩、笑言哑哑之象；九四为上震之主，当震惊百里、不丧匕鬯之象。初九因二来而成震，自震者也，故曰震来。九四我往而成震，出而震人者也，故不言来。然而初九以一阳动乎二阴之下，得震之本象，故其福与卦辞合。九四以一阳动乎四阴之中，则震变成坎，震而遂陷于泥，无惊远惧迍之威，故不能如卦辞之光大也。

### 后有则也

则者，其常度也。初因二、四之变其则，所以震惧。震复为临，二、四各还其则，则初得其正应矣，笑言哑哑者，始相失而后相遇，欢欲之极，声气之和也。卦辞统论一卦，始终皆在其中矣。爻辞自初爻言之，故加后吉二字，明吉在成震之后也。

### 初上

震之六爻，初最先震，上最远于震。初之震来虩虩，其恐甚矣，故其笑言哑哑，乐亦称之。上则不然，其于震也，索索然若有而若无，未尝如初之恐，故其于中也，矍矍然若有求而未得，亦不如初之乐也。笑言者，心之声也；视听者，心之则也。不得于中而求于外，则凶，故为征凶。若能因此自震，不以其躬之远于震者为安，而以其邻之迫于震者为法，能畏惧惊戒，以从事于中，则虽凶而无咎矣。人必恐惧而后有得，上惟不震，是以中未得也，五惟震厉，是以不丧其中，故圣人欲上六之法之也。上动而征，则与三为婚，不征，则与三无应，故有言。有言，小故也，而免于征凶，所补大矣，故无咎。

### 六二 六五

重震自临变，九二往四而成上卦，六四来二而成下卦。二居下震之上，故称来；五居重震之上，故称往。来二之所谓来者，自取之也，故二之自省，在其所怀之资，为有所丧，昔之九二今为六二矣，故曰丧贝，言丧其资也，跻于九陵，升于四也。五之所谓往来者，二往而四来，五无与焉，故五之自省，在其身为无所丧。二虽丧资，仍得中位，故戒以勿逐，逐之则资与位俱丧矣。五虽无丧，不当但已，必有事焉，所以示修省之义也。勿逐者，守其中也；有事者，行其中也。六二为正，六五为大，故曰其事在中，大无丧也。

### 九陵 七日

易之数，九者变，七者不变。二跻于四，则临变成震，故曰九，自二至四互艮，故曰陵。二勿逐则不变，故曰七，动则二历三、四为九，不动则二与五对为七。

### 亿

亿，度也。二、五之厉，即震之恐惧也；二、五之亿，即震之修省也。两爻皆在中主心，故具恐惧修省之义。

### 乘刚也



屯六二之难，乘刚也；豫六五贞疾，乘刚也；噬嗑六二噬肤灭鼻，乘刚也；困六三据于蒺藜，乘刚也；震六二震来厉，乘刚也。小《象》称乘刚者五卦，除困六三一爻乘坎，其余四卦皆震之第二爻也。盖初爻以阳动于下，为成震之主，如雷之作，威怒方兴，凡乘之者，皆不得其安也。归妹卦辞言柔乘刚，亦六五乘震九四言之。

### 危行也

安行者，安分而行，不可危也；危行者，危惧而行，不得安也。六二遇初震犹危，况五之重震乎。五虽失正难安，而以中为大，当危惧之时，欲其皆不失正，难矣！惟安行从事于中，勿丧其大者而已，故曰其事在中，大无丧也。

### 六三 上六

六三之苏苏，上六之索索，皆震远而声小，不足于恐惧者也。三则曰位不当也，明三之当行也；上则曰中未得也，明上之当反而不当行也。六三去下震远，而居位不正，行则入于上震，可以知惧，而又以六居四，可以得正，妄行则有眚，如六三之行，为不妄矣，故曰震行无眚。上六居位本正，但未得中尔，反而从五，则可以得中，又近震，可以知惧，行而出外，则去中愈远，愈无所震，又与其正而并失之，故曰征凶。



### 艮 艮下艮上

#### 艮其止

卦辞为艮其背，《彖》为艮其止。晁说之氏曰：《彖》亦当为艮其背，自王弼以前，无艮其止之说。今按：古文背字为北，有讹为止字之理。

#### 上下敌应不相与也

上下敌应，八纯卦皆然，而独于艮用为卦义者，他卦象虽相敌，情自相与，惟艮则上下二卦阴阳各正其性，而无外求之情，故有不相与之义。阳上而阴下，一阳而统二阴，皆天下之定理，不可复加损也。

#### 时止则止时行则行

新安朱先生曰：艮其背，不获其身，止于止也；行其庭，不见其人，止于行也。安世按：《彖》辞揭艮其背于上，而总结之曰：是以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则此三句皆自背言之也。夫背者，自视则不获其身，行于人之庭，则不见其人。盖或止、或行，皆无所睹也。

#### 不获其身 不见其人

姚小彭氏曰：言辅不言口，言身不言面，言夤不言心，言限不言腹，言腓不言股，言趾不言足，皆不获其身也。敌应而不相与，不见其人也。夤字从肉，不从夕，字书作腓。

#### 大《象》

两雷、两风、两水、两火、两泽皆有相往来之理，独两山并立，各止其所，不相往来。人之一身，至易止者背，至难止者心，能使心之所思，各止其位，不贰不杂，则可以言止矣。位字又见艮上艮下之象。

#### 六爻

艮之六爻当以《彖》解之。《彖》曰：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言艮非冥然而止也，随时制行，各止其所，其义至明，而不可乱也。初六当可止之所，止之斯止矣，然其德疑于不正，故曰利永贞，又曰未失正也。六二居腓，非可止之所，乃不肯退听，而强止之，终不可得而止也，故曰其心不快。九三居上下之交，亦





非可止之所，乃肆其刚而强止焉，限分而为上下，夤裂而为左右，心居其间，无所依托，此分崩离析之时，祸将及君之象，故曰危熏心也。腰膂皆有力之处，故以纯刚者象之，六四在辅之下，腰膂之上，正当艮其背之地，在诸爻之中独得其所止，故合于卦辞之无咎。《象》恐人误以身为正面，故以躬解之，伛背为躬，躬者，见背而不见面也。六五与二，皆制于上爻者也，然二在下体为腓，腓之行止一听于股，故无自止之理；五在上体为辅，辅之开阖得自专之，非上骂之所能制，故亦为可止之地。自背视之，得见其两辅之不动，则知其言之必有序矣。故二不快而五悔亡，五与二相类，五不正而二正，疑其有悔也，五能以中补正，故曰悔亡。上九与三相类，皆一卦之主也，然九三当上下之交，时不可止而止，故危，上九当全卦之极，时可止而止，故吉。圣人于三，谓之限于上，谓之终，终则时之所当止，限则人之所强止，故吾谓六爻当以《象》辞解之者，此之谓也。

### 其心不快

初虽不正而可止，故圣人以未失正许之，二虽止矣而不可止，故圣人闵其心之不快，止非其所，其害如此，此渊明之所以耻于心之为形役也。不拯其随，是不能令也，其心不快，是又不受命也。故《象》以未退听释之。

### 六四 上九

《象》曰：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惟六四一爻足以当之。《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惟上九一爻足以当之。

### 以中正也

姚小彭氏云：凡六居五，当作以正中也，亦于韵为叶。

### 敦艮

上九于六爻当为首，不言首而言敦者，爻义在重艮，不在首也。姚氏曰：《尔雅》谓丘再成为敦，所以明兼山之象也。审如是，则象莫明于敦矣，又何首之云乎。

### 咸艮

咸、艮二卦，取象相类。咸主心，故言拇、言股、言心、言颊舌，皆在前者也；艮主背，故言趾、言限、言躬、言辅，皆在后者也。惟咸之二、五独取艮之腓、脢者，两爻皆安居其位，有艮之象焉。二，艮之中爻，五，伏艮之中爻也。艮，四为背，故五为辅；咸，四为心，故五为背肉，上为辅。又，上兑为口，则辅宜在上也。



### 渐 艮下巽上

### 《象》

《象》本用解卦辞，而说者多讹其义，今辨之。渐之进也，女归吉也，进得位、往有功也，进以正，可以正邦也。此六句，解渐女归吉四字。其位刚得中也，止而巽，动不穷也，此四句，解利贞二字。上段言渐之进也，以位言之，则有得位之功，以德言之，则有正邦之效，有是二者，所以为渐女归吉也。下段因上段之文而推衍之，所谓进得位者，九五也是也，以刚居中，得天下之正位，君子之所守如此。所谓贞也，所谓进以正者，两卦之德是也。艮止于内，则不妄进，巽以行之，则不骤进，自然所向皆利，而不至于穷。君子之所行如此。所谓利也，先释贞字，后释利字者，明利之主于贞也。正则质直而好义也，巽则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也。动不穷，则在家必达，在邦必达也，凡女之进、士之进皆当如此。

## 大《象》

渐之居贤德，即夬之居德也。古书居皆训积，如《书》之化居、《易》之居业，皆是也。汉人犹言居积。积德者，忌决而喜渐，渐则增，决则散矣。居贤德以象艮之止，善俗以象巽之入。德不积，则其入人也不深，不足以善俗也。

## 六爻取象

初在艮之麓而为干者，水涯为干，上有互坎也。二高于初，故为盘石，汉郊祀志作般，孟康云：水傍堆也，堆固高于涯矣。三又在上，故为陆，陆在水中，则塘上路也，知然者，三正在坎中也。四在巽木之初，当为根，以在上卦，故为桷。三、四皆人爻，陆在人下，桷在人上也。五为陵、上为逵，皆对下卦言之。五对二为高，故为陵，陵高于堆者也；上对三为高，故为逵，九达之逵高于水中之陆也。人立于九达之逵，而望飞鸿之羽，其势又高，巽为高，而在上卦之上，故其象如此。

## 下三爻

渐之下三爻，言始进也；上三爻，言进而有得也。鸿，水鸟也，初始离水而至于干，其进不速，犹在水土之滨，穷迫之地，小忧小故时时有之，然而宁止于此而不进，则于大义固无失也。二已离干而至于盘，去水土而得石，有饮食之乐矣，则又止而不进，非徒安于自养，义不可以轻进也。两爻皆柔而能止，故得渐进之义如此。三为艮主，自应能止，然以纯刚之质，当渐进之时，乃在互坎之中，正得山上有水之象，圣人惧其进而犯难也，故有劝戒之辞焉。征、孕皆凶，言不可进也；利在御寇，言可止也。三征则离艮而入巽，故有离其群丑之悲。孕生者下首，今乃上进，故失生育之道。凡行，上为逆，下为顺，刚止于外，下蔽二阴，与之相保，共御寇贼，则顺道也。群丑，谓倂类也，《诗》吉日从其群丑。

## 上三爻

上三爻去下之止，而入上之巽矣，故皆言所得之位。四始离下，择木而栖之，遽得其桷，而人不忌之者，以柔居柔，为顺之至，而又能巽，所以进而得安也。五居尊位大中，得其所愿，渐之遂志者也，既居正室，虽三岁无子，而一卦之中无与比者，不假有子而自不可胜，妾以子贵，妇以位贵，以正进者其效固如此也。《彖》辞自渐之进也，衍而上之，极于其位，刚得中也。盖至此而后得所愿矣。上九渐道之成，著于九达之衢，国人望之以为仪表，此盖元老旧臣，筋力已衰，而在宾师之位者，譬如望飞鸿之羽于九达之逵，但见其次序之不可乱，亦足以仪刑众庶，使诸大夫国人有所矜式，不待见之行事也。

## 小子厉有言

小子，对丈夫言之。小子居之，则危厉而难安，士穷则困于流俗，语言小故，亦所不免，但于大义无咎，此固大丈夫之所安也。元稹初时亦不肯苟合，特以资本不洪，故不能堪困蹶之厄，受众多之口，遂改途而妄进矣。艮为少男，故以此戒之。

## 九三孕 九五不孕

九三言征凶御寇者，在坎中也，坎为难，征则有兵难，孕则有产难，设险守国则利御寇。九五不孕者，互离也，坎为血卦而中实，故孕；离为大腹而中虚，故不孕。又已出坎三爻之外，则无产难矣，故为三岁不孕。凡称岁者，皆指阳卦，同人指乾、丰指震、渐困坎皆指坎、既未二卦指离言之，则称三年也。

## 于逵



胡安定以上九之陆为逵，是也，此卦爻辞协韵当然。然不必谓之云逵，逵自是九达之道，鸿之渐于逵者，非降而在逵也，飞而过之，如六鹢之过宋都，通道大逵，众所共仰之地也。爻辞恐人真以为鸿有立于逵者，故继之以其羽可用为仪，其象明矣。若曰云逵，是犹以为鸿真在逵也。

### 咸渐

玉山徐焕曰：渐以男下女，故吉。向使巽先艮，动不待男之先下而巽入之，则为蛊矣。安世谓，损之反咸亦犹是也。

䷵

䷵ 归妹 兑下震上

### 卦名

归妹不必曲说，但嫁皆女之少时，故古之言嫁者，例曰归妹，《易》帝乙归妹、《诗》伉天之妹是也。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男常长，女常少，故曰所归妹也。今国家帝常呼后为妹，盖相沿久矣。

### 咸恒渐归妹

咸、恒、渐、归妹，夫妇之道备矣。渐止而巽，将嫁之时，女待男之礼也。恒巽而动，既嫁之后，妇从夫之义也。归妹说以动，男女初婚之情也。咸止而说，夫妇终身之好也。然独此卦名归妹者，震东、兑西，夫妇之正位也。

### 天地之大义 人之终始

有男女然后有夫妇，天地之大义也；有夫妇然后有父子，人之终始也。是故昏礼不贺人之序也，言故者终而新者始也。万物兴，亦言旧废而新兴也。

### 征凶无攸（升）[利]

以卦德言之，凡说而动，皆不正之事，自归妹之外，皆不可行，故曰征凶，无攸利。以卦象言之，以长男之年，慕少女之色，未有不为身之灾、家之丑者，亦征凶，无攸利也。凡此皆一卦之大义，而《彖》以爻位推之，则二、四以阳居阴，有男以不正从女之象；三、五以阴居阳，有女以不正从男之象，行皆失正，故为征凶。上卦以六五乘九四，下卦以六三乘九二，有夫屈于妇、妇制其夫之象，故为无攸利。

### 征凶 征吉

六三自全卦言之为征凶，原其始之妄动也；自初九言之为征吉，要其终之反归也。泰四动为三而成归妹，故凶；归妹三反归四而成泰，故吉。

### 大《象》

泽中有雷，卯入于酉，犹男人而从女，此夜居于内之时也，故随为向晦入息之象；泽上有雷，酉复从卯，犹女出而从男，此物终复始之时也，故归妹为永终知敝之象。夫物生而必终，有以永之，则不终事，久而必敝，有以知之则不敝。故虽长男，必娶少女，所以续终而承敝也。君子观归妹之象，则知物物事事无不然者，其可不知所以永之乎。震为反生，能永终矣，兑为毁折，能知敝矣，坤之代有终，即此永终之义。

### 跛眇

跛眇皆谓六三。泰之三、四相易而成归妹，初九当以六四为妇，四者，五之娣也，故归妹以娣，以恒也，以四归初，固其恒理也。今四降为三，虽与初同体，却不相承，故如两足而跛其一，言其非正配也。三征而反于四，正与初相承，然后为吉，故曰跛能履，吉相承也，三之所谓反归以娣者，此也。九二当以六五为妇，三虽与二相比，亦非

正配，故如两目而眇其一也，为九二者，但当守幽人之贞，以俟正配，然后不失其常，故曰幽人之贞，未变常也。履与归妹下卦皆兑，履之九二幽人贞吉，六三眇能视、跛能履，故归妹亦取以为象。初在下，故言跛；二当互离，故言视。若其义，则皆欲其必待正配而不妄娶也。

### 归妹以须 归妹愆期

须者，贱妾之名也。六三本泰之四，于五为娣，于初为正应，今乃降而居三，求附于初，遂成婢妾，不得与君子相当，若能自反于四，以娣而归初，则足以与之相当矣，故曰归妹以须，未当也。四本应初，因与三相变，遂成愆期，然其志盖有待也，迟者待也，待三之反，则有时而得所归矣，故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三者，女之自失者也；四者，女之自重者也。

### 不如其娣之袂良

泰之六五，女君也；六四，娣也。五居中而以贵行，方切自重；四降为三，遽往就下而招二焉。袂所以招人，非女君之所肯为也，故曰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然而妾终不可以当夫，媵终不可以逾嫡，二、五之相当，如日月之相望，待其时至，则正配自合，而吉在其中矣。小《象》下两句解上两句法与需上六同。

### 上六

上与三为夫妇，而三变为四，上遂无夫而谓之女，四亦无妻而谓之士。女无阳以为实，士无阴以为血，此象死而失耦、及生而相弃者，皆天下之穷民也，故无攸利。在君臣之际，则李德裕之丧武宗、周世宗之失王朴是也。大抵归妹之诸爻，止因三、四易位，遂皆失其正应，独二、五之应无恙，然二为三所招，五为三所先，亦几于失应矣，赖两爻皆中，二能守贞，五能待望，故五仅得吉而免于征凶，二仅得利而免于无攸利也。

## 卷 十 一



### 丰 离下震上

### 王假之

凡物皆有丰，惟王之丰为足，以极其至也，故曰王假之，尚大也。孔子曰：严父莫大于配天。孟子曰：尊亲莫大乎以天下养。《易》曰：崇高莫大乎富贵。老氏曰：王亦大。皆此意也。

### 勿忧

既丰矣，而言勿忧者，有大则患失，其大无疆，惟休则无疆，惟恤此古今之至情也。汉高祖之除彭韩、系萧何、疑陈平，唐太宗之杀刘洎、李君羨，皆既丰之后，忧之深也。圣人曰：是不必忧，愈忧则愈惑，非保大之道也。君人者，昭吾明德如日之中，照临下土，岂有阴慝敢干其间哉！如此则不必忧矣。虽然，日月为高矣，犹有昃食之虞，天地为大矣，犹有盈虚之变，人之智不免于死生，鬼神之灵不免于聚散，则丰亦岂吾之所能常有，就使失之，亦常理也，又岂忧虑之所能如何哉！此圣人极言勿忧之理，而因以足卦辞日中之义，使知中者人之所当勉，而昃亦非人之所能为也。

### 宜日中



大抵丰卦皆以明为主，故下三爻皆自明而无咎，上三爻皆暗以能求明为吉、不能求为凶，此所以宜日中也。

### 盈虚消息

盈虚者，消息之极；消息者，盈虚之渐。消，浸亡也；息，浸长也。

### 人乎鬼神乎

人者，形之盛也；鬼神者，气之盛也；天地者，形气之大者也。一盈一虚，犹随时而消长，则形气之运于其间者，从可知矣。

### 噬丰贲旅

动而明人者，为立法；既明而后动者，为断刑。明以止者，为虽明而不敢速；止而明者，为虽慎而不敢留。立法者，雷电始作而未至；断刑者，雷电至矣。声光并至，所以为大，折狱用明象电，致刑用威象雷。

### 六爻

丰以雷电皆至成卦，故六爻不论敌应，皆为相资之象。初九、九四皆阳也，曰配、曰夷、曰句、曰尚，古文句即均字，皆言同也。然虽同无咎，但不可过尔。同则明动适平，过则偏于用明，其敝也苛，故曰过句灾也。六二、六五皆阴也，六二以五为蓐，在上而暗也；六五以二为章，在下而明也。二自往五，则得疑疾；五能来二，则有庆誉。二之不往，非忘君也，积诚以感之，则其蓐可发而去也，故曰有孚发若，吉。九三极明可用，而上六以柔暗自高，故九三当丰而见沛，当昼而见沫，有左而右废，皆可小用而不可大用之象，其凶皆在上六，非九三之咎也，故三曰无咎，上六曰凶。上六居丰之极，外极其大而内极其暗，自外言之，如屋之翬，飞上于天际，动之至也；自内言之，九三近在其家，乃三岁而不见，则不明之至也。三岁者，上三爻之终也，其不明者，非九三不与之，乃上六柔暗自高，而不下求也，故曰自藏。又以见九三之无咎也，若不言自藏，则人必真以其家为无人，而归责于九三矣。

### 配主 夷主

初以四为配，四以初为夷，上下异辞也。自下并上曰配，如妻之配乎夫人，帝之配乎天帝也；自上并下曰夷，如丘之夷而入乎川，日之夷而入乎地也。

### 句

离纳己，震纳庚，自己逆数至庚为句，自离初至震四也，过庚复己则为离之四，当有焚弃之灾，故曰过句灾也。

### 丰其蓐日中见斗

六二、九四爻辞同用蓐、斗，而其意之所指则不同。六二指六五为蓐、为斗，故不可往，往则入于暗而得疑。九四之蓐与斗皆自指也，故利于行，行则遇明而得吉。《象》恐人误以二爻同释，亦以四之蓐、斗归责于六五，故九四之《象》最详。曰丰其蓐，位不当也，言以九居四，不得比六二之当位也；曰日中见斗，幽不明也，言九四之幽暗，不得比六二之自明也；曰遇其夷主，吉行也，言九四之当行，不得比六二之不往也。此二爻以《象》辞考之，然后见其不同。大抵二爻之分，二中正而明，四不中正而又不明也。

### 旆昧沛沫

蓐者，蒙覆之物，大则全无所睹；旆者，旌旛之属，虽大而不全暗。斗在昏时之后，昧居平旦之前。自旆、昧言之，皆有小明，非若蓐、斗之甚也。旆与昧，皆王弼本，今从之。《九家易》作沛、沫二字。大暗谓之沛，斗杓后星谓之沫，则其昏甚于蓐、斗，非今义也。

庆誉

六五无应，则本无庆也；不明，则本无誉也。其喜与名皆因六二之来而得之尔。

䷷

䷷ 旅 艮下离上

卦辞

旅小亨，旅贞吉，凡卦辞重用卦名者，别出一义，不缘上文也。如震来虩虩，盖言自震；震惊百里，乃震人也。颐之贞吉，总言一卦之义，观颐自求口实，乃观颐之道也。旅小亨，就旅之卦才言之，可以小亨，不可以大用；旅贞吉者，旅于正则吉，不正则凶，乃处旅之道也。

《彖》

柔得中乎外，而顺乎刚，此以六五释旅小亨之义，在外旅也以柔行顺，小亨也，本爻之美止于誉命，可见其小矣。止而丽乎明，此以重卦释贞吉之义，知止则自处者正，丽乎明则所依者正，旅必如是而后得吉。六二以正而无尤，初六以不正而取灾，此可见吉凶之所在矣。

旅之时义大矣哉

旅卦之才可以小亨，如六五足矣，至旅之时义则甚大，非孔孟不足以尽之也。圣人惧人但以卦才小旅，故赞其时义之大，使学者思之。至难处者，旅之时；至难尽者，旅之义。

山上有火

山非火之所留也，野烧延缘过之而已，故名之曰旅，而象之以不留狱，明象大慎象山，不留狱象火之过山

斯其所取灾

旅之所贵乎止者，止而丽乎明也。初止于下，而远于明，复何云哉。夫君子之旅，以行道也；小人之旅，以求利也。二者皆非明不济，若止于琐琐，则胥失之矣。琐琐，细小貌也。

志穷 心未快

初六柔止于下，其志卑污，故曰志穷；九四刚炎于上，其志高明，不以得利为足，故曰心未快。此二爻亦宜合观。

六二

次，所居也，谓二；资，所有也，谓六；童仆，所赖也，谓三。三自外来，而比于二，旅之相得者也。在二为得，在三为丧者，二以阴得阳，故为得，三以阳得阴，故为丧也。

童仆贞

贞字当自为句，不可以连于童仆也。旅以贞为吉，而六二、九三皆得正位，故圣人辨之。如六居二，中正柔顺，可以合于卦辞之贞，贞于此，则终无尤也。如九居三，重刚不中，以此为贞，适以自危而已。

九三 六五

旅自否来，三、五升降而成卦，故二爻当合而观之。九本居五，乃舍之而去，使变为离火，故为焚其次舍。二阳之健而下，与二阴同止，无左右之助，故为以旅与下，丧其童仆。六自三而上，至五成离，而九去之，故为射雉得之，而亡其一矢，离为雉，刚





爻为矢，言三爻皆刚，去其一也。一刚去之，疑若无誉而终有誉命者，虽失一刚，而能上及二刚，所得多也，故曰上逮也。旅恶下而与喜上逮，中德为誉，中位为命，外卦为终，此即《彖》所谓柔得中乎外而顺乎刚，旅之最善者也。

#### 九四

以九居四，在旅能顺者也。虽未得位，然就其所处，顺而丽乎明，亦可以得利矣。资者，本有之，财斧者，致用之利，二止于内，故怀资而已，四丽乎外，故兼得其利。然而得利者不若得中、得正之为快也，君子所乐，中正而已，利不与焉，是以我心不快也。

#### 其心 我心

艮六二已得正位，而力不能止，故曰其心不快，其者，指其位言之也。旅九四力虽可为，而未得位，故曰我心不快，我者，指其人言之也。其指二字，我指九字。

#### 上六

鸟者，离之象；巢者，附丽之至高者也；焚者，离火之失性者也；笑者，喜其高离之鼓缶而歌也；号咷者，悲其焚离之大耋之嗟也。旅之上，即离之三也。

#### 先号后笑 先笑后号

旅，离在上，故后号；同人，离在下，故先号。离性炎，故多怒也。同人之五，得二而后成兑，故后笑；旅之五，先已成兑，故先笑。兑性悦，故多喜也。

#### 丧牛于易

大壮九四与六五易位，而失其壮很，故曰丧羊于易，无悔；旅上九与六五易位，而失其柔顺，故曰丧牛于易，凶。六五失其刚，故所亡者一矢；上九失其柔，故所丧者牛。六五亡矢而得离之中位，故为射雉；上九丧牛而得离之上穷，故为焚巢。五、上皆在一卦之终，六五为文明之火，故终以誉命；上九为失性之火，故终莫之闻，言无誉也。



#### 巽 巽下巽上

#### 卦辞

姚小彭氏曰：巽自遯变，六二升而为四，以比于五，故为小者得亨，为利有攸往、利见大人也。晁公武氏曰：兑巽成卦，皆主于柔。然兑内刚而外柔，其用柔也，故亨；巽内柔而外刚，其质柔也，故小亨。

#### 大《象》

申命象风之声，行事象风之迹。

#### 《彖》

以卦体言之，重巽以申命，是小亨也，事必待于申命而后行，岂大亨之规模哉。以九五言之，刚巽乎中，正而志行，是利有攸往也。以初六、六四言之，柔皆顺乎刚，是利见大人也。《彖》辞与旅相类，皆总陈卦义，而用是以二字结之，故知当作三句分说也。

#### 初六 九二

巽，疑卦也。初与二，皆以不正自疑，史巫，主占问之人，用史巫纷若者，疑之甚也。初柔当疑，故利以刚矫之。二已得中，中大于正，本自无咎，不必纷纷也。先儒多以纷若为致吉之道，以《象》辞考之，纷若本不应吉，纷若之所以吉者，以得中也。巽自遯变，初本在下，故其疑浅；二本在四，忽降而下，故其疑深。然降而得中，与五相配，初又顺之，但见其吉，何咎之有。升降患不得中，既得中矣，又何疑焉。

#### 九三 六四



九三重刚而不中，志本强躁，又居下体之终，其志极矣，迫于二、四两爻之相易，不得已而巽，故为频蹙、为羞吝。六四重柔，安于巽者也，自二升四失中，疑若有悔，升而得正，是以悔亡。不独悔亡，又有成卦之功，使遯之上三爻好遯、嘉遯、肥遯而在田野者，皆变而为人，此六四之功也，故曰田获三品，有功也。此小亨之验。巽为利市三倍，《象》亦出此。

### 九五

巽，多疑之卦也。九二已中矣，犹以不正自疑，纷纷而不能决也。惟九五中而又正，其吉无疑，故凡巽之疑悔，至是尽亡，又曰无不利者，决其无疑也，又曰无初有终者，言初疑而今不疑也，言之重、辞之复，皆为疑设也。巽之时，惟此爻为美，其多疑犹如此，可见巽卦无大亨之用也，故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言其吉独此一位尔。九五制命之主，故又于爻义之外，统论重巽之义。庚，更也、续也，事已而更为之，以续前事也。先事之三日，初疑、二纷、三吝，皆未保其吉也；后事之三日，四有功、五无不利，始亨其吉也。此当于上九言之，以上九穷巽而不反，别有凶义，故于五言之。其实后庚三日，总言上三爻也。上之穷而不反，亦以其无下三爻之疑，是以不可回尔。

### 巽在床下

上九爻辞与九二同，皆以阳居阴也。当巽之时，惟此二爻以阳而失位，巽中之又巽者也，故皆为巽在床下，言失位也。二虽失位而得中，中大于正，所以吉而无咎；上既失位愈巽，极而不反，故为丧资失斧之人，而犹固守其穷凶之道者也。以上两句解下两句，不烦推说而义自明矣。凡爻以德为资，其本质也；以位为斧，其利用也。上既失位，并其刚德而亡之，故资斧皆丧也。此德宗奉天之后，姑息之时也。

### 武人 资斧

巽初六与履六三同称武人者，履之三即互巽之初也；巽上九与旅九四同称资斧者，旅之四即互巽之上也。巽究为躁，故称武人焉；巽为利市三倍，故称资斧焉。履之三居下体之终，为五阳之主，故用其究以为大君。巽初未究，故利用其究以自治而已。旅四得其所处，故为得其利；巽上无位，故其利丧焉。



### 兑 兑下兑上

### 巽兑

巽与兑皆有坎之半体，巽不上出，所以为人；兑不下流，所以为泽。巽自遯来，以六四为主，遯变为人，故为悔亡；兑自大壮来，以六三为主，壮变为说，故为来兑凶。

### 兑亨利贞

兑之亨利贞，自是三德，非利在于贞也，故曰说以利贞，言以利与贞而得说也。利者，说之情；贞者，说之理。柔在外为利，利者万物之所说也；刚在内为贞，贞则天人之理得矣。顺乎天，兑上也；应乎人，兑下也。天人皆通，所谓亨也。《彖》不言亨者，亨者说之效，故极言之。

### 顺天应人

革与兑皆言顺天应人者，顺天理之正，应人心之公，则革无私意，说无邪心矣。革者天下之大利，说者天下之美名，此二者最易于失正，故革曰元亨利贞，兑曰亨利贞，盖谓此也。兑自二至上互革。

### 民劝矣哉



民忘其劳，民忘其死，即所谓劝也。

**大《象》** 兑讲以辞说之，相会以文也，习以身行之，相观以善也。

### 六爻

兑以六三为主，凡诸爻称兑者，皆谓二也。初九与之同体为和兑，九二与之相比为孚兑，六三来而成兑为来兑，九四当三、五往来之冲为商兑，上六与三相应为引兑，九五不称兑而称剥者，卦中独此一爻与三非同、非比、非应，舍三而去，自与上比也，阴来比阳为兑，阳往比阴为剥，其戒深矣。阳爻曰和、曰孚、曰介，皆刚辞也；阴爻曰来、曰引，皆柔辞也。

### 孚

阳为实，中实为孚，二、五皆以阳在中，故二为孚兑，五为孚于剥，虽所用不同，其孚一也。

### 初九 九二

初、二皆与凶人相说，而不害为吉者，初正而二中也。初与三不相比，应无可疑者，独以三来同体，而与之和，和有相济之义，以正济不正，适足救三之凶，故小《象》曰：行未疑也。九二亲与三比，始涉可疑，然二以刚实在内而得中，其志可信，决无朋邪之理，惟与邪比，其悔亦亡，故小《象》曰：信志也。自二至上为革，故悔亡、信志；初至五为中孚，故无疑；三至上为大过，故凶。此又互象之著明者也。

### 商兑未宁

商兑未宁指三与五也。商者，交易往来之名。三为五而得厉，五为三而得凶，两爻相易，皆未宁也，彼皆商兑而未宁。四乃介疾而有喜。然则动而求说者，未必不为祸；静而受疾者，未必不为福也。圣人之训深矣。

### 介疾有喜

介，间也，两者之间，人所守以为限别也，故物之有两者谓之介，有守者谓之介，有别者亦谓之介。一在两中，故可谓之介，介丘是也；一能制两，亦可谓之介，大介是也。豫之六二能以中正自别，不与祸交，故为介于石；晋之六二守其中正以俟上之明，卒受其福，故为介福；兑以三、五两爻相易成卦，九四介于其间，守其不正之位，而不肯动，故为介疾。介福者，介者之福也；介疾者，介者之疾也。然其疾有喜者，五与四本比，及降为三，复与四比，四虽不动，而说自随之也。凡疾之愈者为有喜，无妄之疾，勿药有喜；损其疾，使遄有喜，皆指疾愈为言也。凡阴阳相得者为有庆，故象曰：九四之喜，有庆也。明九四之所守，本应有疾，因阴阳相得，故得愈也。

### 孚于剥位正当也

九五居兑而言剥者，以卦气当之也。兑为正秋，下二爻七月为否，中二爻八月为观，上二爻九月为剥。九五当剥之时，而说比小人，是助剥也，故以是戒之，《象》曰位正当也，言虽兑爻，正当剥位也。履、夬二卦皆成于乾、兑，故履之九五称夬，小《象》辞与此同，亦言其在履而当夬位也。中孚九五曰有孚挛如，即用小畜九五之辞，故其《象》亦曰位正当也，言巽体居上，四、五以正相孚，皆与小畜相当也。否九五曰大人吉，其《象》亦曰位正当也，言此爻正当乾卦九五大人之位也。《易》中小《象》言位正当也凡四爻，皆兼取两卦相当之义，此外得位之爻，或称正，或称当，无兼称者。

### 上六

萃之六二引吉，下为上所引也；兑之上六引兑，上为下所引也。六三为说之主，而上六为其所引，故曰引兑，虽所居得正，可以无凶，然为下所引而说，亦不足观矣。故不称吉，明其未光也。



## 涣 坎下巽上

### 《象》

涣亨，指九二，故曰刚来而不穷；王假有庙，指九五，故曰王乃在中；利涉大川，指二与四，二来成川，四来成木，故曰乘木有功；利贞，指四与五，《彖》虽不解利贞二字，然上文论成卦之爻，其义已见，即柔得位乎外而上同也。否之六二得位乎四，而上同于九五，卦中惟四、五两爻为正，四为成卦之主，五为王位，盖以正臣上合正君，而成涣难之利者也，故曰利贞。石经《彖》文“利涉大川”之下亦有“利贞”二字。

### 王假有庙

祭祀之礼无物不备，则庙中者聚之极也；主祭者之心一物不留，则庙中者亦涣之极也，故萃与涣皆曰王假有庙，非知道者不足语此。萃之《彖》曰致孝享，以备物言之也；涣之《彖》曰王乃在中，以内心言之也。观其彖辞，则圣人之意见矣。

### 大《象》

天下之至散而不可转者，惟风与水而已，二物之相遭，天下之言涣者莫加焉。先王以是享帝，故能与天神接；以是立庙，故能与祖祢交。盖心无方，神亦无方，心之遇神，当如水之遇风，使吾心有一毫之系，则不能与神通矣。享帝于郊，象巽之高；立庙于宫，象坎之隐。

### 六爻

下三爻皆处险而待涣者也。初六在否之初，急于自拔，离而去之，则变为无妄，而无与于当世之涣，故独不言涣。二自四来奔，而否始为涣，故加涣字自九二始。三出险上，而有应于外，身与险相离矣，然未能及人也。上三爻皆涉川之木能涣者也。四离其类而上同，而涣事始成，为卦之主，故称元吉。五居王位，当既涣之后，无所复为，但当施发散之令，以释天下之疑，离事为之烦，以享王位之逸而已。上乃处涣之极，与坎三有应，能涣而远之，不罹其害，皆乘木有功者也。坎为血，有伤害之象，初六爻辞详具明夷六二爻中。

### 涣奔其机

九二本否之九四，降而居二，而否者于是涣焉。自上而降为奔，俯而即安为机。四本不中，降而得中，俯而安也，故为涣奔其机。二志在逃否，故涣而去之，今乃复在险中，疑若有悔，然在险得安，犹未失其所愿，故为悔亡，即所谓刚来而不穷也。二以震木为机。

### 涣其躬

自三至五，坎散而成艮，艮为躬，故曰涣其躬。三居险之极，疑若可悔，以与上相应，故得连外卦，以免其身，故曰涣其躬，志在外也。

### 涣其群 涣有丘

六四本否之六二，升而为四，下离三阴之群，而上为成涣之主，巽以出险，正以居上，涣之最善者也，故曰涣其群，元吉。然而虽在涣散之中，自有丘聚之理，非群阴所知也，方涣其群之时，二阴以丑夷之情相望，固不免于怨，及涣事既成，初得吉而三免悔，众阴聚而依焉，然后知六四之有功也。涣其群，涣之始也；涣有丘，涣之终也，义



各不同，故两言涣以别之。四在二为坤，坤为众，故曰群。四升而上同五为艮，艮为山，故曰丘。

#### 涣王居无咎

四，臣也；五，君也。君不主涣而臣主涣，宜若有咎也，然臣道当劳，君道当逸，臣以有事于险为涣，君以无心于事为涣，自君言之，虽端居不为，亦无咎也，故曰涣王居无咎，正位也。涣汗，涣之于下，使民无事也；涣王居，涣之于上，君无事也，凡此皆六四之功，所主不同，故亦出两涣字。巽之五，先庚三日，后庚三日，故为大号，位正中也，故为王居、为正位。

#### 王乃在中 王居无咎

涣离也，以庙中言之，王乃在中，则君心涣然，而离于人；以朝位言之，王居无咎，则君职涣然，而离于事。盖涣之极致，惟此二时为能当之。然庙中为尤至，故于卦辞言之，爻之所主者位，故称居焉。

#### 涣其血

上九爻辞，血与出韵叶，皆三字成句，不以血连去字也。小畜之血去惕出，与此不同。此血已散，不假更去。又惕与逖，文义自殊，据小《象》言远害也，则逖义甚明，不容作惕矣。卦中惟上九一爻去险最远，故其辞如此。

#### 汗 血

散其汗以去渫郁，散其血以远伤害，上三爻皆以巽涣坎者也，故汗与血皆指坎言之。二居险中为汗，汗，心液也；三居险极为血，血，外伤也。后人因汗字又生出而不反之说，非此爻本义也。

## 卷 十 二



#### 节 兑下坎上

#### 节艮

节者，止也；艮者，止也。皆非止之使不进也，特谓事理之宜止当如此尔。艮之《象》曰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节之《象》曰不出户庭，知通塞也。玩此二辞，可以知《易》之所谓止矣。

#### 涣节

否者，塞也，自否变者为涣；泰者，通也，自泰变者为节。此变象之著明者也。

#### 说以行险

险者，人之所难，说以行之，则人不以为苦，圣人之制节也如此，此其所以通也。

#### 当位以节中正以通

郑刚中氏曰：无位者不能制节，制节而不以中正者不能通。五既得位，又中且正，所以能主节也。安世按：节自泰来，泰分九三以为五，分六五以为三，五独当位，得中、得正，故节卦以九五为主也。

#### 大《象》

泽上之所以有水，以其得节也。过则不留，不及则困矣。制数度，坎之法律也；议德行，兑之讲习也。

## 初九 九二

初在兑下，兑为户而主言；二为互震，震为门而主动。兑者，阖户之时，当其不可言，虽户庭之近，不可出也；震者，辟户之时，当其可动，虽门庭之远，不可以不出也。凡事当密而不密，与当尽而不尽，皆谓之失节。初九在一卦之下，不与九五相当，故其节在于谨密。九二与五正对，五动而二不动，则失时之节矣，故曰不出户庭，知通塞也；不出门庭，凶，失时极也。极犹准则也，义与节通，此所谓议德行也。失时之节遂至于凶者，张禹、李勣，谨密不言，而覆汉、唐之祚，凶孰大焉。

## 六三 六四

六三能与九五相易则成节，若刚躁自用，不受其节，则成嗟。节与嗟，皆自己为之，不出于人，故曰不节之嗟，又谁咎也。六四安然不动，顺受九五之节，而得其亨，亨自上为之，非己所制，故曰安节之亨，承上道也。此所谓制数度也。三不为节，遂至于嗟者，三兑主说，说以行险则成节，不说则成嗟，嗟与说，相反者也。

## 九五 上六

九五得中为甘，甘者，五行之中味也；上六穷上为苦，苦者，炎上之味也。节亨，指九五也，故曰刚柔分而刚得中。苦节不可贞，指上六也，故曰其道穷也。九五自泰之三往而得位，遂为诸爻之主，故曰往有尚。上六苦节之极，贞而不变，以此施于当世，其道则凶，乃若其心则信正而行，不以为苦，故曰悔亡。古之苦节之士，蹈祸败而不悔者多矣。

## 又谁咎也

小《象》“又谁咎也”凡三。同人初九又谁咎也，以为褒辞；解六三又谁咎也，以为贬辞。节之六三，王弼从解，沙随程迥从同人。安世谓：三辞皆无褒贬，但言人当自谨而已。出门同人，我所当择；致寇之端，我所当省；不节之嗟，我所当虑。得失由己，皆无所归咎也。虽与他爻无咎小异，然亦得补过之方，于本义无悖也。观需九三自我致寇，敬慎不败也，则解之自我致戎，又谁咎也，亦教以自反，非必贬辞也。



## 中孚 兑下巽上

## 颐中孚大小过

坎离者，乾坤之用也。故上经终于坎离，下经终于既未济。颐中孚，肖离；大小过，肖坎。故上经以颐大过附坎离，下经以中孚小过附既未济。二阳函四阴，则谓之颐；四阳函二阴，则谓之中孚，皆美名也。二阴函四阳，则谓之大过；四阴函二阳，则谓之小过，皆非美名也。于是可见贵阳贱阴之意。离之为丽，坎之为陷，意亦类此。

## 《象》

柔在内而刚得中，以三、四、二、五之四爻言中也。说而巽乎，以两卦之德言乎也。豚鱼吉，以两卦之象言。豚主风，鱼主泽也，乘木舟虚，以成卦之象，言外实而中虚也。利贞应乎天，以四、五两爻言，四为人，五为天，皆以正相比也。五、上皆天爻也，故上亦有登天之象。应乎天与登乎天不同，应者以心感，登者以力求也。

## 豚鱼吉信及豚鱼也

豚鱼，天下至阴之物，而皆有阳性，故二物皆属坎，以其为阴中之阳也。中孚，直坎之中气，虽穷阴之时，而阳在其中，故谓之中孚。二物皆受其气而生，故得此卦者，



以养二物则吉，二物至微，而中气在焉，孚之无所不体如此，故曰信及豚鱼也。巽兑二卦各得坎之半体，巽得下体，故豚主风气而喜下入；兑得上体，故鱼为泽物而喜上行。豚与鸡类，性皆主风，故巽自坎之豚而为鸡、鱼与羊类，目皆不瞑，故兑自坎之鱼而为羊，皆坎之分气也。中孚肖离而气直，豚鱼犹小过肖坎，而乃为飞鸟之象，明坎离之通气也。

### 中孚以利贞

中孚以利贞，与兑之说以利贞，小过之过以利贞，利贞皆是二德，非谓利在于贞也。利者，利于事；贞者，贞于理。说而用此，是以顺乎天而应乎人；中孚而用此，乃应乎天也；过而用此，则与时行也。匹夫之谅，贼生以害理，非中孚以利贞也；干誉之说，害政而违道，非说以利贞也。陈仲子之过廉，离母兄而从妻，非过以利贞也。

### 大《象》

狱之将决也，则议之，其既决也，则又缓之，然后尽于人心，故狱成而孚输，而孚在我者尽，故在人者无憾也。今夫大泽之上，虽无事必有风，风非自外至也，水之积也厚，故动而为风，中苟有之，未有不静者也。故圣人以是为中孚之象，而君子以其议狱之心体之。兑为口舌、为附决，有议狱之象；巽为进退、为不果，有缓死之象。王听之，司寇听之，三公听之，议狱也。旬而职听，二旬而职听，三旬而职听，三月而上之，缓死也。

### 六爻

中孚六爻皆不取外应，而以比相孚，孚在其中无待于外也。初九安处于下，不假他求，而自比于中孚之主，静而自度，何吉如之，苟变其志，动而求孚于四，则失其安。虞，度也、燕安也。九二鸣于泽中，不求人知，而三以同体自来相和，二有好爵，乐与三同，此所谓以善养人，故中心说而诚服之也。此六爻之最美者也。二得中位，故为好爵，靡之犹共之也。三内主也，四外主也，二阴之势等，而三之志刚，求四也急，故称敌。四之志柔，不与三竞，故称匹、称类。三不正而躁，不知自反而求孚于四，进退悲喜，其状屡变。而四方与五以正相孚，如日月之正中而相望，自然下亡其匹而绝其类，无复顾三之理矣。中孚以中正相孚，三皆无之，是以至此。九五所以与四相牵而不可解者，以两爻之位皆正当也。若九二、六三之相和，则但以其中而已，故小《象》于二言中、于五言正，然五之爻辞不若二之美者，二鸣于阴，而三应于外，其道光明，正得中孚之义，此中孚之主爻也，故《系辞》极其义而演之。五为大君，而内与四比，则所孚狭矣，特以其皆正，故仅得免咎而已。上九巽极而躁，不正不中，以巽鸡之翰音而欲效泽鸟之鸣，登闻于天，内不足而求孚于外，声闻过情，其涸也可立而待，愈久愈凶，何可长也。求之于古，其商浩房管之徒欤！

### 中心愿也

中心愿也，甚言其孚，故泰之六四不戒以孚，亦曰中心愿也。

### 得敌

六三中本无孚，而求孚于人，则足以得敌而已。谓之得敌，则不必更言凶咎也。

### 马匹亡

六四称马者，皆互震也。在风之下、泽之上，泽中遇风，正马亡其匹之地也。三变为羊，故或很、或说；四变为鸡，鸡不可连，故绝类而上也。



### 亨利贞

小过之亨利贞，三德也。时当小过，不稍过则执而不通，小过所以通也，故曰亨。然必于事为利，于义为正，而后通，若徒志于随时以苟通，而伤事悖理，则非小过之道也。故曰利贞，自可小事，以下《彖》辞解之自明，有飞鸟之象焉，亦所以解飞鸟遗之音也，音遗于此，则飞已过于彼矣。石经云，是以可小事也。《彖》辞脱“可”字，羨“吉”字。

### 《彖》《象》

《彖》曰小过，小者过而亨也。《象》曰小过，君子以行过乎恭，丧过乎哀，用过乎俭。此二义所主不同，盖论卦之本名则以柔过刚，以阴过阳，臣过君，妇过夫，小者而过乎大者，其人则小，其变则大也。故《彖》辞深寓小大逆顺之戒。然而天地之间，既有小过之象，则君子之身，亦必有之，君子之所谓小过者，岂其然哉，大德不逾闲，小德一出焉一入焉，亦可以为小过矣。如晏子之过俭，子皋之过哀，正考父之过恭，虽过于常理，皆小节之过，非大变也。此与卦义名同而实异，凡大《象》多然，以蒙、睽、明夷考之，可见其例。曰行、曰丧、曰用，皆见于动，以象震也；曰恭、曰哀、曰俭，皆当止之节，以象艮也。

### 山上有雷

鸟过人而遗之音，以六爻之象言也；雷过山而小闻，以两卦之象言也。雷震于空旷之地，则其声大。又，小过，寅之初气也，斗方直艮，而震气上出，疑于过矣，然去卯不远，亦未为大过也。

### 初六 上六

小过以柔过刚，义不当吉，但二、五以柔得中，故能于小事粗吉而已。初、上二爻阴过而不得中，是以凶也。以卦象观之，二爻皆当鸟翅之末，初六在艮之下，当止而反飞，以飞致凶，故曰飞鸟以凶；上六居震之极，其飞已高，动而成离，则丽于网罟，故曰飞鸟离之，凶。初六微贱之人，而欲犯上，势不可动，方动而已凶，故曰不可如何也；上六高贵之人，既极而凶，如鸟飞不已至于离，触网罗而后见凶，故曰已亢也。二爻凶同，而其事异。二、五亦当鸟翅，而不言飞鸟者，惟初、上二爻动则成离，离为飞鸟故也。

### 六二 六五

六二、六五柔之得中者也，故皆免于凶，然阴过于阳，亦无致吉之理。二阳，君也、祖也，乃降而居下；二阴，臣也、妣也，乃升而居上。二本与五为应，故往而求之，今乃过三与四而见六五焉，非所期也，故为过祖与君而遇妣与臣之象。臣不可言过其君，故变文曰不及其君，言不相值也，其实则过之矣。虽然，五、上自过三、四，而二在其下，未尝过也，故无咎。至六五，则其过明矣，密云不雨，则无阳也，自我西郊，阴为唱也，其事难言，故曰己上也，言其过上已甚，此《彖》辞所谓上逆也。五互兑，故为西郊，泽在上，故为云，公者，阴之尊称，六二称之为臣，意亦类此。卦体象坎，坎为穴，二阳在于穴中，五自上而临之，故又有公弋取彼在穴之象。自阴言之，西郊为我，故以阳为彼也，此爻下而取物，则可以有获，上而登天，则不能成雨，此所谓可小事、不可大事，不宜上、宜下，大吉，正小过之本义也。小过象坎，以五为主爻；





中孚象离，以二为主爻，故二爻各得本卦之义。

### 九三 九四

九三、九四，此二爻方为阴所过，非能过人者也，故皆曰弗过。九三在艮之上，有防止之义，既不能过，则当止而防之，若恃其重刚而往从之，则足以取凶而已，将若之何哉！从犹从禽、从兽，谓往逐之。鲁昭公之于季氏，高贵乡公之于司马氏是也。九四自知不能过之，而与之相遇，见危能戒以柔，自晦而不敢往，足以免凶矣。然冠履易位，舛逆已甚，柔可暂用，不可长守。宣帝之于霍氏，代宗之于李辅国，皆始柔而终刚，非永贞也，若永贞于柔，则为周赧、汉献矣。故曰勿用永贞，永贞者，臣道也，九四君也，又为动之主，岂能郁郁久居此乎！

### 九四无咎

当阴过之时，阳不得已，能以刚居柔，可以无咎矣，故九四无咎。九三以刚居刚，是以凶也，刚者本欲攻人，反以取祸，故九三以从之而受戕，柔者屈己相遇，若不足以胜人，而圣人反勉之以勿用永贞者，以其知柔、知刚，可与有为也。

### 六五 上六

六五虽过其君，能与之遇，犹未失中，则霍光之时也。上六一切过之，而不与之遇，由是天恶其盈，而降之灾，人忿其亢，而成其眚，此其为凶，盖天人之所同弃，非常辞之所谓凶也，故于凶之下证之曰是谓灾眚，此则霍禹、霍山之时欤！

### 小过大过

四阳在内，谓之大过，而四阴在内者，乃不为小过而为颐；四阴包二阳，谓之小过，而四阳包二阴者，乃不为大过而为中孚。大抵坎陷也，故肖坎者，皆谓之过，阳多则大者过，阴多则小者过，未至于陷，故谓之过，过犹轻于陷也。颐肖离之牝，中孚肖离之中虚，皆胎养之事，故卦气皆直北方，及纯而旺，则丽于南方矣。



### 既济 离下坎上

### 既济未济

既济自泰变，六五降而为二，以六二为主爻；未济自否变，六二升而为五，以六五为主爻。故二《彖》皆曰柔得中也。既济之终乱，即泰之其命乱也；未济之饮酒，即否之后喜也。柔为小，故既济曰亨小，未济曰小狐。

### 既济亨小利贞

此卦辞与遯相类。亨小利贞，自为卦之四德，但遯卦小字义与利贞相关，故《彖》连下文解之；既济小字义与亨字相关，故《彖》连上文解之，此非圣人不能作也。六二以柔为卦之主，阴为小，故称小焉。夫相济者不必大也，小者之才，有时而足以济事，又小小通之，而其事已济，又为于其小而济之，使不至于甚，皆为小者亨也。谓小大皆亨者，误也。小大皆亨则泰矣，何谓济乎。孔颖达谓当作既济亨小，小者亨也，盖脱一小字。

### 初吉终乱

《彖》曰初吉，柔得中也，则初吉谓六二矣。终止则乱，其道穷也，则终乱谓上六矣。二之柔，所以济泰卦之三阳，而使之中也，故谓之既济，若终止于柔，而无刚以济之，则其道又穷而不中矣，此其所以复乱也。既济之贵于能济如此。

### 刚柔正而位当也

六二之所以为利贞者，二、五刚柔正应，而又当位也，刚柔相济为利，当位为贞。卦体固有三刚三柔皆正之象，然卦辞所主，则谓六二，若泛言之，则失《彖》义矣！

### 思患豫防

或以为既济之后，思而防之，此乃设戒，非观象也。未济以水下火上，为辨物居方，正与《象》合，岂于既济而不然乎。天下之患无穷，惟有以济之，而后无患；人之用莫大于火，而火常足以生患，善济火者莫若水，思火之为患，而储水以防之，使水常在火上，其力足以胜之，则其患亡矣。是故君子制行立教，行政举事，必皆有以济之，防未流之生患也。周、秦之弱，师、商之过不及，皆其事也。

### 六爻

既济之六爻，初九不急于济，上六道穷而复陷，独二、五以中正相感，坎离相交，是以能济也。二当初济之时，故为用中之主；五居已济之后，故安受其福而已。三、四虽不中，而皆不失正，用其才皆足以有济，三以刚行之，四以柔应之，此二者皆既济之世所与共济之才也。

### 初上

以卦时言之，二为初，上为终；以卦象言之，初为尾，上为首。自下上者，至首而终，则首亦终也。六二为济之，阙。始而初独后之，马已行矣而轮尚曳，身已济矣而尾尚濡，虽于济稍迟，然无大害，故于义为无咎也。上六居济之终，而复陷于险，如病愈之后而复遇病，其能久乎。

### 六二

既济之六二，本泰之六五，帝乙所归之妹也，六五为妇，九二为萑，柔以刚蔽也，今妇降居二，而九去居五，故为丧其萑。然两爻升降，仍在二、五，未尝他之，故曰勿逐；以二交五，其数为七，故曰七月得。《象》曰以中道也，言两爻虽变，而中道未尝变也。萑，车之蔽也。王弼以为妇人首饰者，盖董遇易“萑”字作“鬋”，弼之所注必本此也。

### 三四

九三以全刚而济，既历三爻，始能上出，亦已惫矣，是岂可轻用哉。高宗用之，以济大难，而复王室，不得已也；小人用之，好大喜功，连兵不解，其祸大矣。故曰：小人勿用。言小人占得此爻，不可用也。六四以全柔而处坎，虽已上济，犹终日戒惧者，疑二刚也。繻，《子夏传》作襦，短衣也。襦，絮缁也。夫一襦足矣，而又有衣焉以表其外，有襦焉以实其内，可以无虑矣。六四处二刚之中，五在外为衣，三在内为襦，其备甚周，而犹未免于戒者，以柔处险，心危虑深，不能不有疑于二刚也。以泰言之，九三本能艰贞而勿恤，故有力济艰难之象，六四本与三阴同下，故能不戒以孚，今乃与二同上，安得不疑且戒乎！

### 九五

既济本自泰来，九五之吉大来，即泰之大来吉也。泰五互震，为东邻，泰二互兑，为西邻，五非时主，虽有杀牛之富，不足以致福，五坤为牛，坎刑杀之，故为杀牛。二为卦主，得时主祭，为礼虽薄，而五亦同受其福，然则五何必自用哉！明泰之五所以降为济之二也。二离为夏，夏祭曰禴，故为得时，五在泰虽尊，降而居二，自东降而为西，自大飨降而为禴祭，近于失尊，然在既济之时，则当以二为主，必降而居二，始足以成既济之功，不可以固位而失时，故曰不如西邻之时也。



## 未济 坎下离上

## 卦辞

既济、未济皆以柔为主，既济自六二而达于上六，则济之事已终，故为既济；未济自初六而至于六五，几于济矣，而未能出中以至于上，则其事犹未终也，故为未济。知此义，则未济之卦辞不待解而自明矣。故曰未济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济，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续终也。其曰虽不当位，亦指六五言之，虽六爻皆不当位，义但取五而已。曰小、曰狐，皆阴类也，濡其尾，即是不能全济之象，险且未济，他又何所利乎，故无攸利。于无攸利之后，复言刚柔应者，覆解上文亨字也，虽无攸利，用其柔中，以与刚应，自有致亨之理，此夫子所以有功于赞易也。

## 大《象》

火在上，为辨物；水在下，为居方。必加慎字者，以其未济也，在济之时，且当思当防，况未济乎。水火交则有难，未交则未有难，然难将生矣，辨之不早辨，居之不得其所，皆难之所由生也，可不谨乎。《易》终于未济，而始于屯，其意深矣。

## 初六 九二

既济之诸爻皆济，而初独未济，故曳轮、濡尾之象，初得兼之。未济之诸爻，皆未济者也，故初为濡尾，二为曳轮。以两卦参之，则初当为尾，九当为轮矣。六五升而不能终济，使下有濡尾者，此于全体自为可吝，非但初六之罪。然初六柔暗在下，亦非能知终者，故以吝责之。极，即终也；不知者，智不足也；不续者，力不竟也。九二自否之五降而为二，此否之所以成未济也。九二之未济，乃所以亨否，其义与初六不同，故不为吝而为吉，若能贞而守之，则未济者自是济矣。以其位疑于未正，故加贞字者，中则正在其中，未有中而不正者，故曰中以行正也。姚大老曰：协韵正当作直，二中而九直，故为中以行直。其说亦通。然正亦协韵，后人分一韵为四声，故见其不协耳。

## 六三

未济之时，方以谋济为急，未可以有行也，六三志刚而未得位，如人未济岸，而遽欲出行，其溺必矣，故以征则凶。为六三计，姑用其刚，乘以出坎，则事之宜也，故曰利涉大川。三不当位，济而至四，则得其位，非利而何。

## 未济九四 既济九三

未济之时，所喜在刚，三徒以其志之刚，犹为利涉，况九四乎。既济之九三、未济之九四，皆以其刚，故能任天下之大役，以此见弘济世道，非刚不可也。九三全刚而位正，故直称高宗以伐之，其言三年克之者，以见其役之大，小人勿用者，以见其才之难，苟无九三之才，其可以任斯事乎。九四则所居者柔，比九三为有悔，必贞以胜之，然后能任其事而无悔，故曰贞吉，悔亡，又加震字，亦勉之之辞。九四之动，为互震也。九三出离之上，亦为三年，至上则饮酒策勋，故言有赏于大国。九三之《象》曰惫也，则以三年言之。九四曰志行，则以解贞吉悔亡，言其志必行而不屈，然后得吉而亡悔也。高宗所伐，正南向之夷，今南夷犹称鬼主，国家亦以都鬼主爵之，云东北方小夷者，非也。

## 六五

六五虽不当位，而与九二刚柔相应，同心以济难者也。离虽为光，而人君之光非一人之所能独成，乃因与贤臣有孚，以致此光，故其光也吉，而非强明自任之光也，故曰君子之光，有孚吉。《象》曰君子之光，其晖吉也，盖以深辨此意。按：管辂曰，日中

为光，朝日为晖。夫中则日在上，朝则日在下，在上之光以在下之晖而获吉，则五以二而获吉明矣。先儒谓晖为挥散，非也。晖者，光中之气，《诗》曰庭燎有辉，《周礼》视衽以十晕为十辉，皆谓光中之气。五离中虚，故为光；二坎中实，故为光中之气也。

### 贞吉无悔

未济诸爻皆失正，故任事之爻皆曰贞吉，九二、九四、六五是也。九二刚中，不假言悔；六五柔中，故言无悔；九四不中，故曰贞吉悔亡，言不如是则悔不亡也。

### 贞吉 有孚吉

六五两吉字，贞吉者，六五自谓也，有孚吉者，谓九二也，小《象》甚明。上九之两有孚，亦以三、上两爻言之。

### 上九

既未济皆取义于济，故两卦初、上皆称濡，然得失不同者，既济自二始济，则初虽濡尾，不害其为既济也，故无咎；未济正坐濡尾，不能续终，所以为未济也。既济之终有乱之理，故上六以濡首为时事之危；未济之终，有济之理，故上九以濡首为人事之失也。六五以九二为孚，则上九之孚者，六三也，济以孚为美，然而所以用此孚者，不可忽也。六三以坎从离，酒自下升而入于上，则饮酒之象也；上九自离入坎，首反向下而入于酒，则濡首之象也。我饮彼，则彼可以出险，而成既济之功；彼濡我，则并我而入于险矣。患难将终，天下将济，当此之时，上之举动，岂可有失，失则败矣，此君子所以谨于辨物居方之事也。所谓亦不知节者，正谓其不明于辨也。夫人居患难之久，幸其将平，方欲相与以乐其终，而反因乐以坏其终，此何等时，而作事如此，亦可谓不知节矣。圣人系《易》，至既未济之终，与民同患之意愈切，其辞皆惧，所谓仁之至、智之尽也。

### 未济 否

未济非不济也，特未济尔。天地以形言，形无可交之理，故曰天地不交，否；水火以气言，气终于交济，故曰火在水上，未济。

## 卷 十 三

### 系辞上

#### 天尊地卑章第一

此章论天地自然之易，以明伏羲作易之本义也。是故观乎二仪之判，而奇耦之画已定矣；观乎卑高之势，而三极之位已陈矣；观乎动静之理，而七、八、九、六之性已断矣；观乎气类之分合，而比、应、攻、取之情已生矣；观乎法象之著陈，而飞、伏、变、互之体已见矣。彼伏羲氏者，特述而著之耳，言易者，至变化而备易简之大业也，故自此以下极言变化之迹。

在天成象，则雷霆、风雨、日月、寒暑皆此理之往来也；在地成形，则男女、雌雄、虚实、高下皆此理之感应也。而易之奇耦相摩，以成八卦，八卦相荡，以成六十四卦者，皆具乎其中矣。然而此皆其迹也，必有本此者焉，易简是也，故自此以下极言易简之理。

易简者，易之至德者也。凡物之属乎奇画者，皆能知万物之始者也；凡物之属乎耦画者，皆能成一奇之所赋者也。夫万物之始，一而已矣，其理安得不易；及其成也，成夫一而已矣，其事安得不简。《上系》之首章，断之于易简，而归之于贤人之德业；《下



系》之首章，断之以贞夫一，而归之于圣人之仁义。大抵先以天地之理，明圣人作易之本，复以在人之理，明圣人体易之用也。

### 知大始

一奇未画，鬼神不能知也，一画开而万事见矣，故万物之始，惟乾为能知之，不谓之作者，作则属乎事物矣，非事物之始也。

### 贤人

称贤人者，明乾坤之德业人皆可充而至也。若但言圣人，则嫌于必生知安行而后可，而进修之路绝矣。自此章以下，始称圣人、君子焉。

### 圣人设卦观象章第二

此章论读易之法，必自文王之易始也。故上章论乾坤、贵贱、刚柔、吉凶、变化五事，而此章独自吉凶、变化起义者，盖有画之初，乾坤、贵贱、刚柔之迹已著，而吉凶、变化之象未明，有《系辞》而后见易之有吉凶，有卦象而后见易之有变化，二端者，皆具于文王之时也。复以二端析为四类而详言之。吉凶者，得失之已定者也，其忧虞之初，则谓之悔吝；变化者，易之用也，其所以变化，则刚、柔二物而已。故观吉凶者，必自悔吝始；观变化者，必自刚柔始。文王观此四者，而系之以辞，读易者亦当观此四者，而玩文王之辞，则静居动作无入而不利矣。孔子作《大传》二篇，专为此事，故学者以《系辞》名之，则当时传授之意，从可知矣。

### 易之序也

序，即爻位也。居此爻之位，则玩此爻之辞以处之，然后能随所遇而安乐之也。虞翻本“序”字作“象”，以与下文合，似不必尔。

### 《彖》言乎象章第三

此章亦论《系辞》也。自《彖》者言乎象，至无咎善补过，皆解《系辞》之文；自列贵贱者存乎位，至各指其所之，皆读《系辞》之法也。彖辞所言之象，即下文所谓卦也；爻辞所言之变，即下文所谓位也。吉、凶、悔、吝、无咎，皆辞也。独吉、凶，言存乎辞者；悔、吝，可以介而免；无咎，可以悔而致，必有忧震之心者，然后能用力于其微焉。至于吉凶，则得失之大者，读其辞者皆可辨也，此而不悟，圣人亦未如之何矣。贵贱以位言，小大以材言，卦各有主，主各有材，圣人随其材之大小、时之难易，而命之辞，使人之知所适从也。然则读其辞者，其可不尽心乎！

### 齐小大

列贵贱者存乎位，演上文之爻言乎变也；齐小大者存乎卦，演上文之《彖》言乎象也。凡《彖》辞之例，专取主爻为言，阴爻为小，阳爻为大，或小或大，虽若不齐，而当其时位者，能为一卦之主而用事焉，则无小大之间也，是故谓之齐。然存乎卦者，反在存乎位之下者，位之贵贱以六爻言，卦之小大以一爻言，明于六位之中，取一位以为卦主也。

### 易与天地准章第四

凡言《易》者，皆指《易》之书也。此书之作，与天地准，故此书之用，能弥遍论理天地之道。此二句者，一章之主意也，自此以下，皆敷演此二句之义。自仰以观于天文，至故知鬼神之情状，此三知者，言《易》之所知与天地准也；自与天地相似故不违，至安土敦乎仁故能爱，此四故者，言《易》之所能与天地准也；自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至神无方而《易》无体，此三者者，言弥纶之功也。

### 三知

故者以事言也，说者以理言也，情状者以象言也。易有象、有理、有事，知斯三者而易之蕴尽矣。昔者伏羲氏之始作易也，仰观于天，见阴阳之象，俯察于地，见刚柔之形，于是制为奇耦之画，以准其象，使万物之情，皆以类而从，而天文地理，遂与人事物情相通而为一，而幽明之故，可得而知矣。原画之所由始，二分四揲之变，皆起于至一无朕之中；要画之所以终，三变六扚之余，复归于至一无朕之始，而死生之说，可得而知矣。气聚而为物，奇耦之画所以为有象；魂游而为变，九六之化所以为无迹，而鬼神之情状可得而知矣。

### 四故

奇耦之象，正与天地相似，其画一具，而能于天下之理无所违；奇耦之变，通于万物之情，故知虽崇，而不失之于过，当于万民之用，故道虽广，而不失之于流，乐时位之推移，而知其卒归于有数也。故能乘化而不忧，随其时位之险易，而常遂其济物之心，故能无往而不用其爻。夫能具其理，故能通其变；能通其变，故能极其数；能极其数，故能利其用。凡易之能，备于此四者也。

### 三而

旁行而不流，当连故不过为一节，此三而者，总结一章之义，以见其弥纶天地之道也。盖易有奇耦之二画，所以匡括天地之变化，而天地不能越乎其外，此所谓弥也；曲成万物之始终，而无一物之或遗，此所谓纶也。此即上文四故之所能也。通乎幽明、死生、鬼神之道，而知无所不至，此所谓道也。此即上文三知之所知也。是故天地之神，无阴阳之定方，而奇耦之变，亦与之周流而无定体，此所谓易与天地准也。此一节，正以明始初二句之意，而极言之也。

### 一阴一阳章第五

一阴一阳，犹言一出一入，明奇耦之迭用也。阴阳者，气也；阴阳迭用者，道也。道之所生，无不善者，元也，万物之所同出也。善之所成，各一其性者，贞也，万物之所各正也。成之者性，犹《孟子》言人之性、犬之性、牛之性，《本草》言性热、性寒也。仁者见其始于一，而以为仁；智者见其终于万，而以为智。木石飞走，愚夫愚妇皆在其中，而不知其所以然，是三者之见，愚智虽不同，而皆未足以言易也。自易之显者观之，有法象之著明，则道之一阳也，谓之仁可也；自易之藏者观之，无方体之可测，则道之一阴也，谓之智可也。一显一藏，鼓动万物而不已，则仁与智又皆属于阳；枯茎蠹策，藏显俱出于无心，则仁与智又皆属于阴。惟其神妙如此，不可形容，故赞之曰盛德大业至矣哉，以言其德，则变化日出而无穷，此阳之显也；以言其业，则天地之间备矣，此阴之藏也。合而言之，显藏、藏显如循环之无端，则易之一辞足以兼之矣。观其画一奇以开万象，则奇也者，诚天下之至健，德之所以能日新也；及其配一耦以成万形，则耦也者，诚天下之至顺，业之所以能富有也。极奇耦之数，至于万有一千五百二十，以见天下之赜，则谓之占，即奇之象也；通奇耦之变，至于千五百三十六卦，以效天下之动，则谓之事，即耦之法也。究而言之，或显或藏，莫知其方，则神之一辞足以赞之矣。此即上章神无方、易无体之意也。

### 效法

古语，法皆谓形也。形即刑字，故刑法通称，皆言其成形而不可变也。《系辞》之于天地，或称成象、成形，或称成象、效法，或称法象，或称观象、观法，大率皆以形





对象，故法字但可训为形字，不可训为模仿也。

### 夫易广矣大矣章第六

夫易广矣大矣，此一章之总目也。远而不止，即直与辟也；静而正，即专与翕也。天地之间备矣，即大生、广生也。易之为道，一与两而已，乾即一也，静而守一，则其事专而无不闭，动而用一，则其行直而无不开，此乾所以为万物之父。坤即两也，两闭者为翕，言与乾俱闭也，两开者为辟，言与乾俱开也，此坤所以为万物之母。大者，无不统也；广者，无不承也。自广大而至易简，其言之序自博而趋约也。易之所以广大者，以其能变通也；所以变通者，阴阳二物而已；所以为阴阳者，至易而不难知、至简而不难能也。阳者，一之而已，岂非天下之至易乎；阴者，两之而已，岂非天下之至简乎。天地之间，至大者，天地；至变者，四时；至精者，日月；至善者，至德。《易》之为书，具此四者，岂不谓之备乎！

### 远则不御迩则静而正

其占也，无有远近幽深，遂知来物，此所谓不御也。其未占也，寂然不动，无思无为，此所谓静而正也。其形则静，其德则正。静者坤之闭也，正者乾之专也。

### 易其至矣乎章第七

上章言易，此章言圣人体易于身也。知穷万理之原，则乾之始万物也；礼循万理之则，践而行之，则坤之成万物也。有天地之位，则有阴阳之变行乎其中，人有此性，则有知礼之德存乎其中，但患人不能存之尔，苟能存其所存，则道义皆自是而出矣。道者，义之体，智之所知也；义者，道之用，礼之所行也。成性犹设位也，有此位，则谓之设位；有此性，则谓之成性，即上文言成之者性也。至存存上一存字，方言人为之功尔。第五章仁为阳、知为阴，此章却以知为阳、礼为阴。

### 圣人见天下之赜章第八

《上系》第一章，统论易道，第二章、三章论人之学《易》者，自《系辞》入，第四章以下复论易道，至此章复论人之学《易》者，自《系辞》入。

夫理之幽者，至荒忽诞罔而难明也，圣人以健、顺、动、人、之辞，拟其形状，以天、地、雷、风之名，象其物宜，而幽者于是乎可亲而不可恶矣。事物之动，至难处也，圣人察其事机之会，与其变动之宜，而为之处事之法，随时之理，使之曲得其当，而又著其吉凶之效以告之，而动者于是乎有定则而不可乱矣。学《易》者，拟其所立之象以出言，则言之浅深、详略，必各当于理；议其所合之爻以制动，则动之久速、仕止，必各当于时，而《易》之变化成于吾身矣。成其变化，其字指《易》也，言人学《易》之变化，而至于有成也，故曰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此之谓也。本章亦有此一段，其下文亦归于人之德行，正与此同，自此以下引爻辞七章，皆教人拟议之方。姚大老曰：自天佑之一爻，亦当在此章之末，脱简在后尔。

### 七爻

所引七爻，皆欲人之畏谨也。鸣鹤言处隐之诚，同人言用心之一，白茅贵慎，有终尚谦，亢龙恶亢，户庭以教密，负乘以戒慢，皆所以养人之敬心也。若从姚说，移自天佑之于此，则终之以信顺之福，于义亦不相悖。

### 金兰

其利断金，虽金之坚，不能闲也，此言君子之行；其臭如兰，虽林之深，不能隐也，此言君子之言。德言盛、礼言恭，德言盛，知欲崇也；礼言恭，礼欲卑也。



## 大衍之数五十章第九

姚大老云：天一地二至天九地十，班固《律历志》及卫元嵩《元包·运蓍篇》皆在天数五地数五之上。今按：新安朱先生《易传》亦用此说，与天数五至行鬼神也合为一节，置在大衍之首，今从之。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

成变化、行鬼神，皆主五数言之也。分而言之，天数备于五，地数备于五。合而言之，天地相得，一生一成，其合亦为五耦。分而计之，天之数为五者五，地之数为五者六。合而计之，天地之数为十者五，其奇数又为五。分合错综，无非五者，盖生数之所变，成数之所化，四时之代谢，万物之死生，未有能外于五者也。大衍之数，独止于五十者，圣人作易之妙旨也。夫五与十，天地之极数也，极则当动，一蓍才动，则五与十亡，而四与九见矣，于此最见易道之神。此章置在大衍之首，极为有意。

### 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

生数自一、二、三、四而极于五，成数自六、七、八、九而极于十。故大衍之数五十，取天地之极数，以立本也。布算者，生数至四而止，遇五则变而为一，成数至九而止，遇十则变而为一，故其用四十有九，取天地之变数以起用也。

或曰：揲蓍之四十有九，自然之数，非人所为者，非也。若自然之数，则止用四十八而已，蓍之三揲，本皆不四则八，自足以为三少、三多之变，因其四十九也，而后有挂一之法，以见一之未尝不在，因其挂一也，而后第一揲有不五则九之数，以见奇当在初，而耦当在后。夫四十九也，挂一也，不五则九也，皆无当于三少、三多，亦无当于七、八、九、六也，而必四十九、必挂一、必不五则九，则其出于圣人之所为也明矣。但圣人之为之也，必以天地为本，异乎凿者之为之尔。

五岁再闰，再扚以象再闰可也，然则何以见其为五岁乎？曰：自象两至再闰是也，象两，一也；象三，二也；象四时，三也；象闰，四也；象再闰，五也。易以一爻三揲为三变，一揲之中又具此五小变，故曰参五以变。凡一爻三揲，成十五小变，当半月之日；一卦六爻，成九十小变，当一季之日。故言卦气者，以四正卦直一岁也。

### 凡三百六十当期之日

天地之数五十有五，而蓍数用四十九，去其六也，期三百六旬有六日，而策数用三百六十，亦去其六也。万物皆起于一而成于五，一与五无往而不在其中，故不必言一与五。乾知大始者，一也；坤作成物者，五也。一、二、三、四、五皆一之所生也，六、七、八、九、十皆五之所成也。

### 是故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

此一节以是故二字发辞，盖接上文二篇之策言之，以总括一章之事也。易之策数，万物备焉，而经营之者不出于四。其初，左右手数之以四；其次，得三少、三多及一少、一多，亦止于四；其终，即三少三多之余，以四除之，得九与六，积万一千五百二十策，一少一多之余，以四除之，得七与八，亦积万一千五百二十策，二篇之策，皆四之所成也。是故八卦为四者二，六十四卦为四者四，故曰四营而成易，此言揲蓍之法也。三揲之余然后画卦，以小变言之，每一揲具五小变，以三揲合十五小变，为十有八变而画一爻，以大变言之，每一揲为一大变，合十八揲为十八大变而画一卦，八卦与六十四卦，皆十八变之所成也。是故上经三十卦，反对为十八卦，下经三十四卦，反对亦



为十八卦，故曰十有八变而成卦。此言求卦之法也。自八卦小成以下，乃言得卦之后，占象推演之法，而一章之事备矣。

**“八卦而小成”至“可与佑神矣”**

《易》之成书，虽曰六十四卦，而反复相重，不出于初经之八，故推衍之法，取诸八卦而备。作彖辞者，止用八卦之义，以成六十四卦之义；作《象》辞者，止用八卦之象，以成六十四卦之象。以是八者，推而达之，万物之情、古今万世之变，无不合者，故曰八卦而小成，言其义之约也。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言其用之周也。此古者易家之占法，今其存于《说卦》者尚可考也。是故天道虽幽，可阐之以示乎人；人事虽显，可推之以合乎至天。明可以酬酢事物之宜，幽可以赞出鬼神之命，故曰显道神德行，可与酬酢，可与佑神矣。

**易有圣人之道章第十**

四者虽云辞变象占，而其下文所论，则皆占也。自是以君子将有为也，至天下之至精，言所占之事也；自参伍以变，至天下之至变，言占之法也；自易无思也，至天下之至神，言占之理也。凡占之法，有变有数，每爻三揲为三变，每揲有象两、象三、象时、象闰、象再闰，为五小变，此参伍以变也。三揲之奇，分而计之，则得三少三多、一少两多、一多两少之数，去三揲之奇，以左右手之正策合而计之，则得四九、四六、四七、四八之数，此错综其数也。错谓分而间之，综谓合而总之。此两句止论一爻之法，通六爻之变，得十有八，遂成初、二、三、四、五、上，以为刚柔相杂之文，极六爻之数，得七、八、九、六，遂定重单交拆以为内外两卦之象。此两句方论成卦之法，故曰此言占法也。蓍之变、策之数、爻之文、卦之象，皆寂然不动之物，初不能如人之有思，亦不能如人之有为，皆纯乎天者也，及问焉而以言，则其受命也如响，无有远近幽深，遂知来物，则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皆同乎人者也，故曰此言占理也。

**易有圣人之道四焉此之谓也**

自将有为以下，专论尚其占一事，犹以四事终之者，占则有辞，变则有象，举其一，则四事皆在其中也。

**深几神**

至精、至变、至神，易之体也，惟深、惟几、惟神，易之用也。故曰：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立此一句，以承上体起下用也。物情难尽，惟精于占者能极远近幽深之情，而系其辞，故虽深而无不至也。事变至微，人所易忽，惟明于变者能推分合错综之文，而见其象，故虽微而无不察也。至于神，则无所用其力矣。研极之至义精用，利以至于神，此则夫子耳顺心从之事，非于深几之外，复有所谓神也。《下系》曰：过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穷神知化，德之盛也。此之谓也。或指精变深几为四者，精主占而言深，即占之辞；变主变而言几，即变之象，亦不出于四事也。

**夫易何为章第十一**

新安朱先生以“夫易何为”至“所以断也”合为一大章，专言卜筮之事，今从之。此一章文义相贯续，而其间节目有四。第一节统言易中有蓍、卦、爻之三德，第二节言始立蓍之人，第三节言画爻布卦之法，第四节极言圣人制作之本。今条而析之。

**蓍卦爻之德**

此一节先设问答，次以是故发辞。开物者，知其未然也，阳之始物也；成务者，定其当然也，阴之终，物也。天下之始终皆备于此书之内矣，是故圣人用之以知人之志，

所谓开物也；以定人之事，所谓成务也；以决人之疑，即志与事之决也。此三者，皆蓍卦爻之所能也，是故蓍用七，故其德圆；卦用八，故其德方；爻用九六，故其义易。蓍开于无卦之先，所以为神；卦定于有象之后，所以为知；爻决之先者也，所以为贡。圣人以此三物之德，洗心以存其神，退藏于密，以定其体，吉凶与民同患，以赞其决。故其知几则神之开物也，其畜德则智之成务也，此所谓聪明睿智也。其断吉凶，则神武之决也；其与民同患，则不杀之仁也。古之人有能备是德者，伏羲氏其人也。故自此以下，始言建立卜筮之人。

### 立蓍之人

此一节以是发辞。惟其聪明睿智也，是以明于天道之远，而察于民事之近，惟其神武不杀也，是以建立蓍策，以开斯民占决之用。圣人又以卜筮之法，所以斋心而戒事问之于神，而贡之于明者，以自斋戒，以自神明，其斋则洗心也，其戒则藏密也，其神明其德则吉凶与民同患也。自此以下遂言画爻布卦之法，以见神明其德之事。

### 画爻布卦之法

此一节以是故发辞。阖户谓之坤，言画耦爻也，凡耦皆属坤；辟户谓之乾，言画奇爻也，凡奇皆属乾。一阖一辟谓之变，六画既成，刚柔相杂，言成卦也。往来不穷谓之通，九六之动，交相往来，言之卦也，皆自神而明之也。按其迹而言之，见于蓍策谓之象，形于卦爻谓之器，制而用之谓之卜筮之法，可谓明矣。究其用而言之，则枯草之茎，败木之槩，而内外静作之务，皆资之以利其用，王公皂隶之人，皆用之以决其疑，极深研几，其妙如此，岂非天下之至神乎，此自明而神之也。自此以下，复推原制作之本。

### 制作之本

制作之本有三，有立象之本，有制器之本，有作书之本，故此一节以三是故为发语之端。

其一曰：是故易有太极。易之太极，即礼之太一也。有太一，则有阴阳，是谓两仪，此八卦之第一爻也。两仪各有一阴一阳，是谓四象，此第二爻也。四象又各有一阴一阳，是谓八卦，此第三爻也。八卦既成，则六十四卦皆具，而吉凶可见矣。吉凶之变不可胜穷，万事万物皆生于吉凶二字，故曰吉凶生大业。此六句，言爻象之所由生也。

其二曰：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万物皆具奇耦之法象，而天地其最大者也；万物皆具九六之变通，而四时其最大者也；万物皆有爻象之著明，而日月其最大者也，三者具而易之道备矣。一家、一乡、一国各有占也，而据崇高之极，可以作天下之易者，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者也；山巫野祝皆能占也，而具神知之全，可以为天下之利者，圣人；折筮剡蓍、毁瓦灼鸡，皆可占也，而有探索钩致之神，有决疑成务之智，可以供圣人之用者，蓍龟也，三者具而易之器成矣。此六句，言成器之所由立也。

其三曰：是故天生神物，神物，即蓍龟也，圣人则其知来之神，以立卜筮。天地变化，即四时也，圣人效其阴阳之变，以立卦。天垂象，即日月也，圣人象其刚柔之发挥，以画爻。此七、八、九、六之四象所以示也。《河图》、《洛书》，天地之文字也，圣人则其义理之明，以作彖辞、爻辞，此《系辞》之所以告、吉凶之所以断也。此四者，言易之所由作也。

是三节者，起于太极，成于《系辞》，而易之始终备矣。

### 河图洛书

姚小彭氏曰：今所传戴九履一之图，乃《易乾凿度》九宫之法，自有易以来，诸易



师未有以此为河图者。至本朝刘牧长民方以此为河图，而又以生数就成数，依五方图之以为洛书，其言未足深据也。窃意，图者必有八卦之象，书者必有古文字之形，而今不传尔。又世所传关子明《洞极经》亦言河图洛书如刘氏说，而两易之，以五方者为图，九宫者为书。按唐李鼎祚《易集解》尽备前世诸儒之说，独无所谓关氏者，至本朝阮逸始伪作《洞极经》，见于后山陈氏《谈丛》之书，则关氏亦不足为证矣。

### 书不尽言章第十二

自书不尽言至鼓之舞之以尽神，此一章之纲领也。立象、设卦、系辞三者，言作《易》之成；体变通以尽利，言人用《易》以处事；鼓舞以尽神，言人用《易》以成德。二者皆体《易》之妙用也。下文自乾坤《易》之蕴，至谓之事业，以演说尽利之意；自是故夫象，至存乎德行，以演说尽神之意也。

### 五尽为纲领

立一奇一耦、二奇二耦、三奇三耦之象，所以拟健、顺、动、入、陷、丽、止、说之意也；设六十四卦，所以具忧、乐、求、与、见、伏、轻、重、久、速、聚、散之情也；系之以彖辞、爻辞，所以阐吉、凶、悔、吝、元、亨、利、贞之言也。故曰此三尽者，作《易》者之事也。用《易》者观其变而玩其占，以处事变而行其会通，则足以尽趋时成务之利，而见于事功；观其象而玩其辞，得之于心、体之于身，如鼓之动而舞之赴，心术血气与之俱成，则足以尽阴阳不测之神，而成之于德行。故曰此二尽者，用易者之事也。

### 五谓演尽利

乾，奇象也；坤，耦象也。易之妙尽藏于此，奇耦之象立，而变易之道已行于其中，无奇耦，则无可变易，无变易，则奇耦为死象矣。自奇耦未形以上，则谓之太极，不可以阴阳名也；自奇耦既形以下，则谓之两仪、四象、八卦，而阴阳之体定矣。体定而变化行，故乾本健也，初爻化则为人，中爻化则为丽，末爻化则为说；坤本顺也，初爻化则为动，中爻化则为陷，末爻化则为止。凡六十四卦之象，皆示人以化而裁之也，此化而裁之谓之变也。当其变也，顺而推之则通，违而执之则穷，故乾之灾变而无首则吉，坤之伤变而永贞则利，讼之九四渝则成涣而吉，豫之上六渝则成晋而无咎。凡三百八十四爻之辞，皆教人以推而行之矣，故曰推而行之谓之通也。定之以象以明其进退，断之以辞以知其得失，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利用出入，民咸用之，此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也，故曰此五谓者，以演说变通尽利之意也。

### 六存演尽神

天下之蹟，具于奇耦之象矣，而圣人又演之以为卦，则理之未明者，皆可以开其人而使之见也；天下之动，具于三百八十四爻矣，而圣人又告之以辞，则事之当为者，皆可以鼓其人而使之趋也。即象之变，可以裁其所遇之时；即爻之动，可以决其所行之事。开晓而鼓动之者，虽在乎易，至于体之而藏于身、用之而明于人，则在乎其人之功用如何耳。及其至也，实德成于身，则虽不言而体已备，即易之无思无为、寂然不动也。实行信于人，则虽不言而化已孚，即易之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也。静与易俱入，动与易俱出，鼓之舞之，不知其然，而神于是乎可尽矣。分而言之，默与不言为神，成之与信为明，德为神、行为明，故曰神而明之。合而言之，阴阳不测皆谓之神可也。然神在于德行，而不在于虚无，则皆谓之明，亦可也。惟易之道不可以偏观，故体之者其不偏亦如此，故曰此六存者，以演说鼓舞尽神之意也。

## 卷十四

## 系辞下

## 八卦成列章第一

自八卦成列，至生乎动者也，皆言爻象之变动，天道之所以流行也。自刚柔者立本者也，至贞夫一者也，皆言人之处变动、人极之所以立也。彼以其动，此以其贞，天人之道二者而已。自夫乾确然，至情见乎辞，再言爻象之变动曰吉与凶而已。自天地之大德曰生，至禁民为非曰义，再言人道之所以立曰仁与义而已。大抵《上系》之文多言圣人作易之事，《下系》之文多言圣人用易之事。此下十三卦，皆以古人之事实之。

## “乾确然”至“情见乎辞”

乾易、坤简，爻效、象像，即上文所谓象在其中、爻在其中也，此刚柔立本之事也。爻象吉凶、功业、圣人，即上文所谓变在其中、动在其中也，此变通趣时之事也。爻象动于蓍策之中，吉凶见于辞命之际，故谓爻象为内，吉凶为外，是故欲知事物之会通，观乎爻象之变足矣，欲知圣人忧民之意，观乎吉凶之辞足矣。

## “八卦成列”至“生乎动者也”

象至于八而备，六十四卦之象皆因八而成也；爻至于重而足，三百八十四爻皆因重而生也。易之变，有飞、有伏、有交、有互，不可胜穷，而不出于一刚一柔之相杂；人之动，有吉、有凶、有悔、有吝，而不出于卦辞、爻辞之所命。变与动，字义相近，恐读者之不能辨也，故圣人自释之曰：吉凶悔吝，生乎动者也。明变主易言之，动主人言之也。

## “刚柔立本”至“贞夫一者也”

刚柔即奇耦也，易以刚柔立象，圣人以仁义立道，易之变化不出于刚柔，圣人之趣时不出于仁义，故吉凶万变，而至一之本不动。一者何？刚柔仁义是也。外刚柔仁义而言变通，是为吉凶所动，非乐天趣时者也。天地所以为法象之大，日月所以为阴阳之宗，人道所以为变动吉凶之主，亘万古而长存者，一而已矣。一之动为刚，一之静为柔，外一而言刚柔，外刚柔而言变通，皆诡道也。《下系》之贞夫一，即《上系》之太极也；《下系》之刚柔，即《上系》之两仪也。两仪即太极，非两仪之外复有太极；刚柔即一，非刚柔之外复有一也。一之始动为乾，易之奇画是也；一之复静为坤，易之耦画是也。故曰：乾示人易，坤示人简。又曰：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明乾坤即奇耦，奇耦即一也。

## 曰生曰仁

天地之盈虚，皆主于生；圣人之慈断，皆主于仁。故易之变通，一动一静而皆名之曰动。圣人之仁，即天地之生、易之动也。《彖》曰：大哉乾元，《上系》曰：乾知太始，又曰：继之者善也，皆此意也。接太极而动者，乾而已；受乾而生，各有定形者，坤也。继道而出者，仁而已；依仁而行，各有定理者，义也。故动足以包静，而动之本又出于一；仁足以包义，而仁之本又出于一。盖凡《上系》之言，极其广大，而《下系》之言，极其精要，若此之类，可以概见也。

## 曰位曰仁曰财曰义

圣人之大宝曰位，即崇高莫大乎富贵也。曰仁、曰财、曰义，即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也。得富贵之位，行圣人之道，本仁以为心，明义以立政，然





后可以保烝民之生，配天地之大，故自此以下，以包羲氏、神农氏、黄帝、尧、舜氏实之，皆圣人之富贵者也。

### 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

财者，百物之总名，皆民之所利也。理财，谓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所以利之也。正辞谓殊贵贱，使有度；明取予，使有义；辨名实，使有信。盖利之所在，不可不导之使知义也。禁民为非谓宪禁，令致刑罚以齐其不可导者也，盖养之、教之而后齐之，圣人不忍人之政尽于此三者矣。理财，则易之备物致用也；正辞，则易之当名辨物，正言也；禁民为非，则易之断吉凶，明得失，外内使知惧也。易之事业亦尽于此三者矣。而其德意之所发，则主于仁民而已。义者，仁之见于条理者也，故名之曰义。

### 包羲氏章第二

自仰则观象于天，至以类万物之情，其例皆在《说卦》篇中，可以类推也。象以气言，属阳；法以形言，属阴。鸟兽之文，谓天产之物飞阳而走阴也；土地所宜，谓地产之物木阳而草阴也。

### 十三卦

离之两目为网罟之象，益之上入下动为耒耨之象，噬嗑之明以动为日中为市之象，涣之木在水上为舟楫之象，随之上说下动为服牛乘马之象，小过之上动下止为杵臼之象，此六卦之义，皆明而易见，其余七卦，象颇未明，今以义推之。乾坤相变为六十四卦，此变通之象也。豫内坤为阖户、外震为动木，此重门击柝之象也。睽三、四、五互坎为弓，兑为上弦，离为兵而丽于上，此弓矢之象也。大壮以二阴覆四阳，为栋宇覆人之象。大过以二阴包四阳，为棺槨包人之象。棺槨、栋宇，皆二木也。大过内外卦反对，皆为木，故有内棺外槨之象。自大过变为大壮，并二木于五、上二爻，故有上栋下宇之象。夬以乾金为言于内，兑金为决于外，书以刀记言，契以刀决之，故为书契之象。

### 象《象》爻

象，即卦也。卦著全卦之象，《象》言上下两卦之材，爻贡六爻之动，三者具而吉凶悔吝明矣。此章首言包羲观物制易，中言数圣人观易制物，皆尚象之事也；至此乃言尚辞、尚变、尚占之事，而易之四道备矣。

### 阳卦多阴章第三

阳为君，阴为民。阳卦多阴，二民也；阴卦多阳，二君也。阳画奇，亦一君也；阴画以二奇为耦，亦二君也。上两何也？并为问目，下文总以君民一说答之。

### 十卦十一爻章第四

十卦以咸九四为主意，大抵论感应之一心、屈信之一形、往来之一气、出入之一机也。精义入也，乃所以利其出；利用出也，乃所以安其入。自此以下困、解、噬嗑、鼎、否，皆言利用之事；豫、复、损、益，皆言精义之事。困不利而解利，噬嗑初九福而上六祸，鼎凶而否吉，自一人一事而至于天下之用，皆尽于此矣。豫言知几之早，复言省过之速，损言心之当一，益言道之当豫，精义入神之功，亦尽于此矣。

### 穷神知化

至于神，然后能穷神之所由起；至于化，然后能知化之所由推。知化，犹知大始之知。非万物生于其手者，不能知万物之始也；非万物生于其身者，不能知万物之机也。孔子言知天命，子思言知天地之化育，皆至乎其地者也。凡傍观、仰视、遥度、臆料者，皆未足以言知也。



## 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

自日往月来，至屈信相感而利生焉，言物理之同归而殊途也；自尺蠖之屈，至以崇德也，言物情之一致而百虑也；自过此以往，至德之盛也，言天下何思何虑也。日月同于生明，而往来之道则殊；寒暑同于成岁，而往来之时则殊。其殊者，一屈一信也；其同者，成顺致利也。往者，屈也；来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此三句以解上六句也，此所谓同归而殊途也。自物言之，尺蠖之屈，乃用此以求信也；龙蛇之蛰，乃用此以存其身也。自人言之，心之精者，即其用之利；用之利者，即其德之崇。上段犹以彼此相成，此段即屈为信、即信为屈，愈入于约矣，此所谓一致而百虑也。然日月、寒暑，天道之自然者，固可以言何思何虑矣。其在人事，则精义所以利其用，利用所以崇其德，其致虑也，如尺蠖之求信，未可以言无思也；其入神也，如龙蛇之存身，未可以言无虑也。盖犹有致、有崇、有求、有存也。必至于过此以往，而入于穷神知化之乡，未之或知，而安于德盛仁熟之境，乃可以言何思何虑。此夫子从心之时，孟子圣神之境也。

### 谄读

谄者，本以求福，而祸常基于谄，梁竦之客是也；读者，本以交欢，而怨常起于读，竦灌之交是也。《易》言知几，而孔子以不谄不读明之，此真所谓知几者矣。欲进此道，惟存察之密、疆界素明者能之，此所以必归之于介如石者欤！

### 其殆庶几乎

殆者，将也；庶几者，近辞也。《论语》曰：其庶乎，其几也。《诗》曰：庶几有臧，式饮庶几。皆近辞也。此段先立本说，言君子以有四知，故为万夫之望，然后却以颜子之事为将近之，以实其说也。夫知彰者众矣，惟君子于微而知其彰；知刚者众矣，惟君子于柔而知其刚。盖由用心之精，烛理之明，是以至此。欲进此者，当自颜子始。毫厘丝忽之过一萌于方寸之间，可谓微矣，而吾固已了然而见之，可谓柔矣，而吾固已斩然而绝之，岂容其彰且刚哉，此何止万夫之望，真万世之望也。此章内十一爻，虽各为一段，而意皆相贯，此爻尤与上爻文意相关。

### 化醇 化生

天地之交合万物而同生，故曰化醇；万物之交，各成其类，故曰化生。

### 民不与也

危以动则民不与，党与之与也；无交而求则民不与，取与之与也。

### 易以语 惧以语

以易对惧，则义可见矣。直者其语易，曲者其语惧。乾之所以易者，以其直也。

### 乾坤易之门章第五

此章专论《易》之彖辞。《易》不过乾坤二画，乾坤，即阴阳、刚柔也。六阴、九阳，以象其德，故可以通神明所有之德；奇刚、耦柔，以定其体，故可以体天地所具之物。神明即天神地明也，神明以德言，天地以形言。凡《易》之辞，其称名取类，千汇万状，大要不越于二者，而其所以系辞之意，则为世衰道微，与民同患，不得已而尽言之尔，此断辞之所以作也。断辞即彖辞也。彰往察来，微显阐幽，易之道也；开而当名，辨物正言，《彖》之功也。其所命之事名极其当，故玩其名，即可以知其事；其所取之物象极其辨，故观其象，即可以明其意；其吉凶利害之言极其正，故诵其言，即可



以决其效。因民之疑而来问也，以是告之，则足以济其可否之决，而定其吉凶之应矣。

### 三陈九卦章第六

此章亦论《彖》辞。凡《彖辞》之体，皆先释卦名，次言两卦之体，末推卦用，故此章之序亦然，以为观《彖》者之法也。独取九卦者，择其切于忧患者言之，以见作《易》之意，专为与民同患也。

#### 初陈

此一节释卦名之义，如《彖》之曰同人、曰大有之类也。履，德之基；复，德之本；井，德之地，三者颇难分，今略释之。基，犹筑室之基，贵其实也，人以践履为实，有实行，然后德可积而崇也，故曰：履，德之基也。本者，物之所从生也，复者，阳之始生，乾之元、善之端，人心发见之初也，故曰：复，德之本也。地体本静，而其生不穷，井道似焉，故曰：井，德之地也。困足以验己之实德，故为德之辨；巽能曲制事宜，故为德之制，此两句义稍晦，故亦释之。

#### 再陈

此一节释卦之两体，如《彖》之险而止、险而健之类也。履和而至，即兑说而乾健也，说故和，健故能至，徒和而不健者不能至也。复以一阳在五阴之下，可谓微矣，而能动而自复，不为众阴之所迷，故虽小而辨于物。恒非执一而废百也，日月之往来，四时之变化，代明并育而不相厌，此其所以能久也。风之所至，物无不举，而人不见其迹，巽以行事者亦然，故虽称而隐，称即称举、称扬之义。此九句，皆以两字相反成文，若作称物之称，则与上八句悖矣。

#### 三陈

此一节推卦之用，如《彖》之圣人以顺动、圣人以神道设教之类也。井以辨义，此句未明，亦当以《彖》辞解之。改邑不改井，则能居其所也；往来井井，则能迁以及人也。居则不改，迁则不穷，处己及人，各极其当，则可谓能辨于义矣。三陈之中，皆有辨字，其一曰困德之辨，辨于己也；其二曰复小而辨于物，辨于人也；其三曰井以辨义，人己之间两极其辨也。

### 易不可远章第七

此章专论《易》之爻辞。《易》之为书也不可远，其为道也屡迁，此二句，一章之大旨也。自变动不居，至惟变所适，言屡迁也；自出入以度，至道不虚行，言不可远也。书指所系之辞，辞出于圣人，人所当玩而行也，故不可远；道指六爻言之，六爻之变，不可胜穷也，故屡迁。惟其屡迁也，故虚而无常，不可为典要；惟其不可远也，故有度有方，有典有常，而不可虚。是故，循其出入、往来、行止、久速之度，则作内、作外之事皆在所当戒；辨其凶咎、灾眚、伤嗟、惕厉之所从来，则有人、无人之时皆在所当敬。盖所命之辞，随道而立，周旋曲折，皆有定向，苟非诚敬率理之人，不能信受而曲从也。方其率之也，则谓之辞；及其行之也，则谓之道。辞之所指，即道之所迁也，人能循其不可远之理，则屡迁之道得矣。

### 原始要终章第八

此章亦论爻辞。凡画卦之法，必始于初爻，终于上爻，然后成一卦之体。至论其所画之爻，则或阴、或阳，随其时物之宜，未始有定体也。初方出门，祸福未定，故其辞多拟议；上已睹其成，祸福判矣，故其辞多决定。若夫杂贵贱之物，具阴阳之德，而辨

其德与位之当否，则备于二、三、四、五也。物指位言之，下章爻有等故曰物，正解此物字。居犹举也，言本末之与中爻虽各不同，然考其存亡、吉凶，则六爻举可知也。何必以中爻为限哉？使智者观之则止。用卦辞亦可得其大半，又何必以六爻为限哉！此下再论中爻之例。功者，德也；物者，位也。誉、惧、功、凶者，其是非也，此四者皆以位为重也。然柔不利远而利中，刚无远近中偏之间；柔在贵而危，刚在贵而胜，则又以德为重也。杂物撰德之法，亦略见于此矣。

### 广大悉备章第九

此章专论六爻者非他，三才之道也。言圣人所以兼三才而两之者，非以私意傅会六爻也。三才之道，自各有两，不得而不六，此即《说卦》所言阴阳、刚柔、仁义也。爻有等者，初、二、三、四、五、上也，物相杂者，初、三、五与二、四、上阴阳相间也。文不当者，九居阴位、六居阳位也。此即《说卦》所言分阴分阳、迭用柔刚也。

### 末世盛德章第十

此章专论辞，而以危惧为主、慢易为戒，即《易》不可远章之意也。彖辞、爻辞，皆成于用，故论彖辞，则言衰世、言中古；论爻辞，则言殷、周，皆指文王、周公言之。

### 知险知阻章第十一

自夫乾天下之至健也，至成天下之亹亹者，皆言乾坤之知能；自变化云为，至圣人成能，皆言圣人之知能；自此以下至章末，皆以象变与占辞，推演圣人之知能也。能研诸侯之虑，王弼《略例》作“能研诸虑”

### 乾坤之知能

乾，即奇也，一于刚，故至健；坤，即偶也，一于柔，故至顺。一于刚，故常易直而无所思；一于柔，故常简静而无所为。易与险相反，惟中心易直者，为能照天下臧险之情，即所谓通天下之志也；简与阻相反，惟行事简静者，为能察天下烦壅之机，即所谓成天下之务也。阻者，填壅隘塞之状，险恶不同。此二者，奇耦之所知也，惟其知之明如此，故能道占者之心，而使之说；能因占者之虑，而为之研。说其心，故能定其吉凶之期；研其虑，故能成其亹亹之事。亹亹者，方来而未已之意，言事之日生日至者也。吉凶者，言行之报也；亹亹者，言行之积也。此二者，奇耦之所能也。易之三百八十四爻，不出于奇耦二物而已。

### 圣人之知能

云为，即言动也，人之言动即易之变化也，故曰变化云为。自此以下四句，即上系之四道也。云为即尚其辞、尚其变也，象事、占事即尚其象、尚其占也。精于变化云为，则知动之微，见吉之先，有拟议之功，无谄谀之祸，故曰吉事有祥。即《中庸》所谓至诚之道，可以前知，见乎蓍龟、形乎动静也。此以辞与变，体之于身也，即乾之知险也。精于观象，则可以知制器之理，如上文十三卦之圣人是也；精于占卜，则可以知方来之事，如上文无远近幽深、遂知来物者是也。此以占与象，措之于事也，即坤之知阻也。此二者，圣人之知也。天地有自然之奇耦，而不与圣人同忧，圣人象其奇耦而致其用，以成作易之能事，此圣人之能作于上者也，即乾之始物也。明与人谋，而成其事业；幽与鬼谋，而定其吉凶。虽百姓日用而不知者，亦皆与圣人以为能，此圣人之能著于下者也，即坤之成物也。此二者，圣人之能也。



### 以象变占辞推演圣人之知能

八卦，即六十四卦也。八卦以象告，谓卦爻之以象示人也；爻《彖》以情言，谓系辞之以言谕人也。刚柔杂居而吉凶可见，此再言象之所以示人者明也；变动以利言，吉凶以情迁，此再言辞之所以谕人者殊也。自《彖》辞观之，卦体本以变动而成，故《彖》辞专言其变通之利，如柔来而文刚、分刚上而文柔之类是也。虽睽、蹇、明夷至不美之卦，其《彖》皆有所利，盖其初皆因穷而变、变而成卦，则以成卦者为利，故曰变动以利言。自爻辞观之，据逐爻之情而处事，则吉凶皆异于本《彖》矣，故有在《彖》为主爻，而在本爻则为凶者，如震之九四“震惊百里，可为祭主”，而在本爻则为泥而未光之类是也，故曰吉凶以情迁，言视《彖》之本辞，则为迁易也。自此以下，皆言吉凶以情迁之事，而以六爻之情与辞明之。吉凶、悔吝、利害之三辞，分出于相攻、相取、相感之三情，而总属于相近之一情，由是观之，祸莫多于相近，人莫难于相近也，此四相者，言爻之情也。下六辞者，爻之辞也，命辞之法，必各象其爻之情，故观其辞可以知其情，自四情言之，可以见圣人之知险、知阻矣；自六辞言之，可以见圣人之能说诸心、能研诸虑矣。故曰：此以象变占辞推演圣人之知能也。

#### 乾坤 八卦

凡《系辞》之称乾坤，即奇耦二画也。乾纯于奇，坤纯于耦，故例以乾坤称之。凡《系辞》之称八卦，即六十四卦也。八卦更相上下，变为六十四卦，故例以八卦称之。其言伏羲始作八卦者，亦谓六十四卦也，有八卦则有六十四卦。夫人而能重之也，何必文王哉！

#### 吉凶 悔吝 利害

利害者，商略其事，宜有利、有不利也；悔吝，则有迹矣；吉凶则其成也，故总而名之曰吉凶。相感者，情之始交，故以利害言之；相取则有事矣，故以悔吝言之；相攻则其事极矣，故以吉凶言之。远近、爱恶、情伪，姑就浅深分之，若错而综之，则相攻、相取、相感之人，其居皆有远近、其行皆有情伪、其情皆有爱恶也，故末章总以相近一条明之。近而不相得，则以恶相攻，而凶生矣；以伪相感，而害生矣；不以近相取，而悔吝生矣。是则一近之中，备此三条也。凡爻有比爻、有应爻、有一卦之主爻，皆情之当相得者也，今称近者，止据比爻言之，反以三隅，则远而为应、为主者，亦必备此三条矣。但居之近者，其吉凶尤多，故圣人概以近者明之。

#### 六辞

六辞之中，吉一而已，躁、叛、疑、诬、失居其五，犹吉、凶、悔、吝之分，吉居其一，凶、悔、吝居其三也。叛非叛逆之叛，但背实弃信者皆是也，言与实相叛，故惭。吉者静，躁者动，叛者无信，疑者不自信，诬者败人，失守者自败，皆相反对也。守谓其所依据，吴王失国，故辞屈于晋；夷之失对，故辞屈于孟子，皆失其所据也。以类推之，艮，吉也；震，躁也；兑，叛也；巽，疑也；坎，喜陷，为诬善；离，喜丽，为失守。人情大约不出于六者。盖仁者默，勇者哗，能言者寡信，善巽者少决，智人多险，文士罕守，刚柔之变，尽于此矣。

#### 《上系》《下系》

《上系》铺叙易道之广大，而终于德行之成，自博而约也；《下系》指示爻象之精要，而极于辞情之辨，自本而未也。

## 卷 十 五

### 说 卦

#### 幽赞神明章第一

##### 生蓍

生蓍，谓创立用蓍之法。神不能言，以蓍言之，所以赞神出命，故谓之幽赞神明，即大衍所谓佑神也。凡蓍必藏于庙中，人即而筮焉，示受命于神也。

##### 倚数

始、终、中之三数，皆乾之所为也，坤则随其所至两之而已。乾有一画，坤两之为一耦；乾有二画，坤两之为二耦；乾有三画，坤两之为三耦。有乾画则坤能两之，乾之所无，坤不能生也，故曰地道无成而代有终也；又曰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又曰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皆参天两地之意也。倚者，依之以立数也。三奇为阳画，两其三以为阴画；三画为初卦，两其三以为重卦，此画数之参两也。参三以为老阳，两三以为老阴，二两一参以为少阳，二参一两以为少阴，此策数之参两也。凡数皆自参两而出。

##### 立卦生爻

坤一变为震，再变为坎，三变为艮，乾一变为巽，再变为离，三变为兑，凡卦皆因二气之变而言也。阳气不可见，则画为刚爻以发之；阴气不可见，则画为柔爻以发之。凡爻，皆用刚柔之形，以发挥二气之变也。阴阳以气言，刚柔以形言，下文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意亦同此。

##### 道德理义性命

道即天之命，德即人之性，义即地之理也。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此两句反复互言也。易之奇耦，在天之命，则为阴阳之道；在人之性，则为仁义之德；在地之宜，则为刚柔之理。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言易之所能也，故自幽而言以至于显，此所谓显道也；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言易之所知也，故自显而言以至于幽，此所谓神德行也。按上文既言蓍、数、卦、爻，则此二句须当于爻辞、《彖》辞言之欤！

##### 性命之理章第二

此论易之爻也。分而言之，理与性、命为三；合而言之，仁义之性即阴阳之命，阴阳之命即刚柔之理，故总而称之为性命之理。天、地、人，三也，阴阳、刚柔、仁义，皆两之也，言其道之至，谓之三极，言其质之定，谓之三才。六画成卦，则三两相比；六位成章，则一阴一阳相间也，

##### 天地定位章第三

此论易之象也。易之象有二，有先天之象，有后天之象。此一章自天地定位至八卦相错，言先天之顺象也；自数往者顺至坤以藏之，言先天之逆象也。下一章自帝出乎震至曰成言乎艮，言后天之时位，犹上文之顺象也；自万物出乎震至既成万物，言后天之化气，犹上文之逆象也。

##### “天地定位”至“八卦相错”

先天之法，据太极始分之初，因两仪以生八卦也。八卦既成，按而数之。天地定



位，乾正南、坤正北也；山泽通气，艮西北、兑东南也；雷风相薄，震东北、巽西南也；水火不相射，离正东、坎正西也。天地以上下直对，水火以东南横对，雷风、山泽以四角斜对，八卦相错，粲然有伦，夫人而能数之也。然易主知来，非逆数不足以知来，故此下却言逆数之事。

#### “数往者顺知来者逆”至“坤以藏之”

数往者顺，以指上文，即卦以藏往也；知来者逆，以指下文，即蓍以知来也。是故易逆数也，此一句以起下文八句也。上文即据八卦已成之后，对而数之，天上地下，日东月西，山起于西北，泽钟于东南，雷盛于阳方，风盛于阴方，其序顺而理明，故曰数往者顺。下文则据八卦始画之初，画乾于左，画坤于右，左方之画从下数上，自震、离、兑而至于乾，则下文之雷、日、兑、乾也；右方之画从上数下，自巽、坎、艮而至于坤，则下文之风、雨、艮、坤也，左右对画，而上下逆生，故曰知来者逆。非圣人于顺之外别为逆象也。方画而逆，既成而顺，此之逆象，即上文之顺象。凡揲蓍之法，亦以左右相逆而成象也。此八句，半言造化，半用卦名者，示引造化以释卦名也。

#### 定位通气

八卦虽八，实则阴阳二字而已。言其位之上下，则为天地；言其气之蓄泄，则为山泽；言其声势之发，则为雷风；言其情性之真，则为水火。是故位虽定而气则通，势虽相薄而情不厌，明本一物也。

#### 帝出乎震章第四

后天之序，据太极既分之后，播五行于四时也。震、巽二木，主春，故震在东方，巽东南；次之离火主夏，故为南方之卦；兑、乾二金主秋，故兑为正秋，乾西北；次之坎水主冬，故为北方之卦；土王四季，故坤土在夏、秋之交，为西南方之卦，艮土在冬、春之交，为东北方之卦。木、金、土各二者，以形王也；水、火各一者，以气王也。坤，阴土，故在阴地；艮，阳土，故在阳地。震，阳木，故正东；巽，阴木，故近南而接乎阴。兑，阴金，故正西；乾，阳金，故近北而接乎阳。其序甚明，而世之言后天者或未之思也。

#### “帝出乎震”至“故曰成言乎艮”

自帝出至成言，皆以人事喻之，故不言天道而言帝也。天道始开，上腾下降，如夙兴临朝，皆洁齐而后相见，既相见而后各役其力以致其养，小大并作不能自休，皆所以自养也，故曰役，又曰养。养道既成，人乐其乐而利其利，故曰说，言说极而衰，死生将分，故战，此日将入之时也，既战而惫，力竭气归，故曰劳，又曰归，此夜寐之时也。劳主惫竭而言，非谓兴作也，兴作之劳则致役者当之，既寐而休，劳者复苏，竭者复作，终与始之所相会也，故曰成言，此将旦之时也。

#### 洁齐

味洁齐之义，似当音斋，然古之斋者亦以齐不齐为义，则不必改音也。

#### 坤也者地也兑正秋也

坤王季夏，义在中央，故言地而不言西南；兑以物成为说，故言秋而不言西，皆取义之便，亦以例余卦也。



**阴阳相薄也**

阴自午至亥，积为纯坤，而乾之纯阳治焉，乾坤同位，是以相薄也。雷风相薄义亦同此。震与巽，皆治于木位也。

**说言成言**

古语谓交恶者为有违言，交好者为有成言。春秋楚遣黑肱成言于晋，晋遣向戌成言于楚，此章说言成言即此类也。秋时人有所收，物有所成，小大熙熙，故于是乎有说言；艮当终始之会，如两国之交，故于是乎有成言。兑为口舌，艮有伏兑，皆得用言字，此章文义，与彖者言乎象、爻者言乎变之例不同，彼解彖字、爻字，此非解说字、成字，不可以言字属下文也。

**“神也者妙万物”至“既成万物也”**

上陈八卦，辨其分治之迹；此引八物，明其气化之神。惟艮独不言山者，崔憬曰：山于终始万物之义，不若艮字之明也。不言乾坤者，乾主变，坤主化，言能变化，则乾坤备矣。此虞翻说。

**说万物润万物**

泽不为润而为说者，润者，气之湿而在内者也；说者，色之光而在外者也。季夏为土，而兑承之，故泽者土之余气也。润气上浮，而光溢于外，故说而可爱，若润物之功淫液而深长，则惟水足以当之。传曰：车甚泽，光可以鉴。则泽者，光说之名尔。

**水火相逮雷风不相悖山泽通气**

动、挠、燥、说、润、盛，皆据后天分治之序，而相逮不相悖，通气变化，复据先天相合之位者，明五气顺布，四季分王之时，无极之真，二五之精所以妙合而凝者，未始有戾于先天之事也。苟无此章，则文王为无体，伏羲为无用矣。故读《易》者，于此不可不深玩也。相逮与不相射、相薄与不相悖，皆互言也。

**然后能变化既成万物也**

先天之首，以天地山泽雷风水火为序，后天之末，乃自水火雷风山泽天地倒而言之。彼言乾坤之用成于坎离，此推坎离之功归于乾坤也。

**乾健也章第五**

此论易之占也。自此以下，皆以阴阳纯卦及初、中、终爻为序，盖以变卦之说言之，又非上文先天、后天之序也。此章先以八字断八卦之德，以定其本义，其下三节乃以物、以身、以家依八德之类而分主之，使占者用之以知来物也。

**“乾健也”至“兑说也”**

此以八德拟八卦也。所谓神明之德，万物之情，皆萃于此八字矣。乾，纯刚也，故称乎健；坤，纯柔也，故称乎顺。阳在阴下，则动在阴中，则陷；在阴上，则得其所而止矣，皆君子之德也。阴在阳下，则入而伏；在阳中，则丽而出；在阳上，则说而见于口舌之间，皆小人之德也。

**健顺**

动、陷、止皆属健，入、丽、说皆属顺。凡物健则能动，顺则能入，健、顺，其体也，动、入，其用也。健遇顺则陷焉，顺遇健则丽焉，陷、丽者，其势也。健者，始于动而终于止；顺者，始于入而终于说。阳之动，志于得所止；阴之入，



志于得所说。止、说者，其志也。

### “乾为马”至“兑为羊”

此以八物拟八卦也。健者为马，顺者为牛，善动者为龙，善伏者为鸡，质躁而外污者为豕，质野而外明者为雉，前刚而止物者为狗，内很而外说者为羊。

#### 马牛

《造化权舆》云：乾，阳物也，马故蹄圆；坤，阴物也，牛故蹄拆。阳病则阴，故马疾则卧；阴病则阳，故牛疾则立。马阳物，故起先前足，卧先后足；牛阴物，故起先后足，卧先前足。安世按：天文，马于辰为午，于宿为星，直一阴之月，阳生至于阴也。马性本阴，故虽健而能顺行。牛于辰为丑，于宿为牛，直二阳之月，阴生于阳也，牛性本阳，故虽顺而善斗。

#### 马

言马者三卦，乾、震、坎也。震，乾之初爻，坎，乾之中爻，皆乾类也。马之健在足，故震马多善，至坎下柔，则蹄薄而曳矣。艮之健全在上，故为狗而不为马。

#### 龙

震，东方也，东方七宿有角、有尾，谓之苍龙。又十二支以辰为龙。宿直角、亢，角为蛟、亢为龙，皆震位也。翼为蛇、轸为蚓者，翼、轸主巳，亦震之余气也。

#### 鸡

酉为鸡，于宿直昴，盖金畜也。而主巽者，巽位在巳，金王于酉而生于巳也。《九家易》曰：风精为鸡，正巽之畜也。

#### 豕

坎，正北方之卦也。亥为豕，于宿直室，正水畜也，故主坎。坎为隐伏，豕所居也。《易》之象象皆取诸豕，所以探索隐伏也。

#### 雉

离，南方之卦也。南方七宿，谓之朱鸟，有喙、有翼而无尾，故又谓之鹑。凤与鹑皆火畜也，独取雉者，凤全阳、鹑全阴也。凡走类皆属阴，凡飞类皆属阳。鹑、雉草伏野走而能卑飞，皆阴之附乎阳者也，而雉得阳为多，故其性介，其色文。《埤雅》云：雉不能远飞，高不过一丈，长不过三丈，故高一丈长三丈为一雉，此雉之阴也。《书》称雉为夏翟，以其色备五采，尾至夏则光鲜，此雉之阳也。雉交蛇、蛇化雉者，巳与午皆朱鸟之次也；雉化蜃、雀化蛤者，内肉外壳，皆离之象也。雉于宿直胃，与巽鸡同直者，亦蛇、雉之义欤！

#### 狗

戌为狗，于宿直娄，西方之宿也，而主艮者狗，火精也，艮位在寅火，墓于戌而生于寅，故虎之生子为狗也。子夏曰：斗主狗，斗止而动，艮之象也。《九家易》曰：艮主斗，故犬三月而生，斗行十三时而日出，故犬十三日而开目。斗屈，故犬卧屈；斗行四匝，故犬夜绕室。火精畏水，故犬斗以水沃而解。

#### 羊

未为羊，于宿直鬼，南方之宿也，而主兑者，金生于土也，土王则金生，故庚伏必于建未之月也。又坤之三阴，巽为初爻，直巳；离为中爻，直午；坤为纯卦，直申。则兑为上爻，正当承未之气也。羊属土，故土之怪为羴羊。土生金，故有角而能触。

### “乾为首”至“兑为口”

此以身之八体拟八卦也。首会诸阳属乾，腹藏众阴属坤，足主下六经为震，手主上六经为艮，耳轮陷内为坎，目睛射外为离，巽下开为股，兑上开为口。朱子发曰：足动股随，雷风相与也；耳目通窍，水火相逮也；口与鼻通，山泽通气也。

### 耳目

人觉则神在目，寐则神在耳。故觉则用目而视，离日主昼也；寐则用耳而寤，坎月主夜也。坎阳陷于阴，故耳居阴而能听；离阴丽于阳，故目资阳而后视。

### 艮为手

李椿年侍郎自号逍遥子，作《周易传》曰：一身之荣卫还周会于手太阴，一日之阴阳晓昏会于艮时，故艮时在人人其象为手。余以医书考之，信然。按十二经之脉，其始从中焦注手之太阴肺脉、手之阳明，肺之府 太阳脉。阳明注足之阳明，肺之府 胃脉。足之太阴，脾脉。太阴注手之少阴心脉、手之太阳，心之府 小肠脉。太阳注足之太阳，肾之府 膀胱脉。足之少阴，肾脉。少阴注手之厥阴、心包脉。手之少阳，心包之府 三焦脉。少阳注足之少阳，肝之府 胆脉。足之厥阴，肝脉。厥阴复注手之太阴。常以平旦为纪，平旦为寅艮之位焉，则李氏之说信矣。

### “乾天也”至“谓之少女”

此以家之八位拟八卦也。纯阳为父，纯阴为母，阴阳在初者为长男、长女，在中者为中男、中女，在末者为少男、少女。男之初也，阳精在下，中交于阴，末则阳上升而男道绝矣；女之初也，阴血在下，中交于阳，末则阴上行而女道绝矣。

### 乾为天为圆章第六

上章合八卦为一，而分德、物、身、家以为四类，此章复合四类为一，而分八卦以为八门，所以反复推广象类，使之明备，以资占者之决也。

### 乾

乾自天道言之，则在巳，极阳之月也；自地道言之，则在亥，极刚之地也。极阳故为大赤，火之盛色也；极刚故为寒冰，水之劲气也。乾道大而无极，惟天足以尽之；运而无极，惟圆足以尽之，故以二象为首句也。在国则君，在家则父，皆物之元也。玉言其纯粹精也，金言其刚而能变也，其上极而贞，则为木果，此乾在亥之时也，故为末句，艮为果蓏亦是意也。为良马，则马之德莫加焉；为驳马，倨牙食虎豹，则马之力莫加焉；为老马，则智之最高者也；为瘠马，则筋骨之至峻者也。凡乾之象，皆取其健而为首者言之。闽人郑少梅东卿曰：圆者，数之本；果者，木之本也。

### 乾逸象为龙为衣为直为言

此荀爽九家逸象也，他卦仿此。为龙，震之健也；为直，巽之躁也；为言，兑之决也。震之龙、巽之绳直、兑之口舌，皆以乾爻故也。乾为衣，上服也；坤为裳，下服也。

### 坤

朱子发曰：麻葛苧曰布。余谓古者泉货为布，能随百物之贵贱而赋之，坤之象也。釜能熟百物，乾生而坤熟之也。吝嗇其静之翕，均其动之辟也，陶人制物之形者谓之均，亦此义也。对天言之，则坤为地，就地之色言之，则坤为黑。黑者，幽阴之色也，不言黄者，黄者坤之离，玄者乾之坎，皆中爻之色也。若论其极，则乾正为赤，坤正为黑，故先天图乾南而坤北也。自万物言之，坤皆为母，就牛言之，又为子母者、为少、



为牝、为孕育、为随顺，兼数义也。舆主于方，柄主于执，皆与乾圈相反，舆加大字则又取其载之广也。乾质故坤文，乾一故坤众，乾马老瘠故坤牛牂犢，明少且肥，皆相反也。地之黑者，其稼亦肥。

#### 坤逸象为牝为迷为方为囊为裳为黄为帛为浆

曰牝、曰迷、曰方、曰囊、曰裳、曰黄，皆见本卦繇辞。帛即文也，又乾为蚕精而出于震，至巽离而为丝，至坤而成帛也。酒主阳，浆主阴，故坤为浆。坎、震为酒，皆乾之阳也。

#### 震

为雷、为龙、为决躁、为善鸣、为作足、为健，皆动之象也。为大涂、为长子、为蕃鲜，皆出震之象也。为苍筤竹、为萑苇，皆蕃鲜之物也。苍筤，青也，震之本色也。玄黄，天地之色也，乾坤初交而生震，故具父母之气焉。异与的皆巽之色也。震、巽同生，故有巽之气焉。于足则白在后左，于颡则白在前首。左足者，震之本象也，巽之生在其后，故为后足；白首者，乾之象也，乾之初交往而生震，其上二爻遂成巽象，巽在其上，故为颡白也。作足者，前后各一蹄举也，今人谓之虚立，皆一阳在下之象也。反生者，死而复生，一岁再熟之稻也，一阳动于下，有来复之象焉。苍筤、萑苇二物，下盘固而上虚脆，亦阳在下之象也。其究为健者，乾之始也；为蕃鲜者，坤之生也。震为乾坤之长子，故其色玄黄，以其受气之初言之也。其究为健、为蕃鲜，以其成功言之也。

#### 龙字𦍋字

震为龙，虞翻谓当为𦍋，苍色也。朱子发谓当为𦍋，东方尾星也，其说皆不可从。震为𦍋，李鼎祚云：本作专，延叔坚说为𦍋，大布也。安世按：《释文》引王肃、干宝说，皆以𦍋为花𦍋，则字之为𦍋久矣。古文花字为华、为萼、为敷，皆音𦍋。

#### 震逸象为王为鹄为鼓

为王者，帝出乎震也，与长子同。鹄，古鹤字，为鹄、为鼓，皆声之远闻者也，与雷同。鹄色正白，与异的同。

#### 巽

木曰曲直，巽入之象也。木根巽入于地，地气亦巽入于木，故风与气、臭，皆与木同象也。为绳直、为工、为长、为高、为近利市三倍，皆巽者之功也。绳以曲而制直，工以曲直成器，物之长者、高者，皆巽积而不自知；市人之谋利者，亦巽入而人不知也。为进退、为不果，皆巽者之性也。人柔则多疑，刚则多决，故巽疑而震决。为白、为寡发、为广颡、为多白眼者，巽者之色也。万物至巽而甲尽脱，故为洁而齐，绳直其齐、白其洁也。宣发者，白发也。虞翻谓马君不当改宣为寡，然寡亦脱发之象，与广颡同类也。宣发、广颡者，变坎上爻水不上润，故不成血盛之发也。多白眼者，迁离中爻于下，故不成中虚之眼也。宣发者，肺之风；白眼者，肝之风也。震究为健、巽究为不顺者，君子之刚，其极为健，小人之柔，其极为躁，此阴阳之所以分也。观坤上六之战，则躁可知矣。

#### 巽逸象为扬为鹄

巽，称而隐，称即扬也。《扬子》曰：巽以扬之，鹄水鸟，能知风雨者。《诗》曰：鹄鸣于垤。朱子发曰：震为鹄，鹤，阳禽也。巽为鹄，鹑，阴禽也。

#### 坎

坎，劳卦也，沟渎、隐伏、矫輮、弓轮、为通、为盗，皆事之劳者也。矫者，矫曲

而使之直；輶者，輶直而使之曲，弓与轮皆矫輶之所成也。輿之多眚，马之下首、亟心、薄蹄而曳，人之加忧心、病耳痛，皆劳象也。阳陷于阴中，水行于地中，可谓曲而劳矣。月者，天之水也；血者，人之水也。盗之潜行，有水之象；月行于夜，亦盗之象也。阳萌于地中，为赤，及其纯也，则为乾之大赤；美当马之中者，为脊，及其纯也，则为乾之良马。輿属坤，坤陷，故多眚；马属乾，乾陷，故首下；蹄属震，阳不在蹄，故为薄、为曳，仰不为乾之首，俯不为震之蹄，而独当脊与心，故为美脊、为亟心。在内则心为中，在外则脊为中也。木属巽，天一之水常行于木之心，故为坚多心。

#### 坎逸象为官为律为可为棟为丛棘为狐为蒺藜为桎梏

宫与穴同象，皆外围土而内居人。陷也，隐伏也，阳在中也。五声之宫，亦阳在中也。律者，法也，水能平准，故为法，十二律亦法度之所从出也。为棟近于律，为可近于通，水之气，随万物之大小，皆能可其中而足焉，而水之形则能相地势之高卑，而为之平，此可与棟之分也。丛棘、狐、蒺藜、桎梏，皆物之险而能陷者也。棟字疑当为栋，栋在屋中，有阳之象焉。大过肖坎，故为栋。逸象多出于繇辞之文，此字恐取于大过也。

#### 离

火、日、电、干槁，皆离之性也；甲冑、戈兵、大腹、鳖、蟹、羸、蚌、龟，皆离之形也。甲冑中虚，戈兵上锐，虚其形，锐其性也。鳖、蟹抱黄，内坤也；羸、蚌、龟之壳能开能闭，外乾也。坎为血卦，水之润也；离为乾卦，火之燥也。陆德明训科为科，则中空而上，槁也。空者其形，槁者其性也。横渠先生曰：科上槁附且燥也。则谓其科上而槁，盖以枝干之间为科上也。坎离者，乾坤之精气也，乾为首，故坎为下首，坤为腹，故离为大腹，离非能大于坤也，大腹、下首，皆疾证也。

#### 离逸象为牝牛

予谓荀氏九家逸象多取于繇辞者，若离之牝牛，岂不信哉。

#### 艮

大而为山，微而为小石，皆坚而止者也。为径路、为门阙，二物皆有行有止、成始成终之义也。在物为果蓏，在人为阍寺，皆气之止于外者也。为指义与坚多节同。虞翻谓狗当为拘，亦多节之类也。为狗、为鼠、为黔喙之属，皆刚之在前者也。黔，玄色也，亦阳在前也。程迥谓黔东北方之色，青黑杂也。乾，纯阳，故但为木果；艮，一阳二阴，故为木之果，又为草之蓏。震为蓏、为蕃鲜，草木之始也；艮为果蓏，草木之终也。果蓏能终而又能始，故于艮之象为切。坎阳在中，故为坚多心；艮阳在外，故为坚多节；离中虚，故为科上槁，皆得巽木之一端者也。

#### 艮逸象为鼻为虎为狐

艮为山，鼻者，天中之山也。艮主寅，虎，寅兽也，故艮为狗，虎之子亦为狗。坎为狐，取其心之险也。艮为狐，取其喙之黔也。

#### 兑

羊，虞氏作羔，郑氏作羊，皆训为女使。然则妾也、羊也、少女也，皆女之末者也。为巫与口舌同。阴在下为股，在中为大腹，在上为口舌。巫以口舌为官者也。毁折、附决与刚卤同。刚卤之地，不能生物，兑为金、为秋，皆决折之气也，卤者，水之



死气也，坎水绝于下而泽见于上，则足以为卤而已矣。物之相附者，至秋而尽决，阴在阳中为附，二阳下而一阴上，则附者决矣。此自离而兑之序也。然震之本志已为决躁，但至离而附，故未决耳，至兑则毁折之矣，虽欲复附，得乎？夬之象类兑，故亦为决。

### 刚卤

兑为泽，泽者水草之所钟，最能说物者也，乃为刚卤而无生物之功，何哉？盖身之润者为汗，汗出则凉；物之润者为泽，泽见则枯。今天地之卤者，非不润也，暂燥而干，已而复润，天下之润者莫久焉，然而不能以生物，则以其润气之在外也。故惟藏于中者足以为水、为血、为月，而为滋润流通之本，而其见于外者，其上则甘而为露，而露之凝也为霜，其下则咸而为卤，而卤之凝也为盐，二者皆杀物之具也。是故情之悦者，不若其心之忧。坎足以开天一之源，而兑为天下之贱女，圣人之意深矣。郑少梅谓刚者出金、卤者出盐，虽不生五谷而宝货兴焉，此天地之仁也。然予以为，此亦末作之象也。凡兑之象皆属末，口舌者，行之末；妾婢者，女之末；金宝者，利之末也。

### 兑逸象为常为辅颊

为辅颊，即口舌之类也。为常，朱子发以为当属坤，脱简在此。然予按晁以道《古易》，常即古文裳字，若然，则今坤之逸象既有裳矣，兑之为常意者，其为商之误欤！辅颊字出咸卦，商字出兑卦。

### 卦象异同

乾为父，坤为母，震为长子，巽为长女，离为中女，兑为少女，皆见于象，而中男、少男独不重见；乾为马，坤为牛，震为龙，艮为狗，兑为羊，皆见于象，而巽鸡、坎豕、离雉独不再出。巽为躁卦，坎为血卦，离为乾卦，而五卦皆不称卦；震究为健、为蕃鲜，巽究为躁，而六卦皆不称究。盖互相例也。

## 卷十六

### 序卦

#### 上经三十卦

《易》之称上下经者，未有考也。以《序卦》观之，二篇之分断可知矣。

#### 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

屯不训盈也，当屯之时，刚柔始交，天地絪縕，雷雨动荡，见其气之充塞也，是以谓之盈尔。故谓之盈者，其气也；谓之物之始生者，其时也；谓之难者，其事也。若屯之训，则纷纭盘错之义云尔。

#### 需者饮食之道也

需不训饮食也，人之所需，饮食为急，故以需为饮食之道也。需，乾下坎上，阳为谷实，而水气上蒸，亦有酿酒饔食之象焉。

#### 物畜然后有礼故受之以履

履不训礼也。人之所履，未有外于礼者，外于礼则非所当履，故以履为有礼也。履，上天下泽，亦有礼之名分焉。晁以道曰：王弼《略例》所引有“履者礼也”一句，但误以为《杂卦》尔。



### 以喜随人者必有事蛊者事也

蛊不训事，蛊者，坏也，物坏则万事生矣，事因坏而起，故以蛊为事之元。如人之亡谓之事故也。以喜随人者，必沦胥以坏，故《杂卦》曰：豫怠；又曰随，无故也。怠则不忧，无故则无所修饬，万事之坏皆起于怠与随，所谓荒于嬉、毁于随者，此之谓也。方其随也，自以为无故也，孰知多事之端，实肇于此乎。圣人断之曰必有事，其辞切矣！

### 临者大也 丰者大也

临不训大，临者，以上临下、以大临小，凡称临者，皆大者之事也，故以大释之。若丰者大也，则丰真训大矣。是以六十四卦之中有二大，两不相妨焉。

### 比必有所畜 有无妄然后可畜

因比而畜，以情相畜者也，故谓之小畜；有无妄而畜，以道相畜者也，故谓之大畜。郑康成本云：有无妄，物然后可畜。

### 物畜然后有礼 物畜然后可养

小畜者，畜之初，有夫妇、父子、君臣、上下，礼义方有所错也。大畜者，畜之终，天地之间物莫不备，故养道足，此周之礼乐庶事备之时也。

### 需者饮食之道也 颐者养也

需当物生之初，如儿之须乳、苗之须溉，其养之道微矣，故曰饮食之道也。颐当物生之极，万物交致，其养如天地之养万物，圣人之养万民，如是而后可以谓之养，故曰养也。

### 不养则不可动 震者动也

物极则老，不可复动，如衰老之人，得养而后能动，动气虽存，本末弱矣，此所以为大过也。此动字与上文畜字相应。畜者，止也，已止而动者，欲灭之明，此大过之所以入于坎也。若震之动，则阳之始出、明之始生，其力方壮，乃可动之时也，故先动而后止。

### 受之以坎离

天地之精气化生万物，其始也，盈满于天地之间，及其终也，养之极、动之过，则复归于坎离之中。月魄下降为坎，日魂上升为离，故受之以坎离者，各还其禀赋之初也，此即乾之元、亨、利而复归于贞也。

### 序不言咸

王昭素本云：离者，丽也，丽必有所感，故受之以咸。咸者，感也。

### 下经三十四卦

上经言天地之生万物，以气而流形，故始于乾坤，终于坎离，言气化之本也；下经言万物之相生，以形而传气，故始于咸恒，终于既济，言夫妇之道也。

### 男女夫妇父子君臣上下礼义

男女配合，而有夫妇；夫妇化生，而有父子；父子众，则有主、有属，故有君臣；君臣立，则人治详。于是以时刻之相先，而定长幼，以等级之。相临而分贵贱，而上下生矣。上下既具，则拜趋坐立之节形，而宫室车旗之制设，其行之必有文，是以谓之礼，其辨之必有理，是以谓之义。然则礼义者，非能制为人伦也。有人伦，而后礼义行于其间尔。故男女、夫妇、父子、君臣、上下，皆谓之有而礼义谓之错，明乎此，可以知礼义之本矣。

### 物不可以终遯故受之以大壮

壮与遯相反，遯于义为退，则大壮似于进矣。然而大壮不得为进，而《杂卦》又曰



大壮则止，何也？盖大壮之义似进而未进、似止而非止，蓄材待事，养锐积力，以止为进者也，故《序卦》不训，谓其难以字训，而可以意晓也。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乎天地之间，其大壮之事乎。

### 晋者进也 渐者进也

晋者，明出地上，进而明也，徒进不足以尽之；渐者，山上有木，以渐而进者也，渐者进之方，而渐亦非进也。凡若此类，皆取其大意，以明卦之序，非以卦义为尽于此也。

### 蹇难也

凡言屯者，皆以为难，而蹇又称难者，卦皆有坎也。然而屯动乎险中，则诚行乎患难者也，蹇之见险而止，则但为其所阻难而不得前尔，非患难之难也。故居屯者，必以经纶济之，而遇蹇者，则待其解缓而后前，其难易固不侔矣。

### 决必有遇

决者，相分别也；遇者，相会合也。物有分必有合，故曰决必有遇。

### 姤者遇也

阳之长也，人以为君子之当然，故曰复如人之复常也；阴之长也，人以为小人之天幸，故曰遇如人之遭遇也。故《彖》与《杂卦》皆曰“柔遇刚也”，小人得君，亦其运之遭尔，彼岂兴行之物哉。

### 聚而上者谓之升

升主腾上，而言徒上不足以拟之，故曰聚而上者谓之升。如云之升、烟之升、魂气之升，皆聚而上者也。若象之地中生木，爻之升阶，则但以上为升尔。此《序卦》之所以为有功于发明也。

### 物相遇而后聚 比必有所畜

物相遇而聚者，彼此之情交相会也，故谓之萃，以众言之也。比而有所畜者，系而止之也，故谓之畜，自我言之也。畜有止而聚之义，聚者不必止也。

### 进必有所伤 进必有所归

晋之义不止于进，乃进而明也，明之极必至于无徒，故其进也必有所伤；渐之义不急于进，其进以渐，故得其所归也。

### 与人同者物必归焉故受之以大有得其所归者必大故受之以丰

物皆归我，我奄而有之，能有大者也，舜、禹之有天下是也；物得所归，其聚必大，能致大者也，天下之归汤、武是也。此接上文进必有所归言之也。

### 穷大者必失其居

秦、隋是也。

### 入而后说之 说而后散之

人之情，相拒则怒，相入则说，故入而后说之也。忧则气结，说则气散，故说而后散之也。

### 节而信之 有其信者必行之

有其节者，必能守之以信，自恃其信者，其行必果而过于中，有其信，犹《书》所谓有其善之有，言其以此自负而居有之也。

### 大过受以坎 小过受以既济

大过则逾越常理甚矣，故必至于陷；小过则或可以济事，故有济而无陷也。大过训动，小过训行，明过皆经越之义，非过失之过矣。

## 既济未济

坎离之交，谓之既济，此生生不穷之所从出也，而圣人犹以为有穷也，又分之以为未济，此即咸感之后继之以恒久之义也。盖情之交者，不可以久而无敝，故必以分之正者终之。人之心肾，其气何尝不交，而心必在上，肾必在下，不可易也。以此观之，可以知既济未济之象矣。

## 序卦演义

上经始于乾坤自重，屯蒙以震艮合坎，需讼以坎合乾，师比以坎合坤，小畜履以巽兑合乾。泰否乾坤自合，同人大有以离合乾，谦豫以震艮合坤。随蛊震艮巽兑自合，临观以巽兑合坤，噬嗑贲以震艮合离，无妄大畜以震艮合乾。震艮为颐，巽兑为大过，终之以坎离自重。

下经咸恒震艮巽兑自合。遯大壮以震艮合乾，晋明夷以离合坤，家人睽以巽兑合离，蹇解以震艮合坎，损益震艮巽兑自合。夬姤以兑巽合乾，萃升以兑巽合坤，困井以兑巽合坎，革鼎以兑巽合离，震艮自重。渐归妹震艮巽兑自合，丰旅以震艮合离，巽兑自重。涣节以巽兑合，坎巽兑为中孚，震艮为小过，终之以既未济坎离自合。

凡《易》之序，始于乾、坤，终于坎、离，而震、艮、巽、兑错综于其中，故上、下经之终，皆先列不相对之卦四，而后以坎、离终之，其不相对者，即震与艮合，巽与兑合之卦也，明四卦之变毕，而后坎、离之用终也。乾、坤相合于上经之内，而坎、离相合于下经之终，明乾、坤为体，坎、离为用也。震、艮之与巽、兑相合于上经者一，相合于下经者三，乾、坤之与坎、离相合于上经者三，相合于下经者一，明乾、坤、坎、离为上经之主，震、艮、巽、兑为下经之主也。上经无坤合离，有乾合坎、坤合坎、乾合离，凡三色。下经无乾合坎，屯、蒙合坎，噬嗑、贲合离。明下无纯阳，上无纯阴也。震、艮之合坎、离者，半在上经，困、井、涣、节合坎，家人、睽、革、鼎合离。半在下经，无妄、大畜、大壮。而巽、兑之合坎、离者，皆在下经，明阳多在上，阴多在下也。巽、兑之合坤者，一上临、观一下，萃、升其合乾者，亦一上小畜、履一下夬、姤，而震、艮之合坤者二，谦、豫、剥、复。皆在上经，其合乾者，亦一上无妄、大畜，一下遯、大壮。亦明阳之多在上，阴之多在下也。坤一得在上者，以临为阳长之卦也；乾一在下者，以遯为阴长之卦也。凡阳长三卦，复、临、泰，皆在上经；阴长三卦，姤、遯、否，皆在下经。否以与泰反对，故得在上经也。《易》始于乾、坤，终于坎、离，乾、坤者，形气之成；坎、离者，精血之运。运则虽终而无穷，此终始之大义。上经首天地，下经首夫妇，意亦犹此。大过、小过，震、艮、兑、巽之肖坎者也，颐、中孚，震、艮、兑、巽之肖离者也，故上、下经之终，各以二卦附坎、离者，明震、艮、兑、巽之体，亦未尝外于坎、离也。

## 杂卦

### 序卦杂卦

有序必有杂。序者，天地之定体；杂者，天地之大用也。有序而无杂，则《易》之用穷矣，故以《杂卦》终之，此既济之后终以未济之意也。《易》之用无所不通，京房、扬雄之以卦气直日，其序复与《杂卦》不同；邵康节之以四象画卦，其序复与卦气不同。然则《归藏》、《连山》之序必与《周易》不同，无足疑矣。然卦气起中孚，先天阳起乾兑，阴起巽坎，《归藏》初坤，《连山》尚艮，其说尚可考也。独《杂卦》则未有知其说者。



闽人郑东卿少梅曰：上经起乾坤，至坎离三十卦；下经起咸恒，至既未济三十四卦，此《序卦》所述，以为二章也。《杂卦》虽合为一章，无上下经之分，然自乾坤至困，亦三十卦，自咸恒至夬，亦三十四卦。由是推之，则其杂之也，岂无说而苟然者哉！是必有如卦气、先天之说而易师失其传矣。

郑夬易云：《杂卦》解伏羲六十四卦，以其始于乾而终于夬也。

### 乾刚坤柔

乾刚坤柔，与离上坎下相类，语若浅近，而乾坤坎离之性，尽于二语之中，不可以复加也。凡《易》之刚爻皆乾也，凡《易》之柔爻皆坤也，凡《系辞》之称乾坤皆谓刚爻、柔爻，非但指六画之两卦也。尽三百八十四爻，不过刚柔二字而已。

### 比乐师忧

比者，圣人之本心；师者，圣人之不能已。故比谓之吉，师谓之毒。师之九二，必待中吉而后无咎，必待王三锡命而后能成功；比之九五内不诫邑人，外不取逆者，而物自归之，其忧乐之分明矣。

### 临与观求

临二阳方进，我出而与人也；观二阳将去，人望而求我也。孔、孟之周流忧世，思济斯民，其临之义乎。反鲁居齐，人矜式之，其观之义乎。

### 屯象

屯之初九，已出乎震，而未离乎下，盘桓居贞，莫而后动，不使有失策也。齐威公之次于陞，晋文公之表里山河，其虑深矣，不可得而危也，此高光之关中、河内也。蒙之九二，藏于坎中，不求于蒙，而蒙自求之，刚中而志应，不可得而揜也。诸葛孔明、王景略之事是也。此二卦者，皆有康主济民之用，以居对见，则见谓出也，以著对杂，则杂谓隐也。屯虽出而不失其处，蒙虽处而不免于出，二义正相反也。

### 艮止也 节止也 大壮则止

《杂卦》言止者三，艮止也，大壮则止，节止也。震一阳起于初，艮一阳止于终，此天道之起止，自东方而至于东北者也。大壮之止与遯之退相反，谓阳德方盛，故止而不退也，此止有向进之象，非若艮之止而终也。节之止与涣之离相反，谓遏而止之，使不散也，此人止之，非若大壮之自止也。

### 损益

损益，盛衰之始也。此句发明损益之义，最为亲切。泰之变为损，损未遽衰也，然损而不已，自是衰矣；否之变为益，益未遽盛也，然益而不已，自是盛矣。为人者能使恶日衰、善日盛，其为圣贤也，孰御哉！为国者能使害日衰、利日盛，其为泰和也，孰御哉！

### 大畜无妄

以乾之刚，而受畜于四、五之二阴，如大畜者，可以言时矣。当无妄之时，而犹有灾焉，可以言灾矣。

### 萃升

萃则坤众在内，故聚；升则坤众往外矣，故不来。精气聚则为物，魂气上升则散而不来矣。

### 谦豫

自以为少，故谦；自以为多，故豫。少故轻，多故怠，怠或为怡，盖以怡时灾来，于韵为协尔。然怠字何尝不协，平上去入之分，自沈约始，赞《易》时固未分也，豫、

怠二字本是古语。

### 噬嗑贲

物消曰食，色灭曰无，噬者合则强物消矣，贲者施则真色灭矣，故以食与色相对也。

### 兑巽

屯见而蒙杂，皆指阳言之也；兑见而巽伏，皆指阴言之也。坎之隐伏，伏于阴中，遇陷而不能出也；巽之伏，伏于阳下，顺伏之也。

### 随蛊

随以无故而偷安，蛊以有故而修伤，故圣人不畏多难而畏无难也。

### 剥复

剥，烂尽；复，反生也。凡果烂而仁生，物烂而蛊生，木叶烂而根生，粪壤烂而苗生，皆剥复之理也。

### 晋明夷

进至于日之当天，天下之进极矣；伤至于体之受诛，天下之伤极矣。

### 井困

以通与遇为反对，则遇为相抵而不通之象矣。巽之上爻主塞坎水之上流，而井之坎乃出其上，盖塞而复通者也，故谓之通。兑之下爻主塞坎水之下源，而困之坎适在其下，正遇其塞，所以困也。自乾坤至此凡三十卦，正与上经之数相当。

### 咸恒

天下之速，莫速于感。咸，速也。此语最有味。

### 涣节

涣节正与井困相反，并以木出水，故居塞而能通；涣则以水浮木，故通之极至于散也。节以泽上之水，故居通而能塞；困为泽下之水，故塞之极至于困也。

### 解蹇

解蹇亦皆以水言。解近于涣，缓而纵之也；蹇近于节，难而止之也。难字说见《序卦》

### 睽家人

睽，外；家人，内，皆以离卦言也。火在外则气散，火在内则神凝，治身治国一也。

### 否泰

否泰之相反，亦在内外之间，皆以乾言也。乾在外则否，乾在内则泰。乾者，国之君子，身之阳气也。

### 大壮遯

大壮，止；遯，退，亦皆以乾言也。乾壮则止而不退，乾遯则退而不止也。

### 大有同人

大有同人，皆以离之中爻为主，在上则人归乎我，是故谓之众，在下则我同乎人，是故谓之亲。

### 革鼎

革以火镕金，故为去故；鼎以木钻火，故为取新。亦以离为主也。

### 小过中孚

小过四阴在外而过其常，中孚二阴在内而守其常，二义正相反对，皆主阴言之。

### 丰旅

卦名皆在句上，旅独在下者，取其韵之叶也。以多故对寡亲，则故非事故之故矣。



凡物之情，丰盛则故旧合，羁旅则亲戚离，作《易》者其知之矣。二卦皆主离言之。雷与电俱至，其党不亦盛乎；山上有火，其势不亦孤乎。

### 坎离

乾阳而在上，坤阴而在下者，阴阳之定体，如人之首上而腹下也。离女而在上，坎男而在下者，阴阳之精气互藏，其宅如人之心上而肾下也。是故肾之精升而为气，则离中之阴也；心之精降而为液，则坎中之阳也。火，阴物也，而附于阳，故炎上；水，阳物也，而藏于阴，故就下。然则日为阴、月为阳乎？曰：日则阳矣，而日中之精则阴之神也；月则阴矣，而月中之精则阳之神也。故曰离上而坎下，非知道者不足以识之。

### 小畜履

小畜与履皆指一阴言之。履六三不当位，故可暂履，而不可久处也；小畜六四虽当位而无力，故能暂制，而不能胜也。大有得尊位大中，大畜得朋，故皆为大而不为寡。

### 需讼

需讼皆主乾言之。止于坎下，故不进；违坎而去，故不亲。

### 大过颐

颠与正，皆主阳言之。阴陷阳为颠，阳养阴为正。大过十月卦，阳始绝也；颐十一月卦，阳复生也。

### 渐归妹

渐归妹，皆主女而言。女子之进也，始于待聘，终于来归，既得所归，则女道终矣，过是而己，则出位而姤恶之大者也，故曰归妹征凶，无攸利。

### 既济未济

既济未济，皆主男而言。水能留火故定，水不能留火故穷，阴阳不交而阳独受穷者，生道属阳，死道属阴也。

### 女终男穷

终与穷不同。终者，事之成，女子之义，从一而终，不可以复进也。穷者，时之灾，事穷势极，君子之不幸也。

### 姤夬

姤夬皆主阴而言。阴以遭遇为喜，故以附决为忧。遇者，有喜之辞也。自咸恒至此三十四卦，正与下经之数相当。

### 末章八卦不对说

《杂卦》末章，自大过而下八卦，皆不对说，以为错简邪，则于韵皆叶；以为非错简邪，则姤、夬二卦之辞，又若本相对者，此其义之不可晓者也。虞翻谓大过死象，而两体姤、夬，故自大过而下，次以姤而终于夬，言君子之决小人也。其说亦有理，尝试因其说而推之。大过之象，本末俱弱，如人之表里俱绝，世之上下俱昏，此阴灭阳之时也，故为棺槨之象。而在《杂卦》之终，圣人作《易》，示天下以无无穷之理，教人以拨乱反正之法，是故原其乱之始生于姤，而极其势之上穷于夬，以示微之当防、盛之不足畏。自夬而乾，有终而复始之义也。

### 八卦之序

大过者，乱之极也，乱之原必起于姤。姤者，小人之初长也。渐者，小人之窥伺君子也。颐者，君子遭变而自养也。卦气，颐在大雪之后，冬至之前。既济者，君子之善处小人也。三阳三阴各当其位。归妹者，小人之遇合也。未济者，君子之失位也。小人穷其势必决，故受之以夬。此一



节自大过而下，特皆以男女为言，至夬而明言之曰君子小人，然则圣人之意，断可识矣。

### 八卦之象

六十四卦为八者，八杂卦自乾坤至需讼为八者七矣，而末章特余一八以寓反复无穷之意，则是八者必不苟取也。盖尝考之，颐、大过者，震、艮、巽、兑之正也；长男、少男；长女、少女。归妹、渐者，震、兑、艮、巽之交也；长男、少女；少男、长女。未济，坎、离之正也；中男、既济，坎、离之交也。中女、中男。姤，坤消乾也；夬，乾消坤也父母。此八卦者，正具八纯卦之象，故聚见于末章，以明八卦消长之义也。



# 作者简介

杨万里(1127—1206),字挺秀,号诚斋,吉州吉水(今江西吉水)人,是南宋初年著名诗人和思想家。在政治上,杨万里主张坚决抗金;在思想上,他与陈亮、叶适一样,提倡重视“事功”;在文学上,他的成就更多地体现在诗歌创作方面,他所开创的风格被称为“诚斋体”。杨万里为官清正敢言,甚至在京做官期间,私下准备好回乡的路费,随时准备被罢官而去,但也绝不同流合污。

杨万里对易学的研究也很深入,《诚斋易传》二十卷是其费时17年才最终撰成的易学名作。《诚斋易传》以程颐的《伊川易传》为本,专主义理,特点是引史事以讲义理,借史事以阐发人生哲理,不拘泥于文字训诂与注疏,不因此而影响义理解的连贯与完整,突出强调《周易》是圣人通变之书。该书在宋代影响非常大,曾与程颐《伊川易传》合称为“程杨易传”,后世虽对其存在不同评价,但不可不论,这是一部对宋代及其后世影响深远的义理派易学名著。

## 目 录

原序	卷 一	谦	卷 五	离	萃	卷十六
乾 168	坤 173	豫 197	随 198	咸 218	升 241	节 266
卷 二	屯 176	蛊 199	恒 219	恒 219	卷十三	中孚 268
蒙 178	需 180	卷 六	遯 220	遯 220	困 242	小过 270
讼 181	卷 三	临 201	大壮 222	大壮 222	井 244	既济 272
师 183	比 184	观 203	卷 十	晋 223	革 246	未济 273
小畜 186	履 188	噬嗑 204	晋 223	明夷 224	鼎 248	卷十七
卷 四	泰 189	贲 205	家人 226	家人 226	卷十四	系辞上 275
否 191	同人 193	卷 七	睽 227	睽 227	震 250	卷十八
大有 194	大有 194	剥 207	卷十一	蹇 229	艮 251	系辞下 291
		复 208	蹇 229	解 230	渐 253	卷十九
		无妄 209	解 230	损 232	归妹 255	说卦 301
		大畜 211	损 232	益 234	卷十五	卷二十
		卷 八	益 234	卷十二	丰 257	序卦上 304
		颐 213	卷十二	夬 236	旅 259	序卦下 305
		大过 214	夬 236	姤 238	巽 261	杂卦 305
		习坎 215	姤 238		兑 263	
					涣 264	



## 原 序

易者何也？易之为言变也。《易》者，圣人通变之书也。何谓变？盖阴阳，太极之变也；五行，阴阳之变也；人与万物，五行之变也；万事，人与万物之变也。古初以迄于今，万事之变未已也。其作也，一得一失；而其究也，一治一乱。圣人有忧焉，于是幽观其通而逆轴其图，《易》之所以作也。易之为言变也，《易》者圣人通变之书也，其穷理尽性，其正心修身，其齐家治国，其处显、其俸穷，其居常、其遭变，其参天地、合鬼神，万事之变方来，而变通之道先立，变在彼、变在此，得其道者，蚩可哲愚、可淑眚、可福危、可安乱、可治致身圣贤而跻世泰和，犹反手也。斯道何道也？中正而已矣。唯中为能中天下之不中，唯正为能正天下之不正，中正立而万变通，此二帝三王之圣治，孔子颜孟之圣学也。后世或以事物之变为不足以撙吾心，举而捐之于空虚者，是乱天下者也。不然以为不足以遁吾术，挈而持之以权谲者，是愈乱天下者也。然则学者将欲通变，于何求通？曰道。于何求道？曰中。于何求中？曰正。于何求正？曰易。于何求易？曰心。

愚老矣，尝试与二三子讲之，二三子以为愚之言乎非也，愚闻诸先儒，先儒闻诸三圣，三圣闻诸天。

淳熙戊申八月二日 庐陵杨万里序

## 卷一



### 乾下乾上

乾，《杂卦》曰“乾健”，《说卦》曰“乾刚”，又曰“乾为天、为君”，故君德体天，天德主刚。风霆烈日，天之刚也；刚明果断，君之刚也。君惟刚，则勇于进德，力于行道，明于见善，决于改过，主善必坚，去邪必果，建天下之大公，以破天下之众私，声色不能惑，小人不能移，阴柔不能奸矣。故亡汉不以成哀，而以孝元；亡唐不以穆敬，而以文宗。皆不刚健之过也。然强足拒谏，强明自任，岂刚也哉。

☰，古之天地字也，曷由知之？由坎离知之，偃之为☷，立之为水火，若雷风山泽之字亦然。故汉书坤字作☷，八字立而声画不可胜穷矣，岂待鸟迹哉。后世草书天字作玄，即三也。

乾，元亨利贞。

此卦辞。说者曰文王之辞。

至高曰天，天之健曰乾。天言其象，乾言其性。元亨利贞，言其德。象而后有性，性而后有德。德之名四，其实一。一者何？元而已。

元出而亨物，始而通也。时春而夏，日旦而昼，人幼而壮，物萌而荣，皆元亨之迹。利入而贞，物成则复也。时秋而冬，日昃而夕，人强而耄，物实而陨，皆利贞之迹。故周子曰：元亨，诚之通；利贞，诚之复。复者何？复其元而已。元者，贞之初；贞者，元之终。元贞异名而同体。亨者，物之生；利者，物之成。亨利异功而同用。浑然而一之谓元，熙然而散之谓亨，充然而成之谓利，肃然而收之谓贞。肃然而收，则浑然而一矣。一斯散，散斯成，成斯复，复斯入，入斯出，未有已也。天地具此为天地，圣人具此为圣人。四德之名立，而天地圣人之蕴著矣。

彼异端者，以空言性命为元，其究窒于亨之用；以诡遇事功为利，其究贼于贞之体。是岂所谓元而利者哉！儒者之求道，求诸乾之四德。

初九，潜龙勿用。

此爻辞。说者曰周公之辞。

乾，阳也，其数曰九；坤，阴也，其数曰六，何也？天地之生数也。积天数之一、三、五不曰九乎，积地数之二、四不曰六乎。乾以龙为象何也？天地者，其神不测者也，将托至神之物以喻之，舍龙何以哉！

初九，乾爻之始而位之最下者也，故为龙之潜。既曰潜矣，虽欲用之，于何用之？故曰勿用。勿云者，止之也。

干宝谓文王在羑里之爻，非也。羑里，圣人之不幸也，非潜也。程子谓舜之侧微，是也。

或曰：舜穷而在下，未尝欲自用；孔子穷而在下，未尝欲勿用，何也？曰：治则圣体其常，乱则圣通其变。舜、孔子易地皆然。

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初九在下，君德之隐，故曰潜龙。九二居中，君德之章，故曰见龙。见龙在田，物被其泽也。利见大人者，天下以见九二之大人作为天下之利也。



程子谓舜之田渔时也。

**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乾之六爻皆龙德也，故曰六龙。九三不言龙而曰君子，何也？言龙者，明而神；言君子者，神而明，皆君德也。九三以君人之德处下位之上，尊卑未定，危莫大焉，故曰厉。厉，危也。然圣人戒以厉之未几而许以无咎之可必，何也？于此有道，终日乾乾然而无息，至夕犹惕惕若而自惧，勤于德而惧于位，则危者安矣，何咎之有。

程子谓此爻舜之玄德升闻时也。乾乾者犹曰健健云耳。

虽然九三危而无咎信矣，亦有危而有咎者乎？曰：有。蚩尤、后羿、莽、卓在上而骄其下，在下而忧其不为上，骄则有懈心，何德之勤？忧则有觊心，何位之惧？故终亦必亡而已矣。或曰：不有操、懿乎？曰：汉一变而为魏，盖三世，希不失矣；魏一变而为晋，盖再世，希不失矣。使魏、晋不足征，则乾乾夕惕之戒妄矣。

**九四，或跃在渊，无咎。**

九四之与九三，位若同而异，情若异而同。九三居下之上而方尊，九四居上之下而已逼，故位若同而异；九三之惕则惧于进，九四之跃则向于进，四之跃其情固异于三之惕也。然圣人未敢轻许之也，故曰或焉。或之者，疑之也；疑之者，未可以必进也。可以跃则动，未可以跃则静。渊，静也；或跃者，试其所养在渊者。涵其自养，宜动而动，宜静而静，斯无咎矣。

三之勤而惧，《文言》以为君子进德修业，虽危无咎。四虽无三之惧，然亦能跃而疑，《文言》亦以为君子进德修业，故无咎。此其情所以若异而同也。

程子以为舜之历试时也。安定胡氏以此爻为太子之位，其说尤切。盖儒于跃，则为汉之惠元，仅为得之；躁于跃，则为商臣，为元凶，其咎大矣。

或曰：晋之申生、汉之荣强，非以跃而咎也，何如？曰：《易》之戒义也，三子之遭，命也，命不可逃而又不可越，使三子越义以逃命，命可逃乎？命不可逃。则孰若守义以听命？三子守义以听命，虽曰有咎，吾必谓之无咎矣。至泰伯、仲雍、伯夷、叔齐则跃与否，无咎与否，皆所不能圉也。所谓贤者过之者与！

**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九，天德也；龙，象也；五，天位也。飞而在天之象也。德而不位，仲尼以之，虚天下之望也；位而不德，癸辛以之，失天下之望也；德与位并，二帝三王以之，慰天下之望也。故曰利见大人。当其在田，天下犹利见之，而况今在天乎。

**上九，亢龙有悔。**

五者，位之极；上者，极之极，故为亢。居君位而又上焉，将何之乎？此益戒舜以“罔淫于乐”、禹戒舜以“无若丹朱”之时也。若志与位俱亢，则有悔矣。梁武帝、唐明皇晚年是已。

**用九，见群龙无首，吉。**

乾坤二卦独有用九、用六何也？六十四卦刚柔之用于此发其凡也。刚过则竞，故欲后而不先；柔过则邪，故欲正而能久。

《彖》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

此《彖》辞，所以释卦辞也。说者曰孔子之辞。

大哉乾元，何大乎？乾，元也，乾之大者以元而大也。何谓元？曰：是不可言也。



其阴阳未形之初乎，肇而一谓之元，一而二谓之气，运而无息谓之道，融而无偏谓之。天非和不立，物非和不生。莫之令而令其和者曰命，莫之稟而稟其和者曰性。孰为此者，乾之元而已。

故万物众矣，资取于此而后始；天大矣，总摄于此而后立；性命妙矣，保合于此而后利正。其变也，新故为无常；其化也，消息为无迹。谓有物耶，云行雨施，莫见所自来；谓无物耶，品物流形，何为而有是。象莫见其所自来者，其物之始乎；何为而有是象者，其物之终乎。始而终，终而始，始而复始，终而复终，始终变化而未已，此阴阳不测之妙也。

曷为变、曷为化？是不可胜穷也。尝试观之，云行乎炳而黄、黯而苍，此云行之变也；倏而有，忽而无，此云行之化也。变者，迹之迁；化者，神之逝。天地造化，皆若是而已。

大明于终始之道者，非作《易》之圣人，孰与于此。是故体此道以居，乾爻之六位则时行、时止，而圣德成；执此道以乘，乾之六龙则时飞、时潜，而天位正。此其所以首出庶物而万国咸宁者，圣人之与乾元合而为一故也。此乾元所以大。

《象》言元、言利贞，而不言亨，非不言亨也。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即亨也。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此大《象》之辞，释卦名“乾”之一字之义也。亦孔子之辞也。

天行健，健即诚也，所谓诚者，天之道也。君子以自强不息，其不息亦诚也。所谓诚之者，人之道也。自强非有使之者也，曰强，又曰不息，强之至也。天行健，乾之德也；自强不息，君子以己为乾也。运行不穷之谓健，进修不息之谓强，其义一也。

六十四卦或曰君子、或曰先王、或曰圣人、或曰大人，皆体易道而日用者。健顺者，乾坤二字之诂也。

潜龙勿用，阳在下也。见龙在田，德施普也。终日乾乾，反复道也。或跃在渊，进无咎也。飞龙在天，大人造也。亢龙有悔，盈不可久也。用九天德，不可为首也。

此小《象》之辞，释六爻之辞与用九之义也。亦孔子辞也。

德在此，位在彼。初九以阳德而在下，君子以之潜而勿用，是故潜德而非为我。九二以阳德而出，君子以之施而必周，是故德普而非兼爱。九三知有此而不知有彼，是故反复于道而不敢离。九四知有此而不知有彼，是故旋观无咎而后敢进。至于九五，不以得位为乐，而志在大有为。上九以处高为悔，而戒其不可久，盖乾之德不可为首故也。知乾之德不可为首，则惟六位所遭而处之，焉往而不绰绰。

《文言》曰：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

《文言》者，《彖》、《象》辞之重者也。亦孔子辞也。惟乾坤二卦有之，盖六十二卦举矣。

元者，万善之大宗；亨者，百嘉之都会；利者，万宜之和气；贞者，庶事之桢干。此乾之四德。

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贞。

此君子体乾之四德也。法之于天、体之于身之谓体。元者，四德之长；仁者，五常之长。体元无形，体仁有体。圣人欲其近而易行，故变元而谓之仁。

初九曰：潜龙勿用，何谓也？子曰：龙德而隐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



闷，不见是而无闷。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潜龙也。

子曰一章，孔子释爻辞之文也。惟乾坤二卦为详，至于余卦，见于《系辞》者，如“鸣鹤在阴”之类，所释者，诸卦十八爻而已。然则谓《系辞》非夫子之作，其然乎？

初九惟其以龙德而隐也，故以世从道，不以道从世；以实晦名，不以实显名。内乐存，故不有行于时，必有行于己，所谓遁世无闷，乐则行之也。外忧亡，故不见知于人，必见知于天，所谓不见是而无闷，忧则违之也。其守不夺，其坚不拔，岂躁于用哉，此潜龙之德也。

九二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何谓也？子曰：龙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谨，闲邪存其诚，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君德也。

有君人之德，无君人之心，此九二大人盛德之事。龙虽见矣，在田不在天；德虽正中矣，在下不在上。有君德无君位也。然则宜若之何？庸信、庸谨，久而无息，闲邪存诚，实而无妄，可谓有君人之德矣。然德足以善一世，方且有而若无；德足以普万物，方且化而不居。天下归之，已辞之，曷尝有君人之心乎，故曰君德也。君德云者，有君德而安于臣位者也。

文王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其九二之谓乎。

九三曰：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何谓也？子曰：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知至至之，可与几也；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

终日乾乾，必有事焉，无事而勤，徒勤也。勤于进修德业，则非徒勤矣。虽然，进修必有地，德业必有物，忠信辞诚，所以指其地、实其物也。然知德业所至而不至其至，非造微之极；知德业所终而不终其终，非存义之固。知至能至、知终能终，圣智之学就矣。以此居上，高而不泰，以此在下，卑而不戚，惟以得位为惧尔，虽危何咎。二之上，故曰居上；四之下，故曰在下。

九四曰：或跃在渊，无咎，何谓也？子曰：上下无常，非为邪也；进退无恒，非离群也。君子进德修业，欲及时也，故无咎。

恒，犹常也。九四之位逼矣，以上进为常则其志邪，以下退为常则其德孤。惟及其时以进修，而不干时以行险，疑而无必，则无咎矣。或之者，疑之也。

九五曰：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何谓也？子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

同则合，异则离，物之情也。故马鸣而牛不应，螽跃而蚁不随。湿为火仇，燥为水忧，云虎相避，风龙不相比，鸢飞亲上，鱼跃亲下，所谓各从其类也。所谓各从者，一物亲一物而已。

至于圣人作而万物咸睹，无一物不亲者，何也？圣人者，三才之宗主，万物之天地，所谓出乎其类者，出乎其类故统乎万类。

《彖》辞所谓首出庶物，万国咸宁者，与夫子此言，因释此爻飞龙在天之辞而发云从龙之义，遂推而极之也。万物睹圣人，即利见大人。

上九曰：亢龙有悔，何谓也？子曰：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贤人在下位而无辅，是以动而有悔也。

六龙之首，故曰贵；高非君、非臣，故曰无位；阳刚无阴，故曰无民；自四而下，皆从九五，故曰无辅。如是而动，其谁我与，有悔必矣。高贵乡公以之。

潜龙勿用，下也；见龙在田，时舍也；终日乾乾，行事也；或跃在渊，自试也；飞龙在天，上治也；亢龙有悔，穷之灾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此一章再释爻辞与用九辞也。

潜龙勿用，曷为勿用？以其潜于下也。见龙在田，曷为在田？以其时可居于田也。终日乾乾，必有事焉，非有事则为无益之勤。或跃在渊，所以自试，非自试必有妄动之举。飞龙在天，则云行雨施而天下平；圣人在上，则德流化洽而天下治，故曰上治。物穷则灾，理数之常，亢之所以有悔。刚而能柔，致治之道，乾之所以用九也。

潜龙勿用，阳气潜藏；见龙在田，天下文明；终日乾乾，与时偕行；或跃在渊，乾道乃革；飞龙在天，乃位乎天德；亢龙有悔，与时偕极；乾元用九，乃见天则。

此一章亦再释爻辞与用九辞也。

时隐则隐，故初九当退而安于潜藏之幽；时显则显，故九二当见而著其文明之治。天之健终日而不息，九三之进修亦与之不息，故曰与时偕行。龙之在渊革潜而为跃，九四之上进亦革卑而居尊，故曰乾道乃革。以龙德宅天位，则德不俭于位；以天位处龙德，则位不俭于德，故曰位乎天德。天时之极者，暑极不生暑而生寒；君位之极者，治极不生治而生乱，故曰与时偕极。天不为首，天之则也，君不为首，君顺帝之则也，故曰乃见天则。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元言始，亨言通，元亨者始而后有通；利言情，贞言性，利贞者情必复于性。虽然利，岂能自利哉，皆出于元而已，故又曰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然止言利，而不言所利，其利大而不容指一事也。若曰利建侯、利女贞、利涉大川，皆言所利者也。

大哉乾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六爻发挥，旁通情也。时乘六龙，以御天也。云行雨施，天下平也。

此一章亦释《彖》辞。所以赞乾之德而归之道也。

乾不可得而赞，极天下万物而无外，姑强名曰大而已，故既曰大哉乾元，又曰大哉乾乎。何大乎乾也？大其德与道也。元、亨、利、贞，乾之德，中、正、纯、粹、精，乾之道。道析则五，会则一。正邪为正，正正为中，乾之道本于中而已。纯者体之一，粹者纯之美，精者粹之微，乾之道会于一而已。

尧、舜、禹相传以“惟精惟一”，乾之一也；“允执厥中”，乾之中也。然则举此道而一之于中，天传之羲，羲传之八圣者也。

曷谓纯粹精？请以金喻。不杂者，金之纯；不杂而良者，金之粹；良而百炼者，金之精。精者，不杂之至。故夫正者，道之纯粹也，精则未也，中者道之精也，盖正犹有偏也。楚燕，南北之正也，非中也，洛师，天地之中也。夷惠，吾道之正也，非中也，孔子，吾道之中也。正者中在其外，中则正在其中。道至于一而正，正而中，止矣。

虽然，乾之道何以臻此？其惟刚健无息以致之乎。刚健者，乾之性，以刚出健，以健行刚，斯一中矣。非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其孰能与此。乾阳故刚健，阳居二故正，阳居五故中，六爻纯阳，故纯粹精。

此章与“始而亨”为一章。

君子以成德为行，日可见之行也。潜之为言也，隐而未见，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此一章亦再释爻辞。



蕴于身为德，形于事为行。龙德，圣人之事，非贤人事也。初九虽潜而龙德具矣，潜者，位而已，所性不存焉者也。

而横渠张子以颜子行而未成当此一爻，恐颜子不敢当也。程子谓未成者，未著也，以舜之侧微当之，得之矣。

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辩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见龙在天，利见大人，君德也。

学以取善，故万善集；问以明善，故一不善不入。居以宽，故处心大而裕；行以仁，故及物公而普。学问，德之府；宽仁，德之舆。九二之大人君子，府充而舆熟，君德如此，天下幸而见之，其利何如哉！

九三重刚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

三乘二阳而在其上，故重刚。下卦以二为中，三则过之，故不中。非五，故上不在天；非二，故下不在田。

九四重刚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四乘三阳而在五之下，故重刚。上卦之五为中，四则不及焉，故不中。非三，故中不在人。

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

此赞九五之大人也。天地造化之主，日月造化之精，四时造化之功，鬼神造化之灵，其体一，其用三。覆载无私之谓德，照临无私之谓明，生息无私之谓序，祸福无私之谓吉凶。大德之人兼天地造化之体用，而皆与之合，则其德与天地合其大矣，是故先天天合乎圣，后天圣合乎天，人谋鬼神皆圣之余也。

尧、舜天命未改而禅，先天者也；文之事商、武之退师，后天者也。汤之伐，不先不后而顺天者也。

体乾之人，有君子、有大人、有圣人，君子，圣贤之达名；大人，上下之达名；圣人，性天之达名。名则三，道则一。

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其唯圣人乎，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

上九亢矣，病也，亢而不知焉，病之病也。自古乱亡皆不知者也，知之斯能处之，故亢者不知丧亡之几，而不知退者也。圣人唯能知之，故能不失其正以处之，又何亢之有。尧舜是也。嗟乎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若唐之睿宗，其庶矣乎！曰：其唯圣人乎！必申言之者，所以深赞圣人之能知亢也。犹孔子称“贤哉回也”，亦先后申言之。



坤下坤上

坤，元亨利。牝马之贞。

坤之元亨利三德同乎乾，贞则独指一事曰牝马之贞，何也？乾贞欲刚，故天尊；坤贞欲柔，故地卑。行止惟人之从，马之顺也；牝马，顺之顺也，故牝马地类，安得同乾之贞哉。王弼云：利牝马之贞。非也。

君子有攸往，

往，行也，地之柔顺，君子体而行之。

先迷后得主，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安贞吉。

此以上皆卦辞。乾之卦辞止言元亨利贞，言其体。自坤以下并与用言之。

坤，地道也，阴道也，母、妻、臣道也。皆欲以阴从阳，不欲以阴从阴。阴从阴，则造化消；阴从阳，则造化息。母、妻、臣自从，则乱且危；母从子、妻从夫、臣从君，则治且安。故阴盛阳微，月壮日亏。吕、武专而汉、唐倾，懿、裕强而魏、晋亡，此阴不从阳之灾也。故坤之阴处先则迷，处后则得，必以后为利之主也；从其类则非吉，离其类则吉，必以安贞为吉之地也。皆欲以阴从阳也。西南，阴之方；东北，阳之乡。

《象》曰：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

乾称大哉，坤称至哉，严尊卑之分，阴不得僭阳也。盖大则无疆，至则有极，乾之元，物资以始；坤之元，物资以生。始者气之元，生者形之元。坤之生物，岂自为之哉，顺以承乎天，厚之载乎物，此其德所以合乎乾之无疆，

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马地类，行地无疆。柔顺利贞，君子攸行。

英华外发之谓光，坤之用也；博厚中充之谓大，坤之体也。坤道之光大如此，而能含弘而不耀，故能生物而不息，物之所以亨。

先迷失道，后顺得常。西南得朋，乃与类行；东北丧朋，乃终有庆。安贞之吉，应地无疆。

此章程子尽矣。

《象》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地之力不厚，则载万物不胜其重；君子之德不厚，则载万民不胜其众。势，力也。

初六，履霜，坚冰至。《象》曰：履霜，坚冰，阴始凝也。驯致其道，至坚冰也。

乾之初九阳始萌，坤之初六阴始生。阳始萌则曰潜龙勿用，言方隐而未可以进也；阴始生则曰履霜，坚冰至，言虽微而必至于盛也。观圣人之言，可以知君子之难进而小人之易盛矣。有国者其亦思所以求君子于隐，而防小人于早也哉。

六二，直方大，不习无不利。《象》曰：六二之动，直以方也。不习无不利，地道光也。

《文言》释之至矣。

程子谓二为坤之主，不以君道处五，真得圣人之意也。坤之六爻莫盛于六二，而六五次焉。六二具直方大之三德，得于不习之自然，焉往而不利哉。

柔则曲，而六二独直；柔则刳，而六二独方。此其所以大也。何以柔而能直且方也？中正故也。不揉而直，不矩而方，不恢而大，六二固不必习也。虽然不必习，而习不亦进（进）矣哉。

六三，含章可贞，或从王事，无成有终。《象》曰：含章可贞，以时发也。或从王事，知光大也。

为臣不任事、求任事，罪一也，不任事则奸，求任事则谄。六三含其光明而不炫，或从王事而毋必，此所以光大也。或云者，非不任事也，非求任事也。程子谓义所当为，则以时而发，若含而不为，非尽忠也。其论至矣。无成谓不居，有终谓必尽。

六四，括囊，无咎无誉。《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四居危疑之地，而慎默括囊可也，若可以言而不言，假六四之义以自文，则为张禹、胡广，学者审之。

六五，黄裳，元吉。《象》曰：黄裳元吉，文在中也。



五君位也，而坤臣道也，坤之六爻皆顺承乾五之一君者也，故坤之五不得为君位。虽然，六五不幸而居嫌疑之位，其道宜何如？

黄，中色也；裳，下服也。守中而居下，以安守人臣之分，则元吉矣。元吉，吉之大也。圣人许之以能居下则元吉，不许其过此也。六二、六五得中均也，然六二则大之，六五则戒之，何也？二中而在下，臣位正也；五中而在上，臣位疑也。臣而疑于君，疑而不已则僭，僭不可启也，故戒之。吾于乾坤见君臣之大分矣。

程子谓阴者妇道，妇居尊位，非常之变，不可言也。其发明圣人之意尤深远矣。刚柔杂为文，六柔也，五刚也，文在中谓有文德而居中也。

上六，龙战于野，其血玄黄。《象》曰：龙战于野，其道穷也。阴极伤阳，臣盛伤君，六而居上，阴极而臣盛矣，故阴阳争、君臣战，两伤两穷而后已。

赵高篡秦，秦亡而高亦诛；王莽篡汉，汉微而莽亦败。为臣者其勿至于此，为君者其勿使臣至于此也。

盖上六之龙战已兆于初六之履霜，小人之可畏如此哉。龙战者，以坤马之僭龙而战夫乾之真龙也，血伤也，其血玄黄，两龙俱伤也。

用六，利永贞。《象》曰：用六永贞，以大终也。

阴之用，能永守臣道之贞，斯可以为大臣而令终矣。或曰用九、用六，乾坤七爻，妄也。有位斯有爻，位止于六，而爻乃有七乎？故《易》曰六爻发挥，又曰六位成章。

《文言》曰：坤至柔而动也刚，至静而德方，后得主而有常，含万物而化光。坤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

柔者坤之道，静者坤之体，至于阴阳之回斡，造化之运行，岂专柔而静哉。动则阳而刚，静则阴而方。先而不后者，坤之异；后而不先者，坤之常。物收而包含之量幽，物散而造化之功著，坤之道其大如此，何也？承天之施而不自生，行天之时而不自用，一本乎顺而已。

然则臣道一于顺乎？曰：有臣道，有臣节。臣道一于顺，故欲柔、欲静，不顺则为莽、卓。臣节病于顺，故欲刚、欲方，顺则为张禹、胡广。坤何以动而刚？曰：发生必达。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辩之不早辩也。《易》曰：履霜，坚冰至。盖言顺也。

福生于一小善，祸起于一小不善。万者，一之积；大者，小之积。善可积也，不善不可积也。积斯渐，渐斯极，极斯作，及其作而图之，其有及乎！弑逆，国家之大祸，圣人不忍言，臣子不忍闻也，探其初，亦止于萌一小不善之心而积之也。《传》曰：“有无君之心而后动于恶”，故一小不善之心，在下者不可不察之于己，在上者不可不察之于人，察之早，勿使之渐，则国之祸不作矣。

辩，察也。故易坤之初六曰履霜坚冰至，盖言驯也。履霜之不戒，坚冰之勿悔，驯而致之也。顺当作驯。

直其正也，方其义也，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义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习无不利，则不疑其所行也。

六二爻辞止言直方，而圣人又以正释直、以敬释正、以义释方，其晓学者至矣。敬以直其内，则养心，主一而不分；义以方其外，则处物，适宜而不随。敬，体也；义，用也。体用合而德不偏，故敬义立而德不孤也。立谓并立，不孤谓不偏。偏于内则执体



而废用，偏于外则徇用而忘体。

阴虽有美，含之以从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终也。

为臣之道，有大美而不能含蕴者，矜也；有大美而不从王事者，吝也；从王事而自有其成功者，骄也。圣人于六三，盖三致意焉。弗敢云者，有惧心焉，功成而能惧，可以为臣矣。禹之不矜伐，用公之不骄吝，得六三之义。

天地变化，草木蕃；天地闭，贤人隐。《易》曰：括囊，无咎无誉。盖言谨也。

乾之初九远而潜，宜也；坤之六四近而隐，非宜也。不宜隐而隐者，五之位，君位也，坤之六则臣也，六五以臣而居君之位，则僭也，臣僭君则天下乱，是天地闭塞之时也。六四不幸而近之，惟恐去之不速，隐之不深耳。此龚胜所以不仕于莽之朝，蔡邕所以失节于卓之官也。圣人严臣子之大分于六五，则深戒之以居下之礼。于六四则力劝之以洁身之节。隐之于六五而发之于六四，其防患深远矣。使六四至于洁身，则六五何如哉！

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至也。

六五之君子，唯刚柔杂而有文德，故通理，唯得中故正位，唯位高而心愈下，不失臣礼故居体。体者，礼也，通理者，通于君臣上下之定理也。知定理之不可易，故正位居体而不敢僭也，臣道之美孰大于是。具三者之大，美蕴于中斯形于外，故畅于四肢而美其身，必无骄主之色；发于事业而美其政，必无专权之紊，所以为美之至。

阴疑于阳必战。为其嫌于无阳也，故称龙焉；犹未离其类也，故称血焉。夫玄黄者，天地之杂也，天玄而地黄。

坤之阴至于极盛，而疑其为阳；坤之马至于极盛，而进称为龙，其僭乾也甚矣。圣人别其嫌，故发其有无阳之心，暴其有僭龙之罪，所以诛其意也。然不曰马与龙战，而曰龙战者，不没其僭也。不没其僭，所以深诛其僭也。龙之类有血，血之类有色，故曰未离其类。

## 卷二

䷁  
䷁

震下坎上

屯，元亨利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物屯求亨，时屯亦求亨。然时屯求亨，其道有三，惟至正为能正天下之不正，故曰利贞；惟不欲速为能成功之速，故曰勿用有攸往；惟多助为能克寡助，故曰利建侯。

汉高帝平秦、项之乱，除秦苛法，为义帝发丧，得屯之利贞；不王之关中而王之蜀、汉，隐忍就国而不敢校，得屯之勿用有攸往；会固陵而诸侯不至，亟捐齐、梁以王信、越，得屯之利建侯。二帝三王，亨屯之三道，高帝未及也，而亨屯之功如此，而况及之者乎。

《彖》曰：屯，刚柔始交而难生，动乎险中，大亨贞。雷雨之动满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宁。

震以初九之阳而下于阴，以六二之阴而上于阳，皆居一卦之始，故曰刚柔始交。以震遇坎，故曰难生。震动坎险，故曰动乎险中。临险难而不妄动，必正而后动，是惟无动，动则大亨，故曰大亨贞。仗至正以动于险难之中，如天地之动，一动而雷雨盈于天



地之间，亨孰大焉，当屯难之世，如造化之初，草而未齐，昧而未明，能动以正而又得建侯之助，则屯可享矣。大亨贞即卦辞之元亨利贞。动而雷雨满盈，即勿用有攸往。建侯而不自宁，即利建侯。然卦言勿用攸往，而《彖》言雷雨之动者，勿用攸往，非终不动也，审而后动也。屯之元亨利贞，非如乾之四德，故曰大亨贞。

《(彖)[象]》曰：云雷屯，君子以经纶。

天下无事，庸人不庸人；天下多难，豪杰不豪杰。当屯难之时，君子当之，岂可以晏然处之哉，非有经纶天下之才，则屯未易亨。

郭子和曰：坎在上为云，故云雷屯；坎在下为雨，故雷雨作解。云而未雨，所以为屯。其说最明。

初九，盘桓，利居贞，利建侯。《象》曰：虽盘桓，志行正也。以贵下贱，大得民也。

君子济屯患无才，有才患无位，初九以刚明之才而居下位，非二、非四，虽欲有为，未可也，姑盘桓不进以待时而已。然岂真不为哉，居正有待，而其志未尝不欲行其正也，居而不贞则无德，行而不正则无功。周公言居贞，而孔子言行正，然后济屯之功德备矣。然则何以行吾志？何以济夫屯？建侯以求助，自卑以得民，则志可行、屯可济矣。初九在下而远君，建侯非我职也，而初九能之乎？

贾林合李抱真、王武俊之欢而朱滔遁，唐遂以安，林远君而无位者也；刘琨失王浚、猗卢之援而幽、并亡，晋遂失中原，琨远君而有位者也。初九患无志耳，有有为之志而辅以建侯之助，何职之拘，何位之俟哉！故济屯者志为大。初九远君无位，圣人犹许其有志，而况有志而近君有位者乎。

震之初以一阳为二阴之主，故曰贵；二阴贱而一阳下之，故曰下贱。

六二，屯如遭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象》曰：六二之难，乘刚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屯之六二，以阴柔之德居大臣之位，非不欲济时之屯也，然下则逼于初之刚而乃为己之寇，上欲亲于君之应而有近之嫌，故遭如而不能行，班如而不能进。然则何以处之？如女子然。与其从寇而字，不若守正而不字，虽未得亲于婚，久则寇定而自成其婚，婚而字焉，何迟之有？

此王导相晋之事也。上有元明之二君，而下有王敦之强臣，导乃以宽大之度，柔顺之才，处强臣之上，非乘刚遇寇而何？惟导守正不挠而下不比于敦，待时观变而上不危其国，久而寇自平焉，君自信焉，国自安焉。此十年乃字复其常之效也。谢安之于桓温，初则伐其壁人之谋，徐而寝其九锡之命，强臣自毙而王室以宁，亦屯之六二也。虽然，六二之遭如、班如者，其病在于阴柔而无刚明之才耳。舜之于四凶、周公之于管蔡、孔子之于少正卯，何遭、班之有。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几不如舍，往吝。《象》曰：即鹿无虞，以从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穷也。

三无刚明之才，而居震动之极，妄意于济屯之功业，所谓即鹿。然五应二而不应三，三妄动而无上应，无应则无功，所谓无虞而鹿入林中也。君子当此者，舍而退，则见几而无悔，往而进则遇险而必穷，盖功无幸成，业无孤兴。郭林宗所以不仕于汉，管幼安所以不仕于魏，非无忧世之心也。鹿譬则功也，虞人譬则应也。

六四，乘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象》曰：求而往，明也。

六四居上而阴柔非济屯之才，故乘马而不进；初九在下而刚明为六四之应，故求助

则必往，此六四有自知之明，无疾贤之私者也。魏无知、徐庶以之求助之谓。

**九五，屯其膏，小贞吉，大贞凶。《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九五以刚明之君，居屯难之世，宜其拨乱反正有余也。然其泽犹屯而未光，其所正可小而不可大，是屯难终不可济乎，有君无臣故也。六四近臣则弱，六三近臣则又弱，六二大臣则又弱，然则九五将欲有为，谁与有为？惟一初九，则远而在下。贤而在下，则如无贤；臣而在远，则如无臣。

唐之文宗初耻为凡主，非不刚也，终自以为不及赧、献，大贞则凶也。何也？观近臣则训、注也，观大臣则涯、鍊也，观远臣则度与德裕也，用不必才，才不必用，而欲平阉宦之祸，故曰君强臣羸，航无楫维，无臣有主，去鹿得虎。

**上六，乘马班如，泣血涟如。《象》曰：泣血涟如，何可长也。**

穷否反泰，极屯反亨。屯之上，难之极也，然非刚明之极，何以亨？屯难之极，今乃以六之柔而当之，进无必为之才，退有无益之泣，求夕亡朝得之，求朝亡夕得之，何可长也。唐之僖、昭是已。



坎下艮上

蒙，亨。

说者以蒙为蒙昧之蒙，非也。蒙犹屯也，屯者物之初，非物之厄；蒙者人之初，非性之昧。勾而未舒曰屯，稚而未达曰蒙。故蒙有亨之理。果昧也，奚亨焉。

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

教者无求于学者，然后先王之道尊；学者有求于教者，然后教者之言入。道尊则传而行，言入则信而坚，故无求非傲，有求非诎。

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利贞。

未达而求，达者一问答而加多；不达而求，其达者百问答而加少，再三愈加少也。故初筮而告，达其蒙也；再三而不告，亦达其蒙也。一告而达则悦，再三，而不告则愤，安知愤者之达不深于悦者乎。然则问而答者，爱也；问而不答者，亦爱也，归于利贞而已矣。蒙而达，达而坚贞，其利益孰大焉。筮者，问而占之之谓。

《象》曰：蒙，山下有险，险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时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应也。初筮告，以刚中也。再三渎，渎则不告，渎蒙也。蒙以养正，圣功也。

蒙之险，有险中之亨；蒙之止，有止中之行。险而止者，稚而蒙也，亨而行者，蒙而达也。何达也？达乎中正而已。何为而达乎中正也？以其求中正之志，就其刚明中正之人，斯达矣。曰时中、曰养正，道之中正也。曰志应，求者有志，则教者必应也。曰刚中，九二刚明中正之人也。始乎蒙，卒乎圣，原乎志而已。何谓志？童蒙求我是也。渎之为言褻也，再三问者，褻也，再三告者亦褻也，问之褻则昧，答之褻则弃。匪我求童蒙，谓九二。蒙以养正，谓六五。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山下出泉者，泉之性行，山之性止，此欲行而彼止之，故曰蒙。蒙者，欲行而未达之谓，虽然，岂终止哉！其决也有不可御，其积也有不可测。泉不可御，君子得之以果其行；泉不可测，君子得之以育其德。

初六，发蒙，利用刑人，用说桎梏，以往吝。《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蒙在发，发在豫初者，发之豫也。圣人何以发之？教人大立法，立法大正己，己正



于上，人观于下，迷者觉、蔽者解，如械得释，如囚得宥，其何快如之，故曰：利用刑人，用说桎梏。快之至也。

刑之为言法也，如刑于二女之刑，故曰以正法也。然则以言语教者，未矣，而况威乎。以往吝者，过是以往则吝也，如威令是也。尧、舜率天下以仁，而民从之，刑人之义也。

**九二，包蒙吉，纳妇吉，子克家。《象》曰：子克家，刚柔接也。**

善教欲宽不欲苛，善学欲逊不欲速。初六、六三、六四，群蒙皆阴也，故称妇焉。九二以刚明之才，当闲达之任，受群蒙之归，则宜宽以俟之，故称包、纳焉。包则有容而无择，纳则有受而无却，皆宽也。

人皆有圣贤君子之质，奈何绝之以苛。三后之化顽民，所谓无忿疾于顽，有容德乃大，是也。然六五之童蒙有求于二，而二匪求于五，乃曰子克家何也？臣之事君，如子之事父，责难、纳海、陈善、闭邪，正使致君以尧、格君于天，如伊尹、周公，亦臣子分内事耳。亦如子之干蛊、克家耳，非功也。

刚柔接者，以五之柔下际于二也，妇，群蒙尊教者也，子，九二尊受教者也。

**六三，勿用取女，见金夫，不有躬，无攸利。《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顺也。**

女德以顺为正，三仰舍上九之应，而俯从九二之强，是女见利而动者也，非顺也。动以利则身非其身，失其身则利非其利，是以君子勿取也。何为不取？以顺为正也。

陈相下乔而入幽，即六三舍上而从下；公孙曲学以阿世，即六三见利而失身。斯女不可取也，斯士独可用之？无所不至矣。

金夫，夫之挟厚利者，九二刚而乾体，乾为金。

**六四，困蒙，吝。《象》曰：困蒙之吝，独远实也。**

蒙非教不莹，教非贤不亲，四以昏蒙之资，而远于上下二阳刚健笃实之贤，宜其困而吝也。窒于通之谓困，嗇于复之谓吝。吝疾者讳医，吝过者讳师。四之困蒙而复吝于亲贤，所谓困而不学、民斯为下者与！然则圣人真绝而不教乎？是教也，非绝也。

仲尼之于阳货、孺悲，皆所不见疑绝也。然阙亡取瑟，是亦不屑之教诲也。使二子而改，则困而知之，与生而知之、学而知之一也，如吝何。

**六五，童蒙，吉。《象》曰：童蒙之吉，顺以巽也。**

有童稚之蒙，有小民之蒙，有学者之蒙，有圣人之蒙。六五以人君之尊，乘巽顺之德，自居于童稚之蒙，以下学于九二刚明之贤，此圣人之蒙也，聪明睿智而守之以愚者也。

高宗自以其德弗类，而学于傅说；武王自以不知彝伦，而访于箕子，所以圣益圣与！此谓蒙以养正，圣功者也。晦其中正而养之以蒙，如雾蒙日，乃所以养日，其明不费，故其照不匮，非作圣用功之深，孰能与于此。

**上九，击蒙，不利为寇，利御寇。《象》曰：利用御寇，上下顺也。**

初六发蒙，九二包蒙，上九击蒙，蒙至于击则继之以怒矣，教其未裕乎。盖包者容其发之所不迪，击者攻其包之所已穷，发之之蚤而包之之极，然犹蒙而不化，至于为寇，上之人不得已攻伐而扞御之，则上之辞顺而天下之心亦顺之矣。上下俱顺，则彼寇者何利，而此御寇者何不利哉！

虞之三苗、周之三监，蒙而为寇者也，禹、周公之征，击蒙而御寇者也。上者蒙之终，故不化；九者阳之穷，故必击。

## ䷄ 乾下坎上

需，有孚光亨，贞吉，利涉大川。

需者，有所须而动，有所待而发。《传》曰：需，事之下。又曰：需，事之贼。言犹豫不决之害事也，而光且亨、且吉、且利何也？易之需，非不决之需，见险而未可动，能动而能不动者也，孚且贞故也。孚者以诚待诈，诈穷而诚自达；贞者以正待邪，邪拙而正自伸。惟诚、惟正，无敌于天下，是惟无动，动则亨吉，虽大川亦可涉而利也。

先主所谓操以诈、孤以诚，操以暴、孤以仁，盖假之者也。假之者且然，而况性之、身之者乎。乾之刚健，诚且正也；坎之险陷，邪且诈也。大川，坎也。

《彖》曰：需，须也，险在前也。刚健而不陷，其义不困穷矣。需有孚光亨，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以乾之尊，遇坎之险，而能不陷、不穷者，刚健而已。刚则其静不可动，健则其动不可御。静不可动则能忍，以需险之衰；动不可御则能决，以济险之穷。我何陷、何穷之有？彼无刚健之才，见险而不能忍者，其能免于陷且穷乎。虽然，亦必德与位并，而后可以吉。须也位乎天位，则有位矣；正中，则有德矣。无位而须者，无济险之势，伯夷避纣是也；无德而须者，无济险之资，秦未亡而陈涉先亡是也。以在天之位，秉正中之德，利涉大川，往则有功，文武须暇五年是也。天位谓九五，乘乾也，正中兼二、五而言也。

《象》曰：云上于天，需，君子以饮食宴乐。

升而未降，则天下望云而俟雨；蕴而未施，则君子藏器以待时。待时者，夫何为哉？饮食以自养，宴乐以自怡而已。此颜子箪瓢陋巷之日，谢安游宴东山之时也。虽然饮食宴乐以须其时，惟有德之君子而后能也，不然含哺之氓皆颜、酒荒之士皆谢矣。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象》曰：需于郊，不犯难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坎水为险，初九去险远矣，故需于郊。郊，远于水之地也。宅于水而资舟备难者也，宅于郊而冯河犯难者也。无难而犯难以求利，不若守常之为利，无难而不安于守常，若穆公伐郑、夫差伐齐，其咎何如哉。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终吉。《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虽小有言，以吉终也。

渚自水出曰沙。需于沙，则去水之险渐近矣。近水者未溺，沙倾则溺；近难者未隙，言出则隙。九二以阳居阴，则宽绰而有衍，以位居中，则正大而不过，宽而不过，则小有言之隙可以窒而不开矣。

吴淠以太子之隙，常出怨言矣，文帝宽而不诘，故终其世而乱不作，所谓终吉也。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象》曰：需于泥，灾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败也。

初需于郊，止而不敢进；二需于沙，进而不敢逼。三进而逼于水矣。泥者，逼于水者也。虽逼于水，未溺于水也，何也？坎之灾犹在外也。灾在外而我逼之，是水不溺人而人狎水者也。狎水死者，勿咎水；致寇败者，勿咎寇，自我致之故也。虽然，善备无寇，善御无败，既有寇矣，敬慎以御之，犹不败也。不败于寇，不若不致夫寇，不致夫寇，不若不逼夫寇。三居健之极、进之勇，能不逼乎，不然在外之灾安能寇我。楚非宋寇也，襄公与楚争霸而败于泓，宋致寇而不敬慎也。晋非楚寇也，庄王与晋争郑而胜于邲，楚敬慎而晋否臧也。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象》曰：需于血，顺以听也。

阴阳相胜，亦相伺也。乾之三阳所以需而未敢进者，伺坎之衰也。盗憎主人，亦伺主人。故六四亦需三阳之逼己也，虽然，三阳厄于险，故同力以济险，四以一阴柔之资，而当三刚健之敌，伤于阳必矣。血者，伤也，物伤必避，避必顺以听命。出自穴者，伤于阳而避阳，且听命于阳也。

君子之于小人不可穷也，三阳汇进，一阴退避，需之险于是济矣，为君子者勿穷小人可也。王允既诛董卓，而不宥催、汜；光弼垂定河北，而复图思明，皆不开小人顺听之门之祸也。坎为血卦。

九五，需于酒食，贞吉。《象》曰：酒食贞吉，以中正也。

阳汇而进，阴引而退，九五以阳刚居中得正，而位乎天位，险者夷、难者解，天下治平矣。于此何为哉？涵养休息，与天下相安于无事而已。不可移济险之道为履平之道也。

万物需雨泽，人需饮食，天下需涵养。云上于天，物之需也；需者饮食之道，人之需也；需于酒食贞吉，天下之需也。酒食者，养天下之谓，成、康、文、景得之矣；有险历险则偷，周平王、晋元帝是也；无险行险则扰，秦始皇、汉武帝是也。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来，敬之终吉。《象》曰：不速之客来，敬之终吉，虽不当位，未大失也。

险至上而终，需至上而极，险终则变，阳极则升。乾之三阳欲进，而坎为险以阻之，至上六则终而变矣。三阳虽为客，其需我之变久矣，我终能遏其来乎，敬以纳之而已。主孤而客众，主虽有危之势，敬客以及主，主亦有安之理。入于穴者，主安也。

桓温作难于晋，晚而病亟，犹幸不杀王、谢，晋室安而桓氏亦安，此其效也。不当位，阴居上，则僭也。僭而未大失者，小人敬君子，抑亦僭之救也与！不然壅塞必决，蕴蓄必裂，如秦末之法吏、汉季之閹寺，众所快也，亦所悯也。君子之于小人亦然。



### 坎下乾上

讼，有孚窒惕，中吉，终凶。利见大人，不利涉大川。

物有作之而止、止之而作者，民之逊与争是也。讼者，争之尤也，故圣人止之，不一而足。诚心而无诈者必不讼，窒隙而无仇者必不讼，惕厉而惧刑戮者必不讼，中和而不狠愎者必不讼，如是则吉也，非讼之吉也。不然讼至于终极而不反，其凶必矣。利见大人，见九五以决讼也。不利涉大川，犯大难而兴讼也。讼之吉者四，凶者一，利不利者亦各一，曰吉、曰利，非劝讼也，皆止讼也。

《象》曰：讼，上刚下险，险而健，讼。讼有孚窒惕中吉，刚来而得中也；终凶，讼不可成也。利见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渊也。

讼常解于相平而合于不相下，险者狡而工于争，健者强而力于争，二人相遭，其肯相下而不讼乎。以坎之险，遇乾之健，讼之所自起也。刚来得中者，九二自外而来，兴讼之主也。中正者，九五听讼之主也。大川，坎也。

《象》曰：天与水违行，讼，君子以作事谋始。

天道上行，水性下注，天左而西，水右而东，相违而行，此讼之象也。止讼在初，听讼亦在初，故仲尼听父子之讼，不咎其讼者而咎上教之不行，此民之讼也。又有大者焉，甘陵南北部之祸，始于其徒之相非，此土之讼也。又有大者焉，牛李朋党



之祸，始于其进之相倾，此臣之讼也。又有大者焉，吴越世仇之祸，始于一矢之加遗，此国之讼也。又有大者焉，汉武匈奴之祸，始于平城之宿愤，此天下之讼也。不谋其始，讼之祸何如哉！曷谓始？曰心。故君子必自讼，自讼者，讼心也，讼心者祥，讼人者殃。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终吉。《象》曰：不永所事，讼不可长也。虽小有言，其辩明也。

初六、九四，讼之敌也，然六之才弱而位下，才弱者有惭忿而无遂心，故虽讼而不永；位下者敢于微诉而不敢于大诟，故虽有言而小。不永则易收，小言则易释，所以终吉。然六之阴静，非首讼者也，九四以强躁而挑之，初六不得已而应之。两讼有强弱，弱者多胜强；两辞有应感，感者多不胜应，故初与四辩而初得其明也。岂初之能必明哉，非听之者明，则强者以后罢胜、感者以先入胜矣。要之，不永所事，初六不可不深戒也。虞芮之讼，一入周境，自愧而解，不永所事之效也。

九二，不克讼，归而逋，其邑人三百户无眚。《象》曰：不克讼，归而逋也。自下讼上，患至掇也。

九二兴讼之主，然初六与九四为敌，非与九二讼者也。六三从上而不讼，亦非与九二讼者也。九五君也，九二臣也，臣无讼君之理，亦非九二所敢讼者也。所与讼者，其唯九四、上九乎。然九四近君而刚，上九居上而亦刚，九二乃恃其刚，以讼二刚，以寡讼众，以下讼上，其讼不胜，宜也。然能幡然而改，退然而归，来其邑而逋焉，庶几无刑戮之眚也，不然掇祸无敌矣。子玉刚而无礼，阳处父刚而犯怨，所以不免与！二，柔也，故能逋。

六三，食旧德，贞厉，终吉。或从王事，无成。《象》曰：食旧德，从上吉也。

讼之六爻，唯五听讼，唯三不讼，余皆讼者也。三介乎二刚之间，能正固而不动，能危惧而不争，从上而不居其成，故能保其禄位而终吉也。食旧德，保其禄位也。从王事，从上九也。郑驪良之争，子产两无所从；齐栾陈之难，晏婴两无所助，所以安也。

九四，不克讼，复即命渝，安贞吉。《象》曰：复即命渝，安贞不失也。

九四之讼初六，以上讼下，挟贵而讼，以强讼弱，挟力而讼，初非四之敌也。然举二者之讼质之九五刚明中正之君，何贵之私，何力之挠哉，故初六之辩遂明，而九四之讼不胜。讼不胜而吉何也？能自反其身而就于义命，能自改其过而安于贞固，犹可以吉也。非吉之大也，仅不失于吉而已。

渝者，变而改也。不然，如寗婴之助灌夫、赵广汉之胁魏相、公孙贺之捕朱安世，欲以免人，乃不免其身，欲以免罪，乃所以获罪。

九五，讼，元吉。《象》曰：讼元吉，以中正也。

以中正之君，听天下之讼，中而不过，则上无渊鱼之察；正而无私，则下无梗阳之赂，直者伸、枉者愧，尚何讼之有？画衣冠而不犯、虚囹圄而不式可也，此天下之大吉也。元，大也。

上九，或锡鞶带，终朝三褫之。《象》曰：以讼受服，亦不足敬也。

上九讼而终凶者也。悦或讼而胜，胜而受赏，犹不足敬，而况众皆褫而夺之乎？而况未必胜且未必赏乎？或之者，未必之辞也。故杨恽告霍氏、息夫躬告东平，初以此而侯，卒以此而诛。事也好还，天道固然。



## 卷三



坎下坤上

师，贞丈人吉，无咎。

师也者，授民以器之凶，而纳民于事之危，奚其吉且无咎乎？为民御寇，为中国攘狄，为天下除残，去兵不可也。兴师以其道，帅师以其人，斯吉且无咎矣。正者，兴师之道；贤者，帅师之人。丈人，贤者之尊称也，年德俱尊之谓，如荷蓀汉阴皆曰丈人。

师之丈人，指九二也。若黄发之尚父、元老之方叔，足以当《易》之丈人矣。廉颇、赵充国、李靖，抑其次也。王翦、马援、王元谟，则年焉而已矣。然则用将必年，则周瑜、谢玄可废与？曰：何可废也！然必曰丈人何也？将者，国之司命，必曰丈人，谨之之至也。

《象》曰：师，众也；贞，正也。能以众正，可以王矣。刚中而应，行险而顺，以此毒天下而民从之，吉又何咎矣。

彼不正而此正，正也，非众正也；彼之与皆不正，而此之与皆正，众正也。八百诸侯三千臣，心皆欲伐纣，则伐纣非武王；诸侯王皆欲击楚之弑义帝者，则击楚非高帝。武王、高帝特因众心之正，而用之以正彼之不正而已。曰：能以众正，以之言用也。以此王天下，孰能御之。虽然，有九二刚中之将，而不逢六五之君，则其上无应，有军师行险之役，而不因天下之顺，则其举无名。任将有应，兴师有名，虽曰毒天下，乃所以拯天下，民皆悦而从之，吉又何咎。坎，险也；坤，顺也。

《象》曰：地中有水，师，君子以容民畜众。

君子之容民，如地之容水，能容受之，斯能蓄聚之矣，故孟子曰：“天下莫不与也。”天下莫不我与，则寇狄谁与哉！

初六，师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师出以律，失律凶也。

徒法不可以兴师，徒善不可以出师。出师以律而兴师不以正，徒法也；兴师以正而出师不以律，徒善也。正至焉，律次焉，师出不以律，虽臧亦凶，况不臧乎。楚之乱次、晋之争舟、齐之辙乱、吴之争舍，皆失律之师也。初六，师之初出也，故深戒其出之初。

九二，在师中吉，无咎，王三锡命。《象》曰：在师中吉，承天宠也。王三锡命，怀万邦也。

九二以阳刚之才，专将帅之任，不患其不及也，患其过耳，惟中则吉而无咎。过勇则轻，李陵是也；过智则奸，侯君集是也；过威则离，张飞是也；过强则骄，李光弼是也；过专则僭，王敦、苏峻是也。惟中则勇而怯、智而愚、威而惠、强而谦、专而顺，皇甫嵩、郭子仪是也。承天宠者，禀君命而不专；怀万邦者，慰民心而不伐。为将如是，非特才将也，贤将也。功弥高、心弥下，身弥退、爵弥进，宜其王三锡命而未已也。

六三，师或舆尸，凶。《象》曰：师或舆尸，大无功也。

令出于一其师坚，令出于二其师瑕。六三以柔懦之资，而居九二贤将之上，才腐而士不服，令衰而下不承，则是众为将也，不惟令出于二而已。主之者众，斯师焉往而不败，尚何功之有？河曲之师，赵盾为将，而令出于赵穿；邲之师，荀林父为将，而令出

于先穀，皆六三之與尸者也。

六四，師左次，无咎。《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程子謂左次乃退舍之謂也，此说得之。蓋善師者不必戰，以守為戰亦戰也；善戰者不必進，以退為進亦進也。禹之班師、晉文之退舍，必于進也乎。使高帝不至白登、太宗不渡鴨綠，悔于何有？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與尸，貞凶。《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與尸，使不當也。

禽害田而弋禽，則禽服；寇害民而御寇，則寇曲。有伐罪之辭，則有名之師，此六五之君興師至正之道也。長子帥師，九二也，弟子與尸，雖貞亦凶，眾陰也，此六五之君用將至要之法也。非童子饋餉黍肉之仇，則征葛之師不興；非時日曷喪之辭，則升師之師不舉，興師不以其道可乎！用淮陰為大將而三秦定，用魚朝恩為監軍而九節度之師潰，用將不得其法可乎！興師有道，用將有法，此所謂師貞丈人吉无咎者與！執言，奉辭伐罪也。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初六出師而嚴其律，九二帥師而得其人，戒六三之與尸而一其令，審六四之左次而重其進，去天下之害而不自為害，奉天人之辭而不自為辭，此皆六五之君得興師之道，操任將之法，至上六而功成治定，師之道終焉。聖人于此夫何為哉？行慶報，功大者命之有國，小者命之有家而已。雖然，聖人猶有憂焉，聖人何憂也？憂其意之所向而世之所趨也。故寵命有功，非至正不為功；登用人才，非君子不為才。故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又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致其憂于甚喜之后，吝其用于博用之初，然後功成而無后患。

武王勝商之日，報功不先于崇德，位能不先于建賢，此所以為武成。不然拔劍击柱，方知帝尊，變理陰陽，焉用此物，亦何所不至哉。

三三

坤下坎上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后夫凶。

君子同小人比而曰比吉者，此上下之親比，非小人之朋比也。上親下則下有歸，下親上則上有與，有歸則不離，有與則不孤，自生民以來至于今，未之能易，故曰比吉。然求比不可速，亦不可舒。不可速，故占度必謹其初，謹初必致其詳。原筮者，占度在初也；元永貞者，詳觀上之人，三德具而后比之也。元則可親，永則可久，貞則可象。忽于初必悔于永，略于擇必厚于怨。不可舒，故以比之不寧，速來以求彼之寧，則吉也，少后焉，凶之道也。

商以離德亡，周以同心昌，故曰比吉。太公避紂以待文王，曰吾聞其善養老；馬援舍隴而歸漢，曰當今非特君擇臣、臣亦擇君。故曰：原筮元永貞，无咎。酈生說田橫，以天下后服者先亡，故曰后夫凶。

《象》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后夫凶，其道窮也。

下順從，謂五陰從一陽。元永貞以剛中，謂九五。后夫凶，謂上六，夫亦謂九五。九，夫道也、君道也；六，妻道也、臣道也。上六居一卦之末，故曰后。郭子和曰：一



阳之卦得位者，师、比而已。得天位为比，得臣位为师。天下之吉莫吉于此。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万国、亲诸侯。

水在泽之中，则聚而相忘；水在地之上，则散而相求，所谓水流湿也。上者不约而就下，隆者不期而集注，孰使之者，故为比。不曰万国建后、诸侯亲王，而曰王建万国、亲诸侯，盖上之亲下，甚于下之亲上。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终来有它吉。《象》曰：比之初六，有它吉也。

亲在始，始在诚，诚在实，实在质。初六亲比之始也，孚言诚，盈言实，缶言质，与物相亲之始，必在我者有至诚之心，充实而不虚、淳质而不饰，则在彼之吉，我皆终能来而有之矣。故余、耳之交，初隙末则如勿交；周、郑之信，不由衷则如勿信。惟谨始，故克终，惟尽此之诚，故来彼之吉。他，彼也。

六二，比之自内，贞吉。《象》曰：比之自内，不自失也。

以六二中正之臣，应九五中正之君，上下相比之道，两得正矣。虽然君臣相求者也，宁君求臣、毋宁臣求君，非不求也，秉德以充乎内而不躁乎其外，守正以俟乎彼而不自失乎此，如是而已。枉道以求行道、失身以求达身，不可为也。故程子谓伊尹、武侯必待礼而后出。

六三，比之匪人。《象》曰：比之匪人，不亦伤乎。

物以相亲而益，亦以相亲而贼。故与离娄同楫，罔不涉；与师曷同辙，罔不蹶。仲尼兰鲍、荀卿蓬麻，皆戒于亲非其人也。上六以无首而凶矣，六三与之相应而相比，非其人也，能无伤己乎。

六四，外比之，贞吉。《象》曰：外比于贤，以从上也。

六二、六三皆非己之应也，初六己之应也，而远也，故六四皆不与之相比，既不下从而内比，则将谁亲？外比于上而已。九五贤而在上，故六四比之，若六四者，特立独行，旷一世而无邻，事一人而无二者与，可谓贞吉矣。崔陈之党立，而晏子独从乎公；牛李之朋分，而韩愈独在其外，可谓贞吉矣。

九五，显比，王用三驱失前禽，邑人不诫，吉。《象》曰：显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顺，失前禽也。邑人不诫，上使中也。

王者之比天下，去妙巧、捐策谋，昭示之以至正大中之道而已。可以比天下而不可以示天下，王者不由也，故曰显比。然有比天下之道，而无比天下之心，可以比天下矣。

犹之王岐焉，既围而不合以逸之，又开三面以驱之，禽之在前者，既驱而失之矣，又且背而去者在所舍，向而来者在所取，则去者众、来者寡矣。夫岐者主于取也，而驱之使去，取之益寡，何也？无取之之心也。无取之之心，则曷为取其向而来者也？驱之不去，而后不得已取之。取我何心哉，自去自来，听彼而已。夫惟不取禽而禽自致，故为天子之岐；不诫人而人自亲，故为王者之比。上使中者，上以中正比其下，下亦以中正比其上，非使之使也。

太王去豳而从之者如归市，则驱禽而禽不去；成汤征葛而闻之者怨后予，则不令而捷于令。圣人何心哉！

上六，比之无首，凶。《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终也。

上六无首，所谓后夫凶也。四阴皆从五，而已独后焉，见之不蚤，从之不先，下则弃于四阴之类，上则绝于一阳之君，凶而无终必矣。

万国朝禹，而防风独后；诸侯朝齐，而谭子不至，其凶何如哉！虽然，君子之于

时，其从违岂一而足哉。光武兴而冯衍不至，弃而不为愚；高祖兴而尧君素不从，死而不为凶，岂可尽以比之上六咎之哉！学者谨之。



### 乾下巽上

小畜，亨。

乾下巽上为小畜，乾下艮上为大畜。畜，止也，乾进而上，物止之于前，二卦均也，何别乎小大？力有小大也。天下之有力者莫劲乎风，莫重乎山，二者之力亦均也，而风行天上为小畜，天在山中为大畜，何也？制动以静不以动，制行以止不以行。乾欲进而山遏之，真能以止止动矣；风自动自行，安能止乾之进？能止之者，仅能巽顺以柔之尔。曰小畜亨者，小有所止而有所亨也。亨谓乾。

公孙弘能止武帝西南夷之役，而不能止其匈奴之师；李勣能守黎阳之节，而不能守立武后之问，此小畜之臣也。法孝直若在，必能止伐吴之举；魏徵若在，必能止征辽之行，此大畜之臣也。人臣非有大畜如山之力，其能回人主如天之威乎！

密云不雨，自我西郊。

乾为天，云者天之气，云之为物，散则霁、密则雨，今密而不雨，何也？自西故也。云自西则曷为不雨？乾西北、巽东南故也。云兴乎西而风起乎东，霍然散矣，何雨之望。大抵风从云，则阴阳和而雨；云避风，则阴阳戾而嘆。韩愈讼风伯曰：云屏屏兮吹使漓之。此其验也。畜，止也，亦聚也，故为密云。

《象》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应之，曰小畜。

六四以一阴居上位，而五阳皆应，故能以柔止刚。然以一弱当众强，故所止者小。

健而巽，刚中而志行，乃亨。密云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以巽之顺，止乾之健，故乾不争而暂止，以二、五之德皆刚而居中，以五刚之志皆欲进而上行，故乾得进而终亨。此人臣止其君之不善而不能止者也，若公孙弘、李勣是也。云欲雨，风散之，云可以止矣，而云意尚往而未已，此人臣止其君之善而不能止者也。

何谓止其君之善，壅上之泽，蠹上之心，是谓止善。雨伤稼，而杨国忠取善稼以献，欺其君以不伤；天大旱，而李实督赋敛愈急，告其君以不早，此能止其君之善者也。李吉甫请峻成刑，而宪宗以为欲朕失人心；刘藻言苗不损，而代宗谓不损犹应言损，此止其君之善而不能者也。止其君之不善而不能，君子憾其臣学力之浅；止其君之善而不能，君子嘉其君圣质之坚。

《象》曰：风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以风止天，是以动济动也。君子欲止其君之不善，而反观在我之德未能无不善，是以不善止不善也。大人正己而物正，推而格君心之非，焉往而不止。故君子于此，不尤其君而尤其身，曰：是我之文德有未懿也，我德之进十之，则君德之进千之。

故文帝曰：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不及之语一出，而帝自此远矣，贾生自崖而反矣，见贾生且然，而况小畜懿文德之君子乎。彼曰：五帝其臣不及其圣，此不惟不知皋、夔，亦不知尧、舜。

初九，复自道，何其咎，吉。《象》曰：复自道，其义吉也。

启君之善在初，止君之不善亦在初。故伊尹告太甲以“谨厥初”，召公告成王以“若生子”。纵于初、禁于末，晚矣。故小畜必畜于初九，初与四为应，四止初而初受之，有不善未尝不止，止而复，复而归于道，是虽曰彼之所止，而吾实自复于道也。成王与



周、召居，故成王化而为周、召；鲁侯与哀骀它居，故鲁侯化而为哀骀它。其德义之吉，又何过咎之有？虽然，自道可也，自圣不可也。自道日益，自圣日损。

**九二，牵复，吉。《象》曰：牵复在中，亦不自失也。**

复于初，善之善也；不复于初，而复于二，善也，非善之善也。何也？初安于复，故为自复；二勉于复，故为牵复。牵者，勉强之谓。曷为其能勉于复也？二虽刚而犹居中，故能勉于复，虽不及初之自复，岂不愈于过刚而不受止者乎！故亦许其不自失。然视何其咎之吉，则不侔矣。若过刚而不受止，则为商纣拒谏之强、晋惠公愎谏之狠矣。

**九三，舆说辐，夫妻反目。《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九三过中则不正，过刚则不和，不正而昵于六四，愈不正也，昵于彼必制于彼，愈不和也。不正则不可行，故有舆说辐之象；身之不正则不可行于妻子，故有夫妻反目之象。九三，夫道也；六四，妻道也。丧其夫之刚而昵于妻之爱，其始相昵，其终必受制。盖身之不正，则不能正其家也，非家罪也。

汉成帝嬖赵后而制于赵后，始于腐柱之僭；唐高宗嬖武后而制于武后，始于聚麀之污。岂惟夫妇，君臣亦然。二世之于赵高、明皇之于禄山是已。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以一柔而止五刚之进，以小臣而止大君之欲，祸之道也，故为血而伤，为惕而惧，为咎而害。六四以柔止刚，以臣止君，而能使其伤之去而不至、惕之免而不遭、咎之除而不作，此独何道也？以至诚爱君之志，合乎九五至诚纳谏之志，上下同志故也，六四、九五皆有孚故也。

此六四之贤与，抑九五之贤与？九五之贤而已。盖茅焦非贤于比干，而秦皇贤于纣，惕出如知罃如实出己之出是也。

**九五，有孚挛如，富以其邻。《象》曰：有孚挛如，不独富也。**

九五巽体而乾德，故九五之止众刚，乃健于六四之力；九五之有孚，乃广于六四之孚。以六四柔顺之臣，而上欲止其君，下欲止其群阳，仅不伤而已。九五以刚明中正之君而行巽顺柔克之政，故至诚一孚于上，群阳皆听于下，以巽止健，实以健止健，故众阳皆聚而听其所止，靡然为善而幡然不为不善。挛，聚也；富，善也；邻，众阳也。

尧、舜行德而民不犯，周民逊畔而讼自释，皆富以其邻。不独富之义也，四、五阴阳皆不失位，故孚。

**上九，既雨既处，尚德载，妇贞厉，月几望，君子征凶。《象》曰：既雨既处，德积载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乾之一阳欲进，而六四止之，故密云不雨。然六四之力既衰，则群阴之类复进，所谓尚往而未已，终亦必雨而后已。至于上九，阴阳和而既雨，则可以止矣，故曰既雨既处。至于既处，则阳亦穷而阴终胜，彼五阳者不期止而止矣，以一阴而止五阳，非止之以力也，止之以德也。

何谓德？巽顺有孚之谓德。穆宗欲幸东都，以张权舆之谏则不止，以裴度之谏则止。度之言巽顺有孚，故曰尚德载、又曰德积载。载者，积之充也，言巽顺乎诚之德非一朝一夕之积也。诚之积、积之充，犹感之难，况诚之不积、积之不充，乃欲以语之未而止其君之大欲乎。

虽然，以柔止刚，以人止天，以臣止君，止之可也，过于止不可也。妇盛亢夫，月盛敌日，阴盛则疑于阳，臣盛则侵于君。故曰妇贞厉，言虽正亦危也。日月几望，言月



勿令至于望也。曰君子征凶，言可止而征不已，君子亦凶也。曰有所疑，言阴疑于阳、臣疑于君也，臣疑于君，君子犹凶，况小人乎。故鬻拳之谏至于兵，赵盾之谏至于逆，岂人臣之愿哉，岂人臣之愿哉！



### 兑下乾上

履虎尾，不咥人，亨。

物畜而后有礼。履者，礼也。又履，不处也；不处者，行之谓也。行天下而不御者，莫若礼。凡有血气者皆有争心，故天下之刚暴莫惨乎争心，而虎为下，礼一行焉，慢斯恭、悖斯顺、争斯逊矣，若蹈虎尾而亦不噬人矣，岂惟不噬，又且亨焉。大哉礼乎！故曰：以礼制心。虎岂在外哉！然其象自六三、九四出。

《彖》曰：履，柔履刚也。说而应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刚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六三以一柔而行五刚，九五以纯刚而宅中正，此下以礼而正上，上以礼而自正也。下以礼而正上，故柔顺以格其非心，和悦以平其威怒，君一正而臣不伤。上以礼而自正，故身履乎至尊，而不疚于利，德进乎光明，而增益其圣，臣不劳而君自正。

陈敬仲以礼而斂齐侯，魏徵以礼而约太宗，岂俟其玷而后磨、疚而后药哉。九二、六三、九四合而为离，故光明。

《象》曰：上天下泽，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天高地下，天尊地卑，泽又下之下、卑之卑者，此天地之间粲然有象之礼也，君子则之而已。天下之祸莫大于人欲，人欲肆则下皆有为上之心，故君子徐行后长者，而民犹有珍其兄之臂；君子不敢齿路马，而民犹有犯属车之尘。礼作而后上下分，上下分而后民心息，民心息而后天下定。故辨上下者，非私其上也，安其上也；非安其上也，安其下也。上下相安于纲常之中，而不至于犯上作乱，大哉礼乎！而或曰起伪，又曰忠信之薄，彼未见礼亡之祸尔。

初九，素履，往无咎。《象》曰：素履之往，独行愿也。

《彖》、《象》言礼之可行，爻辞言行而不处其复于礼，一也。君子之在天下，非出则处，幼而学、壮而行。初九履之初也，必有平生雅素之学，然后可以有行，故往而无咎。何也？非利其身也，行其志也。无其素而欲行，欺也；不于其志而于其身，污也。故古者学而后行，后世行而后学。颜子陋巷之禹、稷，仲舒下帷之伊、吕，孔明草庐之管、乐，不如是不为素履。愿，志愿也。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贞吉。《象》曰：幽人贞吉，中不自乱也。

九二以阳刚之才居下卦之中，可以进为而行其道，盖坦然而无难矣，然犹守之以山林幽独之操，可谓能正固而不以外物自乱其中者也。居宗庙朝廷之上，而不改簞瓢摔茹之气；在冠冕佩玉之列，而不忘黄冠野服之心，世之富贵得而乱之哉？张良近之矣。

六三，眇能视，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为于大君。《象》曰：眇能视，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与行也。咥人之凶，位不当也。武人为于大君，志刚也。

圣人之于六三，怜其志而恨其才。曷怜乎其志也？以阴居阳，其志非不刚也。曷恨乎其才也？阴柔而不足与有为也。若眇而自任以能视，若跛而自任以能履，以跛眇之质，柔懦之才，介乎五刚之间，而欲履天下之至危，以求立天下之大功，其祸败也必矣。所谓履虎尾而逢咥也，凶孰大焉，圣人所以恨其才而惜其居位之不当也。若夫其



志，则可怜矣。甚武而欲有于吾君，甚刚而欲有立于当世，夫何罪哉。故前言其凶，而后止言志刚而已，亦不深咎之也。

殷浩不出，房管不相，晋唐君臣之訾，庸有既乎。世之君子，欲出而有为，其亦量己之才，而勿冒其位也哉。《象》与六三，以一卦言也；爻不与六三，以一爻言也。上三阳者，虎也。九四虎尾，六三履之，《易》以在下为尾，故遯之初六、既济之初九、未济之初六皆为尾，而履以九四为尾。

**九四，履虎尾，愬愬终吉。《象》曰：愬愬终吉，志行也。**  
九四近刚决之君，履危之道也。然能终吉者，九虽体刚而四则志柔，愬愬而祇惧，所以吉也。然柔顺以承刚暴之君，免祸而终吉可也，而能行其志者何也？志乎忠爱而纯乎天理，自有以潜感而默悟也。故三老之悟武帝，不如田千秋之一言；五王之复唐嗣，不如王方庆之一对。柔顺之服刚暴，速于刚暴服刚暴矣。

**九五，夬履，贞厉。《象》曰：夬履贞厉，位正当也。**  
五以乾刚之德，既有能行之资，宅天位之尊，又有得行之势，德与位相当者也，可以必行矣，而圣人戒其刚决之太过，则虽正而亦危。故去四凶，非舜之刚而莫刚于班有苗之师；伐匈奴，非武帝之勇而莫决于弃轮台之地，得此爻之戒矣。

**上九，视履考祥，其旋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有庆也。**  
上九居履之极，当履之成，行而不止，其行必跌；成而不去，其成必缺。盖视其行而不明，成其福而不毁，功成身退而复反其素履幽贞之初，庆孰大焉。故伊尹相汤之功不高于告归之节，子房兴汉之策不警于弃事之智，皆反其初之义也。旋反考成也。履主于行者也，然初尚素履，二尚幽贞，勇于行而三凶，惧于行而四吉，五决于行则厉，上反其初则庆，然则履不处也，而未尝忘于处也。

## 卷 四

䷋ 乾下坤上

**泰，小往大来，吉亨。**

泰其上古之极治与，不惟后世不可复也，中古其庶乎尔。盖自有天地以来，非一圣人之力至是而后有就也。乾、坤，天地之太初；屯、蒙，人物之太初。有物此有养，故需以养之。养者生之原，亦争之端，争一生焉，小者讼、大者战，师以除其恶，比以附其善，畜以生聚，履以辨治，而后至于泰，岂一手一足之力哉！故曰：古之无圣人，人之类灭久矣。

乾、坤，开辟之世乎；屯、蒙，鸿荒之世乎；需、养，结绳之世乎；讼、师，阪泉、涿鹿之世乎；畜、履，书契大法之世乎；泰通，尧舜雍熙之世乎。过是而后，泰而否，否而泰，一治一乱，治少乱多，泰岂可复哉！故曰：泰其上古之极治与。

小往，阴往而外；大来，阳来而内。否泰、吉凶之道无他，阴阳、邪正外内消长而已。  
《象》曰：泰，小往大来，吉亨，则是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内阳而外阴，内健而外顺，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也。

泰之时，天地交而万物通，天地之极治也；上下交而其志同，天下人物之极治也。极治之功，幽至于天地，明至于人物，无不泰而通焉。孰为此者？圣人也。圣人何道而

臻此？一言以蔽之，曰：进君子、退小人而已。消长在彼，内之、外之在此。大哉，泰之治乎！要哉，致泰之道乎！

或曰：小人有才，可终废乎？独不可参而用之，御之以君子且化之为君子乎？曰：《易》曰“内君子而外小人”，又曰“小人勿用，必乱邦也”，圣人之言如是而止尔。若曰参而用之，御而化之，圣人未之言也。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天下之理，大和生于通，大戾生于隔，天本乎上而其气下降，地本乎下而其气上腾，天地交通，所以为泰也。圣人所以补天地、助民人不过，裁成天地之道，还以补其不及，合其自然而已，岂更驾而外取哉！天地之道，何道也？一言而尽，曰交而已。君民之情交，故罍寡达乎旒纚；君臣之志交，故幽侧发乎梦卜；天人之心交，故言行感乎日星。大哉交之为道乎！

初九，拔茅茹以其汇，征吉。《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一茅拔，众根随；一贤举，众俊归。泰之初惟一阳首进，则三阳类进矣，欲退群小，固非一君子之力，欲进群贤，固不可无一君子之力。尧举一舜，乃得十六舜；舜举一禹，乃得九禹，吉孰大焉。君子之志在天下，不在一身，故曰志在外也。

九二，包荒，用冯河，不遐遗，朋亡，得尚于中行。《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六五以柔中之君，专任九二刚中之大臣，此所以致泰之极治也。九二将何以答六五之知，尽致泰之道？其纲一其目三，何谓一？曰：包荒以宏其度。何谓三？曰：用人之际不以全责偏，不以近忘远，不以群间孤。刚果之才偏于勇，责其不全，则天下有废才；幽远之士壅于简，搜之不博，则天下有逸士；孤立之贤塞于朋主之不力，则天下有厄贤。是三人者，有一不能兼容，岂包荒用人之度也哉！九二体其一以行其三，此其所以能合于六五中行之君，而致泰亨光大之治也。尚之为言配合也，如西汉以列侯尚主之尚。其尧舜野无遗贤之世乎。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艰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象》曰：无往不复，天地际也。

平与陂相推，往与复相移，居泰之世者，勿谓时平，其险将萌；勿谓阴往，其复反掌。九三阳盛极矣，阴将复，泰将否矣，可不惧乎。君臣克艰而守正，庶乎其无咎。倘或不恤此理之必信，则将自食其福而永终矣。食如食言之食，没而尽之之谓也。何也？天地交际、阴阳往来，在九三、六四之间也。开元之末、天宝之初，其泰之九三乎。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邻，不戒以孚。《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实也。不戒以孚，中心愿也。

天下之理，屈之甚者伸必烈，伏之久者飞必决。阴以处下为位之实也，今也三阴升而居上，失位久矣。九三阳盛而衰，六四乘其衰而求复，帅其类而下集，群飞而来者翩翩然矣。此其愿欲之所同者，故不待结之以富，而其邻从之者甚于从富；不待戒之以令，而其类信之者速于信令。萧傅陨而恭、显荐贡禹，王章诛而钦、永贺，王氏九龄罢而林甫引仙客、国忠，其泰之六四乎。呜呼！九三之时，犹可为也；六四之时，不可为也。

六五，帝乙归妹，以祉元吉。《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愿也。

王姬之贵，不有其贵而贵其夫；君人之尊，不居其尊而尊其贤。此六五以柔中之君



而下从九二刚中之臣也。言莫予违者，主之蔽；从谏如流者，君之明。至于如妇之从夫，则有百从而无一违矣，岂特如流而已，此“予唯克迈乃训”，“尔交修予，罔予弃”，高宗所以从谏之圣也。以祉元吉，中以行愿者，君任其臣以致泰之治，则泰之福溥乎天下，君之愿欲孰大于是。六五坤之主，故为帝妹。

上六，城复于隍，勿用师。自邑告命，贞吝。《象》曰：城复于隍，其命乱也。

泰至于上六则阴盛而阳微，君子消而小人长，泰往而否来，如城之颓而为隍。于是治化而乱，存化而亡，国化而家，辟化而庶，有不忍言者矣。《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是也。天命靡常，至此极乱矣。虽欲用师，孰为之用；虽欲告邑，孰为之听；虽出于正，孰免于吝。其怀、愍、刘、石之世乎。呜呼！圣人之戒，亦不缓矣，而犹有不惧者，何也？



坤下乾上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大往小来。

泰之卦辞约，曰“泰小往大来吉亨”而已，喜君子进而天下治也。否之卦辞详，曰否之匪人，又曰不利，又曰君子贞，又曰大往小来，痛小人进而天下乱也。元亨利贞，卦之四德，泰得其一曰亨，而又曰吉亨，亨之至也；否得其二，不曰利而必曰不利。曷为不利也？用匪其人，小人之利，天下之不利也。曰贞而必曰君子贞，曷为君子独贞也？君子之贞，天下之不贞也。泰之君子，以一身之亨，享天下；否之君子，以天下之正，正一身。非不欲正天下也，时不可也，故曰君子贞，言贞固自守而已。

《象》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大往小来，则是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

《易》中极乱之辞，未有痛于否之《象》者。匪人一用，何遽至于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乎？万物不通，则举天下而为墟；天下无邦，则举国家而为墟。小人之祸何若是烈也？盖秦亡于李斯上书之日，汉替于张禹谈经之时，咸阳之煨烬，始皇之涂炭，何必见而后悟哉。

内阴而外阳，内柔而外刚，内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也。

阴阳刚柔不惟君子小人而已，亦气类应感而自至也。主德不断，亦阴柔也；女谒通行，亦阴柔也；近习用事，亦阴柔也。是三者有一焉，小人乘而入之矣，故内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长，君子道消。圣人必先之以内阴而外阳，内柔而外刚，惟阴命阴，惟柔召柔，气类然也。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俭德辟难，不可荣以禄。

不交者，湮而不流、隔而不达之谓。不交之病岂一端而已，天不下济，地不上行，此一不交也，虽然，此天地不交之幽者也。至有泽不下流，情不上通，此一不交也，是亦显矣，岂幽乎哉！虽然，此君民不交之远者也，至有君猜而不孚其臣，臣忌而不格其君，此一不交也，是已近矣，岂远乎哉！虽然，此上下不交之外者也，至有一身之中，上炕而阴不溯，下冰而阳不注，此一不交也，是已内矣，岂外乎哉！虽然，此一身不交之隐者也，至有耳不交乎目，目不交乎耳者。唐德宗“人言卢杞奸邪，朕殊不觉”，耳不达乎目也；秦二世笑赵高以鹿为马之误，而信其言，以关东之盗无能为，目不达乎耳也。一身之中，耳目不交，是愈显矣，岂隐乎哉，是一身之否也。非一身之否也，一心之否也，一心之天地已否矣，而欲上下之情通、天地之气交，可乎？否至于此不可为

矣。此扁鹊望见桓侯而走之时矣。君子当此之时，俭德辟难而已。辟难可也，何必俭德？非能忍天下不可忍之穷，不能辟天下不可辟之难。穷之不忍而难之是辟，辟之未几而诱之者至，诱之所投、祸之所随也，惟不可荣以禄，庶乎免矣。

**初六，拔茅茹以其汇。贞吉，亨。《象》曰：拔茅贞吉，志在君也。**

一君子进，小人未必退，一小人进，君子必退。非畏一小人也，知群小必以类至也。是故泰之初九，一君子进而有拔茅之象，此其所拔者兰也。否之初六，以一小人进而亦有拔茅之象，此其所拔者莠也。拔兰者其根不盈掬，拔莠者其根可束，小人之类进甚于君子之类进也。欢兜入而四凶集，贾充不留而群小忧。故初六一阴方长，而君子已知其三阴之类从矣，已有引身而退、贞固自守之心矣。

曰贞吉亨者，以退为吉于进，以穷为亨于亨也，自君子以退为吉、以穷为亨，而天下惧矣。虽然，此岂君子之本心哉，彼拔茅汇进，而此贞吉之志未尝不在君也，畎亩不忘之义也。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象》曰：大人否亨，不乱群也。**

六二以柔谄之资居大臣之位，下则并包群小而为之宗，如林甫得仙客、国忠之助；上则顺承于一君以坚其权，如林甫纵明皇逸欲之乐。当是之时，群心相庆，可谓小人吉矣。为大人君子者宜若之何？以否处否，以独处独，则身愈否道愈亨，贞愈独群愈远矣。群谓群小也。

**六三，包羞。《象》曰：包羞，位不当也。**

初六小人之媒，许、史是也；六二小人之魁，石显是也；六三小人之朋，郑朋、五鹿是也。然小人锐于初，壮于二，穷于三，群小用事，三斯盈，盈斯穷矣。九四一阳在外者，将复进矣，六三之势安得而不穷。虽然，君子见几于未穷之先，小人乐祸于已穷之后，包羞忍耻以苟富贵而不忍去，不知其位之不当而身之将危也，思上蔡之犬、悔华亭之鹤而后已。

**九四，有命无咎，畴离祉。《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济否在君子，主济否不在君子而在君。君子有济否之才，有济否之心，而其君无济否之命，则为陈蕃、为曹爽、为建宁王倓；其君有济否之命而君非刚阳之君，则为鲁昭公、为高贵乡公；上无刚阳之君，下无刚阳之臣，而君有济否之命，则为文宗、为训注。九四以刚阳之臣，受九五刚阳大君之命，以此清群小而济否世，岂惟无咎，又且畴类皆蒙福焉，可以行其志矣。此志即初六之时怀在君之志，乃今得君而行其志耳，非一日之暂、非一旦之骤也。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系于苞桑。《象》曰：大人之吉，位正当也。**

济否之君不可以有轻心，心轻无成；不可以有汰心，心汰无终。欲济否有成而能终，其惟有儆心者乎。九五以刚阳之资，宅中正之位，当否极之世，又得九四、上九群阳之助，可以休息天下之否无难矣。虽然，圣人有忧之，忧之者何？忧其无儆也。惟勿恃其否之可休，勿安其休之为吉，而常有危亡之虑，则休否之吉可以固如桑本而不拔矣。光武日谨一日，以十年为远，审黄石、荐苞桑，所以能身济大业，延祚四百也。曰其亡，又曰其亡，儆之至也。不然，如梁武帝、唐庄宗，身得天下，身失天下，休否可恃乎！大人，谓三阳。

**上九，倾否，先否后喜。《象》曰：否终则倾，何可长也。**

上九以刚阳之才，佐九五刚阳之君，得九四刚阳同列之僚友，拨乱而反之正，倾否



而复于泰，可以喜矣。上九犹有惧心焉，以倾否为先，以喜泰为后，刚制其喜而不敢先焉，如此则否终必泰，否不长否矣。君有其亡其亡之戒，臣有先否后喜之心，冯异谓愿陛下无忘在河北时，小臣不敢忘巾车之恩；郭崇韬谓无忘战于河上之时，当使烦暑生清凉，得否之九五、上九之义矣。



### 离下乾上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贞。

人与人群居天地中，能高飞远走不在人间乎，而独与人为异何也！人异乎人者，物之弃；人同乎人者，物之归。然同而隘，则其同不大同；而睭，则其同不公。同人于野，公而大也，同乎人者公而大，则天下归之，故亨。天下归之，何险不济，故利涉大川。然则当无所不同乎？曰：不然，利在君子以正道相同而已。君子与小人为同，则君子为小人；小人与小人为同，则小人害君子，岂正也哉！故九五可同六二，而九四不可同九三。

《象》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应乎乾，曰同人。

六二以阴居阴，故曰得位；下卦正中，故曰得中；二与五应，故曰应乾。

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

一柔应五刚，下应上也；五刚应一柔，而九五正应，上应下也。上下相应，其同大而公矣。乾行，上应下之谓。“同人曰”三字衍。

文明以健，中正而应，君子正也，唯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

两武相战，两邪相倾，安能同哉！以乾之刚健而离以文明下之，非两武也；以五之中正而二以中正应之，非两邪也，所以为君子之正同也。君子以正相同，则天下之志正者感而通，不正者化而通，焉往而不大同哉。

《象》曰：天与火，同人，君子以类族辨物。

天与火，其性俱上，故为同人。天火相同于上，万物相见于下，粲然有辨矣，故君子以之类族辨物。既曰同人，又曰类辨，无乃为异乎？同其不得不同，异其不得不异，所以为同之大，所以为利君子。

初九，同人于门，无咎。《象》曰：出门同人，又谁咎也。

门，室之始。初九同人之始，吾与人曷常不同，隔之者门也。吾一出门，则天地四方孰不吾同者，何咎之有？此颜子克己之学。

六二，同人于宗，吝。《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象》辞赞六二得中而应乎乾，赞其德之中正也。爻辞吝，六二同人而同于宗吝，其才之柔弱也。以同于宗族为同，则宗族之外皆筑而封之于同之外矣。此楚王亡弓楚人得之心也，吝嗇甚矣。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岁不兴。《象》曰：伏戎于莽，敌刚也。三岁不兴，安行也。

九三挟初九同刚暴之德，覆之于六二之下，伏戎于林莽之中也。据下卦之极而居其上，升于高陵也。九三何为而然也？忌六二应乎九五之君，而欲劫之以同己也。使六二肯同己，则九三奸雄之心济矣，其如九五之刚而不可敌何？是以久而不能兴也。桓温忌王、谢之忠，壁人以图之而不能，此伏戎者也；欲得九锡以升高，而王、谢缓其事，未几死焉，此升于高陵三岁不兴者也。安行者，安得而行哉。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义弗克也。其吉，则困而反则也。

九三、九四，同利相趋、同害相死之人也。二人者皆有觐其上之利，而有牵其下之害，是故九三恃初九以为戎，九四恃九三以为墉，一伏戎于下，一乘墉于上，以仰逼九五之尊，其志皆不利六二之应九五，而有牵于己也。六二肯我同，而后九五之势孤，九五孤而后九三、九四之援合。今六二秉大臣中正之德，坚与君同心之操，凛不可夺，则九三有兵、九四有城，将何施焉。

陶侃握重兵据上流，此九四乘墉之势也，外则惮温峤之忠，内则创八天之梦，欲攻其上，疑其不克，欲干天命，知其不可，岂真畏天下之大义而自反君臣之天则哉，知困而仅保其吉尔。嗟乎！六二以一柔弱之君子，而能抗九三、九四两刚强之小人，阴消其一而使之不兴、深愧其一而使之自反者，中正而已矣。人臣苟中正矣，何强之不弱，何弱不强哉。

九五，同人先号咷而后笑，大师克相遇。《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师相遇，言相克也。

九三、九四之谋，下欲夺六二之上应，上欲间九五之下应，岂惟六二忠而不贰，微九五中直而不疑，臣亦岂能自信于君哉。管蔡毁旦、燕盖潜霍，先悲而号也；群小之党既歼，周、霍之忠益明，后喜而笑也。惟成王、昭帝之中直，然后能力主君子而力胜小人。大师，刚而力之谓，故师莫大乎君心，而兵革为小；克莫难于小人，而敌国为易。君臣同则人毕同矣。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郊、野一也。同人于野为亨、为利，同人于郊止于无悔，其未得志者，上九居一卦之外而无位，虽欲同人而人皆同乎九五矣，谁我同者。此项羽之众一散而不再合，李密之众再合而卒不能济。故曰志未得也。君子之于人，异勿处先、同勿处后。



### 乾下离上

大有，元亨。

程子谓离乾合而为卦之才，故能元而亨。又曰“大有”，盛大丰有也。

《象》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应之，曰大有。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是以元亨。

同人、大有，一柔五刚均也，柔在下者曰得位、曰得中、曰应乎乾，而为同人，我同乎彼之辞。柔在上者曰尊位、曰大中、曰上下应，而为大有，我有其大之辞。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皆所以有其大。乾健、离明。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恶扬善，顺天休命。

离为火、为日，卦之德有日之明，今也处明不以盈而以虚；乾为天、为健，卦之德有天之健，今也处健不自高而自下。此大舜舍己从人、不有其大也。以日之明行天之健，则天下之善恶内无遗照、外无遗决。然亦岂自用哉，天讨有罪，吾遏之以天；天命有德，吾扬之亦以天，吾何与焉。此舜、禹有天下而不与也，故曰顺天休命。同人明在下而不敢专，故止于类而辨；大有明在上而由己出，故极于遏而扬。

初九，无交害，匪咎，艰则无咎。《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初九禀刚阳之资，不曰无德；逢大有之世，不曰无时；上有六五之主，不曰无



君；下有众阳之贤，不曰无类。然以无交而害者，孤远在下故也。贾生明王道而黜于文帝好贤之代，仲舒首群儒而废于武帝用儒之朝，绌灌、公孙非其交也，此非君子之咎也，咎有所在也，愈难进，君子愈无咎矣。故圣人伤之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非伤初九也，伤大有之世犹有此遗恨也。虽然，使大有之世孤远皆不遇，则钓筑终不遇矣。

**九二，大车以载，有攸往，无咎。《象》曰：大车以载，积中不败也。**

盖轸轮辐之器不厚不良者，非大车；文武常变之用不运不博者，非大才。惟大车为能轻天下之至重，迓天下之至遇，夷天下之至险，大才亦然，不然安有重积于中而不败于外哉！九二以中正之德、刚健之才为大臣、任大事，当大安危、大治乱而能无往而或咎者，有大才如大车也。故辞聘、受聘，事夏、事商，相成汤、相太甲，有往必正者，初非二伊尹；出征入辅，作都制礼，相武王、相成王，有往必集者，亦非两周公。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九二大臣，九四迹臣，九三位虽高而非大臣之任，君尚远而非迹臣之亲，盖诸侯君公之职也。诸侯之于天子，何以验其忠与否哉？此心通塞而已。迹远而情迩，身疏而心亲，此通于天子也。不然，源源而贡于外，趯趯而萌于内，可谓忠乎，此所谓小人弗克也。尔身在外而心王室，朕心朕德而惟乃知，周之诸侯所以忠贤也。亨者，通也。

**九四，匪其彭，无咎。《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辩（皙）[晰]也。**

初九，大有之寒士；九二，大有之大臣；九三，大有之诸侯；九四，迹臣也。孰为迹臣，殆周之世，外之左右诸大夫、内之侍御仆从其是与。知政守藩，迹臣不如大臣、诸侯；近君用事，大臣、诸侯不如迹臣。近君者，势不震而盛；用事者，权不招而集。权势所归，祸败所随也。惟明足以辨祸福之机，则能不有其盛，庶乎无咎矣。

彭者，盛之至；（皙）[晰]者，明之极。不然，为主父偃、为董贤、为弘恭、石显、为李训、郑注，祸败可胜言哉。卫青之不荐士，张安世之远权势，可谓有匪其彭之明矣。九四离之初，故明晰；以阳处阴，故匪其彭。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象》曰：厥孚交如，信以发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备也。**

六五为大有盛治之君，离明而晦之以阴，虚中而执之以柔，专任诚信，故能感发其下之志，愧服其下之心。下感发则君臣之孚不约而自交，下愧服则道德之威不猛而自洽。信以发志，以我之诚信发彼之诚信也；易而无备，以我之和易彻彼之周防也。武帝信霍光，托以周公之事；昭烈信孔明，至有君自取之之语。然二臣者，终身不忍负二主之托，又焉用周防也哉。然必如大有之群贤然后可，始皇信斯、高，顺帝信梁冀，易而无备，可乎？

**上九，自天佑之，吉无不利。《象》曰：大有上吉，自天佑也。**

上九以刚阳之德，居一卦之外，而能安然退处于无位之地，澹然不撓于势利之场，此伊尹告归、子房弃事之徒与！保其名节而终其福祿，自天佑之，吉孰大焉。

嗟乎！八卦乾为尊，六十四卦泰为盛，然乾之上九悔于亢，泰之上六吝而乱，盛治备福，孰若大有者，六爻享一吉二无咎三。明主在上，群贤毕集，无一败治之小人、无一害治之匪德，生斯时，虽如初九无交而难进，缁袍华于佩玉，饮水甘于列鼎，而况九二之大臣、九三之诸侯、九四之迹臣、上九功成身退之耆旧乎，呜呼盛哉！

## 卷 五



艮下坤上

谦，亨，君子有终。《彖》曰：谦亨，天道下济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

自“天道下济而光明”以下，言谦之亨也。自“天道亏盈而益谦”以下，言盈之损也。九三以乾下坤，故下济；一阳，故光明。坤本居下，故卑；今居上，故上行。山高而降于地，谦之尤也；地卑而蕴夫山，谦之益也。旧说谓山能下为山之谦，郭氏谓非山之谦，地之谦，皆偏也。非山之谦，何以能降于地，非地之谦，何以能蕴夫山。乾自亏而下济，乃有光明之益；坤自卑而变上，乃有流行之通。曰亏、曰变，谦也；曰益、曰流，亨也，何必中昃盈食、岸为谷、谷为陵，然后为亏、益、变、流之证哉！神人之道亦若是尔，害也、福也、恶也、好也，果自外乎？

谦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终也。

君子德弥尊而心弥卑，以保其德乎？非保其德也，进其德也。保者，惜其既足；进者，歉而未止。惟其歉而未止，故德尊而益光、卑而益尊，以此始、以此终，其进德也庸有既乎！故谦者，君子进德无既之壑也。

《象》曰：地中有山，谦，君子以裒多益寡，称物平施。

山不能有天地，而地能有天，君子观此而得天之理；多或裒之、寡或益之，不称则愠，不平则忿，君子观此而得物之理；大取诸天，小取诸物，君子观此而得谦之理。

初六，谦谦君子，用涉大川，吉。《象》曰：谦谦君子，卑以自牧也。

初六以至柔处至下，谦之谦也。谦之谦，其过谦乎？曰：盈患过，谦不患过。至柔谦也，至下养夫谦也。牧，养也，谦何俟夫养？曰：盈，日鋤日不除；谦，日养日不长，此颜子若无若虚之谦。

六二，鸣谦，贞吉。《象》曰：鸣谦贞吉，中心得也。

位以德跻，德以位衰，二以柔顺之德，居大臣之位，此君子所甚惧也，是故号鸣咨询以讲求谦之道。鸣者，讲求之切也。柔顺，谦之资；讲习，谦之学，所以谦而正、正而吉也，非中心之自得，鲜不为贵位所移矣。此禹拜昌言之谦。

九三，劳谦君子，有终吉。《象》曰：劳谦君子，万民服也。

九三以一阳主五阴，禀刚阳之才，任天下之重，以有大勋劳于天下，劳而不谦，其劳必夺，谦而不减，其盈必废，所以有终则吉也。万民服者，非服其劳也，服其劳而谦、谦而终也。大哉谦乎！大哉谦之有终乎！周公、公孙硕肤上也，子仪功盖天下而主不疑，其庶乎。

六四，无不利，撝谦。《象》曰：无不利，撝谦，不违则也。

爻之利，有利于承上，有利于乘下。六四近六五之君，居九三之右，上承谦德之君，非谦则傲，傲者违承上之则；下乘勋劳之臣，非谦则忌，忌者违乘下之则。违其则者乖其宜也，惟谦则施之上下无不利矣。撝，施也。此皋陶“予未有知”之谦。勃骄主傲也，浑排浚忌也。

六五，不富以其邻，利用侵伐，无不利。《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五以君上之尊，体谦柔之德，欲然不有其崇高富贵之势，此一卦谦德之盛也。推不富之心，纳天下之善，则其臣邻翕然举众善以归之矣。高帝不如三子，故能有三子，兼天下之智，合天下之勇，焉往不利哉，利用侵伐，姑举其大者。虽然谦无不利，遂挟之以靡不为乎！圣人戒之曰征不服也。不服而征，不得已耳。舜征苗，不得已也；武征匈奴，不得已乎？

上六，鸣谦，利用行师征邑国。《象》曰：鸣谦志未得也，可用行师征邑国也。

上六位愈高志愈下，亦如六二号鸣以求谦之益，则众善毕赴，焉往不利哉。众人以居高为得志，上六以居高为未得志，此善之所赴也。卫武享国百年，而作抑诗以自警，且曰：勿以我耄而舍我，其教戒我。此上六之鸣者与。

三三 坤下震上

豫，利建侯行师。

建侯，天下祸福之始；行师，天下祸福之终。天下事有大于二者乎？然动而顺天下之理，举而顺天下之心，理动而人心顺，心顺而人心说，则二大事，一小事，其焉往不利，而况小于二事乎！豫，说也。

《象》曰：豫，刚应而志行，顺以动，豫。豫，顺以动，故天地如之，而况建侯行师乎！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忒；圣人以顺动，则刑罚清而民服。豫之时义大矣哉！

顺言理、豫言心，何以知理之当然哉？心之同然是也。观人心则见天理，盖人心，天理之集也。循其所当然，斯得天下之大说，故曰顺以动，豫，理先心而得也。合其所同然，斯行天下之大顺，故曰豫，顺以动，理后心而行也。豫矣，顺矣，天地亦如之，而于建侯行师乎何有。何以知天地亦如之乎？天地能顺昼夜，而不能以夜为昼；能顺寒暑，而不能以暑为寒。顺之故三光全而寒暑时，违之则薄食兴而愆伏起，圣人得此，不言而信，不怒而威，天下信于动先，说于动后，尚何事刑罚哉，而况建侯行师乎！不然，逆尾大之势而建侯，必为汉之吴、楚；违举国之谏而行师，必为秦之淮淝，何利之有？坤顺、震动，九四刚，五阴应。《书》曰“永清四海”，言兵寝也。《易》曰“刑罚清”，言刑措也。

《象》曰：雷出地奋，豫，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

顺以动者天理，出而奋者天声，师其理以建侯行师，师其声以作乐崇德。圣人何为哉？天而已矣。

初六，鸣豫，凶。《象》曰：初六鸣豫，志穷凶也。

九四豫之主，初六四之应，当逸乐说豫之时，以阴柔居下之资而有上下交应之嬖，挟口才以济狡志，利其身亦凶其身，凶其身亦凶其国。曰鸣豫，小人有口才者也。曰志穷，狡志而极其欲者也。故暴公以谗鸣，伊戾以谀鸣，仪秦以说鸣，髡衍以辩鸣，晁错、主父偃以谋鸣，江充、息夫躬以讦鸣，王叔文以治道鸣，李训以大言鸣，鸣乎下、应乎上，凶在其中矣，而况极其志者乎！初六，地之初；九四，雷之初。二者交应，雷声初出地也，故为鸣豫。鸣谦则吉，鸣豫则凶，何也？谦可鸣也，豫不可鸣也。

六二，介于石，不终日，贞吉。《象》曰：不终日，贞吉，以中正也。

二以阴处阴，静而贞也，位乎中爻，中而正也，是岂升盘乐之堂、跻怀安之域者哉，故其处豫如介石，其去豫如脱兔，何俟终日，吉孰大焉。盖袵衣不能易舜之陶渔，

赤烏不能萌旦之骄吝。

六三，盱豫，悔迟有悔。《象》曰：盱豫有悔，位不当也。

有人主之近幸，有人臣之近幸，六三人臣之近幸也。以阴邪居阳位，据下卦之极高，九四之大臣进则盱，而仰视其上之豫，方且位已逼而进不厌，此悔之道。故阳虎幸于季氏则图季氏，上官桀幸于霍氏则图霍氏，季、霍几危，虎、桀亦败，所谓盱豫悔，圣人不许其盱也。退则迟而固恋其豫之宠，方且患将及而退不速，此亦悔之道。故潘岳知负阿母而不能离贾谧，萧至忠知善宋璟而不能去公主，客主同诛，交相为累，所谓迟有悔，圣人非幸其迟也。不许其盱，折其萌也，非幸其迟，哀其成也。长祸之萌而不悟，乐祸之成而不去，何也？人不称位，位不当望而已。吁！小人亦何利于位哉。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动天下之大举，以规天下之大功，其难有五：有志无位，志则不伸；有位无主，位则不定；有主无助，主则不坚；有助无才，助则不立。九四为动大举之主，致天下之豫，我之由也，非兼五得以超五难，吾未见其动之有济也。小动犹难，况大动乎！九四以刚阳大有为之志，果决不疑之才，而居近君大臣之位，主之以六五柔顺之君，助之以众阴上下之朋，小动小得、大动大得，何五难之有！大禹兴治水之大役、伊尹任伐夏之大事、周公决东征之大议是也。故得曰大有得，志曰大行，皆大动也。朋盍簪，五阴合聚而助之也。盍，合也；簪，聚也。

六五，贞疾，恒不死。《象》曰：六五贞疾，乘刚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六五以柔弱之资，居逸豫之时，耽宴安之耽，所以疾也。有九四刚正之臣以正之，所以贞也；一正君而国定，然其效止于恒疾而不死，终不能去疾为全人，何也？弱也。元帝有望之，望之不能使之孝宣；安帝有杨震，杨震不能使之光武。正而不死，中而未亡，九四之力已不少矣。自正者挺而速见，正者揉而复。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长也。

上六以资之柔居豫之极，昏冥于逸豫之乐，其咎成矣，而无咎者，极而能变故也。知逸豫之不可长，幡然而能变，安知逸豫之主不为忧勤之主乎？渝，变也。豫而能变，则为太甲、为齐威王，不变者，小则汉成帝、唐明皇，大则太康、唐庄宗。

### ䷐ 震下兑上

随，元亨利贞，无咎。

元亨，亨之大；利贞，贞则利。随而不正，咎必至焉，何亨之有？故圣人有随之随、有不随之随。尧俞禹拜，随之随也。害有在于象恭，则吁僇功之荐；利有在于迁国，则违胥怨之咨，不随之随也。惟贞之随，惟大亨无咎之归。兑少女，震长男，男行女随。

《象》曰：随，刚来而下柔，动而说，随。大亨贞，无咎，而天下随时。随时之义大矣哉！

刚凌柔则离，柔乘刚则争，刚下柔则说，说则随。初九以乾之刚下于坤之二爻，九四、九五以乾之刚下于坤之一爻，三刚自外而来以下于三柔，故动而说，随也。曰大亨贞无咎，动而贞也。曰天下随时，孰为时也？圣人也。不曰天下随圣人，而曰随时，随其动而贞之时也。贞者道之体，动者道之用，时者道之迹，圣人以用随体，天下以迹随用，故时出于圣人，天下随圣人；时成于天下，圣人随天下。大哉时乎！大哉随时之义乎！震动、兑说。

《象》曰：泽中有雷，随，君子以向晦入宴息。



兑，正秋也，收雷之时也，君子观象而得息之义。日入而息，君子独能违而不随乎，而况静作、因革、仕止、久速之时乎！然则仲尼终夜不寝，周公夜以继日，非与曰《易》之随时天也。圣人之竞辰，人也向晦日将夕也。

初九，官有渝，贞吉，出门交有功。《象》曰：官有渝，从正吉也。出门交有功，不失也。

主是事之谓官，随以动而说为义也。孰主是动？非震之初九乎？天下之事不动于常而动于变，渝者变也。初九主一卦之动，当事变之始，其古之发大难、当大变、决大议者乎！主是变也，非有以仗天下之至正，开天下之大公，未见其济也。故正则吉，公则不失，贞者正也，出门者公也。董公进发丧之议，而名项为贼，故王；晁错决削地之议，而汉有其地，故乱。正则吉，不正则凶也。舍御事艰大之言，而从十夫之谋，故成东征之功；用训、注小人之策而舍裴度、李德裕之贤，故稔甘露之祸。公则有功，私则无功也。为初九者其动可轻乎哉！出门而交，谓震出而交兑也。吾动而彼说，随斯有功而不失矣。

六二，系小子，失丈夫。《象》曰：系小子，弗兼与也。

以六二视三、四，则六三小子，九四丈夫。六二居大臣之位，偏系于六三，则必失九四，非九四不我即也。随于昵，则远者不麾而自去；从于邪，则正士不问而自疏，势不兼也。故蓬子冯初壁八人，而巫臣退避以远罪；郭子仪初信张昙，而幕僚相率以求去，而况不为蓬、郭者乎！牵于彼而吾随之曰系。

六三，系丈夫，失小子。随有求得，利居贞。《象》曰：系丈夫，志舍下也。

以六三视二、四，则六二小子，九四丈夫。六三之志，舍六二从九四，惟不失其所随，故有求而必得。非求在外而可必也，求在我而可必也，求道得道，求仁得仁，孰能御之。利居贞，贞者，求在我者也。陈相舍陈良而从许行，六二以之。夷子舍墨氏而见孟子，六三以之。

九四，随有获，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象》曰：随有获，其义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得天下之心，致天下之随，君道也。九四处大臣之极，逼君位之近，而得人之随，虽正亦凶，况不正乎！惟中有爱君之诚，外尽为臣之道，又全之以明哲之节，可以保其功名而免危疑之凶矣。程子谓非圣人大贤则不能，伊、周、孔明是也，其次则郭子仪渊哉。程子之言也不然。正则为徐偃王、霍光，不正则为莽、卓，虽不凶犹凶也。

九五，孚于嘉，吉。《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九五以乾之阳刚居兑之中正，为一卦说随之主，应六二正中之臣，此圣君至诚乐从天下之善者也，吉孰大焉。孚，诚也；嘉，善也。尧之舍己从人、舜之闻见一善，上也；高祖从谏转圜、太宗导人使谏，次也。尧、舜圣之随，高祖、太宗贤之随。

上六，拘系之，乃从维之，王用亨于西山。《象》曰：拘系之，上穷也。

上六以柔顺之德，居说随之极，得民心之随，固结而不可解，亡以为喻，若有以拘而系之者，喻之不足，若又从而縶之、维之者，是虽逃之有不脱，辞之有不听，而况可得间而离之乎。二程以为太王居岐，龟山杨氏以为文王居西山之事。上穷，上之极。



巽下艮上

蛊，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后甲三日。《象》曰：蛊，刚上而柔下，巽而止，蛊。蛊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后甲三日，终则有始，天行也。



蛊，泰之变，泰之初九上而为蛊之上九，泰之上六下而为蛊之初六，故蛊亦泰之坏。阳上而不降，阴下而不升，则上下之情两隔而不通；巽顺而不健，艮止而不行，则上下之才两弱而不立，天下之事焉得而不坏乎。蛊，事之坏也。蛊坏矣，而曰元亨、曰天下治，何也？盖桓以无知兴，文以里丕霸，故乱为治根，蛊为饬源。虽然乱不自治，蛊不自饬，不植不立，不振不起，故利于济大难，往有事也。然则其遂径涉而徒往乎？曰：否。举事之始，逆虑其败，当在事先；追爱其成，当在事后，庶乎其可。甲，始也，先后各三日，思之详也。终则有始者，尤以后甲为重也。后甲终也，能谨其终，则能保其有始矣。

《象》曰：山下有风，蛊，君子以振民育德。

无事而不动，山也；山下有风，则风薄山而事生，风落山而事坏。君子当有事而坏之时，起而饬之，则将奚先？饬坏在振民，振民在育德。振者，作而起；育者，养而施。风言振，山言育。

初六，干父之蛊，有子考无咎，厉，终吉。《象》曰：干父之蛊，意承考也。

初六弱于才而卑于位，然当坏之时，为子而辞其干乎，能干则其父有子，有子则其父无咎。然弱于才矣，何以能干？尽惕厉之意以承其父之意，则吉矣。曰考则非存，曰意则继志。不然弱才而强决，卑位而高步，涉佗之诛，欲尊晋也；南蒯之叛，欲强鲁也，知干而不知厉者也。

九二，干母之蛊，不可贞。《象》曰：干母之蛊，得中道也。

初六承考，九二千母，譬之家，其父亡而母存乎。家有父，则一子而易治；家无父而有母，则众子而难立。然则九二其孰为母？六五是也。六五才既弱体又止，则君非大有之主，九二德虽阳刚，资则巽顺，则臣非大有之佐。事坏于考，主于母，干于众子。母，倚子者也；众子，倚长子者也，九二是也。而长子又以柔顺之资佐其母，此时为何时也？其幽王之末造、平王之初政乎。故晋文侯非中兴之佐，平王非中兴之主，东迁之业就而文武成业微矣。曰不可贞，不可反之正也。曰得中道，仅得为中才之事也。虽然六五吾有憾也，九二吾无憾焉。使九二而非顺，则为田常、为意如、为莽、卓、为王敦、桓温矣，求为文侯，可得乎。岂惟无憾于九二，吾犹为六五贺也。

九三，干父之蛊，小有悔，无大咎。《象》曰：干父之蛊，终无咎也。

革弊者非刚则革不力，过刚则祸必亟，过刚而祸不亟者，九三其庶乎！然亦危矣。九三以刚处刚，过刚也，见天下之弊不胜其愤，欲一决而去之，此其祸不为晁错，则为景延广。然能小有悔而无咎者，九三处巽之极，以极顺行过刚，故过而不过，小有悔，过刚也，无大咎，极顺也。子房之安太子、仁杰之存唐嗣，其蛊之九三乎。

六四，裕父之蛊，往见吝。《象》曰：裕父之蛊，往未得也。

天下之坏，有大坏之坏，有补而未全之坏。大坏，革之可也；补而未全，徐之可也。补坏之才，有革而补之才，有徐而补之才。革而补之，强于才者也；徐而补之，弱于才者也。

六四居下卦之上、上卦之初，当初六、九二、九三千蛊之后，事之坏者亦少饬矣，其未饬者皆补而未全者也，六四以阴柔之才，居近君之位，此大臣之弱于才而膺补坏未全之任者也，可以徐不可以亟，可以宽不可以迫，故曰裕父之蛊，劝以宽也。又曰往见吝、曰往未得，戒其迫也。

高帝革秦为汉，汉不秦矣，亦未三代也，补而未全者也，惠帝欲有为，曹参欲无



为，非不为也，自量其不如萧何而不敢为也，故能成清静宁一之治，此蛊之六四宽裕而不敢勇往者与！

六五，干父之蛊，用誉。《象》曰：干父用誉，承以德也。

六五以柔德居君位，继父业，乃能成干蛊之治者，用其誉髦之臣，承以众贤之德也。初六之小臣倡其干，九二之大臣柄其干，九三之近臣勇于干，六四之大臣致其裕，六五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众贤所辅，君无阴柔，而况刚明之君乎。然则阍之弊文宗，曷为不能革？曰：文宗有六五之柔，无六五之辅，非无辅也，有一裴度而不能用也。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则也。

臣事君、子事父，一也。上九臣也，而不事王侯，然则为子而不事父与？盖上九之不事其君有三。当天下蛊坏之时，君子皆有振而饬之之心，今也有初六、九二、九三以干之，又有六四以裕之，又有六五之君兼群贤之干、裕者而用之，则上九不必为。上九之与九二，九三，其德同、其位殊，则上九不得为。若夫天下大坏，尽群贤之力佐阴柔之主，万一不振，一木独能支倾厦乎，则上九不可为。然则上九之不事王侯，非志也，时也。志在我，时在天，君子不以我违天，亦不以天丧我，舍之则藏，不可则止，时也。于是不事王侯，非不事也，不得事也，非以为高尚也，人高尚其事也。故曰：不以我违天，虽然畎亩不忘君，江湖存魏阙，志也曷尝去于心乎！故曰：不以天丧我。此其事虽外为天下之所高，而其志实为天下之可法。巢、许、夷、齐、四皓、严光其人也与！荷蓧、晨门异矣。

## 卷 六



兌下坤上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臨之元亨利貞，非乾之四德也，亨貞而已。故《象》曰大亨以正。至于八月，非必至遯而后为八月也。阳进上穷，阴生下反，反而再进，然后为遯，则犹隔之以泰、大壮、夬、乾、姤也。阳未消而曰消不久何也？盖消不在遯而在臨，臨之消不在初九，而在九二。自坤之初六为复之初九，与坤之六爻而七，故曰七日。日，阳也，七与初皆阳也。曰来复者，圣人喜一阳之来归也。自坤之六二为臨之九二，与坤之六爻而八，故曰八月。月，阴也，八与二皆阴也。曰有凶者，圣人戒四阴之犹盛也。九二以二阳之进，逢四阴之阻，不曰凶乎。六三一阴已在前矣，迫切近矣，不曰消不久乎。二君子方来而四小人未去，君子可不戒乎。

若俟至于遯而有凶，则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舜以一臨四、周公以一臨三、孔子以一臨一，故舜之流放、周公之东征，视孔子两观之役为难。自一卦言，则二阳对四阴，为君子寡而小人众；自六爻言，则六三一爻为小人。

《象》曰：臨，剛浸而长，说而順，剛中而应，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浸而长，说而順，君子之亨也；刚中而应，君子之正也。刚以骤而长，长必易消；刚以狠而进，进之不顺；刚以过而忤，忤必不应。浸而长则莫之忌，说而进则莫之拒，中而和则莫之违，能此三者则大亨矣，然必正而后可。是三者有一不正，浸则奸、说则

谄、和则流，盖正者天之道也。浸谓二阳未大盛，刚中谓九二，应谓六五。

《象》曰：泽上有地，临，君子以教思无穷，容保民无疆。

泽上有地，以地临水，以上临下之象也。泽之润万物，有与而无竭，君子以之教人而不倦；地之容万物，有受而不隔，君子以之保民而无外。

初九，咸临，贞吉。《象》曰：咸临贞吉，志行正也。

君子之学岂不欲有临哉，臣之临事、临民，君之临天下，均临也。初九当阳长之初，处位下之极，而其名实气志已足以感动六四近君之臣，此必有不介而合、不洁而售者，初九宜起而从之，不可失也。方且守贞固以为吉者，盖士之从人，患不在审而在于果，近臣贤且正乎，四皓从子房；近臣不贤且不正乎，两生拒叔孙。不然有从无审，如固从宪，融从冀，邕从卓，刘、柳从叔文，吉乎？故曰志行正也，非不欲行志也，恶不正也。咸，感也。

九二，咸临，吉无不利。《象》曰：咸临，吉无不利，未顺命也。

初九居下而不轻从近臣，宜也。九二当刚长之运，感六五之君，得大臣之位，吉矣，无不利矣，何嫌何疑而未顺君命乎？盖君之于臣，非致敬尽礼、道合志同，则不足与有为也。可以顺命，则赴之如决流、如转规；未可以顺命，则守之如介石、如移山。

故武丁一君，甘盘、傅说异去就；武王一圣，太公、伯夷异显晦；伊尹、孔明一身，于成汤、先主异后前。九二之于六五，何必汲汲于合哉。

且六五中顺之君，虚心以俟九二，而不能必其从，而况强馭之君乎。二阳方长，千载一时也，而初九守贞固，九二未顺命，则众阴可得而忌之乎？忌且不得而忌，而况得而害之乎。

六三，甘临，无攸利，既忧之，无咎。《象》曰：甘临，位不当也。既忧之，咎不长也。

刚长之世，将泰之世也，故初九升闻之君子，九二得位之君子，六四好贤之近臣，六五任贤之大君，上六厚德乐善之长者，小人在位者，六三而已。以阴柔之资，据二阳之上，自知其位之不当，自疑夫二阳之见逼，然孤而无与，亦何能为哉。挟兑说之极，行甘谄之言容而已。然君子可不忧乎，彼虽甘谄而不获利也，吾亦忧之而后咎不长也。不然子西昵白胜，死于白胜；五王轻三思，死于三思。甘可信乎！故曰：言甘，诱我也。防诱者昌。

六四，至临，无咎。《象》曰：至临无咎，位当也。

刚多善，亦不必偏善；柔多不善，亦不必偏不善。士君子何必资稟之同哉。六四之至临，以己之至柔临初九之至刚，而能以柔应刚，相与应感，而惟恐初九之不我从，此其所以柔而无咎。宜圣人赞以位之当，而非窃位蔽贤者与。师德荐仁杰、萧嵩荐韩休，庶乎临之六四矣。师德容仁杰者也，嵩非容休者也，师德贤而嵩难。

六五，知临，大君之宜，吉。《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谓也。

六五以柔中之君，临九二刚中之臣，未尝自任其聪明睿知也，是宜为君者也，而曰知临，何也？惟不自任其知而兼众智，是以大其智，故曰知临，又曰大君，二帝三王之圣一也，舜曰大舜，禹曰大禹，好问拜昌言而已。

上六，敦临，吉，无咎。《象》曰：敦临之吉，志在内也。

君子有志不得行，无位也；盖有有位而不能行其志者矣，窃位之徒是也，然则勿病无位，病无志。有志矣，有位可行也，无位亦可行也，临之上六是也。上六无位，而能以厚德乐善之志，从二阳之君子，吉孰大焉，又何咎矣。故祁奚之免叔向在于请老之



后，非有位也；吕强之庇党人乃无宠任之柄，非有力也。君子病无志耳。嗟乎！临之世，二阳方长，而六五之君主之，六四之近臣应之，上六无位之贤者，亦厚之，君子之逢斯世，何其幸哉。下卦为内志，在内从二阳也，上六何以从二阳？曰：阴从阳，上反下，敦厚也。



### 坤下巽上

观，盥而不荐，有孚颙若。

上示下瞻之谓观，下之观上，其犹观祭乎。观祭者，不于其荐于其盥，当盥酌，必躬之，初不以万物易一诚，及荐献多品之后，乃以一诚托万物，以诚托物，诚始衰矣。上之化下，为盥而不为荐，则孚诚有诸中，而颙肃应于下矣。

《象》曰：大观在上，顺而巽，中正以观天下，观。盥而不荐，有孚颙若，下观而化也。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

教莫大于观，感而政令为下，故曰大观。孰能大观？九五也是也。何大乎？九五以中正也。九五之圣人以阳刚之资，体中正之德，形于上，观于下，而天下之不中者中、不正者正矣，孰不内顺而外巽，心服而身化哉。何其神也？观天之神道而法之耳。天之神道安在哉？中正而已。四时不忒，是天之中正也，运四时而无形者，莫如风，此天之神也，谓巽也。感天下而无形者莫如诚，此圣人之神也，谓九五之中实也。惟天下之至诚为能立天下之中正，惟天下之中正为能化天下之不中不正，故既曰中正以观天下，又曰有孚颙若。孚，诚也。《中庸》曰“至诚如神”，故曰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

《象》曰：风行地上，观，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

风行地上而无不周，故万物曰见；天王省天下而无不至，故天下曰见。圣人随其地、观其俗、因其情、设其教，此省方之本意也，虞周时巡是也。穆王之游、始皇之巡、武宣之行幸，本意乎？

初六，童观，小人无咎，君子吝。《象》曰：初六童观，小人道也。

九五大观在上，而初六远之，兹谓童观。童观者，蒙而无见也。蒙而无见，在凡民为可恕，故无咎；在君子为可责，故吝。欢兜之荐共工、四岳之荐鲧，一也，而人不吝欢兜；越人之弯弓、兄之弯弓，一也，而人不怨越人。所谓小人无咎，君子吝也。非无咎也，不足咎也。

六二，窥观，利女贞。《象》曰：窥观女贞，亦可丑也。

蒙而无见曰童，有见而小曰窥，有见固愈于未见也，有见而小，其愈于未见几何。六二之与九五正应也，非如初六之远于五也，然六二以阴暗之资，亦安能观九五之大观哉，不过小有所见而已。故御事以东征为艰，子路以正名为迂。斯见也，在女则贞，在士则丑。

六三，观我生进退。《象》曰：观我生进退，未失道也。

必进忘其身，必退忘其君，皆失其道也。欲进退不失其道，其惟观我生乎。生，出也，才德自我出者也。我之才德可以进而不进，是使赤子不得乳其母也；未可以进而进，是未能操刀而制锦也。六三以柔居刚，其位非正，必进不可也；以顺应上，其势有牵，必退不可也。量己而为进退，庶乎未失道也。未失者，非深许之辞也，此亦学者事也。若夫圣人仕止、久速惟其可而已，何必量己哉。六三、九五皆曰观我生，辞同而德异，六三察己以从人，九五察人以修己。

六四，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象》曰：观国之光，尚宾也。

九五有刚明之德，而四近之，故愿仕而观其光。六四俟明德之君而后进，故其君尊尚之而宾其人，下不轻一身则上不轻一士矣。箕子近天子之光，观国也；王访于箕子，尚宾也。

九五，观我生，君子无咎。《象》曰：观我生，观民也。

民之善恶生于君，君之善恶形于民。九五欲观己之所生，观于民之君子小人而已。天下皆君子耶，我庶乎无咎矣；天下有一小人耶，其咎将谁归。故观尧、舜者以比屋，观文、武者以群黎。

上九，观其生，君子无咎。《象》曰：观其生，志未平也。

君子身有用舍，志无用舍。上九以刚阳之德，而居一卦之极，当无位之地，而负达尊之望，故其志未尝一日不反观其德之出于己者。吾之德其皆君子耶，乃无过咎。何也？吾之身不为天下之所用，而吾之德为天下之所仰，岂以身之约而志之安乎，故曰志未平也。子思之在鲁、子方之在魏、裴晋公之在绿野，其身弥退，其忧弥重，故君子无位而有忧，小人有位而无忧。

䷲ 震下离上

噬嗑，亨，利用狱。

食有梗，治亦有梗。梗食者啮，梗治者决。不啮则味不合，不决则治不通。噬，合也；亨，通也。曰利用狱，狱，刑人之事也，何利乎用狱也？狱废则梗存矣。

《象》曰：颐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刚柔分动而明，雷电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虽不当位，利用狱也。

卦形颐之象，九四颐中有物之象。三刚三柔，分而不杂，明而辩也。震动、离明，雷震电耀，明而威也。六五以柔居五，虽不当位，然利在用狱，不过刚也。然则治狱者明以察情，非矜其明；威以惩恶，非尚其威，一听于六五仁厚中和之君而已。此先王治狱之本意。

《象》曰：雷电噬嗑，先王以明罚敕法。

威取诸雷，明取诸电，然易尝黜刑哉，以此明罚敕法而已。罚者，刑之薄；法者，刑之先。先，故知而不敢犯；薄，故怀而不忍犯。金作赎刑，明罚也；象以典刑，敕法也。

初九，履校灭趾，无咎。《象》曰：履校灭趾，不行也。

履校不惩，必至荷校而械其首；灭趾不诫，必至灭耳而献其馘。初九之小人，能惩于薄刑，止其恶而不行，则不贻上九恶积罪大之凶祸矣。故庶顽以捥而格，王矧以兀而贤，朝为小人、暮为君子，岂特无咎而已。

六二，噬肤灭鼻，无咎。《象》曰：噬肤灭鼻，乘刚也。

自二至五皆曰噬，何也？三臣分去恶之任，一君当去恶之主也。然六二之去恶则为差易，何易乎六二也？及初九之浅也。初与四为应，四于卦为校，二能绝其应而不通，则四自孤而无与矣。故吴淠非楚则反不决，燕旦非上官则谋不发。肤者患之浅，鼻者气之通，岂惟六二以中之德而去恶哉，亦居臣之位乘初九之上也，故曰乘刚。德与位偕，又何咎矣。六二、六三、六五有众齿上下噬啮之象。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象》曰：遇毒，位不当也。

六三之去恶，视六二则难矣。何难乎六三也？九四为一卦之梗，若腊之坚而难噬也，噬之则遇毒而伤齿矣，而况齿之弱者乎。六三以柔弱之才，居刚决之位，此弱于齿而噬夫坚者也，能不遇毒乎，故曰位不当也。然则欲去恶者，可使才不称位乎？百揆非





舜则去四凶以安民，只以危民；司寇非仲尼则诛正卯以治鲁，只以乱鲁，然小吝而无咎者，能度其才而噬其小者，庶乎吝而不至于咎矣。

**九四，噬干肺，得金矢，利艰贞，吉。《象》曰：利艰贞吉，未光也。**

九四一卦之梗也。干肺有骨之肉，一味之梗也。九四自为梗，而曰噬干肺，噬之者谁也？以九四噬九四也。曷为以九四噬九四也？以九四刚直之大臣，噬九四强梗之大臣也。居大臣之位而近君者，岂一人而已哉。舜与共、欢杂处尧朝，周公与管、蔡并居周位，去共、欢、管、蔡之强梗也。故得金矢以钻干肺，则骨去而肉可噬；得刚直以去强梗，则恶去而治可通。金言刚，矢言直，刚恶者为干肺，刚善者为金矢，然犹曰利艰贞吉，盖去恶实难，非正固则必败于怯、漏于疏。训色变，怯也；蕃宣章，疏也。然有强梗者，天下之不幸；去强梗者，圣人之不得已，故曰未光。

**六五，噬干肉，得黄金，贞厉，无咎。《象》曰：贞厉无咎，得当也。**

屯之九五，阳刚之君，而大正则凶；噬嗑之六五，阴柔之君，而噬强梗则无咎。何也？彼无助、此有助也。曷为有助也？噬嗑之强梗有三，而六五以离明之君，体中正之德，又得三、二刚正之助，则去恶何难焉。而况初九强梗之浅、上九强梗之衰，又皆无位而无势，其近君而逼者，九四一臣而已。而九四同位之刚直者自足以噬之，至于六三，亦协力以噬之。若夫初九之强梗，则六二已折其萌而噬其浅矣。则六五之君何为哉，惟一上九恶积罪大之小人，无位已衰者尔，主之以六五中正之君，辅之以九四同位刚直之臣，加之以六二、六三协力决啮之助，则上九之干肉何难于噬哉，故曰得当，言胜其任也。霍禹之兵权已解，李辅国之过恶已极，故宣帝、代宗除之不难也。然犹曰贞固厉，谨之至也。去强梗、除元恶，岂可忽哉。黄言中，金言刚。

**上九，何校灭耳，凶。《象》曰：何校灭耳，聪不明也。**

初九灭趾，故恶不行，上九灭耳，以聪不明。使耳而聪，聪而明，则闻过而改久矣，何至于恶积罪大而受大戮之凶乎。商鞅不听赵良之言，萧至忠不受宋璟之谏，故及。



### 离下艮上

贲，亨，小利有攸往。《象》曰：贲亨，柔来而文刚，故亨。分刚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上卦本坤，而上六之柔来文九二之刚，文虽柔而质，刚又中正，故亨；下卦本乾，而九二之刚上文上六之柔，文虽刚而质，柔又非中正，故小利有攸往。乾下于坤而中爻升于坤之上，故为天文，以乾坤之变言也；离明炎上而艮止之，则火之火焰郁积光华而成文，故为人文，以离艮之体言也。天文之著者，三辰五行之象，观之可以察四时之变；人文之著者，三纲五常之典，观之可以成天下之化。大抵质者物之辩，文者物之杂。《周官》画绘之事杂五色，曰“玄与黄相次”，又曰“青与赤谓之文”。贲，天玄、地黄，火赤、山青。

《象》曰：山下有火，贲，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狱。

山下有火，贲，解已见上。贲文明之卦，而大《象》言明不及远，言政不及狱，明用于政则文不蔽，明不及狱则明不矜。明庶政，离也；无敢折狱，艮也。

初九，贲其趾，舍车而徒。《象》曰：舍车而徒，义弗乘也。

君子则文之所在也。达则振斯文以饰天下，穷则卷斯文以饰一身。初九以刚正之资，秉文明之德，而在下无位，斯文其废乎？亦还以饰天下者饰一身而已，斯文未废



也。賁其趾，飾其身之所行也。何以飾其所行？惟義所在而已。義在仕，舍徒而車；義在止，舍車而徒。

仕患无其時，今居賁飾文明之時；時患无所主，今近六二文明之佐，然初九舍乘車而从徒行者何也？二吾近而非吾應也，四吾應而吾遠也。遠者不得从，近者不强从，何也？義也夫。以初九之賢也，六二又賢也，然初九犹不强从于六二，非其與也，賢而非其與且不从，而况非其賢者乎。故太公非不賢，而伯夷不从之以諒武王；侯霸非順指，而嚴光不从之以事光武。初九賁世之放民也，亦賁世之榮光也，斯世而有斯人，非榮乎！

**六二，賁其須。《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士有待而后發，未有不待而發；士有求而不应，未有不求而應。非珍身也，珍道也，珍吾道犹污吾道，而况貶吾道乎。六二主一代文明之大臣也，遠自坤之上六惠然而來以佐興文明之治者也，然非六五文明以止之君，有化成天下之文，秉中正柔順之志，以求六二之飾也，六二肯輕就乎，故曰賁其須。須，來也，亦待也，意興于上，吾与于下而已。与，許也，故曰與上興也。下有禮樂之文而上未遑，君子惜其不待求而發；上有禮樂之問而下无對，君子耻其求而不能應。虽然，宁取房、杜，毋惜賈誼，房、杜不能必有能者矣，至曰未遑舉吾道而委沟矣，惜也；誼知易之賁、未知賁之須也。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賁德盛在九三，其千載一時乎，其當堯之文章、周之禮樂之世乎。蓋九三處文明之任，聚剛柔之文，二与四以柔而文三之剛，三以剛而文二、四之柔，制作備矣，文物著矣。譬之于物，光华润澤其如沃而濕之乎，《詩》曰“六轡如濡”，言光潤之至也。夫立君臣父子之分，以為禮樂法度之文，鴻荒之世，其理具、其法隱；伏羲之世，其法立、其文粗；堯、舜、成周之世，其法備，其文著。既備矣，既著矣，又何加焉？曰守之。自天高地下之象，至廉遠堂高之勢，此百聖之功，千載之積，豈一手一足之力哉。文之始難成，而文之成易坏，今賁飾之文，如濡之著，夫何为哉，永貞固以守之，則下不陵上、卑不陵尊，而萬民定、天下安矣，故周禮存則魯安，周籍去則周衰。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上九以乾文坤、以剛文柔，六四之柔从上九之剛，可謂有白受采之質矣，然隔于六五而不得親受飾也。賁如皤如，其質可受上九之賁也；白馬翰如，其志願从上九之急也。質美而受飾，志急于从飾可也，然隔于六五之君，間而忧疑怨尤，則不可也。何也？六五与六四，其德同于柔順而相親，非寇仇也，故聖人釋其疑、解其尤，而曰：位虽若隔而可疑，德則相親而終无尤也。故許行能使陳相不識陳良，而徐辟能使夷之見孟子，許行，相之寇也，辟，非夷之之寇也，婚媾之親也。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六五文明以止之君，兼群臣藻飾之業，成天下文明之化，六五其遂足乎？曰未也。方且垂云汉昭回之光，下飾丘園高蹈之士，將以帛帛厚意之禮，招而致之，不使天下有一賢之遺，文治有一毫之缺，此賁之至盛也。然聖人犹曰吝終吉者，帛有所宜施，亦有所宜吝。吝之于非其人，然后施之惟其人矣。吝故榮、榮故喜、喜故吉，賢者榮之而畢赴，喜孰大焉。百里入而秦喜，樂克用而軻喜，喜孰大焉。

然賁之時，犹有士之隱于丘園，非六五之耻乎？且隱丘園者孰哉？初九义不乘六二之車，舍之而徒行者是也。六二不能致初九，而六五之君乃能致之，六二异乎子房，而



六五之贤于高祖，可以为六二歉而为六五贺矣，六五何耻焉。故曰六五贲之至盛也。

六五坤体，坤为吝啬，故曰吝终吉。呜呼！六五之贲丘园，其汤之莘、高宗之岩、文王之渭乎。

上九，白贲，无咎。《象》曰：白贲无咎，上得志也。

易穷则变，文穷则质，上九居贲饰之极，文之穷也，救文之穷，其惟质乎，故曰白贲。白者，质素而无色也。上九居贲之世，自下卦之二分而文上六之柔，志在成贲也，不成贲以吝，而成贲以白，然后贲之治成而贲之敝不作，不敝故无咎，无咎故得志。布被于穷奢之时者未为矫，而齐诈非其人；瓦器于美新之俗者未为陋，而闻仕非其世，固有似白贲而非者矣。

## 卷七



坤下艮上

剥，不利有攸往。《象》曰：剥，剥也，柔变刚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长也。顺而止之，观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虚，天行也。

剥，落也。自一阴之姤生而愈长、进而愈上，至于五阳为五阴矣，五阴盛而外一阳，小人众而外一君子，故君子不利有所往，此君子处剥之道也。然则不利有所往，其遂听天下之自乱乎？圣人固曰盍观诸剥之象乎。坤顺艮止，止乱以顺，止小人亦以顺。故解党祸者，陈寔之临；延唐祚者，方庆之对，皆顺而止之，非逆而激之也，此君子治剥之道也。然天亦岂忍天下之久剥乎，五阳消矣，消极必息；五阴盈矣，盈极必虚。故剥极而七日来复，是以君子尚之也。于是乎知有天道，盖天道已行矣。

《象》曰：山附于地，剥，上以厚下安宅。

五阴盛而剥一阳，为小人剥君子，言刚柔也。高山摧而附下地，为下民剥君上，言坤艮也。厚其地，山不摧；厚其民，上不危。

初六，剥床以足，蔑贞凶。《象》曰：剥床以足，以灭下也。

天下之势若处屋，屋上庇，床下承，人中处者也。害人者先坏其床之足，害国者先坏其国之足，君子者，人主之股肱也，非国之足乎，小人之灭正道、消君子，剥床之足者也。正道灭而后凶（于）而国者随之，王章不诛汉不亡，任恺不去晋不乱。故剥始于灭下，其流及上，一柔自下首变一刚，故有剥足之象。

六二，剥床以辨，蔑贞凶。《象》曰：剥床以辨，未有与也。

辨床之干也。床有干，国亦有干，大臣国之干。二，大臣之位，今二柔进而变二刚，此小人进为大臣而退君子之大臣也，其当罢九龄相林甫之日也与！五阴一阳，阳孤且外，孰为之与？故曰未有与也。未有者，圣人犹待其有也乎。

六三，剥之无咎。《象》曰：剥之无咎，失上下也。

六三阴类，不应其类而独应上九之阳，内则失上下群阴之心，外亦未能为一君子之助，然许其无咎者，劝之之辞也。程子以吕强当之。

六四，剥床以肤，凶。《象》曰：剥床以肤，切近灾也。

五，君位也，其象身也。剥床及肤，灾近于身，小人近尊，灾切于君。四阴自下而进，党日众、势日成，灾其君必矣，其当莽、卓、宪、冀、林甫、国忠权盛之日乎！

六五，贯鱼以宫人宠，无不利。《象》曰：以宫人宠，终无尤也。

六五群阴之类，亦群阴之主，能总群阴以听命而止其害正，能调群阴以恩幸而止其弄权，乃六五柔得尊位，顺而止之之道也。鱼、宫人，阴类也，谓下四阴也；贯者，听而总之也；宠者，心以幸之也，如是庶乎群小不受害矣！无不利者，言不为害而已，非盛世之大利也。其唐之代宗乎，使文宗忍录过，甘露何由而作。

上九，硕果不食，君子得舆，小人剥庐。《象》曰：君子得舆，民所载也。小人剥庐，终不可用也。

上九当五阴并进之日，众阳剥落之余，一阳独存，其犹岁寒百果摇落之后，尚余一硕大之果而不为所食耶，亦危矣。当是时，君子至孤矣，而犹曰得舆而民所载；小人极盛矣，而犹曰剥庐而终不可用，何也？阴极生阳，乱极思治。白公之乱，楚几亡矣，而国人望子高之来，卒安楚者，子高也，此君子得人而民所载之效也。

群小剥正道以覆邦家，如剥床焉，自足及干，自干及肤，犹不已，必剥其室庐，此大厦将颠之时也，有国者亦可以少悟矣。恶来亡商，尹氏亡周，椒、兰亡楚，斯、高亡秦，张禹、胡广亡汉，贾充亡晋，守澄、令孜亡唐，此小人剥庐终不可用之效也。曰终不可用，儆之之至也。五阴载一阳，庶民载一舆之象；一阳庇五阴，庐之象。坤为大舆。



#### 震下坤上

复，亨。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利有攸往。《象》曰：复亨，刚反动而以顺行，是以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天行也。利有攸往，刚长也。复其见天地之心乎！

复何以亨？曰：刚反。何以出入无疾、朋来无咎？曰：动而以顺行。何以反复其道、七日来复？曰：天行。何以利有攸往？曰：刚长阳穷于剥之上，必反于复之下，反归也。阳归为主，阴去为客，主安得不亨，故复之亨以刚之反，喜之之辞也。

震一阳，动而进；坤群阴，顺而退。阳既入而处于下，又将出而进于上，何必欲速。疾，速也。复而临，临而泰，三阳朋来则复不孤，何患有咎。故动而以顺行，则自然出入无疾、朋来无咎，俟之之辞也。

天道之行，消则息，终则始，观息之出入，物之荣枯，日之朝夕，月之晦朔，岁之冬春，逝者如斯不舍昼夜，曷尝顷刻而息哉！故天行则自然，反复其道，七日来复，慰之之辞也。

七日者，自坤之初六一阴生于午，至复之初九一阳生于子，七月，而曰七日，犹《诗》一之日、二之日也。阳长则万物望生息之功，君子长则天下望平治之福，岂得止而不行哉！故刚长则利有攸往，勉之之辞也。

圣人极言复之亨矣，无咎矣，利矣，又一言断之曰：复其见天地之心乎。然则孰为天地之心？动而生物，是天地之心；贵阳贱阴，是天地之心；长君子消小人，是天地之心。天地之心不可见也，圣人观于复而见之，又提之以示人，有天下者可不求彼之心为此之心乎。体之圣，失之愚；履之治，舍之乱。圣愚、治乱，此心而已。

《象》曰：雷在地中，复，先王以至日闭关，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雷，阳也；地，阴也。冬至之日，涸阴虽冰于地上，一阳已萌于地中，故万物皆寒，井水独温。自“闭关”以下，皆圣人顺天时之一端也，如后世《月令》是已。

初九，不远复，无祇悔，元吉。《象》曰：不远之复，以修身也。



卦义为君子道长，《象》义为承顺天时，爻义为反复于善。《易》之道无不含罗也。吉凶悔吝生乎动，下卦震而动之初，初九动而复之初，动而过，过而忘反，反而已，远凶之道也，岂特有悔而已。初九动而即复，不远而复也，动生于心，复亦生于心，复心一生，动心自寂，君子以此修身，吉之大也，何悔之有。故仲尼以颜子当之，谓其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几者动之微，知者复之微，大哉知乎！故《大学》在致知，人心之知，即天地之阳生。阳一生，天地复；知一至，君子复。

**六二，休复，吉。《象》曰：休复之吉，以下仁也。**

初九不远复，复未形之过也。六二休复，复已形之过也。何以知六二为复已形之过也？初而即复，一过亦无，何形之有。二而后复，已一过矣，动而一过，过而后求休息，以补劓而息黥，非二过而何。虽然，不有初九克己之仁人，则六二无辅仁之友；不有六二降心于仁人，则六二无下仁之益。故微曾子，子夏不闻丧明之罪；微子游，曾子不察裘裘之过。故初九已复，六二人复。

**六三，频复，厉无咎。《象》曰：频复之厉，义无咎也。**

初九无一过，六二二过，六三三过，是屡过屡复也，故为频复。厉，厉危也，非频复之危也，危而无咎者，复于义则无咎也。圣人危其频过，故曰厉以儆之；开其频复，故曰无咎以劝之。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非，而其使人亦告仲尼以欲寡其过而未能，伯玉且然，而况不为伯玉者乎。故曾子一日三省其身，伯玉岁省。曾子曰省，学者时省，其庶乎。

**六四，中行独复。《象》曰：中行独复，以从道也。**

六四居上下四阴之间，而处其中，故为中行，不从四阴而独应初九之一阳，故为独复。居中得正者，道也；应一阳之君子，亦道也，故曰从道。此如夷子焉，因徐辟而见孟子，视陈相则优，不可以为公孙丑、万章，故未许之以吉无咎无悔。

**六五，敦复，无悔。《象》曰：敦复无悔，中以自考也。**

六五当阳长之时，居君尊之位，危可复于安，乱可复于治，亡可复于存，犹运之掌也。然仅能敦复无悔者，柔而已。惟其柔，故一阳疏远而不能援也，四阴强盛而不警也，则亦仅能成中材之主而已。其周襄王、汉元帝之徒与。考，成也；敦，厚也。六五坤之中，坤厚故曰敦复。然犹与其复者，襄王出而复，元帝摇而复。

**上六，迷复，凶。有灾眚，用行师，终有大败，以其国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象》曰：迷复之凶，反君道也。**

上六以阴柔小人之极，居充满大臣之位，遂其奸而不改，迷于邪而不复，故凶于而身，则天灾人眚之毕集；凶于而国，则师败君凶而不振。卢杞是也，害真卿、沮怀光，天下皆以为奸邪，而德宗独不觉其奸邪，伐叛之师未反而朱泚之变已作，奉天之围未解而梁州之幸已严，自是而后，姑息之政行，强藩之势成矣，至于元和乃始克征，何啻十年而已乎。

乾之上九为君之亢，复之上六以其国君凶，则国君者，六五也，以之者，上六也。《传》曰：“凡师能左右之曰以。”曰反道者，君道在复，今六五之君道乃为上六所左右，至于迷而违之，何复之有。

《象》曰刚反，反言归也，寇退曾子反是也。上六曰反君道，反言违也，文质相反是也。



震下乾上

无妄，元亨利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程子曰：动以天，故无妄；动以人，欲则妄。此得圣人本意矣。诚者，天之道；妄者，人之欲。无一毫之妄，诚之至也。无妄所以元亨者，利在贞而已。正则诚，邪则妄，若匪正而动，则动必有眚，而不利有攸往矣。非无妄之不利于往也，不正而妄则不利于往也。若尧舜之禅，汤武之师，禹之治水，动以天也；子吟之逊，苻坚之师，鲛之治水，动以人也。

《彖》曰：无妄，刚自外来而为主于内，动而健，刚中而应，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佑，行矣哉！

下震本坤体，初九自坤之上而来居坤之下，为震，故曰刚自外来，卦之成以震为主，震之卦以阳为主，下卦为内，故曰为主于内。震动、乾健，动以天也，故曰动而健。九五之君以刚健中正倡于上，六二之臣以柔顺中正应于下，其动岂有妄乎，故曰刚中而应。此其所以动而大亨也。何为动而亨也？动以正也。何为而能动以正也？动以天也。何为而能动以天也？天实命吾动也。故武王誓师曰：天命文考，肃将天威。天命文武以动，文武其得不动乎。然则天命文王而武王何自知之？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故也。八百国、三千臣、亿兆人，以天之命诏武王，而武王乃伐商，是谓动以天。举国之谏，亦以天之命止苻坚，而坚必伐晋，是谓动以人欲。当坚之时，内外无事，可谓小康，是亦无妄之世也，而坚匪正妄动，往将何之，宜其败亡而天命不佑也。非天不佑也，天亦不能佑也。行矣哉，言必不行也。

《象》曰：天下雷行，物与无妄，先王以茂对时、育万物。

行于天之下而鼓于物之上者，其雷乎。雷以时行而不妄行，物与雷俱出而不妄出，盖雷宜收而行，则物稽于藏；雷宜行而收，则物滞于达。物之无妄，视雷之无妄，故曰物与无妄。先王之育万物，亦体雷行及时之义，对越而茂勉之尔。董仲舒引《书》曰茂哉，茂哉。古茂、懋通。

初九，无妄，往吉。《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九本乾之体，初居震之始，所谓动以天者也。动以天而无妄，焉往而不吉、不得志哉。雷动于初而不妄，万物一岁之盛福也；圣人动于初而不妄，万民一世之盛福也。故伊尹戒太甲以谨厥初，周公戒成王以在厥初，然则高宗三年不言、威王三年不飞，何耶？非不动也，谨于初动也，是惟无动，动而得志矣。

六二，不耕获，不菑畲，则利有攸往。《象》曰：不耕获，未富也。

初九动之始，六二动之继，是故初耕之，二获之；初菑之，二畲之。为二者何必矜其能，耕且菑而妄动，以变初之成哉。一矜而动，即动以人欲。子玉变子文之政，参遵何之法，子玉为能、参为不能矣，然能者败、不能者安。六二顺而中，不矜能，则焉往而不利。虽不耕、不菑、不求，富贵在其中矣。未富者，实富而名未富。

六三，无妄之灾，或系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灾。《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灾也。

六三震终而近乾，动以天也，无妄之至也。震卦而坤爻，以静处动也，动而未尝动也。吉凶生乎动，今六三未尝动而灾，是谓无妄之灾。灾自我来，自我得此，有妄之灾；非我来，而我得此，无妄之灾。既无妄奚而灾？曰：事固有不相及而相遭者。城失火，池鱼殃；鲁酒薄，邯鄲围。

今有牛系于斯，问主之者谁，莫知也；问系之者谁，莫知也，故称或焉。然牛之系于斯，惟其存于斯，使涂之人夜半取之而去，则主之者与系之者出而讼之矣。当是时，涂之人不可得而讼，可讼者邑居而已。居者奚罪焉，盖不幸罹灾耳，此非无妄之灾乎。





故仲尼被围，貌偶似阳虎也；不疑偿金，偶与亡金者同舍也。

六三无妄而灾，六三可无咎矣。故灾至无咎者，圣贤君子之所能也；无妄免灾者，非圣贤君子之所能也。灾非无妄之所能免，而小人行险妄动以求免，不亦远乎。

九四，可贞，无咎。《象》曰：可贞无咎，固有之也。

九四以刚居柔，此岂妄动者哉，故许之曰：可以贞固而守此道，则无咎矣；又坚之曰：能贞固而守之，则可以无咎而不失矣。此回之择乎中庸而不失，所以异于不能期月守者也。

九五，无妄之疾，勿药有喜。《象》曰：无妄之药，不可试也。

五以刚健中正而居尊，二以柔顺中正而正应，此无妄之至也。无妄之至而犹有疾，则如之何？听其自作，信其自愈而已。然则有疾而不治可乎？曰：有有妄之疾，有无妄之疾。犯寒暑、荒酒色，如是而得疾，有妄之疾也，不治者死。耳目聪明，血气和平，如是而偶疾，无妄之疾也，治者亦死。不治有妄之疾而死者，晋景公、齐桓侯是也；不治无妄之疾而不死者，仲尼、蘧子冯是也。故无妄之疾不药，无妄之药不试，则疾自愈而有喜矣。无妄之疾，无疾之疾也，勿药可也；无妄之药，无害之药也，亦不可试，何哉？盖善养生者主梁肉而寇药石，药固无害矣，吾无疾，焉用药，药无害犹不可试，而况有害者乎。故孔子曰：某未达，不敢尝。圣人不试无妄之药，而秦人以未富强为疾，补之以商鞅之乌喙；晋人以未清虚为疾，下之以王衍之甘遂，药之初何如哉！故有苗疾虞而禹班师，泰和自此充；越人非疾汉而武帝兴师，虚耗自此瘡。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象》曰：无妄之行，穷之灾也。

无妄之世，六爻皆无妄也，故至上九，圣人亦许之以无妄，然许之未几而戒之以行有眚、无攸利者，何也？无妄之为卦，动卦也，然必动而不妄，乃许其动。动万物者莫迅乎雷，宰万物者莫尊乎天，雷动乎下而非天宰之于上，则雷不发而震，物必有机伤者矣。天下雷行，雷制于天也。初九发造化之始，六二成造化之终，有必不可不动者，是为动而无妄，故圣人许其往吉、往利，造化成矣。

譬之农焉，初九耕之，六二获之，至于六三处顺以廩之而已，九四安富以守之而已，九五之主人高拱以飨之而已，上九入此室处，曰为改岁而已。使上九居无妄之极而复欲动而有行，几何不貽穷之灾乎。唐太宗高丽之师、明皇云南之师是已。故二之前有动而无妄，三之后无妄而无动。然则无妄虽曰动卦，吾必谓之静卦矣。



### 乾下艮上

大畜，利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畜，聚也、止也。山韞天者，聚之大也；山止天者，止之大也。臣止君以不为，不若止君以耻。为吾惟正心以及身，正身以及君，虽不止之以不为，而君自耻为矣。故大畜利贞，贞，正也；利贞，臣能贤也。不家食，君用贤也。君臣相逢，吉孰大焉，虽当险难之世犹济也，况治平之世乎。

《象》曰：大畜，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其德，刚上而尚贤，能止健，大正也。不家食吉，养贤也。利涉大川，应乎天也。

君德刚健，则有进而无息；君德笃实，则有韞而无竭。韞而进，进而韞，韞于中者充实，则溢于外者辉光。辉光而进，进无息，则辉光者日新其辉光矣。日月常见而终古常新，运而无息故也。

吾君之德何为而臻兹？能尚贤故也。其孰为贤？上九是也。其孰能尚贤？六五之君



是也。上九以阳刚之贤，六五以柔顺之资上上九而已下之，不曰刚上而尚贤乎。然则上九臣也，居尊位之上，可乎？上之者，非上其位也，上其德也。武尊望曰尚父、康尊毕曰父师是也。

尚亦上也，以五上二位言，为君尚臣；以艮乾二体言，为臣止君。乾为君，艮为少男，乾健欲上进而艮止之于下，此臣之止其君之不善者也。曷为能止君之不善？有大人正己之德，而潜格其非心也。凡天下之不善，吾皆止而不为，则不必止其君也，盖有不正之止者矣，故曰能止健，大正也。故袖中之鹄，耻魏徵之见；苑中之游，畏韩休之闻，夫岂待面折禽荒、章交盘游哉！不然三归之卿能禁六嬖之羈，赏贪之宰能杜穷奢之主乎。

乾刚健、艮笃实。初、二、三、上皆阳明，故辉光。天夕则晨，山落则荣，故日新。五应二，故应天。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山之体小于天，而能韞天道；人之心灵于山，而能聚天德。君子之畜其德，聚天德也。何以聚之？诵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言，行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行，多闻多见而默识心通焉。识其在彼，体之在此，贤一变至于圣，圣一变至于天。

初九，有厉，利已。《象》曰：有厉利已，不犯灾也。

臣止君在初，君受止亦在初。初九，阳躁欲上进之初也，六四以山压而止之，其必有危言难受、大欲难夺者矣。初九能易其所至，虽知其拂乎吾心，而利乎天下国家，从而已之，则可以不犯天下之灾咎矣。

舜、禹以益之一言而班征苗之师，受止而能已之也；符坚以举国之谏而不回伐晋之役，犯灾也。

九二，舆说辐。《象》曰：舆说辐，中无尤也。

舆所以行也，说辐所以不行也。二居中得正，而受六五之止，故中而无尤。太宗欲幸东都，畏魏徵之谏而止，舆说辐之义也。凡卦二为臣，此九二乾为君。

九三，良马逐，利艰贞，日闲舆卫，利有攸往。《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志乎进者，乾之性；止其进者，艮之力。乾为马，志乎进者也。如君子之畜德者，亦志乎进以行道也。九三居健之极，上九居止之极，健极则塞者通，止极则严者宽，而况九三有初九、九二迫其进于下，有上九引其进于上乎。上九艮体而阳德，艮体则止九三者也，阳德则其志合九三者也。前一马以导之，后二马以驱之，是良马四之而相逐者也，其进而不可止也，孰御焉。而况于有车舆之坚，有兵卫之众哉，宜其利有攸往也。然圣人必戒之曰利艰贞者，言必难进而进必以正也。又曰闲舆卫者，言必为之防闲也。初喜其往，卒忧其妄，惟艰惟闲，贞在其间，畜德君子，行中有止。九二为舆，众阳为卫。

六四，童牛之牯，元吉。《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童牛，初九之象也。牯牛在幼，止恶在微，六四居大臣之位，当止健之任，及初九阳之微而止之，则大吉而有喜矣。盖旨酒糠丘之滥觞，漆器象箸之履霜。

六五，豶豕之牙，吉。《象》曰：六五之吉，有庆也。

豕牙伤物而性躁，欲求其牙之不伤，不若使其躁欲之不前，豢其躁欲之源，则消其伤物之具矣。尧以心惟危，故逸乐慢游之过绝；汤以礼制心，故声色货利之念消，皆豢豕之牙之义也。吉而有庆，孰加于尧、汤乎。

上九，何天之衢，亨。《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以艮止乾，则为以臣止君之不善；以二阴止三阳，则为阴柔止阳刚之群贤。止君恶



者始必止，止群贤者终必通，而况上九之一阳与九三合忠、与三阳同类乎。良马相逐而衢路大通，贤之所以并进、道之所以大行、善类之所以光亨也。止恶而不止善，是大畜之义也。有一舜在上，有十六相在下，共、欢其能止之乎

## 卷八



震下艮上

颐，贞吉，观颐自求口实。《彖》曰：颐，贞吉，养正则吉也。观颐，观其所养也。自求口实，观其自养也。天地养万物，圣人养贤以及万民，颐之时大矣哉！

上覆下承，众口森然，卦之形也；上止下动，卦之用也。皆颊齿饮食之象，故颐养也。颐之时，圣人养贤，君子可仕之时也，然圣人之所养、君子之自养，贞则吉、邪则凶，故上不可轻施其养，下不可轻就其养。上之所施必观其所养之邪正，所养者贤而正，则万民均得其所养；下之所就，必反观自养之邪正，自养者实而正，则圣人不失其所养。是养一人而福天下，不曰养正则吉乎，尧忧不得舜，舜忧不得禹、皋是也。

天地养万物，万物以天地为天地；尧、舜养贤以及万民，万民以尧、舜为天地，吉孰大焉。斯时岂易逢哉！故圣人喜之曰：颐之时大矣哉！自求口实，实而非伪也。

《象》曰：山下有雷，颐，君子以慎言语、节饮食。

雷生之，山成之，此天地之养万物也。言出于口，鸣其身，亦寇其身，故欲慎其出；食入于口，腴其体，亦酖其体，故欲节其入，此君子之自养也。然慎言非默，当其可则谏死，不羨括囊；节食非矫，当其不可则采薇，不羨林肉。

初九，舍尔灵龟，观我朵颐，凶。《象》曰：观我朵颐，亦不足贵也。

下卦三爻皆下之自养。初九未粹之君子也，有贤智之资而浅于自养者也。故以阳明之智如龟之灵，非无其资也，然见六四之贵臣，则动颐而求养，其智安在！圣人惜之，未绝之也，故既责其舍己而徇欲，又戒之以必凶，又耻之以不足贵，庶其有改乎。子夏之悦纷华、子路之愿裘马，几是与朵动也。震动，初应四。

六二，颠颐，拂经于丘颐，征凶。《象》曰：六二征凶，行失类也。

六二君子小人之杂也。居下卦之中，有中人之资，而可善可恶者也。恶从善、贱从贵，犹阴从阳也。六二下近于初之贤，既欲下比从之以养其德，而初非其应，上观于上九之贵，又欲上比从之以养其禄，而上亦非其应，于是猖狂妄行，陷于非僻而不自反。征凶者，妄行而凶也。所以妄行者，善与贵两从而不择，下与上两比而不应，故失其类也。

吴起始师曾子，卒弃其母以求仕；李斯始师荀卿，卒弃其学以灭宗，皆失其守而不能自养、两从而妄行之祸也。

自上下下曰颠，言从初九而倒置也；自下上上曰拂，言从上九而违常也。丘，上九也，艮为山。

六三，拂颐，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六三小人之粹也。上无初九之灵龟，次无六二之两从，盖明然拂违自养之正道，而公然敢肆大悖以干利者也。资本阴柔，一也；居不中正，二也；躁欲之极，三也。挟三不正，不知自养而躁于求养，其伧、文，八司马之徒与，故温死于衡、宗元死于柳。十年勿用，未为久废也。六三之所以至此者，干利而已。圣人断然晓之曰凶，又曰无攸利，拔其本也。

六四，颠颐，吉。虎视眈眈，其欲逐逐，无咎。《象》曰：颠颐之吉，上施光也。

上卦三爻皆上之所养。六二颠颐而凶，初九不应也；六四颠颐而吉，初九应之也。六四以近君之大臣而下求于初九无位之贤者，是倒置也，而初九阳刚严正之德如虎视焉，六四下而亲之，亦望而畏之，非心邪意，不待初九之切磋而自消其欲，进德何如哉！逐逐，言消去也，以此养德，而佐六五之君，以养天下，又何咎矣。上施光也，言六四在上而所施者光大也。周公下白屋，上也；卫青有揖客，薛宣不敢吏朱云，次也。初九之于六四有朵颐之戒，六四之于初九有虎视之畏，下不轻其就，上不轻其礼也。

六五，拂经，居贞吉，不可涉大川。《象》曰：居贞之吉，顺以从上也。

六五养天下之君也。阴柔之才不足以养天下，而反求上九之养己，拂其经常者也。上九位臣而德师，六五安居于贞固而无为顺从于上九而不违，而天下自得其养矣，此真圣人养贤以及万民之事也，何必涉险有为而后为圣哉！程子以成王赖周公当之，尽矣。艮止，故不可涉大川。六二拂经而凶，以利动也；六五拂经而吉，以道来也。

上九，由颐，厉吉，利涉大川。《象》曰：由颐厉吉，大有庆也。

一卦二阳而初九在下，在上而居师臣之位者，上九而已。六五之君所倚信，而众阴臣民所毕听者，故颐养天下皆由己出，故曰由颐。然位高德重，必惕厉而后吉，果能惕厉而不自盈，以上九之才，犯险犹必济，况平世乎，故大有庆也。程子以伊、周当之。艮止，而利涉大川何也？止极必动。



#### 巽下兑上

大过，栋桡，利有攸往，亨。《象》曰：大过，大者过也；栋桡，本末弱也。刚过而中，巽而说行，利有攸往，乃亨。大过之时大矣哉！

大过之时何时也？大厦将倾之时也。下桡将蹶，其本弱矣；上桡将折，其末弱矣，此不可为之时也。而曰利有攸往亨，何也？非天下不可为之事，无以施天下大过人之才。孰为天下大过人之才？九五之刚阳君有斯才矣，九二大臣又斯才矣，九四近臣又斯才也，九三群臣又斯才也。斯厦也，有九五之梁以主之，有九二、九三、九四松柏杞梓之柱森然以支，吾之栋虽桡也，厦其可颠乎，不惟不可颠也，又将扶其颠而起之也。而况四刚虽过于刚，而二、五乃得其中，为下者顺而从，为上者说而行，往安所不利而不亨乎？

本谓初六，末谓上六。上六居上，栋也；初六，础也，亦曰栋者，卦之反为上六。四阳刚过，故为大者过。阳大阴小，小往大来是也。

《象》曰：泽灭木，大过，君子以独立不惧，遯世无闷。

木在泽下，木可没而不可仆，君子以之举大过人之事，则独立而不惧。故东征之师，周人之艰，乃周公之易。水在木上，水可濡而不可入，君子以之坚大过人之行，则遯世而无闷。故陋巷之穷，乃颜子之达。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六，柔也；初，下也。君子当大过之世而在下，柔以顺承、洁以自淑而已。林宗曰：大厦将颠，非一木之支。不忤群小，独免党祸，故无咎。

藉，承也；茅，柔也，白洁也。柔，故不忤群小；洁，故亦不污群小。巽为白。

九二，枯杨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象》曰：老夫女妻，过以相与也。

九二以刚阳之才居谦柔之地，以下比于初六，此大臣之能下士而得助者也。持是道以当大厦将颠之世，则废可兴、衰可扶矣。木枯而根生，废可兴也；身老而妻壮，衰可



扶也。然则大厦之颠，何患于不起哉！故曰无不利。萧何必荐韩信，邓禹必荐寇恂，所谓大厦非一木之支，太平非一士之略也。

巽，木也，九二刚过，故为枯杨、为老夫；又长女也，故初六为女妻。初六耦而敷散根象也，故为生稊，稊，根也。

**九三，栋桡，凶。《象》曰：栋桡之凶，不可以有辅也。**

栋桡者，上六、初六也，而于九三言栋桡凶何也？九三志过锐、力过勇，将欲辅上六之栋而适以坏之者也。扶倾者倾必速，支厦者厦必覆，非扶持之罪也，过于扶持之罪也。九三以阳居阳，故不可以辅上六之桡。陈蕃、窦武以之。

**九四，栋隆，吉，有它吝。《象》曰：栋隆之吉，不桡乎下也。**

大过不厌于过，亦不过于过，以四刚振二弱，不厌于过也。以刚处刚，不为九三之凶，则为九五之不可久，扶倾拯桡之盛者，其惟四与二乎，皆以刚处柔之力也。

上栋下宇，九四非栋也，而曰栋隆者何也？穷上者必反下，栋折者必易材，九四非栋位也，而栋材也，上六折矣，兑反而巽，则上六自外下而为六四，九四自六上而为上九矣，大过之栋其不巍巍乎其隆哉！

退韦贤、千秋而相丙、魏，退张说、藏用而相姚、宋，退珣瑜、执道而相黄裳，汉唐之兴也勃焉，此栋隆吉之效也。然四与初应，有他志，而桡于下之一阴，则吝也，戒之也。

**九五，枯杨生华，老妇得其士夫，无咎无誉。《象》曰：枯杨生华，何可久也。老妇士夫，亦可丑也。**

振大过之世，患无刚阳之臣，有刚阳之臣，患无刚阳之君。九五刚阳之君也，今乃仅能无咎而已，既无誉又不可久，又可丑，何也？九二不应而比于初九，三有志而过于勇，九四有材而不居栋之位，九五以刚居刚，过于刚而轻于举，三阳不为之用，而独倚上六阴邪之小人以为助。鲁昭公欲去季氏，而倚公衍、公为；邵陵厉公欲抑司马氏，而倚曹爽；唐文宗欲除宦寺，而倚训、注，何可久之验也。木枯而华，是速其枯也，故何可久。

男未室曰士，女已嫁曰妇，士夫九五，无助也，老妇上六，居一卦老阴之极也，以已嫁之妇而失节，娶失节之妇而复老邪，无耻之甚，故可丑也。

**上六，过涉灭顶，凶，无咎。《象》曰：过涉之凶，不可咎也。**

程子谓上六以阴柔处过极，不恤危亡，履险蹈祸，是也。孔氏、杨氏以为龙逢、比干，非也，二子岂阴柔者哉！水溢而过，于涉者不足以济川而徒没其顶，任重而过其才者，不足以济难而徒没其身，为衍曹矣，训、注以之，其凶大矣，而曰无咎，非无咎也，不可咎也，当自咎而已。



坎下坎上

习坎，有孚维心，亨。行有尚。《彖》曰：习坎，重险也。水流而不盈，行险而不失，其信维心亨，乃以刚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险不可升也，地险山川丘陵也，王公设险以守其国。险之时用大矣哉！

坎本坤也。乾一阳交其中而生水，水内阳而外阴，故其明内景；离本乾也，坤一阴交其中而生火，火内阴而外阳，故其明外景。一阳交于二阴之中，亦陷于二阴之中，故水为坎。坎，陷也、险也。凿险而陷物曰坎，坎用牲是也。习，重也，习吉是也。上下重坎，故曰习坎。阳动，故曰水流。陷于中而未出，故曰不盈。水惟险则行，故曰行险。中实，故曰孚信。刚在中心，（象）[彖]故曰“心亨”。险惟行则济，故曰往有尚，

又曰有功。天险上卦，地险下卦，王九五，公九二，法天之不可升，故设卑高贵贱之严，法地之不可逾，故设城郭沟池之固，有险之时，不可不济，无险之用，不可不设，故曰大矣哉。习坎之上，疑脱一“坎”字，盖八卦无复名。

《象》曰：水洊至，习坎，君子以常德行、习教事。

水一至则易竭，再至则方增，君子法再至之水，以此进德，以此教民，皆方增无倦之意。洊，再也。

初六，习坎，入于坎窞，凶。《象》曰：习坎入坎，失道凶也。

初六阴柔之小人，设险以陷君子，犹以为未，又设险中之险。坎，险也；窞，险中之险也。虞翻曰：坎中小穴曰窞。以坎为未险，而复穴其中，其陷君子不遗余巧矣。然。阱人者必自阱，险人者必自险，给道而陷善类，未有不自陷而凶者也。故宦者盛而党纲兴，党人死而宦者灭。初居坎之最下，故为窞，初一爻，穴之象。

九二，坎有险，求小得。《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九二其差里之事耶，以刚毅之德行中正之道，九二何罪焉，逢二阴之有险而陷其中，此君子之不幸也。惟以刚居柔，勿以刚竞，而以顺求，庶乎小济可、大济不可。小得，未出二阴之中故也。

六三，来之坎坎，险且枕，入于坎窞，勿用。《象》曰：来之坎坎，终无功也。

六三以阴柔之资处刚强之位，此小人欲为猖狂之举，妄意于见用而邀功者也。圣人则曰斯人宜勿用，用之终无功，何也？欲有所来而退乎下，则入于险中，欲有所之而进乎上，则犯夫重险，进退皆险，故曰坎坎。遇险固欲济也，然倚奸险之人以求济险者，只益其险也。阻且枕，枕，倚也。入于坎窞，益其险也，训、注是已。

六四，樽酒簋贰用缶，纳约自牖，终无咎。《象》曰：樽酒簋贰，刚柔际也。

济险者众则易，孤则难。九二求出险而未能出，盖内水所陷者深而不盈也，必外水洊至，则二水合而寝盈矣。六四外水之再至者也，恃再至之势而不交于内水，则内无主；九二内水之先至者也，恃先至之源而不纳夫外水，则外无援。六四之与九二，必也相交以礼，相示以质，相通以信，则庶乎险难之可济而终无咎矣。平交欢于勃，而汉始安；峤自结于导，而晋复振。

樽酒簋贰，礼也；用缶，质也；纳约，信也；自牖，内外之通也；刚，九二；柔，六四；际，交际。六四、九二非应也而交际者，九二内水之主也，六四外水始至之客也。古语曰：同舟而遇风，则胡越相应如左右手。其九二、六四之谓与！约，如约，信盟誓之约。

九五，坎不盈，祗既平，无咎。《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险难之济否，视君子小人之众寡，小人众而君子寡，则一君子不胜众小人，群臣皆小人而人主孤，则一贤君亦不胜群小。九五以刚中之德而履尊位，又有九二刚阳之大臣以佐下风，可以济险有余矣。然而仅能无咎者，如水之不盈而未平也。

曷为其不盈而未平也？陷于上六、六四之中而未出也。唐之代宗、文宗是也。代宗陷于藩镇之险而未能出，惟郭子仪可以出之，然子仪自陷于朝恩、辅国谗波之中；文宗陷于宦寺之险而未能出，惟裴度可以出之，然度自陷于元稹、程异浸润之内。然则二君其如群小何，二臣其如二君何！

中未大也，君虽有刚中之德，亦终不能成大功而已矣。九五、九二君臣皆陷于二阴。

上六，系用徽纆，置于丛棘，三岁不得，凶。《象》曰：上六失道，凶三岁也。

君臣相正国之肥，主圣臣贤天下之盛福。上六安足以知此哉？挟阴邪之资，窃权势



之重，而乘九五之上，立九五之前，此小人蔽君之明而制之者也。文宗曰：周赧、汉献受制于强诸侯，今朕受制于家奴，殆不如赧、献。此坎之九五逢四阴之众，而又制于上六之强者与！然上六岂终免乎，宦寺诛而唐亦以亡，此微纆丛棘之祸也。三岁执之而不得者，强也；亦三岁而凶者，穷也。其暂虽强，其穷必凶。



### 离下离上

离，利贞，亨。畜牝牛吉。《象》曰：离，丽也。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柔丽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离者，明卦也，曰利贞亨，畜牝牛吉，何也？明蔽必察，明而养之以正乃亨，故曰利贞亨；明过必刚，明而养之以柔乃吉，故曰畜牝牛吉。牛，柔畜也，牝牛，柔之柔者也。离之义，丽也，火出于至无，生于至虚，丽于薪则无者有、虚者实，薪尽则复初。五在上，君也、天也；二在下，臣也、土也。君臣以明相重，各矜其明而明无所丽，是犹日月不丽乎天，百谷草木不丽于土也，可乎？君之明丽乎正，即日月丽乎天，其明弥高，而不流于显宗、德宗之察；臣之明丽乎正，即百谷草木丽乎土，其明弥厚，而不堕于韩非、晁错之薄。此唐虞三代君臣之明也，其化成天下宜哉。柔中谓六五，柔正谓六二，牝牛谓二阴皆坤，坤为母牛，畜养也。

《象》曰：明两作，离，大人以继明照于四方。

明之奇者，其明孤而匮；明之两者，其明续而久。曷谓明两？六五不矜其明，而续以六二之明，是日所不及而续以月，君所不及而续以贤也。故日月之明终古不忒，大人之明四方毕照，辨忠邪、知疾苦、烛幽侧、虑长久，皆照四方之谓。

初九，履错然，敬之无咎。《象》曰：履错之敬，以辟咎也。

初九以文明之德，刚阳之资，居离明之初，如火之始然，日之始旦，虽在下而未升，无位而未进，而其践履之实，错然璀璨于天下，已不可掩矣。非晦其明，则众之所忌，咎之所集，敬者畏谨而晦其明也，故无咎。非无咎也，敬畏以避之也。

夫子之少也，孟僖子已知其圣矣，然圣德彰而众忌兴；晏子、子西之贤，然且疑其害于国，于陈蔡大夫乎何诛。曰：圣则吾不能，圣则吾岂敢。事君尽礼，为礼必敬，恂恂闾闾，似不能言，故匡人不能杀，桓魋不能害，不然何以避咎哉。

六二，黄离，元吉。《象》曰：黄离元吉，得中道也。

六二当文明之世，居大臣之位，而能以谦柔之德，体中正之道，此其所以获甚大之吉、为一卦之盛也。周公、公孙硕肤以之。黄者，中之色。

九三，日昃之离，不鼓缶而歌，则大耋之嗟，凶。《象》曰：日昃之离，何可久也。

君子哀乐必类，曹大子闻乐而叹，君子曰“非叹所也”，故子于是日哭则不歌。九三歌未毕也，而嗟又继之，哀乐不类，何也？年过而耄，位过而昏，如日之昃也，其能久乎。免此者其惟卫武公乎。九三下卦之极，故为日昃、为大耋。离为日。九，老阳；三，不中，故昃。

九四，突如其来如，焚如死如弃如。《象》曰：突如其来如，无所容也。

九四乘群下之上，逼近君之位，而席内外重火之火焰，故其兴暴然，其来突然，如有纵焚之势而不可扑灭者。然下则九三刚强而不可入，上则六五中正而不可犯，此其火必至若烬而死、若灰而弃焉耳。何也？进退皆无所容也。管蔡、楚子围、晋智伯以之。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象》曰：六五之吉，离王公也。



六五以文明之德，履至尊之位，而逼于九四之强臣，亦危矣。然能以柔居刚，晦之以柔，故明之以刚；始之以忧，故终之以吉。涕而嗟，忧之至也，然孰知沱若之涕足以下焚如之威、嗟若之声足以震突如之势哉！此成王闵予小子管蔡难大之时也，宜卒平三监而吉与！曰离王公者，谓王公惟居离明之时、逢忧危之事乃可吉尔，居昏世遇危事，殆哉！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获匪其丑，无咎。《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上九以刚明之极而居上，此王者除元恶以大正其国之事也。其成王显令德四征不庭之时乎。程子谓去其首恶而非及其丑类，得之矣。

## 卷 九



艮下兑上

咸，亨，利贞。取女吉。《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止而说，男下女，是以亨利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

上经首乾坤，乾坤，阴阳之辨；下经首咸恒，咸恒，阴阳之交。不辨分不严，不交情不通。故曰咸，感也。坤六三上而兑，乾上九下而艮，故曰柔上而刚下。坤之一柔上矣，二柔复下而艮；乾之一刚下矣，二刚复上而兑，故曰二气感应以相与。说斯感，感必止，感而不止必流，故利于贞而后吉。艮少男，兑少女，艮上兑而下之，故曰男下女。天地、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万物皆以情相感而后通，姑举男女一端观之，然天气先降而后地气升，男先下女而后女德随，君先下臣而后臣志应。先主见孔明，得男下女之感矣。

《象》曰：山上有泽，咸，君子以虚受人。

山受泽，山之虚；心受人，君子之虚。虚故感，感故应。

初六，咸其拇。《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易》者象也，象者肖也。如噬嗑之象，则肖乎颐中有物；如咸之象，则肖乎人之一身。初与二肖乎足，三与四与五肖乎身，上则肖乎口。故初六为咸其拇，拇，大指也，举二大指则足见矣。初六拇也咸，而感之者谁也？九四也。九四之体，一身之心也，拇也、腓也、股也、脢也、辅颊舌也，听乎心而动静者也。九四说之初，初六止之初，初与四应者也，九四之感初六，欲行者也，而初六止而不行，是心行而足止也。鲁宣不能食叔盼、季氏不能宰子骞是也。九四说而不止，曰志在外者，欲外物而心不正也，初，内也；四，外也。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象》曰：虽凶居吉，顺不害也。

二与五应，二行五之感而应可也，而二之体则腓也，股之下、拇之上，盖胫之肉，所谓足肚者也。其往无故而自动，不待感而动者也。钟不叩而鸣则妖，石非言之物，而言则怪。有不感而动者乎？秦孝公三不听商鞅之说，而鞅三变其说以入之，非不感而动乎，故凶。使鞅顺义命而安居焉，安居而不妄动以求入焉，则亦吉而不害矣。伊尹、傅说、吕望、孔明感之而不应者有矣，未有无感而应者也。六二以阴居阴而顺者也，其位吉、其体凶。



九三，咸其股，执其随，往吝。《象》曰：咸其股，亦不处也。志在随人，所执下也。

三为一卦之股，居足之上，身之下，不自动也，随人之身而动也。自动则妄，随人则牵。故九三之与六二，其动异、其失均也。九三孰感而孰随也，感于上六之说而随之也，上六女之说、说之极、极而流者也，而九三刚躁以随之，所随者正，其敝犹不正，所随不正，其敝若何！如贡禹之从王凤，五鹿之从石显，志在随人，不择其人，志之所执，每执愈下，岂惟往吝而已。

九四，贞吉悔亡，憧憧往来，朋从尔思。《象》曰：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来，未光大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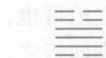
九四在一卦之体，如一身之心也。不言心而言思，责其废心而任思也。心者身之镜，思者镜之翳，镜则虚而照，思则索而照。虚而照，无物也，索而照，有物矣，惟无物者见物，有物矣安能见物哉！故虚而照则明，索而照则昏。仲尼系之曰天下何思何虑，盖此心何思何虑则虚，虚则贞，贞则吉，何悔之有。今也不然，憧憧焉役思于事物往来屈伸之变，故思未能感通于事物，而事物万绪朋来，从之而不胜其扰且害矣，非如贞吉无思之时，未感而无害也。以思穷物适以物穷思，安能穷神知化而成光大之盛德哉。唐德宗之猜忌以之。

九五，咸其脢，无悔。《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王弼云：脢者，心之上、口之下，其膺膈之间乎。此一身至虚无思之地也，九五当之，宜其为咸感之盛也，止曰无悔何也？盖无思而神则明，无思而不神则昏。神者心也，不神者膈也。膈虽无思，昏懵而已，九五是也。系二说上，不忘其本而志其末，二与上皆阴柔不正之人也，而九五系之、说之，虽无思也，非昏懵乎。元帝之优柔不断，似至虚、似无思而非也，系说恭、显故也。九与五皆阳刚也，而其位在咸，如一身之脢也，脢也不柔，亦无用之刚而已。

上六，咸其辅颊舌。《象》曰：咸其辅颊舌，滕口说也。

上六居说媚之极，有启口之象，是小人之在上，近君用事，以口才而感动九五之君者也。其公孙衍、张仪、淳于髡、陈贾之徒与。夫吾之一身，感之至易者也，感而非其道，虽一身不能相使，如咸之自拇、自颊是也。盖血气流通，精神洞达，则一身轻于一羽；血气壅阏，精神漂离，则一指重于百钧。而况天地之于万物、圣人之于万民，与夫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间乎！故咸之六爻，有不感而应，有感而不应，有应感而失其应，有思感而不胜其应，有不感不应而为无用之感应，有非道之感而不许其应，然则咸感之道，岂易乎哉！



巽下震上

恒，亨，无咎，利贞，利有攸往。《彖》曰：恒，久也。刚上而柔下，雷风相与，巽而动，刚柔皆应，恒。恒亨，无咎，利贞，久于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终则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观其所恒，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

咸以少男下少女，此男女之新婚；恒以长女下长男，此夫妇之偕老。男下女则女随，女下男则男尊，男尊女卑，尊卑定位，然后天地、日月、春秋、君臣、父子、长幼之常分正矣。正则可久，久则可恒，故曰利贞。刚上，谓乾之初升而震；柔下，谓坤之初下而巽。终则有始。荀爽谓：乾气下，终复升上，居四而为始；坤气上，终复降下，

居初而为始。程子谓：动则终而复始，所以恒而不穷。若夫夫妻反目、父子相夷、君臣罔终、朋友隙末，皆失恒之道矣。

《象》曰：雷风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终始变化者，恒之道，所以久而不穷；立不易方者，恒之节，所以久而不变。

初六，浚恒，贞凶，无攸利。《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四应初，理之常，初求四，亦理之常。然不安于义命而躁于求，挟阴柔之资，持巽入之术，相求之始不量其交之浅深，而遽深求于其上，虽正亦凶，何利之有。盖势利之涂，犹万仞之渊，深则没、浅则出，君子疾趋而避之，且恐不免，而又求深，可乎！贾捐之之荐杨兴为京兆，以杨兴之荐己于上前是也，不然贾谊之说文帝、京房之说孝元，所谓虽正亦凶者与！

九二，悔亡。《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以阳居阳，常也，九二以阳居阴，非其常也，宜悔而亡者。二、五相应，皆恒久于中道者也。人皆曰予知，择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三月不违，一善不失，其惟颜子，故择中庸无祇悔，仲尼皆以许之。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贞吝。《象》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九三以刚躁之资，处上下之间，当雷风之交，动而无恒者也。其德无恒，不可以作巫医，为卜筮难乎，免于羞辱矣。盖忽忻骤忿，父不能以安其子；初正终谄，士不能以孚其朋。如郑朋之两从吕布之屡叛，人谁纳我，宜其无所容身也。

九四，田无禽。《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九四以阳居阴，以刚居柔，非其位也，然久居而不去，贪得而不止，如日猎而不反者，安得禽之获哉。扬雄久居莽、贤之间，官不过侍郎、执戟是也，金门玉堂，非其时则有道者不处也，顾雄欲之而不得者，作《易》者其知雄之心者耶。

六五，恒其德，贞妇人吉，夫子凶。《象》曰：妇人贞吉，从一而终也。夫子制义，从妇凶也。

夫强于妇，其敝犹弱；君强于臣，其敝犹柔。今也五君位也，六五长男之正体也，为君则柔弱，而下从九二之强臣；为夫子则柔弱，而下从九二之强妇。以此为恒，此妇人之以顺为正，以一守顺则吉也；为君、为夫，制义自我者也，而用之，凶于而家、害于而国必矣。其鲁哀、晋元之世乎。

上六，振恒，凶。《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处静者如奉盈，惧其动也；处动者如操舟，愿其静也。处动者犹愿其静，处静而愿其动也，可乎？上六居守恒之世，当处静之时，为在上之臣，谓宜镇以安静之治可也，今乃挟阴邪之资，居震动之极，必欲振而摇之者，志于要功而已。圣人探其志而折之，曰：大无功也。桓温枋头之役，殷浩桑山之师是已，功安在哉。

䷧ 艮下乾上

遯，亨，小利贞。《象》曰：遯亨，遯而亨也。刚当位而应，与时行也。小利贞，浸而长也。遯之时义大矣哉！

吾读《易》至遯而叹曰：遯其见圣人之心乎！圣心焉在？曰：在天下而不在一身，故曰遯亨，遯而亨也。遯而亨者，穷于进而通于退。虽然，圣人之退，圣人之通、天下之穷也，圣人岂悻悻然决于退哉！五以刚阳当君位，而与二为应，其时犹可与有行者



乎。二阴虽长于内，然渐而未骤，四阳犹盛于外，其势犹可以小有所正，而未至于大坏也乎。孔子去鲁而行之迟，孟子三宿出昼而犹曰速，圣人之心在天下如此，故曰遯之时义大矣，言其进退之时，去就之义甚大而未可躁也。故小人之于一身，微幸于万一；圣人之于天下，亦微幸于万一。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远小人、不恶而严。

卦之名，有以象，有以义。地中有山，谦象也；天下有山，遯义也。何谓义？取二阴长于内、四阳将消于外，三变则为否也。其义为阳避阴，君子避小人，故曰遯。遯者，退而避也。退而避者，岂必江海山林然后为遯哉，大遯遯于朝，小遯遯于野。舜遯共、欢不于历山，且遯管、蔡不于曲阜，孔子与阳货同国，孟子与王欢同事，故曰君子以远小人，不恶而严。孔子答货曰：“诺，吾将仕矣。”孟子与欢朝暮见，何疾恶之有见？货亦瞰亡见，欢未尝与言，行事何不严之有？惟不恶，故不害，惟严，故不污。

初六，遯尾，厉，勿用有攸往。《象》曰：遯尾之厉，不往何灾也。

进处后则远利明，退处先则远害蚤。处遯之世，上九刚而知几，则最先遯。九五刚也，则又遯。九四刚也，则又遯。故上为肥遯，五为嘉遯，四为好遯，皆喜其蚤也。初六柔而不能决，止而不能行，又居遯之最后，故为遯尾，故危厉而灾。扬雄仕于莽、蔡邕仕于卓是已。曰勿用有攸往，又曰不往何灾，言其往之不蚤，今往无及也。程子曰：它卦以下为初，遯欲在前，故初乃为尾，尾在后。

六二，执之用黄牛之革，莫之胜说。《象》曰：执用黄牛，固志也。

六二不言遯者，二，遯之主也，四阳为我而遯者也。以阴长之极，居大臣之位，圣人幸其柔顺，中人之资不能为奸雄之魁也，又忧其执柔顺之不坚也，则己未必能乱天下，而无固志以从乱者有矣。张禹从凤、孔光从莽，皆大臣之柔顺而无固志者。黄，中也；牛，顺也；执与革，皆坚也。坚执柔顺，则其顺不可胜言矣。

九三，系遯，有疾厉，畜臣妾吉。《象》曰：系遯之厉，有疾惫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九三非无刚明之质，而昵系于二，恋恋而不能遯，亦终于危害而已。此纪唐之所以愧龚胜，机、云之所以愧张翰也。昵系非大人之事也，臣妾小人之事也，以己臣妾人则吉，以己臣妾于人则危。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遯而诚为好遯，隐而伪为素隐。好遯者如好好色，素隐者如乡原，德之贼，隐而伪，不若不隐而诚也。九四以乾之初，当遯之世，知遯之早，味遯之腴，宜其好遯之笃也，故圣人许其为君子，赞其为吉，又叹其非小人之所能为也。微陋巷之颜、汶上之闵、舞雩之曾，其谁实当之。

九五，嘉遯，贞吉。《象》曰：嘉遯贞吉，以正志也。

九五以天德宅君位，而当遯之世，其将焉遯，而亦曰嘉遯贞吉，又曰以正志，何也？圣人天也，天不能违时，况圣乎。故尧、舜遯天历，伊、周遯天经，孔、孟遯天意，是六遯者，遯之至嘉、志之至正者与！

上九，肥遯，无不利。《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上九以刚断之极，居遯之世，在无位之地，处一卦之外，遯之最先者也。自非道德之丰肥，仁义之膏润，安能去之无不利，决之无所疑乎。此孔子不脱冕而行、孟子浩然有归志之事也。

三三  
三三

乾下震上

大壮，利贞。《象》曰：大壮，大者壮也。刚以动故壮。大壮利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

惟正故大，惟大故正，正则举天下万物莫能加，不曰大乎；大则举天下不正无所事，不曰正乎。正而大，大而正，天地之情不过是也，而况人乎。天地之情不可见也，以正大而可见，学者求道，舍正大何适矣。四阳盛强，二阴微灭，大者胜则小者衰，刚者动则柔者退，强者长则弱者消，理之自然也。泰曰“小往大来”是也。

《象》曰：雷在天上，大壮，君子以非礼弗履。

不有雷在天上之巨力，不能有非礼弗履之至行。盖以雷震之威震其私，以天讨之师讨乎己。

初九，壮于趾，征凶，有孚。《象》曰：壮于趾，其孚穷也。

初九以阳刚之资，当阳盛之时，宜其可以强而征也，而征凶信穷，何也？在下故也。在下而用壮，此贾谊欲去绦、灌，南蒯欲去季氏，所以凶且穷也。有孚者，信其必然也。

九二，贞吉。《象》曰：九二贞吉，以中也。

九二居大臣之位，为众阳之宗，当大壮之世，曷不举一世以大有为，以慰天下之望乎，而循循然以刚居柔，以中自守，仅能贞而吉者。阳既壮矣，壮既大矣，又振而矜之，岂不以过中失正而败吾大壮之势乎。故四门穆穆之日，舜无复四罪之举；四海皇皇之后，周公无复三监之功。至魏元忠之再相依违，无所建明；裴度之晚节浮沉，为自安计，岂大壮九二之谓哉。

九三，小人用壮，君子用罔，贞厉。羝羊触藩，羸其角。《象》曰：小人用壮，君子罔也。

九三强之极也，其强可以果于勿用，不可以果于用，故圣人戒之曰：用之则为小人，勿用则为君子。小人如羝焉，喜于斗而犷于胜。喜于斗，故技止于一触之勇；犷于胜，故怒及于无心之藩。然藩无心而能系角，易往而难反，终羸累其角而后已。“羸”与“累”，古字通也。故虽贞而亦厉，而况不贞乎。阳处父、灌夫之徒是已。用罔，无所用也。“羸”其角，郑玄作“累”。

九四，贞吉，悔亡。藩决不羸，壮于大舆之輹。《象》曰：藩决不羸，尚往也。

九四居近君之位，得众阳之助，而能以刚居柔，不用其壮，此其所以贞也，故吉而悔亡。九三触藩而羸，九四不触而决者，九三遇九四之藩，而九四之上皆阴爻也，岂惟藩之决，亦无羸角之忧；岂惟角不羸，亦有往进之喜。舆之大可往而进也，輹之壮尤可往而进也，三十辐俱壮而舆可往，四阳俱协而时可往。此陆贾调和平、勃以安刘灭吕之事耶。程子云：輹与辐同。

六五，丧羊于易，无悔。《象》曰：丧羊于易，位不当也。

六五当众阳盛强于下之时，乃能使众阳帖然而自丧者，正以柔顺和易之德而调伏之也，故无悔。然则六五之才虽与位不相当，乃所以为相当也。德逾于位、位逾于才故也。羊即四阳也。唐代宗以之。

上六，羝羊触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艰则吉。《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详也。艰则吉，咎不长也。



上六以壮之终居动之极，故亦有抵触藩之象。不能退，居众爻之上也；不能遂，处一卦之穷也，故无攸利。然犹幸其柔也，故艰则吉。君子之进也，揖必以二；其退也，辞止于一。唯其思之详也，是以进之难也，进之易则退必难矣。上六之不能遂，非病也，不能退乃病也。以阴柔之人超六位之上，眷眷焉而不能退，上不过为张华，其下商鞅、李斯矣。艰则吉，在初而进之难也，至于其终，譬诸乘虎，下则死，不下亦死，好进而上人者，可不惧乎！

## 卷 十



### 坤下离上

晋，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象》曰：晋，进也。明出地上，顺而丽乎大明，柔进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也。

晋之世，上则天子进乎德，有不己之明；下则诸侯进乎顺，有不己之报。进乎德，如日之出于地，愈升愈明；进乎顺，如地之承于日，愈下愈高。下顺上而不己，故上烛下亦不己，是以锡马蕃庶而恩之者丰，昼日三接而礼之频也。君进于明可也，臣进于顺可也。诸侯非在廷之臣也，在外之臣也，在外而不进于顺，则尾大而蹠蹠矣。坤为马，离为日，日出于地为昼。三接，下三阴也；柔进而上行，谓六五也。康侯，天子镇抚诸侯以安之也。上下相安，则天下安。

《象》曰：明出地上，晋，君子以自昭明德。

日有掩则明者瞠，心有掩则明者盲。明出地上，则孰掩夫日；自昭明德，则孰掩夫心。禹之恶旨酒，汤之不迩声色、不殖货利，彻其掩以自昭也。自昭者，自用其力以莹之之谓。故日出如跃、昭德如濯。

初六，晋如摧如，贞吉，罔孚，裕无咎。《象》曰：晋如摧如，独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屹然于进退之初者，不诒凶于身；怡然于疑信之间者，不见咎于人。初六处进为之初，未受命于上，当是之时，必进则躁，必退则激，未见信而必其见信则谄且忍，必也屹然而立则躁、激消，怡然而裕则谄、忍泯，惟初六顺而静者能之。晋如，进也；摧如，退也；罔孚，未见信也。杨氏以孟子进退有余裕当之，得之矣。

六二，晋如愁如，贞吉。受兹介福，于其王母。《象》曰：受兹介福，以中正也。

六二以柔顺之德，逢文明之君，当亨进之位，能居中守正，以进为忧而不以进为喜，若此可以得吉矣，可以受庶马三接之大福于其君矣。蓬子冯避令尹之位，蔡谟辞司徒之拜，皆以进为忧者。王母，君之柔中者也，六五是也。

六三，众允，悔亡。《象》曰：众允之志，上行也。

六三以阴居阳，下不为六二之大臣，上不为九四之近臣，盖身退而德进、位卑而望高者与。故其志上进以顺，丽乎大明之君，志发乎此，众信乎彼，而其志得行矣，宜其悔吝之亡也。大则如二老归周而天下从，小则如一隗入燕而群贤至，是已。下二阴皆顺上，故曰众允。

九四，晋如鼫鼠，贞厉。《象》曰：鼫鼠贞厉，位不当也。

处遯恶后，处晋恶先。九四以刚狠之资，超贵近之地，处群下之上，躐三阴之前。



以康侯则逼乎王室，如郑庄之逼周；以近臣则僭乎王权，如桓温之僭晋。故贪夫位而不思释，畏乎下而恐见夺，如鼫鼠然，虽正亦危，况不正乎。贪者，将上僭于六五；畏者，犹下忌于三阴。上僭而其进不遂，以其君之明而不可犯也；下忌则其进有牵，以其僚之顺而从上者众也。使上暗如二世，下散如高贵乡公，九四其孰御。虽然，以刚狠之强臣，居逼近之高位，九四处之固不当也。处九四于不当之位者谁乎？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象》曰：失得勿恤，往有庆也。**

六五柔主也，宜不立者也，宜悔吝、宜忧恤、宜非吉、宜不利，而圣人断然许之以悔亡、以勿恤、以往必吉、必无不利，又劝之以往则有庆。且夫悔则亡矣，六五庆也；恤则勿恤矣，六五又庆也；往则吉矣，六五又庆也；往则无不利矣，六五又庆也。是四庆者，它卦或得其一二，已为卦之盛，今六五柔主，乃兼此四庆而有之，然则王之不立者，其福固如是乎？曰：主德尚刚，惟晋之一卦主德不尚刚。曷为晋之主德不尚刚？曰：晋之主德如日之出地，此朝日也，天下已服其明矣，初出之朝日而遽若方中之烈日，天下其不早熯喝死矣乎。惟柔，故明而不虐，烛而不察，淑而不烈。大抵日中非日之盛，而莫盛于朝日；刚明非晋之盛，而莫盛于柔明。盖日之为明，朝则升、中则倾；君之为明，柔则容、刚则穷。六五晋之盛，明之主也，宜其福之盛也，孰谓其柔而不立哉！大则如商高宗之不言，小则如齐威王之不鸣。《书》曰“柔而立”，又曰“高明柔克”，六五以之。失得勿恤，谓得与失皆勿忧恤。六五离也，为日、为火，虽柔犹刚也。

**上九，晋其角，维用伐邑，厉吉，无咎，贞吝。《象》曰：维用伐邑，道未光也。**

上九以刚明之资，进而至于首，又进而至于角，刚之极也。明极者必穷物，刚极者必触物。故不胜其刚而无所用之，维思攻伐人而已。夫明不自照，而用之以穷物；刚不自攻，而用之以伐人。若反其刚明而有自危之心，圣人尚许其吉无咎也；或挟其刚明而自以为贞固，圣人知其吝未光也。子玉刚而无礼，阳处父刚而干时，所以败也。晋，明卦也，而四阴吉悔亡，二阳厉且吝。德宗以明强自任，其未有得于此乎。厉者，惕厉而自危也。



### 离下坤上

**明夷，利艰贞。《彖》曰：明入地中，明夷。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文王以之。利艰贞，晦其明也，内难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易》之道有时、有人，逢其时，顾其人用之者何如耳。如明夷之时，明之伤也，孰伤乎明也？地掩夫日，所以伤夫明也，惟能掩而不伤，是明夷之道也。是时也何时也？纣之时也。是道也孰能用之？用一卦之道者，文王也；用一爻之道者，箕子也。

文王用一卦，故内焉离之文明，我则用之以不失其盛；外焉坤之柔顺，我则用之以服事殷，用是二者，是故以此蒙犯羑里之大难，而纣无所施其虐，此文王掩而不伤之道也。

箕子用一爻，故不惟利于居易，而亦利于处艰，艰而利，利而正。盖不晦其明，则以艰险而伤其生，何利之有；不正其志，则以艰险而伤其明，何贞之有。

大难以天下言，内难以一家言，纣之难，大能及天下而不能及文王，小能及一家而不能及箕子，此用明夷之力也。然《彖》辞、《象》辞同曰“明入地中，明夷”，《易》之例未有也，恐此“明入地中”四字为衍。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众用晦而明。**

变而不穷者，《易》之道；用而不穷者，《易》之人。如明夷一卦，用之以处险，则为文王与箕子，明而晦；用之以居易，则为莅众之君子，晦而明。明而晦故全己，晦而



明故烛物。故曰推而行之存乎人，又曰神而明之存乎人。

初九，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象》曰：君子于行，义不食也。

飞者不愿不高，今乃垂其翼，知其不可不退也；行者不能不食，今乃三日不食，知其不可不速也。可以退则退，可以速则速，君子当明夷之初，知其伤之者将至，故决焉长往而不顾。或者见议而不恤何也？晦己之明，避上之暗，义当去之之速也，何食之暇。杨氏谓接淅而行，是也。当纣之时，其伯夷、太公避居海滨之事乎。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马，壮吉。《象》曰：六二之吉，顺以则也。

六二居明夷之时，最不幸者也，何也？当此之时，惟晦者可免于伤，而六二乃有文明之德，此暗主所甚忌也，惟去者乃免于伤。而六（五）[二]乃居大臣之位，此昏世之所不得去也，以其位之不得去，故有左股之伤。股肱左右者，大臣之象也。以其德之文明，故有马壮之拯。初九、九三，乾马用壮之助也，助之者壮，处之者顺，所以吉也。非吉之吉也，凶之吉也。既伤股矣，非凶乎；伤而获拯，非凶之吉乎。

当纣之时，此正文王之事也。见囚者，伤股也；伯夷、太公归之，閔天之徒脱之者，马壮之拯也。柔而恭，渊而懿，臣罪当诛而天王圣明者，顺以则也。则者有君人之大德，而乃有事君之小心，顺乎君臣之天则也，故诗人歌之曰“顺帝之则”，而仲尼今赞之曰“顺以则”也。诗人、仲尼其见文王之心乎。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贞。《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六五当箕子，六二当文王，然则孰当纣乎？当纣者其上六乎。上六位之高，暗之极，此明夷之主也，非纣当之，其谁当之？然则孰当九三？程子以为汤、武之事，是也。程子混而言之，婉也，试别而言之，九三其武王之事乎。

九三居下卦之上，而体离明之极、膺南面之望，而应上六之敌，是惟无狩，狩一而获明夷大害之首矣。然则缓其狩而不疾者，昭其至正也；志于得其首而非志于利其得者，昭其不私也，非武王伐纣之事其何事乎？故恭行天罚，是南狩也；胜商杀纣，是大首也；须暇五年，是不疾也；克相上帝、宠绥四方、曷敢越志，是志得也。

六四，入于左腹，获明夷之心，于出门庭。《象》曰：入于左腹，获心意也。

上六明夷之君也，六四明夷之佐也。明夷之时，有昏暗之君而无阴柔小人之佐，孰与逢昏主之恶而伤君子之明哉？惟六四以阴柔之奸居近君之位，是故挟左道、用非僻以中其君之欲，至于深入其腹心而坏其中，探得其伤害君子之志意而肆于外，于是圣贤有不免于伤者矣。

且暗王之与小人，何仇于圣贤，而必欲伤之乎？盖上暗下明，恶易以形；此邪彼正，势难以并，此其理也。然小人知伤君子以逢其君，不知伤君子以伤其君，故得大首者，九三也，大首之所以见获者，非九三也，六四也。当纣之世，所谓六四者，其飞廉、恶来之事乎。出门庭者，出而肆于外。六四坤之初也，坤为腹。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贞。《象》曰：箕子之贞，明不可息也。

五，君位也，而圣人以箕子当之者，明夷之时，六五以阴居阳，以柔居刚，得中守正、阳刚之君子也，纣不足以当之，当之者舍箕子而谁也。又箕子与纣，同姓之亲也，此孟子所谓易位之卿也，箕子既有此嫌，而又与微子皆疑于商家，及王之制意，其当时天下之望，亦或以六五之德与位归箕子与。此纣所以疑之之深，所谓内难者也。非为之奴以深晦其明，则居艰而不利；非守其贞而不同其恶，则明灭而或息。晦其明故全于

人，明不息故全于天。五，阳明也；六，阴晦也。以六晦五，故为箕子之明夷。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后入于地。《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国也。后入于地，失则也。

上者六位之至高，故初登于天，而四国望之照临。上六者，昏德之终极，故后入于地，而天下失其所法则。是以既曰不明，又曰晦者，甚其昏之辞也。纣之嗣位，闻见甚敏，材力过人，其初登于天、照四国之时乎。及其以昏弃失德而为独夫，其后入于地而失则之时乎。



离下巽上

家人，利女贞。《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正莫易于天下，而莫难于一家；莫易于一家之父子兄弟，而莫难于一妇。一妇正，一家正；一家正，天下定矣。故家人之卦辞曰利女贞，大哉女贞之利乎！女正者，女非自正也，盖有正之者。孰正之？男也。正女以男，正男以父之身，正身以言行。前之二正在《彖》，后之二正在大《象》与上九。然家人之职二，其道一，妇职顺、父职严，合严、顺之道存乎正，严而不正，独严不行；顺而不正，独顺不立，故曰利女贞、曰正位、曰家道正、曰男女正。天地之大义，天地之义以男女正为大，而况天下万事乎？故曰正家而天下定。女内谓六二，男外谓九五。父母谓上九、六四，尊而在上者。兄谓九三，弟谓初九。利女贞谓巽长女、离中女。正位内外谓名分，若吕、武南面，则男女易矣，名分乱矣。

《象》曰：风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巽，木也、风也，今舍木取风；离，日也、火也，今舍日取火。盖火本生于木，木者火之父；风还出于火，火者风之母，如家人夫妇父子相生无已也。物必有自出，风自火出，教自家出，家自身出，故君子正言行以严身，严身以家，严家以天下。言必有物，言而无物则欺；行必有常，行而无常则伪。欺乎言、伪乎行，而能正家者无之。

初九，闲有家，悔亡。《象》曰：闲有家，志未变也。

妇训始至，子训始稚，及其志意纯一而未变也。初九处家人之始初，而用阳刚之严治，有防闲之远虑，一日之正，终身之正也，何悔之有。此舜之刑于二女、文之刑于寡妻也。鲁桓公、唐高宗反是。

六二，无攸遂，在中馈，贞吉。《象》曰：六二之吉，顺以巽也。

妇无遂事，必有尊也，言有夫也；妇职馈祀，必有敬也，言有先也。妇而遂事则僭，僭则家不齐，时有牝鸡鸣晨之祸；妇而不职则傲，傲则家必隳，时则有腐木为柱之祸。六二以柔顺之令德，宅壶内之正位，退然无攸遂以尊其夫，劬然羞馈祀以事所职，正孰大焉，吉孰御焉，故圣人赞而誉之曰顺以巽也。顺则安而不僭，巽则卑而不傲，此二女之事舜、太姒之事文也。褒、妲反是。

九三，家人嗃嗃，悔厉吉。妇子嘻嘻，终吝。《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妇子嘻嘻，失家节也。

正家之道，严胜则厉，和胜则溺。嗃嗃而严，严胜也；嘻嘻而笑，和胜也。然严胜者虽悔厉而终吉，故圣人劝之以未失；和胜者虽悦恣而终吝，故圣人戒之以失节。九三



刚而过中，严胜者也，正家之道，圣人取焉。自九五、上九、六四而降，九三亦家人之长也，其一家之兄与。周公之诛管、蔡，训康叔，得嗃嗃之义矣。庄公之于段、文帝之于长、景帝之于武，其嘻嘻者与。

六四，富家，大吉。《象》曰：富家大吉，顺在位也。

善富家者，不宝珠玉，而以父慈子孝为珠玉；不丰粟帛，而以夫义妇听为粟帛。故六四之富而吉，吉而大，圣人释之曰：六四之富，非以富而富也，父子、夫妇各顺其位而不相逾越，是谓富矣。《易》之富家，即《记》之家肥也。六四以柔顺而居下卦之上、上卦之内，其家人之母与思齐太任是已。舜母反是。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象》曰：王假有家，交相爱也。

正家在政，睦家在德；正人在法，感人在心。使我正人易，使人爱人难；使我爱人易，使人爱我难；使人爱我易，使人人交相爱难。非以德睦之、以心感之，安能使之交相爱乎。九五以乾德之刚明，居巽位之中正，为天下国家之至尊，而爱心感人，巽而入之，此所以感假其家人以及天下，莫不人人交相爱，勿忧天下之不忧，而自吉也。以文王为君，以太姒为妃，以王季为父，以太任为母，以武王为子，以邑姜为妇，其不交相爱乎。故诗人歌之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此交相爱也。仲尼颂之曰：无尤者，其惟文王。此勿恤吉也。

上九，有孚威如，终吉。《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谓也。

人能不以恶于子者事父，则天下皆舜；人能不以检于身者自恕，则天下皆文王。诚意中充，则德教外孚也。上九以过刚之威而严其家，未至也，以严家之检而诚其身，斯至矣，此其所以成家而享正家之吉也。九五，君也；上九，君之上，其文王之王季与。故周家之正，有刑于太姒者，有刑于文王者。九，乾刚，故威。上，巽极，故孚。孚者诚孚身。



### 兑下离上

睽，小事吉。《象》曰：睽，火动而上，泽动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说而丽乎明，柔进而上行，得中而应乎刚，是以小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万物睽而其事类也。睽之时用大矣哉！

易通则穷，穷则通。睽者，人物之散也。离之火、兑之水，燥湿俱动而异就，物之散也。离仲女、兑季女，仲季同居而殊姻，人之散也。物聚则朋，散则孤，孤矣，焉得而不穷。然睽孤而小事吉何也？散不可聚，睽不可合，凶不可吉，则无为贵易矣。兑之说丽乎离之明，是合睽也；六五进而上行，是合睽也；六五得中而应乎九二，是合睽也。故曰易穷则通。合睽之道，又有大者，天地之判而合，男女之别而耦，万物之分而聚，非合睽之大乎。故仲尼赞之曰：睽之时用大矣哉！故曰易穷则通。

《象》曰：上火下泽，睽，君子以同而异。

禹、颜同道而异趋，夷、惠同圣而异行，未足为同而异也。孔子一孔子，而齐鲁之去异迟速；孟子一孟子，而今昔之馈异辞受，此同而异之也，乃一人自为水火矣。君子亦何必好同而恶异乎。

初九，悔亡，丧马勿逐自复，见恶人无咎。《象》曰：见恶人，以辟咎也。

此圣人合初九、九四之睽也。善合睽者，与其亟也宁舒，与其褊也宁宏。盖初九之与九四，上下异趋而相叛，水火异性而相贼。

惟相叛，故初九动而下，固不与九四而为徒；九四动而上，亦舍初九而不与俱。彼

舍我而去，故有丧马之象。初九能听其去而勿逐，须其定而自复，是以悔亡。此合睽以舒不以亟之道也。相如之感廉颇、子仪之安光弼是也。

惟相贼，故九四之火值初九之水则熄，初九之水值九四之火则涸。彼爻我而我涸，故有恶人之象。且水在火上则涸，今火在水上亦能涸初九何也？盖水火相遭，有自下涸上者，鼎、釜是也；有自上涸下者，实水于中而盛之以上覆下承之器、环之以下四方之火是也。又离日也，常暘能焦大泽者也。初九之于恶人，能不以避为避，而以见为避，是以无咎，此合睽以宏不以褊之道。孔子见南子、孟子解子敖、陈寔吊张让是也。

若非避咎乎恶人，则无所事于见恶人，孔子不见阳货是也。且初九刚也，而能舒且宏，何也？说故也。初与四偕乾体而同阳德，乾为马同，故复。初九降屈以下于九四，故为见恶人；水在火下，故为辟咎。

###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此圣人合九二、六五之睽也。睽之诸爻皆睽之睽，惟九二、六五乃睽之合。故遇主于巷，曷谓巷？《诗》曰“诞置之隘巷”，《传》曰：行及瓮中，一与一，谁能惧我？瓮亦狭道。巷者，道路之隘径也。曷谓遇？《传》曰：不期而会曰遇。遇者，邂逅之适然也。今有二人而东西行者，适相遇于隘巷之中，趾之外无他地，路之外无它岐，虽欲逃犹将遭之，虽欲隔之犹将觐之，是其遭也孰得而并，是其觐也孰得而分乎？一与一故也。

今诸爻皆不遇六五，而九二刚正之大臣乃得遇六五宽柔之明主；六五皆不应诸爻，而乃应九二，此应之专而莫之分，遇之独而莫之并者，故曰得中而应乎刚，又曰遇主于巷。君臣之相遇如此，而止曰无咎何也？有三不幸也。当睽之时，一也；主弱，二也；诸爻皆睽而寡助，三也。其平王、晋文侯之事乎。此所谓小事吉也。不然高宗得一傅说、武宗得一德裕，无咎而已乎。未失道，道亦路也，必相得而不相失也。

### 六三，见舆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终。《象》曰：见舆曳，位不当也。无初有终，遇刚也。

此圣人合六三、上九之睽也。且六三之于上九，正应也，曷尝睽而不合哉。睽之者，九二、九四也，我欲行而合上九，则九二牵我舆于后；我欲进而遇上九，则九四掣我牛于前。六三以柔居刚，惟柔故下不能制九二，惟刚故上进而犯九四，彼阻我而不得进，我犯之而必进，彼在我上，其伤我必矣。天言上、劓言伤也。然六三以柔顺之德，和说之极，而居二阳之间，处重险之位，位不安而德足以调伏于二刚，又遇上九之应，九主之于上，故睽于初而合于终也。

子产相郑之初，驷、良方争，南、皙相攻，子产谓子皮曰：国小族大，不可为也。有欲攻子产者，有欲杀子产者，而子产能焚谤书，赂伯石，以和柔调伏之，子皮、子太叔又力主之，郑遂以治。得六三之义矣。六三坤体，为中、为舆。

###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厉无咎。《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睽者，乖之极；孤者，睽之极。九四以独阳处二阴之间，孤立而无与，危厉之不暇，乃能无咎，此已幸矣，又得行其志以合天下之睽，何也？与在下之善士如初九之同德，相遇以诚，相交以信，是故孤者朋、睽者合，何志之不可行，何难之不可济哉。

举朝皆武氏之臣，而狄仁杰以一身徇唐，非孤立于睽离之世乎，乃下荐洛川司马张柬之，荐一柬之而五柬之合，与仁杰而六，周复为唐，仁杰之志行矣，岂惟无咎，又何厉矣。元夫，善士也。

### 六五，悔亡，厥宗噬肤，往何咎。《象》曰：厥宗噬肤，往有庆也。





创巨者其愈迟，伤浅者其合易。天下睽离之时，此亦创巨痛深之病也，六五乃以阴柔之资而君之，宜其悔、宜其咎、宜其合睽之难也。今也乃能合天下之睽，如伤肌之浅而合之之易者，何也？得九二阳刚之宗臣以佐之之力也。是以悔亡，是以何咎，是以有庆。大哉佐乎！有其人，虽弱君且能合天下之离，而况得刚明之君乎。程子以成王、周公，刘禅，孔明当之，得之矣。噬肤，伤之浅也。

上九，睽孤，见豕负涂，载鬼一车。先张之弧，后说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则吉。《象》曰：遇雨之吉，群疑亡也。

上九有六三以为正应，非孤也，而云睽孤者，居离明之极，过于明也。过于明故过于疑，过于疑，故无往而非疑。见豕负涂，疑其秽己；载鬼一车，又疑其祟己；先张之弧，疑其为寇而害己；后说之弧，又疑其可亲而非害己。疑心群起而若不可解者，为六三者安得而近之，此上九之所以孤也。

然惟天下之至明，为能生天下之至疑，非天下之至明，亦不能释天下之至疑。其初杂然而疑，其后涣然而释，以上九之至阳，遇六三之至阴，阴阳相和而为雨，则群疑释然而俱亡矣。当其善疑也，似唐德宗之于萧复、姜公辅；及其疑之亡也，又似成王之于周公。要之，皆不及昭帝之于霍光、先主之于孔明矣。先张之弧，后说之弧，以画卦之象言也。解在《下系》“盖取诸睽”章。

## 卷 十 一



艮下坎上

蹇，利西南，不利东北，利见大人，贞吉。《象》曰：蹇，难也，险在前也。见险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东北，其道穷也。利见大人，往有功也。当位贞吉，以正邦也。蹇之时用大矣哉！

处蹇之道二，曰静、曰动，济蹇之道四，曰择、曰避、曰才、曰德。

坎险而艮能止，可谓智矣，此处险以静也。静而审，则动而济，非终止也。静而终止，是坐敝舟而不求涉者也；动而不审，是暴虎冯河者也。往而得中，此济险以动也。

坤位西南，平夷之地也，求平易而利者往焉，不曰择乎；艮位东北，坎位正北，皆峻阻之地也，逢峻阻而不利，则止焉，不曰避乎；天下无大事也，天下有大事，不有大人，往必无功，不曰才乎；有大才以经天下，无大正以正天下，虽得之，必失之，不曰德乎。蹇之时非小难之时，蹇之人非小才小德之所可用，故曰时用大矣哉！西南卦多坤。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地上有山，险也；山上有水，险之险也。君子当重险之世，非德不免，非德不济，反身修德以俟之而已。

初六，往蹇来誉。《象》曰：往蹇来誉，宜待也。

初逢难之始作，不幸也；在下而无位，不幸而幸也。往而进，则必罹其殃；来而退，则犹保其誉。宜静退以待时之平而已。获誉于乱世，不若无誉之安也，然名可得闻，身不可得而见也。此申屠蟠、管宁之徒与。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象》曰：王臣蹇蹇，终无尤也。

初、上、三、四，圣人皆不许其往，惟六二、九五无不许其往之辞者，当蹇之世，六二为王者之大臣，九五履大君之正位，君臣复不往以济难，而谁当往乎？蹇蹇者，多难而非一难也，大臣犯天下之多难，而捐躯以求济，何尤之有。然则以六二之匪躬而不闻济难，非尤乎？曰：捐躯在志，济难在才。六二阴柔，短于才也。圣人不尤之者，嘉其志而恕其才也。程子以李固、周顗当之，得之矣。

九三，往蹇来反。《象》曰：往蹇来反，内喜之也。

九三以阳刚之才，居艮止之极，逢坎险于前，锐欲往而济难也，而圣人止之曰：往进则必蹇，来归则众喜。何也？三与上为应，而上六阴柔，不能主三以共济也。此刘瑜、陈蕃劝窦武速断大计，而武不从之事也。二子往而不反，其济否何如也？内二阴也。

六四，往蹇来连。《象》曰：往蹇来连，当位实也。

初六无位，九三无援，其不可往固也。六四近君而当位，又不可往，然则蹇终不可济乎？四居上卦之下，当坎险之初，乃以阴柔之资应之，往则上入于坎陷之中，来则下接于无位之初六，进则无才，退则无与，此其实不可强也。不量其无才、无与之实，而抱虚以进，以求济大难，只以益难耳。此公果与邠孙接连以伐季氏而昭公出、训与注接连以去宦寺而唐室乱之事也，可轻往乎。连者，接也；实者，量其实也。

九五，大蹇朋来。《象》曰：大蹇朋来，以中节也。

九五以刚阳中正之君，当天下大难之世，而得六二朋来之助，宜其济难无疑也。然仅能施其中正之节者，君刚而臣柔也。上不过为晋明帝、唐宣宗，下则高贵乡公、皇泰主而已。

上六，往蹇来硕吉，利见大人。《象》曰：往蹇来硕，志在内也。利见大人，以从贵也。

上六以阴柔之资居蹇难之极，是安能济蹇哉。故往则蹇益其蹇，退则其吉乃大。硕吉，大吉也。盖能一退，内则有九三刚阳之助，贵则有九五大君之见，是以吉且利也。然《象》言利见大人，往有功也，而五爻终无济难之功，上六利见大人矣，亦无济难之功，何也？大人，上下之达称，如言行不必信果，如正己而物正，如能格君心之非，孟子皆曰大人，岂皆指君上而言哉！上六利见大人，谓九五也，上六有刚阳中正之大人以为君，而九五无刚阳中正之大人以为佐，则是上六利见大人，而九五未尝利见大人也。初、上、三、四，或以无才，或以无援，皆不可往，则九五所恃以自助者，六二之大臣而已。而二复阴柔而短于才，则非所谓刚阳中正之大人也，谁与成济难之大功乎？《象》之言盖叹九五之无助也与！

三三

坎下震上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来复吉，有攸往，夙吉。《象》曰：解，险以动，动而免乎险，解。解利西南，往得众也。其来复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坼]。解之时大矣哉！

天下有难，常过于为；天下无难，常不及为。过于为则扰，不及为则偷。蹇至解，则难散矣。如西南之坤，安而静矣。害已除而无所往，故宜来复，而不可以过于为。高帝已定天下，而复伐匈奴，过于为也。利未兴而有攸往，故宜夙为，而不可以不及为。高帝幸于苟安，安于秦陋而不求复二帝三王之法度，不及为也。当解之时，圣人甚喜之



时也，如冬闭之久而忽逢春生，天地之凝者散，雷雨之静者作，万物之勾者达，大哉解之时乎！喜哉解之时乎！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过宥罪。

天地与物为新，故雷雨作；君子与民为新，故赦宥行。

初六，无咎。《象》曰：刚柔之际，义无咎也。

六当患难解散之初，以柔道处刚，位适刚柔之宜，得来复之义矣，何咎之有。此光武谢西域，礼匈奴，却臧宫、马武之请之事也。

九二，田获三狐，得黄矢，贞吉。《象》曰：九二贞吉，得中道也。

多难既彻，有攸往夙吉。九二以阳刚之才，佐六五阴柔之主，急于有为之时也，则宜何先？莫急于纪纲而又有急于纪纲，莫先于法度而又有先于法度，去小人是也。霍光、上官并受武之托，丙、魏、恭、显杂居宣之朝，则是无难，多难之始也。故当解之世，九二欲其获狐，六三戒其致寇，九四欲其解拇，六五欲其退小人，上六欲其射隼，一卦六爻，而去小人者居其五，然则召天下之多难者果谁乎？君人者而何利于天下之多难，而何乐于近小人以疏君子哉！

夫狐者，小人之妖，恭、显是也；拇者，小人之贱，通、馮是也；隼者，小人之鸷，宪、冀是也；负乘者，小人之僭，莽、卓是也。一卦之中，圣人五致意焉，其防难也不为不谨矣。三狐，三阴也，一卦四阴而指其三者，不指六五，五君位也。田者，力而取之也；矢者，我直则壮也；黄者，中而不过也。去小人而不力，虽去必来；去小人而不直，虽行必格；去小人而不中，虽甚必乱。三者尽矣，又能贞固以守之，则吉矣。不然，郑朋得以入望之、封伦得以入太宗矣。

六三，负且乘，致寇至，贞吝。《象》曰：负且乘，亦可丑也。自我致戎，又谁咎也。

六三以阴柔之资，险诈之极，而位乎大臣之上，是何异于市井负贩之小人，一旦乘公卿大夫之路车，驾马以行于大逵乎！此窃位僭上之甚者也，孰不羞薄而丑之，虽贞犹吝，况不贞乎，其致寇也必矣。致寇者，六三也，寇至而受其难者，不惟六三也。赵高僭秦以致胜、广，胜、广至而高与秦皆亡；赵忠、张让擅汉以致董卓，卓至而二竖与汉俱灭。盗斯夺之，六三谁咎也？解之君臣其免盗乎，可不惧也哉！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象》曰：解而拇，未当位也。

四以阳刚之贤，居近君之位，当大臣之任，而下比六三微贱在下之小人，则君子之友望望然去之。维解散其小人，则君子信其忠正而朋至矣。故蒯子冯比八人者，而申叔时远之；郭子仪任吴曜，而僚佐去之。拇，体之微而在下者也，小人之象也。而，汝也。

六五，君子惟有解，吉，有孚于小人。《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六五当解之世，为解之君，虽以中和柔顺之资而有解散患难之功者，维得其解之之要而已。孰为解难之要？维用九二、九四一二大臣阳刚之佐，以解散小人而已。然则天下无多难，有一难，小人者多难之宗；解难不多术，有一术，君子者解难之源。故洪水非尧之难，而四凶过于洪水；四裔非四凶之威，而一舜烈于四裔。曰：君子维有解，吉，言解之吉者，维用君子一事而已。程子云：孚，验也，用君子之验，验之于小人退而已。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无不利。《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隼，六三也；高墉，六三之负乘而窃高位者也；射而获之者，上六也；公者，大臣之称，即上六也。六三之悖乱，遇上六射而获之，则天下之悖乱涣然解散而无余矣，此解之终也。其周公归自东山之时乎。



### 兑下艮上

损，有孚元吉，无咎，可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象》曰：损下益上，其道上行。损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应有时，损刚益柔有时。损益盈虚，与时偕行。

损之为卦，以泽之深益山之高，此损下益上之道也。以乾之上九降而为六三，以坤之六三升而为上九，此损刚益柔之义也。然损之道，有损奢以从俭者，有损不善以从善者，有损己以益人者，有损己而取人之益者，有损之损者，有损之益者，有不损之损者，其损七，其所以损者一也。

二簋可享，损奢以从俭也。大《象》之“惩忿窒欲”、六四之“损其疾”，此损不善以从善也。初九之益六四、九二之益六五、六三之益上九，此损己以益人也。六五之虚己以从诸爻之益，此损己而取人之益也。初九以己益人，而又酌损，此损之损也。六三以一人之损而得友，六五为损之主而得益，此损之益也。九二、上九之弗损，此不损之损也。故曰其损七。

然知损而不知其所以损，则损者伪也。汉文却千里马而终之以俭，得其所以损也；晋武焚雉头裘而终之以奢，不得其所以损也。曷谓所以损？曰诚是也。文王曰损有孚，仲尼曰损而有孚，言损之不可不诚也。故曰所以损者一。

然损下益上，是剥下以厚上也；损刚益柔，是消君子而长小人也。可乎？曰非是之谓也。损下益上者，不于其货，于其德；损刚益柔者，不于其道，于其政。《记》曰，“为人臣者，杀其身有益于君，则为之”，此损下益上之义也。《传》曰，“政猛则施之以宽”，又曰“宽以济猛”，此损刚益柔之义也。圣人之言岂一端而已哉！

然圣人之所以谓损，不出于圣人之意，而出于天下之时，圣人何容心焉？国奢示之以俭，国俭示之以礼，故曰二簋应有时。“强弗友，刚克；嬖友，柔克”，故曰损刚益柔有时。不然凶岁不祭肺，施之丰年则隘；平国用中典，施之乱国则弛，故曰损益盈虚，与时偕行，

卦形顶踵实而腹虚，有二器上覆下承之象，故曰二簋。

《象》曰：山下有泽，损，君子以惩忿窒欲。

此所谓损不善以益其善也。

观兑之说，君子得之，以惩其忿；观艮之止，君子得之，以窒其欲。人之性如山之静，如泽之清，其忿也，或触之；其欲也，或诱之，岂其性哉！深戒其触之之端，逆闭其诱之之隙，损之又损，则忿欲销而一性复矣。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损之。《象》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

此损己以益人、损下以益上之事也。

六四以阴柔而居上，非初九阳刚之贤应而助之而谁也，然必应之而不有其应之之迹，助之而不居其助之功。损之损，善之善者也，故事已则速去之，又从而酌损之，则可以无咎而上合六四之志矣。鲁连却秦而辞其封，四皓安汉而不居其位，庶几初九之义矣。若至于宣帝之背负芒刺、宣宗之毛发洒淅，然后去则无及矣，况不去乎。

九二，利贞，征凶，弗损益之。《象》曰：九二利贞，中以为志也。



此损下益上而有不损之损也。

九二以刚阳之贤而佐六五阴柔之君，所以益于君也，然以兑说之资，而济刚阳之德，此非所以为中正也。若使复损其刚，则流于不正不中之域矣。故戒之以利贞，戒之以征凶，戒之以中以为志，皆使之不得损其刚也。不损其刚，斯足以益其君矣，故曰弗损益之。魏无忠再相而变其公清，裴度晚节而安于浮沉，皆损其刚者也。征凶，谓行之以兑说则凶也。

六三，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象》曰：一人行，三则疑也。

此六三损下益上之事，圣人慰存六三以损中之益之辞也。

天下之理，消与长聚门，损与益同根。六三本乾三之阳也，与初九、九二三阳同行者也，而六三独损而为阴，所谓三人行则损一人也，圣人则慰存之曰：尔谓天下有损而不益者乎。兑三爻而六三一阴，则所谓一人行矣，一人行必得其友而不孤，故上九应之，是得其友也。六三在下，能损己以益上九，上九在上，亦降心以交六三，君臣相得，咸有一德而莫或二之者，此舜得尧之事也。

孝于父母，不得于父母；弟于兄弟，不得于兄弟。非三人行则损一人乎。然无邻于历山，而尧为之邻；无侣于河滨，而尧为之侣。非一人行则得其友乎。三人同行，其众可喜也，而见疑于二人；一人独行，其孤可吊也，而得友于一人。岂惟损益无定形哉，亲疏众寡亦无定与矣。圣人因一人之行而得致一之理，故仲尼系之曰言致一也。天地之化醇，男女之化生，亦若是而已矣。

六四，损其疾，使遄有喜，无咎。《象》曰：损其疾，亦可喜也。

此圣人劝六四损己以从人，损不善以益其善也。

去病必医，去过必师。六四之有疾，不医之以初九之师，何能损乎。然改过去疾而不速，犹在吝与咎之域也，速改则可喜而无咎矣。然则六四何为而有疾也？六四以阴柔之资居下卦之上，宅近君之位，富贵诱于前，忿欲动于中，此其膏肓也。不有初九刚方之师友，其孰从而切磋救之哉。

子产容国人之议己以自药，而不毁乡校，可谓能损其疾而惩忿；魏献子听闾没、女宽之讽谏以自警，而辞梗阳人，可谓能损其疾而窒欲。然曰亦可喜者，亦之为言，次之辞也，无疾，上也，有疾而损之，次矣。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元吉。《象》曰：六五元吉，自上佑也。

此圣人赞六五之损己从人，有损中之益之盛德也。

六五以山岳配天之德，宅大中至正之位，为损卦之君，而其中空洞宽广、谦柔挹损以从在下之群贤，天下之有善者所以皆说而愿增益其高大也。或益之者，或之为言，非一人可指之谓也。一人益之，十人朋而从之，龟筮亦皆从而弗违之，人谋鬼谋，百姓与能，此所以为大吉而自天佑之与。此大舜舍己从人之盛德也。

上九，弗损益之，无咎，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象》曰：弗损益之，大得志也。

此圣人赞上九不损之损之盛德也。

上九居损之终，位艮之极，居损之终则必变之以不损，位艮之极则必止之以不损。当节损之世，下皆损己以益其上，上又能不损其下以益其下，宜其无咎，宜其正吉。宜其利有攸往，宜其得臣无家。无往而不得志也，故曰大得志也。

大禹菲食而天下无饥民，文王卑服而天下无冻老，汉文集书囊、罢露台而天下有烟火万里之富，寔皆损之上九也。得臣谓得天下臣民之心，无家谓无自私其家之益。



### 震下巽上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彖》曰：益，损上益下，民说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庆。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动而巽，日进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与时偕行。

益之为道，以损人者施诸己，则约而丰；以益己者施诸人，则散而聚。民说无疆，不曰丰且聚乎。以卑人者施诸己，则卑而不可逾；以尊己者施诸人，则谦而尊，其道大光，不曰不可逾而尊乎。得此道者，是惟无动，动罔不利矣。是故天下无事，则下令如流水，事焉往而不行，故曰利有攸往；天下有事，则涉险如夷涂，难何向而不济，故曰利涉大川。

事必行而难必济，夫岂吾一人独能之乎！其行也，或先之；其济也，或左右之。何也？道光而民悦故也。何也？损己而益人、卑己而尊人故也。圣人以此道而示人至矣，犹曰未也，又曰何以动而罔不利乎，卑巽以动故也。

震以动者，动必沮；巽以动者，动必进。故曰：益动而巽，日进无疆。岂惟人哉，天地且然。天气降而施诸地，然后地气腾而生夫物，天且损上而益下，自上而天下，而况于人乎。故夫益人之道，非人为也，与天时偕行而已矣。惟圣人以己益人，惟圣人以天益己，大哉益乎！

乾之四在上，乃损阳而为阴；坤之初在下，乃益阴而为阳，此卦之损上益下也。乾之初九在上，乃逊坤之初六于己上，而己下之，此卦之自上下下也。

震能动，巽能巽，故为益动而巽。初九为天施，六四为地生。中谓九五，正谓六二，木道谓震巽皆木，施生谓天地生木。

《象》曰：风雷益，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

风与雷相资而相益，程子言之尽矣。君子体之以风之长万物，而长一己，故见善则迁；以雷之威万物，而威一心，故有过则改。风以长之，则益一善而为万善；雷以威之，则损不善以益至善。然则君子损己以益人，未至也；损己以益己，斯至矣。颜子服膺于一善，见善而迁者也；有不善必知，知不善必不行，有过而改者也。改过故克己，迁善故复礼，为仁，大哉颜子！

初九，利用为大作，元吉无咎。《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不有益天下之大才，不可以任益天下之大事；不有益天下之大德，不可御益天下之大才。初九以阳刚之才为震动之主，得六四近臣之应，是故位一卦之最下，而利于作益天下之大事。

然圣人喜其才而忧其心何也？大事者，非常之事也，如唐虞之禅、汤武之革、伊霍之废立、旦息姑之摄是也。有利用为大作之才，而无至善之德，且挟专权自厚之心，是于天下国家能吉而无咎乎？元者善之长也，夫惟有天德之人，为众善之长，且有不自厚其事之心，斯可以作天下之大事，兴天下之大利，为天下之大益，吉而无咎矣。不然子之即尧舜、吴淠即汤武、桓温即伊霍、王莽即周公鲁隐乎。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永贞吉。王用享于帝，吉。《象》曰：或益之，自外来也。

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此损之六五之爻辞也，而益之六二亦云，皆致柔虚中自损有受之益也。然六五曰元吉，而六二曰永贞吉者，程子谓六五以柔居刚，六二以柔居





柔，故戒六二以常永贞固，则吉也。

夫惟六二能虚中以有受，一或人益之矣，十人之众又朋而益之，龟筮鬼神又弗违而益之，宜其为吾王所用，与之享上帝而天亦益之以吉也。《书》曰“惟尹躬暨汤，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又曰“吁，俊尊上帝”，皆“王用享于帝，吉”之谓也。

曰：或益之，自外来。中不虚，外敢来乎？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六三柔体也，然居下之上，处刚之位，据动之极，见有可以益天下之事，则决然自我而益之，果于益而忘其专也。故圣人戒之，不一而足，曰用凶事无咎者，惟危难不得已而用，则无咎，非危难则有咎矣。若穰苴之斩庄贾，用之平世则专；纪信之乘王车，用之治世则僭，是也。

曰有孚者，惟有爱君益国之诚则可，不然则行诈以益乱矣。若王莽之居摄、而假周公之忠是也。曰中行者，惟果于为益而不过甚则可，不然则乱常以济奸矣。若王敦之疾刘隗而举兵内向是也。曰告公者，吾力可为而必告之君，若孔子欲讨田常则不敢专而请于哀公是也。曰用圭者，祭祀朝聘无不用圭，动必以礼也，不然非礼而动，虽益而不许。若赵鞅入于晋阳以叛、天王狩于河阳是也。

圣人之五戒可不惧乎！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则又宽其四而严其一矣。若曰惟凶事，则固有是举，不然则否，然则有可以益天下之事，君子皆坐视而不为乎？曰：益之而益，则奚而不可为？益之而损，则奚而可为？故陈、寔之益汉，训、注之益唐，兹益也，不如其已。

六四，中行告公从，利用为依迁国。《象》曰：告公从，以益志也。

六四以柔居柔，又巽之下，以顺居卑，必进之于中，乃可有行也。然柔顺之极者，儒不能以自行，必告于公上而见从，乃可行焉；弱不能以自立，必舍其故国而用迁，乃可立焉；力不能以自迁，必得其与国以相依，乃可迁焉。故周迁依晋、郑，邢迁依齐，许迁依楚，皆弱故也。若盘庚之迁亳、高祖之迁长安、光武之迁洛阳，何依人之有。以益志者六四，非无益人之志，才不足耳。

九五，有孚惠心，勿问元吉，有孚惠我德。《象》曰：有孚惠心，勿问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九五以刚阳之才，中正之德，居益之时，为益之君，惠萌于心，天下不问而蒙其益之吉；益被于人，天下信之而怀其德之惠。九五何道而臻此哉？有至诚益人之心故也。有孚惠心，上之诚也；有孚惠我德，下之信也。上下交孚，而九五之志得矣。二帝三王至矣，以仁率天下而民从之，成、康、文、景其庶乎。

损之六五言益而不言损，损之至也；益之九五言惠而不言益，益之盛也。程子云：阳实在中，有孚之象。王辅嗣云：益莫大于信，惠莫大于心。

上九，莫益之，或击之，立心勿恒，凶。《象》曰：莫益之，偏辞也。或击之，自外来也。

以善益己，己益而人不损；以利益己，人损而己不益。上九居益之极，位益之亢，而刚以上人，此非以善益己也。利而已利之所在，可均而不可偏，上九不均之以益人，而偏之以益己。偏之以益己而争之者至矣，故人皆莫肯益之，岂惟莫肯益之，有击而夺之者矣。惟其立心之偏利，而不知均利之当理，此其所以凶自外来也。中不偏，外敢来乎？鹿台、郿坞是已。



## 卷十二



### 乾下兑上

夬，扬于王庭，孚号有厉，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彖》曰：夬，决也，刚决柔也。健而说，决而和。扬于王庭，柔乘五刚也。孚号有厉，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穷也。利有攸往，刚长乃终也。

（大）[夬]以五阳而决去一阴，以五君子而决去一小人，此舜举十六相去四凶、周公与十夫去三监之时也，宜其甚易而为难矣。而圣人于此有惧心焉，谓勿专倚乾之健，必济以兑之说，然后小人可以决去，而天下国家可以和平而无伤也。古者孰有不以存小人而伤君子、不以去小人而伤国哉。汉之去宦官以袁绍，而汉亡亦以绍；唐之去宦官以崔昌遐，而唐亡亦以昌遐。去小人可易言哉！

故以其有乘五刚之大罪，我是以声其罪而扬之于王庭；以其有不可忽之危机，我是以信其令而警之以惕厉；以其有不可恃之刚武，我是以告其徒以尚武之必穷；以其有一阴之犹存，我是以勉其往以必至于纯乾而乃终。夫扬庭之未既，惕厉之已至，乃有勇中之怯，健而说，决而和也；尚武之方戒，利往之复进，又有怯中之勇，说而健，和而决也。圣人之去小人，岂一端而足哉。

告自邑，犹言告我家也，言遍告五阳也。

《象》曰：泽上于天，夬，君子以施禄及下，居德则忌。

泽卑则钟而聚，高则溃而决。泽上于天，高矣，安得而不决。君子观其决而及物之象，故不专利于己，而必施之以及下；观其高而必溃之象，故不敢居其圣，而必戒之为忌。忌如道家所忌之忌。

初九，壮于前趾，往不胜，为咎。《象》曰：不胜而往，咎也。

初九阳壮之初，位乎四阳之下，趾之象也。而决然行乎四阳之先，前趾之象也。倚一阳之壮，而不待四阳之长，锐于行而躁于往，欲以孤力而决去小人，一小人虽微矣，其易胜乎。胜在往先者胜，往在胜先者负，况不胜在往先者乎。故周公言往不胜，而仲尼断之曰不胜而往，宜其咎也。此阳处父抑赵盾、宋义排项羽，所以皆为咎也。

九二，惕号莫夜，有戎勿恤。《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九二以刚阳之才，当夬决之时，得大臣之位，遇同德之君，有众阳之助，可以决而无疑矣。而能居柔以晦其刚，得中而戒于过，虽于四阳之盛而决一阴之衰，乃惕然若临大敌，凜然若警，夕擷有备，如此虽有兵戎之骤至，亦勿忧恤矣。此狄仁杰从容存唐之事也。不然，无仁杰之志而窃仁杰之迹，则为张禹、孔光、胡广、赵戒尊养时贼矣。莫夜句绝。

九三，壮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独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象》曰：君子夬夬，终无咎也。

壮于頄，王辅嗣谓上六是也。頄者，颊之骨也，体之在上者也。九三外列乎五阳众君子之林，而内为上六一小人之助，此小人之谍而君子之家寇也。虽然，不可疾而可晓也。圣人晓之曰：来，汝九三，取凶在汝，取无咎亦在汝。汝君子徒也，舍君子从小人，凶之道也；舍小人从君子，无咎之道也。



壮于頄，是从小人也；独行遇雨，是从小人也。君子夬夬，是从君子也；若濡有愠，是从君子也。居下而壮乎上，处阳而应乎阴，非壮于頄之象乎。舍群阳而子与之同志，应一阴而任己以独行，不惟应之，又与之和合，若阴阳之和而雨焉，非独行遇雨之象乎。弃同而即异，叛正而附邪，天下其孰能说之，此其所以凶也。汝曷不決而又決以绝上六之交，汝曷不決而又決以协群阳之志。夬夬者，决而又决也。若濡者，若上六之濡己而污己也；有愠者，以上六为羞恶而愠见也。去污以自洁，舍故以自新，天下孰不与之，此其所以无咎也。段纪明助阉尹而害忠烈，壮于頄而独行遇雨者也；温太真舍王处仲而归朝廷，君子夬夬而若濡有愠者也。为九三者其亦谨所择以从圣人之晓已哉。

九三与九四皆有君子小人两从之嫌，而九三独无咎者，九四闻言不信，而九三君子夬夬也。何也？九三以阳居阳，九四以阳居阴也。

九四，臀无肤，其行次且，牵羊悔亡，闻言不信。《象》曰：其行次且，位不当也。闻言不信，聪不明也。

兑为羊，九四兑之初也；臀下体，九四兑之下也。羊者性之狠也，阳者德之刚。九四以狠济刚，宜其与群阳并进，以夬去一阴，今乃不然，九则阳之质，四则阴之位，以阳处阴，以刚居柔，于是百炼为绕指，夬决为不断矣。欲止而不进，三阳进之于后而见伤，是以有臀无肤之象；欲进而不止，则不当刚夬之位而弗果，是以有其行次且之象；欲从九五之牵于前，而有行则不能忍狠愎之性而必违，是以有不信悔亡之言之象。

刘牢之既从朝廷，复背朝廷，既从灵宝，复背灵宝，从顺，顺者不纳，从逆，逆者疑之，既不得为君子，又不得为小人，哀哉！以阳处阴，九二、九四同之，所以异者，九二中正，九四媚说也。

九五，苋陆，夬夬中行，无咎。《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苋，陆草之脆；夬夬，决之强；中行，决之和；无咎，决之安；未光，决之憾。九五为决小人之主，合众阳君子之助，以决上六一阴之衰，如拔苋陆之草不啻也，而何至烦吾君。夬夬之极力哉，既决之极力而不遗余力矣，而又行之以中，而又仅能无咎，而又有未足为光大之憾，何也？易中有难、夬中有牵故也。一阴易去，而去之何难？强君易决，而决之奚牵？曰：惟小人易近而难远，非难远也，近之则难远也。近则宠，宠则尊，尊则僭，僭则强，强则难远。

李辅国者，其初一家奴，而其晚号尚父，贯盈罪大，而代宗不敢显戮之，至遣盗以窃其首焉。杀之者，夬夬也；遣盗者，中行也；诛一小人而无变者，无咎也；然阴窃杀之而不明正邦刑，亦可羞矣，是足为光大乎？九五其初近上六，而其终不得不去上六，上六恃宠而上其君矣，可得而去乎？九五忍耻而以中道去之，幸于无咎变而已矣，何光大之有。程子云：苋陆，马齿也，故至脆。

上六，无号，终有凶。《象》曰：无号之凶，终不可长也。夬之上六，见圣人之仁心，如天之大也，何也？不惟庆君子，而深所以吊小人也。曷为吊小人也？小人亦受中于天，与我同类者也，特不能克其利心，以复其良心尔。上六以一阴而乘五阳之上，自以为得矣，不知五阳长而已必消，及其消亡而后号咷也。圣人曰：汝至于此，其勿号咷乎，其终有凶而不可久长也乎，庶其未至于此者，犹可有改乎。《诗》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其夬之上六乎。李斯父子、潘岳友朋临刑之时，正如此尔。



## 巽下乾上

姤，女壮，勿用取女。《彖》曰：姤，遇也，柔遇刚也。勿用取女，不可与长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刚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时义大矣哉！

阴阳之相为消长，如循环然。剥者阳之消，然剥极为复，不旋踵而一阳生；夬者阴之消，然夬极为姤，不旋踵而一阴生。当一阳之生也，圣人未敢为君子而喜，必曰朋来无咎，言一阳未易胜五阴也；当一阴之生也，圣人已为君子而忧，遽曰女壮，言一阴已有敌五阳之志也。

既曰女壮，又曰勿用取女，申戒五阳以勿轻一阴之微而亲昵之也。远之且不免，而况亲昵之，若同室之人乎。此圣人所深忧也，文王之卦辞云尔，而仲尼释之曰：姤，遇也，柔遇刚也。言五刚不幸而与一柔相遇也。一阴方壮而五阳遇之，其势岂可久长哉。壮而不已，必至于剥也。姤遇之时，若是其大，可不戒哉。

然则相遇之道遂可废乎？曰：柔遇刚，不可长也。若天地相遇，刚且中正，何可废也。天地不相遇则物不生，君臣不相遇则道不行。五阳乾也，一阴坤也，故曰天地，二、五皆刚且中正，故曰刚、曰中正，遇之义若是其大，其可废哉。不以一柔五刚之相遇而不戒，不以一柔五刚相遇之可戒，而废天地君臣之相遇，此《易》之贵于变也。

《象》曰：天下有风，姤，后以施命诰四方。

天以风诰物，后以命诰民。

初六，系于金柅，贞吉。有攸往，见凶，羸豕孚蹢躅。《象》曰：系于金柅，柔道牵也。

初六一阴始生，如豕之弱者，人之所忽也，不知其中心未尝忘蹢躅而踊跃也。惟于其方弱之时，系之大车之金柅，系之则有牵而不得逞，系之于柅，系之固也，系之于金柅，固之固也，如是则一阴止而不得上进，贞正之君子可以安吉也。若不有以系而止之，或听其往而进，则凶矣。高祖之封谿、明皇之不杀禄山是矣。且系于金柅，系何物也？羸豕也。先言金柅而后言羸豕，不先得其系之之地，则逸其系之之物矣。

九二，包有鱼，无咎，不利宾。《象》曰：包有鱼，义不及宾也。

仲尼于《彖》辞发明遇之时义甚大，今观之，九二以后则见其时义之大矣。九二君民之相遇得其时义者也，九三、九四君民之不相遇不得其时义者也，九五君臣之相遇得其时义者也，上九君臣之不相遇后其时义者也。大哉遇之时义乎！

人之与物相遇欲速，相遇而不欲速则失时；相有不欲速，相有而欲速则失义。鱼者，众渔之所利也，众渔求鱼，一渔先得鱼，喜遇之之早也，喜于遇之之早而急于得而有之，则鱼不可得而有矣。何也？取之必有其器也，大则纲，纤则筴，然后有以包而举之，不然急于取而徒手以往，则亡其甚矣，鱼岂为我有乎。故必有以包之，斯得而有之。包者，缓辞；有者，坚辞。取之缓则有之坚矣。后虽有他人善渔者至，利亦不彼及矣。何也？吾遇之之时早，而取之之义缓也。宾者，他人之谓也。

高祖先得关中，遇之之早也。汉先得之，楚后至而夺之，不惟夺之，反王我于蜀，我徐起而定三秦，天下卒为汉而不为楚，此包有鱼而利终不及宾者也，又何殃咎之有。初六阴而在下，民之象也，鱼亦阴类，古者以鱼比民，九二以刚阳中正之德，居下卦君主之位，而首与初六遇此，遇鱼之最早者也，其德足以包有之而无咎。九三、九四二宾其至已晚矣，安得利以及之乎。

九三，臀无肤，其行次且，厉，无大咎。《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牵也。



一卦五阳而一阴，五阳必争赴于一阴；一水众渔而一鱼，众渔必争取于一鱼。初六之一鱼，此九二、九三、九四之所争取者也。九二最近初六，最先遇初六，则初六之鱼已为九二所得矣。九三居九二之后而必争，争则必伤，伤则欲进而不敢进，自危而不力争，能不进而自危，虽不得鱼，亦无后灾，故无大咎。曰行未牵者，犹幸其不牵于鱼而必进也。孔明说先主，谓中原已为操所得，而江东已为吴所得，吴不可图而可以为援，此次且而无大咎也。三居二后，故曰臀，争鱼而伤，故曰无肤。夬之九四与姤之九三辞同，而九三无大咎者，九四以阳处阴，故柔而不决，遂坐次且之累；九三以阳处阳，故止而不行，乃得次且之方。

**九四，包无鱼，起凶。《象》曰：无鱼之凶，远民也。**

九四非无刚阳之德以包纳初六，然曰包而无鱼者，四与初远而不相及，一也；四以阳处阴，又无中正之德，二也；四无君主之位，三也。四与初宜相应者也，宜应而不应，三失故也。无德以得民，无位以临民，而又远民，宜吾民之归九二而去我也。君而无民，无民而举事，安得不凶。起者，举事之谓。子干、子比自晋归取楚而见杀，而蔡公弃疾乃得楚，二子远而蔡近，二子庸而弃疾贤故也。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陨自天。《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陨自天，志不舍命也。**

此九五、九二之君臣刚遇中正之盛也。九五以刚明之德，乃含其耀而不矜，以下逮九二中正之臣，如杞叶之高而俯包瓜实之美；九二以刚正之德，亦奉君命而不舍，以上承九五中正之君，如命从天降而决起盍归之志。君臣相遇之盛如此，一小人虽壮，何足虑也。尧下逮舜之侧微，以杞包瓜之象；舜遇尧，为天人合之象，有陨自天之象。何忧坎兜、何畏孔壬，固其理也。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象》曰：姤其角，上穷吝也。**

上九之吝而不遇者，时之后、道之穷也，非上九之咎也。何也？上九以刚阳君子之德而自处于高亢不屈之地，是将何所遇哉。以我之高，遇彼之触而已。遇其角，遇其触也。天下之情，顺则合，乖则离，遇其触矣，何遇之冀哉，其为悔吝宜矣。

虽然，上九何咎过之有？吾道也穷而已，安之可也。既曰无咎，圣人慰之之辞也；又曰上穷，圣人叹之之辞也。仲尼之道大，天下莫能容是也，孟老于行、荀废兰陵亦然，而况贾谊、仲舒、冯衍之徒与！大壮九三之羸其角，晋上九之晋其角，角在我也；姤上九之姤其角，角在彼也，角在彼而我遇之也。



坤下兑上

**萃，亨，王假有庙，利见大人，亨利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彖》曰：萃，聚也。顺以说，刚中而应，故聚也。王假有庙，致孝享也。利见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顺天命也。观其所聚，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

萃者，天下生聚全盛之极也。天地聚而阴阳和，万物聚而食货充，君臣聚而大道行，万民聚而天下熙，此岂一人一日所致哉！圣人于其时也，前必揆其所从，后必稽其所终。不揆所从，其散孰聚；不稽所终，其聚复散。

昔者天下之散也，何从而聚也？刑错不式之治，生于反商政之日；烟火万里之富，生于除秦网之时，是可忘哉！王假有庙，用大牲吉，所以报萃之所从而不敢有也。今者天下之聚也，谁得而散也？永嘉之祸生于平吴之功，天宝之乱生于开元之治，是可惧

哉！利见大人者，必求大人之助，屈己以见之；利贞者，必守以贞正之道，无逸以终之。所以持萃之所终而不敢恃也。顺，坤也；说，兑也。刚中而应，九五与六二也。

《象》曰：泽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息者，消之初；盈者，虚之始；聚者，散之原。泽水之聚也，泽上于地，聚之聚也。物有聚而不散者乎？君子所宜坊也。坊，泽之聚者以坊，坊，治之聚者，以备除戎器，戒不虞，言有备也，此亦治之坊也与！

初六，有孚不终，乃乱乃萃，若号，一握为笑，勿恤，往无咎。《象》曰：乃乱乃萃，其志乱也。

《诗》曰：士也罔极，二三其德。其萃之初六乎。初六与九四正应也，而九四君子之刚阳者也，初六与六二、六三同类也，而二、三阴柔之小人也。始欲从九四，则远于君子而隔于二、三；欲不从二、三，则昵于小人而私于同类。欲从君子者，其始有孚也；复欲从小人者，有孚而不终也。圣人晓之曰：尔何扰扰为志之乱，而妄欲与小人群聚乎。九四虽远尔，曷不号鸣以求应乎。尔与九四虽不终，然九四察尔初心之孚，固将舍旧而开新，与尔一笑而释然相聚矣，尔何恤于自新而不往乎，其无咎决矣。此圣人开初六自新之涂也。不开人以自新之涂，是驱天下之人而胥为小人也。魏舒初欲从栾盈之乱，既而乃归范宣子；召伯盈初已从王子朝之僭，既而乃从刘文公。君子与之，是圣人开萃之初六之义也。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象》曰：引吉无咎，中未变也。

君臣之聚会，始于相求，终于相信，臣固求君也，然君之求臣甚于臣之求君。观汤之于伊尹、先主之于孔明，则见矣。然则何道以求之？星辰非能自高也，引而高之者天也；贤臣非能自进也，引而进之者君也。六二之进，非九五引之而谁也，故曰引吉无咎，此相求于初之道也。及相得相信之后，则如骨肉、如一体，岂复事于外饰哉。故冯唐之对文帝、张玄素之对太宗，初以为廷辱，卒尽其说；马援谓光武脱略边幅，魏徵告太宗不事形迹，皆心孚而文薄者也。

禴者，祭之薄而无文者也，故以喻焉，此相信于终之道也。然六二德则中正，而才则阴柔也，自非阳刚如伊尹，孰得五去桀哉。如九五之引六二，幸及其中未变之时而引之，则得之矣，不然，如丁公之事楚、吕布之事魏，虽引之，何吉无咎之有。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六，阴柔也；三，不中不正也。挟阴柔不中正之资，其谁纳我。故进而求聚于九四之君子，则四非其类而不答；退而求聚于六二之大臣，则二非其应而不与。萃聚之不合，则戚嗟而无归，又何所利哉。圣人怜之曰：尔盍往从上六巽顺之正应乎，庶乎无咎，然终不免于悔吝也。此商鞅出走而诸侯不纳之时也。兑之上六反之巽。

九四，大吉，无咎。《象》曰：大吉无咎，位不当也。

九四以刚阳之资，居近君之位，下与民为聚，则尽得三阴之众；上与君为聚，则已逼九五之尊。此如陈氏之得齐民、司马氏之得魏民也。故圣人戒之曰：九四必也柔顺谦退如未居其位之时，有不敢当其位之意，则大吉而无咎矣。四幸而居阴柔之位故也，不然非凶于而国，则害于而家也。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贞，悔亡。《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九五以刚阳中正之德，当萃聚之时，为萃聚之主，岂不盛哉。然有其位而无咎矣，





又曰匪孚，又曰志未光，乃若未盛者，何也？盖卦辞有利贞之戒，《彖》辞有聚以正之戒，爻辞又有元永贞悔亡之戒，非萃聚之难也，永其萃聚之难也；非永其萃聚之难也，永其贞正之难也。当天下之已孚，而惕然怀匪孚之忧；当志意之光大，而歉然有未光之志，可谓元永贞矣，宜其久安长治、有聚无散而悔吝销亡也。此伯益克艰之戒，周公无逸之规也。元者善之长。

上六，赍咨涕洟，无咎。《象》曰：赍咨涕洟，未安上也。

聚不极则散不生，治不极则乱不萌。上六以阴柔之资，说乐之尤而居萃聚治安之极，此开元之末燕游之所由兴，元和之季宫室之所由侈也。故圣人戒之曰：临至乐以至忧之心，处已安以未安之虑，庶乎无祸咎矣。赍咨涕洟，忧之至也。



巽下坤上

升，元亨。用见大人，勿恤，南征吉。《彖》曰：柔以时升，巽而顺，刚中而应，是以大亨。用见大人，勿恤，有庆也。南征吉，志行也。

有位之升，有德之升，升位则足以行道，升德则足以进道。又曰：升之道必由大人，故升于位由王公，升于德由圣贤。又曰：升位而见大人，故无附丽小人之失；升德而见大人，则日入于君子之涂。南征，前进也。此程子之言，得之矣。然舜大人也，能升禹、稷；纣亦大人也，能升飞、廉；孔子大人也，能升颜子；荀子亦大人也，能升李斯。四者之升必有所分矣。君子之求升者谨之。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顺德，积小以高大。

栋梁，拱把之积也；圣人，小善之积也。在积之有渐、进而不已耳。而异端者曰：一起直入，欺哉！

初六，允升，大吉。《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初六柔而旁散，在一卦之最下，木之根也。九二、九三刚而上进，在初六之上，木之干也。然初六在下而曰允升大吉者，木与土相信而相得，则木之升也必锐；土与主相信而相得，则土之升也必达，故曰上合志也。然则初六与谁合志哉？非六四而谁哉！初六与六四正应也，而初六木之始生也，六四土之最下而生夫木者也。六四为文王岐山之事，则初六其吕望渭滨之事也与。允，信也。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当升之世，群贤升于位，君德升于圣，天下升于治之时也。然六五柔顺谦退之君，方歉然若有所未遑也，为之臣者不济以阳刚之才，可乎！惟六五得九二之臣，君臣交孚，是以尽其诚以大有为，而尽去外饰之虚文。臣有所当为，则遂事而不为专；上有所重发，则衡命而不为悖，皆用禴之义也。用禴已见萃之六二。文王之在岐山，内文明而外柔顺，召之而至，幽之而听，非罔散阳刚之臣尽力于外，吁其危哉！故曰：总干而山立，武王之志也；发扬蹈厉，太公之志也。其升之九二乎。如此而后无咎而有喜也。

九三，升虚邑。《象》曰：升虚邑，无所疑也。

九三，木之生而出地者也，其长也孰御之。九三以阳居阳，进而近岐山之王，其升也亦孰御之，如升无人之境耳，故曰升虚邑，又何疑焉。其“济济多士，文王以宁”之时乎。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顺事也。



四，侯伯之位也，而文王以上圣之德处之，天下方归往以为王，文王乃柔顺以事商，文王避之愈力，天下归之愈坚，此其所以享于岐山之一隅，而有天下三分之二也，吉孰大焉，又何咎矣。

六五，贞吉，升阶。《象》曰：贞吉升阶，大得志也。

升之时乱，升而为治，君升而为王，然则六五升之主也，其孰当之？文王既当六四，则六五其武王乎。文王柔顺也，故为六四；武王放伐也，何亦为六五之阴柔乎？六，柔也；五，刚也、中正也。观兵而退，须暇五年，故诗人颂之曰遵养时晦，非以柔晦刚乎。夫惟尽天下之贞固，从文王之容德，不得已而后放伐也。故自君而升为王，如历阶而升也，宜其吉而大得志与。垂拱而天下治，是吾志也，拯民于水火之中，是吾志也，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岂吾志哉。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贞。《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易，变也，变则通。上六以阴邪之小人，乘一卦之上，居升进之极，犹冥然冒昧求升而不已，宜其消亡而不富也。若进德之君子，变而通之，反而用之，移小人贪得不息之邪心为吾求道不息之正心，何不利之有。

大哉《易》之道乎，岂一端而已乎。故讼之终凶，用之自讼则吉；随之说，随用之说随则凶。乾之初九有勿用之戒，而仲尼历聘以爱日；咸之上六有滕口之规，而孟子好辨以明道。晋之初未可以速进，故贵于摧如之退，然颜子最少而进未止；益之上不可以过益，故忌于或击之伤，然大舜已老而谦得益，故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若夫阴邪而在上，在上而冥升，终消亡而不富，非纣其孰当之。

## 卷 十 三



### 坎下兑上

困，亨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象》曰：困，刚揜也。险以说，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贞大人吉，以刚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穷也。

一阳陷二阴之中，一阴蔽二阳之上，皆刚揜于柔也。刚揜于柔，君子揜于小人，能不困乎。然困而亨何也？亨不于其身，于其心；不于其时，于其道也。逢乎坎之险，处以兑之说，身虽困也，心未尝困也，困而不失其所亨，惟君子能之，故曰亨不于其身，于其心。心曷为而亨也？说也。曷为而说也？贞也。曷为而贞也？中之刚也。刚于中者，百险不能陨其正，正于己者，千忧不能丧其说，乌往而不亨乎！此大人之事，故曰亨不于其时，于其道。

君子之说乐而亨，大人之刚贞而吉，其困亨一也，又何咎之有。若处困而求亨，求亨而尚言，将以求通，乃所以得穷也。圣人恐人不深味困亨之腴，而好径求困亨之蹊，夸以亨其鬻，妄以亨其竞，媚以亨其合，其谁信之？信于人亦必不免于天，仪、衍、斯、鞅是已。故又戒之曰：有言不信，尚口乃穷。然则困亨之义于此乎、于彼乎？而王辅嗣曰：穷必通也，处穷而不能自通者，小人也。信斯言也，则甘藜藿、乐陋巷皆小人矣。二、五皆刚中，兑为口。

《象》曰：泽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泽之为泽，以有水也，今水在泽下，是无水之坳堂尔，此其所以为困也。君子居



之，以其莫之致而困者，安之命；以其所得为之义者，遂其志。彼有所安，此有所遂矣。志乎尧、舜，遂之，斯尧、舜矣；志乎孔、颜，遂之，斯孔、颜矣，孰能御之？困之所以亨与！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岁不覿。《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小人之揜君子，圣世所不能无也，况困之世乎。当困之世，不必得位之小人而后能揜君子也，虽在下无位之小人亦器然有揜君子之志矣，初六是也。所幸者，进而求四之应，则四自厄于困之中，如枯株之不能庇；退而伏于二之下，则已自堕于坎之底，如幽谷之无所覿，此其所以欲困九二之君子而不能也。其叔孙武叔、公伯寮之徒与。初者，卦之下体，故为臀。欲困君子而自困，欲揜君子而自幽，小人亦何利哉。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来，利用享祀，征凶无咎。《象》曰：困于酒食，中有庆也。**

小人之困君子，何仇于君子哉，不过如鸡鹜之争食、鸱鸢之吓鼠尔。小人所茹，君子所吐。九二阳刚之君子，为初六、六三二小人所揜，九二吐而去之，箪食瓢饮，有方丈之不如；草耕木茹，有五鼎之不易。所困者酒食之末而已，吾何困哉。然户庭之不出，朱紱之自来；粢盛之弗设，精诚之自通。有吐食脱服而不得逃者，何也？时虽困也，身虽揜也，上有九五之君，有刚中之德，与己同德，而不与小人同道故也，然则小人能终揜君子乎。

虽然，宁君己先毋己君先，自我求焉自我往焉，则凶又谁咎。非其事凶也，其道凶也。枉己正人，非凶而何？中有庆者，言不与小人争食而刚中自守，所以有朱紱之庆也。利用享祀者，以精诚通乎君，犹享祀通乎神也。使左右能止即墨之封，关、张能间孔明之密，则困之九二不足征矣。齐、蜀霸者也，而况不为霸者乎，然则君子病不困尔，困何病哉！坎为赤，故为朱紱，朱紱方来，言自来，非往求也。

**六三，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象》曰：据于蒺藜，乘刚也。入于其宫，不见其妻，不祥也。**

月揜日则日食，日揜月则月食，阴阳消长，如循环也，天下岂有小人专揜君子之理哉。初六与六三夹九二而交揜之，小人长矣，不知夫六三者进则困于二阳，如石之压其上；退则乖夫一阳，如棘之刺其下。下将奔初六之邻，则闭于一阳而不得出；其所舍上将求上六之援，则隔于二阳而不得见。其所耦于是，外敌交至而反为君子之所揜，亲戚皆叛而尽失小人之所助，其管蔡陷周公、燕上官陷霍光之事耶。妻谓上六，与己亲也；三阳上阴，故三以上为妻。

**九四，来徐徐，困于金车，吝有终。《象》曰：来徐徐，志在下也。虽不当位，有与也。**

气同则从，声比则应，各从其类也。《易》之相应，岂必以位哉。四与初应者，位也，困之九四其应不在初六，而在九二者，类也。九四为上六所揜，其望九二之应，如乞师于邻国以解入郭之围也，而九二徐徐而来者，隔于六三之阂其前，如金车之坚而不可却也。然阳进而不止，阴止而不进，吝于始必通于终，盖四虽困于三之隔，然四之志乎二则不渝也；二虽不当初之位，然二之与乎四则必应也。当困之世，为君子者类苟同矣，应不在近；志苟通矣，来不在速，期于终不为小人所揜而已。陈平交绛侯以诛诸吕，仁杰荐柬之以诛二张，近乎困之九四矣。三在下，故为车；刚，故为金。又坎为舆。

**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说，利用祭祀。《象》曰：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说，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当困之世而不能拯也，小人揜夫君子而不能去也，君子揜于小人而不能白也，则何贵于《易》哉。《易》有道焉，存乎其人而已。孰为其人？上有拯困之君，下有拯困之臣，则柔可消、刚可长、困可亨，吉矣。九五以刚中之才，正大之德，为困世之君，则上有拯困之君矣；九二之大臣又有刚中之才，九四之近臣又有阳刚之志，则下有拯困之臣矣。君臣同德，患不为尔，一有为焉，孰为小人，刑之以剿、刑之以刖，孰为君子，锡以绂冕、享以精诚。小人去而君子伸，始乎困而徐乎说，脱天下于困穷之渊，而跻天下于福庆之域，是《易》之道也。志未得，谓未刑小人之时；中直即中正。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臲，曰动悔有悔，征吉。《象》曰：困于葛藟，未当也。动悔有悔，吉行也。

上之一爻，有处一卦之上者，有处一卦之外者。处上则为尊高之极，乾之上九是也；处外则为吉凶之轻，困之上六是也。九五、九二、九四之君臣，以阳刚之才，具中正之德，刑小人、用君子、拯一世之困，而天下受福矣。上六以一阴之孤，处极困之后，出刑戮之外，亦适有天幸也。虽有揜君子之志，亦何从而逞哉！然始则为二阴之所荣，如困于葛藟之蔓而不得脱；终则乘二刚以自危，如据于臲臲之几而不得安。动亦惧祸之及，故曰有悔。圣人于此，开其三面可也，遏其归师不可也。故许其征吉，又许其吉行，皆纵其去而不追其穷也。夫惟开小人之去，而后免小人之祸，是故拯困之道，莫上乎征吉而剿刖为下。催、汜之事可不戒哉。



巽下坎上

井，改邑不改井，无丧无得，往来井井。汔至亦未繙井，羸其瓶，凶。《象》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养而不穷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刚中也。汔至亦未繙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人非水不生活，水非井不甘洁。然井德盛而功艰，何也？求与畜两忘，德也；惠与怨两消，功也。有迁邑以就井，无迁井以就邑。井何求焉，不为汲者丧而虚，不为不汲者得而盈。井何畜焉，汲而往者其欲充，汲而来者其望切，愈养而愈不穷。井何惠焉，汲者之力有强弱，则绠有入而未出，瓶有系而不反。井何怨焉，尧、舜之世以禹、稷为井，春秋战国之世以孔、孟为井，然禹、稷能济天下之饥溺而孔、孟不能者，德盛而功艰也。齐景公曰吾老矣不能用，齐宣王曰吾昏不能进于是，非汲者之弱于力乎？功之艰，斯人之凶而不幸也，井何心哉。

繙，绠也；汔，至者，绠几至泉而未出也；羸，系也，古羸、縲通用。刚中谓二、五，惟刚中故不改。巽，入也，巽乎水，入乎井也，入乎井而能上乎水，则井之功行；入乎井而不能上乎水，则井之功废，故凶。

今巽下二爻— —，初六、九二在坎之下，若瓶之覆而入井之象；九三、六四二爻— —，若井中之瓶，覆者复仰之象。而坎之九五隔其上，若系縲其瓶而不能上乎水之形。坎为水、巽为木，木者汲之器也，器入水而复上水者，井之象也。九五、上六，坎上二爻— —，有瓶仰而出井之象。韩信以木罍缶渡师，其古之汲瓶之类与。羸，累字，解在大壮。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劳民劝相。

水下有木，汲器之入也；木上有水，汲器之出也。汲器入而水德行，汲器出而水功著，此井之象也。劳之资之，君子所以法井之德；劝之相之，君子所以法井之功。劳



资，与也；劝相，助也。水言与、器言助，有水无器，并能自活斯人乎。故汲引之功不下于冽泉，劝相之惠不隘于劳资。

初六，井泥不食，旧井无禽。《象》曰：井泥不食，下也。旧井无禽，时舍也。

居下流者归众恶，安旧习者绝新功。初六在一井之底，居于下者也，宜其泥之不澄也；处幽阴之极，安于旧者也，宜其泉之不新也。井之可饮、可食，洁清故也，今也泥而不洁、旧而不清，众禽且无一食之者，而况人乎。人之弃而不食，时之舍而不用，将谁尤乎。养人者必自养，用世者必可用。故颜之乐道、曾之咏归、漆雕之仕，未能信不知者，以为真忘斯世矣。

九二，井谷射鲋，瓮敝漏。《象》曰：井谷射鲋，无与也。

水一也，其地则不一，曰井、曰谷是也。地不一，则功亦不一，故谷之水以注而下为功，井之水以汲而上为功。注而下者，其功及鱼鳖；汲而上者，其功及百姓。今九二虽有微阳生微水，非如初六之纯乎泥也，然亦在泥之上、井之下，其所注射仅下及于泥中之蛙鲋耳，是井不为井而反为谷，不上出而反下注，止及于蛙鲋之琐细而反不及于鱼鳖之盛多，曾谷之不如也。譬之一漏瓮，下注而无养人之功，何足以为井哉！二下比于初六，初六阴潜而细微，有小人之资，有鲋鱼之象，既下比小人，则上之君子无我与者矣。上无我与，则上无我汲者矣。子常信无极而国皆怨、子冯呢八人者而君不安是也。谷下注，瓮漏亦下注，皆不上出之义。

九三，井渫不食，为我心恻，可用汲王明，并受其福。《象》曰：井渫不食，行恻也。求王明，受福也。

九三以阳明之质，居井下之上，当一井之半，则泥者去、注者浮、浅者深，此渫治之井、甘洁之泉也。可食而莫之食，可汲而莫之汲者，以其犹未出井之上也。渫可用之才，当在下之地，而枉其养人之才德，故为之恻然于心，而叹其上之不我烛也。可食者井也，不食者人也，井何恻焉？井不自恻而人之行而过者恻之，井不求上之我烛而人为之求其明者以烛之，此作《易》者所以为井叹也。

非为井叹也，为有才德之君子不见用于上者叹也。非为君子之不见用者叹也，井一用一邑受其福，君子一用天下受其福，有美井无善汲则如无井，有君子无明王则如无贤。仲尼曰：明王不兴，天下孰能宗予。然则九三之恻也，井云乎哉，君子云乎哉，在下之君子如九三之泉在井之半，揜于物远于人，非明之至者不能烛其幽也。故微明扬之尧帝，则大舜雷泽之渔父；微明哲之高宗，则传说岩野之胥靡。

六四，井甃，无咎。《象》曰：井甃无咎，修井也。

治国欲新，为学欲新，进德欲新。曰作新民，治国欲新也；曰温故知新，为学欲新也；曰德日新，又日新，进德欲新也。六四之井甃，其进德之新乎。甃者，甃而修之也。井一修则旧井为新井，德一修则旧学有新功，大哉井之有功于斯人乎！大哉修之有功于斯井乎！

井至六四则泉溢而将上出之时也，不患人之莫己汲，而患己之莫己修。井之不修，井之咎也。修矣，或汲焉，或舍焉，或食焉，或否焉，井何咎哉！故德之不修，足以忧孔子；学不能行，足以病子贡。六四一一有两甃接连之象，故为甃。

九五，井冽，寒泉，食。《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一井主乎泉，天下主君。泉有德，一邑汲之；君有德，天下汲之。冽而寒者，泉之德；中而正者，君之德。九五以阳刚中正之德，居大君之位，犹泉以甘洁清寒之德，为

一井之主也，天下之人酌而饮之，若渴者之于井也，孰能御之。泉而不冽不寒，君而不中不正，人有吐井泥、羞污君而去之耳，故传说非其后不食，伯夷非其君不事，君天下者可不惧哉。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井至于上六，则瓶之入者出，水之虚者盈，井之功用收其成矣。虽然功之未成，其患在不成；功之已成，其患在成。非功成之患也，功成而倦之患也。功成而倦，是井泉既上而复幕其井也。夫惟勿幕，然后天下信其吉之大；天下信其吉之大，然后圣人许以成之大。此大禹之勤俭、周公之吐握也与。上六一，开而勿幕之象。



### 离下兑上

革，巳日乃孚，元亨利贞，悔亡。《象》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巳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说，大亨以正，革而当，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

《易》之道至于革，圣人其喜于革乎，抑惧于革乎？曰：惧于革也。何以知之？曰：革者，圣人之不得已也。何以知其不得已也？曰：火逢水则灭，水逢火则竭。二女居则同，而志则别。是可以不革乎？天下之事苟不至于如水火、如二女，圣人岂得已而不已乎？故戒之曰巳日乃孚，又曰革而信之，言其初之未信也。曰元亨利贞悔亡，又曰革而当其悔乃亡，言革之而非大亨、非大利、非大正，皆革而不当也，其能无悔乎。革而不信，革而有悔，则如勿革，故曰圣人惧于革也。

然则何以能革而信、革而当乎？曰：彼之所以失，见此之所以得，灼知其理于未革之先，当如离之文明未革而民愿之，将革而民从之相庆，其举于既革之后，当如兑之说，如是者可以革而信、革而当矣。天地得此理，故革而四时成；汤、武得此理，故革而天人说。革之时岂细故哉，可不惧哉！秦之变法、赵之胡服、莽之革汉、灵宝之革晋，岂曰革而信、革而当也乎？

《象》曰：泽中有火，革，君子以治历明时。

火者，就燥之物也，今在泽中，是以水草火之象也。物穷必革，亦众矣。钻燧生于茹毛，上栋生于营窟，质敝必文，宽穷必猛，革之为用，岂特治历之一事哉！食者人之天，历者食之天，举其大，它可推矣。历贵乎革者，三辰有差，历亦万变也。

初九，巩用黄牛之革。《象》曰：巩用黄牛，不可以有为也。

观六爻之辞，益知圣人之惧革也。初九戒革之早，六二戒革之专，九三戒革之躁，九四戒革之疑，上六戒革之过，五者之戒详矣，然后九五不待占而决也。

初九革之初也，当革之初，遽可以革乎？曰：未可也。当固执之，坚忍之，为黄牛之革焉。不曰未可以有为，而曰不可以有为者，戒之之严也。以此戒之，犹有晁错削七国之祸。

六二，巳日乃革之，征吉，无咎。《象》曰：巳日革之，行有嘉也。

以六二中正文明之臣，遇九五阳刚相应之君，此时而不为，何时而可为：今日巳日乃革之，然后征吉、然后无咎、然后行有嘉庆者，不有所倡，不可以和；不有所主，不可以赞。必也吾君已有革之之日而主之，吾乃可以赞而革之。乃者，缓辞也，后而不先之辞也。中正文明而济之以阴柔故也。惟其缓而审，故以征则吉，以行则庆。故季孙问二邑之叛，然后孔子可以陈堕费之言；赵鞅无君命而逐君侧之恶人，则《春秋》以为叛。六二独得而专于革乎。





九三，征凶，贞厉，革言三就，有孚。《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九三居下卦之上，位亦高矣；接上卦之交，权亦近矣；为离卦刚明之极，才亦全矣，可以革矣。今又曰征凶贞厉者，往则必凶，虽正亦危也。何其戒之之太详也？圣人盖曰九三不患不刚，患在太刚；不患不明，患在太明。何也？刚明而过中故也。必也如革卦卦辞之三言者，然后可以成就而信于天下也。曷谓三言？曰：大亨也、大利也、大正也。大亨无塞，大利无害，大正无邪。以此而革，何革不就；以此而行，何行不达？曰又何之矣，言焉往而不可哉。故伊尹相汤革夏，必以五就，其敢躁乎哉。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初九戒早，六二戒专，九三戒躁，然则天下之敝终不可革乎？曰：当革在敝，可革在时。故曰革之时大矣哉！当而未可，其贼曰果；可而或违，其贼曰疑。革至九四，早者迟、专者随、躁者衰矣，而又不为，不以疑而贼大谋乎？圣人劝之曰可以革矣。

虑之既详，其悔必亡；既谨其图，天下已孚。当是之时，奉君命而革之，可以吉也。君命未安，吾改君命而革之，亦可以吉也。君制命、臣承命者也，臣而改命，改命而吉也，可乎？曰：事君在志，行志在事，志然而事亦然，君子不以志违事；志然而事不然，君子不以事违志。君命曰可、君事曰可，奉命可也；君命曰可、君事曰否，改命可也。吾既信吾矣，君独不信吾志哉！岂惟君信之，天亦信之。天信之，君信之矣，君信生于天信，天信生于自信。

虽然，改命不可许也，非诚有其志者不可改也，故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则可”，而革之九四曰“信志也”。志不在于兴汉，则罢兵历下之役，韩信不可以改命而伐齐；志不在于厚楚，则致田犇栋之命，子躬不可以改命而却郑。然则九四何以得自信其志，而圣人许其改君命也？曰：九四兑说之初也，又能以阳刚而处四之柔顺也，此其改命，岂犯上而侵君者乎，故许之也。

然则九三有为，而圣人沮之；九四不为，而圣人劝之，何也？曰：九三所谓“由也兼人”者也，九四所谓“求也退”者也。革以改为义，臣改君命，亦革之一也，故于九四发之。

九五，大人虎变，未占有孚。《象》曰：大人虎变，其文炳也。

可革不革，是以敝济，敝既革悔革，是以敝易敝，革之道亦难矣。盖举国之欲止，不能止符坚之行；举国之欲动，不能动汉文之静。虽然，与其轻也宁重，与其喜也宁惧。今也革至于九五，圣人独决之以未占而有孚，是龟筮有所弗询，鬼神有所弗谋也，无乃轻于革乎。盖天下无灼然之理，则圣人无决然之举。革之道，初戒其早，二戒其专，三戒其躁，其可革，未灼然可革也，四戒其疑，已灼然可革矣。九五以阳刚之资，居兑说之上，当大君之位，兼四爻之助，其可变可革之理灼然，如虎文之炳也，尚何待于占乎。此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之事也。

上六，君子豹变，小人革面，征凶，居贞吉。《象》曰：君子豹变，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顺以从君也。

革至于九四，可革也；至于九五，能革也；至于上六，从革也。虽然，可革在理，能革在己，从革在人。圣人尽其所能革，而不尽其所从革。君子革心，蔚然如豹文之不可掩；小人革面，勉然顺吾君而有所从，是亦足矣。复欲进而未已，忿其革面而必强其革心，凶之道也，故曰征凶。惟安而居焉，正而守焉，斯吉矣。故苗民七旬而乃格，舜犹以为速；商民三纪而乃变，康王不以为迟，忧其革之尽也。非忧其革之尽也，忧其革之过也。





## 巽下离上

鼎，元吉，亨。《象》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饪也。圣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养圣贤。巽而耳目聪明，柔进而上行，得中而应乎刚，是以元亨。

鼎，象也；象者，卦之形肖鼎之形也。以列足而载一腹，以一铉而贯耦耳，非鼎之形乎。六爻画而鼎之形以具，二卦合而鼎之用以行，以巽之木入离之火，而烹饪之用著矣。

古者圣人之制鼎，岂自奉口体而已哉，有鼎之用，有鼎之德。享上帝、养圣贤，乃其用也。体巽之顺，以顺于义理；体离之明，以达其视听；体六五之柔中，以应刚阳之圣贤，乃其德也。全其德以施其用，焉往而不大亨乎，故曰是以元亨。

且夫革去故、鼎取新，去故取新何独鼎哉！食者，生民之大本；鼎者，火化之元勋。革鸿荒而新万法，孰为革故取新之初乎！孰有大于革茹毛为火化之初乎！一初既立而万法类从矣。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程子谓：君子居处必正命，今必重，盖取诸鼎然。又有一说焉，革之汤武革命，谓天命也，革以革之，必鼎以定之。《易》之“凝命”，即《书》之“定命”也。又古之传国以鼎，犹后世之玺也。故《传》曰：禹铸鼎象物。其后鼎迁于商、于周，又曰：武王克商，迁鼎洛邑。又楚子问鼎于周，王孙满对曰：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此亦正位凝命之一说。然必曰君子者，不惟其器惟其人，故鼎以紆轻、以武重。

初六，鼎颠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象》曰：鼎颠趾，未悖也。利出否，以从贵也。

去恶不尽，良庖无洁清之鼎；去敝不尽，圣人无新美之治。是故不有倾泻，不可以尽去一鼎之恶；不有涤荡，不可以尽去一世之敝。

鼎之初六，天下草昧阴闭之初，犹宿昔滓浊之鼎也，将欲去其故以取其新，可不倾泻涤荡使无一毫之不尽乎？故为鼎者颠覆其趾，以尽出其否恶；为治者涤荡其旧，以尽彻其晦冥。否恶尽而贵珍之膳来，晦冥彻而阳光之治起。汤之革夏，必代虐以宽；高祖之入关，必除秦之苛、布汉之宽也。

初在下，故为趾，六阴而虚，故颠覆。巽为长女，而初六居下，故为妾；妾者，阴闭晦冥之象。六虽阴而初为阳，故为子。子者，阳刚光明之象。物忌颠覆，惟鼎每覆则每洁，故未悖。

九二，鼎有实，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象》曰：鼎有实，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终无尤也。

鼎者，宗庙之重器；贤者，圣人之鸿鼎。非重夫鼎也，重夫鼎中之实也，鼎有实则可荐诸上帝，可荐诸圣贤，可饱夫天下。

九二以阳刚之才德，居大臣之正位，上遇六五离明谦柔之主，下得三、四同德之助，此鼎之有美实，天人上下所同恃以为享者也。然寇阳者阴，仇正者邪，初六与吾近而吾仇也，寇我而能我即，则此必受其即，仇我而能我动，则彼必乘其动。今也初六以一阴之孤而压于众阳之底，故有疾我之心而无即我之便，九二以阳刚之才而充以笃实之德，故有不动之志而无可乘之隙。大哉九二之实德乎！壮哉九二之不动乎！一鼎不可



动，则万夫废；一心不可动，则万议息。故流言不能动周公，刺客不能动裴度，而周、唐遂安。慎所之者，言谨审而不动也。我一有所之，彼斯乘之矣。惟慎所之，故吉而终无悔尤。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亏悔，终吉。《象》曰：鼎耳革，失其义也。**

鼎实一而味殊，其下者重而沉，其上者轻而浮，其中者粹而美。曷粹而美也？间于轻重、清浊之中也。

初六鼎之足，六五鼎之耳，上九鼎之铉，孰为鼎之实？三阳是也。孰为实之中？九三是也，故谓之雉膏。雉者肉之珍，膏者雉之珍，此鼎实粹美之至也。然味成而莫之食何也？九四塞之于前，而六五改之于上也。万物以足行，鼎以耳行。六五离明之君，而不食九三之雉膏，非九四塞之而谁也？其行也，或塞之；其食也，或间之，六五用九三之意所以改也。上之意改，则下之行塞矣。

鲁平公见孟子者，乐克启之也，不见孟子者，臧仓改之也。虽然，暗君用贤之意可改，而明主用贤之意不可改。六五明主也，九四其能终改之乎，一旦而悟，如雨之沛然而下矣。始若亏损而可悔，终则润泽而逢吉，岂终不食九三之雉膏也哉。《破斧》、《九罍》之诗是也。鼎耳革，革言改也。其行塞，耳不从，则鼎不行也。失其义，谓君臣之义为九四所间，而相失于始也。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鼎实至于四，鼎之盈、实之重也。持盈者必有高天下之德，然后能无倾；任重者必有过天下之力，然后能不踣。

九四以阳处阴，德已薄矣，以近君之大臣，下应初六阴柔之小人，力已小矣。与小人而同事，必与小人而同祸，此其所以折足覆餗而沾濡其身也，焉得不凶乎。元显与反复之牢之以图灵宝，袁粲与惜身之褚渊以图萧道成，晋、宋之亡，覆公餗也；显、粲之诛，其形渥也。信如何者，言信任小人，其祸何如哉，深以戒之也。

**六五，鼎黄耳金铉，利贞。《象》曰：鼎黄耳，中以为实也。**

挈一鼎者听于耳，挈天下者听于君。耳者一鼎之主，犹君者天下之主也。然主鼎有二道，鼎实中则正，过中必溢；鼎铉刚则举，不刚必坠。主天下有二道，持盈以中正则为天下之利，不中不正则骄心生，明皇之季是也；用臣以刚直则为天下之利，不刚不直则谀臣进，元帝之贡薛韦匡是也。黄言中，金言刚，贞言正，利言为天下之利，六五一一分布于上，故有鼎耳之象。六五本坤体，故黄中，得九二为大臣，故为金铉。

**上九，鼎玉铉，大吉无不利。《象》曰：玉铉在上，刚柔节也。**

雨既浹而云归，鼎既荐而铉逸。鼎至于六五之持盈，鼎之功成矣；至上九之铉，乃既荐而安逸之时也。然则上九其功成身退之大臣乎，有犯无隐，在位之大臣也；有犯有隐，不在位之大臣也。非隐也，寓直刺于旁讽之中，藏面折于忠爱之表，隐之犯有甚于犯之犯也。

季康子欲用田赋，使冉有访诸仲尼，是时仲尼不在位也，故仲尼不对，非不隐也，既而私于冉有告以周公之籍，非隐也，此鼎之上九玉铉在上之义也。九，阳也、刚也，上，隐也、柔也。九二在位之大臣，故为金铉，粹于刚也。上九不在位之大臣，故为玉铉，玉者质刚而德柔，温润故也，故曰刚柔节也。言刚而非刚、柔而非柔，皆中节也。夫如是，岂不大吉而无不利乎。然九四以刚处柔，则为折足；上九以刚处柔，则为玉铉者，在位不在位故也。上九乾体，乾为玉。

## 卷十四

三三  
三三

### 震下震上

震，亨，震来虩虩，笑言哑哑，震惊百里，不丧匕鬯。《彖》曰：震亨，震来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哑哑，后有则也。震惊百里，惊远而惧迩也。出可以守宗庙社稷，以为祭主也。

震所以亨者何也？动而惧则亨也。惧非惶扰失守之谓也，惧而敬也。惟惧故敬，惟敬故无惧，无惧者非不惧也，惧始乎来、终乎散也。当天下之大事，震动而来也，吾虩虩然必为之恐惧而顾虑焉，必求其所以应之使大事为无事焉，斯可以转祸为福、移惧为喜而笑言哑哑矣。

故震雷能惊百里而不能失匕鬯于主祭之才，姜里能难文王而不能伤文明于柔顺之圣。盖执匕鬯以祭者，一敬之外无余念，一鬯之外无余知，当是之时，白刃前临，猛虎后迫，皆莫之觉，故震雷惊百里亦莫之闻，敬有所甚，惧有所忘也。能如是，天下可惧之大事孰能惊之者，其出而主宗庙社稷优为之矣。高祖当项籍、光武遇寻邑是已。

震为长子，故言主祭；又震为雷、为动；曰出者，犹曰明天子出矣，《说卦》曰帝出乎震。刘备闻迅雷失匕箸，托也；舜之烈风雷雨弗迷，震之祭主不丧匕鬯，敬也。出字上脱“不丧匕鬯”四字。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惧修省。

震者，雷也，一雷已威矣，况洊而重乎。天之雷以惊夫不敬者也，不敬者犹惊，而况敬者乎！君子，敬者也，一雷已惊矣，而况洊雷乎。然君子非徒惊也，有功用焉。闻雷而恐惧，惊也，惊而已矣，过则舍之，徒惊也；君子则不然，恐惧以先之，修省以继之，修省者，恐惧之功用也，修其身、省其过，则恐无恐、惧无惧矣。

初九，震来虩虩，后笑言哑哑，吉。《象》曰：震来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哑哑，后有则也。

《彖》辞已言之矣。爻、《彖》二辞同，或者其一重出。后有则者，喜而不失节也。

六二，震来厉，亿丧贝，跻于九陵，勿逐七日得。《象》曰：震来厉，乘刚也。

时有险易，则势有诎伸，故天下无常险，亦无常诎，险过则易、诎甚则伸。以六二之柔，乘初九之刚，险也；以六二之静，应初九之动，诎也。方震之始，初遇九之猛厉，勃然而动，骇而来，何可当也。六二才与位俱柔，若不胜其愤，起而逐之，奚而不丧，惟能以柔避刚，以静驯动，远避而勿逐，俟之久而刚自衰，则吾无丧而有得矣。险者易、诎者伸，非有得乎。高祖避项而入汉中，光武避更始而出河北，得震六二之义矣。厉，猛也；跻于九陵，避之远也；亿，度也；贝，其所有之资也。度其逐之，则丧其所有也。七日，久也。

六三，震苏苏，震行无眚。《象》曰：震苏苏，位不当也。

不患无位，有位患也。非患位也，才俭于位之患也。六三以柔懦之才，逢震扰之世，居下卦之上，非位之不当乎。君子所以为六三惧也。苏苏，惧之至也。然则奈何？曰：行而去之可也。辞难避事，臣子之义乎？曰：是臣子之义也。不才云才，陨身细也，陨国细乎？吾才不称吾位，吾去之，天下独无才称其位者乎！鲍叔逊夷吾、子皮逊



子产，去无才得有才，岂惟无灾眚乎，国之福、身之福也。蘧子冯不为令尹、蔡谟不拜司徒，可以无眚矣，抑可以为次矣。

**九四，震遂泥。《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九四以一阳之孤，陷四阴之内，处至阴之位，百炼化为绕指，一齐咻于众楚矣。以此居震扰之世，安能致远而不泥，光大而有济乎。刘向、恭、显杂处汉朝，珣瑜、佞、文并居唐位是已。

**六五，震往来厉，亿无丧，有事。《象》曰：震往来厉，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丧也。**

六五震之君也，当震动之世，为正位之君，宜其愤起奋发，拨乱反正，以大有为于天下也。今戒之曰毋进而往，往则为上六之震极，是往亦危也；毋退而来，来则乘九四之至刚，是来亦危也。必也深思焉、长虑焉，亿之于心、度其得中，而无丧其所有焉，斯足矣。然则天下纷纷，何时定乎？曰：治人者必自治，料敌者必料己。五固震之君也，六则阴柔而无阳刚之才者也，当动之时，无动之才与其动，而丧吾之所有，不若静而不丧吾之所有。其周平王、晋元帝之事乎。

**上六，震索索，视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邻，无咎，婚媾有言。《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虽凶无咎，畏邻戒也。**

立弱子于千仞之上，而观人与虎斗于其下，其气岂不索然而尽，其视岂不矍然而愕乎。震之上六似之。六以柔怯之资，居震惧之极，下临五爻之动，其索然、矍然宜也。然圣人一则以惊，一则以安。曰征凶，言往则凶，惊之之辞也；曰无咎，言不往则无咎，安之之辞也。奚而往则凶？往则犯九四之刚。奚而不往则无咎？我躬远于刚，而我之邻六三实当之也。然圣人虽安之，而终再以三警之曰：汝虽无咎，而邻之苏苏，亦不可不畏、不戒也。天下之祸莫大乎于其邻，而于其身次焉，何也？身者必防，邻者必玩也。虞受晋宝以灭虢，不知乃所以自灭；楚听秦赂以伐齐，不知乃所以自伐，玩故也。江亡而秦穆惧，吴亡而晋国吊，其知所谓虽无咎而畏邻戒者与。

震之六爻，一言以蔽之，曰君子以恐惧修省。婚媾有言亦谓邻也，中未得谓惧而不自得也。三与上应，曰邻说者，以五为邻，五君也，非邻也。



艮下艮上

**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

艮山也，不动如山，止之至也。曰艮其背何也？《易》者象也，象者状物以明理也。故颐如人之颐，噬嗑如人之噬，背如二人相重背而立也。二阴虚而众者，耳目手足也；一阳实而孤者，背也。

艮之贞，面内而背外，是艮其背，不自复见其身也。其悔亦面前人之背，而不见后人之面，是行其庭而不见其人也。君子观贞之象，于是得忘我之学；观悔之象，于是得忘物之学。忘我则中不出，忘物则外不入，中不出外不入，止之至也。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勿视、勿听、勿言、勿动，艮其背，不获其身也。堂高数仞，食前方丈，侍妾数百，得志而弗为，行其庭不见其人也，又何咎。贞内，故艮其背，悔外，故行其庭也。艮其背之上疑脱一“艮”字。

《彖》曰：艮，止也。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敌应，不相与也，是以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也。

艮，止也，非止而不行之为止也，时止则止，止也；时行则行，亦止也。非行之为止也，时乎当行，道乎可行，吾斯行焉，吾虽行，然止乎道也；时乎当止，道乎可止，吾斯止焉，非吾止，亦止乎道也。行止听乎己，耦而耕、逾而避，君子不以为止；行止听乎道，聘列国、见齐梁，君子不以为不止。何也？彼之止非止乎道也，此之行亦止乎道也。如北辰焉，杓建无定指，而北辰有定居。故曰：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

艮其止，止其所也，而孔子亦曰北辰居其所，君子之止其所，即北辰之居其所也。上下敌应不相与者，前一人面内而不自见其背，况见己之面乎；后一人见前人之背而不见前人之面，况见后人之面乎。所以释“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之卦辞也。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艮，山也，山不动之物也。一山已不动，况二山相重乎。山兼重而二焉，止而不动之至也。君子体之以思不出其位，可得而动乎。缁袍缁袍立，狐貉狐貉立，止其位也；典礼以礼闻，典乐以乐闻，亦止其位也。前二者出位而思，不惟不得狐貉，并缁袍而丧之矣；后二者出位而思，不惟不得音乐，并礼文而丧之矣。大哉止乎！有止而绝之者，有止而居之者，有止而约之者。艮其背，所以绝人欲而全天理，此止而绝之也；时止时行，必止乎道，此止而居之也；思不出其位，而各止其分，此止而约之也。大哉止乎，夫止一端而已乎？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贞。《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止不善必在初，止之于初，犹不能止之于末，而况肆之于初者乎。颜子之不远复，止一己之不善于初者也。汉文即位之初，喜啬夫之辩捷，而张释之极言其害，止其君之不善于初者也。颜为几乎圣而文为七制之主，止于初之效也。

艮止也，初六止之初也，居腓之下，偶而散趾之象也。以六之柔而静，此趾之止而不行者也。圣人犹有忧焉，曰：汝能止其初，犹宜止其终。曰利永贞者，止其终之谓也。然六止而初动，故但言未失正。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随，其心不快。《象》曰：不拯其随，未退听也。

六二，一卦之大臣也。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今则不然，居大臣之位，逢其上之刚，必有顺柔之忠而后可。譬之一身，以下九三则犹腓也，九三在上则犹背也。九三阳也，六二阴也，阳倡则阴必和，背动则腓必随，以六二之柔而欲止九三之刚，以六二之腓而欲止九三之背，其能与否，已昭昭矣。

然必观其心，而后君子小人可判也。古之人于其上之不善，有拯而不随者，有先随而后拯者，有先拯而后随者，有不拯而随者，有不拯而随其心不然者。龙逢、比干，拯而不随也；楚灵王之间，子革先随而后拯也；伍被之答淮南，先拯而后随也；飞廉、恶来，不拯而随也。君曰好色，亦曰太王好色；君曰好货，亦曰公刘好货，不拯而随心不然也。

六二艮其腓，非不欲止其背之动也，而柔不胜刚，下不胜上，故曰不拯其随。非乐随也，外不得不随而中不得已也，故曰其心不快，言其不得已而随也。又曰未退听也，言其虽不得已而随，亦未肯退听其上之轻动也。

九三非君也，而居六二之上也，六二不得不随也。君子于艮之六二，察其迹而哀其心。六二居背之下，偶而立，腓之象。腓，胫肉也。六二中正，故不快，故未退听。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厉熏心。《象》曰：艮其限，危熏心也。

君子之学，至于止其所而如山之不动，可以免矣。故初与四皆无咎，五悔亡，上





吉，二惟小不快而已，今九三曰厉、曰危、曰熏心，何也？盖三居物我之交、内外之际，而九三以阳处阳，刚而进、躁而动者也。

人有夜行而遇子都者，已先焉，子都后焉，不惟子都不已见，已亦不予都见也，旦而一揖焉，则喜子都之美矣。喜生于见，见生于不相背也。九三下卦之背，所以背六四而面内者也，惟刚而进、躁而动，则有时回面而外向矣，此内欲之所由出，而外邪之所从入也。故圣人戒之曰：尔幸能艮其背矣，今而列其夤之脊，自危其心，使之有定列而不乱行也。尔幸能行其庭不见其人矣，今宜艮其闕之限，自危其心，使之不逾闲而不出户庭也。

昔也行其庭，今也不逾闕，则并与庭而不行；昔也艮其背，今也列其夤，则并与背而不动。何九三之能然也？亦九三刚而进之力也。惟其刚，故反躁而静，如百炼之金而不可革，惟其进，故反动而止，如介然之石而不可转。

九三之刚者，质之美也。九三之艮其限、列其夤、厉熏心者，学之功也。然则学顾可少哉！故益不以舜之圣而忘逸乐之戒，周公不以成之贤而废游田之规。大哉学乎！夤亦背也，厉亦危也。危熏心者，操心至危若有熏蒸其心者。九三奇而横，有门限之象，艮为门阙。

**六四，艮其身，无咎。《象》曰：艮其身，止诸躬也。**

六四居大臣之任，上欲止其君之不善，下欲止天下之不善，惟不止诸人、不咎诸人而自止诸躬，则得之矣。楚庄王好猎而樊姬不食禽兽之肉，太宗喜武功而魏徵不视七德之舞，此其事也。王吉之贤，能疏昌邑之猎；杨绾之清，能减汾阳之乐，此其效也。四居体之半，身之象也。

**六五，艮其辅，言有序，悔亡。《象》曰：艮其辅，以中正也。**

六五，艮之君也，其言如丝之至微，其出如纁之至大。成王一言而天返风，景公一言而妖星退，可不谨哉。与其言而未善，宁止其辅颊而不言。止而不止，非不言也，审而后言也；审而后言者，是惟不言，言必有序矣，何悔之有？故高宗三年不言，一言而四海咸仰；威王三年不鸣，一鸣而齐国震惊。艮之六五所以能艮其辅者，以其德之中正而已，所谓有德者必有言也。五居上而偶，有口肱而不合之象，故为辅颊。

**上九，敦艮，吉。《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终也。**

上九以德之刚居止之终，其高风劲节、刚健笃实，如泰山乔岳之巔，其止岂可摇、其厚岂可移哉。此伊尹将告归、仲尼不逾矩之事乎。敦，厚也，上九亦背之象，故厚。



**艮下巽上**

**渐，女归吉，利贞。《象》曰：渐之进也，女归吉也。进得位，往有功也。进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刚得中也。止而巽，动不穷也。**

臣从君如女从夫，女之从夫，聘则渐、奔则速，渐则正、速则邪，正则妻、邪则妾，臣之从君，可速而不渐、邪而不正哉！渐而进则获乎上而有功，正而进则正其身以及国，渐而进者谁也？初六、六二、九三、六四、上九也。获乎上者，孰为上也？九五也。九五以刚中之盛德，居天下之大位，故曰其位，指而言之也。诸爻得乎有位之大君，故曰得位，以此得彼也。艮止、巽顺，止则静、顺则谦，既静且谦，其进岂不正而渐哉。有不动，动斯达，何穷之有？长女归少男，故曰女归。

**《象》曰：山上有木，渐，君子以居贤德善俗。**



木在山，木因山而高也；山有木，木非人所植而固有也。非人所植，则听于天而无所用力；因山而高，则浸以长而不骤至于高，所以为渐也。君子体之，以此处己，则不自贤其德而居于贤德者之间，故贤德者推而高焉；以此处人，则不速责其善而俟其人之自善，故风俗化而善焉。又岂独进得位、进以正一端而已哉！或以女、或以木、或以鸿，其象亦非一端而已。巽为长女，又为高鸿，象也。

初六，鸿渐于干，小子厉，有言无咎。《象》曰：小人之厉，义无咎也。

鸿，云飞水宿之物也。当其水宿而进于飞，必有渐也。故始进则渐升于水涯之江干，如初六之君子在下而始进，亦或自抱关击柝而升，或自乘田委吏而升也。匹夫孺子如燕雀焉，安知鸿之志哉。或欲厉而危之，或有言以毁之，安知君子之不卑小官、少安无躁之节哉！为君子者付之莞尔，勿深咎焉可也。非不咎也，其义不足咎也，如足咎，则孔子愠武叔、孟子怨臧仓矣。艮初，山之麓，故为干，又偶立有江干两岸之象。

六二，鸿渐于盘，饮食衎衎，吉。《象》曰：饮食衎衎，不素饱也。

鸿自干而渐进于盘石之上，则高而安矣，此六二渐进而居大臣之位之象也。然居大臣之位，食吾君之禄，岂曰素餐乎，亦欲置国家于盘石之安、纳君民于衎衎之乐而已。故傅说之志，在中兴商高，而非后则不食其禄；孟子之志，在平治天下，而食方丈则得志不为。艮二，山之石，故为盘。艮为小石。

九三，鸿渐于陆，夫征不复，妇孕不育，凶，利御寇。《象》曰：夫征不复，离群丑也。妇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御寇，顺相保也。

止极者进必锐，伏久者飞必高。九三居于艮之终，止之极也；压于巽之下，伏之久也。以阳居阳，进必锐、飞必高也。是故自干、自盘一飞而登于高平之陆，知进而已耳，好高而已耳。知进而已，故其类虽众岂复回而顾；好高而已，故非类在上亦必合而从。初六、六四，九三之群类也，九三知进则往，而不反决焉，弃其群类而离绝之矣。六四非九三之耦也，九三好高则比，而相悦胥焉。孕而不育，亦不知愧耻矣。

圣人戒之曰：汝胡不正汝心、明汝目而察之乎？初六、六二，汝之类也；六四，汝之寇也。汝盖亦和顺于汝之类而相与扞御于汝之寇乎？如是，则汝与初六、六二可以相保而免为六四之所凶灾矣。岂惟无凶，又且利焉，故曰利御寇。故邨寄舍禄产而从平、勃，利御寇也；萧至忠舍明皇而从太平公主，妇孕不育，凶也。丑，类也；夫，九三也；妇，六四也。艮三，山之平，故为陆。

六四，鸿渐于木，或得其桷，无咎。《象》曰：或得其桷，顺以巽也。

六四渐进而登于木，则又在陆之上矣。以九三之刚而渐于陆，今六四乃超九三而出其上，此危道也。惟降而栖于可椽、可桷之卑枝，则庶几无咎与！渐于木者，飞而至也；得其桷者，顺以巽也。君子之渐，进于高位，不幸而在刚暴小人之上，非顺而巽、巽而降，未有能免者。故子文下子玉而安，阳处父上赵盾而见杀。三御四阴寇阳也，四顺三柔巽刚也。四出艮之上，为木、为风，故乘风而升于木。

九五，鸿渐于陵，妇三岁不孕，终莫之胜，吉。《象》曰：终莫之胜，吉，得所愿也。

九五以刚明中正之君，居崇高富贵之位，此鸿之进于丘陵，最高之地之象也。下有六二柔顺中正之大臣，九五与之合志一德，以大有为于天下，此如鸿之遇顺风、横四海也，何难之有。然犹三岁而不合，不合而无成者，何也？五欲亲二，而九三在旁以间之，如蒯通之说韩信；二欲亲五，而六四近上以间之，如管、蔡之毁周公。此其所以妇三岁不孕也。惟君臣皆有中正之德，故九三间臣之计不行于六二，六四间君之计不行于



九五，终不为其间之所胜而底于吉也。彼不能胜此，则此之志愿得矣，君之志愿得，则岂惟位之高如丘陵哉，功业之高亦如丘陵矣。

虽然，岂一日之致哉，亦三岁之渐而至也。渐于陵非进于位之渐也，进于功业之渐也。故文皇之治不见于贞观之初，而见于三年之后，开元、元和亦然。君臣遇合之艰也、成就之不易也如此。而或者欲一言而悟、期年而化，或者不妄则《易》妄矣。

妇谓六二，不孕谓功无成。五出山木之上，故为陵。鸿渐而至于陵，乘巽之风故也。又巽为高。

上九，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吉。《象》曰：其羽可用为仪，吉，不可乱也。

九三渐于陆，上九复渐于陆，何也？渐之进，至于九五之渐于陵，高之极也，不可逾矣，逾则僭，故九三下卦之极，上九上卦之极，其进也皆至于高平之陆而止矣。然九三之渐于陆，躁于进也，虽平而高；上九之渐于陆，安于进也，虽高而平。何也？自干、自盘而至于陆，则其高为骤；自陆、自木、自陵而复至于陆，则其进为退。上九以刚阳之德，乘谦巽之极，名居一卦之上，实出一卦之外，其位弥高、其心弥下，其进弥徐、其退弥速，此其羽翼翔集截然而不可乱，岂不足以高出一世而为天下之仪表乎。故良、平安刘之策不妙于四老人，寇、邓重汉之功不宏于一客星。然则学者欲学渐之一卦，将学其进乎，将学其不进乎？巽为进退，又巽为风，至上九，风之衰也，冲风之衰，不能起毛羽，故鸿复反于陆。艮、巽皆上实而下散，鸿舒翼之象。



#### 兑下震上

归妹，征凶，无攸利。《象》曰：归妹，天地之大义也，天地不交而万物不兴。归妹人，之终始也，说以动，所归妹也。征凶，位不当也。无攸利，柔乘刚也。

归妹者，嫁女之家，非娶妇之家也。何以知其为嫁女之家？渐曰女归，自彼归我之辞，此娶妇之家也；今曰归妹，自我归彼之辞，妇人谓嫁曰归，此嫁女之家也。

曷为不曰归女而曰归妹？女者，爱之钟也；妹者，孤之穷也。何以知妹者孤之穷也？妹之为言，幼小之辞也，无父而有兄之辞也，岂有父在而女称妹哉！妹者敌兄之辞也，无父而归于人，孰归之也，兄归之也。孰为之兄？震是也。故兑者少女，震之妹也；震者长男，兑之兄也。曷为归妹征凶无攸利也？不待兄以己归于人而自往焉，是淫奔也，淫恶之大、奔行之丑，聘则妻、奔则妾，非凶乎？又何利之有？

舜之从尧，四岳归之尧也；孔明从先主，徐庶归之先主也；伯姬之归宋，鲁成公归之宋也，此夫妇、君臣之大义也。非夫妇、君臣之大义也，天地之大义也。天地不交万物熄，男女不交万物熄，君臣不交万物熄。故曰：归妹，人之终始也。

嫁者，女之终；娶者，男之始也。说以动者，兑说而震动也。伯兄三夜不息烛，不亦动乎；少妹之孤身有所依归，不亦说乎。惟不待兄之命而自征行以往焉，则凶、则无攸利尔，而况位不当、柔乘刚乎。

王辅嗣以为少女与长男交，是误以嫁为娶也。上下卦言归妹者四，初无取女之辞，如咸亦无女归之辞，如渐何从而知其交？又以妹从姊而为媵，愈失之矣。巽为姊，经有兄而无姊。

然则震之嫁其妹，将焉归？少女归于少男，咸是已。柔乘刚，谓三阴皆乘三阳，阴

位乎阳之上，故位不当。

《象》曰：泽上有雷，归妹，君子以永终知敝。

雷兴雨则泽益滋，兄举礼则妹有归，此归妹之象也。《传》曰：昏姻者，祸福之始。故姜任兴周、文哀祸鲁、叔姬辱身、董祁愆夫、夏姬灭国，君子于归妹之始，必虑永久之所终，必知其归之所敝也。岂惟昏姻，忠敝必野、文敝必僇，一代之敝也；革俗必弱、从俗必强，一国之敝也；清必隘、和必不恭，一行之敝也；兼爱必无父、为我必无君，一学之敝也，岂惟昏姻！

初九，归妹以娣，跛能履，征吉。《象》曰：归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初九之跛能履，能履则非跛也；九二之眇能视，能视则非眇也。非跛言跛，非眇言眇，眇言昧、跛言弱也。幼孤之妹，昧弱不振，待兄以振者也。初九在下，非妹也，妹之娣媵也。故骊姬之娣生卓子，戴己之娣生惠叔，皆媵也，非匹也。然卦辞言归妹征凶，而初九为娣则征吉，何也？征凶者，不待兄之命而自往；征吉者，待女君之命而已往也。凡师能左右之曰以，今曰归妹以娣，是娣听女君左右之也。初九以妹媵之卑，刚贞之德，而能体昧弱之柔，承女君之尊，所以吉而相承也。恒者，能安其分之当卑也，归妹以娣，其犹泰茅之茹乎？非娣之贤也。故君子不贤管仲、子产而贤鲍叔、子皮。

九二，眇能视，利幽人之贞。《象》曰：利幽人之贞，未变常也。

初九、六三、九四、六五皆言归妹，而九二独不言，何也？九二之位，下卦之尊者也，即妹之身也。妹之身而言利幽人之贞，所谓幽人者谁？幽人者，男女贤德之通称。履之九二曰幽人贞吉，言君子之幽贞也；归妹之九二曰利幽人之吉，言少妹之幽贞也。九二以孤幼昧弱之身，而有视远之聪明；以女子无父之训，而有幽闲中贞之贤德，体阴而阳其性、质柔而刚其德故也。幽则至静而不可动，贞则至坚而不可渝，皆刚阳中正之常德而不变者也，故曰未变常也。九二其女夷齐乎，其宋伯姬、陈孝妇之俦乎。

六三，归妹以须，反归以娣。《象》曰：归妹以须，未当也。

九二言幽贞未变之德，而不言其所归，此未嫁而待礼也，故曰归妹以须。须者，待也。然方九二未嫁以待礼，而六三欲躐出于九二之上，此已挟绿衣上僭之心矣。故圣人从而正其分曰：汝曷不反而归于娣、媵之列乎。又曰未当者，深贬其僭之不当也。其在外则皇父卿、士番为司徒之时乎。

九四，归妹愆期，迟归有时。《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九四亦少妹之兄也，而归妹愆期而不嫁，有待而后行，何也？待嫡兄之命也。夫九二以少妹之孤，视听聪明，斯已贤矣。刚阳得中，此又贤也。幽贞不变此，又贤也。归而须礼，此又贤也。嫁而愆期，此又贤也。其三聘之尹、三顾之葛也与！

六五，帝乙归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几望，吉。《象》曰：帝乙归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贵行也。

九二之少妹，在二则幽贞而不变，至三则须礼而不轻，至四则愆期而未行，然则何时而归于人乎？待六五之命而后行也。六五以帝乙之贤，居至尊之位，体中正谦柔之德，而九二之贤女为之妹，以是兄归是妹，岂不光华焜耀于国而家哉。于此而下嫁于诸侯，又能自谓我虽女君也，娣虽吾妾也，不以己为过之而自以为不如，位高而志益卑，身贵而行愈谦，此帝妹之所以愈贤与！推而放诸君道，高帝不如三杰，文帝不及贾生，其庶几乎。彼谓五帝其臣不及其圣，岂惟五帝之罪人，亦归妹之罪人也。

月与日，望则相敌，几望者，月逊日也，妇逊夫之象也，故吉。观帝妹之逊其夫，



知帝乙之训其妹；观帝乙之训于妹，知帝乙之孝于亲。盖吾亲有遗爱，吾能解其忧；吾亲有所托，吾能副其托，不曰孝乎！故帝妹之逊可能也，帝乙之训难能也；帝乙之训可能也，帝乙之孝难能也。大哉帝妹之逊乎！大哉帝乙之孝乎！至于武王集文王未集之统，成王终武王未终之功，抑又归妹之大者与！

袂，袖也，假衣以明其人而不斥其人也。

上六，女承筐无实，士刲羊无血，无攸利。《象》曰：上六无实，承虚筐也。

六，阴也，故虚，虚则无德；居上，尊也，尊则为兄。尊而无德，其少妹不令之兄与？故九二之为女，奉承之于下，如奉虚筐而无币帛以实其筐；上六之为士，刲羊告庙于上，如执虚器而无血膋以实其器。少妹畴依焉，愧无六五以主少妹之昏礼，前人目不瞑矣。一妹不足托宗庙社稷乎。

易者，象也。上卦三三有虚筐之象。兑为羊。上六而在外朝，为许靖、为王衍。

## 卷十五



离下震上

丰，亨。王假之，勿忧，宜日中。《象》曰：丰，大也。明以动，故丰。王假之，尚大也。勿忧，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

丰者，丰盈盛大之时也，圣人于是时，其喜乎，其忧乎？曰：此庸君之所喜，而圣人之所忧也。丰亨，王假之丰之亨，孰致之？吾王致之。而至于此也，有以致乎此，必有以忧此。吾王曷为而致乎此也？明而毕照，动而有为，是以致之也。致之矣，曷为而忧乎此也？吾王之明，宜如日之方中。方中者，日之至盛也。然吾王之勿忧，止于日中之时而已。何也？丰则尚宜大也，中则尚宜照也，勿谓方中，其中将昃；勿谓宜照，其照将夕。盖日中者昃所倚，月盈者食所伏；盈者虚之原，息者消之根。天地也、日月也、鬼神也、四时也，所不能遁，况于人乎，况于天下之治乱、安危、存亡乎？晋武知忧，必无身后之乱；明皇知忧，必无末年之变。知忧者其惟尧、舜之儆戒，禹、汤之罪己，三宗、文王之无逸乎！

《象》曰：雷电皆至，丰，君子以折狱致刑。

有电之明，乃可折狱；有雷之断，乃可致刑。断至而明不至，则狱辞不能折而照；明至而断不至，则威刑不能致而果。故必雷电皆至而后。岂惟刑狱哉！高帝无离之电，则蹶足而怒不解；无震之雷，则刻印而销不随。折狱致刑，姑举其一，以见其万，且人命至重故也。

初九，遇其配主，虽旬无咎，往有尚。《象》曰：虽旬无咎，过旬灾也。

禹、稷当平世，君子之幸也；颜子当乱世，君子之不幸也。其有当丰盈明盛之世而伏中昃盈虚之机者，其君子幸不幸之杂也与！初九以刚明之贤，当明盛之世，遇九四同德相应之迹臣为己之所主，已往而从之，其功业成就必有卓然可尚者，岂非初九之幸也哉。然幸未久而灾至者，何也？时虽明盛，而六五柔暗之君也，初九在下之远臣与九四在上之迹臣，安能以己之昭昭启君之昏昏乎？

故四老能从子房以安惠帝，而不能振惠帝之柔；刘更生、张猛、周堪能从望之以傅

元帝，而不能开元帝之暗。诸君子岂不遇明盛之世哉，然明未久而昧生，盛未久而衰至，大则灾于而国，小则灾于而身。故汉再衰而望之死，惟子房、四老幸免者，子房退而四老去也。

故曰：虽旬无咎，过旬灾也。旬者，旬时，言虽无咎而未久也，过是则灾及矣。初与四皆阳也，同德相配，故曰配主。曰主者，四为远臣之所为主，初以近臣为所主。

**六二，丰其蔀，日中见斗，往得疑疾，有孚发若，吉。《象》曰：有孚发若，信以发志也。**

至昏不可莹，至明不可揜。故譬不可以为镜，昼不可以为夜。可揜者非至明也，其资根乎暗也。世无不雾之晨而雾不能以晨为昏，世无不云之昼而云不能以昼为夜，盖青天白日之清明，非云雾所能揜故也。今日中至明至盛之时而见斗，是能以昼为夜也，意者无日而昼晦与！意者非无日，其有日而食之既与！

然则日中见斗，非其明之可揜也，以其日之至昏也。丰者，日中之时也；蔀者，有物以揜之也。物揜日而见，非揜之者之罪也，故曰：日月晕于外，其贼在内。

六二为离之主而居中，宅大臣之位而居正，此明盛之至而中正之至也，以此事君，致之尧舜之上可也，然往而事君，动而见疑、举而见疾者，何也？有小人以揜吾君之明而蔽之也。小人者谁乎？上六是也。上六何以揜君之明也？六五柔暗之君也，无上六犹暗也，况加之以上六乎。其陆贽事德宗之事。

德宗根于柔暗之资而力为强明之迹，夫君道之所在，强不在于折敌冲而莫强于折邪佞，明不在于察渊鱼而莫明于察奸欺。德宗强不足以折卢杞，而以刻薄为强；明不足以察延龄，而以猜忌为明。故怒公辅、疑萧复、仇陆贽，皆日中见斗、往得疑疾之类也。虽然，臣子之道不以君之明暗而二其心也，一于至诚孚信，以发吾志而已。尽吾之诚心而君不疑、不疾固吉也，疑焉、疾焉亦吉也。故梁州之行求贽不得而帝泣、贽不以为己悦；忠州之贬终其身而不还，贽不以为己凶。

**九三，丰其沛，日中见沬，折其右肱，无咎。《象》曰：丰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终不可用也。**

君子之道，不用则已，用矣而止以小事塞焉，犹不用也，何以答天下之望乎。答天下之望者，其必有济天下之大事乎。致君泽民，舍此事无大者。九三以刚明之德，居下卦之上，君子有德而得位者也，是故下则欲丰其民之泽，如陂池沛泽之洋溢，上则欲增其君之明，如日之方中，皆大事也。

然欲为大事而不可为，欲用其道而终不可用，何也？六五柔暗之君，非吾一人所能扶持也。所恃者，同列之相应也，而今也不幸，与上六之小人为同列，先之而后者谁与、左之而右者谁与？同列不应，其有左臂而无右肱也。一手不能举鸿鼎，一臂不能推大车，天下大事而以一人之为，惟见民益槁而不苏，君益昧而不明，九三拱手太息而已，又谁咎哉！无咎言无所措手、亦无所归咎也。沬，即昧也。三与上应，故平无勃不济，玄龄无如晦不决。

**九四，丰其蔀，日中见斗，遇其夷主，吉。《象》曰：丰其蔀，位不当也。日中见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九四居近君之地，处动卦之初，有阳刚之德，此亦君子之刚而有为者也，其如上六之小人揜六五之暗主而不可以有为乎！六二之大臣且不能发其蔽而启其明也，而况九四乎。然犹幸其下有初九之贤来主于我，而我为之主吾道，其庶几可行乎，故吉。曰夷主者，同德相应而为等夷也，如夷于九县之夷。曰位不当者，以阳居阴也。九四高则颜雝





由、司城贞子，次亦不失为魏无知、常何。

**六五，来章，有庆誉，吉。《象》曰：六五之吉，有庆也。**

天下有不可为之事乎？天下有不可为之事，则贤不足尚矣。夫以丰大之时，而柔暗之六五为主，宜其倾厦非一木之支，决河非捧土之障也。而下有六二大臣之贤，近有九四近臣之贤，外有九三群臣之贤，远有初九小臣之贤，六五能虚心谦德以招来众贤之章。知初九之刚明可尚，身虽在远而不忘君也，我是以用之于先；知六二之中正孚信，虽疑疾而不改度也，我是以用之于佐；知九三之志于致君泽民，而欲立大事也，我是以用之于佐；知九四之在左右前后能旁招初九以协恭于君也，我是以用之以自近。昔也天下以吾君为柔，今则庆之、誉之以为刚；昔也天下以吾君为暗，今则庆之、誉之以为明，何其吉也。舍己之刚，用人之刚，即己之刚；舍己之明，用人之明，即己之明也。其小犹为齐威王，而况不为威王者乎！

然则其致丰大明盛之治非幸也，夫以群贤辅一柔暗之君，犹足以致丰大之庆誉，况得刚明果断、聪明勇智之君而事之，其所就岂小哉！故曰：天下有不可为之事，则贤不足尚矣。六柔暗、五刚明，故有庆誉吉。六阴柔，亦谦虚，故能用人。又六五阴爻而雷质，虽柔而实刚。君雷而佐电，虽暗而亦明。与它卦六五异矣。

**上六，丰其屋，蔀其家，窥其户，阒其无人，三岁不覿，凶。《象》曰：丰其屋，天际翔也。窥其户，阒其无人，自藏也。**

自古小人揜其君之明者，何也？君明则必忧危亡，忧危亡则已疏左右矣，故必揜之以娱乐；君明则必勤总揽，勤总揽则已无权势矣，故必揜之以逸游；君明则必亲君子，亲君子则已失恩宠矣，故必揜之以奸谀。此仇士良之所以传心术之秘于其徒也。故圣人发其心之至隐，而晓以祸之必然，曰：汝之揜君之明，不过欲丰乎己之屋而已，不知丰其屋者适以揜其家而不光；又不过欲高其位而际天而已，不知高其位者适以空其门而自藏。家之揜也、门之空也，自此三岁而熠耀行于室，麋鹿游于台矣，岂复覿汝家之有人迹乎，凶莫大焉。凶又有大者，飞廉之诛不足吊而吊，成汤之不祀；季述之戮不足痛而痛，昭宗之罔终，为人主者可不戒哉。

䷶ 艮下离上

**旅，小亨，旅贞吉。《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顺乎刚，止而丽乎明，是以小亨，旅贞吉也。**

山内而火外，内为主、外为客。山止而不动，犹舍馆也；火动而不止，犹行人也，故艮下离上为旅。旅非不亨，而曰小亨，何也？旅者，人之失其居而穷于外者也，在下谓之丧人，在上谓之蒙尘，亨犹不亨也。

又曰旅贞吉者，居家而不贞，尚非吉之道，况穷于外而不正！则上交必谄，而主人莫之敬；下交必渎，而徒御莫之尊。取而不正则褻，留而不正则濡，去而不正则遽，故旅贞则吉。孰为旅道之贞乎？以为客则柔，亦不过于柔，必顺乎刚乃为得其中，仲尼不答灵公是也。以所主而止，则所止亦不妄止，必丽乎明，仲尼不主弥子是也。此皆旅道之贞也。

曰柔得中，谓六五。曰得中乎外，谓六五在外卦。曰柔顺乎刚，谓六五顺九四、九三之二刚。曰止而丽乎明，谓山与火也，柔而在外故为旅。

**旅之时义大矣哉！**



旅者，人之穷，何大乎时义也？时在彼，其系在遇；义在此，其系在守。遇非我所能为也，守我所能为也。圣贤君子不幸而为旅，尽其所能为，听其所不能为而已。夷吾、重耳俱寓于秦，无异寓，有异时；仲尼、阳虎俱去于鲁，有同去，无同义。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狱。

刑不明则冤，故欲明；过明则察，故欲谨；过谨则滞，故欲不留。艮止故谨，火行故不留而明。

初六，旅琐琐，斯其所取灾。《象》曰：旅琐琐，志穷灾也。

初六以阴柔之资，宅卑下之地，此小人之弃逐而在旅者也。

上之不能如仲尼在陈而弦歌不衰，下之不能如钟仪在晋而乐不忘旧，方且经营琐细之鄙事以自封植，此其所以致灾也。故庆封奔吴而致富，君子知其及殃；息夫躬寄丘亭而祝盗，或者告其祝诅。盖小人无道义以养其志，得志则骄溢，失志则困穷，故琐琐以取灾也。然在旅而为鄙事，有志穷而为之者，有志大而为之者。故刘备种菜于魏，志不在于菜；苏武牧羊于匈奴，志不在于羊。必有能辨之者。

六二，旅即次，怀其资，得童仆贞。《象》曰：得童仆贞，终无尤也。

六二公侯大臣之显者丧而在旅者也。

然能柔顺以下人，中正以立己，故所至有次舍，安焉即之而不危；所挟有资用，退然怀之而不露；所从有臣仆，翕然得其心而不离。虽曰为旅，而无悔尤矣。

晋文公之奔也，见秦伯则拜，见野人亦拜，不曰柔顺以下人乎。文而有礼，好学而不贰，凡十九年，守志弥笃，不曰中正以立己乎。广而俭，怀安而能迁，不曰怀其资而不露乎。其贞正如此，故至楚楚飧之，楚送之至齐、秦，齐、秦妻之，秦纳而归之，可谓旅即次矣。腹心则子犯、子余，股肱则魏犇、贾佗，纪纲则秦之三千人，可谓得童仆矣。岂惟在旅而无悔尤哉，旅而归，而霸孰御焉。

九三，旅焚其次，丧其童仆，贞厉。《象》曰：旅焚其次，亦以伤矣。以旅与下，其义丧也。

九三亦公侯大臣之显者丧而在旅者也。

为客依人而以刚处刚，又在下卦之上，有多上人之心，宜其大则焚其次舍而无所归，小则丧其童仆而莫之助也。

鲁昭公孙于齐，齐不礼焉，而飧以大夫之礼，公遂如晋，将如乾侯，子家羁曰有求于人而即其安，其造于境，弗听，是刚而不能下人也。使请逆于晋而晋又不答，是焚其次也。鲁之归马者公执之，鲁自是不归马，季孙将如乾侯见公而与之归国，而公不见，自是不归国，是丧其童仆也。虽贞犹危厉，而况不贞乎！近离故焚。

九四，旅于处，得其资斧，我心不快。《象》曰：旅于处，未得位也。得其资斧，心未快也。

九四在下卦之上，上卦之初，亦公侯大臣之在旅者也。

有刚明之才而能居柔以下人，故旅于内地而有处，非至如外地之次舍也。得其资而犹能富贵人，得其斧而犹能威罚人也。然虽在内地而犹未得位，虽得资斧而犹未快心，其郑厉公在栢、卫献公在夷仪之时乎。非二、五未得位然，已近乎五，故旅于处。

六五，射雉，一矢亡，终以誉命。《象》曰：终以誉命，上逮也。

六五，王者之蒙尘而在旅者也。

王者无外，而何旅之有。少康逃虞思之圃，宣王匿召公之家，是亦旅也。所谓祸乱



之作，天所以开圣人，其旅之六五乎！六五为离一卦之主，明之至也，有坤六五之文，德之盛也，有文明之德，居至尊之位，而牧之以谦柔，如射文明之羽而不再发，言发无不中也，此其所以得乎人之誉、上得乎天使命，自旅寓而复归其天下国家与！

矢其文德，宣之文也，明明天子，宣之明也，侧身修行，宣之谦柔也。《小雅》美之，则《鸿雁》、《庭燎》；《大雅》美之，则《云汉》、《崧高》；至《烝民》、《韩奕》则又美之，《江汉》、《常武》则又美之，民誉不盛矣乎。“天监有周”，“保兹天子”，咏于《诗》；“上天佑之，为生贤佐”，载于《传》，天命不隆矣乎。其中兴也，孰御焉！故有德则少康、宣王，自旅人而为天子；无德则太康、厉王，自天子而为旅人。有天下者可不惧乎！上逮，谓德上达天也。离为雉、为戈兵，故曰射雉、曰一矢。

上九，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咷，丧牛于易，凶。《象》曰：以旅在上，其义焚也。丧牛于易，终莫之闻也。

上九亦王者之蒙尘终于旅而不归其国者也。位一卦之上，居离体之极，恃其高亢而肆其刚强，至于失高位而为旅人，自取之也。既毁其家，如鸟焚巢；又辱其身，如先笑后号；又失其大物，如丧牛而甚易。此晋末帝信景延广之言，挑契丹之敌，至于覆宗祀、迁虏庭而亡天下与，凶孰大焉。然则有天下者，高亢可恃、刚强可肆乎？尧之恭逊，舜之温恭，汤之宽仁，文王之徽柔，武王之容德，高祖之豁达大度，光武之柔理天下，此帝王之盛德也。

初、二、三、四皆言旅而不言旅人，在旅而非旅人也，有归其居之义焉；上九独言旅人，则在高位之时，已有终身旅人之理矣。惟六五当旅之时，而不言旅，非不言也，不忍言也，故没其辞于爻而列其爻于卦，始乎旅而非旅、终乎归而为王也。故六五独不言旅，所以有王者无外之大义也。

上九高亢如鸟高飞，故象之以鸟；又离之极，故象之以焚。牛，大物也，丧牛，失天下之象。终莫之闻，高亢自信、不闻其过也。

或曰：公卿大夫士民有旅，固也，王者亦有旅，圣人虑患不亦甚乎？曰：王者有旅非甚也，求为旅而不可得，斯甚矣。卫庄公示戎州人以璧而不受，胡亥请为黔首而不许，旅何可得与！



### 巽下巽上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见大人。《象》曰：重巽以申命，刚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顺乎刚，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见大人。

巽亨而小何也？析二卦而言，则一阴虽为主，以不能独立而顺二阳；合一卦而言，则初与四皆在下，而顺在上得位之二、五，盖无往而不顺，是以利见大人而无阻。惟其在下而不立，是以虽亨而小也。

巽之为卦，为曲、为靡、为苟合、为诡随、为导谀，其于人也为妾妇，非全德之卦也。然则圣人焉用巽？其惟用之于命令乎，上顺下而出命，则罔拂乎民之心；下顺上而承命，则罔违乎君之政。故曰重巽以申命，申而重之者，一再而申之也。刚巽乎中正，谓二、五；柔皆顺乎刚，谓初与四皆以阴而顺阳。大人谓九五，重巽谓二卦皆巽。

《象》曰：随风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一风先之，上卦也，君出命之象；一风随之，下卦也，臣民从命之象。二风相重而不息，申命行事之象；鼓舞万物、万民而莫之违，风与命令之象。

初六，进退，利武人之贞。《象》曰：进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贞，志治也。

天下之理，可进则进，而不为躁；可退则退，而不为怯。初六阴柔在下，而过于卑巽，是小人也，进退皆疑而莫之适从，其不左右反复而卖人之国者几希。其封伦、裴矩之徒乎。

然则巽之初六无所可用乎，其惟利武人之贞乎。盖阴柔一也，弱者用之为邪，强者用之为正；卑巽一也，怯者用之为谄，勇者用之为谦。故李愬之拜裴度，正而非邪，上下之大分也；韩信之师广武，谦而非谄，师资之大义也。以谦恭柔逊之德，而御其刚强武勇之气，此其贞而利与。

易穷则变，变则通，顾用之何如耳。故巽之初六用之进退而其志疑，用之武人将帅而其志治。《说卦》巽为进退，故疑，又其究为躁卦，故武。

九二，巽在床下，用史巫纷若，吉无咎。《象》曰：纷若之吉，得中也。

巽，德之顺也。善则为谦、为恭、为逊，过则谄矣。鞠恭不已，将及俯俚；俯俚不已，将及床下。九二大臣之位也，抑其阳刚之德而自处于阴柔，此已卑巽矣；不惟自处于阴柔，而又处于卑下，此又过于卑巽矣，不曰巽在床下乎？大臣，君之股肱、国之栋干、民之表极也，今若此，岂所望于大臣乎！其孔光、张禹、胡广、赵戒之徒乎。

然则巽之九二又无所可用乎，其惟用之以祭祀则吉而无咎乎。其大上下神祇，其次山川社稷，其亲祖祢宗祧，用祝史、用巫覡，奉牲以告、奉盛以告，顺其时、尽其礼，纷然有事穰焉，降福百拜而不为谄，骏奔而不为卑。何也？事神不嫌于卑巽也。然圣人犹戒之曰得中而不得过，况事君而过于谄乎！然则过于卑巽者，用之为史巫则吉，用之为大臣则凶；用之于事神则无咎，用之于事君则有咎矣。学《易》者当以圣人所言逆其所不言。

下卦二阳覆上而横，床之象也；一阴承下而对峙，床足之象也。

九三，频巽，吝。《象》曰：频巽之吝，志穷也。

九三以刚处刚，非能巽其身，以刚乘刚，非能巽于人，然虽出乎九二阳刚大臣之上，亦能诎乎六四柔巽近臣之下，是有时而屡不巽，有时而屡巽也，其所谓人而无常，不可作巫医者耶，故虽巽而吝且穷。何也？得之于六四而失之于九二也。廉以不巽而辱蒯，蒯乃以巽而辱廉，九三其廉之徒乎。九三频巽，犹复六三之频复。频，屡也。

六四，悔亡，田获三品。《象》曰：田获三品，有功也。

六四以柔处柔，以顺重顺，居上卦之下，上则顺乎一阳之君；居下卦之上，下则顺乎二阳之臣。顺上者上亦顺之，顺下者下亦顺之。以一顺而获三顺，犹搜田而获君庖、宾客干豆之三品也。九五，君庖之象也，九二、九三，宾客、干豆之象也。是爻也，丙吉有焉，以厉精之宣帝为之君而贤吉之不伐，以严毅之魏相为之同列而善吉之宽厚，获三品而有功之验也，岂惟悔亡而已乎！

九五，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终。先庚三日，后庚三日，吉。《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九五以刚处刚，宜其非巽也，而为巽之君者。以纯刚之德，宅至尊之位，而能回其刚以巽乎中正，是之谓贞。惟贞故吉，故悔亡，故无不利。一贞立而百顺随，然犹无初有终者，有始有卒，其惟圣人。

自非圣人，与其有初而鲜终，宁无初而有终也。所以无初者，非守常，乃应变也。事有不得已而变更者，民未孚上之意，必未从上之令也，圣人其敢求民之骤从乎。事之未更，先喻之以利害之详；事之既更，复喻之以利害之久。使民晓然知利害之实，则欣然顺



上之令而乐从之矣，是以有终。故盘庚迁都，先之以上篇之书，后之以中篇、下篇之书；成王化商民，先之以《召诰》、《洛诰》，后之以《多士》、《多方》，皆先庚、后庚之义也。

甲者，事之始；庚者，事之更。甲于四时为春，于五行为木。蛊之下卦巽也，巽为木，故言甲。庚，于四时为秋，于五行为金，于五色为白，巽之上下卦皆巽也，巽为白，故曰庚。

上九，巽在床下，丧其资斧，贞凶。《象》曰：巽在床下，上穷也。丧其资斧，正乎凶也。

九二在下而卑，故为巽在床下；上九在上而高，亦为巽在床下。何也？上九巽之极、过于顺者也，在上而过于顺，何异于在下之卑而顺。然上九之巽与九二同，而九二则吉无咎，上九则凶，何也？九二中正之顺，上九奸邪之顺也。何以知上九奸邪之顺也？上九位极乎人臣，身极乎崇高，爱其所有之富贵权势，而患失之心生，故必极其巽顺阿谀以保其所有，不知顺愈过而身愈危也，故小则丧其资用，大则丧其权势，虽正亦凶，况不正乎。

李斯忧蒙恬之代其相，则顺赵高废立之邪谋；惧失其爵禄而求容，则顺二世之欲而劝之以逸乐，将以顺易位而以位易宗。故司马迁论之曰：持爵禄之重，阿顺苟合。可谓洞见其肺肝矣。斧谓权势，上穷谓极高，正乎谓不正。



#### 兑下兑上

兑，亨，利贞。《彖》曰：兑，说也。刚中而柔外，说以利贞，是以顺乎天而应乎人。说以先民，民忘其劳；说以犯难，民忘其死。说之大，民劝矣哉！

兑奚而亨？天人说也。天人奚而说？说利贞也。圣人奚而利贞？刚中以正己，柔外以说民也。惟民说，故天说；惟利民，故民说；惟不利己，故能利民；惟正己，故能不利己。汤之宽仁兆民自不殖货利始，不殖货利自不迹声色始。

革之《彖》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今兑之《彖》亦云。革言天人之说乎汤武，兑言天人之所以说也。天人俱说，是惟无事，有事而与民趋之，则劳而忘劳；是惟无难，有难而与民犯之，则死而忘死。好逸恶劳、好生恶死，人之情也；劳而忘劳、死而忘死，非人之情也。非人之情而忘之者，说而不自知其劳且死也。曷为而说也？知圣人劳我以逸我、死我以生我也，是以说而自劝也。劝民与民自劝，相去远矣。是以圣人大之曰：说之大，民劝矣哉！劳而忘劳，禹之治水是也；死而忘死，汤之东征西怨是也。

《象》曰：丽泽兑，君子以朋友讲习。

天下之可说者，莫小于声色臭味，而莫大于义理；天下之求益者，莫狭于昼思夜度，而莫广于朋友讲习。不观兑之象乎，两泽相丽则水泉相益而不涸，二友相讲则义理相益而不穷，而况九泽与众友乎，是以君子说之。

初九，和兑，吉。《象》曰：和兑之吉，行未疑也。

当兑说之世，天下人说于下，君臣相说于上，而圣人所甚不说也。必有疏远在下之士，负特立不倚之刚，献可替否以相济而不疑，其庶几不至于容说之朝乎，所以吉也，初九是也。以阳居阳，至刚也；在下无附，至疏也。至疏则大利不能怵，至刚则大戮不能惧，断而行之，何疑之有。故成帝燕安之余，非朱云莫能斩佞臣；神尧平定之初，非孙伏伽不敢谏戏。晏子曰：和如和羹，同如济水。兑以说为说，和兑以不说为说。

九二，孚兑，吉，悔亡。《象》曰：孚兑之吉，信志也。

礼不妄说人，君子难说。故妄说人者，小人也，易说者，尤小人也。九二居大臣之

位，当兑说之世，天下视其所说而赴焉者也。惟九二以刚阳之德，居中正之地，见其诚正可说者说之，其佞伪妄说人者绝之，则天下诚正者至而佞伪者远矣。惟其孚，诚者说之，此其所以吉也。吉矣又曰悔亡，赞之之至也。故周伯仁爱刁协之佞，而仲智责之；张九龄喜萧诚之软美，而李泌让之，皆愧于兑之九二者也。然仲尼犹戒之曰信志也，谓彼之诚信亦必察其出于志，盖恐其色仁而行违也。佞伪取说之小人，其亦难防也哉。

**六三，来兑，凶。《象》曰：来兑之凶，位不当也。**

圣人之诛盗轻于沮盗，兑之六三不当是也。夫兑之六三，其阴柔邪佞，挟此以来而求说于上，鬻而不售，己之吉、亦国之吉；鬻而售，己之凶、亦国之凶。六三之凶于而身不足咎也，说六三之柔佞而来之，既来之又位之于下卦之上者，可咎也。位小人于上，可谓位之而不当矣；位之而不当，一佞来万佞集，不凶于而国乎。故廉、来之得位，凶于廉、来，亦凶于商；恭、显之得位，凶于恭、显，亦凶于汉。六三以说而来，来而凶，岂六三之罪哉！

**九四，商兑未宁，介疾有喜。《象》曰：九四之喜，有庆也。**

兑说一也，而所以说者二。有事君容说者，有以安社稷为说者。九四近君之臣也，故于兑说之时，彷徨焉、踌躇焉、商确而谨择焉，其心安得而自宁也。何也？惟容说之小人有以妄说而病吾君之心也。君心勤政，彼病之以逸豫；君心忧乱，彼病之以燕乐；君心裕民，彼病之以聚敛；君心静治，彼病之以威武。六三之来兑，即容说之小人也。非九四之刚正，介而隔之，使不得近于九五，其不为疾者鲜矣。六三者，君心之膏肓也；九四者，君心之箴规也。故九四者，六三之所甚不喜也。六三不喜，则九四有喜矣。非九四之私喜，天下国象之大庆也。故魏徵用而封伦沮，李绹入而承璀去。《春秋传》曰：介在东都。介，隔也。

**九五，孚于剥，有厉。《象》曰：孚于剥，位正当也。**

小人得志，疾也；不得志，亦疾也。得志则中其疾以疾其君心，不得志则移其疾以疾其君子，是疾一移，则阴剥阳、邪剥正矣。虽以九五之刚明中正，难说于其上，三阳之可否诚正，介隔于其下，然六三以兑说而来焉，上六以兑说而引焉，九五万一轻信二阴而孚焉，则剥之胎具矣，安得不危厉而祇惧哉。九五居此位也，则必当此责也，可不惧乎。尧且忧欢兜、畏孔壬，况不如尧者乎。

**上六，引兑。《象》曰：上六引兑，未光也。**

贤人在上引其类，小人亦然，物各从其类也。故上六兑说之小人，必引六三来兑之小人，然举而无成、发而不中者，上有九五之刚明，以剥为惧，下有三阳之众正，以隔其来，又以上六在一卦之外，无位以昌其党，此小人之道所以不至于光亨而乱天下也。欢兜荐共工而尧吁金言，荐鲧而尧沸，皆引兑而未光者与。六三下卦兑说之极，上六上卦兑说之极，位皆阴柔，故上者引、下者来。



坎下巽上

涣，亨，王假有庙，利涉大川，利贞。《彖》曰：涣亨，刚来而不穷，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庙，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济大难者存乎才，散大难者存乎德。既济、既散而不居者存乎道。

涣，散也，其为卦，坎下巽上。坎，水也、险也、难也；下卦，内也；坎下者，难在内也。膏肓内痛，非腠理之药所能达；祸乱中起，非都鄙之政所能排。当是之时，孰





能济此难而散之者？其惟巽之君子。盖济难者才也，散难者非才也。项羽能亡秦而不能散汉以为楚，曹操能平群雄而不能散吴、蜀以为魏，项挟勇、操挟知，皆才也，非德也。欲天下之难永散而不再合，惟德足以服人心而后可。

巽之才，木也；其德，风也。水之浅能溺万物，然乘一木，则悠然而济；水之怒能决九山，然遇一风，则欣然而散。才以济之，德以散之，天下之大难一朝涣然而不复聚，涣之所以亨通也。曰利涉大川，乘木有功，言王者之才足以济大难也。曰利贞，又曰王乃在中，言王者中正之德足以散大难也。

然天下之大难，济之易、散之难；散之易，散之而不居难。平吴亡晋，平陈亡隋，居之而骄也。武王一戎而天下定，难已济矣；散牛而不复用，难已散矣。武王方且祀于周庙大告武成，曰此惟先王后稷之功，此惟太王王季之功，此惟文考文王之功，至于在我，则曰“予小子其承厥志”而已。退然无自功之色，至此然后见才不足为武王、道德不足为武王，言非有道，孰能谦巽而不居其功乎！不居，斯不骄；不骄，斯不败。故巽之才在木而不在木，巽之德在风而不在风，兼天地人之谦者，其惟巽之有道与！故曰既济、既散而不居者存乎道，此涣亨所以首之以王假有庙，然后及济难、散难、利贞之辞与！刚来而不穷，谓九二。柔得位乎外而上同，谓六四。

《象》曰：风行水上，涣，先王以享于帝立庙。

卦辞言王假有庙，举其略；《象》曰享于帝，举其详。言不独归功于祖考，又当归功于天。享于帝，昊天有成命是也；立庙，清庙是也。

初六，用拯马，壮吉。《象》曰：初六之吉，顺也。

初六逢险难之时，屈卑下之位，而挟拯难之志，是黔娄言善贾、叔山无趾言善舞也，将焉拯是？不然，拯不在独而在从，不在从而在择，不在择而在早。初六今何从？从圣明之君乎，在下而莫我达也；其次从吾君之大臣乎，从之又不可泛也；莫若择其贤而有力者。

九二者，大臣之刚正，所谓贤而有力者与，其贤如骥之德，其壮如骥之力，初六从之，顺乎其吉，沛乎其拯也。所从而不择，择而非有力，有力而非贤，贤且有力而从之不早，非所以据拯难之志也。择所从而得九二，得九二而从之于初，吉何疑焉？信从何、平从无知、诸将从邓禹、秦府之士从玄龄，拯难之功何如哉。六，顺也；初，早也。九二乾爻，乾为马。

九二，涣奔其机，悔亡。《象》曰：涣奔其机，得愿也。

君子当平世，为雾中之豹，为渊中之龙，如酣寝而不闻，非杨也；君子当乱世，为决川之禹，为救火之侨，虽焚溺而不避，非墨也。吉凶与民同患，当其可而已。九二以刚中之才，当险难之世，就使无大臣之位，逢九五刚明中正谦巽之君，犹当奔奏而赴之，与之济难，而况大臣之位乎。得其志愿，何悔之有。幡然而改，尹奔汤以济纳沟之难也；舍筑而起，说奔高宗以济大川之难也。机者，君所凭也，不言君而言机，不敢斥所尊也。虽然，有似之而非者，石厚之奔州吁、荀爽之奔董卓，淫奔也，非奔机也。学者审诸。

六三，涣其躬，无悔。《象》曰：涣其躬，志在外也。

险难之世非一端也，有基难，有作难，有济难，有遭难，有免难。褒、妲、斯、高，基难也；胜、广、元感，作难也；汤、武、伊、周，济难也；河桥、白马，遭难也；二老、四皓，免难也。

六三在坎之外，体柔之德，居无位之地，柔则不竞，外则无险，无位则无施，虽不



能济难，其散于难而免其身，何悔焉。志在一世之外、万物之表故也。志在一世之外者，举世不能浊其洁；志在万物之表者，一物不能伤其生。故商山无斯、高，白马无园、绮，人之或出或处，各言其志，圣人所不能齐也。不然仲尼以景公轻夷、齐，以曾点重由、求乎。

六四，涣其群，元吉，涣有丘，匪夷所思。《象》曰：涣其群元吉，光大也。

六三之涣其躬，散一己之难也，六三居险之外者也；六四之涣其群，散天下之难也，六四近君之大臣也。六三而为六四，僭矣；六四而为六三，偷矣。何也？六四逢险难之世，居大臣之位，当济难之责，不能散天下群聚之难，非偷而何？然散其大者虽如山岳，而其小者尚如丘陵，散犹不散也。不忽其丘陵之小，而怀匪夷之思，必尽乎夷之后而已，然后元吉而光大也。慕容绍宗之不迫侯景，仆固怀恩不平河北，皆有丘而不思夷之者也。巽为高，故有丘。

九五，涣汗其大号，涣王居，无咎。《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涣之六爻皆无凶悔吝者，惟六三世外之君子无与于济难，其余诸爻皆奔走而为九五之用。九五以刚明中正之德，谦抑卑巽之度，为一卦之主，用群臣之贤，将何以大慰天下之望，尽散天下之难乎？不有大号令、大建立、大更革，未见其可。盖天下有大险难，如一身有大疾病也，除大疾病者非一汗则疾不解，排大险难者非大号则难不散。何谓大号？发号施令必大焉，先小者、碎者，虽多无补也。商民所大病者，其政贪，散财发粟之令一出而四海服；秦民所大病者，其政酷，约法三章之令一下而万民悦。大者举矣，何必多乎哉！

然除疾有二，疾而不汗者死，汗而复反者亦死；散难有二，无大号者民弗从，有大号而复反者民亦弗从。令之以薄敛，而行之以重赋，是反也；令之以轻徭，而行之以劳役，是反也；令之以省刑，而行之以峻法，是反也。出令而民从之，令反而民去之，天下之难何时而散乎？故又曰涣王居无咎，居之为言，执之以金石之坚、行之以四时之信、固守而不迁之谓也，如是斯可以正位凝命而永无灾咎矣，故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上九，涣其血去逖出，无咎。《象》曰：涣其血，远害也。

散大难者必去其源，除大疾者必绝其根。疽之为疾也能杀人，而不善疗疽者亦能杀人，何也？知疗疽而不知消其根也。血之毒而非气之正者，疽之根也，爱其血而不听其去者，存疽根者也；去其血而不与之尽者，留疽根者也。二者之祸，其一医之罪也，其一岂医之罪哉！

上九居涣之终，能为九五之涣其血矣，必去之尽而出之远，则天下之难其害日远日亡矣。不留者在上九，听与否不在上九也，非九五刚明中正之君，孰能一听上九之所为哉，可不惧乎。孙武之诛队长，穰苴之斩庄贾，上也；楚子常之杀无极，陈元礼之杀褒、姒，次矣。

## 卷十六

䷧

兑下坎上

节，亨，苦节不可贞。《象》曰：节亨，刚柔分而刚得中。苦节不可贞，其道穷也。说以行险，当位以节，中正以通。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



厥初生民，无穷民也，民奚而穷也？民之欲无穷而财之生有穷，以有穷奉无穷，民于是乎始穷。圣人忧焉，故受之以节。节者，约侈而归节也。节则裕，裕则通，故曰节亨。亨者，通也。

然有财之穷，亦有节之穷。财之穷，自不节始；节之穷，自过于节始。过于节，则人情苦之而不可久，于是节之说又穷。圣人忧焉，故受之以中。中者，非不节，亦不过于节，故曰苦节不可贞，又曰其道穷也，又曰中正以通，中则通矣。虽然，中无形也，无形则难守，于是中之说又穷。圣人忧焉，故受之以制，先之礼，后之法，礼一立则截然不可逾，法一立则凛然不可犯，上下有分，名器有等，然后财不伤、民不害矣。

非必上之虐取然后为伤害也，下无制度，则财以侈自伤、民以侈自害也。下侈且然，况不止于下侈乎。大哉圣人之制度乎，其如天地乎，天地节而四时成，圣人节而天下富。

坎阳、兑阴，故曰刚柔分。二、五皆以阳居中，故曰刚得中。兑说、坎险，故曰说以行险。二阳当君臣之正位，故曰当位。冬闭不固，则春生不茂，故曰天地节而四时成。

《象》曰：泽上有水，节，君子以制数度、议德行。

水之在泽，盈则溢，平则钟，此节之象也。兑说、坎险，说过则流，险以节之，此节之义也。二阳盛，二阴节之；一阳盛，一阴节之，此节之理也。故曰泽上有水节。民侈，受之以节；节苦，受之以中；中无形，受之以制。圣人之防人欲足矣乎？曰未也。约民以制，以制为制也；先民以身，以身为制也。故曰制数度为未足，必反而议吾身之德行焉。呜呼周矣！

初九，不出户庭，无咎。《象》曰：不出户庭，知通塞也。

君子将有以节天下，必始于节一家，节一家必始于节一身。颜子之节，非求之外也，节性而已。不迁怒，喜怒节矣；不贰过，过愆节矣；一簞瓢，奉养节矣。不出户庭之间而制数度、议德行，不伤财、不害民，节之道具矣，何咎之有？塞则行之户庭而准，通则行之四海而准，而况为邦乎。初九穷而在下，故不出户庭。

九二，不出门庭，凶。《象》曰：不出门庭，凶，失时极也。

不出户庭、不出门庭一也，以初则无咎，以二则凶，何也？初处士，二大臣也。身为大臣，上逢九五阳刚中正之君，谓宜佐其君制数度，以节天下之欲；议德行，以节其君之欲。此其时不可失也。今乃下同初九处士之节，私淑门庭之内而已，一何不广也，故凶。故公孙弘之布被，节则节矣，于穷奢之主、虚耗之民，何裨焉。九二说之主，容说之臣故也。

六三，不节若，则嗟若，无咎。《象》曰：不节之嗟，又谁咎也。

六三以兑说阴柔之极，而在人上，挟其说豫充盈之势，极侈汰以自奉而不知节，至于人恶其盈，鬼瞰其室，天收其声，然后戚嗟慨叹，亦何及矣，自取之耳，又谁咎哉。郑伯有、晋石崇是已。至见逐于国人，追诵于白首而不悟也。三居泽之极，故溢而不节。

六四，安节，亨。《象》曰：安节之亨，承上道也。

六三之不节不及于节，上六之苦节过于节，无过焉、无不及焉，节而中，中而安，其惟六四乎。六四在坎之下，居水之趾，安焉自节而断然不溢者也。方九五之君以甘节先天下，乃得六四之大臣，安节以承其上之道也，此天下所以蒙不伤财、不害民之福也，故亨非六四之亨，天下之亨也。

代宗欲致太平，而杨绾以清德相，曾不崇朝，而黎干、崔宽、郭子仪翕然而承之，非承绾也，承代宗之道也。使馆之清节不出于安而出于强，是三人者肯心服而承之哉。

干与宽可强而服也，子仪可强而服也乎。

**九五，甘节，吉，往有尚。《象》曰：甘节之吉，居位中也。**

九五以刚德为节之主，宜其过于节也。然甘而不苦者，以其位乎中也。中则不过，不过则可美而易从矣。禹是也。宫室卑矣，衣服恶矣，饮食非矣，何其节也，然致美黻冕、致孝鬼神，又何华也，此其所以无往而不可尚，天下皆受其吉康与。

**上六，苦节贞凶，悔亡。《象》曰：苦节贞凶，其道穷也。**

上六居节之极，故为苦节，苦节非不贞正也，而奚其凶？果凶矣，夫凶悔吝，大者凶，小者悔，小者尚亡，大者奚有焉，悔无、凶亦无矣，今也前曰凶，后曰悔亡，是凶而不凶也。学者至此宜覃思焉。

盖君子之行或过、或不及，故圣人之言或抑、或扬。上六在一卦之外，此世外之士也。世外之士过于节而行一概苦节，亦何恶于人，然厉其节、极其苦以为贞正之操而不屑一世，此世之所疾，故有凶之道焉。伯夷隘是也。然人苦其苦而已甘其苦，不怨不怼、不惑不偷，又何悔焉。圣人悯其人，而深戒之以凶；又嘉其节，而深许之以悔亡。悔且亡，况凶乎！是不许其一而许其百也，圣人之意章矣。又哀之曰其道穷也，岂不曰斯人也而有斯穷也，不以非道而穷，盖以道而穷者与！

孔子曰：“君子固穷”，固之为言固当然也。又曰：“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求仁而得仁，又何怨”。然则上六之凶，何知非吉，而其穷，何知非通与！呜呼，上六之道，其使人悲也，虽然可悲也，而上六则荣矣。贞凶悔亡之辞，学者勿以其一废其一，则上六之穷，未为终穷也。

说者乃以上六爻《象》之辞，与卦辞所谓“苦节不可贞”之辞、《象》所谓“其道穷也”之辞比而同之，使其一意而申言，则《易》赘矣。夫卦《象》之辞，圣人以苦节绳天下也；上六之辞，君子以苦节绳一身也。以苦节绳天下不可，以苦节绳一身又不可，是退夷、齐而进伯有、石崇也，岂惟《易》赘也，节之卦可废矣。



#### 兑下巽上

**中孚，豚鱼吉，利涉大川，利贞。《象》曰：中孚，柔在内而刚得中，说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鱼吉，信及豚鱼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虚也。中孚以利贞，乃应乎天也。**

中孚之为卦，三与四二柔在内，则中虚，中虚则无我；二与五二刚得中，则中实，中实则有物。《中庸》曰：不诚无物，心如器焉。诚之在心，如物之在器焉。器虚然后物得而实之，心虚然后诚得而实之。若有我之心先立，则吾心先为有我之私所实矣，将何地容此诚哉。心者，神明之舍，舍不虚，神明将何居焉。夫惟此心洞然而虚，则至诚充然而实矣。充然者发于中而孚于外，此所以为中孚也。

中有玉者外必辉，中有诚者外必孚，孚之为言，此感于彼、彼信于此之谓也。是故中孚之所发，上行之则顺，下信之则说。故曰：中孚，柔在内而刚得中，说而巽，孚乃化邦也。孟子曰：不诚未有能动者也。

中孚所动，至微而信豚鱼，至危而蹈水火，至显而化邦，至应乎天焉，往而不动哉。海客之机心，海人未知而鸥鸟先知，中孚之至信所以及豚鱼；燕客之伎心，秦人未觉而白虹先觉，中孚之利贞所以应乎天。然则涉危化邦，有不足为者。

**《象》曰：泽上有风，中孚，君子以议狱缓死。**

风无形而能震川泽、鼓幽潜，诚无象而能动天地、感人物，此泽上有风所以为中



乎。心一诚而诚万用，用之大者，其惟好生不杀乎，故中孚至诚不杀之心，首用之以议狱缓死。好生治民，舜之中孚也；不犯有司，天下之中孚也。天下中孚，则万心一心矣。鸟巢可窥，况豚鱼乎，无他，不杀之心孚于鸟耳。使无诚恻好生之心，巢中之鸟不为海上之鸥乎。《中庸》曰：诚不可揜。议狱者求其入中之出，缓死者求其死中之生，至元恶大奸不在是典。故四凶无议法，少正卯无缓理。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象》曰：初九虞吉，志未变也。

邪不闲不可与存诚，伪不去不可与言诚，是故中孚之诚不可不防其有他也。然责子在初，闲家在初，防心亦在初。若生子在初，生见于《书》，责子之法也；闲有家，志未变，见于家人之初九，闲家之法也；虞吉志未变，见于中孚之初九，防心之法也。虞之为言，虽无虞、戒不虞是也，不及其初志之未变而防之，俟其亡而追、炎而扑、曲而揉、决而堤，则噬脐矣。一身之外无非妄，一诚之外无非伪，妄与伪皆所谓有他者也。如御寇贼，如避风雨，察吾心一毫有他，则惕然而不安，则防之周矣。不忠、不信、不习，当如曾子之所省者三，勿视、勿听、勿言动，当如颜子之所克者四，其庶几乎。不燕，不安也。

**九二，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象》曰：其子和之，中心愿也。

九二以刚正诚实之德，而遇九五刚中诚实之君，进而居大臣之位，其孚何先？其惟以贤事君、以心感贤乎。夫惟九二刚而不谀、正而不忌、诚实而不欺，以此号召天下之同类，是心一萌，微而章、隐而显，群贤孰不响然而和之者。盖有此爵禄者，我九五之君也，不私此爵禄于己而乐与群贤共之者，九二中心之至愿也。出于中心之至愿，而无一毫之忌疾，同类何疑而不孚，何畏而不应乎。彼有实息仲舒之经术而荐之以相，悍藩不悦真卿之刚正而荐之以使叛臣，岂中心之孚也哉。鹤，祥禽也，以喻九二之贤也。在阴，以阳处阴也。其子，同类也。

**六三，得敌，或鼓或罢，或泣或歌。**《象》曰：或鼓或罢，位不当也。

水之为物，深则静、浅则动，深则融、浅则结。六三泽水之最上，浅而未深之水也。今夫泽水之遇风也，其上则波，其下未必波；其遇寒也，其浅则冰，其深未必冰。何则？浅则易摇，深则难挠也。六三为泽水之浅，居柔说之极，故一与物遇，鼓之则动，罢之则止，结之则泣，融之则歌，安能有守而自信哉。人必自信，然后人信之。六三已且不自信，又何孚于人。无它，柔说、躁动而在人上，其位不当故也，仪、秦、轸、缓在在反复之人是已。物我相遇曰敌，风水相遭亦曰敌。泽遇巽，故曰得。

**六四，月几望，马匹亡，无咎。**《象》曰：马匹亡，绝类上也。

为臣者不能诚其身，则不能诚于君。六四以阴居阴，以顺居下，处己而不盈也，不曰诚其身乎。以一阴承九五，孤进而不党也，不曰诚于君乎。人知以盈自裕，莫知以盈自仆；人知以党自助，莫知以党自蠹。六四不盈，如月之近于望；不党，如马之亡其匹。其中心之诚，人信之、君信之，又何咎矣。张良早师黄石，晚从赤松，月几望也；韩愈前不污佞、文，后不污牛、李，马匹亡也。绝类上也，谓绝党以承上。

**九五，有孚挛如，无咎。**《象》曰：有孚挛如，位正当也。

至诚如中孚，可谓道盛德至矣。然五爻不言孚，而九五独言有孚，岂不曰诚之至、孚之盛，其惟九五之所独有，而二、三皆莫望其末光乎？曰：然。然则九五之孚下，以其化邦则民斯从，感物则物斯信，涉险则险斯夷，应天则天斯动乎？曰：是未足为九五有孚之吉也。九五以刚健中正诚实之德，来天人万物之应，方且惕然如拘挛而不少肆，

歉然自敛退而不敢居，若不足以受大人万物之归己，而不足以当天下之正位者，此九五有孚之至也。曰牵如者，九五之心也。曰位正当者，非九五之心也，天下之心也，至此所以为中孚之主也。卦辞吉而此无咎，亦九五之谦也。九五虽刚而为巽顺之主，故牵如。

上九，翰音登于天，贞凶。《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长也。

天下之理，德之小者不可以饶大任，才之下者不可以慕高位，无其资者不可以过其望也。上九处中孚之外，非中孚之徒，无中孚之实，为中孚之声，此妄而盗真、诈而盗诚者也。而乃挟其声之善鸣，下欲以动夫众，上欲以动夫君，而躐取高显之位，求之亦不可得，得之亦不可久，虽正亦凶，况不正乎。此如樊笼之鸡，乃欲一飞而登天，可乎。夫一举千里者，鸿鹄也；翔于万仞者，凤凰也；怒而九万者，鹏也。何也？彼诚有其才德也。曾谓一鸡而能登天乎，晋之王衍，唐之训、注是也。上九巽之极高者，故曰登天。巽为鸡，故曰翰音。

三三  
三三

艮下震上

小过，亨，利贞。可小事，不可大事，飞鸟遗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彖》曰：小过，小者过而亨也。过以利贞，与时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刚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飞鸟之象焉，飞鸟遗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顺也。

小过之世何时也？用静吉、用作凶之时也。曷为静吉而作凶也？君臣俱弱，一也；上动而下止，上作而下不应，二也；阴盛而阳孤，邪众而正寡，小人长而君子消，三也。可以不静而轻作乎哉！

当是之时，君臣必也自揆其才，互量其力，而安处其时，小有所过则可，大有所过则不可；卑有所就则宜，高有所举则不宜。如飞鸟焉，有所飞必有所归也，飞而无归，凶孰大焉。是故飞有山可栖，则不可以排空而飞也，若下舍其艮之山，而欲上穷乎震之大，空至于无归而遗音哀鸣，则何及矣。是以圣人首戒之曰：小过亨，利贞，可小事，不可大事。言小者过则亨、则利，然必正乃可也。有所为，则不可也。犹恐其不量才力，不度时宜而轻动也，又戒之曰：有飞鸟之象焉，飞鸟遗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顺也。言无若飞鸟薄山栖、羡云飞，始乎躁、卒乎悔也，维卑飞则吉、则顺、则宜，高举则逆、则不宜也。周平王之伐郑、鲁昭公之伐季氏、东晋之北伐、石晋之挑契丹是已。

柔得中，谓二、五。刚失位而不中，谓三、四。上逆谓五，上以阴乘阳；下顺谓初、二，以柔乘刚。内二阳、外四阴，有飞鸟舒翼之象。圣人因其飞之象，而戒其飞之过。

《象》曰：山上有雷，小过，君子以行过乎恭、丧过乎哀、用过乎俭。

泽灭木为大过，盖泽水没于林木之上，此过之大也。山上有雷乃为小过，何也？此以二卦之时言也，夫雷之声，其收以仲秋，其发以仲春；艮，山也，为东北之卦，居寅、丑之间。今也山上有雷，是季冬、孟春之间，而雷声已发，是反时为灾也，故亦为过。然已近于发生之时，故其过小，过与不及皆德之累也，亦皆君子进德之地也。小过过矣，君子用之，则过于善，故为过恭、为过哀、为过俭，是三德者，病不过耳，过何病哉。然是三者，岂君子独能之乎，小人亦能之，为过傲、为过易、为过奢。

初六，飞鸟以凶。《象》曰：飞鸟以凶，不可如何也。

飞鸟不宜上、宜下，大吉。初六，下也，宜吉也，而曰飞鸟以凶，何也？卦之形有飞鸟之象，内二阳之实为身，外四阴之散为翼，而初六、上六又翼之锐者也。翼之锐者





不量其力之微，不飞则已，一飞则有高翔远过、一举千里之意，初六阴柔之小人，常有进躐高位之心，故圣人戒之曰飞鸟以凶，又曰不可如何，言高位必疾颠，如高飞之必速堕也。盖小过诸爻皆患于过，不患于不及，而初六之小人，一过则进居于二而为主臣矣，岂不凶于而国哉，凶于身不足道也。故阳城欲坏白麻，而德宗不相裴延龄；李甘欲裂诏书，而文宗不相郑注。此得圣人戒初六之旨矣。

六二，过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过也。

六二以阴柔之小人，居大臣之高位，常有过其分之心，故常有弱其君之心，然彷徨而不敢进，窥觐而不得僭者，有二阳以振其前也，过其一又遇其一。进则九四御其腹，退则九三要其背，故其僭不及于六五之君，非不欲及也，遇二臣之振，已不可越而过也。不有君子，其能国乎，二刚失位，而其有益于君犹如此，使其得位，宜如何哉。周勃有骄主色，而折于袁盎之一言；淮南有反谋，而寝于汲黯之死义；陶侃有坐观危乱之意，而忌于温峤义旗之见指，皆遇其臣，故不及其君也。九三以阳居阳，故称祖；九四以阳居阴，故称妣。过其祖遇其妣，岂惟六二安而无咎哉，天下国家实无咎也。

九三，弗过防之，从或戕之，凶。《象》曰：从或戕之，凶如何也。

君子之进不可过，惟防小人不可不过防之，不过有时不幸而从之矣。非必升其堂，哿其戕，如永从凤、光从莽、固从宪、邕从卓，然后为从也，不防而信之，斯为从之矣。从之斯受其戕贼之祸矣。国人皆知白公将为乱，以告子西，而子西独不信；曹操之篡汉，路人皆知之，而荀彧独不疑，至九锡而始有异议。故皆受其祸。六二有进而僭其君之心，故圣人戒九三之迫切如此也。

九四，无咎，弗过遇之，往厉必戒，勿用永贞。《象》曰：弗过遇之，位不当也。往厉必戒，终不可长也。

当小过之世，逢阴柔之君，有群阴用事之党，上六之小人居高位矣，六二之小人为大臣矣，初六之小人则又飞翔而并进矣，当是之时，君与国其殆哉。不幸而二刚皆不得位，一居下卦之外，一居上卦之下，皆非得要地者，又幸而刚分处于内外，以遏群小往来之冲，二君子者岂以失位而不勉乎。圣人既戒九三以过防小人而勿从之矣，则又重告九四曰：尔虽失位不当也，尔虽恬退而弗过于进也，然尔既遇六二之欲越而上僭而往，从之则必厉，勿用往也，必戒可也，永守尔之贞正可也，能是则无咎矣，彼阴柔之小人终不可使之道长也。此圣人戒九四之至也。天下多难，得一君子犹可恃之以安，而况九三与九四同志而分处乎，一蔽遮王室于外，一扞卫吾君于内，虽六五之弱庸可覬乎。故周公居东，不可无召公之为保；良、平从行，不可无萧相之留中，此爱莫助之，《诗》所以一倡而三叹也。

六五，密云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象》曰：密云不雨，已上也。

六五弱矣，然九三、九四相与协力，或推之，或挽之，宜其能大有为而泽润天下也。然密云而不雨何也？天地之气阴阳和则雨，今众阴寇二阳，二阳战众阴，阴阳不和，一不雨也；阴阳均则雨，今阴盛而阳微，二不雨也；阴阳交则雨，今震动于上而艮止于下，上下不应，阴阳不交，三不雨也；雨露发生之母，霜肃杀之主，震与艮皆东卦也、生卦也，西郊杀地也，卦为生卦，而云兴于杀地，安得雨，四不雨也。

六五之君何为其然也，一阴不能主二阳，亦不能胜群阴故也。大而泽润天下，既不能卓然立、沛然施矣，乃欲力其大弱，以矜其小强，如初六、上六之飞鸟而不能射也，如六二之逾越而不能止也，则亦乘其栖宿于巢穴者弋而射之。不知夫弋不射宿，圣人不可



乘物之不虞以为己之能也，乘物之不虞以为己之能，亦可羞矣。晋明帝戮王敦之尸，唐代宗窃辅国之首，是足为天子之威也乎？六五之公弋取彼在穴是已。六五以阴处阳，故虽弱而犹有所弋以为强也。然则古之弱主亦曷尝无有为之志哉。

六五震之主也，然自九三、九四等而上之，至于六五则为兑，兑，正秋也，故曰西郊。云降则雨，升而不降则不雨，已上者，升而不降也。公弋，言王公之弋也。

《易》有辞同而旨异者，故履之幽人为男子，而归妹之幽人则为女子；归妹之跛、眇为女子，而履之跛、眇则为男子。然则小畜之与小过同于密云不雨，中孚之与小畜同于有孚挛如，岂可比而同之哉。董子曰：《易》无达占，《诗》无达诂，《春秋》无达例。孟子曰：以意逆志，是谓得之。

上六，弗遇过之，飞鸟离之，凶，是谓灾眚。《象》曰：弗遇过之，已亢也。

上六以阴柔之资，挟震动之才，岂惟不与诸爻相遇而已，直超而过之，必出其上，极其高如飞鸟焉，亢满如此，岂不罹灾眚之凶乎。上自共、欢，下及斯、高，其祸败一辙也，而后之小人好进者争趋之而未已，哀哉。



离下坎上

既济，亨，小利贞，初吉终乱。《象》曰：既济亨，小者亨也。利贞，刚柔正而位当也。初吉，柔得中也。终止则乱，其道穷也。

出多难而入无难，是为既济之世。当是之时，小者亦亨，况大者乎。盖无一人不亨，无一物不亨，无一事不亨也。如济川焉，舍川而陆，舍舟而楫，危者安、险者济，何忧之有？然人皆敌于洪流，莫或敌于夷涂；人皆惧于覆舟，莫或惧于覆车。是以初吉而终乱也。

秦灭六国而秦自灭，晋平吴乱而晋自乱，隋取亡陈而隋自亡。惟圣人能外内无患，自非圣人，外宁必有内忧，此鄢陵之胜，范文子所以忧晋之必祸也。盖人之常情，多难则戒，戒则忧，忧则治；无难则骄，骄则怠，怠则乱。圣人见其初吉而探其终乱，惟能守之以贞固而不移，持之以忧勤而不息，则可以免终乱而不穷矣。故戒之曰利贞，又曰终止则乱，其道穷也。

刚柔正，谓六爻刚居刚位、柔居柔位。柔得中，谓六二。终止，谓上六，柔怠自画，非克终既济之才。

《象》曰：水在火上，既济，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泰，天地之明交也；既济，水火之明交而天地之互交也。故泰者既济之纯，既济者泰之杂。自泰之外，孰有如既济之吉亨者。火炎上也，降而居下；水润下也，腾而居上。此水火之明交也。初与三、五皆乾也，分而下于三阴；二、四与上皆坤也，分而上于三阳，此天地之互交也。天地通气，水火济任，此其为既济与。当是之时，固众人所喜而君子所惧也。见其吉、思其乱，先其患、豫其防，可以保初吉而无终乱矣。此尧、舜儆戒无虞之道也。

初九，曳其轮，濡其尾，无咎。《象》曰：曳其轮，义无咎也。

初九济难之初，将去危乱而之吉亨也。惟初九以刚居刚，有济难之才，又能竭济难之力，如良马焉，驾大车涉大川，川将离而未离，岸将登而未登，自非竭力以曳其轮，至于濡尾而不之恤，何以能济乎，宜其无咎也。此周公东征之事乎。

六二，妇丧其茀，勿逐七日得。《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六二以阴居中，妇象也。九三在前，为妇车之蔽蓐象也。然九三之火逼近六四之水，火将进而隔于水，丧蓐之象也。妇车有蔽而后可行，丧其蔽，不可行之象也。

六二有文明中正之德，太平之贤臣也。当险难既济之后，太平之盛时也，上有九五刚阳中正之君，太平之圣君也。以贤臣当盛时、遇圣君，行吾道以守盈成，吾见其易易也。然一有小隔于其间，则此道扼而不得行，此众人之所躁而竞，君子之所静而俟者也。躁而竞者，胜负未可知；静而俟者，不久而自定，故曰：勿逐，七日得。然非以中道自处而不躁，安能如此，故曰以中道也。故管、蔡之谤周公，公不辩而王自悟；燕王、上官之潜霍光，光不言而帝自察。二与五为七，六二与九五相应，故为七日得。《诗》有翟蓐。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象》曰：三年克之，惫也。

未济求济者宁，既济求过于济者倾。九三当既济之后，挟重刚之资，居炎上之极，有求过于济之心，此小人之好大喜功而不可用者也。虽以中兴之贤君，一人其说，轻用军师以伐远方之小夷，犹久而后胜，既胜而中国之民亦惫且困矣。以贤君伐远夷，宜易而难，宜速而久，宜福而祸，而况其余乎。武帝承文景之后而伐匈奴，太宗当贞观之隆而征高丽，皆此类也。善处既济者，其惟光武却臧宫、马武之请乎。

六四，繻有衣袽，终日戒。《象》曰：终日戒，有所疑也。

陵于居者，墙以寇退立；水于宅者，舟以水涸葺，此匹夫匹妇之愚所能知也。当无难之时，而不为多难之备，有天下国家者独不是之知乎。六四居水之下、火之上，是燥而涸之时也，宜喜而忧、宜安而危，方且皇皇焉求敝衣之袽，为窒隙之具，以备葺舟之用，又且终日而戒焉、疑焉，无顷刻而不戒、不疑焉，常若夜半而水骤至焉，夫惟汤之旱所不能懈，故尧之水所不能溺，此有备无患，传说所以戒高宗也。

曰繻有衣袽，有之为言，不至于求而无之谓。虞翻曰：繻，衣也；袽，败衣也。繻或作濡。

九五，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象》曰：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时也。实受其福，吉大来也。

九五以刚明中正之君，抚既济无难之运，思患豫防，此将奚先？其惟清心寡欲、恭俭无逸乎。祀，国之大事也，过于丰不曰伤财，厚于神不曰过制，然犹以为用大牲不如薄祭之福，俟备物不如急时之勤，而况于奉己也乎。以此防民。然文王之游田未尝而八骏之轡已驾，孝文之露台不作而万户之宫已新，此圣人所以为九五而深虑也。杀牛，大牲；禴，薄祭也。西邻之时，言急时而不懈也。

上六，濡其首，厉。《象》曰：濡其首厉，何可久也。

上六既济之极，如已济大川，自谓没世无风波之虞矣，不知济其一，又遇其一，求载而无宿舟，求涉而无善游，乃欲褰裳而冯河，此必溺之道也，危而不可久生也明矣。此晋武平吴之后，明皇天宝之末也，可不惧哉。濡至于首，则溺其身可见矣。坎水，故濡；上六在上，故为首。此圣人所谓初吉终乱者与，然犹有不信者何也？



坎下离上

未济，亨，小狐汔济，濡其尾，无攸利。《象》曰：未济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济，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续终也。虽不当位，刚柔应也。

《易》之卦六十有四，其辩邪正，其防消长，其儆勤怠，其戒治乱安危存亡，其变

不知其几也，幸而至于既济矣，而其终犹未济，然则事何时而济，济何时而定乎？盖天下国家之治，如人之一身，如天地之造化。一身吸必有嘘，天地昼必有夜，天下国家治必有乱。其变无息，圣人处之亦无息，此《易》之道也。

是故泰复变为否，既济复变为未济。处既济者在于有持守克终之心，处未济者在于有进为克终之才。心不克终，故既济为未济；才而克终，故未济为既济，济斯亨矣。故曰未济亨，非未济之亨也，未济而能济之亨也。

既曰亨矣，又曰小狐汔济，濡其尾，无攸利，何也？三阳失位而弱于才，如狐之能济而恨其小也，惟其才之能济，而恨其小且弱，故狐几济而衰，力不能以举其尾；如事之几成而败，才不能以毕其功，莠弘、晁错、房管是已。

柔得中谓六五，未出中谓未出于险中。刚柔应谓六爻皆一阴一阳，自相应也。

《象》曰：火在水上，未济，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水在火上则成烹饪之功，故为既济；火在水上反是，故为未济。然君子观未济之象，而得慎辨物居方之理，何也？六位皆一阴在下，一阳在上，物各有辨，居不乱方，则类聚群分之理得矣。故舜与共、欢杂处尧朝，非辨物居方也；进二八退四凶，辨物居方也。可不谨乎。

初六，濡其尾，吝。《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极也。

既济之初九濡其尾则无咎；未济之初六濡其尾则吝，何也？初九强于才者也，已济而濡其尾，贺其济而后濡也，故无咎；初六弱于才者也，几济而濡其尾，忧其濡而不济也，故吝。管仲之三归反玷，绛侯之有骄主色，初九之濡尾也；桓温至洛阳而复败，刘裕得关中而复失，初六之濡尾也。亦不知极，谓才之小且弱者，其极终无成而不自知也。然虽不知其终极之无成，而能力其弱以济难，其济尔志也，其不济非尔志也，故圣人惜之曰吝。吝者，力不足之辞也。

九二，曳其轮，贞吉。《象》曰：九二贞吉，中以行正也。

既济之初九曰曳其轮、濡其尾，则乘者人、曳者马也；未济之九二止曰曳其轮而已，则一人而乘且曳也。人乘车而马曳之，或两、或四、或六，则其车轻，其济易；吾乘之、吾曳之，则其车重、其济难。故九二视初九，可以为难矣。自非九二以刚健坚贞之才，居大臣中正之位，受九五孚信之知，安能以一身莫助之力，而独济大难之险，以底于中正之吉乎。一萧何而助者二人，一邓禹而助者二十有七人，一玄龄而助者十有七人，马曳轮也；羽既死，飞又死，而孔明自将以出祁山，身曳轮也。哀哉！

六三，未济，征凶，利涉大川。《象》曰：未济征凶，位不当也。

六三以阴柔之资，当险难之极，而位下卦之上，位浮于才，已若独行以济难，得不凶乎。然下有九二刚健之大臣，上有九四刚明之近臣，六三能柔顺以亲附之，亦可因人以成事，涉险以济难矣。其丙吉、王导之徒与。

九四，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象》曰：贞吉悔亡，志行也。

临难而坐观，履险而不欲济，无志者也。有志矣，患无才；有才矣，患无位。有志而无才者，欲济而不能济；有才而无位者，能济而不得济。备斯三者，其惟未济之九四乎。怀刚正之资，其志立矣；奋震动之威，其才果矣；居近君之地，其位亲且重矣。是惟无动，动而用之，以伐远夷，则有大功、受大赏必矣，宜其志之得行，吉而悔亡矣。然未济之九四，圣人喜其伐鬼方之赏；既济之九三，圣人忧其伐鬼方之急，何也？既济之世利用静，未济之世利用动也。然未济之九四，亦必曰三年者，戒其欲速，谨之至也，虽



许其动，可轻动乎。马援请行征蛮于建武之隆，李靖请行伐狄于贞观之盛，既济之九三以之。宣王兴衰拨乱之世，而吉甫伐玁狁，召虎伐淮夷，方叔伐蛮荆，未济之九四以之。

六五，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象》曰：君子之光，其晖吉也。

六五逢未济之世，为济难之主，而应之以阴柔之才，宜其如周平王、晋元帝之弱也。今也以贞正而吉，以孚诚而又吉，以光辉而又吉，又许之以无悔，何其反也？盖未济之六五，其体离也，在天为日，在地为火，日与火虽柔犹刚、虽弱犹强。故日之在夏，噎之益热；火之在夜，宿之弥壮。

六五文明之至盛而养之以晦，刚烈之至猛而揜之以柔，方且虚其中以临照百官，正其身以一正天下，坚其诚以信任群才。故初六之在下而弱才，乃最先濡其尾以为之用；九二刚健之大臣，则又自曳其轮以为之用；六三之弱才，则又亲附二阳以为之用；九四刚明之近臣，则又奋伐远夷以为之用。安得不一扫大难为无难之世、一变未济为既济之时乎！备三吉之盛福，而无一毫之悔尤，又何疑焉。其汤、武、高帝之创业，少康、宣王、光武之中兴事耶。

上九，有孚于饮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象》曰：饮酒濡首，亦不知节也。

未济至于六五已变而为既济矣，至于上九则周文武终于逸乐之时也。上九于此夫何为哉？燕兄弟、燕朋友、燕群臣嘉宾，推孚诚以待下，以与天下乐其乐而已，故曰：有孚于饮酒，无咎。然治乱同门，忧乐同根，天之道也。故又戒之曰：濡其首，有孚失是。又戒之曰：饮酒濡首，亦不知节也。其明皇末造之事耶。既济上六之濡首者，水也；未济上九之濡首者，非水也、酒也。水之溺人，溺其一身；酒之溺人，溺其身以及其天下国家。故泽水之害小于仪狄之酒，禹恶旨酒之功大于平泽水。

## 卷十七

### 系辞上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此章言作《易》之本始也。盖易有二，有未画之易，有既画之易。未画者，易之理；既画者，易之书。曰天尊地卑，曰卑高以陈，曰动静有常，曰方以类聚、物以群分，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此未画之易也，易之理也。有圣人作，仰观俯察于是，制此之画，写彼之理，罗彼之理，归此之画，而易之书生焉。是故因彼之天地，定吾二卦为乾坤；因天地之卑高，列吾六位之贵贱；因天地之动静，判吾九六之刚柔；因天地之间万物之聚散，生吾八卦之吉凶；因天地之示形象，见吾六十四卦之变化。画卦之椎轮，作易之滥觞，于是乎书，此既画之易也，易之书也。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何谓也？曰：易之未作，乾坤在天地；易之既作，天地在乾坤。

卑高以陈，贵贱位矣，何谓也？曰：地之位卑，臣道也、子道也、妇道也，地既隤然示人以卑，则二者臣位也，安得不自卑而位于贱；天之位高，君道也、父道也、夫道也，天既隆然示人以高，则五者君位也，安得不惟尊而位于贵。夫惟上贵下贱既位焉，而不可逾，如天高地下一定焉，而不可易，于是君臣、父子之大分始立，由上古以迄于今，万世共由其道而莫之能改也。故乾坤者，礼之祖而《易》之门也。入室始于门，人《易》始于乾坤。人本乎祖，道本乎礼。老子曰失道德仁义而后礼者，知之乎？

曰动静有常，刚柔断矣，何谓也？曰：天地之道，阳动而刚，阴静而柔。九，阳也，动也，故断然知其得天地之刚；六，阴也，静也，故断然知其得天地之柔。天地本静也，静极生动，动极生静，一动一静，至诚无息，兹谓有常。

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何谓也？曰：南方之人喜闻楚语，北方之人喜闻燕语，方以类聚也。鹊之巢无乌之子，马之厩无狐之穴，物以群分也。善恶之分聚亦然。聚散异向，好恶相攻，由是吉凶生焉。故泰之道，君子聚而吉、散而凶；否之道，小人聚而凶、散而吉。自八至六十四，皆然也。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何谓也？曰：有物可见、无物可执之谓象，有物可见、有物可执之谓形。日月在天，象也；山泽在地，形也。天垂日月之象，故《易》之坎、离可见天之变化；地出山泽之形，故《易》之艮、兑可见地之变化。变化者，天地之至神也，孰得而见之者，形象著而变化不可隐矣。大哉《易》乎！大哉作《易》之圣人乎！天地且不得隐，而况人物万事之变乎。

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何谓也？曰：此言天地斡流而成万化之神，乾坤错综而生六子之妙也。以乾之刚，而错摩坤之柔，以坤之柔，而错摩乾之刚，一刚一柔，相推相荡，鼓之以雷霆而为震，莫之鼓而鼓也；润之以风雨而为巽、坎，莫之润而润也；日月运行夫寒暑而为坎、离，莫之运而运也。然得我之刚者为长男、为中男、为少男，得我之柔者为长女、为中女、为少女，成男、成女，莫之成而成也。三才之天地人，《易》之乾坤，其神矣乎，其妙矣乎！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简能，何谓也？此赞乾坤之功虽至溥而无际，乾坤之德实至要而不繁也。始万物者，乾之所知也，知其始莫知其成；成万物者，坤之所为也，为其成莫为其始。此其功之溥而无际也。然乾道不在多言，一言而尽之曰易；坤道不在多言，一言而尽之曰简。乾因物之自然，故易；坤因乾之自然，故简。易则有不知之知，简则有不能之能，此乾坤之德至要而不繁也。

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何谓也？曰：此赞圣人之德始乎法天地，终乎参天地也。圣人法乾德之易，故天下皆可以易知；圣人法坤德之简，故天下皆可以易从。易知则有亲，乐其中之无险也，若德宗之猜忌，人亦猜之，何亲之有？易从则有功，信其成而争先也，若苻坚之妄动，人皆危之，何功之有？有亲则天下附之而不可解，故可久；有功则天下成之而不知倦，故可大。圣人之德业于是为至，而乾坤易简之理，吾自得之矣。乾坤易简之理得，而圣人成位乎乾坤之两间，而与天地参矣。夫圣人以易简成，而昧者以智巧败，易简之理无它，因天地万物自然之理而顺之耳。因尊卑以定乾坤，于是天地之理不在天地而在易；因乾坤而得易简，于是天地之理不在易而在圣人。大哉易乎！大哉体易之圣人乎！然不曰圣





人之德业，而曰贤人，此之所谓贤，如《记》，所谓某贤于某之贤，如孟子所谓贤于尧舜之贤，如史所谓三王臣主俱贤之贤，非贤者过之之贤。

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刚柔相推而生变化，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忧虞之象也；变化者，进退之象也；刚柔者，昼夜之象也。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乐而玩者，爻之辞也。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

此章言君子学《易》者，必先会《易》之象辞，以为用《易》之功效也。

象者何？象也，六爻之象也。辞者何？辞也，爻辞与《象》辞也。昔者圣人之设卦也，有卦而后有象，有象而后有辞。画有奇耦者，象也；曰潜龙勿用者，爻辞也；曰阳在下也者，《象》辞也。象泯则卦隐，辞废则象晦，卦以象立，象以辞明，故曰：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谓观其有是象，而吉凶之理已具；系之以是辞，而吉凶之象始明也。何也？画之奇者，九也、阳也、刚也，画之耦者，六也、阴也、柔也。纯阳无吉凶、纯阴无吉凶，或以阳杂之阴，或以阴杂之阳，顺则合、逆则战，逆顺相推，合战万变，而吉凶生焉。阳非位无吉凶，阴非位无吉凶，或以阳居阳，或以阳居阴，或以阴居阴，或以阴居阳，当位则安，不当位则危，当否相推，安危数化，而吉凶生焉。故既曰明吉凶，又曰刚柔相推而生变化，盖谓某卦之吉凶生于某画之变化，某画之变化生于阴阳之推移。

何谓象物？有事、有理故有象，事也、理也犹之形也，象也犹之影也，不知其形视其影，不知其事与理视其象。是故欲知事之得失也如何，卦爻象之以吉凶；事之忧虞也又如何，卦爻象之以悔吝。盖吉凶者，得失之影也；悔吝者，忧虞之影也。欲知理之进退消长也如何，卦爻象之以变化；理之昼夜往来也又如何，卦爻象之以刚柔。盖变化者，进退之影也；刚柔者，昼夜之影也。有失得则吉凶随，有忧虞则悔吝随，此事之形影也，可得而象者也。

阴阳之进退，至神而无迹，曷为象之以变化？昼夜之往来，循环而无端，曷为象之以刚柔乎？独不观之剥、复、夬、姤乎，夬以五阳决一阴，阳进极矣，进极必退，于是一变为姤，而阳退焉；剥以五阴剥一阳，阳退穷矣，退穷必进，于是一变为复，而阳进焉。吾之变化一出，而彼之进退无迹者有迹矣。又不观之坎、离乎，月往则日来，日显乎昼，则卦为离，人见其烜乎外，而不知一阴之精已娠于其中，盖至刚之中涵至柔也；日往则月来，月显乎夜，其卦为坎，人见其清乎外，而不知一阳之精已娠乎其中，盖至柔之中涵至刚也。吾之刚柔一陈，而彼之昼夜无端者有端矣。进退无迹而有迹，昼夜无端而有端，曷为不可得而象乎。是故六爻之象一动，而天地人之道毕陈于《易》矣。故曰：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

君子学《易》者因辞求象，象不能外乎辞；因象求道，道不能外乎象。然学《易》必有序，有致知之学，有力行之学，其先后之序不可紊也。故曰：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由其序则自得之，而居之安矣，居则宅乎《易》而无外，安则悦诸心而非强。何谓致知？居而静，则观《易》之象、玩爻之辞以自乐，玩其辞者，愈味之而愈无穷，乐而玩其辞，愈乐之而愈有得，此致知之学也。何谓力行？出而动，则观象之变、玩爻之占而后动。如乾之初九，居下卦之下，其象以潜为主也，至九二则变而见矣，故其占曰德施普也，宜见而潜则为杨；如坤之六三居下卦之上，其象以发为主也，至六四则变而默矣，故其占曰谨不害也，宜默而发则为墨。吾不自动，动必以时；吾不自为时，时



必以《易》，此力行之学也。其知以《易》，其行以《易》，有所不动，动罔不吉矣。非吾动也，以《易》动也；非《易》动也，以天动也。故曰：所乐而玩者爻之辞也。

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前言君子所居而安，如居仁由义之居，后言君子居则观其象，如出入起居之居。三极者，三才也。极，中也、至也。

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变者也；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补过也。是故列贵贱者存乎位，齐小大者存乎卦，辩吉凶者存乎辞，忧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是故卦有大小，辞有险易。辞也者，各指其所之。

此章言《易》有卦、有爻，是故有卦辞，有《彖》辞，有爻辞，有《象》辞也。

若元亨利贞者，卦辞也；若大哉乾元者，《彖》辞也；若天行健者，大《象》之辞也；若潜龙勿用者，爻辞也；若阳在下也者，小《象》之辞也。卦辞所以释一卦之义，《彖》辞所以释卦辞之义，大《象》之辞所以总释卦象之义，爻辞所以释一爻之义，小《象》之辞所以释爻辞之义。

《彖》者言乎象，何谓也？乾之《彖》辞曰时乘六龙以御天也，夫卦辞止言元亨利贞而已，未尝言龙也，今《彖》辞以龙而象君，故曰：《彖》者，言乎象者也。

爻者言乎变，何谓也？巽以一阴而变乾，震以一阳而变坤，此以一爻而变一卦。乾初九之潜至九二则变而为见，此以一位而变一爻。它可类推也。故曰：爻者，言乎变者也。

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补过也，何谓也？易之道不远人也，自人而天，自身而人，不外乎言动之善否而已。言动之间，尽善之谓得，尽不善之谓失，小不善之谓疵，不明乎善而误入乎不善之谓过。尽善则无祸，吉孰御焉；尽不善则自祸，凶孰逭焉，故曰：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卦、《彖》、爻、《象》之辞，言吉凶者，皆此类也。觉其小不善，非不欲改而已无及，于是乎有悔；不觉其小不善，犹及于改而不能改，或不肯改，于是乎有吝。与其吝也宁悔，盖悔者迁善之权舆也，吝者长恶之膏肓也。然圣人犹许其改也，谓之小疵，恕之之辞也。故曰：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卦、《彖》、爻、《象》之辞，言悔吝者，皆此类也。吾身之过犹吾衣之破也，衣有破，补之斯全，身有过，补之斯还，还者何复之于善也，补不善以复之于善，何咎之有。故曰：无咎，善补过也。卦、《彖》、爻、《象》之辞言无咎者，皆圣人善其补过之辞也。言吉凶不若悔吝之轻，言悔吝不若无咎之平，言无咎不若言吉之福，此应之者有轻重之辨也。言失不若言疵之浅，言疵不若言过之微，言补不若言得之善，此感之者有浅深之殊也。失者，疵过之积也；凶者，悔吝之积也；得者，补过之积也；吉者，无咎之积也。今也尽善至于得而吉，尽不善至于失而凶，此岂一念之致、一日之积哉。此君子所以谨其独也。谨其独者非它，察天理之本善者而存之，察人欲之不善者而去之而已。

列贵贱者存乎位，言六爻之位，上者贵、下者贱也，此又申言上文所谓爻者言乎变也。

齐小大者存乎卦，言阴阳之爻，阳者大、阴者小也。此又申言上文所谓《彖》者言乎象也。

辩吉凶者存乎辞，即卦、《彖》、爻、《象》之辞，某卦吉凶、某爻吉凶也，此又申言上文所谓吉凶者言乎失得。



忧悔吝者存乎介，即卦、《彖》、爻、《象》之辞，某卦悔吝、某爻悔吝也，言忧之在乎察于纤介之几微也。此又申言上文所谓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

震无咎者存乎悔，即卦、《彖》、爻、《象》之辞，某卦无咎、某爻无咎也，言震惧悔愧，则无咎也。此又申言上文所谓无咎者善补过也。

一言之不足，必再言之，圣人之诲人使之避不善以趋乎善、避凶以向乎吉也详矣，犹恐其未谕也，又终之曰：是故卦有大小，辞有险易。辞也者，各指其所之。读谦、复之辞者，如行夷涂，如逢阳春，如对尧、舜、周、孔，何其气象之和乐也，其辞夷易，而指人以所之之得且吉也；读遯、剥之辞者，如涉风涛，如履霜雷，如对桀、纣、盗跖，何其气象之慄栗也，其辞艰险，而指人以所之之失且凶也，呜呼《易》其至矣。

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知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体。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

此章言圣人作《易》之道本乎天地，而天地之道本乎阴阳；圣人用《易》之道显乎天地人物之间，而藏乎一性之内也。

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何谓也？曰：易之未作也，法天地之道以为易之道，故曰准。准之言决也，如《太玄》准《易》之准也。易之既作也，还以易之道而理天地之道，故曰纶。纶之言经理也，如君子以经纶之纶也。弥之言满也，经理之而该遍也。惟其准则乎天地，故能遍经乎天地，非以易而理天地也，以天地理天地也。

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何谓也？曰：此圣人观天地阴阳显晦之理，而得天地幽明之事也。

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何谓也？曰：此圣人观天地阴阳消息之理，而得人物生死之解也。

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何谓也？曰：此圣人观天地阴阳聚散之理，而得鬼神造化之用也。何也？天文显矣，所以运是文者则不可知；地理显矣，所以具是理者则不可测。谓其幽也，文可观、理可察也；谓其明也，孰运乎是，孰具乎是也？

然则圣人何以知幽明之故也？以阴阳之显晦而知之也。阳静而晦，则明者幽；阴动而显，则幽者明。故曰：圣人之观天地阴阳显晦之理，而得天地幽明之事也。生，好物也，孰知其所以生；死，恶物也，孰知其所以死。然则圣人何以知死生之说也？以阴阳之消息而知之也。气始而息，息者生之徒；气终而消，消者死之徒。物有有始而不反其终者乎，原其初、知其反，不足怪也。春必反秋，昼必反夜，旅必反家，生必反死，死者物之复也，故曰：圣人观天地阴阳消息之理，而得人物生死之解也。至于鬼神也者，无声无臭，何为而有状？状且无也，何为而有情？圣人又何以知其情状也？以阴阳之聚散而知之也。阴阳至精之气，聚而有形之谓物，散而无形之谓魂。《传》曰：心之精爽魂魄。《记》曰：魂气归于天物者，具是形者也；魂者，使是形者也。魂止则物存，魂游则物亡，游者止之变也，亡者存之变也，观其聚散则鬼神之情状可知矣。然则鬼神之状何如也？《记》曰：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视之而不见，听之而不闻，体物而不可遗，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孔子曰：祭神如神在。此其状也，鬼神之情何如

也？《易》曰与鬼神合其吉凶，又曰鬼神害盈而福谦，此其情也。故曰：圣人观天地阴阳聚散之理，而得鬼神造化之用也。夫惟圣人观于天文、察于地理，原始而反其终，见物而知其变，知其如是而为幽明之故，如是而为死生之说，如是而为鬼神之情状，举是道而书之于《易》，则《易》之道即天地之道也。故曰：圣人作《易》之道本乎天地。

夫惟圣人作《易》之道即天地之道，则《易》与天地相似而不违乎天地矣。由是举而措之天地之间，孰能出乎《易》之外哉。是故万物众矣，《易》之知可以周而遍之也；天下广矣，《易》之道可以济而利之也。用《易》于一身，可以乐天知命而不忧；用《易》于众民，可以安土敦仁而能爱；用《易》于天地，可以范模运量天地之化；用《易》于万物，可以致曲成就万物之生；用《易》于幽明，可以通达阴阳昼夜之运，皆不得遁吾《易》之道矣。

然知足以周万物，过之则为凿。道足以济天下，过之则为兼爱，惟《易》之道则不过；旁达博及之道流焉，则为失其本，惟《易》之道则不流。明天理者乐于内，知天命者轻其外，内乐而外轻，此颜子所以乐而不忧者，用《易》于一身之功也。民情安土，我则因其安而无拂；民情欲生，我则厚其生而不薄。安民而厚生，此孔子所以答问仁以爱人者，用《易》于众民之旨也。

妙莫妙乎天地之化，圣人能范之、模之而运其化；大莫大乎天地之化，圣人能围之、量之而测其化。然范围而过焉，必入于玄虚，惟圣人则不过，何也？用《易》而已。至不一者，万物之生；至不齐者，万物之情。将欲成物，必先致曲；不能致曲，安能不遗。惟圣人则不遗，何也？用《易》而已。至于天地之运，日往月来而为夜，月往日来而为昼，孰能测其所以然哉？圣人乃能通而知之者，盖往者屈也，来者信也。昼夜者，一日之屈信也；寒暑者，一岁之屈信也；死生者，一世之屈信也；古今者，万世之屈信也。圣人何以通而知之？用《易》而已。夫众而万物，广而天下，近而一身，远而众民，大而天地，运而昼夜，惟《易》之为用，随用而为应，此《易》之神所以无方，而《易》之用所以无体也。无方则不可指，无体则不可执，故曰：圣人用《易》之道显乎天地人物之间。

然易之道何道也？天地而已矣。天地之道何道也？一阴一阳而已矣。阴阳未分谓之太极，太极既分谓之阴阳，其为天地之道一也。舍阴阳以求太极者，无太极；舍太极以求天地者，无天地。天地可一息而无阴阳乎，阴阳可一息而不动静乎。故曰：天地之道本乎阴阳。

夫阴阳之为道，安在哉？在乎生物而已。生物者善也，所以生物者道也，故继道谓之善。然善在天下，有其善者在人之性，故道者善之父，性者道之宅，然有之而能成之者，圣人也。自非圣人，有有之而得其一二，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是也；有有之而不自觉者，百姓日用而不知是也。此君子之道所以知之者鲜也。故曰：用《易》之道藏乎一性之内。然则孟子言性善，有自来矣。荀之恶、杨之混，奚白哉！噫！大哉《易》乎，至哉《易》乎！

显诸仁，藏诸用，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盛德大业至矣哉！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极数知来之谓占，通变之谓事，阴阳不测之谓神。

此章重赞天地阴阳德业之妙，圣人作《易》德业之由也。

发育万物之谓仁，造化无迹之谓用，仁可见也故显，用不可见也故藏，此天地阴阳



之德业也。民可使由之之谓仁，不可使知之之谓用，由之故显，不知故藏，此圣人作《易》之德业也。

然圣人之与天地有可同者，有不可同者，可同者显仁藏用之德业也，不可同者天地无心、然圣人有心也。有心故忧一物之不蒙其仁，无心故听万物之自生自遂。圣人仁万物而独任其忧，天地鼓动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其忧，圣人有忧而天地无忧矣。何天地之无忧也？有圣人以当其忧也。至于德业之盛大，则天地圣人一而已矣。

其业之富有，则溥博而无外，何其大也；其德之日新，则悠久而方增，何其盛也。万物盈天地，不曰天地之富有乎；万物备于我，不曰圣人之富有乎。已往者故，方来者新，不曰天地之日新乎；今进乎昨、后进乎前，不曰圣人之日新乎。天地也，圣人也，何以能然也？易而已矣。

易者何物也？生生无息之理也。是理也，具于天地，散于万物，聚于圣人，形于八卦。合而言之，命之曰易，别而言之，自无象而有象，则谓之乾，法乎乾而效学之，则谓之坤。合天地之数五十有五，穷其极以知方来，则谓之占；通乎易之理以应乎物之变，则谓之事。乾也，坤也，占也，事也，此易之阴阳可得而知也。至于阴阳之妙，不可测而知者，其易之神乎。非《易》书之神也，易道之神也；非易道之神也，天地之神也。

夫易，广矣、大矣。以言乎远则不御，以言乎迩则静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间则备矣。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是以广生焉。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阴阳之义配日月，易简之善配至德。

此章圣人所以赞易之道。

其极至于广大之二，言其原生于乾坤之二卦也。以易道为近乎，其远无外，莫之限而御也；以易道为远乎，其近无内，止于静而正也。远则莫之御，易道广大之用也；近则正而静，易道广大之体也。静者正之舍也，正者静之主也，以止处静，以静出动，是惟无动，动罔不正矣。自迩而远，天地之间，人物之理，天下国家之事，要皆备乎此矣，孰能限而御之，此易之道所以广大也。大则盛大而无伦，广则广博而无量，则其为无穷无极一也。

然易道之所以如是之广大者，其原安出哉？出于乾坤二卦而已。乾何物也？阳之异名也。坤何物也？阴之异名也。一阴一阳之谓道，一乾一坤之谓易。一生两，两生四，四生八，八生六十四，非奇则偶，皆乾坤也。一奇一偶、一贵一贱、一分一合、一顺一逆，而天地、人物、君臣、父子、仁义、礼乐由是生焉，故曰：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是以广生焉。此易道之广大，所以生于乾坤也。

乾坤之广大，其原又安出哉？生于静而正而已。其静也专，乾静而正也；其静也翕，坤静而正也。惟其静而正，是以动而罔不正，其动也直，乾动而正也；其动也辟，坤动而正也。然则乾何为静专而动直也？专言一、直言达也。曷为一而达也？不见夫炊乎，水火之气一而蒸焉，则气达而物熟，分则否。乾之为阳也亦然，故曰：行衢路者不至家。坤曷为静翕而动辟也？翕言敛、辟言散也。曷为敛而散也？不见夫橐钥乎，闭之弥盈则纵之弥怒，不闭则弛然耳。坤之为阴也亦然。故曰：冬闭之不固，则春生之不茂。然则乾言大、坤言广何也？孔子曰唯天为大，孟子曰广土众民，乾天道也，故以大言；坤地道也，故以广言。夫惟易道之广大生于乾坤，故乾坤之广大配乎天地。然则四时之变通，日月之阴阳，天地至德之易简，皆天地广大之用者耳。易与之配合，皆乾坤

之余也，故易之道一言蔽之曰静而正。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知崇礼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义之门。

此章圣人所以赞《易》书之极其至也。非赞《易》书之极其至也，赞易道之极其至也。前章言广、言大，此章言至，皆无以加之谓也。

易之道何道也？天理而已。本然之谓理，当然之谓义，因其本然而行其当然之谓道，天地人物均具此道之谓性。圣人，得此道者也。体之以成身之谓德，用之以成事之谓业。尽天地人物之性、得天地人物之道，以此成其德业，德安得不崇、业安得不广乎。何也？圣人之德业，非圣人之德业也，天地之德业也；非天地之德业也，易之道也。天地非其易之道，不得为天地；圣人非得易之道，不得为圣人。故道也者，天地圣人席上之珍也。天地圣人不能为夫珍，而能有夫珍焉耳。虽然，藏珍在室，入室在门，圣人之得此珍也，独能不由夫门而求之哉。

然则孰为此道之门？一曰知，二曰礼。由知则崇，由礼则卑。崇则效乎天矣，惟天为崇故也；卑则法乎地矣，惟地为卑故也。且天固崇矣，知何足以拟其崇；地固卑矣，礼何足以拟其卑。盖明此道之谓知，履此道之谓礼。知之至者极高明，不曰崇效天乎；履之至者极卑逊，不曰卑法地乎。崇也、卑也，非圣人也，自天地设位，卑高以陈，而易之此道已行乎两间矣。圣人之知与礼，因之而已。何也？吾之性与天地之性均具此道而固存者也。固存者性之生，存其固存者性之成，生者天也，成者人也，惟能尽乎人以成乎天，斯能由知与礼以入乎道义，惟能由知与礼以入乎道义，斯能得乎道义，以成其德业。故知也、礼也，入道义之门而成性、而成德业之物也。观天地之崇卑，而易之道在天地；观圣人之德业，而易之道在圣人。易之道在天地，则《易》之书不可无；易之道在圣人，则《易》之书无之可也，有之亦可也。

然则易之道何道也？天理而已。是理也，在天地为阴阳，在日月为昼夜，在四时为生育长养，在鬼神为吉凶，在人为君臣、父子、仁义、礼乐，此易之道也。异端之所谓道，非易之所谓道。

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言天下之至赜而不可恶也，言天下之至动而不可乱也。拟之而后言，议之而后动，拟议以成其变化。

此章所以赞作易之圣人立卦象系爻辞之妙也。

象者何也？所以形天下无形之理也。爻者何也？所以穷天下无穷之事也。何谓形天下无形之理？今夫天之高、地之厚、日月之明、雨露之润，人皆可得而见也，未离夫物之有形故也，至于其所以高、所以厚、所以明、所以润，人不可得而见也，其理无形故也。人不可得而见，则谁见之？见之者圣人也。圣人见天下有至幽、至赜之理，将与天下形其所无形，使天下见吾之所见，独何说也，是必取众人之所同识，以喻吾之所独识。不识仲尼，使见有若；不识伯喈，使见虎贲。盖拟彼之形容，以象此之物宜也。是故乾道无形，圣人独见乾之赜，于是取龙以象乎乾，言健而神也；坤道无形，圣人独见坤之赜，于是取马以象乎坤，言顺而载也。故曰：象者，所以形天下无形之理。

何谓穷天下无穷之事？今夫卦有六爻，爻有一事，六十四卦其事至无穷也，爻之动故也。至于如是而吉，如是而凶，其变亦无穷也，爻之动故也。爻之动无穷，则谁得而见之？见之者圣人也。圣人见天下万事之变，有无穷之动，将有以处其事之得失，而逆





断其报之吉凶，独何说也，是必得一卦会通之至要，行典法礼制之当然，事之得者系之以吉辞，事之失者系之以凶辞，如表取影，如声召响，盖典礼之得失，即事变之吉凶也。是故乾，君道也，其会要在上，不得其法制，则为亢龙之穷；坤，臣道也，其会要在初，不得其法制，则为坚冰之渐。故曰：爻者，所以穷天下无穷之事。

夫理无形而有形者，吾易有象也；事无穷而有穷者，吾爻有辞也。然固有言天下之至赜而可恶者矣，异端之虚玄寂灭是也。《易》则不然，龙血玄黄雨于何地，日中见斗灾于何世，载鬼一车证于何人，然众不以为诬，君子不以为怪，何也？其象也，非实也。固有言天下之至动而可乱者矣，诸子之坚白同异是也。《易》则不然，一卦五阴，阴不少矣，一阳令之而必从；一卦五阳，阳至杂矣，一阴主之而必听。何也？有要也，非荡也。圣人何以能言天下之至赜而不可恶，言天下之至动而不可乱也，盖未言至赜，先翦可恶之贼；未言至动，先弥可乱之讼，拟至赜而后言至赜，议至动而后言至动也。皆在一比拟，反复论议而后发也，唯其谨审而不轻如此，岂惟不可恶、不可乱哉！用之而成变化，变污而隆，化愚而淑，犹运之掌。

“鹤鸣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迩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况其迩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发乎迩，见乎远。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

自此以下，皆仲尼举七卦之爻辞，以明圣人立卦、《象》、《彖》、爻辞之旨，以见六十四卦爻象之凡也。

鹤鸣子和，此中孚九二之爻辞也。仲尼释之以谓，在阴者鸣鹤，隐微之地也；居室者君子，隐微之地也。在上之君子，以吾居室之至隐而忽之乎，胡不观鹤之在深林阴翳之间乎，不鸣则阴，鸣则无阴，不鸣则不应，鸣则无不应。是故一身之荣辱生于天下之从违，天下之从违生于一言之淑慝，一言之淑慝生于一念之敬否，一念之敬否生于一室之隐微。以一室之隐微而忽心生焉，至于一言之不善，明则千里之远违之，幽则天地之大动焉，灾危生而忧辱集，是荣辱不在天地之间而在千里之外，不在千里之外而在一室之内也。大哉在阴之戒乎！昭哉居室之释乎！

仲尼释之，其昭如此，然犹恐其不切也，又合之以言行，行尤大于言者也；又喻之以枢机，机尤速于枢者也。又断之曰：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发之者谁与，主之者又谁与？在上之君子试思焉。

“同人先号咷而后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

此同人九五之爻辞也。仲尼释之以谓，君子之道，于其心不于其迹，心同迹异，君子不以迹间心；心异迹同，君子不以心混迹。故同人之先悲后喜，与君子之甲出乙处，此默彼语，皆所不计也。出处同道，则禹显、颜晦同一情；语默同道，则史直、蘧卷同一意。心同故也。

金石至坚也，然不坚于人心，故二人一心，则石可裂、金可折，所谓同舟而济，胡越何患乎异心也。故曰：二人同心，其利断金。薰莸同器，一童子能辨之，臭味不同故也；取南山之兰，杂之北山之兰，十黄帝不能分，臭味同故也，所谓鲁君之声似宋君之声也。故曰：同心之言，其臭如兰。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错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



也。夫茅之为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术也以往，其无所失矣。

此大过初六之爻辞也。仲尼释之以谓，不慎谓之苟，不苟谓之慎。天下之事将由夫苟者为之乎，举是物错诸地，斯以为可矣。然坐身于地，非席则寒；履足于地，非履则伤，无以藉之故也。错物于地无以藉之可乎？将由夫慎者为之乎，薄莫薄乎茅也，然重莫重于藉也，有茅以藉是物，则茅虽薄而用则重矣。故非币不姻，非赆不见，非百拜不行酒，皆有以藉之也，慎之至而无所失、无咎也。秦欲尽去先王之白茅，而行一切之政，苟则可矣，如咎何。

“劳谦，君子有终，吉。”子曰：劳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语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礼言恭，谦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此谦九三之爻辞也。仲尼释之以谓，人之谦与矜，系其德之厚与薄，德厚者无盈色，德薄者无卑词。如钟磬焉，愈厚者声愈缓，薄者反是。故有劳、有功而不伐、不德，惟至厚者能之，其德愈盛则其礼愈恭矣。

“亢龙有悔。”子曰：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贤人在下位而无辅，是以动而有悔也。

解已见乾之上九。

“不出户庭，无咎。”子曰：乱之所生也，则言语以为阶。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凡事不密则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此节初九之爻辞也。仲尼释之以谓，处世事者戒漏言。唐高宗告武后以上官仪教我以废汝，此君不密而失臣也；陈蕃乞宣臣章以示宦者，此臣不密而失身也。失臣、失身可悼也。凡事不密，唐几为周、汉几为魏，尤可悼也。然则谨密而不出遂忘世乎，曰：仲尼不云乎，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

子曰：作《易》者其知盗乎？《易》曰：“负且乘，致寇至。”负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盗思夺之矣。上慢下暴，盗思伐之矣。慢藏诲盗，冶容诲淫。《易》曰：“负且乘，致寇至。”盗之招也。

此解六三之爻辞也。仲尼释之以谓，人皆知小人之致盗，莫知小人之为盗，盖小人之致盗有三，其为盗亦有三。一曰盗位、二曰盗势、三曰盗货。小人身为负贩之役，而僭乘君子之车，此盗位也；既得君子之位，而公行暴慢之恶，此盗势也；以负贩之屡，而骤得千金之富，矜其有、忽于藏，此盗货也。已盗其三，盗亦将盗其三。已以盗而得，盗亦将盗其得，是故得车而盗夺之，得势而盗伐之，得货而盗取之，非盗能盗小人之有也，小人实教盗以盗己之有也。司马氏安能盗魏，曹操教之也；萧衍安能盗齐，萧道成教之也。故仲尼曰：作《易》者其知盗乎，所谓知盗，非知夺伐之盗也，知教夺伐者之盗也。故又终之曰诲盗，曰之招，非幸小人之遇盗也，所以深惩小人之为盗以教盗也。

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扚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扚而后挂。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当期之日。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也。是故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显道神德行，是故可与酬酢，可与佑神矣。

此章言易道尚占揲蓍之法也。

其法有所谓数之用，有所谓数之本，有所谓数之终。



何谓数之用？大衍之数五十是也。五十者，天地之成数也。程子曰：数始于一，备于五，小衍之为十，大衍之为五十。吕氏曰：参天两地而为五，故十者两其五也，五十者十其五也。二说得之矣。故天地之数不过于五，然其数五十，而其用四十有九者，虚其一也。虚其一者，复归于一也，所谓易有太极也。分而为二者，取四十九枚之蓍，以左右手无意而中分之为二也；象两者，两仪也。挂一者，初揲必挂其一也；象三者，三才也。揲之以四者，四四揲之也。张子曰：奇者，即所挂之一也；扚者，一揲之余也；归奇于扚者，以所挂合所余也。犹闰者岁之余也。此数之用也。

何谓数之本？天地之数五十有五也。五十有五者，天地之积数也。天数二十有五者，一、三、五、七、九之积也；地数三十者，二、四、六、八、十之积也。自一至九，天数五也；自二至十，地数五也。以地六合天一，五位各有合也。此数之本也。

何谓数之终？乾坤二卦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是也。揲之而得四者九，是为老阳之数三十有六，从而六之，不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乎；揲而得四者六，是为老阴之数二十有四，从而六之，不曰坤之策百四十有四乎。二篇之策凡阳爻百九十有二，皆乾之九也，阴爻百九十有二，皆坤之六也，不曰万有一千五百二十乎，此数之终也。

分二、挂一、揲四、归奇于扚，营之有四，而后有爻，有爻而后有卦，故曰四营而成易。揲之三变而成一爻，遇九为老阳，遇七为少阳，遇六为老阴，遇八为少阴，三变者六而成六爻，小而成八卦，伸之长之，大而成六十四卦，易之能事于是毕矣，成变化者十有八变是也。行鬼神者，卦成而知吉凶也。其道甚显者，象两仪、象三才、当万物，而天地人物之道著也；其德行甚神者，分而为二，莫知其数之多寡，揲之以四，莫知其爻之奇耦也。筮则告，占则应，故可与酬酢。行吉凶在神，知吉凶在蓍，故可与佑神。佑，助也。

子曰：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是以君子将有为也，将有行也，问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向，无有远近幽深，遂知来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与于此。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变，其孰能与于此。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圣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谓也。

此仲尼赞圣人作易之妙。先之以总言圣人易道之神，复别言君子用易之神，申之以别言君子用易之神，复总言圣人易道之所以神也。

夫神者何物也？阴阳不测之谓神，此天之神也；圣而不可知之谓神，此圣之神也。既曰不可测知矣，何自而知神之所为乎？求之变化，其庶几乎。何谓变、何谓化？变者有之改，化者无之复。物壮而老、世盛而衰，变也；物生而死、世存而亡，化也。孰为此者，神也。故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曰其知神之所为乎者，疑辞也，虽仲尼亦难于指而定之也。此所谓总言圣人易道之神也。

易道之神如此，君子欲推而用之，何从而用之？其道有四，内焉用之于一身，吾之一言一动，非尊夫《易》之辞与变不可也；外焉用之于万事，吾之一器一疑，非尊夫易之象与占，不可也。尚者，尊之之谓也。此所谓别言君子用易之神也。

君子于此，惟能于一言一动、一器一疑之间，将有为、有行之时，用易之四道而不敢须臾离之，则有吉而无凶悔吝矣。吾将一言乎不敢以私意言也，必问在《易》之辞可

言与否，《易》之道可以言与吾受《易》之命而后言也，《易》之道不可以言与吾受《易》之命而不言也，吾受《易》之命，如响应声之速，故物之方来，其吉凶吾能逆知之，亦如响应声之速。无远无近、无幽无深，吾有不知者乎，何也？非有奇谲也，言善则物必应，言不善则物必违，此《易》之辞也。吾能精于其辞，此其所以前知其应与否也。精于射者知百中于未发，精于医者料十全于垂死，而况精于《易》之辞者乎。非精于辞也，精于理也，故曰：非天下之至精，孰能与于此。此以言者尚其辞也。

吾将一动乎不敢以私意动也，必观《易》之卦与卦之爻，或以三而变、或以五而变、或吉变而凶、或凶变而吉，吾从其吉者而动焉。则日星亦为之光明，山川亦为之宁谧，天地之文罔不用成，而况于人乎。故曰：叁伍以变，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又曰：非天下之至变，孰能与于此。此以动者尚其变也。

吾将制一器乎不敢以私意制也，必观《易》之数，或其数错而杂，或其数综而统，如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如坤之策百四十有四，极《易》之数，定《易》之象，如制鼎之器者象鼎卦之形。一器犹然，况天下之事有大于一器者乎。故曰：错综其数。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此以制器者尚其象也。

吾将决一疑乎不敢以私意决也，必卜筮于《易》之占，盖吾有思也，有思则惑；吾有为也，有为则妄。至于易之道隐于天地之间，而著于圣人之书，无思无为而寂然不动。然如是而吉、如是而凶，其理固存也，吾将以吾之疑质《易》之占，有质则惑，有感则应天下万事，吉凶之故响然而应，涣然而通，如撞钟、如启钥，无毫厘之差，无顷刻之缓，孰为此者，易之神也。故曰：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孰能与于此。此以卜筮者尚其占也。

凡此四者，所谓申之以别，言君子用易之神也。

然易何为而神也？圣人穷极天下万物之理而得其深，研究天下万事之微而得其几，聚于一心之精而谓之神也。惟其深，故以吾先知达彼后知，以吾先觉达彼后觉，自一心而通天下之志；惟其几，故未乱知乱，易乱为治，未亡知亡，转亡为存，自一心而成天下之务。合深与几，而至于圣而不可知之神，此其所以能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也。夫天下之理惟疾故速，惟行故至，未有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也，盖不如是不足以神也。然则圣人之神果何物也？心之精也。岂惟心之能神哉，物理亦有之。铜山东倾而洛钟西应，东西异地，倾应同时，此一物之理相感，有不疾而速者也。岂惟物理哉，人气亦有之。其母啮指而其子心动，母未尝往、子未尝来，此一人之气相同，有不行而至者也，而况圣心之神乎。是故范围天地而一念不逾时，岂假疾而后速；经纬万方而半武不出户，岂假行而后至。何为其然也，心之神也。圣人聚天地之神于一心，推一心之神于大易，此易道之所以神而君子之用易所以神也。故曰：夫易圣人所以极深而研几也，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圣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谓也。此所谓复总言圣人易道之所以神也。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子曰：夫易何为者也？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圣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是故蓍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义易以贡。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吉凶与民同患。神以知来，知以藏往。其孰能与于此哉，古之聪明睿知神武而不杀者夫！是以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是兴神物，以前民用。圣人以此斋戒，以神明其德夫。是故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



通。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制而用之谓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谓之神。

程子曰：自天一至地十，当在天数五、地数五之上，简编失其次也。天一生数，地六成数。此说得之。

自“子曰夫易何为者也”以下一章，窃意亦有脱简紊编者，如曰“其孰能与于此哉，古之聪明睿知神武而不杀者夫”，此二语上下皆与前后之文不相联属，别释于后，姑试铨次之曰：

子曰：夫易何为者也？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制而用之谓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谓之神。是故蓍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义易以贡。神以知来，知以藏往，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吉凶与民同患。是以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是兴神物以前民用，圣人以此斋戒，以神明其德夫。是故圣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子曰：非天下之至仁，其孰能与此哉，古之聪明睿知神武而不杀者夫！

此一章仲尼赞圣人之作易所以周天下之用，又言圣人之用易所以致天下之用也。

昔者圣人之作易，果何为而作乎？有以作之，必有以用之，作而无用，则如勿作。开达物理，成就世务，以覆冒天下，此其道之用也。如斯而已，言不外乎此也。然易道之用有四：尚其辞、尚其变、尚其象、尚其占是也。四者之要有二：尚其变、尚其占是也。

何谓尚其变？乾坤阖辟，易之变也。乾阳也，阳主乎开；坤阴也，阴主乎闭。先言坤后言乾，静而后动也。坤闭也，闭极必开；乾开也，开极必闭。闭者开，开者闭，变而未已也。惟其静而复动，动而复静，变而未已，是故已往者故，方来者新，此易道之所以通而不穷也。于是物生而有象，物成而有器，制作百度，以适于用，而百世守之，其正名曰法。出入万化，以利其用，而百姓不知，其强名曰神。易道之尚其变者如此。

何谓尚其占？蓍卦圆方，易之占也。蓍运于四营之初，其七、八、九、六之数不可以逆知，故圆而神；卦成于十有八变之后，其初、上、二、五之位一定而不易，故方以知。神言天、知言人也。以蓍之神得卦之知，故六爻之义可推，吉凶之告可献矣。贡者，献也，俘来献卜是也。蓍听乎方来之运，故曰知来；卦画乎已往之书，故曰藏往。易道之尚其占者如此。

故仲尼赞圣人之作易，所以周天下之用，夫惟易道尚其变，是故圣人以之洗心，则洞照天人之理；夫惟易道尚其占，是故圣人以之斋戒，则益尊蓍卦之德。且夫衣垢则洗，器尘则洗，圣人之心如止水、如明镜，已同乎天也，何俟乎易之洗哉？盖圣人之心同乎天，而圣人之忧患同乎人。何圣人之忧患同乎人也？民之吉凶，圣人之吉凶也；民无吉凶，圣人何患。虽然，圣人亦岂弊弊然以民之吉凶忧患自撓其方寸之地乎，有时而同乎人，有时而同乎天也。曷为有时而同乎天也？出而与民同患，退而以易洗心也。方其退而潜乎静密穆清之中，乐而玩乎卦系爻象之辞，默而观乎乾坤阖辟之变，如是而为变、为通，如是而为象、为器，如是而为法、为神。当是之时，金石奏乎侧而耳不闻，黼绣张乎前而目不见，天人之至理隐然睹乎羹墙而参然倚于舆衡也。明于天之道，察于民之故，信乎其明且察也。

若夫祭必斋戒，卜必斋戒，将以动天地、感鬼神也。三日戒焉，以远夫外物之干；七日斋焉，以专夫一念之敬。故祭则受福，卜则袭吉，何也？蓍者，神物也；卜者，鬼

谋也。吾之一心能神明夫蓍之德，则蓍亦神明而应之；吾之一心将草芥夫蓍之德，则蓍亦草芥而应之。曰神明其德者，尊之之谓也。故《记》曰：其曰明器，神明之也。蓍无情者也，而有应之与否则，皆吾心之所召也。何也？心之所在，理之所在也。圣人兴神物以前民用，可不敬乎。兴神物者，有举而无废；前民用者，先占而后事。天文之理明，所以能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业；蓍卦之德尊，所以能断天下之疑。故曰：仲尼言圣人之用易所以致天下之用。

大抵《系辞》之文，皆有凡例。如曰“非天下之至变，孰能与于此”；又曰非天下之至神，孰能与于此。言变、言神，则有所本也。今此章于“知以藏往”之下，言其孰能与此哉，则前无所本。如曰古者王天下，必指牺黄；又曰《易》兴于中古，必指殷周，言古则必有其人也。今此章于孰能与此哉之下言古之聪明神武不杀，则独无其人，窃意其为仲尼释《易》之辞而有脱文，又求《易》中神武不杀之君，惟既济九三之爻辞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惟不杀，故三年而后克；惟小人好杀，故勿用，或可以当仲尼“神武不杀”之称，姑试补之曰：“《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子曰：非天下之至仁，其孰能与此哉，古之聪明睿知神武而不杀者夫！”

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县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贵，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探赜索隐、钩深致远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龟。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系辞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断也。《易》曰：“自天佑之，吉无不利。”子曰：佑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顺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顺，又以尚贤也，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也。

此章极言易之所以大者。天地出于易，而易非出于天地；圣人作夫易，而易不作于圣人也。

易有太极何谓也？曰○。元气浑沦，阴阳未分，是谓太极。当是之时，易之道已具矣，故曰易有太极。然则非太极之能有夫易，而易能有夫太极也。是生两仪何谓也？曰：—。元气既分，一阴一阳于是生焉。两仪生四象何谓也？曰：— — 两仪之阳一生，二是阳之二象也；— — 两仪之阴一生，二是阴之二象也。合而言之，是为四象。四象生八卦何谓也？曰：— — — 四象之二阳重两仪之一阳，其卦乾生焉；— — — 四象之二阴重两仪之一阴，其卦坤生焉；— — — 两仪之一阳降于四象二阴之下，其卦生震；— — — 两仪之一阴降于四象二阳之下，其卦生巽；— — — 两仪之一阳交于四象二阴之中，是生坎之卦；— — — 两仪之一阴交于四象二阳之中，是生离之卦；— — — 两仪之一阳升于四象二阴之上，于是艮之卦生矣；— — — （原文此处误为震卦卦象）两仪之一阴升于四象二阳之上，于是兑之卦生矣。是谓生八卦。

盖太极者，一气之太初也，极之为言至也；两仪者，二气之有仪也；四象者，重两仪而有象也。何也？阴阳不测，至幽至神，无仪无象，太极是也。有仪则幽者著而有仪则矣，阴阳是也；有象则阴阳之著者形而有物象矣，五行是也。仪者极之著，象者仪之形，故一气者，二气之祖也；二气者，五行之母也。二气分而纯者为乾、为坤；二气散而杂者为震、为巽、为坎、为离、为艮、为兑。乾天也，坤地也，震、





巽木也，坎水也，离火也，艮土也，兑金也。故周子曰：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

周子所谓无极者，非无极也，无声无臭之至也。然则易出于天地乎，天地出于易乎？虽然易之未作，易在太极之先；易之既作，易在八卦之内。八卦画而吉凶定，吉凶定而大业生。大哉作易之圣人乎！大哉《易》书之事业乎！

何大乎《易》书之事业也？以言乎法象之大，则有易中之天地，乾、坤是也；以言乎变通之大，则有易中之四时，震、巽六子是也；以言乎著明之大，则有易中之日月，坎、离是也；以言乎崇高之大，则有易中之富贵，日新之盛德、富有之大业是也；以言乎利用之大，则有易中之圣人，或神道而设教、或顺动而民服是也；以言乎深远之大，则有易中之蓍龟，某爻吉亨、某爻征凶是也。是皆易中之大业也。

非圣人立卦而作《易》，孰能备天下之物，致天下之用，成天下之器若是其广大悉备乎！谓《易》不作于圣人不可也。然易中之蓍龟神物，孰生之也？天生之也。圣人不过则之而已；易中之变化，孰为之也？天地为之也，圣人不过效之而已；易中之吉凶，孰见而示之也？天垂象以见之也，圣人不过象之而已；易中之图书，孰出之也？天于河洛而出之也，圣人不过则之而已。故四象，八卦也，圣人不过因天地之阴阳画之以示天下而已；系之以辞也，圣人不过因某卦与某爻言之以告天下而已；如是而吉、如是而凶也，圣人不过因阴阳之逆顺从而断定之而已。圣人何与焉，使圣人之作易，有秋毫与于其间，则是《易》之书乃圣人之私书，易之道乃圣人之私术，何以先太极而有初，后天地而无终乎。谓《易》不作于圣人亦可也。

然则圣人可无乎？曰圣人何可无也。韩愈曰：如古之无圣人，人之类灭久矣。王通曰：通于夫子，受罔极之恩矣。其与太极合德乎。故此章先之以易有太极之辞，又申之以法象莫大乎天地之辞，又申之以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之辞。然则易也，太极也、天地也、圣人也，为四乎、为一乎？为大乎、为小乎？故曰圣人何可无也。

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乾坤其易之缊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则无以见易。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是故夫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极天下之赜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化而裁之存乎变，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此章言圣人作《易》之意，其散在六十四卦之爻象，其聚在乾坤之二卦；圣人用易之道，其散在天下之事业，其聚在一身之德行也。

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何谓也？曰：此仲尼将欲言圣人作《易》之意，既叹其言之之难，又叹其见之之难，故自言之，自问之，以发下文之自答也。

夫言无穷而书有止，以有止之书，载无穷之言，故书不尽言。意无形而言有声，以有声之言，述无形之意，故言不尽意。圣人之作《易》，其书且不尽其言，其言且不尽其意，而吾欲以吾之言尽彼之意，可乎？此仲尼所以叹圣人作《易》之意，吾欲言之之难也；非言之之难也，见之之难也。见之也真，则言之也亲矣。故又自问曰：然则圣人



之意，其不可见乎？此仲尼所以屡叹圣人作《易》之意见之之难也，然则孰见之？仲尼见之者也。惟其见之，故又自答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神者，无方而不测者也。易一作而神且尽，而况圣人自言其《易》之意，自书其《易》之言乎。

立象以尽意，何谓也？曰：以一卦言之，天地交者，泰之象也，不交者，否之象也，通塞之象立，而治乱之意尽矣。以一爻言之，初而潜者勿用之象也，上而亢者不知退之象也，上下之象立，而潜退之意尽矣。孰谓言不尽意乎。

系辞焉以尽其言，何谓也？曰：元亨利贞者，卦辞也；大哉乾元者，《彖》辞也；潜龙勿用者，爻辞也；天行健者，大《象》辞也；阳在下也者，小《象》辞也。系之以卦辞不足，又系之以《彖》、《象》之辞；系之以爻辞不足，又系之以小《象》之辞，孰谓书不尽言乎。爻象之辞具而卦成，卦成而天地万物之情可得而见，鬼神之情状可得而知，而况于人之情伪乎，故曰设卦以尽情伪。

易穷则变，泰、否是也；变则通，剥、复是也；通则久，既济、未济是也。故曰变而通之以尽利。古之圣人用易之道以利天下者，变通而已。故栋宇生于巢居之穷，舟楫生于车马之穷，变而通之，所以鼓之舞之也。亢居病而得栋宇，孰不鼓舞于栋宇；车马阻而逢舟楫，孰不鼓舞于舟楫。何则？困于所穷，必快于所变也。变而通之，则天下之利皆可得而尽。鼓之舞之，则圣人之道皆精入于神。非圣人之神也，易道之神也，故曰鼓之舞之以尽神。此所谓圣人作《易》之意，其散在六十四卦之爻象也。

曰：乾坤其易之缊耶！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则无以见易，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何谓也？盖六十四卦，其阳爻皆乾之自出，其阴爻皆坤之自出，故乾坤二卦乃六十四卦之奥府，三百八十四爻之宝藏也，乾坤立则易立，乾坤隐则易隐，非乾坤有毁息之理也，言易与乾坤不可以相无也。虽然，乾坤者何物也？谓天地，则非天地也；谓非天地，则天地具此者也。其阴阳之异名，而健顺之异诂与。故曰：乾，阳物也；坤，阴物也。又曰：乾健也，坤顺也。易之道一阴一阳而已矣。此所谓圣人作《易》之意，其聚在乾坤之二卦也。

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何谓也？曰：此仲尼所以别言易道之体，极言易道之用也。何谓体？曰道、曰器是也。何谓用？曰变、曰通、曰事业是也。今夫筮豆，器譬也；所以秩筮豆者，道譬也；吾身之手足，器譬也；所以使手足者，道譬也。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亦未离于器者也，所以阴阳者道也，道不自立，以器而立，器不自行，以道而行。故孔子曰：何莫由斯道也。孟子曰：夫道若大路然。董子曰：道者所由适于治之路，仁义礼乐皆其具也。韩子曰：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义，由是而之之谓道。董子之所谓具，即仲尼之所谓器也；仲尼之所谓由，斯孟子之所谓若路；董子之所谓由适，韩子之所谓由是之焉者，即今仲尼之所谓形而上者也。形而上云者，以无形而使有形也；形而下云者，以有形而使于无形也。所谓变通、所谓事业，皆自此道化而裁之，推而行之，举而措之耳。易之道岂不大，而圣人之用易，其用岂不大哉！此所谓圣人用易之道，其散在天下之事业。

是故夫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极天下之赜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化而裁之存乎变，推而行之存乎通。何谓也？曰：



蹇动已见于前，化推再见于后，疑其衍也。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何谓也？曰：易有三：一曰天易，二曰竹易，三曰人易。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天易也；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竹易也；存乎其人，存乎德行，人易也。有圣人焉，能得易之道，神而明之，则易不在天而在人；能体易之德，默而成之，则易不在竹而在圣。神明在我，德行在我，则言之可也，不言亦可也。体易成德，至于不言而信，则书不尽言也，系辞尽言也；言不尽意也，立象尽意也。仲尼皆道之矣，此所谓圣人用易之道，其聚在一身之德行也。

## 卷十八

### 系辞下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系辞焉而命之，动在其中矣。吉凶悔吝者，生乎动者也；刚柔者，立本者也；变通者，趣时者也；吉凶者，贞胜者也；天地之道，贞观者也；日月之道，贞明者也；天下之动，贞夫一者也。夫乾，确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简矣。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爻象动乎内，吉凶见乎外，功业见乎变，圣人之情见乎辞。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

此章言圣人系《易》之辞本乎爻象之刚柔，以明天地之道德，又言圣人用《易》之意体乎天地之道德，以为圣人之仁义也。

八卦未画，万象在天下；八卦既画，万象在易。故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

卦之未重，象备而爻未备，卦之既重，爻始备矣。故曰：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

乾者刚之粹，坤者柔之粹，刚柔未相推移也，何变之有。及乾之初爻一推移焉，则变而为巽；坤之初爻一推移焉，则变而为震。故曰：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

乾之初九，未可以动者也，故圣人系之爻辞则曰潜龙勿用，《象》辞则曰阳在下也，命之以勿动也；乾之九二，可以动者也，故圣人系之爻辞则曰见龙在田，《象》辞则曰德施普也，命之以动也。故曰：系辞焉而命之，动在其中矣。

可以动而动焉，吉之所从生也；未可以动而动焉，凶悔吝之所从生也。故曰：吉凶悔吝，生乎动者也。

然众人所以召吉凶者三，而圣人之所以处吉凶者一。曰本、曰时、曰变，此三者所以召吉凶者也。吉凶何从而来哉，本乎爻之刚柔而已，此之谓吉凶之本。故曰：刚柔者，立本者也。

在彼者有可否，在我者有静作，此之谓吉凶之时。时未可见，故初九之刚，变通而趣乎潜，不潜则凶；时可以见，故九二之柔，变通而趣乎见，惟见则吉。此之谓吉凶之变，故曰：变通者，趣时者也。

圣人有一道以处吉凶者，何道也？曰贞而已。贞者何也？一于正而已。惟天下之一正为能胜天下之万变，非吾求胜于彼也，彼自不能入也。故贵为天子不能乐尧、舜之忧，以正胜吉也；在陈畏匡不能忧仲尼之乐，以正胜凶也。夫天地之道，唯贞为能观日月之道，唯贞为能明，而况区区天下之群动乎。故曰：吉凶者，贞胜者也。

天地之道，贞观者也；日月之道，贞明者也；天下之动，贞夫一者也。盖正者天地之道也，非圣人之私器也，此所谓言。圣人系《易》之辞，本乎爻象之刚柔，以明天地

之道也，然则孰为天地之德乎？一言以蔽之，曰生而已。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云行雨施，品物流行，此乾之所以示人以易者生也，其易确然也。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此坤之所以示人以简者生也，其简隤然也。确然者，确乎不可拔也；隤然者，隤乎其至也。三百八十四爻，其一百九十二之阳，皆乾爻也；其一百九十二之阴，皆坤爻也。阴阳之爻非它，皆效法天地生物之德而已。故曰：爻也者，效此者也。

至于六十四卦之象，非它也，皆形像天地生物之德而已。爻象一动，则其外者见而为吉凶，其变者见而为功业。圣人之情欲，天下之人避凶而趋吉，以各成其功业而已，故系之以辞以命之焉。故曰：圣人之情见乎辞。圣人所以爱天下之生，亦如天地爱万物之生也。故又曰：天地之大德曰生。此所谓言圣人系《易》之辞本乎爻象之刚柔，以明天地之德也。

虽然，明天地之道德者在爻象，得天地之道德者不在爻象，而在圣人；得天地之道德者在圣人，施天地之道德者不在圣人，而在至尊之位。有斯道也，有斯德也，而位斯位也，天下之人所以喜之、贵之而目之曰大宝也。然得位之难，又未若守位之难，何以守之？曰仁而已。何以为仁？曰财而已。虽有仁心、仁闻而天下不被其仁恩之泽者，夺民之财为己之财而已。故鹿台聚而商亡，鹿台散而周王。财散则民聚，此仁之实也。然仁不孤立，必有义焉。何谓义？教民理财，义也；谨以出入，亦义也；禁民为非，亦义也。此所谓言圣人用《易》之意，体乎天地之道德，以为圣人之仁义也。

然则《易》之为道，爻象云乎哉，系辞云乎哉！

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

此一章至“盖取诸夬”，言易之未作，圣人取诸天地人物以作易；易之既作，圣人复取诸易以制器也。

昔者，易之未作，非无易也，有易而散在天地人物之间也。然则其有也，孰得之；其散也，孰聚之？得之于心而聚之于易者，其惟包羲氏与。是故牺者，易中之高、曾也；文者，易中之祖也；孔者，易中之父也。易在天地，其理具、其名隐，至包牺画之而名始立；易在包牺，其名立、其道微，至文王重之，仲尼系焉，而道始章。然则包牺氏之画，孰示之也？天示之也。天以何而示之？在天有象，在地有法，在人有一身之灵，在物有鸟兽之文，有万物之宜。若为雷、为风，观象于天而得之也；若为山、为泽，观法于地而得之也；若左股、右肱，取诸身也；若鹤鸣、鸿渐，取诸物也。八卦既画，幽而神明之德，显而万物之情，皆具见于《易》而不得遁矣。故曰：易之未作，圣人取诸天地人物以作易。

昔者，厥初生民，何以相生相养，以至于千万世而不息不灭也。人非物不生，物非器不获，圣人将欲制器以获物，假某范于何人也，措某器于何施也，取诸易而足矣。自网罟至于书契，皆其大略也。圣人制器何以取诸易也？仲尼曰：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制器者尚其象是也。是故网罟之象生于离。䷝ 六爻纵横错综而网罟之象备矣。故曰：易之既作，圣人复取易以制器。

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斲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

教民肉食自包牺始，教民粒食自神农始。耒耨取诸益者䷩ 震下巽上，郭子仪曰：震、



巽二木之象，而其《彖》曰木道乃行。

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

韩氏曰：嗑，合也，设法以合物也。


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

所谓衣裳，即所谓古人之象，五色作服者是也，盖始于黄帝，备于尧、舜。韩氏曰：衣裳以辨贵贱。乾尊坤卑。

剡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涣。

郭氏曰：涣，木上而水下，故其《彖》曰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随。

 震下  
兑上随之上卦，牛二角之象；下卦，反观之马，四足之象。又上六云拘系之，乃从维之，络首穿鼻之象。


重门击柝，以待暴客，盖取诸豫。

韩氏曰：取其备豫。


断木为杵，掘地为臼，臼杵之利，万民以济，盖取诸小过。

小过，艮下震上，上动而下止，此杵动而臼止之象也。耒耜，耕稼之始；杵臼，脱粟之始。


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盖取诸睽。

 兑下  
离上睽之上九曰先张之弧，谓下卦初为弧、二为弦，而相附也。又曰后说之弧，谓上卦之弦不附于四之弧也。三与五皆二矢象也。

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

 乾下  
震上大壮上二阴，其上六覆者之象也。其六五，橡桷之象也；其下四阳，柱之象也。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槨，盖取诸大过。

 巽下  
兑上大过中四爻，实而长者，棺上下左右价也。其两爻缺而短者，棺之前后价也。巽入也，兑说也，夫见狐狸食之以以为戚，则见棺槨入藏以为说矣。非生者说其死者也，以死者入藏为慰也。

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

夬，乾下而兑上，乾为天、为首，兑为口舌。昔吴人问蜀使曰：“天有口乎？”曰：“有，帝谓文王是也。”此虽一时应敌之言，未可为无理也。书契者，其代天之口舌乎。故曰取诸夬。扬雄曰天常为帝王之笔舌，史曰斗为天之喉舌，吾亦曰书契为天之口舌。

呜呼！鸿荒之世，民之初生，非若今日之备器用、便起居、具服食也。自斯人之饥而未知佃渔也，圣人于是乎作网罟；自斯人之肉食而未知粒食也，圣人于是乎作耒耜；自斯人之食货或有余或不足之偏匮也，圣人于是乎作市易；自斯人之寒而衣皮未知织纆之制也，圣人于是乎作衣裳；自斯人之出入阂于川隔而道断也，圣人于是乎作舟楫；自斯人之疲于负担而惮于远涂也，圣人于是乎作轮辔；自斯人之虞于寇攘而懈于守御也，圣人于是乎作门柝；自斯人之知有耕耨而未知春耒也，圣人于是乎作杵臼；自斯人之无爪牙以自卫而忧于搏噬也，圣人于是乎作弧矢；自斯人之穴处而病于混蛰也，圣人于是

乎作宫室；自斯人之死而戚于藁槨之掩也，圣人于是乎作棺槨；自斯人之穷于结绳而相欺无籍也，圣人于是乎作书契。然非圣人之私智也，取诸十二卦之象而后成，亦非一圣人之能为也，历乎五圣人而后备。盖斯人生生之道若此其难，而圣人所以生生斯人者若此其劳也。故韩愈曰：如古之无圣人，人之类灭久矣。又曰：今吾与汝安居而暇食，优游以生死，与禽兽异者，宁可不知其所自耶。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彖》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动者也。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韩氏曰：《彖》言成卦之才德以统卦义也。

阳卦多阴，阴卦多阳，其故何也？阳卦奇，阴卦耦。其德行何也？阳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阴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阳卦宜其多阳，而反多阴；阴卦宜其多阴，而反多阳。故仲尼自问曰：其故何也？于是自答曰：阳卦奇、阴卦偶故也。盖众者以寡者为之君，寡者以众者为之民。一卦二阴而一阳，则二阴相率而君一阳，故阳卦奇，谓二偶以一奇为君也；一卦二阳而一阴，则二阳相率而君一阴，故阴卦偶，谓二奇以一偶为君也。王弼曰：阴爻虽贱，而为一卦之主者，处至少之地。是也。仲尼又自问曰：如此则阴阳二卦其德行何也？于是又自答曰：阳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阴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盖一者，奇之异名；二者，偶之异名。阳一君而二民，谓以奇为君，以偶为民也，如此则阴阳之理顺，而君民之分正，故曰君子之道；阴二君而一民，谓以偶为君，以奇为民也，如此则阴阳之理悖，而君民之分乱，故曰小人之道。

《易》曰：“憧憧往来，朋从尔思。”子曰：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往者屈也，来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过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穷神知化，德之盛也。

《上系》仲尼既举七卦之爻辞，以发明六十四卦之微矣，此复举十卦焉。

憧憧往来，此咸九四之爻辞也。咸，感也，感应当以虚受，而九四以阳刚之资，居上下二卦出入往来之会，方憧憧然劳思以应之，不知一思动百思从，不胜其应矣。故仲尼晓之曰：天下何思何虑，惟观其归、执其一以应之尔。吾观其归彼，涂虽殊而不能违，吾执其一，彼虑虽百，而不能出。又申之曰：天下何思何虑。丁宁之也。夫天下之事，往来无穷然，不外乎屈信相感而已。吾观诸日，今夕之往所以为来朝之来；吾观诸月，今夕之来所以为来朝之往，盖前之屈乃后之信也。吾观诸寒暑，折胶之寒不生于寒而生于烈日流金之暑，[暑]不生于暑而生于坚冰，盖今之信乃昔之屈也。吾观诸物，尺蠖之屈以屈为信，龙蛇之蛰以蛰为存，知屈信之一致，则知往来之一致矣。死生之说，幽明之故，治乱之几，皆若是而已。然则圣人之应感既曰何思何虑，则何修而臻此与？曰：精于义理而已。精于庖者，其刀入神；精于射者，其矢入神。苟入神矣，其致用于庖与射也何有。精于技者犹若是，而况精于义理而入神者乎。是故以之致用，则用必利；以之安身，则身必安；以之崇德，则德必崇。过此以往，推而上之，皆如破竹、如解冰，圣人亦不自知其然而然也。至于此，则穷极阴阳之神，周知造化之妙，所以为德之至盛者与，而又何思何虑之有。然则，思曰睿非与曰睿者，潜心而神，憧憧者，劳思而扰。

《易》曰：“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





名必辱；非所据而据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将至，妻其可得而见邪！

此困六三之爻辞也。仲尼释之以谓，困穷者人之所不能免者也，有君子之困，有小人之困，顾所以致之者何如尔。君子有不幸之困，无以致之，适遭之也，在陈畏匡是已，故名不辱而身不危；小人无幸免之困，为不善以致困也，以其非所据而据，是以非所困而困，为不善而求幸免，是据于蒺藜而求不刺也，其困弥坚，如石之不移矣，尚可得而保其名、保其身、保其家、保其妻子乎，臧纥、阳虎之事是也。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何不利之有。动而不括，是以出而有获，语成器而动者也。

此解上六之爻辞也。仲尼释之以谓，君子之于天下，不患无获，患无时；不患无时，患无器；不患无器，患无韞。

子曰：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义，不见利不劝，不威不惩。小惩而大诫，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履校灭趾，无咎。”此之谓也。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以小恶为无伤，而弗去也。故恶积而不可揜，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灭耳，凶。”

此噬嗑初九、上九之爻辞也。仲尼释之以谓，惩恶在初，改过在小。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系于苞桑。”

此否九五之爻辞也。仲尼释之谓，前三人者以骄败，后三人者以忧昌。能一再忧其亡，则其固如系于桑本矣。桑本，物之至固而不可拔者，况又系之于木本乎。由乎前者，明皇晚年是也；由乎后者，尧、舜之儆戒，三宗之寅畏，宣王之惧是也。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鲜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胜其任也。

此鼎九四之爻辞也。

德之薄者尚可积而厚，知之小者不可强而大，力之少者不可勉而多。圣人亦岂责天下之人皆德厚而不薄、皆知大而不小、皆力多而不少哉，责其贪位而不量己、过分而不胜任尔。量力而负，其人不跌；量鼎而受，其足不折。今也鼎足之弱而鼎实之丰，有不折己之足、覆人之餗、败己之身者乎。足之折、身之败，自取之也。餗之覆，彼何辜焉。此仲尼释之之意也。

子曰：知几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读，其知几乎！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易》曰：“介于石，不终日，贞吉。”介如石焉，宁用终日，断可识矣。君子知几知彰，知柔知刚，万夫之望。

此豫六二之爻辞也。

夫微莫微于天下之几，妙莫妙于天下之神。是故难知者，几也；难至者，神也。今仲尼曰：知几其神乎。非天下之至圣，其孰能与于此。乃止曰：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读。其知几乎一何小也。盖天下有大患、有大欲，富贵天下之大欲也，动心天下之大患也。吾心一动，谄读生焉，谄读者，其富贵之捷径而祸败之胚胎也与。李斯之诛，不在于具五刑之日，而萌于谄二世之书；张汤之败，不在于对八使之时，而兆于摩謁者之足。斯之谄，自以为取容之深计；汤之读，自以为托私之至谋。然取容乃所以不容，自



托乃所以自败。然则上交于吾君而不谄，下交于吾与而不渎，谓之小也，可乎！谓非知几之神也，可乎！

故曰：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所谓动者何物？而所谓吉者何事也？天下之动莫小于雷风，而欲心一动，为至大。天下之吉莫重于不失其身，而崇高富贵为至轻，然其心之动也，其初至微也，能于其至微而察之，求其所谓渎者而绝之，天下之元吉，人莫之见而吾独先见之矣。不曰至神而何哉！

虽然，君子所以能见几而作，不俟终日者，亦必有道矣。《易》之豫曰“介于石，不俟终日，贞吉”是也。夫石者，至静而无欲，至重而不动者也，今也君子介然如石，天下之所欲者，何物能动之乎。其见几也，宁用终日而后识之乎。推是心以往，举天下之万事，见微则知其彰，见柔则知其刚，此天下所以尊之、仰之，为万夫之望也与！

子曰：颜氏之子其殆庶几乎！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也。《易》曰：“不复，无祇悔，元吉。”

学有以知为贵，有以行为贵。《大学》曰：欲正其心，先诚其意，欲诚其意，先致其知。此以知为贵也。传说曰：非知之艰，行之惟艰。此以行为贵也。然则知而不行，可乎？曰：是离娄而跛也。行而不知，可乎？曰：是飞廉而眇也。若颜子可谓兼之矣，有不善未尝不知，此《大学》之致知也；知之未尝复行，此传说之行其所知也。故仲尼称其近于知几，又许之以当复之初爻，殆庶之为言近也。知几则圣，近几则贤。

天地絪縕，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言致一也。

此损六三之爻辞也。

天下之事，一则精，二则粗，天地人物皆然，而况于万事乎。故舜曰“惟精惟一”，而仲尼亦曰“言致一也”。致者，力至之之谓也。羿致力而一于射，故精于射；王良致力而一于御，故精于御。使羿而欲为良，良而欲为羿，则两丧其所能矣。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治仁义，黄、老之治清静，孙、吴之治兵，其道不同，其致一则同也。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后动，易其心而后语，定其交而后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动则民不与也，惧以语则民不应也，无交而求则民不与也。莫之与，则伤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击之，立心勿恒，凶。”

此益上九之爻辞也。

安其身而动，则其名正；易其心而语，则其辞真；定其交而求，则其助多。此立心有恒之人也。周公东征，作《鸛鸣》以悟成王，作《大诰》以晓庶邦是也。危以动则无名，惧以语则无辞，无交而求则无助，此立心勿恒之人也。楚公子比乘乱以自立，然去晋而不送，归楚而不逆，卒死于弃疾之手是也。此仲尼所谓伤之者至，而《易》所谓或击之者与。

子曰：乾坤其易之门邪！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其称名也，杂而不越。于稽其类，其衰世之意耶。夫易彰往而察来，而微显阐幽。开而当名辨物、正言断辞，则备矣。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因贰以济民行，以明失得之报。

《上系》言乾坤其易之縕，此章言乾坤其易之门，皆所以深赞易之道，其本在乾坤之八卦，使学易者知其关键之会要也。

孔子曰：谁能出不由户，然则学易者何莫由乾坤二卦乎。盖乾坤者，六十四卦之祖



也；六十四卦者，乾坤之别也。不明乎乾之阳、坤之阴，则无以知阴阳如之何而合德，刚柔如之何而有体，如之何而体天地之撰，如之何而通神明之德。

明乎乾之阳，则知举六十四卦之物，本乎阳者皆乾也；明乎坤之阴，则知举六十四卦之物，本乎阴者皆坤也。乾坤交错而为六十四卦，然后阴阳之德合，阴阳之德合，然后刚柔之体立，知易之阴阳合德、刚柔有体，则知易之道所以体天地之所为而与天地为一体，通神明之德而使神明无遁情矣。然则乾坤二卦岂非易之缊、易之门乎！

然乾之所名或为龙、或为马、或为金玉，其所称虽杂，而不越乎阳物也；坤之所名或为牛、或为牝马、或为舆釜，其所称虽杂，而不越乎阴物也。即其名考其类，岂止于衰世之意而已哉。造化之往者屈也，其屈无迹，唯易能彰之，使无迹者有迹；造化之来者伸也，其伸无形，唯易能察之，使无形者有形。世之所谓百姓日用之显者，唯易能微之使幽；若曰神德行、若曰藏诸用是也；世之所谓幽明之故，死生之说，鬼神之情状之幽者，唯易能阐之使显，若曰显道、若曰显诸仁是也。

至于开明阴阳刚柔之道，其名当、其物辨，其言正而无偏，其辞断而无疑；其称名虽若甚小，其取类不胜其大。其旨远，使人思而得之也；其辞文，使人玩而得之也；其言曲而中，故不欺；其事肆而隐，故不穷。皆非易之私言也。因斯民之行有失得之贰者，而告之以天理吉凶之报，所以济斯民人欲之陷溺，而措之安吉之地也，岂止衰世之意而已乎。天地之撰，如三子之撰，撰之言为也。

《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

曰中古、曰有忧患，仲尼指文王而言之者与。所以哀文王，所以德文王，所以庆天下后世也。自《易》之既作，有忧患者可以处、可以忘，无忧患者可以备、可以消，学者受文王罔极之恩矣。

是故履，德之基也；谦，德之柄也；复，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损，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

此章言圣人取诸易之道以成乎己之德也。学易而不以易成己，则易自易，我自我也，易何补于我，我何资于易哉！

堦无基则圯，故以践履之充实为吾德之基；木无本则槁，故以归复其初性为吾德之本；基既立矣，骄或啮其基，则又圯，不持守以谦可乎？本既植矣，怠或寒其本，则又槁，不固守以恒可乎？德既持矣，亦既固矣，遂足矣乎？曰，未也。吾岂无一不善，惩忿窒欲，又取诸损，所以修吾德也。修者，修而进之也。吾岂尽善，见善则迁，又取诸益，所以裕吾德也。裕者，裕而丰之也。虽然，是皆所以居常也，未临乎变也。居常而修且裕，或一旦临变而失之，可无惧乎。遇困而不失其亨，然后吾之德益辨而明；遇井而不食愈冽，然后吾之德清而不改，圣人之德至此大成矣。然圣人之心犹曰未也，卑巽以自制，退然若无能焉，此大禹之不矜，周公之不骄，仲尼之仁圣，岂敢也？始则持之以谦，终则制之以巽。呜呼！圣德其至矣乎。六十四卦备于身矣，九卦其要也。

履，和而至；谦，尊而光；复，小而辨于物；恒，杂而不厌；损，先难而后易；益，长裕而不设；困，穷而通；井，居其所而迁；巽，称而隐。

此章圣人既取诸九卦以成德，复赞九卦之德以示人也。

履以和行，谦以制礼，复以自知，恒以一德，损以远害，益以兴利，困以寡怨，井以辨义，巽以行权。

此章圣人既赞九卦之德以示人，复发九卦之用以示人也。

《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其出入以度，外内使知惧。又明于忧患与故，无有师保，如临父母。初率其辞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虚行。

此章言易道之用存乎变，易道之体存乎常，易道之行存乎人，又曰道不虚行者，人也。

夫易之于人，如水之于鱼也。鱼不可离于水，人不可远于易。君臣、父子无非易也，视听言动无非易也，治乱安危无非易也，取舍进退无非易也。鱼离水则死，人远易则凶。仲尼曰：《易》之为书也不可远。此之谓也。非《易》书之不可远也，《易》书之道不可远也。易之道安在哉？曰变而已。是故屡迁而不居，周流而无间。乾之初九忽上，而居于坤之上六，于是坤变而为剥；坤之上六忽下，而居于乾之初九，于是乾变而为姤。此易之变上下无常者也。乾之一阳与坤之一阴相易，而震生焉；坤之一阴与乾之一阳相易，而巽生焉。此易之变刚柔相易者也。是皆不可拘之以典常，绳之以要约也，惟变之所适。谁得而御之者，故曰易道之用存乎变。

然易之道有体有用，其变而无常者，用也；其常而不变者，体也。君子之学易，能通其变而得其常，极其用而执其体，是可谓善学《易》之书而深明易之辞、力行易之道者矣。易道之体安在哉？曰敬而已矣。乾曰夕惕若，敬也；坤曰敬以直内，敬也。易之道千变万化，而归于一敬。大哉敬乎！其入德之捷径，作圣之奇勋与。故曰：易道之体存乎常。今也学易而得乎敬之一字，则出入起居非度不由，外内屋漏惟惧是知，曰度、曰慎，罔不夙夜，以此应世，则遇忧患而自明，遇世故而自达；以此谨独，则无师保而自律，远父母而自严，君子何修何饰而臻此哉！其初率循乎《易》之辞而不敢违，揆度乎道之方而不敢离，玩味于变动不居之中，探索其典常不变之要，在此而不在彼，于是执而有之，躬而行之，故《易》之道为实用，不为虚言矣。仲尼称之曰：苟非其人，道不虚行。深赞之、深嘉之之辞也。故曰：易道之行，存乎人。

易之为书也，原始要终以为质也。六爻相杂，惟其时物也。其初难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辞拟之，卒成之终。若夫杂物撰德，辨是与非，则非其中爻不备。噫！亦要存亡吉凶，则居可知矣。知者观其彖辞，则思过半矣。

此章指示学者学《易》之法有三：一曰初爻，二曰二、五，三曰《彖》辞。

初爻者，《易》书一卦之性质也。至于六爻，或各因其时，或各指其事而已，非若初爻为一卦之要也。原其始自可以约其终，知其初之难，自可以知其上之易。初者本也，上者末也。初辞拟议，以定一卦，上爻成其终而已。故首告之以学初爻之法。

若夫杂陈一卦之物，论撰一卦之德，如是而为是非，如是而为存亡，如是而为吉凶，如是而为居位之当否，又非止初爻所能尽也，其为中爻二、五乎。观二、五则是非备矣，存亡吉凶与居位之当否，可得而知矣。故又告之以学二、五之法。

至于统论一卦之体，非《彖》辞何以尽之，如乾之《彖》曰大哉乾元，坤之



《彖》曰至哉坤元，包两仪于二字之中，括六爻于数语之间，知者观之，乾坤之道尽在是矣，曰过半，尽之之谓也。故终告之以学《彖》辞之法，圣人之教人盖如此其详也。

二与四同功而异位，其善不同，二多誉，四多惧，近也。柔之为道，不利远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三与五同功而异位，三多凶，五多功，贵贱之等也。其柔危，其刚胜邪。

此章言二、四、三、五居位远近贵贱安危之分也。

臣欲柔而中，柔过则谄，为张禹、为胡广；君欲刚而中，刚过则苛，为汉宣、为显宗。九二以刚居柔，此柔中也；六二以柔居柔，此柔过也。曰二多誉，亦未必尽多，君子也誉之者多耳。六五以柔居刚，此刚中也；九五以刚居刚，此刚过也。曰五多功，亦未必尽成功也，有功者多耳。故二则曰其用柔中，许其柔而不过也；五则曰其刚胜，许其刚而过也。与其为元、成，宁为孝宣；与其为安、顺，宁为明帝。至于四逼大君之下，三乘大臣之上，宜其惧而凶也。居此位者谨诸。

《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道有变动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杂故曰文，文不当故吉凶生焉。

此章言重卦之旨及六爻之文，所以极言《易》书广大之备也。

易之未重，三材各处其一，初为地、二为人、三为天，时则大而未广，孤故也。易之既重，三材皆合而两，初与二为地、三与四为人、五与上为天，于是大且广矣，盛故也。大则有量，广则无际，三才大矣，兼而两之，是一三才为两，三才也不亦广乎。故曰广大悉备，信乎其备而罔缺也。

三材之道备矣，然分上、分中、分下，则有三才之别合为一卦，则阴或居上，安知地之不为天？阳或居下，安知天之不为地。五为君，则天道为人道矣；二为臣，则地道为人道矣。道有变，则为六爻矣；爻有尊卑，则有等差矣；爻有等差，则有物象矣；刚柔相错，则有成文矣；文物不当其处，于是吉凶生矣。

《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是故其辞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倾，其道甚大，百物不废，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此之谓易之道也。

前章言《易》兴于中古、作于忧患，仲尼之意已属文王矣，以为未足也，此章又明言《易》兴于殷之末世、周之盛德，犹以为未足也，又指而明之曰当文王与纣之事，则无复秋毫隐情矣。嗟乎！千载之屈，有幸逢一朝之伸；一家之私，有不没天下之公。文王无遇于纣而有遇于仲尼，其千载之屈、一朝之伸与！纣，殷王也；仲尼，殷后也。而仲尼贬殷为末世，褒周为盛德，指纣之名而不讳，称文王之王而不抑，其不以一家之私没天下之公与！大哉文王之圣与！大哉仲尼之公与！

大抵无寇言备寇者，不若遭寇言备寇者之为周；无虎言防虎者，不若遇虎言防虎者之为工。何者？意之者不若履之者也。文王遭纣羑里之祸而演《易》，不以己之忧患忘天下后世之忧患，乃推己之忧患虑天下后世之忧患，其于忧患可谓亲履而备尝之矣。其心危，故其辞亦危，此无它，以吾身之危欲使后世之危者平，以吾心之不慢易恐后世之

易者倾。其虑患之道甚大，故其取喻以物也甚详。日昃月望，盖取诸天；山泉水风，盖取诸地；右肱左股，盖取诸身；金矢玉铉，盖取诸器；萁陆瓜瓞，盖取诸草；栋隆床下，盖取诸木；鹤鸣鸿渐，盖取诸禽；牯牛获狐，盖取诸兽。天下之物苟可为得失吉凶之象者，有一物之废者乎。后之观吾《易》者以百物求大道，以危辞求安平，惧之于始，惧之于终，则其要归于吉而无咎矣。然则文王以易之道免一己之忧患，未圣也，以易之道免天下后世之忧患，斯圣矣。故仲尼赞之曰此之谓易之道也。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险；夫坤，天下之至顺也，德行恒简以知阻。能说诸心，能研诸侯之虑，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是故变化云为，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来。天地设位，圣人成能。人谋鬼谋，百姓与能。

此章申言乾坤健顺之性、易简之德也。

天下之理，健而不息则易，息而不健则难，故乾之至健，其德行恒易；顺而不拂则简，拂而不顺则繁，故坤之至顺，其德恒简。德之易者，生物不息，故无难也；德之简者，成物不拂，故不繁也。然易简则无作为，险阻则有情伪。今也，易而能知险，简而能知阻，何也？盖两险相疑，两阻相持，是故险不能知险，知天下之至险者，至易者也；阻不能知阻，知天下之至阻者，至简者也。夹谷之诈，不能敌仲尼之礼；颡臾之对，不能欺仲尼之听。盖圣人得乾坤易简之理，而齐侯之险、冉求之阻遇之而败也。惟其得乾坤易简之理而执之以照天下之险阻、情伪，则如日之达蔀屋，如烛之炳幽潜，孰得而遁之者，是故其心和说而不忧天下之至险，其虑研精而不惑天下之至阻，以定天下之吉凶，以成天下之亹亹，皆易简之绪余耳。

见祥斯知吉，见象斯知器，见占斯知来，又何疑焉。盖祥者，吉之萌也；象者，器之影也；占者，来之讯也。故天地以易简而设位于上下，圣人以易简而成能于两间。谋之卿士庶人而毕从，谋之鬼神卜筮而皆协，俾万姓咸曰圣人之能者，无它，易简而已。

能研诸侯之虑，“侯之”二字衍。

八卦以象告，爻象以情言，刚柔杂居而吉凶可见矣。变动以利言，吉凶以情迁，是故爱恶相考而吉凶生，远近相取而悔吝生，情伪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则凶，或害之，悔且吝。

既言乾坤之性与德，又申言八卦之象与爻。

象也以象告者，有画而未有辞也；以情言者，有爻辞而又有《彖》辞也；刚柔杂居者，六子之卦也。其余皆八卦诸爻所有者，未易概举。

将叛者其辞慚，中心疑者其辞枝，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诬善之人其辞游，失其守者其辞屈。

此言学《易》而有得者，可以知言矣。孟子曰：我知言，盖得乎此。

大抵歉于中者必愧于外，秦武阳色变而荆轲为之辞谢是也，故曰将叛者其辞慚。将有言于人而逆疑其不售也，必左右其说以尝之，此不有售焉，则彼必售矣，商鞅之说孝公是也，故曰中心疑者其辞枝。直情无所烦言，至正无所揣摩，申公之对武帝是也，故曰吉人之辞寡。躁，竞也，人而躁竞则危言以眩世而无所忌，强聒以撼人而不能已，能令人厌亦能令人喜，厌者其空空而喜者意其有挟也，淳于髡之见梁惠王，连语三日三夜





是也，故曰躁人之辞多。小人之疾君子也，而欲毁君子也，必深匿其毁之之迹，疾之愈甚则毁之愈缓，或显誉其人而阴寓其忮，或泛为之说以旁见其意，故毁行而人不悟，公孙弘之潜仲舒、汲黯是也，故曰诬善之人其辞游。人之心未有所主者，所主者义乎，攻之者愈众而主之者愈坚，所主者不义乎，外必周为之防而内必深窒其隙，幸而遇庸人，虽欲攻之莫知其所以攻之者，不幸而遇智者，先得其隙而入之，逆夺其防而据之，则一语而折，夷之之见孟子是也，故曰失其守者其辞屈。

## 卷十九

### 说卦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

此章言圣人之作易，始因蓍以成卦，终因卦以尽道也。

天下莫愚于有知之知，而无知之知为至神，蓍是也；天下莫隐于有易之易，而无易之易为至蓍，数是也。今夫蓍之未分，其数五十，人皆知之，及其既分，左手若干右手若干，人不得而知也；非惟人不得而知也，吾亦不得而知也；非惟吾不得而知也，蓍亦不得而知也；非惟蓍不得而知也，鬼神亦不得而知也，故曰幽赞于神明而生蓍。赞之言助也，非蓍之神也，助神明之神而已。

今夫一、三、五，天数也，三积之而为九；二、四，地数也，两积之而为六，故曰参天两地而倚数。倚之言依也，天地之道不在数也，依于数而已。

然数寓于蓍，而蓍非数，故得数者忘蓍；卦托于数，而数非卦，故得卦者忘数。数既形矣，卦斯设焉，圣人因其变之，或九、或七而为阳，因其变之，或六、或八而为阴，变至十有八而卦成焉，圣人无与也，特观其变而设之耳，故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

卦既设矣，文斯生焉，圣人因其数之阳而发明其为爻之刚，因其数之阴而发明其为爻之柔，圣人无与也，特发而明之、挥而散之耳，故曰发挥于刚柔而生爻。

卦之阴阳既设，爻之刚柔既生，自八卦而为六十四，自六爻而为三百八十四，伸之长之，天下之是非失得，万事于是乎备，天下之吉凶悔吝，万变于是乎出，天地人之道皆聚于《易》之书矣，所以和顺道德而理于义者在是，所以穷理尽性至于命者亦在是。大哉易之道乎！其道之渊林乎！学者求道而舍《易》，是舍渊而求珠、舍林而求玉也。

盖天之授人者曰命，人之受天者曰性，在物情之所具者曰理，在人事之处物者曰义，会义理而行之通者曰道，体斯道而充乎己者曰德。命非通塞短永之谓也，天以道德义理之性而授之于人之谓也，犹父之命子、君之命臣也，命令而付授之也。然则理与义有辨乎？曰：理者，物情各具其所本然之谓也；义者，人之处物各宜其所当然之谓也。今有二器于此，其一樽也，其一簋也，问樽奚事，曰其器酒也，问簋奚事，曰其器飧也。此物情之所本然者也，斯之谓理。今有人焉，见其为器而不知其用，或置飧于樽焉，或置酒于簋焉，是得为处物而宜其所当然者乎，若易置之，则宜其所当然矣。斯之谓义。然则理若何而可穷、性若何而可尽、命若何而可至？理也、性也、命也，为三乎、为一乎？曰：理譬则路也，性譬则足也，命譬则家也。人有自百里之外而归其家者，或十里而止，或五十里而止，或九十里而止，是能至其家乎？否也。夫百里之近



也，而家不可至者何也？非以其路有所未穷而足力有所未尽乎。是故家无不可至，路无不可穷，而足有不能尽也。性有不能尽，而理无不可穷，命无不可至也，是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之说也。理于义，谓治于义之理，非穷理之理。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

此章言文王重易之旨也。

伏羲之易画而未重，初为地、二为人、三为天，当是时，三才之道奇而未耦、孤而无邻也。文王之易画而既重，初与二为地，初刚也、二柔也，刚柔以质言；三与四为人，三义也、四仁也，仁义以性言；五与上为天，五阳也、上阴也，阴阳以气言。当是时，三才之道耦而不奇、邻而不孤矣。

夫德不孤必有邻，道亦然。故敬义立而德不孤，阴阳立而天之道不孤，刚柔立而地之道不孤，仁义立而人之道不孤。天下之理未有孤而能立者，有日必有月，有山必有泽，有父必有母，至于昼夜寒暑也，前后左右也，耳目手足也，靡不然者。故曰：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

然乾、坤二卦，画虽六矣，尚分阴分阳，未成章也。至于六子五十六卦，阴阳错居，刚柔迭用，然后六位成章焉。章者，刚柔杂而成文也。周官画绘之事曰赤与白谓之章。故曰：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

然则易之重卦何为也哉？以顺性命之理而已。曷谓性命之理？阴阳也、柔刚也、仁义也，是性命之理也，顺之则圣、则贤、则君子、则无咎、则吉，逆之则愚、则鄙、则小人、则悔、则凶。故仲尼首言曰：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

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错。数往者顺，知来者逆，是故易，逆数也。

此章言八卦刚柔错综，然后得失吉凶可得而前知也。

所谓前知者，易之道也，非特占事知来之谓也，占特易之一端而已。易之道无它，其于已往之得失吉凶既旋观而顺数，故其于方来之得失吉凶亦逆睹而前知。见履霜而知坚冰之必至，以已往之微知方来之著也；见离明而知日昃之必凶，以已往之盛知方来之衰也。且以往知来，未有不可逆知者。腠肉不至孔子行，醴酒不设穆生去，晋胜郢陵士燮惧，吴会黄池子胥忧，而况易之道乎！故曰：易逆数也。

雷以动之，风以散之，雨以润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兑以说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此章言天地六子造化万物之妙用也。

天地犹一人之身也，雷风水火犹一身之血气也。雷者，天地一身之髡欬也；风者，天地一身之嘘呵也；雨者，天地一身之膏液也；日者，天地一身之暖气也。今夫人之一身，髡欬暗焉者死，嘘呵绝焉者死，膏液竭焉者死，暖气冰焉者死。天地亦然，夫惟髡欬足以鼓动万物，故潜者见、陨者敷；嘘呵足以挥散万物，故稚者挺、郁者舒；膏液足以润泽万物，故稿者滋、瘠者腴；暖气足以烜燠万物，故幽者晰、冱者苏。四者大和，



万物并育，秋而成焉，物所以说兑者，秋之正也；冬而肃焉，物所以止艮者，冬之穷也。造化至此，岁功成矣。天何为哉，主之而已，君者主也。地何为哉，收之而已，藏者收也。

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

万物出乎震，震，东方也。齐乎巽，巽，东南也。齐也者，言万物之洁齐也。离也者，明也，万物皆相见，南方之卦也。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盖取诸此也。坤也者，地也，万物皆致养焉，故曰致役乎坤。兑，正秋也，万物之说也，故曰说言乎兑。战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阴阳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劳卦也，万物之所归也，故曰劳乎坎。艮，东北之卦也，万物之所成终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

此章前言帝出乎震之八者，所以发八卦妙万物之神也。后言万物出乎震之八者，所以释前言也。

夫物芸芸造端乎春，故曰万物出乎震。震，春卦也。

风之被物也，飘忽泛扫，何秽不蠲哉。尘遇之而清焉，暑遇之而冷焉，华实遇之而馨焉。洁齐万物莫洁乎风，故曰齐乎巽。

天地非日孰与炳曜，万物非日孰与临照，日一出矣，然后物与物相覩也，不然宇宙之间其不冥为大幽之室乎，故曰相见乎离。

役物以养己者，物也；役己以养物者，地也。人皆知之，称乎母，莫知其疲于乳哺，故曰致役乎坤。

岁云秋矣，万宝既成，万生既盈，畴不说乎情，故曰说言乎兑。

乾，西北也，乾阳而西北阴，阴阳相逢不战则攻，其战不力，其生物不殖，故曰战乎乾。

水之为用也，兼足万物，未尝德其德；不舍昼夜，未尝不力其力，故曰劳乎坎。

艮，东北也。北者冬也，物所终而止；东者春也，物复动而始。动而复止，止而复动，物莫穷其用；始而复终，终而复始，物莫知其际。艮也者，其造化循环无端之枢与，然则造化之仁庸有既乎！天地大德曰生，吾于艮见之矣。孰为此者？盖有妙万物而不知其所以然者也。孰妙万物？盖天地造化之至神，亦不知其所以然者也。

神难言也，而仲尼屡言之，曰神无方，又曰阴阳不测之谓神，又曰惟神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今又曰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非仲尼不能穷天下之至神，非仲尼不能言天下之至神。噫！敛天地于八卦，不见其有余；散八卦于天地，不见其不足，其天地之神乎！

动万物者莫疾乎雷，挠万物者莫疾乎风，燥万物者莫燥乎火，说万物者莫说乎泽，润万物者莫润乎水，终万物始万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风不相悖，山泽通气，然后能变化，既成万物也。

此章言六子变化万物之功，而不言乾坤。非不言乾坤也，六子之功即乾坤之功也。故舜以五人治，文王以多士宁。

乾，健也；坤，顺也；震，动也；巽，入也；坎，陷也；离，丽也；艮，止也；兑，说也。

此章述八卦之训诂，状八卦之性情也。

乾为马，坤为牛，震为龙，巽为鸡，坎为豕，离为雉，艮为狗，兑为羊。

此章言八卦远取诸物也。

乾为首，坤为腹，震为足，巽为股，坎为耳，离为目，艮为手，兑为口。

此章言八卦近取诸身也。首言尊，腹言容，水内景有耳内聪之象，火外景有目外明之象。

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谓之长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谓之长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谓之中男；离再索而得女，故谓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谓之少男；兑三索而得女，故谓之少女。

此章言乾坤生六子也。一索得男，初爻得乾之一阳也；一索得女，初爻得坤之一阴也。其余次第推之。

乾为天，为圆，为君，为父，为玉，为金，为寒，为冰，为大赤，为良马，为老马，为瘠马，为驳马，为木果。

坤为地，为母，为布，为釜，为吝啬，为均，为子母牛，为大舆，为文，为众，为柄，其于地也为黑。

震为雷，为龙，为玄黄，为旉，为大涂，为长子，为决躁，为苍筤竹，为萑苇，其于马也为善鸣，为馵足，为作足，为的颡，其于稼也为反生，其究为健，为蕃鲜。

巽为木，为风，为长女，为绳直，为工，为白，为长，为高，为进退，为不果，为臭，其于人也为寡发，为广颡，为多白眼，为近利市三倍，其究为躁卦。

坎为水，为沟渎，为隐伏，为矫輮，为弓轮，其于人也为加忧，为心病，为耳痛，为血卦，为赤，其于马也为美脊，为亟心，为下首，为薄蹄，为曳，其于舆也为多眚，为通，为月，为盗，其于木也为坚多心。

离为火，为日，为电，为中女，为甲冑，为戈兵，其于人也为大腹，为乾卦，为鳖，为蟹，为羸，为蚌，为龟，其于木也为科上槁。

艮为山，为径路，为小石，为门阙，为果蓏，为阍寺，为指，为狗，为鼠，为黔喙之属，其于木也为坚多节。

兑为泽，为少女，为巫，为口舌，为毁折，为附决，其于地也为刚卤，为妾，为羊。

此一章又统言八卦之作。仰观天文、俯察地理，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其道甚大，百物不废也。然引物取类有不可一一强通者，强通焉，凿且妄矣。

## 卷二十

### 序卦上

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稚也。物稚不可不养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饮食之道也。饮食必有讼，故受之以讼。讼必有众起，故受之以师，师



者，众也。众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畜然后有礼，故受之以履。履而泰然后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终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终否，故受之以同人。与人同者，物必归焉，故受之以大有。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谦。有大而能谦，必豫，故受之以豫。豫必有随，故受之以随。以喜随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蛊。蛊者，事也。有事而后可大，故受之以临。临者，大也。物大然后可观，故受之以观。可观而后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贲，贲者，饰也。致饰然后亨则尽矣，故受之以剥。剥者，剥也。物不可以终尽，剥穷上反下，故受之以复。复则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有无妄，然后可畜，故受之以大畜。物畜然后可养，故受之以颐，颐者，养也。不养则不可动，故受之以大过。物不可以终过，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陷必有所丽，故受之以离，离者，丽也。

### 序卦下

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终遯，故受之以大壮。物不可以终壮，故受之以晋。晋者，进也。进必有所伤，故受之以明夷，夷者，伤也。伤于外者必反其家，故受之以家人。家道穷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乖必有难，故受之以蹇。蹇者，难也。物不可以终难，故受之以解。解者，缓也。缓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损。损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必决，故受之以夬。夬者，决也。决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后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谓之升，故受之以升。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主器者莫若长子，故受之以震。震者，动也。物不可以终动。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终止，故受之以渐。渐者，进也。进必有所归，故受之以归妹。得其所归者必大，故受之以丰。丰者，大也。穷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入而后说之，故受之以兑。兑者，说也。说而后散之，故受之以涣。涣者，离也。物不可以终离，故受之以节。节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过。有过物者必济，故受之以既济。物不可穷也，故受之以未济终焉。

程氏曰：天地万物之本，夫妇人伦之始，所以上经首乾坤，下经首咸继以恒也。杨氏曰：乾坤，万物父母；咸恒，人之父母。

### 杂卦

乾刚坤柔，比乐师忧。临观之义，或与或求。屯见而不失其居。蒙杂而著。震起也，艮止也。损益，盛衰之始也。大畜时也，无妄灾也。萃聚而升不来也。谦轻而豫怠也。噬嗑食也，贲无色也。兑见而巽伏也。随无故也，蛊则饰也。剥烂也，复反也。晋昼也，明夷诛也。井通而困相遇也。咸速也，恒久也。涣离也，节止也。解缓也，蹇难



【宋】郑刚中 著

吕净植 宁波 点校



# 作者简介

郑刚中(1088~1154),字亨仲,一字汉章,号北山,又号观如。南宋婺州金华(今浙江金华)人。绍兴二年(1132)中“探花”,即科举考试中的第三名。在当时的宋金战争中坚决主张抗战,反对议和,是南宋初期名臣。后因得罪秦桧而受到迫害,被发往广东,死于67岁生日的这一天。

郑刚中认为,宋代两部易学名著,程颐的《伊川易传》专主义理,而朱震的《汉上易传》偏重象数,皆有所不及,“易之道广大变通,诸家不能以一辞尽,有可窥之余,吾则兼而取之。”这也是《周易窥余》一书书名的来历。《周易窥余》虽以义理派的思想为主,但也兼采象数之说解释卦爻辞,融义理、象数于一炉是其最大的特点。《周易窥余》原书十五卷,久已失传,今天看到的实是清人自《永乐大典》中辑出整理的本子。

## 目 录

自序	否	332	大畜	355	卷十	归妹	400
原序	卷四		卷七		下经(损至姤)	丰	402
序	上经(同人至随)		上经(颐至离)		损	旅	405
卷一	同人	334	颐	357	益	卷十四	
上经(乾至蒙)	大有	336	大过	359	夬	下经(巽至节)	
乾	谦	338	习坎	361	姤	巽	407
坤	豫	340	离	363	卷十一	兑	409
屯	随	340	卷八		下经(萃至井)	涣	410
蒙	卷五		下经(咸至晋)		萃	节	412
卷二	上经(蛊至噬嗑)		咸	364	升	卷十五	
上经(需至比)	蛊	341	恒	366	困	下经(中孚至未济)	
需	临	343	遯	368	井	中孚	414
讼	观	345	大壮	369	卷十二	小过	414
师	噬嗑	347	晋	370	下经(革至艮)	既济	416
比	卷六		卷九		革	未济	417
卷三	上经(贲至大畜)		下经(明夷至解)		鼎		
上经(小畜至否)	贲	349	明夷	371	震		
小畜	剥	351	家人	372	艮	卷十三	
履	复	353	睽	374	下经(渐至旅)		
泰	无妄	355	蹇	374	渐		
			解	374			



## 自序

“窥余”，窥窃易家余意、缀缉而成也。老来心志凋落健忘，自觉所学渐次遗失，恐他时儿童辈有问，寝就荒唐，无以对，故取平时所诵今昔易学与意会者，辄次第编录，时自省览，此窥余之所为作、所为名。序之所为缕缕也。

伏羲氏画八卦，古无异论，至重卦则指名不一。郑康成辈谓神农，孙盛谓大禹，史迁、扬雄谓文王。攻谓神农之说者曰：耒耨之利，日中之市，固已取诸益，取诸噬嗑，岂应后来方重卦。神农之说破，则盛以下自当无语矣。孔颖达、王弼又谓伏羲氏始用蓍，十有八变而成卦，观变之数，则用蓍犹在六爻之后。造契以代结绳之治，而书契之作取诸夬，重卦者非伏羲乎。

伏羲氏既画卦，又为重卦，文王为卦下之辞，又分上下经，孔子为《十翼》，周公为爻辞，此易纬所谓三圣人，而周公不与者，周公本文考之志而为之举，文王则知用公之圣也。颖达既坚守弼论不移，后之立异相可否者犹未已，要是指擿相胜、无明白证据，当以王、孔为允。

复有疑者曰，爻辞亦文王所作，非周公也，此盖不考明夷尔。文王在羑里，无自谓文王之理，亦不得先谓箕子为明夷。韩宣子适鲁见《易》象云，吾乃知周公之德，则公作爻辞何疑。马融、陆绩皆知此意也。

《系辞》曰知者观《彖》辞则思过半，又曰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遂又疑夫子不应自赞如此，《彖》、《系》必文王所为也。曾不知卦下之辞乃文王所系，其所系辞亦可谓之彖，夫子于上下《系》特赞序之，与夫子所为《彖》、《系》自不相碍。范谔昌误疑乾《彖》与《文言》重复，而谓文王为《彖》者，亦此类也。

至于《十翼》之目，亦复纷纷。以《彖》、《象》、《系辞》三者各分上下，而与《文言》、《序卦》、《说卦》、《杂卦》（三）〔四〕篇号为十者，颖达主之。《彖》也，大、小《象》也，上、下《系辞》也，乾、坤《文言》也，而与《序卦》、《说卦》、《杂卦》三篇号为十者，胡旦主之。以《象》分大、小，而不以《彖》分上、下，旦说为胜；以《文言》分乾、坤，似未安。去古远矣，学者要当以意所安者为是，故两存之，以俟来哲。通乎此，然后可以读《易》。

或问曰：子为书始屯蒙何也？曰：予于乾坤，不敢谈也。易者，天地万物之奥，乾坤则又易之奥，圣人妙《易》书之神而藏之乾坤，其所示人者，犹委曲载之《文言》，孰谓学者可以一言定乎！尊乾坤而不敢论，自屯蒙而往，以象求爻，因爻识卦，万有一见，其仿佛则随子索母，沿流寻源，乾坤之微，或可得而探也，今固未敢妄有窥焉。

又问：《易》自商瞿子木亲受业夫子，下抵汉魏，专门名家者不胜计，虽互有得失之论，大概不过象、义二者。就其意趣不合，最甚者惟李鼎祚、王弼。其专用象变三十余家而不及义者，鼎祚也；尽扫象变、不用古注而专以意训者，弼也。子为书为象乎、为义乎？曰：有象则有义，以义训者不可以遗象也，义不由象出，是犹终日论影而不知形之所在，偏于一而废其一，学者所以难了。窥余所不然也。近世程颐正叔尝为《易传》，朱震子发又为《集传》，二书颇相弥缝于象、义之间，其于发古今之奥为有功焉。但易之道广大变通，诸家不能以一辞尽，有可窥之余，吾则兼而取之。

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载：晋太康元年汲县发旧冢，大得古书，皆科斗文字，不可训知，独《周易》及《纪年》最为分了，《周易》上下篇与今正同，而无《彖》、《象》、《文言》、《系辞》。预疑于时仲尼造之于鲁，尚未播之远国。而《汉艺文志》，《易经》十二篇，谓上下经及《十翼》也，以是考之，汉之《易》已十二篇，但经与《十翼》自为篇帙，非若今《易》之各附卦爻。先儒谓费直专以《彖》、《象》、《文言》参解《易》爻，谓王辅嗣《象》本释经，欲相附近，故《辞》与《象》各附于当爻。要之，取古本辄相分合，二子不容无过，然于圣人之旨未大悖也。并见于序之末。

绍兴壬申正月旦 观如居士山斋书



## 原序

六经载道，而《易》其原最深远者也。始惟有画，以尽三才万物之理，后乃有辞，以尽其画之所象，最后吾夫子为之《十翼》，《易》其无余蕴矣。后世诸儒各以臆见为之训诂，无虑数百家，然弗合、弗并，互有失得，非博雅君子，学通系象之表，识达变通之微，未能探讨而折衷也。

故资正殿学士东阳郑公，少以文行为乡先生，于书无所不通，而尤邃于《易》。其论议慷慨，操履端亮，入登禁橐，出抚边陲，壮猷远略，皆自其学发之。晚岁谪居封川，乃为《易》解，名之曰“窥余”，则兼而取之。岁在戊午，礼部试进士，公参掌文衡，予偶得中，因登门拜公，一见知其为天下伟人，特未见其书。及乙未之春，予再守长乐，公子之良嗣持宪节于此邦，因得是书观之，研味累日不能废手。虽参取诸家长，而断自己意，文与义贯，理与象互，读之使人涣然冰释，其于易道诚非小补。予浅陋荒唐，安足以知之。

公讳刚中，字亨仲。尝为礼部侍郎，以枢密都承旨宣抚四川，其遗爱在蜀，其事业炳炳在人耳目，其出处载之国史。今其子又有学问，能世其家，收拾遗稿为十五卷，将钺版，传诸学者，请序以冠其首。予逡巡退避，其请益勤，因为之言。

淳熙乙未十一月一日 莆阳陈俊卿

## 序

易更三圣，世历三古，秦火以卜筮不焚，汉兴随立学官。在六经最古，最为完书，此天也。

非知道者于辞、象、变、占俱通，未易与言。而唐孔颖达《正义》颀主王弼解，弼用费氏本，刘向校中秘书，谓费本与古文同，而班史不叙。所从受田何之学，出于孔子授商瞿，瞿之传具有次第。今世有《子夏易》，亦谓孔子所授，乃用郑玄取《彖》、《象》连经文、王弼取《文言》附乾坤二卦后，本盖伪书也。若费氏长于卜筮，惟以《彖》、《象》、《系辞》、《文言》解说上下经，弼用费本，于卜筮略不及，而习尚清谈，出入老庄，第知以言者尚其辞一端耳。颖达因象数难通，乃一切屏弃，商瞿而下诸家，虽郑玄注且弗取，自是说《易》者不过假借以驰驱其文章，粉藻其意见，于《易》何预哉！

五星聚奎，斯文兴起，濂溪周子、康节邵子皆得三圣之秘，周尚理、邵兼数，然不可异观也；伊川程氏师周友邵，晚为《易传》，用辞明理；汉上朱氏遍考自汉以来群儒训释，旁引曲畅，而以周、程、邵之说会通之，学者得以知易有圣人之道四焉矣。北山先生资正郑公，绍兴中宣抚全蜀，取忌秦桧，斥居封川，闭门读《易》，笔为“窥余”。后百余年，元孙足老携手泽三大编相示。桂伏读竟，始悟其合伊川、汉上二解而一之者。其时程学尚多异议，朱所进书未行于世，而公知兼取所长，其识见岂颀门曲学可及耶！

昔陆宣公贬忠州，录集验方，朱紫阳议其岂无圣经贤传可以玩索，唐子西谪惠州，名居室曰“易庵”，其《记》援陶隐居云，注《易》误犹不致杀人，注《本草》误则有不得其死者，子西谓注《本草》一物之误犹不及其余，道术一误，则无复子遗矣。公不录医方，专志易学，此暗合于子西之微旨，而非止于宣公之全身远害也。

《系辞》曰：易穷则变，变则通。昔公在宣和、靖康时，穷甚矣，继以进士上第，跻显仕，可谓变且通矣。而竟厄于桧，既通而穷，故在封川将玩诸《易》以图其不终穷，而公终于穷，岂穷者其果不能变则通乎。呜呼！安得起公于九原而与论易道穷变通往来上下之故哉！

后学潘桂百拜谨识



## 卷一

## 上经（乾至蒙）



乾下乾上

乾，元亨利贞。

初九，潜龙勿用。

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九四，或跃在渊，无咎。

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上九，亢龙有悔。

用九，见群龙无首，吉。

《彖》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潜龙勿用，阳在下也。见龙在田，德施普也。终日乾乾，反复道也。或跃在渊，进无咎也。飞龙在天，大人造也。亢龙有悔，盈不可久也。用九天德，不可为首也。

《文言》曰：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贞。初九曰潜龙勿用，何谓也？子曰：龙德而隐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潜龙也。九二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何谓也？子曰：龙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谨，闲邪存其诚，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君德也。九三曰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何谓也？子曰：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知至至之，可与几也；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九四曰或跃在渊，无咎，何谓也？子曰：上下无常，非为邪也；进退无恒，非离群也。君子进德修业，欲及时也，故无咎。九五曰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何谓也？子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上九曰亢龙有悔，何谓也？子曰：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贤人在下位而无辅，是以动而有悔也。潜龙勿用，下也。见龙在田，时舍也。终日乾乾，行事也。或跃在渊，自试也。飞龙在天，上治也。亢龙有悔，穷之灾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潜龙勿用，阳气潜藏。见龙在田，天下文明。终日乾乾，与时偕行。或跃在渊，乾道乃革。飞龙在天，乃位乎天德。亢龙有悔，与时偕极。乾元用九，乃见天则。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六爻发挥，旁通情也。时乘六龙，以御天也。云行雨施，天下平也。君子以成德为行，日可见之行也。潜之为言也，隐而未见，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辩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见龙在天，利见大人，君德也。



九三重刚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九四重刚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其唯圣人乎，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

䷁ 坤下坤上

坤，元亨，利牝马之贞。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安贞吉。

《彖》曰：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马地类，行地无疆，柔顺利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后顺得常。西南得朋，乃与类行；东北丧朋，乃终有庆。安贞之吉，应地无疆。

《象》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初六，履霜，坚冰至。《象》曰：履霜坚冰，阴始凝也。驯致其道，至坚冰也。

六二，直方大，不习无不利。《象》曰：六二之动，直以方也。不习无不利，地道光也。

六三，含章可贞，或从王事，无成有终。《象》曰：含章可贞，以时发也。或从王事，知光大也。

六四，括囊，无咎无誉。《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六五，黄裳，元吉。《象》曰：黄裳元吉，文在中也。

上六，龙战于野，其血玄黄。《象》曰：龙战于野，其道穷也。

用六，利永贞。《象》曰：用六永贞，以大终也。

《文言》曰：坤至柔而动也刚，至静而德方，后得主而有常，含万物而化光。坤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辩之不早辩也。《易》曰：履霜，坚冰至。盖言顺也。直其正也，方其义也，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义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习无不利，则不疑其所行也。阴虽有美，含之以从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终也。天地变化，草木蕃；天地闭，贤人隐。《易》曰：括囊，无咎无誉，盖言谨也。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至也。阴疑于阳必战，为其嫌于无阳也，故称龙焉，犹未离其类也，故称血焉。夫玄黄者，天地之杂也，天玄而地黄。

䷲ 震下坎上

屯，元亨利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彖》曰：屯，刚柔始交而难生，动乎险中，大亨贞。雷雨之动满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宁。

屯，难也，而有大亨之道，亨可致也，而非贞不可，故曰：屯，元亨利贞。此人与万物之所同也。刚柔交，屯之所以为难，然使刚柔已亨，何难之有，惟刚柔始交，二气争而未平，犯难者复冒险而动，此卦之所以为屯也。刚柔交，谓临之九二上为九五，临之六五下为六二，阴阳交互而成。非特如此，下卦震也，震因坤与乾交，一索而得九。又荀爽谓，屯本纯坎，初升二、二降初，是皆刚柔之交。坎、震既合，动乎险中，屯道乃成。

雷雨则取坎、震生物之象也。雷雨满盈天地之间，物随之以生。然造化冥昧之初，



阴阳分功，勾曲抑遏，形色欲陈而未著，崔憬所谓萌芽于寒冰之日。其在人则天下多事之时也，人苟孑然孤立，泰然自任，则何以济胶扰之绪，不敢康宁，建侯自辅，是乃济屯之策，出屯之道也。

或问：“勿用有攸往”不曰“勿利”何也？曰：勿用有攸往，则往必有害矣。又曰利在建侯，圣人经纶之，自可用人而出屯，焉用往？又问：建侯何以必于草昧之时？曰：阳刚履初，贵方下贱，天下参差昧晦，未知适从，能建侯分治，则各有所附矣，故贵贱履位，贤不肖得情，圣人之道光明盛大，如日月之丽乎天，在下者如百谷草木之丽乎土，此乃离明之象，草昧之反。虞翻谓：坎水流坤，雷雨满盈之象。《集传》谓：四为诸侯，五在上，四正位，分民而治，建侯也。

《象》曰：云雷屯，君子以经纶。

观云雷之象，知险难之理，经而纶之，所以求出乎屯也。经者，常也；纶者，理也。失其常理，天下所以屯，君子经纶之，使复其常理而已。艮为手，经纶之象。《集传》谓：屯自临变，离为丝，坎为轮、纶也。

初九，盘桓，利居贞，利建侯。《象》曰：虽盘桓，志行正也。以贵下贱，大得民也。

初以阳刚之才，下下之德，济屯有余，然不可急也，急则犹治丝而棼之，所以为经纶者素矣。故利盘桓，盘桓而事安逸则不可，盘桓而建侯则志行正，兹其所以利。

考之于卦，屯与豫皆云利建侯，比云建万国、亲诸侯者，比言其势，豫言其情，屯言其时。比以一阳御众阴，九五得位而不可以独立，其建侯者，势当然也；雷出地而奋，群阴说随，施之在上，则诸侯从王之义，此而建侯，顺其情也；屯则以阳下阴，动乎险中，广资自辅以俟大亨，非建侯不可，兹非其时乎！所以初九爻再取《象》辞申之。

虞翻谓：震起坎止，动乎险中，故盘桓。荀爽曰：盘桓者，动而退也。阳从二动而居初，虽盘桓，得其正。阳从二者，爽谓屯自重坎来也。

六二，屯如遭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象》曰：六二之难，乘刚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乘马班如，先儒读“乘”作平、去两声，《易传》、《集传》皆读如有马借人乘之之“乘”。《集传》谓：乾变震为作足之马，震为足，乘马也。仍引《春秋传》“班马之声”杜氏曰“班，别也”，谓二欲应五，故与马别。唯《易传》谓“班”分之马异处也。夫四马为乘，古以乘计马。又郑康成谓马牝为乘，则“乘”当读如百乘、千乘之“乘”。二与五有婚姻相应之好，欲往从之，匹马而行，初迫之，不得去，故班如。“班”当读如班师之“班”，谓还而分布之。按晋邢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马之声”，杜预谓：“夜遯，马不相见。班，别也。”然分而异处，思群而鸣，不害班别之义。六二遭如而还，以马分布之，故知其非一马，当作去声，读“乘”无疑也。

女子十年乃字，字，妊也。《九家易》谓：阴阳道正，乃能长养。二见迫于初，虽能守正，然十年而后字，此岂阴阳之常道哉！在屯故反常如此。十年，取其成数，如“十年勿用”、“十年不克征”之类。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几不如舍，往吝。《象》曰：即鹿无虞，以从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穷也。

虞，度也，与中孚“虞吉”之虞同。中孚初欲应四，四以近五畏满盈而绝类，使初不虞度而进，彼不我接，是谓往穷矣。惟审虑在先，故动不妄。屯之三本与上应也，然上不应己，苟无虞度之虑，遽往即之，是谓“即鹿无虞”。异乎中孚之吉矣。

坎为水，互艮有山，初不计虑鹿已在外，唯知入于林中，蹈山水之险，安得不穷。君子则不然，虞而见其微，则舍鹿而不顾矣。舍当读如取舍之舍。

虞翻辈多以鹿为五，谓三妄动而求五也。今以为上六者，盖鹿之为物，善求其类，上者三之类也，三知上为可亲，而不知屯难之世，虽所亲未必不往吝，又况居震之极，动不以正者耶！翻又谓：坎为丛木，坤为兕虎，震为麋鹿、为惊走，三变，禽走入于林中之象。崔憬曰：君子逆知往则吝穷也。

六四，乘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象》曰：求而往，明也。

欲得乎君，必先求其类，六四一爻尽之矣。

四，大臣之位也。大臣之济屯，得其类则志同道合，可以相与辅成其君。初盖四之配，志同道合，然犹乘马班如者，盖初以阳刚之贤，盘桓未肯轻进，须四下求之，故曰求婚媾。求而皆往，则无不利，故曰往吉无不利。非见善明者能之乎？《象》所以称其明也。四、五易位复成震往之象，下得初九之配，上承九五之君，皆阳也，明之象。

崔憬谓：四比于五，五下求之，为婚媾。是亦一义。

九五，屯其膏，小贞吉，大贞凶。《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屯其膏者，膏泽未下于民也。夫圣人无尊位，与有尊位而无一德之臣为助者，膏泽皆不能下。屯之九五既有其位，六二为正应，又有其臣，又谓屯其膏者，盖二欲应己，初为之寇，乘马班如，婚姻未遂，此其所以屯也。虽然，居中守正，以刚明为屯者不求顿革，积小而大正之，膏当下达。夫坎，水也，人君施于上，则下皆膏润，故九五以膏为义，曰屯其膏，施未光者，盖膏泽下，则其施光矣。

上六，乘马班如，泣血涟如。《象》曰：泣血涟如，何可长也。

屯难之时，有才以自拔者为上，无才而能资人以济者次之。上六内既无才，外复无应，不知图之于早，而彷徨于屯极之后，虽乘马何之耶？泣血涟如，盖颠之已甚也。

《九家易》曰：上六乘阳，故班如，体坎为血。虞翻谓：乘阳故不可长。《集传》谓：上之三成两离，涟如之象。



坎下艮上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利贞。《彖》曰：蒙，山下有险，险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时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应也。初筮告，以刚中也。再三渎，渎则不告，渎蒙也。蒙以养正，圣功也。

险在内，出而之外，则险可避也。出而之外，止而不进，险复临之，蒙之所以为蒙也。蒙为昧而不明，合艮与坎，以见内险外止，所以为蒙昧不明之象。然蒙得所发，不失其所，谓时中则蒙亨矣。

《集传》谓：屯九五大亨，五反为二，以亨道行。此盖为反屯为蒙，屯之五为蒙之二，则所谓以亨行，得其时中者也。推而在人，当可亨之时，发其蒙，使不失中者，理皆如此。

发蒙之道，彼求而我应之，非求彼也。故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求我之道不可渎也，竭其精诚，若卜筮然，一问而孚，则师逸而功倍。苟意渎诚懈，叩之虽数，吾弗告矣，故曰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凡此皆二、五相应之道，故志应刚中，《彖》所以申明之。

虽然再三渎，渎则不告，谓蒙渎而我不告也，《彖》乃谓“渎蒙”何哉？曰：渎不可以彼此分也。谓再三，则蒙之道渎也。盖五以蒙而求发，二应蒙而发之，俱为蒙也。



若诚心不专，设问不一，师劳无功，蒙之道顾不渎耶？

干宝曰：屯为物之始生，蒙为物之稚，然则养正，何贵于蒙欤？曰：离朱不可以索玄珠也。人之生，初无不正，机心既萌，向之所谓正者始歧而他，故正与邪皆自蒙而分。蒙而得养，则作圣之功在是矣。箕子谓睿作圣睿，盖蒙之反也。

崔憬曰：初筮谓六五求决于二。虞翻曰：我谓二也。陆绩曰：艮为少男。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山下之泉，初虽未达，及盈科而进，则万折必东，放乎海而后已。学者有得于此，则不舍昼夜，笃行而自力矣。若乃流之不清与夫涸之可待者，皆源之不养。学者又当观此而育德，使其不躁进妄动，惟委蛇曲折，以通为主，然后为功。坎、艮合体，固有躁动之戒存乎其间也。

初六，发蒙，利用刑人，用说桎梏，以往吝。《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阴柔在下，所见蔽塞，非强梗以害治者，君子发而悟之可也，何遽用刑乎？《易》之意谓，发之不悟，更陷于恶，非小惩之无以为小人之福，此刑之由用。然用之不予初六，而于其后，则禁之晚矣，宜往吝也。故利用刑人与发蒙俱见于初爻。李鼎祚谓：震足、艮手，互与坎连，故称桎梏。初动成兑，坎象，毁说之象。

九二，包蒙吉，纳妇吉，子克家。《象》曰：子克家，刚柔接也。

二以刚德为蒙之主，众阴所归也，众归之而有所抉择，则伤矣。今也居中而容众，则凡以蒙至者，吾皆弗拒，故曰包蒙吉。包蒙谓包而无所择，此二主蒙之道也。阴顺而来，我容而受之，有纳妇之义。主蒙者如是，则道尊而下说随，故曰纳妇吉。纳妇谓阴得所托，此二亨蒙之德也。

夫五以蒙道付二，乃能包蒙而纳妇，譬之父子之间，可谓克家之子矣。又坎为中男，二以阳刚居中，中男之象也。非特如此，以爻言之，二者九也，五者六也，以二应五，是下以刚上接也。以位言之，五君也，二臣也，君求于臣，是上以柔下接也。刚柔上下交际之间，志同道合，岂不家齐而国治哉！

虞翻曰：二应五据初，包养四阴，故包蒙。震长子主器，纳妇，故子克家。

六三，勿用取女，见金夫，不有躬，无攸利。《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顺也。

或问：六三之金夫，谓九二耶？上九耶？曰：谓九二也。何以知之？曰：二居坎体，为中男，上九艮体，为少男。坎、艮同出于乾，皆可谓之金夫。然六三于二为近，于上为远，三不正而且蒙其所见，必溺于近，岂非见二纳妇于旁，故贪利苟就，迷暗失理，遂至忘上九之正应，屈其身而下从之，可谓行之不顺，是女也其可取乎？使女子而有远见，则以三趋上，不为不正，自内之外，不为不顺，洁身于此，以待男之下，我尚安得谓之不有躬乎？圣人亦不至有勿取之戒矣。虽然，在娠之辞亦曰勿用取女，谓女壮也，故欲系于金柅，以金为柅者，为其性之坚刚，可以止阴之进也，以壮女犹不能胜金柅之牵，则六三不正之女而往见金夫，何利之有？故曰无攸利。

李鼎祚：《易》金夫谓二也。初动成兑，故称女；失位乘刚，故行不顺。

六四，困蒙，吝。《象》曰：困蒙之吝，独远实也。

二以阳刚主蒙，群阴趋之，四在诸爻去阳再远，故曰远实。阳实阴虚，远实则阴无所得，而蒙益甚矣。初与三于九二上下比之，五与二为正应，又上亦有阳，其远实者独六四而已，兹其所以困。

孔颖达谓：六四既不近二，又不近上，故云独远实。

六五，童蒙，吉。《象》曰：童蒙之吉，顺以巽也。

受教者固欲其顺，然顺特受道之体而已，苟顺而不入，蒙亦无自而悟，惟顺而入，然后德日起而聪明有加，故曰：童蒙之吉，顺以巽也。

苟爽谓：此成王任周召之爻。《集传》谓：五求二成坤，二往资五成巽，巽顺之象。

上九，击蒙，不利为寇，利御寇。《象》曰：利用御寇，上下顺也。

发蒙于初者，为其未达也；包蒙于二者，为其向善也；击蒙于终者，为其怙乱也。发蒙者宜用柔，故以初六；包蒙者宜用中，故以九二；击蒙者宜用刚，故以上九。虽然，九而居上，刚之过也，以刚过之才，用之以御寇，则蒙昧怙乱者知所惧，此人心所以皆顺向。以刚过之才而为寇，则昏迷不悛，因蒙为恶，此人心所共怒。蒙卦上九乃祸福吉凶之分，故圣人戒之。

虞翻曰：体艮为手，五变上动成坎，而逆乘阳，故不利为寇。下坎为寇，艮为山，登山备下顺，有师象，故利御寇。大抵坎为盗，三上易位则坎毁，非寇之利，不必求象如翻之详也。

## 卷二

### 上经（需至比）



乾下坎上

需，有孚光亨，贞吉，利涉大川。《彖》曰：需，须也，险在前也。刚健而不陷，其义不困穷矣。需，有孚光亨，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险在前，须而后进，卦之所以为需。曰有孚光亨贞吉者，谓五也。需自大壮来，大壮之九四升为需之九五，敦实中正，进而得位，故曰有孚光亨贞吉。以此涉险，虽大亦济，故利涉大川。此以卦才及九五所自来者言需也。

大抵见险而能须，则不至冒昧而犯难。彼至健者莫如乾，然德行常易以知险，惟知险，故虽刚阳之性，犹委曲而有往，此乾所以需于坎体之下也。又坎以一阳上下俱阴，势足以陷阳而终不得陷者，以其刚健光亨，无困穷之义故也。不然二阴溺之蹉跎而不得出，况欲济大川耶。五者天位，九以正中之德位乎天位，此其所以济天下之险，盖圣人之与时偕行者也。

或曰：坎险也，需须也，坎若常以险临乾，彼乾刚之性，能久须乎？曰：坎为坤则乾行矣。

干宝曰：云升在天，雨未降，翱翔东西，需之象也。何妥曰：大川者，大难也。须之待时，本欲涉难，既能以信而待，故可以利涉大川矣。蜀才曰：此本大壮卦。李鼎祚曰：六五降四，有孚光亨贞吉。九四升五，位乎天位，以正中也。

《象》曰：云上于天，需，君子以饮食宴乐。

需，须也，须而有待，则暇豫而不迫多方，所谓须，暇是也。饮食宴乐，宜以暇时，若酬酢应对，胶扰多遽，则文王不遑暇食，周公吐哺，稷犹已饥，明如之何以饮食相宴乐乎？故需之象言饮食。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象》曰：需于郊，不犯难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同人于郊”在上九，所以为远外之极，“需于郊”在初九，谓去险之远也。然干宝乃谓：“郊，乾坎之际”，何也？盖应在四，则乾坎之际也。需于郊，虽不犯难，然利用恒而已。不能恒常自守，则咎终及之。故曰：利用恒，无咎。而《象》以未失常许之。

夫未失常者，谓不失常也。然圣人止曰“未失常”者，大抵爻虽有善，不保其善之必终者，圣人不全许，若曰“未失常也”、“未失道也”，此类皆谓今虽无此而后未可知也，其不敢满人之志如此。爻虽有不善，尚可诱之使进者，圣人犹存之，若曰“道未光也”、“志未得也”，此类皆谓今虽不然而后或可勉也，其不欲绝人之善如此。诸卦可以类见。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终吉。《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虽小有言，以吉终也。

或问：需于郊、于沙、于泥，而卦以需名；渐于干、于盘、于陆，而卦以渐名，义或同欤？曰：文同而义异也。于郊、于沙之类，以去患之远近为言；于干、于盘之类，以处身之高下为言。需以时、渐以德，需者，须待而未进，观时而已；渐者，已进无所须，独行之不以躁尔。盖需之内卦，乾也，性已刚锐，前复有险，戒在于动，非须之不可；渐之内卦，艮也，性已静止，虽进无害，能以渐焉，尤称其德。此需、渐不同之义。

然亦有近似者，需之九二、渐之初六皆足以致有言，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终吉”；初六“鸿渐于干，小子厉有言，无咎”是也。大抵时未可、德未彰，君子遇患隐约之日，皆不免于有言，言所以伤我也。君子观时养德，求其在我者，亦何伤乎人之言哉！但需之二、五以阳遇阳，两刚不相应，初虽小有言，而二以宽裕自处，终当自吉，皆善类故也。渐之初六以柔弱在下，四不为应，小子见其无应寡助，而不知其渐，故厉而有言，言亦何咎，盖所言者小子也。两卦所谓有言者，于此乎辨。

虞翻曰：沙谓五，水中之阳称沙也。荀爽曰：二应于五，水中之刚，故曰沙。知前有沙漠而不进也。体乾处和，美德优衍，在中而不进也。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象》曰：需于泥，灾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败也。

寇非但盗也，凡与我敌而相伤者皆是也。彼为我敌，则我以彼为险，然我不迫而近之，则不肖之心未生。九三居乾上，迫近于坎阴，不得安其居，此致寇之由也。大抵与寇对者，此无罅可乘，则彼不得入，罅启则敌至。三与坎既逼近，而与上六应，情亲势顺，有罅于此，彼安得不乘，故曰灾在外也。三能持之以敬谨，又需以待之，虽至不能为害。

或曰：初亦与四应，何以不致其来？曰：初去害远矣。善持军者，临敌持重，虚实好恶使彼无得而窥者，其知九三乎？

崔憬曰：泥，近乎外者也。三逼于坎，坎为险、盗，故致寇至。大抵坎为水，四坤，土泥之象。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象》曰：需于血，顺以听也。

穴者，阴之所也，阴安其所则阳不与之争。三阳久需不进，四碍其路，此盖不静而出，得无伤乎。虽小伤而能需于血，则终亦顺听之矣，故无凶。上六居阴之极，苟出而与三阳争，则交战之血将至于玄黄。惟入于穴而知敬焉，虽众阳无以伤也，所以终吉。出入于穴，所以见二阴之动静，非谓阳也。水主听，又其性卑下，故顺听。

九五，需于酒食，贞吉。《象》曰：酒食贞吉，以中正也。

需自《象》言饮食宴乐之后，惟九五言酒食者为其暇也。暇而酒食，不可不出于正，惟群阴退听，险难已平，履中正位，优游无事，以供天下之求，如《湛露》、《鹿鸣》之作，则吉。

荀爽曰：五，互离，坎水在离火上，酒食也。虞氏曰：沉湎则凶，中正则吉。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来，敬之终吉。《象》曰：不速之客来，敬之终吉，虽不当位，未大失也。

不速之客，诸家皆曰客不召而来，谓主人不以辞促之而自至。考于《礼·乡饮》固有人主人速客，《杂记》有“须客”之辞，于理亦通。

然三阳知前有坎，不肯遽进，既需于郊，又需于沙，又需于泥，可谓迟迟其行矣，此之谓“不速”，惟来之不速，故阴不敢固阳之地而刚不陷。《易传》曰：爻以六居阴而云不当位者，以阴宜居下而居上故也。然能敬谨而终吉，故未大失。

荀爽曰：云升极则降为雨，雨则云入于地，故入于穴。



### 坎下乾上

讼，有孚窒惕，中吉，终凶。利见大人，不利涉大川。《象》曰：讼，上刚下险，险而健，讼。讼，有孚窒惕，中吉，刚来而得中也；终凶，讼不可成也。利见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渊也。

孚者妄之反。讼而有孚，可以讼矣。然不免于窒惕者，讼之为道虽孚，无亨之理。上健下险，阻碍不通，能窒惕而知惧，仅得中吉，此其所以不可终也。讼而不妄，必有中正者为之听，故利见大人。得中正之人听吾有孚之讼，然犹不利涉川者，盖天与水违而成讼，既与水违，不应涉也。上刚下险，二体之才也。险而健，讼之所由生也。

蜀才谓：讼自邇来，二进居三，三降居二，此所谓刚来而得中。以刚居中，有信之寔而又与五应，此之谓有孚。侯果曰：大人谓五也。断决必中，然大人以中正为德，则其所听亦中正者，是与必欲成讼，则五将不与，二阴揜之坎陷而不得出，此入于渊之道也。坎陷为室、为加忧惕之象。李鼎祚引王弼注云：九五处得尊位，为讼之主，用其中正以断枉直。

《象》曰：天与水违行，讼，君子以作事谋始。

虞氏曰：险而健者，常好争讼，此固其理。然致险者亦健也。《系辞》曰：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常易以知险。由是知险藏于健，惟行健以易者能知之，不然阴方以陷阳为意，吾不觉之于早而投身其中，则不得出矣。惟避险于早，然后可以全其健。君子以作事谋始，是宜谨圣人之戒也。

天与水，其行不同，苟见于迹者，已若天与水之相违，则讼安能已。坎为耳，听而作谋，故曰谋始。《集传》谓：乾阳始于坎，作事谋始，窒讼之源也。虞翻曰：君子谓乾三来变坤为作事，坎为谋，乾知大始，故以作事谋始。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终吉。《象》曰：不永所事，讼不可长也。虽小有言，其辩明也。

险而健则讼。六以阴柔居坎之初，盖易与也，故不永所事。虽然，初既易与，而《象》继之以“不可长”者，盖不永所事，所以戒初使自觉不可长，则欲人不敢忽初谓无能也。然阴非倡物者，讼岂在我哉，虽小有言，终亦辩明而已。

卢氏曰：初欲应四，而二据之，暂争，事不至永，虽有小讼，讼必辩明，故终吉。

九二，不克讼归，而逋其邑人三百户，无眚。《象》曰：不克讼归，逋窜也。自下讼上，患至掇也。

此爻诸家读不一。或以“归而逋其邑”为句，“人三百户”继之；或以“不克讼归而逋”为句，“其邑人三百户无眚”继之。要当以“不克讼归”为句，而“逋其邑人三



百户”共为一句。

何以言之？曰：九二之讼，下讼上也，自下讼上，患至如掇。况五以中正之德为之上，而可讼乎？其不克而归宜矣。虽然，坎自坤得也，坤为众，有其众，变而为险，所以敢于讼上。圣人必使逋其邑人三百户者，恐其恃众凭险之心不悛，浸或成乱尔。讼而不胜，苟能归而引咎，避其邑户之众，寡约自损，尚可至于无眚，不然，主讼者所不容也。不曰“无咎”而曰“无眚”者，盖以下讼上，多出于所见之不明，今乃能逋其邑户，不敢自居，则如掇之患庶可逭矣。三百户，下大夫之食，其受邑不为多也，圣人犹欲其逋而去之，则上下之分其可以不谨！

李鼎祚谓：坤为户，乾为百，三爻故为三百户。

六三，食旧德，贞厉，终吉。或从王事，无成。《象》曰：食旧德，从上吉也。

九二讼不克，故逋邑户而失其食。六三居两刚之间，危厉自保，以无讼为德，其食如旧，此之谓食旧德。虽然，居讼之体，安能无讼，或从王事，则讼亦有时乎不免矣。从王事谓如听讼之类，盖五为讼主，六三亦从事于下者，奉行五之中正，使讼道不至于成，则讼平而政理，此其所以终吉。

或曰：三与上应者也，所谓从者，无乃谓从上九者耶？曰：上九之讼，不可从也。从上九则得服三褫，尚安得吉？

《集传》谓：三之上成兑口，食旧德也。

九四，不克讼，复即命渝，安贞吉。《象》曰：复即命渝，安贞不失也。

九二、九四皆曰不克讼。九二不克讼，则逋其邑人，无眚而已；九四不克讼，则复即命渝，安贞吉，何也？曰：二之不克讼，讼而不胜者也，能退自贬损，庶乎无眚；四之不克讼，则欲讼而不得者也，以理自复，则有安贞之吉。

《易传》谓：五君也，义不克讼；三居下，柔不与之讼；初又正应而顺从之，亦非与讼者也。如是，则讼无由而兴，此所谓欲讼而不得也。虽然欲讼不得，岂九四亦尝有意于讼乎？曰：刚阳之性，其本好动，又居健体，所谓讼者未尝忘于中也。惟见其讼之不克，变而安贞则吉，此之谓复即命。命对人事为言也。渝安贞，所谓以理自复，变而安贞。

虞翻曰：失位故不克讼。渝，变也，不克讼故复位，变而成巽。巽为命令，故复即命渝；动而得位，故安贞吉。谓二已变坤，安也。

九五，讼，元吉。《象》曰：讼元吉，以中正也。

五非为讼者也，居讼之时，为治讼之主。王肃曰：以中正之德，齐乖争之俗，元吉者也。

上九，或锡之鞶带，终朝三褫之。《象》曰：以讼受服，亦不足敬也。

讼极则胜负分，得鞶带者，胜而受宠也。讼至于极，岂能常胜，受宠者亦偶然耳。故曰或锡之。夫衣服所以彰有德，人慕其德，故并其服而钦之，讼非可以为德也，于服何荣？终朝三褫之，此固其理。庄子曰：今取猿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齧啮挽裂尽去而后慊。盖服非猿狙所安也。讼而受服，岂但不安而已，愧耻而三褫之，盖有挽裂之意，孰谓人而无羞恶之心乎。受服三褫，锡马三接，善恶之效，初不待久，不终朝而得失之应其至再三也。讼互有离、巽，有离也故炎上不平，好讼者得之；有巽也故顺理而不争，讼平者得之。

侯果曰：褫，解也。乾为衣、为言，故以讼受服。翟玄曰：上以六三锡下，三阳群刚交争，得不以让，故终一朝之间，各一夺之，为三褫。



### 坎下坤上

师，贞丈人吉，无咎。《彖》曰：师，众也；贞，正也。能以众正，可以王矣。刚中而应，行险而顺，以此毒天下而民从之，吉又何咎矣。

比与师皆以一阳为五阴之主，比居五、师居二，此君臣上下之位，师与比所以相反对也。师之二以臣得众，以刚应上，而又险以顺，其在爻、在体无一不善，然《彖》许其可以王者，王谓五也。《易传》所谓六五之君为正应，信任之专，盖上下相须以成王业者也。然则非丈人，其能吉而无咎乎。丈人，《子夏传》作“大人”。丈人、大人虽皆有德望尊重之称，然丈人则又法度所在，郑康成谓能以法度长人。师以法度为主，读当以“丈人”为允也。

人君之主师，将帅之行师，皆不可以不贞。己正则物正，物正则众正，虽然，不曰“正众”而曰“以众正”者，盖正众则众未必尽正，以众正则众皆惟正之归，此王天下之道也。夫好安、好逸、好生，天下之情也，上所施行稍拂其情，则下必惮而不从。行师之道，劳之、危之、死之，毒其常情，如瞑眩之药，而不闻民之不从者，以其师之出于贞而已，此其所以吉而无咎。苟毒之不以正，是真扰民也，民将不从，其能无咎乎。故曰以此毒天下而民从之。吉无咎者，谓吉且无咎。困之辞曰“大人吉，无咎”，乃其类也。

《略例》曰：吉无咎者，本亦有咎，由吉而后得免也；无咎吉者，先免于咎，而后吉从之也。由是观之，《易》固有吉而有咎者。大壮上六“艰则吉，咎不长也”，此盖吉之藏乎咎者也；晋、萃、升、巽皆“吉无咎”，而损、益二卦皆“元吉无咎”，孰谓吉则无咎乎。丈人吉且无咎，宜其可以师矣。

干宝曰：坎为险，坤为顺。兵革刑狱，所以险民也，毒民于险中而得顺道者，圣王之所难也。毒，荼苦也。五刑之用，斩刺肌体；六军之锋，残破城邑，皆所以荼毒奸凶之人、使服王法者也。故曰以此毒天下而民从之。毒以治民，明不获已而用之，故于《彖》、《象》六爻皆著戒惧之辞也。

《象》曰：地中有水，师，君子以容民畜众。

水无所不在，地于水无所不容，容民畜众，此盖以卦之全体言也。分而论之，则所以容民者莫如坤，所以畜众者莫如坎。何以言之？临之外卦坤也，其《象》曰“容保民无疆”，岂不以博厚广大者乃坤之势欤！坎之上下卦水也，其《象》曰“水洊至，习坎”，岂不以合众流而并受者乃水之性欤！容民所以保之，畜众所以聚之，能容民于先，然后能畜众于后，不然驱鱼、驱雀，尚能动众以毒天下耶！

初六，师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师出以律，失律凶也。

师以律为正，律者法也。师静而不动，法犹不可废，一动而出，则于事为危，于器为凶，于天下为毒，苟无法以齐之，则参差至险之情，何所不有。圣人尤戒于出师之始，而见之初六也。以律出师，师之善也，不以律，则为不善，斯有凶矣，故曰否臧凶。

《集传》谓“否”当如可否之否，引刘遵谓：“否”，古之不字也。马、郑、王肃皆作“方有反”。或曰：知庄子论先穀用兵，引师之临曰：师出以律，否臧凶。执事顺成为臧，先穀反而逆之，所谓不臧也，是以凶。师之临，盖初六动而为兑，知庄子谓之律竭。杜预谓坎变为兑，是法败也。《易》与《春秋传》“否”字古皆两音，惟《诗》“未知臧否”独音“鄙”。



《九家易》：坎为律。

九二，在师中吉，无咎，王三锡命。《象》曰：在师中吉，承天宠也。王三锡命，怀万邦也。

二居坎中而坤为外卦，所谓刚中而应，行险而顺，五得所付矣。大抵师之道，不及则懦，过则跌，二者皆凶道。行师而凶，祸不止其身。二今履中得吉，不以过、不及为生灵之害，虽三锡命，非滥也。虽然，锡命谓宠九二可也，何以能怀万邦也？曰：吾民乐阜安而畏骚动，兴师之始，虽曰除残去害，要之，弗戢之祸亦天下所共忧，今也宠锡之命惟及九二，然后知吾君之出师本乎中道而已，万邦胡为而不怀乎。光武平定天下之后，绝臧宫、马武之请，天下所以归心。

李鼎祚曰：案二互体震，震木，数三，王三锡命之象。《周礼》云：一命受职，再命受服，三命受位。是其义也。

六三，师或舆尸，凶。《象》曰：师或舆尸，大无功也。

舆，载也；尸，神主也。古者行师必载庙社之主，所以示三军以不敢专赏罚之义。九二为长子，帅师矣，则载主之赏罚，当以付之，今又使六三舆尸，则是以兵付二而以赏罚付三也，如是可乎？弟子舆尸，使不当也，故其详见于六五。

六四，师左次，无咎。《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左右前后者，兵家之形势；次舍迟速者，兵家之进止。《春秋》书次者皆谓师之不行也。曰左次者，盖避右而趋静，阻险而自保。然则六四何以是坎？曰：六四上无承、下无应而已，又不足以有为，故依震林、坎水，静止而不动，其在兵法犹未失常也。

用兵之道，有正、有奇，夫欲动而进取，则用奇为上，不然莫若守正。正者，《易》之所谓常也。程不识必正部曲、击刁斗者，不敢失常废律尔。

崔憬曰：偏将军居左，与险无应，进取不可。

六五，田有禽，利执言，无咎。长子帅师，弟子舆尸，贞凶。《象》曰：长子帅师，以中行也。弟子舆尸，使不当也。

害稼者，禽之罪，田者执以为言，田其禽可也。五执言于上，则九二奉辞于下，为五田禽者也。坎为中男，然自二以上，互体有震，故称长子。九二既居长子之位，三在坎，则于二为弟。其于乾，子也，或帅师而中行，或舆尸而不当，皆上所使而已。师之六爻惟九二有吉，余止于无咎，否则凶。孰谓荀林父毙子辈不至于败，而秦皇、汉武之天下可一日安乎！

虞翻曰：田谓二，阳称禽；震为言，五失位变之正；艮为执，故利执言，无咎。

上六，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乱邦也。

师终宜有正功之命，大而开国，小而承家，惟所用之，独不可用小人尔。然则小人以军功奏者，可废乎？《易传》曰：赏以金帛禄位可也。离之上九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征以正邦，而用小人于后，无乃自乱其邦乎。圣人制治于未乱，苟怀桑土绸缪之戒，乱未必有至，使小人在开国承家之列，其乱无疑，故曰必乱邦也。

《集传》引《春秋》，坤为国邑，于象宜尔，然将帅各食其土，是乃为上六休兵之道乎。《乐记》曰：倒载干戈，包之以虎皮，将帅之士使为诸侯，然后天下知武王之不复用兵也。虞翻曰：乾为大君，巽为有命，谓上动成乾，上之三成巽故也。



# 坤下坎上

比，吉。原筮元永贞，无咎。不宁方来，后夫凶。《象》曰：比吉也，比辅也，下顺从也。原筮元永贞，无咎，以刚中也。不宁方来，上下应也。后夫凶，其道穷也。

一阳得位，五阴从之，比之所以吉也。元永贞虽谓九五，亦上下之所共也。《易传》曰：元谓有君长之道，永谓可久，贞谓得正。上之比下，必有此三者，下之比上，必求此三者，惟上下共之，故始比之时，贵于原筮，谓推原其本而占决于心也。庄子曰：无故而合者亦无故而离。占决于心，不过以此求其情实而已。盖“原”有相因之义，“原”古文为“𣎵”，泉之本也，后世省文为“原”。曰原筮者，又有推原加审之意。不宁方来，当从先儒作不宁之方皆来也。后夫凶，当从《集传》作上六之来后于众爻也。《书》曰：惠迪吉，从逆凶。谓顺道则吉也。坤体在下，险在顺上，故曰比吉也，比辅也，下顺从也。若乃尽元永贞之道为比之主，则非刚中而上下应之不能也。

干宝曰：后服之夫，违天失人，必灾其身，故后夫凶。谓后服者违天失人可也，谓后服之夫则未允。蜀才曰：此本师卦。案六五降二，九二升五，刚往得中，为比之主，故能原究筮道以求长正而无咎矣。虞翻曰：水性流动故不宁，坤阴为方，上下应之，故方来也。后谓上，夫谓五也。坎为后，艮为背，上位在背后，无应乘阳，故后夫凶也。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万国、亲诸侯。

诸侯建国者所同有也，不相亲比与无辅同也。先王观比之象，上下相得如水土之无间，然后有万国之助。

虞翻曰：震为诸侯，坤为万国、为腹，坎为心。盖《诗》“公侯腹心”之义也。谓有震者，以师言之。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终来有它吉。《象》曰：比之初六，有它吉也。

陶土为缶，可用以汲，外无文饰，王弼谓质素之器，初取以为象者，坤土而坎水故也。土者信之本，相比之道，以信为先，不容有饰情之伪，惟如是，故有孚无咎。及夫积之既久，信著诚充，如缶之盈，则昔之未比者，今皆自外至矣，此之谓终来有他吉。他言非所比而亦比也。四本不应初，曰终来有他吉，岂缶之既盈，孚道旁格，虽如四之不应者亦自外而来亲耶。

荀爽曰：初在应外，以喻殊俗，圣王之信光被四表，绝域殊俗皆来亲比，故无咎也。缶者应内，以喻中国，孚既盈满中国，终来及初，非应，故曰他也。《象》云有他吉者，谓信及非应，然后吉也。

六二，比之自内，贞吉。《象》曰：比之自内，不自失也。

治有内外，情有亲疏。九五以一阳为众阴之主，其所与为正应者，六二也，盖情亲而在内者也。方来者、有他吉者、外比者，皆情疏而在外者也。居比之时，方将建万国、亲诸侯，苟非先与所亲以诚信之道自内始，则何以使人从之于外乎。惟二以中正上比于五，五以中正下比之，其行之于内者既无不正，则人之来归有不得而辞者。不然二与五先自失矣，尚能使人亲我哉。故曰：比之自内，贞吉。

《象》曰：比之自内，不自失也。或曰：安知二与五比谓之自内？曰：以六四知之也。四舍正应而比五，谓之外比，则二、五以本应相比，非内而何？崔憬曰：自内而比，不失己亲也。

六三，比之匪人。《象》曰：比之匪人，不亦伤乎。



匪人非谓小人，不能义之与比，而比非所亲，是为匪人，六三是也。六三介二、四之间，将上求比乎，则四以承五而在外，将下求比乎，二又正应乎五，皆非我所得比也。进退上下之间，不我与，而强比之，岂不伤耶？

或问：三何以不进比上六？曰：上六不应也。然则四亦不应初，何以有终来之吉？曰：初以孚道居比之始，积久盈缶，虽不应者，亦将自外而来亲。今六三所以自处者已不中不正，能有盈缶之孚使人从耶？又问：比之“匪人”，与否之“匪人”同欤？曰：文同而意异。否泰盈虚，此天也，非人也，故曰否之匪人；比则谓所比之非人也。王肃本“比之匪人”下衍“凶”字，理或当然。

六四，外比之，贞吉。《象》曰：外比于贤，以从上也。

六四、九五同在坎体，以四比五而曰外比之，何也？曰：初者，四之本应也，初为内则五为外矣。

九五，显比，王用三驱失前禽，邑人不诫，吉。《象》曰：显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顺，失前禽也。邑人不诫，上使中也。

比道嫌幽暗，又况主道之利明乎，宜九五之显比也。王者处大中至正之地，其与人比，岂若世之湿沫相濡者。正犹三面之罗，仁义并用，其逆而前者舍之，其顺而背者射之。舍前者，为其前而向我，所以明比道之当先也；射后者，为其顺而去我，所以明比道之不可后也。

《集传》引郑康成：禽在前来，不逆而射之。王弼谓：趋己则舍之，背己而走则射之。按：《大司马》狩田既陈设驱逆之车，郑氏谓驱出禽兽使趋田者，由是知田之于禽，好向而恶背也。田者志在得禽，今向我者舍不取，故曰失前禽。

王之好恶显显如是，初岂设为告诫强邑中以从违哉？惟不诫自化，故人非特以亲上为乐，又将退而相率以义，上下举不失乎中矣。虽然，民岂自能为中，上实使之中也，故曰上使中也。以卦求之，五位于上而坎性顺下，顺下而趋者，于五为背也，反而上行，于坎为逆，则于五为亲矣。舍逆取顺，来则亲之，背则诛之，人君御万国之道。

虞翻谓：三动成离，故显比。李鼎祚谓：下三阴为三驱，不及初，故失前禽。

上六，比之无首，凶。《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终也。

虞翻曰：首，始也。天下之理有始则有终，上六无始，安得有终。何则？众非元后何戴，四阴所以比而承五，上六无先物之见，迷而在后，无始明矣。

## 卷 三

### 上经（小畜至否）



乾下巽上

小畜，亨。密云不雨，自我西郊。《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应之，曰小畜。健而巽，刚中而志行，乃亨。密云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畜之为卦，有容而相得之意。阳虽说阴，其健常在也，非巽以驯之，未易得阳之情，其可畜哉！故卦以健、巽成体，而以二、五之刚中相应为志亨。夫小畜，小畜大也。既畜大矣，安得为小？曰：以阴畜阳，力常不胜，畜之不固，阳亦自如，但众阳悦



阴，上下应之，阴得其位，故为所畜，然终不能使阳止也，是故名之曰小畜。以卦求之，三阳上进，巽当其路，固可以有制，然顺入之体，能如艮之力乎？大抵阳气上腾，阴固包之，二气亨而后雨。

李鼎祚谓：升天为云，坠地为雨，故不雨为尚往。盖言阳方往而施未行也。虽然，阴盛则云密，一阴而曰密云者，以阴得其位尔。乾道在西北，又自二至四乃兑体，故曰西郊。虞翻谓：二变应五，故志行乃亨。崔憬曰：四互居兑，西郊之象。

《象》曰：风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小畜、大畜，本又作“蓄”，盖有积蓄之义。君子积德，以文为先，及其至也，笃实辉光，所畜深厚，然后为大畜之象，未至而小。畜之莫先于文德，不曰畜，而曰懿者，盖扬子所谓浸以光大也。风行于地，则显著而及物，行天上，则妙其美而未动、其施未行之时乎，以懿文德宜矣。

或曰：坤为文，小畜乃乾、巽合体，何以为文？曰：小畜以巽成卦，巽东南也。《考工记》曰：东方谓之青，南方谓之赤，青与赤谓之文。观此无惑乎小畜之象也。

虞翻曰：坤为文，乾为德，离为明，乾离照坤，故懿文德。谓离者，翻谓互体，坤谓四也。

初九，复自道，何其咎，吉。《象》曰：复自道，其义吉也。

九二，牵复，吉。《象》曰：牵复在中，亦不自失也。

乾，阳物也，其性刚健，下非其位也。四虽以一阴得位，而力不能胜，所谓阳者必复乎上而后已。故于初、二两爻皆以复为言。

《集传》谓：小畜，履之反。初本在上，二本在五，三本在四，是则阳肯久居下乎？初之复也，四为之应，所谓复自道也，自道而复，于义为吉，何咎之有。二之复，五本不应也。然以履卦考之，五固尝在下，为阴所乘，今虽在上，又为阴所畜，其与二盖同志也，故牵而复之。牵云者，以二受畜渐深，故其助之力也。二阳相挽，患在过中，过中则失矣。二、五在上、下两卦之中，无过中之失，故曰牵复，在中亦不自失也。呜呼！大非小之所能包，阳非阴之所能制，君子于此惟其当而已矣。

《集传》谓：巽为绳、为股，艮为手，牵复也。

九三，舆说辐，夫妻反目。《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小畜惟九三受畜最近，三者阳之极，与上为应，在巽女之位，故《象》以夫妻为义。九三动而应上，则自二至四有震体，震为车，故有取于舆，三今不动，则是震毁而舆说辐矣。三说四不动，为四所畜而不得前，反与其室相视而乖戾，故曰夫妻反目。虽然，三说四而不进，若上九动而应之，犹不至是，惟下不进而上不应，故夫妻反目而舆说辐，不正室之咎，可不畏哉。

“辐”读如“福”，本亦作“輹”，读如“复”，然“辐”与“輹”不同也。《考工记》曰：毂也者，以为利转也；辐也者，以为直指也；牙也者，以为固抱也。三材不失职谓之完，盖轮之总要也。輹则车下横木，故先儒谓车下缚。故败辐则毂无所凭，车不可行；败輹则缚之，可以复进。《易》于小畜曰“说辐”，于大畜曰“说輹”，考两卦，“夫妻反目”与“中无尤”之义固自有轻重，说者为俱有“车说”之文，故“辐”、“輹”不分，又惑于左氏说“辐”之字，便谓可以通用。非矣。

按：杜预谓震为车者，谓归妹之上六有震体，大畜自五以下其互体亦震也，由是知预所用乃大畜之文。



《九家易》曰：四互体离，离为目也。离既不正，五引而上，三引而下，故反目也。舆以轮成车，夫以妻成室，今以妇乘夫，其道逆，故不能正室。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卦以一阴系众阳，势已不敌，初则自道而复，二又以牵而复，一阴势孤力弱，觉不能止，始有伤害之惧。又二动从五，则自二至四有坎体，为血、为加忧，然四居正得位，上承于五，五孚信之，二、五复位而坎毁，兹血之所以去而惕之所以出也。故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孰谓不得乎君而可以有为乎？六爻惟四、五言有孚者，义盖如此。涣之上九曰“血去逖出”，诸家皆以“逖”为远害，独《易传》谓其血去、其惕出，盖以“逖”为惕，与小畜同也。然上九乃出涣之时，去害欲远，如易文字为“逖”，义为远，为当。又小畜《象》言“惕出”而不言“血去”，《易传》谓惕出则血去，可知与涣上九之《象》止言“涣其血”而不言“逖出”各举其一，以见去害之义同也。

虞翻曰：孚谓五，豫坎为血、为惕。惕，忧也。震为出，变成小畜，坎象不见，故血去惕出。得位承五，故无咎也。

九五，有孚挛如，富以其邻。《象》曰：有孚挛如，不独富也。

或问：九五以邻而富乎？曰：阳实为富，阴虚为贫。与五邻者四也，四安能畜五？《象》曰：有孚挛如，不独富也。用是知富在五，不以自裕，故用以推其邻尔。何则？四为小畜之主，而力常患于不足，五虽居尊，而志亦系于阴，圣人于是忘吾富有之资，锡予同心之助，使诚信固结，然后协力以御，天下之众善，类皆由是进而为用矣。泰之六四、谦之六五，皆曰“不富以其邻”，泰固别有义，谦与小畜文异而意近，似谦不自富而能成人君之业者，以其邻也，小畜五虽富而能以其富用诸邻也，各以本爻推之可见。

虞翻曰：五贵称富。《九家易》曰：五以四阴为财，与下三阳共之，不独富也。李鼎祚解邻谓四也，挛如谓连接其邻。《集传》谓：挛体而合，为其俱在巽也。

上九，既雨既处，尚德载，妇贞厉，月几望，君子征凶。《象》曰：既雨既处，德积载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小畜不雨而曰既雨者，谓上九也。上九固止九三，所以见畜之成，既成则阴阳和而无所争矣，此安处之时也。虽然，以阴畜阳，以妇畜夫，必积累而后成其积也，如车之载有加而不自知，虽柔巽之体，所尚在德，畜必有道。要之，月几望，阴道满，乃妇贞厉之时，苟不安静于既雨之后，畜之不已，则阴可疑矣。为君子止而不进可也，不以为疑而犹进焉，凶之道也。

虞翻谓：应在三，坎水零为雨。又曰：坎为轮，载积在上，故尚德载，皆谓上动也。坎月离日，日月对象，故月几望。《集传》曰：巽，阴德也，而在上，阳反载之矣。



兑下乾上

履虎尾，不咥人，亨。《象》曰：履，柔履刚也。说而应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刚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或问：履何以成卦？曰：履成乎六三也。曰：柔履刚，履虎尾不咥人，亨。《象》谓六三乎？曰：然。曰：《易》何以于六三又曰眇能视、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曰：凡《易》以《象》言者，一卦之义也；以爻言者，一爻之义也。履上天下泽，成卦之体在六三，又九四履乾之末，为上卦之尾，三在下，承乾之后，正虎尾也，履虎之尾，宜

见咥，然兑以和说上应乾刚，虽履危而不见害，故《象》谓“不咥人亨”，此通一卦以为言也。若止论爻，则三以不正之位，践九二而迫九四，必见咥矣，此据一爻以为言也。柔履刚者，以柔藉刚。鼎祚易所谓“坤藉乾，故乾履之”也。

帝位谓五也。诸卦以九居五者多矣，独此言履帝位者，履，礼也，礼以名分为本，履之五所遇刚中而正礼之尊，位莫大乎此。虽然阳得位矣，以亢自居而不知下济之道，则为九五之病，惟光明而不疚，然后尽履之善，光明者下济之道也。虞翻谓：五坎为疾病，乾为大明，五履帝位，坎象不见，故不疚而光明。谓五坎者，以四、三两爻已有坎象。

《象》曰：上天下泽，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民志之不定，由上下之不辨，上下之辨如天之与泽，高卑不至于无限，则民志定矣。维持此道者莫如礼，履者礼也，故君子观履之象。

初九，素履，往无咎。《象》曰：素履之往，独行愿也。

素乃平素之素，非色素之素也。何则？九以阳刚有为之才，在下未达，蓄德积行，是乃平素所履，及其进也，能不改其素，何咎之有。圣人有忧之者，恐禄位移人，本志变化，蹈危历险，亦何所不有，此《易》所以含至戒于初爻也。虽然，初无应也，怠者不能修，忌者畏人修，无应而行，随者必寡。惟君子特立，为善不改其度，顾吾所以自信于心者，苟遂其欲则已矣，何恤乎人之从违乎！故《象》申之曰：素履之往，独行愿也。

鼎祚易谓：应在巽，为白，故素履。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贞吉。《象》曰：幽人贞吉，中不自乱也。

《说文》：坦为安。《广雅》：坦为平坦。坦者，安平之谓也。

六三之为履，下乘刚，上为刚所践，所以见履道之危且难也。而二以柔道处宽裕，不自投于险迫之地，凡向之所谓危难者，今皆无有，岂不坦坦然自适乎。虽然，二之位如此，向使躁人处之，则利欲汨于外，夸跂动于中，途虽坦而心实乱矣，其能吉乎。故曰：幽人贞吉，中不自乱也。

履卦上下皆阳，今有取于幽人者，所以为躁动之戒。于初言素，于二言幽，则圣人岂以浮伪为礼乎。六爻惟九二言履道，固自有意。

虞翻曰：二失位，变成震，为道、为大涂，故履道坦坦。讼时二在坎狱中，故称幽人。之正得位，震出、兑说，幽人喜笑，故贞吉也。

六三，眇能视，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为于大君。《象》曰：眇能视，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与行也。咥人之凶，位不当也。武人为于大君，志刚也。

眇不至瞽，盖几于髡髻，尚可视也，然不足以有明矣；跛不至废，盖类于蹠蹠，尚可履也，然不足以与行矣。六三体阴居阳，盖眇而能视者，以柔乘刚，盖跛而能履者，又藉刚而接其尾，置身虎喙，安得不遭其咥。虽然，六三自取之也，使其以柔静当位，物何能伤，惟忘己之弱而志欲为刚，故履危而祸至，犹武人之为大君也。武人智不明、才不远，自尊大而不量其力，鲜不及者。然《易》不言其凶者，盖与跛眇虎咥类见之也。大君，凡率众临下者皆是，不必谓人主也。五者，人主之位也。圣人将于六三有武人为大君之象，故于《象》先言刚中正履帝位，所以为六三之辨。

《集传》载诸儒说最备。虞仲翔谓：坤为虎，又艮为虎。马融：兑为虎。郭璞：兑、艮为虎。谓坤者，坤交乾也。其文玄黄，天地之文也。谓艮者，寅位也，在天文尾为虎，艮也。谓兑者，庚辛，西方也，龙德所冲亦兑也。具此二象。先儒并传之，而《集传》主兑。然易象无穷，象随义改，要当以三象随卦求之则可。如履卦当以坤为虎，虞



说可用也。盖坤三与乾刚相交，自四以上三爻，皆乾三履其后，故谓之虎尾。兑为口，则啣之象。然以柔说承之，宜啣而不啣也。谓履之兑为虎口则可，而不可谓虎之尾矣。

侯果曰：互体有离、巽，离为目，巽为股，体俱非正，跛眇之象。鼎祚易谓：三变成乾，武人为大君之象。

**九四，履虎尾，愬愬终吉。《象》曰：愬愬终吉，志行也。**

四居乾坤之交，虎尾也，而又近君，近君盖天威咫尺之地，而五以刚决在上，为四者岂不惧乎，虽然此以分言也。以德言之，五虽刚，然光明而不疚，四虽逼，然处下而自卑，君臣之间久而相得，则四之志行矣，故曰终吉。盖以事君之志，畏惧有加，则久而后获也。

何休注《公羊传》：“愬愬，惊惧也。”马本作“𧈧𧈧”。以爻求之，四动成震，震之辞曰：“震来𧈧𧈧”，盖谓惊惧也，与愬愬义同而字异。震《象》曰：“震来𧈧𧈧，恐致福也。”亦终吉之意乎。虞翻曰：体与下绝，四多惧，故愬愬。变体坎得位，承五应初，故终吉，《象》曰志行也。侯果曰：愬愬，恐惧也。履乎兑主，履虎尾也，逼近至尊，故恐惧。以其恐惧，故终吉也。执乎枢密，故志行也。

**九五，夬履，贞厉。《象》曰：夬履贞厉，位正当也。**

履有夬之象。夬兑在上，为决柔之卦，今虽二体相易为履，其决物之刚不变也，不变其刚，故言夬履。履刚而夬，乃其位之当然。圣人志光明而忧太过，故有贞厉之戒。

虞翻曰：谓三上已变体，夬象，故夬履。四变五，在坎中也，为上所乘，故贞厉，《象》曰位正当也。干宝曰：夬，决也。居中履正，为履贵主，万方所履，一决于前。恐决失正，恒惧危厉，故曰：夬履贞厉，位正当也。

**上九，视履考祥，其旋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有庆也。**

《诗》曰“不能旋反”，《易》曰“反复其道”，旋与复，其义一也。然履之上九以旋为吉，复之上六以复为迷，何哉？王弼曰：复之上六最处复后，是迷者也。履则异乎是，履者，进履之卦也，进而极其至，犹行者之极，其所不可以不旋。盖天下之理，动必有静，出则当反，若务外逐物，一意于行，颠沛险危，所不能保，非谓反乎礼者也，吉凶之祥于是乎可考矣。“其旋元吉”见于上九者，厥有旨矣。

虞翻曰：应在三，三视上，上视三，故曰视履。此盖为三有离象也。卢氏曰：王者履礼于上，则万方有庆于下。



#### 乾下坤上

**泰，小往大来，吉亨。《象》曰：泰，小往大来，吉亨，则是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内阳而外阴，内健而外顺，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也。**

有一言足以该否泰之理，曰“小大往来”是也。阴为小，阳为大，小不往、大不来，小往大来，泰之所以吉亨也。《象》申明吉亨之道不在于它，凡天地阴阳君子小人数者，皆小往而大来，则泰至矣。泰者，通也，泰来则万物通。其在人，则志同道合者，通之义也。

虽然，《易》曰：君子道长，小人道消。《杂卦》则曰：君子道长，小人道忧。何也？曰：泰于阴阳言其理，《杂卦》于夬决言其事。夬而决之，此小人有忧，后虑乃其情也。君子不然，壮女既进，二阴在下，则已佩圣人遯尾之戒矣，此君子、小人之辨也。

虞翻曰：乾息坤反，否也。坤阴绌外为小往，乾阳信内称大来。天地交，万物通，故吉亨。何妥曰：天地交而万物通，此明天道泰也。夫泰之为道，本以通生万物，若天气上腾，地气下降，各自闭塞，不能相交，则万物无由得生，明万物生由天地交也。上下交而其志同，此明人事泰也。上之与下，犹君之与臣，君臣相交感乃可以济养民也。天地以气通，君臣以志同也。内阳外阴，内健外顺，此明天道也。阴阳之名，就爻为语；健顺之称，指卦为言。顺而阴居外故曰小往，健而阳在内故曰大来。崔憬曰：内君子，外小人，此明人事也。阳为君子，在内健于行事；阴为小人，在外顺以听命。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有天地之道，然后有天地之宜，能裁成，然后可以辅相民，则由其道、用其宜者也。《易》曰天地节而四时成，由是知天地之道不能无过，过则失其节矣。财如裁，所以制其过。故郑康成谓：裁，节也。圣人能裁成其道，则阴阳各得其宜，因其宜而辅相之，民咸用其利矣。且如六气之运，此天地之道也，淫则生疾，财而成之，则可以致其中；五土之所生，此天地之宜，违则失性，辅而相之，则可以致其和。中和致万物育，而吾民之生不偏矣，非左右助之而何？财成，所谓范围而不过；辅相，所谓曲成而不遗；左右民，则举而措之者皆是也。

虽然，此天地交泰，无不通之时也，尚何事于裁成而辅相之？曰：否而未泰，天地循环之理可待也，时既已泰，天地之道有过而已。成能其间，所以有望于圣人焉。夫君之事天，犹子之于父也。成其道、相其宜，其于天有继体为治之义，故称后。诸卦之象，称先王、后者，主人君为言，非若君子可以上下通称也。称先王自比始，称后自泰始。

虞翻曰：后，君也。阴升乾位，坤女主，故称后。坤富称财，守位以人，聚人以财，故曰成天地之道。

初九，拔茅茹以其汇，征吉。《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论语》曰：譬诸草木，区以别矣。盖草木之生，必以区自别。茅之为草，其根相连，拔其一，则根茹相牵以起，与它草之各有区者不同也，故以象三阳之进。《系辞》曰：茅之为物薄，而用可重也。初九阳爻之始，士之有德而未有位者如之。士有位则戒于朋比，初方始进，不嫌于引类。汇者，类也，善类偕进，安得不吉。大抵治乱，非一君子、一小人所能独成，必协力同心，共济其事，然后治乱各随效以著也。

或曰：泰既内君子而外小人，今拔茅汇征，又曰志在外，何也？曰：此谓出处，非《象》所谓内外也。进非其时，则君子入而处；时之交泰，则君子出而仕。又三阳外各有应，入处为内，则仕进为外矣。天地相交，万物犹奋出，孰谓君子而欲入处乎。

虞翻曰：巽为茅，艮为手。又曰：震为征，得位应四，故征吉。谓有巽、艮者，盖以否言，为否泰反其类也。

九二，包荒，用冯河，不遐遗，朋亡，得尚于中行。《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包荒，用冯河，不遐遗，朋亡，四者皆九二主泰用人之道。六五以柔顺居尊，下应于二，故二得以主泰用人。然同志相交，凡二之得尽其才，六五之功也。夫小往大来之时，安能使天下无小人，惟消而不在，使不至害君子足矣，况彼荒而不治者，勇而不中者，其可尽弃。圣人虑其然，故于九二示其戒也。

荒者，怠惰弗修之谓也，能包而容之，亦或为勤；冯河者，强暴勇前之谓也，能取而用之，亦或可使。惟如是，故中养不中，而天下无不通之人矣。虽然，包荒、用冯河





可以为仁矣，苟推之不广，近者得而远者遗之，犹未足以治，故戒之以不遐遗。用人之广可以为贤矣，苟行之不公，党与立而私意胜，亦不足以治，故戒之以朋亡。具是四者，兹九二所以得尚于中行。六五中行之主，言二所为如是为其主之所尊尚也。人臣而为主之所尊尚，岂不光大哉。《象》于四者止言包荒而不及其余者，盖《象》于《易》文往往不全载也。

虞翻曰：在中，包荒也，变成坎为河，震为足，乾为远，二、五易位，故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二、五易位为光大者，翻谓二动成离故也。又互体兑在坎上，虎冯河之象。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艰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象》曰：无往不复，天地际也。

乾之复也，自下而上，九三居其先；坤之复也，自上而下，六四居其先。泰极而变，则阳复其位，九三先进上矣。三之未进，则自三至五为震之坦途，进与上六相易，则上体为艮，下体为兑，山泽为不平之象，此平陂往复之义也。际者，两相际也，阳际阴、阴复际阳，而皆非其所，时无止分无常则二气必复其位。九三适当其际，岂不艰乎，有为之之理而为之之不易，故以艰云。艰非不可为也，苟能知泰道之欲盈，思否闭之将至，深忧远虑，力以正道距小人，虽艰无咎矣。

然于食有福，犹未可保也，故又必待于勿恤其孚，何则？孚者，信之应乎彼者也。若三阴之复下，皆其中心之所愿，六四动则五、上皆随之，自可不戒而孚。九三当变革之时，以一身塞群阴之路，使众志允从，固大善，有如不应，利害迫之，其中一动，小人怀奸以入，天禄其可得而食？是必守之以正，断之以诚，勿以孚不孚为念而决不移，此于食有福之道，周公、伊尹所以任天下之重也。

宋衷曰：地平极则险陂，天道极则还复。鼎祚易：谓二之五得正，在坎中，故艰贞。坎为忧，故勿恤。《集传》谓：兑为口，三阳为福。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邻，不戒以孚。《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实也。不戒以孚，中心愿也。

翩翩，下飞之意。《说文》谓翩翩为“联翩”，则是下飞而牵联者。此三阴俱下之象也。阳实而富，阴虚而贫，使三阴富且实，彼固各安其所，惟其不富，故与其邻翩翩而欲下也，同欲相济六四之动。不但以其己，又且以其邻，不但以其邻，又且允孚而不待戒，非以得其心之所愿欲而然欤！虽然，阴道虽乏，固常与阳相应，资以为实矣。今三阳各上行，所谓阴者遂皆失实，此其所以翩翩也。下卦之意，备于九三；上卦之意，该于六四。两爻乃阴阳往复变易之首。

虞翻曰：二、五变时，四体离飞，故翩翩。坤虚无阳，故不富。兑西、震东，故称其邻。三阴乘阳，不得之应，《象》曰皆失实也。不戒以孚，谓坤。邑人不戒，故使二升五，信来孚邑，故不戒以孚。二上体坎，中正，《象》曰中心愿也。与比“邑人不戒”同义也。

六五，帝乙归妹，以祉元吉。《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愿也。

此爻专以五下二为义，不可以三阴翩翩者求之。夫上下交泰，人君所同愿也，然不能以虚下下，则所愿不可得，愿之不得，不能以中行之也。中以行愿者，其若帝乙乎。

《集传》引京房所载汤嫁妹之辞，谓汤为帝乙。《易传》引《多士》：自汤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而疑于《史记》天乙、祖乙之名，谓未知孰是。然司马迁所纪，自成汤、太丁至帝乙、纣，凡三十世，中间犹有小乙、武乙，固非一王。又《酒诰》之“畏相”、《多方》之“明德慎罚”，皆曰自成汤至于帝乙，要皆举商之始终世为言。用是考



之，帝乙非成汤明矣。晋卜救郑，阳虎筮之，遇泰之需，曰：微子启，帝乙之元子也。虎固以帝乙为纣父，与《史记》合，杜预因之，可互见无疑。

以柔居尊，以五应二，人主保泰任贤之道，与帝乙归妹同，故取以为义。泰自二上至四，兑体也，兑为少女，自五下至三，震体也，震为长男，男上女下，此归妹之义。自古帝王有女必下嫁，不可为有京房之辞，遂以帝乙为成汤也。《易》取去周近世为言，故称帝乙。

虞翻谓：震为帝，帝乙，纣父也。《九家易》曰：五下二而得中正，故言中以行愿。上六，城复于隍，勿用师。自邑告命，贞吝。《象》曰：城复于隍，其命乱也。

累土为城，下者为隍。故虞翻谓：隍，城下沟。盖众力所成也。人听上之命，始肯出其力，复城于隍，则是土圯而复埋，众不输其力，所以号令其下者乱矣。此泰极之戒也。文王于丰尝为台，为沼台，盖城之类，沼则隍之比，文王岂驱民为是哉，经之营之，成于不日，故序诗者谓之民始附，盖上下志同之时也。泰极则反是矣，尚可用众乎。当是时，虽以正道告命其所亲，犹吝也。大抵泰极乃勤俭保邦之日，非劳民兴役之时。汉高必于天下初定治宫室，不使后世为之者，虑其以泰为之也。惟圣人居安思危，君臣一德，使天下之心常欲人君有台沼之乐，天下之力常为人君有台沼之勤，如是则泰可保而众可用，城隍之复非所患矣。

虞翻谓：否艮为城，坤为积土，今泰反否，乾坏为土，艮城不见，故城复于隍。又坤为邑，震为言，兑为口，故自邑告命。《九家易》谓：否巽为命，交在泰上，故其命乱。



#### 坤下乾上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大往小来。《象》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大往小来，则是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内阴而外阳，内柔而外刚，内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也。

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否闭之时，反阴阳刚柔之理，失上下相交之正，尚安得有人道乎，故曰否之匪人。言天地之道如是，非人道所能独立也。然天地不交，止于万物不通而已矣，天地之位犹在也，上下不交，则天下无邦国矣，其能为人道耶？否，泰之反也，所不同者，于泰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否则曰天下无邦；泰曰内健而外顺，否则曰内柔而外刚。各取其甚者言之也。

《集传》曰：乾坤不交，震反成艮，艮者万物之终，故曰万物不通也。坤在上为邦，在下为邑，上下不交，坤反于下，故曰天下无邦。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俭德辟难，不可营以禄。

处己之道，约己自损，勿靡好爵可也，不然鲜不及矣。虞翻曰：君子谓乾，坤为营干、为禄，难谓坤为弑君，故以俭德辟难。巽为入伏，乾为远，艮为山，体遯象，谓辟难远遯入山，故不可营以禄。营或为荣，俭或作险。

初六，拔茅茹以其汇，贞吉，亨。《象》曰：拔茅贞吉，志在君也。

拔茅茹以其汇，否泰两卦见之。在泰象君子之进，进贵不失道，故曰征吉。在否象君子之退，退贵不失德，故曰贞亨。推泰之所以行，则否之所以守也，进与退，君子必引其类，泰之初九、否之初六，引其类者也。二与三皆视以去就，此拔茅之义也。

或问：泰之拔茅，所以进也，止谓之吉；否之拔茅，所以退也，反谓之亨，何也？曰：退而不失正，是乃复亨之道也。又问：泰之初九曰志在外，否之初六曰志在君，何



也？曰：交泰之时，君子未尝择事，惟务进出而已，若乃否闭之时，外无可为者，所不能忘于心者，吾君而已矣。志在君，约己俭德，守正以待，至于九四则志行复亨之时乎。

《九家易》曰：阴志在下，欲承君也。荀爽曰：汇合体同包。《集传》谓：震为蕃鲜，两卦有震体，故皆以茅为象。李鼎祚曰：巽为草木，阳爻为木，阴爻为草，初六阴爻，草茅之象。然泰初九，阳爻而曰茅者，鼎祚以为九动也。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象》曰：大人否亨，不乱群也。**

六体阴柔而居二，盖小人之得位而犹未至于失中者也。苟于君子遽有燥湿之忌，广己造大，在君子固不幸，小人亦速败而已。惟能包而未敢异，承而居其下，此所以小人之吉，小人吉则君子否矣。否固当遯，有如未能，守中而不过，居正而不邪，常使善恶之类不杂，则君子处六二之道也。乃若乐包承之柔，寢至乱群而俱化，则亦安能反否而亨乎。

或曰：阳包阴可也，以小人而包君子，何哉？曰：三阴党盛，君子之势孤，为其所包宜也。见包而群不乱，虽否而道复亨，非大人不可。坤众为群。荀爽曰：小人谓二也。

**六三，包羞。《象》曰：包羞，位不当也。**

不安于义，虽小人不能无羞，但其欲动于中，利甘于外，恶湿居下，容忍以自欺，所谓包羞者如此。六三以阴柔不正之质，居过分不中之位，否已告极，泰道将兴，方且乘君子之器，藏匿盖覆，谓人莫之见，是以辱至而身不知。乃若君子，中有毫发之歉，人未必知，而念咎省愆，自克不怨，所以行成而身益光。伊尹有一民不被其泽，其心愧耻，若撝于市，用此道也。

荀爽谓：卦为否隔，今以不正与阳相承，违义失正，是可羞。《集传》谓：三、四相易，巽成离，离目动，羞也。

**九四，有命无咎，畴离祉。《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师卦曰“大君有命”，否卦于九四言“有命”，何也？曰：九四之命，君命也。师告成功，报锡之宠不可不明，言其自君，故曰“大君有命”。九四居大臣之位，盖得君而有为者，人君制命于上而付大臣行之，所以见委任之专，此九四所以得言“有命”也。惟九四之命禀之于君，九五之命付之于四，上下相交，否之所以向革也。事君至于是，则志行而众丽，于福非但一己复亨而已，尚何咎耶。

《九家易》谓：巽为命，受五之命以据三阴，故无咎。畴，类也，谓阴类皆受九四之福。荀爽谓：志行于群阴。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系于苞桑。《象》曰：大人之吉，位正当也。**

危者，保其安者也；亡者，有其存者也。休天下之否，否虽暂息，未至于倾也。九五位正当，否已休息，又能以苞桑危亡之念继继于心，则进而倾否矣。

孔颖达谓：桑根深而固。考《鸛鸣》“彻彼桑土”之诗，齐东谓根为土桑，土桑，根也。鸛鸣取茅为巢，以桑根缠绵之，以备风雨，而坚固其室，系于苞桑，是亦有缠绵坚固之义。夫居圣人之位，得圣人之时，已反否为泰，而苞桑之念犹不可一日忘，《易》之为戒如何哉！

陆绩曰：苞，本也，言其坚固不亡，如以巽绳系也。李鼎祚曰：案“其亡其亡”，近死之嗟也。其与几同。几者，近也。九五居否之时，下包六二，二互坤、艮，艮山、坤地，地上即田也。五互巽、木，田上有木，莫过于桑，故曰：其亡其亡，系于苞桑。言五、二包系根深蒂固，若山之坚、如地之厚者也，虽遭危乱，物莫能害矣。

**上九，倾否，先否后喜。《象》曰：否终则倾，何可长也。**

否极虽倾，要当有助其势而倾之者，然后其倾可尽。何则？小人难退，蔓草易滋，否倾之理在时，而倾否之力在人也。屯之上六非不极也，而六无阳刚济难之才，方且乘马班如，此非能致力者，故终无以变也。若上九则阳刚有余，因否之倾而覆之，易为力矣。

曰：先否后喜，何也？盖言否则知喜之为泰，言喜则知否之为忧，圣人以忧天下为先，而不以事之可喜者怠其意，悦谓否极当变，不以为忧，安知否终而不复乎。于上九言喜，然后知圣人忧在其先也。

侯果曰：倾为覆也，否穷则倾矣。倾犹否，故先否也；倾毕则通，故后喜也。

## 卷 四

### 上经（同人至豫）



离下乾上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贞。《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应乎乾，曰同人。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应，君子正也。惟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

天下所以不相同者，以人各有志，限于多岐也。故唯君子，然后能通天下之志，通之道无他，廓其心以旷远之度，而守之以正，则物我为一矣。能如是，岂复有秦楚之异，风波之危，将无往而不济矣，故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贞。

卦有以象为先者，象明而义显；有以义为先者，义畅而象通。卦取天与火，盖以象为先也，以下始极言其义。天体在上，火炎上，此二体之相同也。天为至大，火为至明，所以同天下，亦为天下所同，此合二体而为同者也。圣人以至公之道，大同于物，非天与火不足以象之，故谓其卦曰同人，此所谓象也。

同人之道，得位得中而已，有才而无位，或有位而非中者，皆不足以同人，盖失中正之道，则于乾为不及也。二得位得中，而五以中正应之，则是能上应乎乾也，上下相应而其德同，故以六二成卦，而《彖》言其义健也、中也、正也。又能华之以文，则其与物接者，灿然有理，故《彖》又总二体而极言之，曰：文明以健，中正而应，君子正也。兼是数者，大公之道得矣。

虽然，大公之道不本之以柔，则刚而与物绝，势必难合，故五阳以一阴为主，而卦必成于六二，此所谓和者大同于物也。一于柔则又将流荡而失已，同其能济哉，故《彖》于涉大川之后必曰乾行者，所以赞其健，此不同而同，之所以为大也。

或问：大有、同人乃乾、离之反，皆五阳一阴，何离上则为大有、离下则为同人？曰：象同而取以成卦者异也。火在天上，光明盛大，故取以为盛德大业、照远烛微之象。天与火异体而合，故取以为不立彼此、旷远无间之象。又大有得尊而保大，故成卦在五；同人得位而上应，故成卦在二。观大有于得位曰尊，于中曰大中，于健曰刚健，皆与同人不同矣。

郑康成曰：风行无所不遍，则会通之德无所不行，故曰同人于野亨。此盖谓互体有巽也。蜀才曰：此本夬卦，九二升上，上六降二，则柔得位、得中而应乎乾，下奉上之象。义同于人，故曰同人。侯果曰：九二升上，上为郊野，是同人于野而得通者，由乾爻上行耳，故特曰乾行也。虞翻曰：乾为野，二得中应乾，故曰同人于野亨。乾四上失



位，变而体坎，故曰利涉大川，乾行也。

《象》曰：天与火，同人，君子以类族辨物。

天与水为相违，则天与火为相同明矣。君子观其象，故类族而辨物。族如贵贱功罪之类，物乃名物之物，因贵贱功罪以为等差者也。名物惟族类错杂则无别，苟聚之各以类，则物物自分，无患其混淆，故类族之与辨物非有二也，类则辨矣。圣人虑同人者有混淆之患，于是乎戒之。

荀爽曰：乾舍于离，相与同居，故曰同人也。虞翻曰：君子谓乾，类族辨物，谓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故于同人见以类族辨物也。

初九，同人于门，无咎。《象》曰：出门同人，又谁咎也。

六二，同人于宗，吝。《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同人于门，虽未至于野，然自门而出，不守所居，有旷远之渐矣，故人无得而咎。同人于宗，谓二、五相应，情之所系，止其所亲，将以同人而系情于所亲，吝之道也。随卦与同人固不同，然舍己从人，亦非偏党狭隘者所能，故于初九则曰出门交有功，于六二则曰弗兼与，亦谓二比初，而情有所系也，与此略同。

问者曰：六二同人于宗有吝道，而取以成卦，何哉？曰：《易》以彖言者，一卦之义；以爻言者，一爻之义。亦犹履以六三成卦，至其爻则为咥人之凶，推此则见圣人随爻取义、不相牵碍者，大率皆尔。

《集传》谓：初动艮为门，二、五相应，乾既成离，二、五复位，离复成乾，乾、离各反其宗，此于门、于宗之象。李鼎祚曰：案初九震爻，帝出乎震，震为大涂，又为门，出门之象也。侯果曰：宗谓五。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岁不兴。《象》曰：伏戎于莽，敌刚也。三岁不兴，安行也。

下卦，离也，离为戎、兵、戈也。三动成震，震为萑苇，莽也。兵在莽中，伏也。二、五正应，同而无私，三以阳刚近比，欲据有乎二，二岂从耶？三不得所欲，遂有攻五之意，自反而不直，不敢显行，冀伺便而得志，故伏于莽，为三者其可已矣。然离性趋上，必欲有加于五。五居尊，非升高不可见，故升高陵而望之。盖震足、离目，本惟驱使之不得已也。夫师直为壮，曲为老，以私比欲强同乎人，安往而能行，曲而老矣，宜三岁而不能兴。小人之情状尽见于此。

虞翻曰：巽为伏，离为戎，谓四变时三在坎中，隐伏自藏，故伏戎于莽也。崔憬曰：与二相比，欲同人焉。盗憎其主，而忌于五，所以隐兵于野，将以袭之，故曰伏戎于莽。五既居上，故曰升其高陵。一爻为一年，自三至五，频遇刚敌，故三岁不兴，安可行也。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义弗克也。其吉，则困而反则也。

一阴，五阳之所欲同也，然二、五自其本应，余爻相去甚远，其介乎二、五之间，同不以义，各怀私意以相攘者，独三、四两爻。然三与二为近比，恐五之来，故伏戎于莽，内有所负，犹不敢动也。四去二为远，三又未尝犯之，特恶其碍己，遂乘墉而攻，其能克耶！乘墉者，自上乘之，故知其为攻三。垣墉所以备患也，三于五虽负，而于四为直，有墉以自备矣，四攻而不下，其力必困，困而能自反，尚可免凶，使其违义前攻而克，或困而不知反，三、四缠绵相激之祸，势将如何，此弗克攻乃所以为吉也。此两爻皆不得言同人，则圣人鄙之之意深矣。三、四动，自二以上为坤，土墉之象也。又三在巽体，于理为顺，四在巽上攻之，故曰乘其墉，

三顺则四无可克之理，反则谓困而反常也。

《集传》曰：古本《易》云“反则得，则吉也”，一本云“反则得，得则吉也”，定本作“其吉，则困而反则也。”

九五，同人先号咷而后笑，大师克相遇。《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师相遇，言相克也。

柔得位得中而应乎乾，曰同人。则二、五相应乃其心也，五之有二，其中可谓直矣，三、四乃出而为孽，此非用师不足以破其不义。虽然，以义克不义，何至号咷乎？曰：五于三、四，类也，与我类者，各以强梗见扰，故感激怨愤，忧伤而不能自己。此孟子所谓“兄弟关弓射我，泣涕而道之”之时也。三既敌刚而不能兴，四已弗克而自困，二、五复遇，断金之利可以后笑矣。三、四皆刚阳，非用大师未易克也，又伏戎、乘墉，彼先求克而后五克之，故曰相克。《象》于同人之先不言号咷者，不但略其辞，其所取之义在于以中直先人也。相遇，谓二、五始离而终合也。

或问：四之乘墉，所以寇三，于五无伤也，五何望之深乎？曰：四之寇三，欲夺二也，五何为而不争。中孚曰：或鼓或罢，或泣或歌。盖言内不尽诚则遇敌而失常也。九五中直，师出则克，与“或鼓或罢”者异矣；得二而笑，与“或泣或歌”者异矣。五动成离，离为戈兵，又成兑，兑为口，三动成震，震为声，皆号咷笑之象。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周官》载师有近郊、远郊之异。杜子春谓：五十里为近郊，百里为远郊。司马法曰：王国百里为郊，二百里为州，三百里为野。郊近而野远明矣。

同人之志嫌于褊隘，故以同野为言，取其夷旷而广大也。近者莫如门，初出门为同，不守所居，是身虽近而志已远，故无咎。上九居同人之极，宜其广大，而反在于郊，近不于门，远不于野，其所以同人者，进退俱失矣，若之何而得其志哉！虽然，三以伏戎而不兴，四以乘墉而取困，五又以大师而相克，是皆不能使物自归，以强力相倾于爱恶之域，上九于时避争远患，志虽未得，可以无悔矣。

侯果曰：独处于外，同于郊也。不与内争，无悔吝也。同人之时，惟同于郊为未得志，尝谓同人于野亨，而六爻皆不足以尽之。三、四圣人鄙之深，故不言同人。五虽言同人而不言所同之地者，以其相克，无旷远之度也。初、二、上三爻，又各有浅深得失之异，故于野之亨不复见于爻矣。



乾下离上

大有，元亨。《象》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应之，曰大有。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是以元亨。

刚健文明，谓二体也。内刚健而外文明，以柔居尊者所能也。以柔居尊，立乎大中之地，故本刚健而行之以文明，人君应天时行之道，如此而已。上下应之，非但为二、五也，一阴处中而上下诸阳悉宗而应之也，是安得不大有而元亨乎。

夫用刚以临下，众阴从之，相辅以立，此御众之象。故一阳五阴，卦之所以为比，执柔以下人，众贤归之，以此有大此得众之象。故一阴五阳，卦之所以为大有，大有者，有大之谓也。虽然，一阴遇五阳，嫌于不立，曾不知刚健文明，我固有其德矣，圣人终虑阴柔非履尊所宜，故抗五于离，亦犹比以一阳御众阴，恐其过也，则晦五于坎。孰谓《洪范》之“高明柔克”、“沉潜刚克”为无意邪！





虞翻谓：大有，比之反。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恶扬善，顺天休命。

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于大有见之矣！

盖天地有生物之德而无以行，故以大宝使人君有之，故谓之大有。人君守此位以相天地，非仁不可，此大有所以用柔为主也。群聚富庶，必有为恶以害良善者，人君禁而绝之，然后天地之命始得所付，此遏恶扬善、顺天休命所以为大有之《象》也。

大抵天之所以命圣人者甚休，苟恶不遏、善不扬，则众有必乱，尚安得为顺天乎。小人果于伤物，不遏而绝之，则势必张；君子难进易退，不扬而顺之，则身必晦。又恶不先遏，则虽欲扬善，有所未能，此言之序也。火在天上，高明无以加，舜有大功二十本诸此而已。

虞翻谓：五以日应乾而行于天也。比初动成震，为春，至二成兑，为秋，至三离为夏，坎为冬，故曰应乎天而时行。又曰：乾为天休，二变成巽，巽为命，故顺天休命。

初九，无交害，匪咎，艰则无咎。《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上有以交乎下，然后下有以交乎上，如二、五是也。初九处卑而远上，交所不及，大有之主以柔道接下，上下交孚之时，初九乃以卑远不及，岂不为害？然而非其咎也，固其所守，益难其进，终无不合者，故曰：无交害，匪咎，艰则无咎也。

鼎祚易谓：比初动成屯，屯艰也，变得位，艰则无咎。

九二，大车以载，有攸往，无咎。《象》曰：大车以载，积中不败也。

大有众阳宗阴，而二独为五所应，犹之人臣以刚强任事之才，人君于众贤之中尤所委任。使二于此所积不中，所受过量，则颠覆之患可立而待，尚能行乎！惟二以强任之力、蓄积得中，如大车有容，虽载厚而不败也，兹其所以有攸往而无咎。

乾为圜，圜者车之象。

卢氏曰：二体履刚中，可以任重，有应于五，故所积中而不败。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九三当大有之时，居下卦之极，公侯丰大之象也。丰大而能享上则则无害，不然，丰已自肆，鲜不及矣。故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惟弗克，故曰小人害也。

“亨”当读作“享”，享上之谓也。陆德明从王弼作平声读，能自通于天子。诸家多作上声读，以宴飨为义，谓三为五所飨也。此盖蔽于春秋卜偃之言，狐偃劝晋侯纳王，偃筮之遇大有之睽，偃曰：吉，遇公用亨于天子之卦，战克而王飨，吉孰大焉。天为泽以当日，天子降心以逆公。故杜预亦以为“飨”。夫宴享，一时之事，又其所筮乃乾变为兑，故有施泽及下之象，若九三之享于天子，乃以下事上之义，不必专从《春秋》谓受宴飨也。要之，公能享王，则王之飨也在其中矣。

虞翻曰：天子谓五；三，公位也。

九四，匪其彭，无咎。《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辩晰也。

“彭”，当从先儒谓读作“旁”。姚信云：彭、旁音同。“彭”谓九三，为四之旁也。

五方以柔履尊，而九三以公侯盛大之势居其下，为四者处乎两间，一心承上而已，不知其旁也。然非明智之士，昭晰而不惑，则鲜不有咎。明辨，为其在离体故也。

虞翻读“彭”为“阨”，行不正貌，谓四失位不正，而以“旁”音者为字误。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象》曰：厥孚交如，信以发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备也。



信以发志，诸儒或以为五发二之志，或以为二发五之刚。夫五居尊位，虽用以以柔，然刚健文明乃五之德，二如大车载物，受任而行，孰谓上之刚德由二以发哉！先儒谓五为信德，上九乘之，《系辞》犹有“履信思顺”之文，则信以发下之志，无可疑者。

盖大有，上下交孚之卦也。在下之志非上以诚信发之，则无以自通，往往抱正信之衷而不得启者有矣。高宗命傅说曰：启乃心，沃朕心。此亦发其志之谓也。虽然，上下任诚而威不立，则慢所由生，故曰威如吉。威如之吉，谓使人立于防范之内，不违颜而自慑，非戒备而自严也，故曰易而无备。

或谓上卦离有戈兵自备之象，此误也。儒犹以忠信为甲冑，况大有之厥孚交如，尚何待戈兵自备乎，此不可以“除戎器，戒不虞”之义求之也。

侯果曰：其体文明，其德中顺，信发乎志，以覃于物，物怀其德，以信应君，君物交信，厥孚交如也。为卦之主，有威不用，唯行简易，无所防备，物感其德，翻更畏威，威如之吉也。

上九，自天佑之，吉无不利。《象》曰：大有上吉，自天佑也。

凡有大者，天命之使有可也，而不可以自有也。若自有，其所有则非天之所相矣。上九既当大有之时，又能履信而思顺，此不敢自有其有，而宜为天之所相者也，故自天佑之，吉无不利。

《集传》谓：乾为天，兑为右，右，助之也。

䷍

艮下坤上

谦，亨，君子有终。《彖》曰：谦亨，天道下济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谦尊而光，卑而不可逾，君子之终也。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固人道所难，谦亨，君子有终，则异于是。盖谦之效不见于初，而常见于其终故也。人皆处前，我独处后；人皆取多，我独取少，自众人视之，晦而未明，卑而未振，无所有也，然亏者、变者、害者、恶者，无不受满盈之罚，彼谦者方晦而光，卑而不可逾，故《象》于此申言其义，曰：君子之终也。

夫谦以九三成卦，九三本剥之上九，与六三相易而成谦。上九之阳降而居下，六三之阴升而居上，阳损其尊，阴行其志，所谓天道下济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也。谦尊而光，卑而不可逾，此独为九三言也。九三虽自上而降，然众阴宗之，势不得越，故曰不可得而逾，此有终之效也。非特如此，德欲谦也，所以成谦者本乎顺，谦以顺也，所以济顺者贵乎止，兹又坤、艮之余意乎。不然谦过而流，将至失己，非亨之道。

《集传》谓：济当作际，谓下交也。流谦，如江河百川赴焉者是也。《九家易》曰：艮山、坤地，山至高，地至卑，以至高下至卑，故曰谦也。谦者，兑世，艮与兑合，故亨。侯果曰：此本剥卦，乾之上九来居坤三，是天道下济而光明也。坤之六三上升乾位，是地道卑而上行者也。

《象》曰：地中有山，谦，君子以裒多益寡，称物平施。

天下有山为遯，先儒谓山高峻逼上，宜远也。地中有山，则卑者上行，而高峻者反居其下，乃天地鬼神盈亏自然之道，君子观其象，故宜裒多而益寡，称物以平施也。



“哀”，先儒多读作“掇”，取也。字书作“拊”。《广雅》云“减也”。《诗》“原隰哀矣”，旧本“哀”作“聚”也。减、聚二义皆于《易》不碍，盖减多而掇聚之，用以益寡盈虚，平施之道也。君子识此，故贵富势利皆不敢自满，推以治人、治物，其哀益平施，亦本诸此而已。

《集传》谓：艮为手，掇也；坎为水，平施之象也。虞翻谓：坎为平，坎取互体也。

初六，谦谦君子，用涉大川，吉。《象》曰：谦谦君子，卑以自牧也。

牛顺物，然无以牧之，虽穿其鼻，有所不服。上卦坤为牛，必于初六牧之者，欲使就卑下也。其人在，骄傲盈侈之性，非自知所牧，虽父兄师友有不能制，况少男乎。艮于卦为下，初六又艮之下，居下之下，谦之又谦，亦自牧于早之意也。应在互坎，川之象，不曰利涉大川，而曰用涉大川者，盖卑而不抗，本非涉川之材，圣人谓执谦下人，无往不济，用以涉川犹吉。

荀爽曰：初最下为谦，二阴承阳亦为谦，故曰谦谦。

六二，鸣谦，贞吉。《象》曰：鸣谦贞吉，中心得也。

鸣者，物不得其平，情动于中而见于音声者也。六二之鸣，其伤于无应，而有不平坎！将鸣于此以求应也？曰：无是也。二积谦履中非一日，五虽不应，无伤也。九三乃以近比应于其旁，六二念六五之不来，喜九三之应己，忽然有得于中，故不知音声之发，故曰：鸣谦贞吉，中心得也。

虽然，三、二非正应而相应者，岂二为不正以求福哉。二知守正为善而已，天下未有为善而外不获助者。

《集传》谓二动成兑，兑为口。姚信曰：三体震为善鸣，二亲承之，故曰鸣谦，得正处中，故贞吉。

九三，劳谦君子，有终吉。《象》曰：劳谦君子，万民服也。

身之服劳，无如手足，大禹之胼胝可见也。艮为手，互震为足，坎为劳卦，而震、艮共之，手足服劳，君子效力有功之象也。士之无所养者，类好矜伐，有功者为甚，然亦以此败，何则？有功而不以分人，先己自伐，人起而与之争，必不能有终矣。惟九三有劳而谦极，刚强有为之才能止，故万民服，君子之谦至于万民服，岂不谓之有终乎。《系辞》谓“致恭以存其位”者是也。

荀爽谓：体坎为劳，终下二阴，故有终吉。鼎祚易谓：群阴顺阳，故万民服。

六四，无不利，撝谦。《象》曰：无不利，撝谦，不违则也。

撝与麾同，盖有挥却之义。六四上奉谦德之君，于心则安，九三以阳刚服劳之功，贬损而承我，我能安乎？撝而去之者，所以推其礼而不敢受，非巽不以道而求悦于三也。大抵阳乘阴、阴承阳，理之常也。当谦之时，为顺之始，其不敢受三之承者，亦遵其常理而已，故曰不违则。不曰不失，而曰不违则者，以见四非能增损，独不戾其常而已。能如是，则俯仰柔顺，上下皆利。

虽然，艮为手，有撝之象，四在震，而犹取于艮者，盖撝而下却之，手当在下。陆德明曰：撝，指撝也。

六五，不富以其邻，利用侵伐，无不利。《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谦当万民服，而有不服者，五方守谦，彼敢侮者，不容无也，故谦惟六五阙之者，圣人虑其过也。虽然，人君自处以谦，则人斯乐从其为用者必众，不富以其邻，盖言以谦用

众也，利用侵伐宜矣。艮为山，二居其中，且不来应，则恃险而不服者也。五动至三，离为戈兵。

荀爽曰：邻谓四与上也。自四以上，乘阳失实，故皆不富。

上六，鸣谦，利用行师征邑国。《象》曰：鸣谦志未得也，可用行师征邑国也。

物有自得而鸣者，六二是也；有不平而鸣者，上六是也。上与三为正应，三乃止于下而不来，六虽以谦自处，要之中不平、志未得也，此其所以鸣谦欤！鸣与二同，其所以鸣与二异矣。虽然，以柔居柔，处谦之极，与为应者乃相违如是，其可以不征？然以五之尊，其所侵伐，止于不服。六不得位也，愆违之罪，可以问邑国而已。邑国，己之所有，如九三者是也。大抵处谦之时，终以克己自损为事，至于物有违义犯教，则不得已而征之。

上六无戈兵之象，而曰利用行师者，坤为众故也。

虞翻谓：应在震，故曰鸣谦。体师象震，为行，坤为邑，故利用行师征邑国。

䷋ 坤下震上

豫，利建侯行师。《象》曰：豫，刚应而志行，顺以动，豫。豫，顺以动，故天地如之，而况建侯行师乎！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忒；圣人以顺动，则刑罚清而民服。豫之时义大矣哉！

李鼎祚谓：震春，兑秋，离夏，坎冬，四时位正故不忒。震正体坎，互体艮伏兑，坎伏离，坎又为法律，有刑罚之象。

《象》曰：雷出地奋，豫，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

四至初有宗庙之象，故曰以配祖考。

初六，鸣豫，凶。《象》曰：初六鸣豫，志穷凶也。

六二，介于石，不终日，贞吉。《象》曰：不终日，贞吉，以中正也。

六三，盱豫，悔迟有悔。《象》曰：盱豫有悔，位不当也。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六五，贞疾，恒不死。《象》曰：六五贞疾，乘刚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长也。

䷐ 震下兑上

随，元亨利贞，无咎。《象》曰：随，刚来而下柔，动而说，随。大亨贞，无咎，而天下随时。随时之义大矣哉！《象》曰：泽中有雷，随，君子以向晦入宴息。

初九，官有渝，贞吉，出门交有功。《象》曰：官有渝，从正吉也。出门交有功，不失也。

六二，系小子，失丈夫。《象》曰：系小子，弗兼与也。

六三，系丈夫，失小子。随有求得，利居贞。《象》曰：系丈夫，志舍下也。

九四，随有获，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象》曰：随有获，其义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九五，孚于嘉，吉。《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上六，拘系之，乃从维之，王用亨于西山。《象》曰：拘系之，上穷也。



## 卷五

### 上经（蛊至噬嗑）



巽下艮上

蛊，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后甲三日。《彖》曰：蛊，刚上而柔下；巽而止，蛊。蛊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后甲三日，终则有始，天行也。

蛊非事也，蛊则事之所由生也。蛊非亨也，亨之道藏于蛊也。坏者飭，弊者兴，济难涉险，无不得其利，是乃元亨之道，所谓藏于蛊者也。圣人识治乱成坏之相因，故先甲以图其始，后甲以防其弊，经营念虑，不敢忘消息盈虚之戒，所以德日新而蛊亦不复有。此卦之义也。

刚上而柔下，巽而止，蛊此合二象，以明卦也。上九本泰之初九，自初而升，所谓刚上；初六本泰之上六，自上而来，所谓柔下。刚上成艮，其性止，柔下成巽，其性顺，顺而止，则蛊由之以生。何则？天下之理惟可否相济，勤劳有为，然后振起而无弊，苟下一于巽，上缓而止，皿虫谷飞，理所必至。虽然岂无治之之道哉！有治之道则元亨，而天下不足为矣。

先甲三日，后甲三日，下虽巽顺，而上不敢须臾宁，此治之之道也。不然，众顺于下，我止于上，居安玩治，视天下为不足为，则蛊而不可为矣。利涉大川，往有事，圣人所以勉之使有为也。十日之首谓之甲，先甲三日，圣人所以先事而虑也。时无止分无常，所谓甲者又已更而在后，后甲三日，圣人所以防其弊也。终则有始，乃天行之道，圣人所以不敢忽。

《易传》曰：甲者事之首，庚者变之首。制作政教之类则云甲，举其首也。发号施令之事则称庚，犹更也。马融曰：甲，东方也，艮在东北，故曰先甲，巽在东南，故曰后甲。虞翻曰：乾为始，坤为终，故终则有始。伏曼容曰：蛊，惑乱也，万事从惑而起，故以蛊为事。《尚书大传》云：“乃命五史，以书五帝之蛊事。”以太古之时无为无事也。

《象》曰：山下有风，蛊，君子以振民育德。

医和视晋侯之疾，曰：“在《周易》，女惑男，风落山，谓之蛊。”杜预谓“山木得风而落”，盖取蛊坏之义也。振民育德，则因蛊坏之义而藏治蛊之意也。山木得风而落，其在人心有凋敝而穷瘁者，此所以莫先于振民。然风在山下，岂皆落物，亦所以动荡而长养之。其在人，则感格成就，有资乎上，故振民之后，继之以育德，治蛊有为之道，如是足矣。

初六，干父之蛊，有子考无咎，厉，终吉。《象》曰：干父之蛊，意承考也。

乾为父，坤为母，自泰卦初九、上六相易成蛊，而主器之子生乎其（问）[间]，三、四、五是也。故诸爻皆以父、母、子为言。

初以柔居下，干父之蛊者也。贞固足以干事，而谓柔巽可以干蛊者，盖子之承父，如臣承君，虽贞固以为质，至其行之，当以巽也。夫父之付子，事已修也，无子以承之，父事必废；事果未至也，无子以承之，敝固不复振矣。故惟有子，然后父乃无咎。由是观之，析薪之业，犹欲克于负荷，则承遗体而有为，其易耶？危不自安，终而后

吉，非特如此，敝者欲修，坏者欲飭，先后之迹，不能无少改也，要使巽顺之道，不至于伤厥考心，则确乎能干者矣。故《象》取其意而略其事，曰：干父之蛊，意承考也。

王肃以“有子考”为句绝，非是。《集传》谓：乾父，初九之上，父往矣，考也。

**九二，干母之蛊，不可贞。《象》曰：干母之蛊，得中道也。**

六五在上，二承于下，子干母者也。初犹可以干父，则二之干母盖优为之患，在于过而已矣。何则？九以阳刚之才，贞固而行强，干则易于伤恩，故继之以不可贞。不可贞者，岂谓母不足以为善而陷之于不义乎，亦曰从容不迫，辅之以善，而使其自贞而已矣，此刚之中道也。干母之蛊，不失中道，二能尽巽之才矣。圣人犹恐人疑不可贞之言，故申其义曰：干母之蛊，得中道也。

虞翻曰：应在五，泰坤为母，失位，故不可贞，变而得贞，故得中道。

**九三，干父之蛊，小有悔，无大咎。《象》曰：干父之蛊，终无咎也。**

爻之辞曰无大咎，是未免乎有咎也。《象》乃谓终无咎者，何哉？大抵以子承父，何咎之有，圣人虑其干之过，曰小有悔者，所以戒之也；又虑为子者因是而不力，曰终无咎者，所以劝之也。夫九三之刚过矣，干而过中，安得无悔，然居巽之极，不失其正，是能知过而终之以顺也，《象》由是许之。

李鼎祚谓：爻、位俱阳。

**六四，裕父之蛊，往见吝。《象》曰：裕父之蛊，往未得也。**

以阴柔居艮止，是藉父母之业，安逸（间）[闲]暇而不能自飭者也，与干蛊者异矣。安逸闲暇非不可以自裕，彼父之付我者，其能兴乎！九以阳刚在上，下向而责望其子，四乃裕然不知所为，往则见吝矣，宜其无所得也。

虽然，为子而不堪父事，何以不凶？曰：以阴居柔，所处不失其正，亦可以自守。

《集传》：往动成离，离目为见，故往见吝。虞翻谓：动而失正，故往见吝。

**六五，干父之蛊，用誉。《象》曰：干父用誉，承以德也。**

干蛊以阳刚为能，初之厉、四之吝，皆坐阴柔故也。五亦柔，而能用誉者，得尊位故也。得尊位而不失中，已足以兴事，况能委任九二而共济之乎。是虽体阴柔，而吾继志述事者不乏矣，用以有誉，此固其理。

蛊之成卦不止用之家，而爻不以君臣为言者，盖父子君臣其义一也。六五之用誉承德，谓人君也。居天下之尊位，任天下之贤才，惟谨守中道，不至失德，则令誉足以休当时而流后世矣。

《集传》：谓五居尊位，下应九二，兑为口，誉之象也。虞翻谓：乾为德，二乾爻，故承以德。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则也。**

五为王，四承之，三为侯，二承之，承于下者，所以事其上也。上九在五爻之上，独无所承，无所承则无所事矣，故曰不事王侯。《易》至此不复以干蛊为义，而专以事为言矣。蛊为事，上九在事之外，是昔有事而今无事也。有事则职守有分，各从其属；无事则内观取足，虽有王侯之尊，吾不从事于其间矣。可行则行，可止则止，惟不失其度者能之，故曰志可则也。

或曰：上九犹未离乎蛊，安得无事？曰：事未尝无也。上九之事高尚矣，与彼营营者固不同，谓之无事可也。

荀爽曰：事终不当其位，体艮为止，故不事王侯。据上临下，故志可则。



## 兑下坤上

临，元亨利贞，至于八月有凶。《彖》曰：临，刚浸而长，说而顺，刚中而应，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二阳为临，三阳为泰，元亨利贞四德，泰不得而有者，盖物恶太盛。天地相交已三画，非所谓漫长之阳，是为无平不陂、无往不复之时，此元亨利贞临所以得而有也。

临者，大临小之谓，盖以阳临阴也。二阴长则阳当避，二阳长则阴为所临，临物之道当如何？说而顺、刚中而应、大亨以正是已。刚中而应，谓二也。九二谓中则可，而曰正者，盖刚中为天道，临物而能与天道相合，其有不正乎？虽然，盈虚消息，天道终始之常，阳虽浸长，能无消乎，此八月所以有凶也。

《易传》谓：阳生之八月，先儒以为申酉，误矣。临者，遯之反，阴生于午，遯为二阴，未其位也，阳生于子，临为二阳，自子至未，是为八月。复卦曰“七日来复”，谓自午至子而阳复也。于复曰“日”、于临曰“月”者，盖七者，阳数，日者，阳物，故于阳长言七日；八者，阴数，月者，阴物，临刚长以阴为戒，故言八月。此日月之辨也。复言阳之复，故自午至子为七日；临言遯之反，故自子至未为八月。此七、八之辨也。

临之为戒，若曰：制治者必于未乱，保邦者必于未危，防阴杜小人，当于盛大之日。势或已微，道或向否，虽知八月之凶，而凶之来不可御矣。圣人又虑常人之情谓临方二阳，其复未久，顾虽虑患，亦何至太早，计经营豫备其间岂不尚有余裕哉，曾不知一气循环，昼夜不息，浸长之道，倏变而衰矣，故《彖》又为之言曰消不久也。不久云者，所以速牖户之绸缪也。人君能佩《易》之戒，则久于其道，虽盛不衰。

虞翻谓：兑为水泽，自下浸上，故浸而长。鼎祚谓：三动成乾天，得正为泰，天地交泰，故大亨以正，天之道也。

《象》曰：泽上有地，临，君子以教思无穷，容保民无疆。

王弼谓：相临之道，莫若说顺，教思容保民无疆，盖教思无穷之效，所谓以德临人者，合上下之体，其象如此。

析而论之，教思无穷本于兑，盖泽有滋益之道，朋友讲习，犹以兑为滋益，教思临民，所以渐渍之以善也。容保民无疆本于坤，盖坤为众，又曰厚德载物，德合无疆，容而能保，惟地为然。孔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教学一道也，教而能思则为善教，故可久，不然其教穷矣，尚能保民至于无疆乎？非特如此，上之临下，贵乎亲比，水土是已，然不可谓势自亲比而不思其所以得乎民者。教之、容之、保之，得民之道也。

荀爽曰：泽卑地高，高下相临之象。虞翻曰：震为言，兑为口，讲习也。坤为思、为容、为民。

初九，咸临，贞吉。《象》曰：咸临贞吉，志行正也。

咸，感也，男下女也。临二阳在众阴之下，九、六相感，故初九、九二皆谓之咸临。夫刚长则阴衰，势不相与，然初阳在下，其道未盛，未能与阴绝也，因其感而与之，不害于临，惟不失其正则吉。四得位而当，吾之与之，无愧于正矣。君子之于临，固有兼收并用，因其有向化从善之心，我姑接之以济盛大者，彼此皆正，则吾之志行可观焉。

荀爽谓：以刚临柔，得其正位而居，是以吉。《易传》谓：它卦初、上爻不言得位、失位，盖初、终之义重也。然屯之初九亦曰“志行正”。

九二，咸临，吉无不利。《象》曰：咸临，吉无不利，未顺命也。



五之感二，犹四之感初也。然初以一阳未盛，未能绝阴，故与之咸临，惟不失其正而已，不能有所从违也。二之咸临，则刚已浸长，可以有为，中顺之五，又应之于上，亦犹有为之臣，人主任之以事，相与无疑，是虽吉无不利，至其所施行者，亦可否相济而已，岂由顺命而至是哉！曰未顺命者，非顺命之谓也，引之当道，去其不如舜者，此九二之心也。惟如是，故阳长阴消，上下志同，而天下至于交泰。非特如此，五中柔而在坤体，未尝不顺二，虽时有可否，而在兑体未尝不说，此盖无不利之道也。

《集传》谓：初之五，二之五，皆有泽山象，故皆曰咸临。

六三，甘临，无攸利，既忧之，无咎。《象》曰：甘临，位不当也。既忧之，咎不长也。

厌苦说甘，人之情也。六三以甘临人，宜得利矣，而曰无攸利者，盖正人未尝说甘也。邪谄险媚，惟可行于其类，遇正人则不得逞，尚有利乎。六三以阴柔之资，居不当之位，以甘求说，而初与二皆以阳进，甘无所施矣，故曰无攸利。虽然，小人之祸，惟恃恶不知畏，然后祸至不可救。今六三知阳刚之已临，悟处身之不当，既以为忧，是虽未免乎咎，咎当不长矣。何则？刚不害正，能知忧畏，则庶几于正者，变以从阳，亦旦暮之间尔。二、五相应，上卦成坎，坎为加忧，三与坎临，是以忧。

虞翻曰：兑为口，坤为土，土爰稼穡，作甘，兑口衔坤，故曰甘临。失位乘阳，故无攸利。言三失位无应，故忧之。动而成泰，故咎不可长也。

六四，至临，无咎。《象》曰：至临无咎，位当也。

至者，不可有加之谓。六四何以不可以有加？曰：阳尊阴卑，而我居于下，是位不与阳争矣；阳长则阴忌之，我乃应初而不疑，是志不与阳异矣。刚自彼来，我为顺首，君尊在上，我为最亲，持此以居临，谓之不可有加可也，兹其所以无咎。此无他，位当而已矣。

虽然，临道至于无有加，然则何以不获吉？盖刚长之时，大抵非阴之利，当位可以免咎而已。惟六五、上六不然。

虞翻谓：初应当位有实。

六五，知临，大君之宜，吉。《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谓也。

大君居尊履位，岂事用知以临下，曰：知非数也，知时适变，舍己从人，所谓大知也。刚长矣，小人衰矣，在下有臣如九二，使吾不能应而感之，委而付之，则为不知矣。今也不居尊大，不矜聪明，惟二之顺，使天下之有猷有为者皆自竭以为吾用，此非大君不能也。夫以知自效，以能自给，此一官一职者之所宜，大君不以是为宜。圣人虑后世惑于知临之道，求之大过，或至用机心以笼下，故《象》示其义，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谓也。

《集传》谓：二、五相易成坎，坎水为内景，知也。

上六，敦临，吉，无咎。《象》曰：敦临之吉，志在内也。

敦，厚也。上六虽临之极，然何自而知其厚？曰：自其志观之也。夫初与二本非应上，而上达权明理，知消阴致治，变天下为泰者，非二爻不可，故降志下之，不以高自居也。居临之极，极坤之顺，惟初与二之向，非厚而何？故曰：敦临，吉，无咎。《象》又明其义，曰志在内也。临之五、上以六得吉者。

鼎祚易谓：上过应于阳，敦厚之意。《集传》谓：上与二非正应，而阴必求阳，志在乎内者。惟《易传》谓：初与二非正应，阴求于阳，志在乎内也。



## 坤下巽上

观，盥而不荐，有孚颙若。《彖》曰：大观在上，顺而巽，中正以观天下，观。盥而不荐，有孚颙若，下观而化也。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

先儒“观”作平、去两声读，然卦自有两义也。以此示彼为观，如大观在上、以观天下之类是已；自此瞻彼为观，如下观而化、观天神道之类是已。

上示之，下观之，观之义也。二阳在上，五履尊居正，群阴自下仰之，此所谓上示之而下得所观也。建中守正，天下之情自顺巽以行之，无往而不化，以此观天下，岂不大哉！

是道也，有一言可取以为象者。惟宗庙之礼尊而严、简而肃，天子以诚意行于上，人以诚意观于下，上下观感之间盛德备，礼无所不至，故《易》约观之辞曰“观盥而不荐，有孚颙若”也。颙者，人君之德容。《卷阿》之诗曰“颙颙”者，谓专一也。九五专一之诚，行乎宗庙之间，观者孚之，故无不化。何则？禋享之诚，专于酌盥求神之始，逮腥熟之荐献，则诚已分矣。盥而不荐，所以见圣人之观惟务诚一。庄子曰：“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既诚且一，则教化之孚，如风行之草。《彖》谓下观而化，乃其理也。

虽然，斯民之于君上，有号令则知听之，有刑威则知畏之，有政事则知循之，至于教化之行，感格动荡，日由其中，则不知所以为之者，亦犹仰观于天，但见四时不忒，所谓行阴阳、妙万物者，岂得而知欤！

以卦求之，自五至二有宗庙之象，昭穆相偶，太祖之庙居其中也，故有盥荐之义。非特观为然，坤、震合为豫，四至初，宗庙也，故曰“以配祖考”；艮、兑合为损，上至三，宗庙也，故曰“可用享”；坤、兑合为萃，四至初，亦宗庙也，故曰“王假有庙”；坎、巽合为涣，仿此求之，五、四、三、初为宗庙，二居其间，则王也，故曰“王假有庙，王乃在中也”。《易》之幽微盖如此。

卦四阴二阳，自临变也。临之为卦，乾阳在下，十一变之间，震、兑、坎、离四时之象备，而乾阳复归于上，此天之所以神，四时之所以不忒，圣人则体此以设教而已。

康成曰：互体有艮，艮为鬼门，又为宫阙，地上有木，而为鬼门宫阙，天子宗庙之象。马融曰：盥者，进爵灌地以降神，此祭祀盛时，及神降荐牲，其礼不足观。

《象》曰：风行地上，观，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

风行地上，则卑而及物，散而周遍，省方观民设教者如之。省谓巡狩，观谓视其所宜。《王制》曰：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异俗。先王之教亦因民之性，随民之俗，取其宜者，立为防范，然后揭而示之，民乃不渝。若乃风俗不能周知，规模无以素定，以是教民，亦虚设而已。省方观民设教，言之序如此。

初六，童观，小人无咎，君子吝。《象》曰：初六童观，小人道也。

五以大观在上，自四以下，皆仰而观者也。其观虽同，其所以观则异。故悔吝得失，各随爻以分。

童观，观而无知者也。坤为阴，初又坤之始，其在人，如童蒙之童，盖冥昧而无知者。以是为观，其观陋矣。虽然，知者性之户牖，君子得之则高明，小人得之则妄见，以君子而童观，则暗乎理义，不足以有为，吝道也。以小人居之，虽性天不开，有蔽蒙之陋，而机伪不作，无败身之殃，可以无咎矣，此小人之道也。

观自临来，历坎、艮之变，蒙之象藏乎其中，又应在艮，艮少男，有童之象，故郑康成谓童稚也。

六二，窥观，利女贞。《象》曰：窥观女贞，亦可丑也。

所见不大，女子之观也。子南、子皙争聘，女自房观之，窥观也。窥观而止可为女子之利，使其不正，则是钻穴隙相窥者，安得利乎，故曰利女贞。虽然，观道以大公之心，今窥而观之，蔽于小见，虽出于正犹丑也。圣人以二居正，又所观者乃其正应，故许其为利，然终虑后世习窥观之小，忘大公之道，浸以私见相亲，故《象》又为之戒曰：窥观女贞，亦可丑也。其意若曰：况不为女子者乎？

二居坤为顺，又应五而从之，阴阳之义，故《象》以女子为言。虞翻谓：临兑为女，窃观为窥，艮为宫室，坤为阖户，窥观也。

六三，观我生进退。《象》曰：观我生进退，未失道也。

生谓性也。观我生进退者，观我性为进退，谓视天理之自然也。九五大观在上，群阴仰之，皆愿进而有为，独六三所居非正，苟因其顺性，遽动不审，彼上九刚极之才，有如不合，则违理甚矣。故观我生为进退，然后不至于失道，岂非可进则进，故无患欤！大壮上六“不能退不能遂”者，为其进不能详也。

三之应上在巽体，巽为进退。荀爽曰：我谓五也。生者，教化生也。三欲进观于五，四既在前，而三故退，未失道也。

六四，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象》曰：观国之光，尚宾也。

建大中之道者莫如皇极。箕子曰：以近天子之光。九五大观在上，所谓建大中之道者，六四近之，则观国之光矣。天子之光被于四表，盖礼乐备具，粲然发越之时，自内出者近之，亦光华而远，况诸侯乎！四，侯位也，入而亲君，君降礼接之，在国光之内，于时为宾，岂不利哉！

微子以宋公作宾于王家，此所以与国咸休也。巽为东南，东南主之位，四自外入，宾也。又四居巽之下，非特侯位，凡士之抱道于下，遇时而奋者，亦如之，故《易传》谓人君宾礼之。侍于王朝，则谓之宾，盖国光之可观，无上下也。《集传》谓：四上宾于五，五降而接之成离，光也。虞翻曰：坤为国，临阳至二，天下文明，反上成观，进显天位，故观国之光。王谓五阳，阳尊宾坤，坤为用、为臣，四在王庭，宾事于五，故利用宾于王矣。《诗》曰：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是其义也。

九五，观我生，君子无咎。《象》曰：观我生，观民也。

生，性也，谓生为性，谓其与生俱生也。《中庸》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圣人之教，能尽己之性，以尽物之性，则教无不善矣。九五当观之时，履尊居正，君子也。然自反之明不可一日无，故贵乎观我生。观我生，谓察吾所以化民之道为何如也。察之之道，岂在乎他，观诸民俗而已矣。形端影正，此盖不可欺者，君子能观生以此，则无咎矣。

禹、汤、文、武、成王、周公同谓之六君子。九五、上六之君子如此。坤为众，民也。五自上下观之。

上九，观其生，君子无咎。《象》曰：观其生，志未平也。

观以二九为主，众阴戴于下，九五则尊而有位者也，不敢安其位，因民以自观。凡国政之得失，民俗之美恶，皆反身而自修，故曰观我生。上九则观道已成，最居物上，可以观物。凡物之好恶相攻，利害相夺，相形相倾，违理悖性者，悉可坐见，故曰观其



生，上九之君子可以无咎矣。虽然，上九阳极当巽之究，其为物之心必锐，观民之生，则志有不能平者，《象》意戒其过。

虞翻曰：坎为志、为平，上来之三，故志未平。



### 震下离上

噬嗑，亨，利用狱。《象》曰：颐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刚柔分动而明，雷电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虽不当位，利用狱也。

山雷为颐，六四变为九四，颐中之物也，颐中之物刚而不茹，则致养之道塞矣，噬而合之则通，此卦之所以亨也。民犹体也，皆上之所养，强梗者间于其中，则所以养民者碍矣，决而去之则平，此卦之所以利用狱也。刚也，动也，雷也，皆谓震也；柔也，明也，电也，皆谓离也。其言各有次第，刚柔以体言也，动与明以性言也，合而章以用言也。

用狱之道，所以辨析是非，使人不得为混淆，苟在我者杂乱而无别，则无以正人，故先辨两卦之体，曰刚柔分。天下之理，动则可以除害，震取其动也，明则可以照奸，离取其明也，合二体之性，将兼用之，故次曰动而明。震动矣，明或不足以察之；离明矣，动或不足以行之，用狱之道犹暗也。惟动与明合，然后噬嗑之义备而显，故终之以雷电合而章。此《象》次第之言也。

柔得中，谓五也，谓自初上而为五，故得中。何以知其然？以否卦知之也。否之初六既上为六五，否之九五乃下为初九，上下相交，塞者所以通也。夫卦遇离者多矣，无不以火为象，今以电为言者，盖电之为明，光耀变化，烛幽暗而人不测，其察物照隐，非若火之暴著，故噬嗑之用狱、丰之折狱以之。虽然，旅亦用刑之卦也，而象之于离，直谓之火者，盖狱与刑之异也。刑者，昭明暴白，与众弃之，与用狱不同。又隐微之照，亦戒太甚，此旅之不留狱，所以直言山上有火也。

《集传》曰：自《易》失其传，参之以申、韩之学，人君用明断决，行有司之事，其弊至于刻薄少恩。盖言人君当以仁为主也。然则《象》何以指其不当欤？曰：五之位非刚健中正者，居之必有不当位之失，至其用之刑狱，虽不当位，犹利焉，故其《象》曰：贞厉无咎，得当也。

侯果曰：坤之初六上升乾五，虽则失位，文明以中，不失情理，故利用狱。虞翻曰：否五之坤初，坤初六之五，刚柔交，故亨也。坎为狱，艮为手，离为明，四以不正系于狱中。李鼎祚曰：四在颐中，啗而后亨。

《象》曰：雷电噬嗑，先王以明罚勅法。

《吕刑》曰：惟察惟法，其审克之。审克而察，则明罚之谓也；审克于法，则勅法之谓也。罚欲小大皆当，恐其有所蔽，故明罚，所以取于离；法如天威之行，恐其动之妄，故勅法，所以取于震。然明罚者必先勅法，故内震而外离。非特如此，罚者刑之轻，法者刑之本，于其轻者犹致明焉，则其于重者可知；于其本致勅矣，则刑之所加亦可知也。

《集传》谓：勅当作敕，盖本《字林》。

初九，履校灭趾，无咎。《象》曰：履校灭趾，不行也。

刑加于已然之后，苟惩于有犯之初，犹足戒也，过是则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小人之恶不可制矣。履校灭趾，所以惩其初也，何则？趾所以行，履所以纳，践履不正，则履

趾乃为恶之本。用狱者屢校之所以止其行也，被校者苟知畏昔之所行，今不复行，安得有咎。不知畏而继复有行焉，灭耳之凶驯至矣。

灭，没也，如灭木之灭。屢校而没其趾，圣人止绝妄动之意亦至矣。震为足，初居足之下，为趾。震，木也，以足置木，校也。互体艮，所以止其行。鼎祚易谓：震为足，坎为校，震没坎下，故屢校灭趾。

**六二，噬肤灭鼻，无咎。《象》曰：噬肤灭鼻，乘刚也。**

灭趾、灭鼻、灭耳，卦之文若同而其义异。初之灭趾，上之灭耳，谓刑者；六二灭鼻，谓用刑者。谓受刑者，故于灭趾曰“屢校”，于灭耳曰“何校”，言其以校灭也；谓用刑者，故于灭鼻曰“噬肤”而已，是安得以字类而概求之哉！

马融谓：柔脆肥美曰肤，盖浅而易噬者也，犹人有犯而非强梗，用刑者虽不加深刻而其人已服矣。六二中正之材，见于噬嗑者，宜如是也。然六二乘刚，不专于用柔，故至于灭鼻。鼻所以通内外之息，凡狱情之不密，私意可行者，皆由中外不严。今灭鼻而使不得通，则所以治狱者，诚若雷电之不可测矣。大抵六二所以得用刑之中，乘刚所以资六二之正，噬肤而灭鼻，固其理也。

或问：以六二而灭鼻，无乃深乎？曰：灭鼻非深也，谨其事而加严而已。荀爽、《集传》解艮为鼻，四、三、二，艮之象，而初以阳塞其下，所以为鼻者不得通矣。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象》曰：遇毒，位不当也。**

《周官·腊人》掌田兽之脯腊臠胖之事，郑氏谓：“腊”，小物全干，干兽之全体，而噬之至难合也。六以阴柔之才，治强梗之间，使其当位，或足以得其情，六既居三，于位不当，强梗者尚肯伏乎，非但罪之不伏，尚能中我以祸。《传》曰：厚味实腊。毒腊之为物，不惟难噬，又且有毒，噬者遇毒，如六三之遇强梗也。

或问：强梗之狱固难治，然亦何能毒我？是不知邢侯雍子争田之狱，久而无成，邢侯至杀理官于朝，其毒深矣。六三承刚于下，有应于上，止于小吝无咎，非腊所能中。要是三在坎体，用狱之毒，不可不谨也。

虞翻曰：三在肤里，故称肉，离日熯之为腊，坎为毒，故噬腊肉遇毒，毒谓矢毒也。失位承四，故小吝。与上易位，利用狱成丰，故无咎也。荀爽曰：腊谓四也。三以不正噬取异家，法当遇罪，故曰遇毒。为艮所止，所欲不得，故小吝也。所欲不得则免于罪，故无咎矣。

**九四，噬干肺，得金矢，利艰贞，吉。《象》曰：利艰贞吉，未光也。**

《子夏传》：“肺作脯”，非也。自二以上，四爻所以分治之难易，噬肺独易于噬腊，比干肉已难矣。《说文》谓：“肺”古文为“兪”，食所遗也，盖肉之附骨者。郑氏《礼》谓：薄析为脯。考此则难易分，而子夏之说破矣。

四以有为之才，得刚直之道，其去间如颐中之物，无甚难者，然犹有遗肉不能尽，则以所居未正，故《象》曰：利艰贞，吉未光也。物之刚直莫如金矢，发之可以中，人之情实不可以钩金束矢之义求之，二、三、五坤土，而九四坚刚，在乎土中，故有金矢之象。

陆绩谓：肉有骨曰肺。扬雄谓：含食所遗。

**六五，噬干肉，得黄金，贞厉，无咎。《象》曰：贞厉无咎，得当也。**

二、五皆以阴柔之才，动不过中，又能乘刚，资之以为用，而所噬乃难于二，何也？二臣也，履中有助，尽公而能使私隙不通，则己无咎也。五居尊位，虽听讼，非其职，而刻制决断之权系焉，势崇责深，非若噬肤者以浅易可辨，故惟贞厉可以无咎。黄，



中也；金，刚也。中谓五也，而刚乃谓四也。人君得有为之臣，如九四者，付之以强梗而用之以中，干肉不能为害也，栗栗危惧常使哀矜而勿喜，此贞厉之道也。虽然，五在离体之中，火也，金遇火而变，亦犹人主揽天下之权，虽司寇三公告其成，而生之、杀之、刑之、宥之，惟吾所以制一时之命，此黄金之异乎。金矢而噬腊肺者，亦不得同其利也。兹其所以为得当欤！

《集传》谓五与上易成兑口，故噬干肉。虞翻曰：位当离，日中烈，故干肉。变得正，故无咎。或谓离自乾来，故四、五皆为金。

上九，何校灭耳，凶。《象》曰：何校灭耳，聪不明也。

圣人存灭耳之戒，而昏塞者不知畏罪，大恶积至乎灭耳。灭耳者，噬之终、校之极，孔子所谓死期将至者，尚可用哉！圣人之戒为余人设也，若曰：有聪不明者乎，于此可以知畏矣。

耳司听，聪者听之德，聪则明矣，聪不明则是废其耳而不用。韩愈为张籍言于李逊曰“盲于心”者，皆是。夫心可谓之盲，则耳可谓之不明矣。互体坎，坎为水，内景也，听无内景之明，闻法不畏，闻恶不改，校而灭之，是谓称物而平施。康成曰：离为槁木，坎为耳，木在耳上，何校灭耳之象也。

## 卷 六

### 上经（贲至大畜）



离下艮上

贲，亨，小利有攸往。《彖》曰：贲亨，柔来而文刚，故亨。分刚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柔来而文刚，谓泰卦之上六下而为六二，所谓来而文刚也，来而得中，是以亨。分刚上而文柔，谓泰卦之九二往而为上九，所谓分刚上而文柔也，往而太过，是以仅曰小利有攸往。诸家之义皆同。

天之文则刚柔是也，谓上往下来之二爻也；人之文亦刚柔是也，而其著见者则文明以止，谓艮上离下之二体也。天人虽同乎刚柔，而其为用则各异，曰变、曰止，所谓异也。何则？使天之文无变，则二气无所推迁，四序不能代谢，天道几乎息矣，故天之文必有变然后其文久。使人之文不止，则名分不知有定，贵贱或至相渝，人道几于紊矣，故人之文必明而止，然后其文成。虽然，变久则不能无差，弥纶辅相，天以是道付之圣人，故圣人又当观其文以察其变，观其文察其变所以相天也，止则嫌于无变。精神心术之运动，圣人又必有作而成之者，故当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化成天下所以成其文也。

圣人之用贲，大率存乎离，离为目，所以观天、观人者，皆离也。离为火，以神道教设教，化成天下者，亦离也。天人虽备乎离、艮，圣人成能乎两间而被饰，万物之道尽是矣。

或问：言天人虽备而不及地者，何也？曰：艮为山，互体有震木、坎水，地之文不过乎山川草木，言天人而离、艮居其上下，地之文在其中矣。

《象》曰：山下有火，贲，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狱。



上艮下离为贲，君子明庶政，无敢折狱者，以贲为文饰之象，折狱者不以饰为能也。上离下艮为旅，君子明慎用刑，不留狱者，以旅为失所之象，山上之火难以久照也。非特如此，系止于下而上以明临之，为人所治者也，旅则如之。静止于上而明见于外，自治者也，贲则如之。大抵政者，正也，将以正物也。

臧武仲曰：上之所不为，而民或为之，是以加刑罚焉，而莫敢不惩。若上之所为，而民亦为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君子以自明庶政为急，故于折狱有所不敢。

又贲自泰卦中来，用是知贲饰之文生乎天地交泰上下志同之后，彼草创者安得有是乎！虽然，泰而贲矣，圣人尚训以明庶政者，与除戎器必于萃聚之时同义。

初九，贲其趾，舍车而徒。《象》曰：舍车而徒，义弗乘也。

有德无位君子在下固穷之时也。固穷之道无他，修饰其所行而已矣。此贲之初九，贲其趾，舍车而徒也。贲其趾者，修饰其所行之谓；舍车而徒者，义不屑就之谓。虽然，初岂终穷者哉，往见所应，则白马翰如矣，其不徒行，孰大于是。履曰“素履往无咎”，《象》曰“素履之往，独行愿也”。素履与贲其趾，易地皆然，故皆见于初九。由是知修饰操履当观其穷贱之时。

《集传》谓：坎为轮车也，四震为大涂，又为足，徒行也。二与初非正应，故初不肯乘其车。

六二，贲其须。《象》曰：贲其须，与上兴也。

九三，贲如濡如，永贞吉。《象》曰：永贞之吉，终莫之陵也。

侯果曰：自三以上有颐之象，二在颐下，须之象也。须以贲颐，亦待颐而后动，此《序卦》所谓“物不可以苟合，受之以贲”者也。何则？二与三皆无正应，独以近比而相饰，有润泽之理，故九三曰“贲如濡如”。虽然比出于正，则为润泽之美，故二得与之偕兴，苟近比相饰不出于正，则谄谀和悦，将有湿沫之嫌。濡如之云，盖有深戒。六二一爻所以不言凶吉悔尤，而于九三见之也，与初爻不言吉凶而于六四见之同义。

或问六二、九三谓之正乎，而两爻皆居得其位，圣人犹恐其或渝也，则为之文，曰永贞吉，惟永贞则莫之陵。

《集传》谓：三以坎水润泽于二，故曰濡如。

六四，贲如皤如，白马翰如，匪寇婚媾。《象》曰：六四当位，疑也。匪寇婚媾，终无尤也。

李鼎祚谓：坎为盗，初与四相应，而三间乎其中，坎盗阻之也。故六四虽当位，不能无疑。夫初不肯乘二之车，徒行以求四，四知初向己，亦心驰而下赴之。寇虽处中，其不疾而速，固有若白马之翰如也。必曰白马者，盖初与中阻于寇，未遂婚姻之义，所以相贲饰者未相及，故马取其白。董遇谓：马举头高仰为翰，此不疾而速之意也。

《集传》谓：震男、离女，婚姻之象。震为作足之马，有伏巽焉，巽为白。陆绩谓：震为马、为白。

六五，贲于丘园，束帛戔戔，吝，终吉。《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周官》体国经野，郑司农谓：国左祖，右社，面朝，后市，野则九夫为井，四邑为丘之类。丘园盖在野之地也。贲于国，则城雉宫室之属，皆在所饰，侈财害力为多。贲于野，不过乎山林津梁沟浍之事，必无事于雕饰之侈，初虽若吝，而束帛戔戔，终吉之道也。盘庚用宏兹贲，则于时不得不然。圣人谓贲以文饰成卦，后世必有因饰而过者，故先于六五推明节用终吉之理，又于上九见白贲反质无咎之意，读贲者宜知此也。



或谓：五无应，上比九以求贲焉。又谓：艮为山，五半山，故称丘；木果曰园。审如是，则五当为丘园，不应以束帛自贲也，谓贲上九，则上非丘园矣。独王弼无聘贤之意。

“戈”，在千切，又音“笈”。《子夏传》作“残”，皆委积貌。

上九，白贲，无咎。《象》曰：白贲无咎，上得志也。

贲以柔来文刚，分刚上而文柔，刚柔相参而文生。然至于上九，则贲极矣，极则向之分而上者必复其位，九复其位，则向之下而来者亦还其所，刚柔各归其真，上安得有文乎，此上九之贲所以为白也。虽然，白者正也，不得已化而为文，文不胜质，复反其本，以此居上，其志得矣。上九在伏巽之上，巽为白。



坤下艮上

剥，不利有攸往。《彖》曰：剥，剥也，柔变刚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长也。顺而止之，观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虚，天行也。

柔变刚，苟爽谓柔变五。夫乾之六爻皆刚也，而阴变之，何独至变五而后谓之变刚乎？曰：五尊位，乾刚之主，五不变，则为大观在上，群阴皆仰而听之。惟五亦为群阴所变，然后君子之道无可为者，此所以不利有攸往也。

以经考之，五阳俱进，尚存一阴，为夬，则曰刚决柔。五阴已成，止存一阳，为剥，则曰柔变刚。何哉？曰：柔不能胜刚也。阳进则阴固不能争，犹有存者，则决而去之，不劳于力；若阴进而阳有未退，自非变之以渐，阴未可以得志也。是故小人之道常以柔缓浸渍、积日累月，必待刚阳之志销，党与之势盛，其志得行，则不期变而自变矣。此变与决所以不同也。

虽然，气之消息、形之盈虚，天有常行之道，君子所尚在此，则循其理而顺履之，故进退不悖。又况阴之进也，犹以渐变，阳则一阳孤立，亦岂能遽与阴争乎。体存坤、艮，圣人之教深矣。

或问：顺而止之，谓止阴使不进乎，将自止而不往也？曰：在我则止而不往，在彼则听其自止，一切顺之以理，非能致力而强遏之也。阴极则复在其后，剥已五阳，势将止矣，惟如是，然后为君子之利。然君子何从而知乎？观之象而已矣。剥自复五变而成卦，皆无离目，而观象何也？曰：上与五，伏离也。消息盈虚之理，当观之于微，而不可以求之于显。伏离目，而象已自见，非君子乎。

《象》曰：山附于地，剥，上以厚下安宅。

山因地而生，高大而盘固，体质与地为一，非附地也。山而附于地，必其下倾圯不固，强附丽以居其上，其能一日安乎。然则何以处之？曰：厚其下而已。何则？高下者，势也，在下面而散剥其上，为其无以自厚，故其力不足以承也。圣人之于民，培益爱护，通上下为一体，常以基本为心，不以高贵强加之，而其基不可拔者，知此道尔。

虞翻曰：山高绝于地，今附地者，明其剥也。

初六，剥床以足，蔑贞凶。《象》曰：剥床以足，以灭下也。

六二，剥床以辨，蔑贞凶。《象》曰：剥床以辨，未有与也。

灭下如灭木、灭足之类，谓没而尽也。床以足安，剥床之足，则床之下没而尽矣，此阴自下剥阳之象也。初六于卦为姤，于时有能系一阴于金柅者，羸豕不至于蹄躅矣。惟初无应而贞道蔑，然后乃得长，此二所以又至于剥辨也。

郑康成谓：足上称辨，近膝之下，屈则相近，伸则相远。以床言之，则辨当在第足之间，是床胜也。《易传》谓：床干所以分上下也，已剥床之足，又剥其辨，所以为床者废矣。于时二复无应，则贞道之灭滋甚，何以知之？二阴于卦为遯，君子已退避而去，尚安得有贞道乎，此阴所以浸长也。夫阴未生则乾而已，初变九为六，则乾动而有巽，巽为木，床也。人之所以安身者多矣，爻独取床者，岂亦附下之义欤！非特如此，夜以安身，非作为之时，群阴寝盛，所以变阳者，其孽已成，虽其未变者，亦静以苟安而已。剥之不已，终尽而已矣。

六三，剥之无咎。《象》曰：剥之无咎，失上下也。

上谓四与五，下谓初与二，皆阴也。三不离开乎阴，而处于间，宜与上下相得，奈何众阴同志销阳，而三独与上九相应，是居阴之中，不随阴为孽者也。不随阴为孽，能反乎阳乎？曰：不能也。阳道已变，势难独回，但其心与九相合，不为众阴所与，此其所以失上下也。使九得位，则相与扶倾救乱，尚可有为。九既不在其位，势孤力弱，能无咎而已。

陆德明《音义》：剥无咎，本或作“剥之无咎”。非，此亦未尽。“六三，剥之无咎”，去“之”字犹可。《象》曰“剥之无咎”，“之”字不可无也。

六四，剥床以肤，凶。《象》曰：剥床以肤，切近灾也。

六三以上，尚存三阳，则乾未全亡也。四又剥其一焉，阳之存者寡矣，寝长之阴可不畏哉。剥床之足不已，而及其辨，顾虽已近于身，犹未切也；又不已，而至于剥肤，近身之灾切矣。

崔憬谓肤为荐席，已非，京房作“簠”，谓祭器，其义寝远。《集传》于噬嗑谓艮阴柔近革为肤，阴柔之义，说盖本之先儒。考之于经，噬嗑之“噬肤”，剥之“剥床以肤”，皆有艮体，谓噬嗑有艮者互也；睽之“噬肤”在离体，谓离为肤者，王安石谓其以柔间刚也。然剥至六四，则上体成巽，巽亦柔顺从刚之义，故巽为发肤，发类也，由是知《易》之取象非一端可尽。

六五，贯鱼以宫人宠，无不利。《象》曰：以宫人宠，终无尤也。

五，君位也，群阴已剥四而临五，切之甚也。然五以大中之道，处尊在上，岂无为之之方乎？顺而止之，所谓为之之方也。阴柔之性，利之则悦，有以制之则服，笼以嫔御之宠，彼将悦其利矣；总以贯鱼之势，彼固听所制矣。惟如是，故群阴可凋，小人可用，而剥之道可救。不然，近之不逊，远之则怨，薄食之灾至于翳太阳矣。鱼与宫人皆阴类，而又众多，故取以为象。虽然，人君当尊用耆德如蓍龟，控驭豪杰如鹰犬，《易》乃许其以宫人之宠，仅成贯鱼之利，此岂经世久长之道哉。

曰：圣人知剥道将极，倾否之渐，日月以冀，姑为顺止之道以待其毙，此《象》所以欲其观象而尚天行也。虞翻谓：巽为鱼，艮为宫室。

上九，硕果不食，君子得舆，小人剥庐。《象》曰：君子得舆，民所载也。小人剥庐，终不可用也。

乾为木果，阴剥而乾变，方阴之变四也，上卦成巽，巽为风，干果遇风当剥；然阴又进而变五，艮成巽，毁果反硕大矣。上九不为阴所变，则乾之性犹在也，故曰硕果不食。不食犹言不剥落而常存也。夫君子乘以运动者莫若舆，小人资以庇身者莫若庐，剥道既极，君子可以出，则众载于下，坤为舆、为众故也。读至此，然后见下诸爻当静伏不可作为，故取剥床为象。小人为剥，自足切肤而犹不已，及其穷也，无庇身之所。艮为手，小人自彻其庐之义也。虽然，否终则倾，此天道也。



或曰：小人不可用也久矣，何待至终而不用？曰：方六五以妇人之宠，笼贯鱼之阴，亦尝姑用之矣。

虞翻、侯果同谓艮为果、为庐，以《(序)[说]卦》考之，艮为果蓏而已。虞、侯之论，岂求之艮而不求之乾乎。



### 震下坤上

复，亨。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利有攸往。《彖》曰：复亨，刚反动而以顺行，是以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天行也。利有攸往，刚长也。复其见天地之心乎！

复有阴而言不为阴也，出入者反复之迹，反复者出入之道。乾阳本在内，一阴既长，阳避而向外，今反自外而复，所谓出入者如此。方其出也，不与阴争，及其入也，阴不能争。然无疾止谓在我者不失其和而已，欲其动而无咎，其惟朋来乎。朋谓与一阳为类，此拔茅汇征所以为吉也。方阳之衰也，岂往而遂，不反其道，初未尝亡也，阴消渗尽，则其道且复。七日者，阴消渗尽之时也。五阴皆剥之时，柔方变刚，故不利有攸往。既七日矣，五阴虽未尽去，而朋来之阳将以渐起，此其所以亨。

虽然，天下未有逆理而济者，一阳初生，悦谓五阴已无足畏，躁进妄动，事将不济。何则？需之六四尚能出穴而与三阳竞，况一阳乎？故《彖》又总坤震二体而申其义，曰：刚反动而以顺行，是以出入无疾，朋来无咎。谓动不以顺，则疾咎未保其无也。凡此出入反复之道，非人所能为，皆天之行也。皆天之行，何与人事？而圣人谆谆言之，曰：观天见道，则进退疾徐莫不中理，不然，先时后时之患，天独且奈何哉？复其见天地之心。

王弼以寂然至无为天地之心，浅矣。天地以生为大德，故积阴于空虚不用之处，岂以空寂为心乎。但阴阳之气不得使其不运，至于倾阳变刚，岂覆载之所欲，坤道才盈，则一阳已动于黄钟之下，心之大德本在是也。由是观之，常治而不乱，常安而不危，亦天命圣人本心，既否泰相寻之理，有不可免，则制治保邦、持盈守成，求所以称天地之心者，宜如何哉！

诸儒七日之说不同，大要不过阴生于午，阳生于子，阳自午遭剥，至于穷上反下，其至子七日也。七日者，七月之谓，不谓之月而谓之曰，解在临卦。侯果主是说。王弼辈则专以分卦直日为言，其说谓坎、离、震、兑各主一方，余六十卦凡三百六十爻，爻主一日，为一岁之数，既如爻余五日，日为八十分，合五日以为分四百，又四分日之一，于四百分外加二十分，六十卦共取之，每一卦先已得本爻六日，又得余分七分，盖通得六日七分矣。七日者，取其成也。剥卦，阳之垂尽，在九月末，十月纯坤用事，越七日至复而阳生，是谓七日，盖本《稽览图》也。惟国朝王昭素不以为然，难之曰：若实用六日七分，以为坤卦之尽，复卦阳来，则十月之节终，一阳当便来，不到冬至之日矣。此论太过，盖爻主一日，卦之大体，而昭素破碎求之，大抵阴尽十一月，便是阳月，不待日至而后始得谓之阳也。故胡旦谓其未明岁月积闰之妙。又一说不用分爻直日，止以一阴姤、二阴遯、三阴否、四阴大观、五阴剥、纯阴坤，至一阳复，所历七卦，故谓之七日。其说不相碍，盖合而论之子午之说，皆通故也。易之道周流变化，无乎不在，夫岂一端尽。

《象》曰：雷在地中，复，先王以至日闭关，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至日之前谓之动复静可也，冬日既至，则静将复动矣。动自此生，何以闭关不行商旅而后至于不省方耶？《易传》曰：阳微而未发也，安静养之而后能长。先儒不知此，遂以静复为天地之心，是惑乎闭关不省方之义也。众阳间关险阻，自变剥中来，其一方复于下，五阴犹在，苟动作之遽，不知以顺而行，则疾气生矣。关所以通商旅，所以近利，省方所以观民，皆动作泄暴阳气之道，少需焉未晚也。既言先王，又更言后，诸卦惟此为重复。大抵至日闭关，商旅不行，在王政当尔。不省方，主人君言也。

虞翻谓：坤阖为闭关，巽为商旅、为近利市三倍，巽伏初故不行。非是如此。复之初九与剥上九相因，其互体固有巽也。

**初九，不远复，无祇悔，元吉。《象》曰：不远之复，以修身也。**

读上六而知其复之迷，则读初九而知其复之不远矣。此爻乃阳之来复，有反善之意，故取以为修身之训。《易传》曰：失而后有复，不失则无复矣。盖失而未形，则去失尚远，其复为近；失之既形，虽能迁善，其复远矣。上六复于最后，所以为迷。初九之复与上六相反也。颜氏之子所以见称于《系辞》欤！

无祇悔，谓无祇于悔也。无祇于悔则可以元吉。《易传》谓“祇”为“至”，先儒多以“祇”训“大”，谓无大悔也。无大悔者，未免乎小悔，安得谓之元吉。蛊之九三“小有悔，无大咎”，用是观之，小有悔者，但可无大咎而已，孰谓复之初九有是哉。殆庶之贤，知几之神，始可以称颜子无大悔，非知《系辞》者。

朱氏《丛说》曰：复道岂可远乎，岂唯不可远，亦不能远。此说指七日天行之义，则可为其循环之理所必至也。其在修身，则复有远、有近、有能、有不能，无自然必复之道。

**六二，休复，吉。《象》曰：休复之吉，以下仁也。**

《易传》谓：复者复于礼而已，复礼则为仁。夫二不知初之仁，则已亲而比之，是知其仁也。仁者宜在高位，吾知其仁而以高自居，非所谓亲仁，此二所以下初也。然则何以知其下初？曰：阴知比阳，则下之矣。仁则能庇，二既下初，得其所依，此其所以休也。二震体，震为东方之木，仁与休皆寓焉。

王弼曰：得位居中，比初之上而顺附之，下仁之谓也。既处中位，亲仁善邻，复之休也。

**六三，频复，厉无咎。《象》曰：频复之厉，义无咎也。**

《彖柔》之诗曰“国步斯频”，注：频，急也。《说文》又谓：频，水厓也。频，蹙不前而止。大抵步之频急，则有促迫之状，至水厓则前未可进，故《说文》以频蹙为义，而王弼取以注六三也。顾野王《玉篇》训“𨔵”字与“频”同音：“忧愁不乐之状，《易》今作‘频’，曰：‘频复，厉无咎。’”引王弼“频蹙”字为证。以卦考之，“频”谓之急可也，谓促迫可也，谓忧愁而频，非复之义，亦非弼元注“频蹙”之意也。故知野王于“𨔵”字下引《易》为非。何以言之？初以不远而复，二以下仁而复，皆安行也。三以不中之才，见初与二皆以先复，震性感之，其行促遽，动极而过，此之谓频复，即与忧𨔵不同。

夫频复宜有过也，乃厉而无咎者，盖复而失中，虽近于危，要是以复而失，与不复而迷者有间矣。

**六四，中行独复。《象》曰：中行独复，以从道也。**

六四应初九，一阴一阳，适平而无过，所谓中行者如此。四之上下皆无应，惟四应初，是其为复虽与众同，其所以复则与众异，所谓独复者如此。虞翻曰：象不在二、五，何得称中？行中谓初震为行也，盖诸家不求阴阳之说，专以四居五阴之中为中行，是以起虞翻之论。《象》曰以从道也，道者亦一阴一阳之谓。





六五，敦复，无悔。《象》曰：敦复无悔，中以自考也。

二之下仁，四之从道，皆因人而复者也。五之复，以中自成，非因人也，故曰中以自考。体坤之厚，故曰敦复。或问：初亦未尝因人，孰与五优？曰：五得大中之道，非初可望。然中而未正，其为复足以自厚，可无悔而已。复道贵早，初乃不远而复，其于修身莫加焉，故无祇悔而又元吉。

《集传》谓：五动为艮，成言乎艮，故艮有成意。《易传》谓：阳复方微而下无应，未能致吉亨也。

上六，迷复，凶。有灾眚，用行师，终有大败，以其国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象》曰：迷复之凶，反君道也。

上六非君位，而爻以君道言者，盖居上处尊，尤以迷复为戒，况欲行师而征伐乎。上动降三成坎，坤在上而坎见于下，地水师之象也。正物必先正己，方坐后复之迷，既灾且眚，而欲行师者，蔑有济矣。君天下之道，赫赫乎日出之光，群目之用，所谓俾民不迷者也。苟迷复而不知善之所在，与君道相戾矣，故曰反君道也。

子太叔告子展曰：楚子不修其政德而贪昧于诸侯，在复之颐，曰迷复凶。楚不几十年，未能恤诸侯也。复之颐正谓上六。



#### 震下乾上

无妄，元亨利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象》曰：无妄，刚自外来而为主于内，动而健，刚中而应，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佑，行矣哉！《象》曰：天下雷行，物与无妄，先王以茂对时育万物。

初九，无妄，往吉。《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六二，不耕获，不菑畲，则利有攸往。《象》曰：不耕获，未富也。

六三，无妄之灾，或系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灾。《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灾也。

九四，可贞，无咎。《象》曰：可贞无咎，固有之也。

九五，无妄之疾，勿药有喜。《象》曰：无妄之药，不可试也。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象》曰：无妄之行，穷之灾也。



#### 乾下艮上

大畜，利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象》曰：大畜，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其德，刚上而尚贤，能止健，大正也。不家食吉，养贤也。利涉大川，应乎天也。

畜物必先于畜德，大畜者，大畜小也，使小皆阴柔微弱，畜之甚易，惟受畜者皆阳，刚而健，非吾有能畜之德，彼肯不家食乎？贤者家食而不靡吾之好爵，若涉大水，其蔑有济矣。畜德利贞，其可已乎。《象》谓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其德，此其所以能畜也。乾为刚健，刚健则不息，艮为笃实，笃实则不妄合，是二者则发而为辉光，辉光盖刚健笃实之著乎。外德之所由，以日新者也。天下未有新而不故者，为其久而息，妄而渝，故沉冥暗昧，日趋敝坏之域。刚健笃实则无是矣，日新其德，然后尚贤而止健，尚贤止健，大畜之道也。有德而在上者，吾以尊下之，此之谓尚贤；有材而方进者，吾以禄驭之，此之谓止健。盖贤不尚，则人必不尽其心；健不止，则下或不安其分。尚贤止健，得大正之道，是以贤不家食，相与有为而难济矣，兹非所利乎！由是观之，畜物者必先于畜德明矣。畜物、畜德举不外乎乾、艮之体。



虞翻谓：二、五易位，家人之体，家之象；自三至上，颐之体，养之象。李鼎祚谓：乾为贤人，艮为宫阙，贤人居阙下，不家食之象。又大壮之九四变为九五，则为需；需之九五变为上九，则为大畜；九自大壮之四再变而至大畜之上，五以尊下之，尚贤之象。需具坎、离，坎则大川之象，离则辉光之象。《易传》曰：六五君也，而下应乎乾，应乎天也。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天在山中，大畜，盖止健之意，不必以迹求也。大抵天取其行健，艮取其静止，制行健于静止之内，此卦之大象也。多识前言往行，畜德之道也。德虽得之自内，然积小至大，所以成吾之畜者，言行实有资焉。言行不求之今，而必于前住者，盖已试而可鉴也。虽然，前往之言行，夫岂一端，苟无以照之，则泛然无所适从。知言之要，知德之奥，如孟子可矣。

虞翻谓：乾为言，震为行，坎为志识，震在乾前，故识前言往行。《集传》谓：内卦兑曰前言也。

初九，有厉，利已。《象》曰：有厉利已，不犯灾也。

初与四为正应，有应在上，自宜可进，其不可进者，以上之诸爻方以止畜为事也。夫上之畜贤才，如富家之畜物，储以为用。进而受畜，贤才所愿，而曰不可进，何哉？曰：仕进之道，静而听之则可，勇而干进，则犯上也。静而听之，彼畜我焉，是信我矣，信而受畜，道斯可行，若勇而干进，彼未之信，是求畜尔，求畜于不信，宜其有厉。初以阳刚之性，当进动之始，苟谓四当应己，遽往从之，彼方得位在上，其不信之疑，将略于他人而详于己，岂不有厉乎。故《易》戒以利已也，已而不往，应自求之，利在其中。

虞翻谓：二变则四体成坎，故称灾，虽然灾非必有也，犯之则至，能已而从利，何犯之有。

九二，舆说辐。《象》曰：舆说辐，中无尤也。

二之未可进，义与初同，皆以止畜者在其上也。然初九刚正者也，九二刚中者也，刚中则载上之德，不同初矣。故初之已止于不犯灾，二虽说辐而无尤也。盖车辐之脱，缚之可以复进，非车败也，是以无尤。若小畜之九三，则为长阴所止，有反目之义，是车败而不可复行矣。用是观之，大畜之“说辐”不可与小畜之“说辐”通用明矣。

卢氏谓：五居畜盛，止不我升，说辐以待时，进退得正，故无尤。虞翻谓坤为舆，卢氏谓乾为舆，又杜预谓震为车，义皆通。《集传》谓：坤为舆，震为木。辐，横木也。二不动，兑毁折之，说之象。

九三，良马逐，利艰贞，日闲舆卫，利有攸往。《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乾为马。姚信曰：逐，两马走也。夫贤有贤之类，上九与九三，类也。上已通天之衢，君臣道合，畜极思变，不专于止，三趋而往，两贤相望而起此良马逐之义也。虽然知动而已，而不知为之戒，则险难生乎其中，故艰贞然后为利。艰贞之道宜如何？闲舆卫斯可矣。舆所以行，卫所以防其身，且行且畏，不恃应而辄驰，惟如是，其志方与上合，良马不至有泛驾之失，此所以利有攸往也。是道也，不可一日无。又况三阳同进，初欲动而有厉，二欲动而说辐，艰难险阻，三固习之矣，今又防闲之道惟日不足，宜不为刚明之累也。

以“日”为“曰”而“越”音者，非。郑康成：音人实反。虞翻谓：离为日，是矣。



六四。童牛之牯，元吉。《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谓四童牛者，四有坤之初体故也。牛者顺物，何至牯其角？为其童也。肥牛之子多败车，岂非以其童而善抵乎。四之下虽皆受畜，然畜物之道不可使至于有伤。初与四为正应，初既好进，四在畜止之地，不示以坚距之意，则下有轻进犯上之失，牯而止之，盖又恐其伤也。初既知有厉，故已而不进，四徐往应之，然后刚柔皆得其理，其进不干，其止不废，此大臣事上之道，四所以元吉而有喜欤！

侯果谓：牯，楅也，以木为之，横施于角。引《封人》“楅衡”注曰：楅于角。六情喜属火，故于六四互离见之。

六五，豮豕之牙，吉。《象》曰：六五之吉，有庆也。

豕谓九二。九二中正得位，而象之以豕何也？《易》据爻取义，不可一概。六五但以向下畜止邪恶为义，而不以中正为言也。二体卑下，性刚躁而犯上，五居尊位，为大畜之主，故择其要害而制之，此豮豕牙之意也。豕之伤物在其牙，然牙特其具耳，淫躁之性实使之也，淫躁不去，虽羸豕有蹢躅之凶。豮其势则淫躁消，而牙不能为害矣。

《易传》谓：亿兆之众，发其邪欲，人君欲力以制之，虽密法严刑不能胜也。物有总摄，事有机会，圣人操其要，则不劳而治。《易》以六五之吉为有庆者，盖人君制畜邪恶有其道，此兆民之所赖也。

非特如此，大凡私欲不行，物乃可制。四、五皆阴，与初、二相好，非绝其私欲，殆有不可得而制者。故牛取其童，豕取其豮，所以绝其私欲也。私欲绝，然后在上方能制，在下者方受制，此又《易》之深意存焉。

虞翻谓：二变则成坎，故为豕；五变则成巽，巽为白，牙之象。

上九，何天之衢，亨。《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上止下而未许其进，下欲进而为上所止，畜之道当如此，然谓之亨，则未也。至上九则畜极而变矣，尚贤而不距，并进而无疑，上下之情交通而无碍，何四达之如是？盖畜道大亨也。

上九乾也，故为天，互体震也，震为大涂，故为天衢。何，所以设辞而启其义也。先儒或音“贺”，又取负荷之义，于理未允。

## 卷 七

### 上经（颐至离）



震下艮上

颐，贞吉，观颐自求口实。《象》曰：颐，贞吉，养正则吉也。观颐，观其所养也。自求口实，观其自养也。天地养万物，圣人养贤以及万民，颐之时大矣哉！

颐之道有二，所养与自养，皆不可不正，故贵乎能观。观者，所以察其正不正也。观颐，所谓观其所养；自求口实，所谓观其自养。养人曰颐、自养曰口者，颐者养之道，口则止乎口体而已。

震，东方也，万物出乎震；艮，东北，万物之所终始、天地所以养物者在此。舜命九官，政在养民，九官咸事，其事有震之动，舜恭己南面，有艮之止，圣人所以养民者在此。上而天道，下而人事，内之在己，外之在人，举不外乎养，而养之道，震艮二体

足以兼之。震艮之象，求之口颐，其上止下动，亦具是理，可谓大哉。

或问：颐之道，内则养己，外则养人，今于天地止曰养万物，于圣人止曰养贤，皆不及其自养者，何哉？《传》曰：天地裕于万物，万物裕于天地，则养万物者乃天地，自养之道也。又曰：民养君以自安，则养贤及万民者，乃圣人自养之道也。自养、养彼，颐皆具之，独不可不察其正否尔。

宋衷曰：君子割不正不食，况非其食乎。郑康成谓：二、五皆离爻，离为目，观象也。鼎祚易谓：颐本观卦，初六升为六五，九五降为初九，故观变为颐，此其所以不得不观也。翟玄谓：天上地初也，万物众阴也。《集传》谓：上九尚贤，在五位之上，坤众为民，养贤及万民之象。

《象》曰：山下有雷，颐，君子以慎言语、节饮食。

言语饮食同见于象者，言语虽不取于养，而颐者，言语饮食之所由也。震动为雷，雷在山下，有过之象，过则生患，故圣人于以戒焉，戒之宜如何止其过而已矣。曰谨、曰节，所以止其过也。

初九，舍尔灵龟，观我朵颐，凶。《象》曰：观我朵颐，亦不足贵也。

初九刚明在下，如灵龟之潜伏，引气而饱，可以无待于养。苟躁动失己，舍其自饱之灵，怀不足于它人，则朵颐而观，无足怪者。朵，动也，谓观彼之食而动其颐。

鼎祚易谓：颐垂下下动之象也。爻辞假托以指初九之失，故有舍尔观我之辨。夫有欲炙之色者，必人之台隶，何足贵哉。虞翻谓离为龟。《集传》谓：自明夷之离，变故初九有龟象。盖本于翻之说也。然五地生介物，则龟必本于土；六龟惟天龟为灵龟，则龟必本于乾。初九，震也，震本坤，一索得乾乃变为震，具乾坤之气，故初九有灵龟之象，不必专用离为说也。

六二，颠颐，拂经于丘颐，征凶。《象》曰：六二征凶，行失类也。

颠、拂谓二之于初、上也。二以阴柔不自养，下比初而资之，此之谓颠颐。初不与为应，又趋上而求之，此之谓拂经。丘谓上九，言其养之在高也。夫二、五相应，道之经也。二比初，先既颠颐，志上九，又从而拂其经，卦止两阳，而二违其常度如此，可谓失其类矣，安得不凶。

《易传》曰：六二中正，在它卦多吉，而此凶何也？曰：时然也。《丛说》谓：训拂经为违其常者，说盖本于王肃。

六三，拂颐，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养正者，颐之常道也，不拂其常，则不拂乎颐之正，拂颐之正，宜其凶矣。夫圣人所以养贤者，欲其及百姓也。六三所居不正，上无所得，下无所资，拂养正之常，而动违其吉，尚可望其及人乎。无以养人，何以养汝为？故十年弃之，勿用。

《集传》谓：十，坤数之极，说盖本于虞翻。

六四，颠颐，吉。虎视眈眈，其欲逐逐，无咎。《（彖）[象]》曰：颠颐之吉，上施光也。

六二、六四皆颠颐，六二颠而拂，六四颠而吉，何也？二比初，非其应；四下初，乃其正应故也。得正应而下之，犹在上者能下贤，而相与以济天下之务，吉之道也。下贤得吉，天下之务成，则养人之功不在其下，而在其上，故曰：颠颐之吉，上施光也。

《易传》曰：六四赖人以济，必养其威严，重其体貌，如虎视眈眈然，则下不敢易矣。虎性贪物，然使其意不远而欲之急，则有中伤之害。今视眈眈而有威，欲逐逐而不急，能尽资物之善矣。



逐逐，诸家之说不一。《子夏传》作“攸攸”，荀爽作“悠悠”。刘歆作“燔”，远也。《说文》“燔”：“式六反”，音式六而义以远训者，其说为通，盖缓而不迫，若所谓匪棘其欲也。马融谓：耽耽为虎下视貌。亦六四下视初九之意。诸家虎之取象不一，颐之虎当用艮也，说在履卦。

六五，拂经，居贞吉，不可涉大川。《象》曰：居贞之吉，顺以从上也。

六二、六五皆拂经，六二拂而凶，六五拂而吉，何也？曰：二应五而志上，其道拂矣，故凶；五不自养人，使人由上九以养，于道虽拂，而事得所付，故吉。虽然，上九贤也，能顺以从贤，然后可以吉，不然事失所委，加以拂经，其能吉乎？故又欲其居贞，若乃以此道而济大难，涉大险，亦未见其可夫。何故？刚明不足故也，故曰不可涉大川。夫颐之内卦，非无中正之德，而三爻皆凶；外卦非无过不及之失，而三爻皆吉。盖道宜静重而戒躁动，内卦震也，吉凶悔吝生乎动，于此可见。

上九，由颐，厉吉，利涉大川。《象》曰：由颐厉吉，大有庆也。

五养道不足，能使其下由上九以养，在五亦为贞吉。彼居上九之任者，其可一日安乎？宜伊、周之忧畏也。惟居安思危，故能济天下之难，此所以厉吉。上、五变而易位成坎，大川之象，变阳得位，大有庆之象。



#### 巽下兑上

大过，栋桡，利有攸往，亨。《象》曰：大过，大者过也；栋桡，本末弱也。刚过而中，巽而说行，利有攸往，乃亨。大过之时大矣哉！

王弼谓：初为本，上为末。向秀谓：本为善始，末是令终。始终皆弱，栋是以桡。以此考之，本末谓初上也。孰为栋欤？四阳是也。谓阳为栋者，取其刚强任重。初上对成其两端，如屋之有极，惟本末皆壮，则栋隆而屋安，本末弱，则栋桡而屋倾矣。

夫既以四阳为栋，阳桡矣，何能大过？曰：《易》不可一端求也。以二阴论本末，则四阳为栋，弱且桡者，其时也。阳为大，阴为小，四阳用事于二阴之间，则大者必过，此致大过之由也。彼有由以致其时，此君子有为之日，故利有攸往。何则？千金之子，坐不垂堂。栋桡屋坏，尚安坐而不往，则子产所谓侨将压焉者也。往而后亨，此新故之理。

《易传》曰：立天下之大事，兴不世之大功，成绝俗之大德，皆大过之事。又曰：所谓大过者，常事之大者尔，非有过于理也。大抵刚过而中，巽而说行，乃君子有为之道，非大过人者不能进也。

虞翻谓：巽为长木，故称栋。《集传》谓：兑者巽之反，长木反在上为栋。然翻谓大过者大壮变也。《集传》之谓自遯之六二变何也？盖遯一变讼，再变巽，三变鼎，四变大过，皆以六二一爻升而上也。大壮亦自遯来变，以变之次第论之，则翻之说为未然，翻止谓初五相易，则大壮为大过也。

《象》曰：泽灭木，大过，君子以独立不惧，遯世无闷。

泽而灭木，非理之常，所谓过也。大过之时可以有为而未必皆可济，但利有攸往而已。时乎可救，则君子出而有为，故独立而不惧；时不可为，则君子入而自守，故遯世无闷。立而不惧，所以勇于义；遯而无闷，所以安于命。二者皆非大过人不可。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当有难之时，无济难之才，以卑自处，不与物争，如是则可以无咎乎？曰：未也。刚者在上，势自不能与之争，苟谓错诸地已可，而不复致谨，则志意不诚，污染可变，咎由之以致矣。故君子宁过于谨，谓错诸地而未可，又以白茅藉之，所谓过于谨也，过于谨然后可以行于大过之时。故孔子谓慎斯术以往，其无所失矣。巽柔为白茅。侯果谓洁诚肃恭而不怠。

**九二，枯杨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象》曰：老夫女妻，过以相与也。**

刚而不过，过而不得其中者，皆不可有为于大过之时。惟九二刚过而中，此其所以为济难之爻。夫如九三者，谓之刚过可也，二何过之有？曰：谓阳胜阴也。胜阴而不得其中，则阴非所乐比，尚能成生生之功乎？九二与初六盖过而相与者，故有生稊、女妻之象。大过之难生乎衰弱，二能济之，则衰弱复苏。老夫谓二，二为老者，为刚之过乎阴也。女妻谓初，初为妻者，为上与二比且己为初阴也。老夫女妻，犹九二脱衰弱之厄，复苏以生育也，生稊者，生育之效也。大过之时，木尝为泽所灭，既济其难，则灭木复生，故虞翻谓兑为泽，枯杨得泽则复生稊，盖灭木之反也。

**九三，栋桡，凶。《象》曰：栋桡之凶，不可以有辅也。**

刚过而中，此济大过之德。阳过于阴，大过于小，强过于弱，此济大过之理。九三以大过之阳，居体之极，则是刚过而不中矣。所与为应者，以阴居上体之上，而以阳出其下，则是弱而小者反胜矣。如是而可以任重乎？夫阴，本辅阳者也。方其以过中之刚，违物自任，则阴不得而辅之，及其动不以正，物情不与，则阴又不为之辅，卒至败桡有凶，不可辅而止。

虞翻曰：本末弱，辅之益桡。是也。栋任重之力尤在其中，故桡与隆，于三、四两爻取义。

**九四，栋隆，吉，有它吝。《象》曰：栋隆之吉，不桡乎下也。**

余阴相济则可以成功，阳可独无阴乎？然九四居近君之位，济大过之厄，必以绝类为公，故不系志于初。何以知之？曰：二与初近而相比，则知四之无所系志也。又阳不可太亢，故降己之阳，居阴之位，阴阳相济而不桡于下，其于事君济难之道，可谓确乎能胜其任矣，此爻所以取象于栋隆之吉也。隆，犹言兴起，而不为下所曲折也。审如是，故有它则吝。圣人所以垂有它之戒者，犹恐其或系于初也。由是观之，隆大厦之托者，岂无其道乎。不然，数仞之堂，而可以小木支耶？《（序）[说]卦》：巽为木、为长、为高，木之长者莫如栋。高者，隆之义。

**九五，枯杨生华，老妇得其士夫，无咎无誉。《象》曰：枯杨生华，何可久也。老妇士夫，亦可丑也。**

甚矣，当大过之时，成大过之功者，不可无人以辅之也。得所辅，则扶衰济物，有生出之功；失所辅，则枯槁浸微，无生出之实。二、五两爻可以备见。夫九五中正，又得尊位，非九二所可望也，而生出之功反不及者，盖初有柔顺之阴，二在上而下比之，我过彼而不为彼所过，取以为辅，故枯杨可以生稊。上有穷老之阴，五在下而上比之，彼过我而我无以过彼，资以为辅，虽生华，亦不能久。然则刚柔其可以不称乎？虽然，女得所托则安，故女妻虽老，夫亦相与而有利，妇以生育为事，老妇无所出，虽无咎，亦丑矣。

女妻，老妇，独虞翻取义不然，翻谓巽为妇，老妇者初也，兑为少女，女妻者上也。五过二使应上，故二得女妻；二过五使取初，故五得老妇。谓诸卦独大过之爻得过其应，是亦一义。



上六，过涉灭顶，凶，无咎。《象》曰：过涉之凶，不可咎也。

物不可过，所谓大过者，许其济难而已矣。然圣人犹谓刚过而中，巽而说行，则利有攸往，谓不如是，虽往未利也。故大过之后受之以坎，所以告其陷也。上六柔而非刚，过而不中，无济难之才，又冒昧前进而不已，安得不凶乎。《诗》“济有深涉”注谓：由膝以上为涉。所谓深涉也，深涉故不止于膝，寢可至于灭顶焉。虽然，有志于救物，卒以无才不济者，身虽有凶，而志不可咎，故曰无咎。圣人垂灭顶之训，所以为过涉之戒；著无咎之义，所以为死义之旌。以大壮震之足涉灭木兑之水，灭顶象。

《集传》谓：乾为首，上六在首之上，顶也。



坎下坎上

习坎，有孚维心，亨，行有尚。《象》曰：习坎，重险也。水流而不盈，行险而不失其信，维心亨，乃以刚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险不可升也，地险山川丘陵也，王公设险以守其国。险之时用大矣哉！

习坎，重坎也，习如阅历之习，谓历一坎而又至于坎，如水之流行，与其它重卦不同也。有坎则有险，故《彖》谓“习坎，重险也”。水之在险，委蛇曲折，终出险而不渝者，为其有孚而心亨也。心，中也，谓二、五各得其中也。水抱一阳于中，至信不变，方其习险而未出，所谓一者初未尝改，行则险出而利物矣，此“有孚维心，亨，行有尚”之义也。

坎固抱一于中，然何以知其为心坎？曰：维天下之至精能。《集传》：天下之至神抱一于中，则知心之亨矣。人之在险，惟中泰而心安，然后可出，苟所存于中者胶扰窒碍，自困于险，则险固未易出。故《彖》又申其义，曰：维心亨，乃以刚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圣人告人以处险之道，岂不至哉。

宋人之围数匝，吾夫子之遇坎甚矣，而弦歌不辍，虽子路不知其心，况余人乎。盖其有孚者在内也。困之《彖》曰“困而不失其所亨”者，亦以坎之一在其中也。夫坎之水也，而曰流者，为其重坎也，坎陷之地，虽止未尝不流，虽流未之能盈，惟行险而不失其信尔。

王弼谓：陷险之极，故流而不能盈也。尝谓险不可犯也，而天下不可以无险，《彖》之所载备矣。天之险不可见，其不可升者，天之险也；地之险可见，山川丘陵是也。天有险，所以神，其地道有险，所以保其富，二者险之自然者也。人心险于山川，而王公乃总其群而有之，距绝蔽固，既无天地自然之险，则当设险以固其国，虽圣人所以保天下者自有道，至其体天地以建国者，其理不可废也。

《集传》谓：坎自临变，坎在上，天险也。震足止于下，不可升也。鼎祚易谓：九五，王也；六三，三公也。艮为山城，坎为水，王公设险之象。《易传》谓：尊卑之辩，贵贱之分，明等威、异物采，凡所以杜陵僭、限上下，皆险之用。

《象》曰：水洊至，习坎，君子以常德行，习教事。

坎大《象》不专谓险陷，概论水之性矣。洊至者，相因仍而至，所谓习也。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君子内之成德，外之教人，皆归于善而已矣。盖德行无常也，小大疾徐虽不同，同于善己；教事非一也，浸渍变革虽不同，同于善物。惟如此，洊至则非朝盈夕除之水，昼夜不舍，先后相继，万折之东，必有孚而后已。然则善德行者可不常而善教事者可不习乎？观洊水之象，当自得之矣。虽然，言德足矣，曰德行者，德所以制



行也；言教足矣，曰教事者，事所以行教也。尽斯二者，亦何险之不济乎。

**初六，习坎，入于坎窞，凶。《象》曰：习坎入坎，失道凶也。**

王肃曰：窞，坎底也。《说文》云：坎中更有坎。干宝曰：江河淮济，百川之流行乎地中，水之正也，及其泛滥而入坎窞，是水失其道也。初以阴居阴，且在重坎之下，得为正乎？居险而行不以正者，沦于坎底而后已，失道之凶，宜圣人之深戒。

**九二，坎有险，求小得。《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坎之一阳，九二是也，既有孚心亨矣，求何止于小得欤？曰：心亨虽有求于外，不同也。苟出险而亨，则所谓得志泽加于民者，求何止于小得。惟九二身已在坎，而上复有险，俯仰未能出，向非刚中之德，已颠沛而入窞。今以中自信，能亨于其心而已，欲求援己者，则六三乘之于上，势未能争，不过与初相近比，而六又力弱非援溺者，求而不失已足矣，况大得乎。

**六三，来之坎坎，险且枕，入于坎窞，勿用。《象》曰：来之坎坎，终无功也。**

六三阴柔不中正，其来、其之无不与坎遇，来谓自彼而来，之谓自此而往，其来则入于坎中，其之则入于重坎，内外皆险，故曰来之坎坎。夫坎贵能出，而互艮止之于上，是重险之中，复有碍之者，故曰险且枕。陆希声训枕为“阂”，谓外闭而碍之，非谓艮耶？以阴柔之资，陷乎重险，既无应，复有阻之者，入于坎窞而后已。是道也，自用与人用之，皆无功。

**六四，樽酒簋贰用缶，纳约自牖，终无咎。《象》曰：樽酒簋贰，刚柔际也。**

纳约自牖，四自牖纳信于五也。《诗》曰“西南其户”，盖向明之地，人所由以出入者也。牖者，户傍之窗，亦以向明，然比户则其明小矣。六四之柔与九五之刚，上下相际，犹大臣之得君也。

所谓大臣者，明明在下，孚诚相照，可不约而信，何至自牖而纳约乎？曰：为其在坎也。艰难之中，彼此无应，以外犹或有碍，以迹则未能相通，自非简约随宜，密启归诚之便，则多仪尚饰，徒有区区之心而已。樽酒贰之以簋，所谓物不足而诚有余者。用缶，则又有虚而受之之意。如是，则四之与五所以相通者，虽未亨，而孚诚之相照者已洞然矣。此芼菹享豆粥、南宫遇风雨之爻也。逮其出险，则君臣相与，终以无咎矣。

艮为门阙，四居门阙之间，牖也。三、四坤、艮为手，手持坤土，所以纳信也。虞氏谓：卦有震、坎，震主祭器，故为樽簋，坎为酒。《集传》谓：坤为土、为腹，土器而有腹，缶也。

**九五，坎不盈，祗既平，无咎。《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盈科而进者，水之性也，水进行则无坎矣。坎方适平，则是水犹未盈其科，其行尚难。九五在坎之中，下无其应，虽承以六四，仅有出坎之理，然适平而上有盈科之限，非为其在艮体故耶？若是者，无咎则可，欲大则未也。故曰：祗既平，无咎。谓适足以致平也。

《集传》曰：中而未大，几可以出坎，故圣人惜之。横渠曰：不能勉成其功，光大其志，此所以为可惜。

**上六，系用徽纆，寘于丛棘，三岁不得，凶。《象》曰：上六失道，凶三岁也。**

刚而有道，则遇坎能出，阴柔而遇坎，大抵皆困，初六、六三是也。然坎至上六，极而将变矣，时变人乘之，以有为，虽可转祸为福，苟无刚明之才，则冒昧妄动，反以滋祸。上六以阴柔之资，当坎极之变，又下无强明之助，必冒昧而已矣。系徽寘棘，是以有三岁之凶。古羈系之法，上罪三年舍，中罪二年，下罪一年，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杀。



《集传》谓：上六动成巽，巽为绳，徽纆之象。《九家易》：坎为丛棘、为法律，真丛棘之象。刘表云：上三股为徽，两股为纆，皆索名。



### 离下离上

离，利贞，亨。畜牝牛吉。《象》曰：离，丽也。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柔丽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附丽之丽，属之离者，为两体，故附也，若一体无间，则无事于附矣。苟爽谓以阴隔阳是也。以此附彼，资以为安，惟得所丽，然后可托，故离之道利贞，丽得其正，虽可以安，苟养之不顺，则所行多忤，非善丽者，故畜牝牛然后吉。

炎上之性，圣人恐其太过，故以静顺为戒，虽然，得其所丽者如何？《象》之所言是也。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所谓得其所托也。丽乎天者以象可见，丽乎地者以形可考。彼成能乎两间者，将孰从而丽之？曰：丽乎正而已。重明而丽乎正，则犹日月之丽乎天，百谷草木之丽乎土也。上下皆明，于离为重。

《易传》谓：君臣上下皆有明德，则可以化成天下，为文明之俗也。得其所丽而至于化成天下，则犹日月之不忒，百谷草木之皆昌也。《象》既极言丽正之道，又推明卦象丽正之爻，使人晓然皆知，如二、五之中正，则致亨之道尽矣。

夫离之成卦，专用二、五，盖坎、离对体之卦也。乾之二、五往之坤，为重坎；坤之二、五往之乾，为重离。离之二、五即坤之二、五也。乾、坤者，天地之象；坎、离者，日月之象。四、三、二有巽体，草木之象。

《集传》谓：遯初变无妄，再变家人，三变离。无妄有震，百谷之象。《九家易》：离为牝牛。夫牝牛之见于离者，为有坤土，不谓离为牛也。说者岂惑于卦辞故云耶？

《象》曰：明两作，离，大人以继明照于四方。

两明，先儒或以为日月，或以为日火，皆非也。日加日焉，此明德有常、照临不忒之义，不必专用尧、舜、禹、汤、文、武之相继者为言也。扬子曰：赫赫乎日出之光，群目之用也；浑浑乎圣人之道，群心之用也。圣人之道如日，则光明无穷，譬之日，旦复旦而已。两作，谓其迭兴尔。然《易》之道周旋皆通。《易传》曰：凡以明相继，皆继明也。举其大者，故以世袭继照言之。

初九，履错然，敬之无咎。《象》曰：履错之敬，以辟咎也。

柔来文刚为贲，坤二、五之乾为离。离之所以文明也，二以柔履刚于上，初以刚承柔于下，二自彼来，初自此往，其履错然矣。错然者，固相杂而有文，亦错乱而生患，存乎敬与不敬而已。圣人为此训者，盖以刚阳之性趋上而躁动，苟不持之以敬，其能丽乎？丽不得所托，咎将无所逃。履错之敬，所以辟咎也。

六二，黄离，元吉。《象》曰：黄离元吉，得中道也。

六二之丽，与五同德，丽乎中正者也。《象》之辞止曰“得中道”，而不及正者，爻之美尤在于中也。黄，中色也，以黄离而元吉，故知此爻之美尤在于中。夫爻之得中者多矣，独六二以中色言者，以离之二自坤来也。虽然，二与五偕自坤来，而五不以黄离言者，盖二以臣道在下，有黄裳之义，此所以称元吉。

九三，日昃之离，不鼓缶而歌，则大耋之嗟，凶。《象》曰：日昃之离，何可久也。

王弼曰：日昃之离，若不委之于人，养志无为，则至于耋老有嗟，凶，此处壮老之道也。《易传》曰：达者顺其常理，昧者恒变，而有将尽之悲，则为大耋之嗟，此处生

死之道也。推而广之，倪来不夸，适去不损，志满身泰之日，守常虚己，无患失之虑，此处盛衰之道也。其壮、其生、其盛，如日之中，至乎六三，则戾矣。戾虽未至于杳，然明之所由以没，而老死衰谢之先见，不可久之道也。

缶之为器，以虚受，鼓而歌，则以虚应，能虚己以游世，岂大耋之可嗟。不然，何嗟及矣。《易》于日戾之后继以人事者，以明消息之理，天人均也。离为大腹，缶之象。离自邇来，有艮，艮为手鼓之象。《九家易》：歌者口，仰兑为口。

九四，突如其来如，焚如死如弃如。《象》曰：突如其来如，无所容也。

日没为去，日出为来，突如其来如，谓前明已尽，后明遽作也。夫重离之体，继照所贵，而突如其来，乃无所容者，此止为爻言也。九四既不中正，又下因九三之刚，相与炎上，乏继承之美，而有陵上之失，焚死之祸，其可免哉！焚如谓过盛之势，积为凶焰，非能焚物，乃自焚尔。自焚而死，盖得罪于公论者，众所不收，宜其弃而无所容也。

《集传》谓：巽木得火，焚如也。火王木死，死如也。不反目而视，弃如也。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象》曰：六五之吉，离王公也。

五以文明之德，居尊履正，虽体柔无御下之威，为四所犯，其出涕而戚嗟者，非忧惧也，感激怨愤，不知涕之滂而声之叹也。何则？五，四之君也，中正而无失德，四以炎上不中正之性敢犯之，五所以怨愤不能平，而众皆为之助。丽于王者，谓身居尊位而有助，丽于公者，谓三亦不容而助五，此其所以吉欤。同人之九五亦中直无失，三、四上行为害，五虽终以大师克之，固尝号咷矣。与五之出涕同义。

《集传》谓：离目、兑泽，涕也，兑口，嗟也。郑康成曰：自目出曰涕。柳宗元曰：吾目无涕。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获匪其丑，无咎。《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以六居五，柔也；以九居上，刚也。用柔为文明之治则可，用之以应强梗则不可。夫当丽之极，有不吾丽者，使无以正，则何以为邦？故王天下者，执谦修德，则用柔以自处，克敌御变，则以上九之刚用之，盖如是而后可以正邦也。故上九者，王用出征之爻也。虽然，重离之体，炎上之性，以上九为用，得无太甚乎？故圣人止嘉折首而已，渠魁既得，何问其类哉！

虞翻谓：坤之二、五来折乾，乾为首。

## 卷八

### 下经（咸至晋）



艮下兑上

咸，亨，利贞。取女吉。《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止而说，男下女，是以亨利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

坎离，男女也；咸恒，夫妇也，《序卦》所谓有男女然后有夫妇也。咸者，夫妇之情；恒者，夫妇之道也。二气相与，艮止而兑说，此之谓夫妇之情。夫妇以情感，常患于不正，不正则夫妇之道坏，故利贞。女不先男也，男下女，则女得所归，故取女吉，此咸之大略也。



蜀才谓：咸自否来，否之上九下为咸之九三，成艮而为少男；否之六三升为咸之上六，成兑而为少女，所谓柔上而刚下也。刚上柔下，则二气否隔而不通；柔上刚下，则否隔通而气相与矣。男女非说不合，然说而不止，则其性流荡不反，夫妇之间至于流荡不反，则其道终坏而已矣。是道也，岂特夫妇为然哉，大而天地、尊而圣人，所以与物相感者，莫不如此。

且万物盈乎两间，孰使之然耶？天地相感，万物化醇，是故生出而不已。人心无常，孰齐一之哉？圣人以有感之，率土归其心，故和平而不戾。天地之于万物，圣人之于人心，其交会感格虽不可测知，至其得于自然，亦夫妇若也。

虽然，咸，感也，感之道固如此。而《彖》终之以“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然则孰为天地万物之情？曰：柔欲刚之下者，其情也。天地之大，万物之众，天道不下降则不得乎万物之情；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内，男不下女，则不得夫妇之情；君尊而在上，民卑而在下，君不下下，则不得乎人之情。故得其情，则吻合而相与；失其情，则背戾而相违。观其所感，则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观千万物，则天下之情可见矣。乾坤天地万物之象，咸恒皆自坎离、男女中来。有离目，观之象。

《象》曰：山上有泽，咸，君子以虚受人。

山通泽气而上之，造化之妙所由以升降也。《说卦》所谓“山泽通气”者是也。使山以实塞不受，则泽气无从而达，惟山以虚受，泽因受入，二气交感，不见其迹而见其功，此其所以为感。君子观此，可以受人矣。

虞翻谓：否乾为人，坤为虚，坤虚三以受上，君子以虚受人之象。

初六，咸其拇。《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受感而意欲动，感浅而未能有为者，初六是也。初六居感之始，外欲应四，而力不足以进，徒有志乎外而已，咸其拇是也。拇，足大指也。将行者，拇亦受感，而势不能独应焉，艮为指，故初取以为象。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象》曰：虽凶居吉，顺不害也。

郑康成谓：腓，膊肠也。膊，市裔切。在下体之中，柔而居阴者也。然股之行，腓必先动，故六二取以为象。二以阴柔居中，与五虽正应，然咸道以刚下柔，以刚下柔则顺，今五不下二，无取女之意，而二往趋之，其躁动有腓之义，刚柔无相下之情，应感失先后之序，何为而不凶？转凶为吉，其在于居乎！居谓静而不动也，二能处静，五以刚下之而后应焉，则于咸道为顺，所以无害。

或问：何以知五之不下欤？曰：五方上承于六，是以知刚之不下也。二坤交地，坤为顺。

九三，咸其股，执其随，往吝。《象》曰：咸其股，亦不处也。志在随人，所执下也。

股，身之下、足之上也，为身之下，故上则随身；为足之上，故下则随足。人之有行，所谓股者上下随而已。夫所贵于咸者，为其交相感也，此能感而彼应之、此能受而彼趋之也。三刚阳而不能为主于内，仰则说上而欲行，俯则比二而从之，无以使物交相感，能如股之上下随而已，何足贵哉！且九之居三，可谓感矣，而所为若是者，为其志在随人，所执下也。

虽然，二之咸其腓，固有取凶之道，苟能居而不动，则亦可以不害。九三徒有过中之刚，而志在随人，欲居不得矣，持此以往，安得无咎。王弼所谓进不能制动、退不能静处者也。互体有巽，巽为股。

九四，贞吉悔亡，憧憧往来，朋从尔思。《象》曰：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来，未光大也。

咸之六爻，皆以人身为象。拇、腓、脢、辅可以类推。九四居上下之中，象当为心，而卦独不言者，言感则知其为心，且足以尽咸之道也。心之感人，为其无私而虚，四系志于初，故有贞吉悔亡之戒，谓不免于有系，而犹能出于正，则悔可亡尔。

《广雅》谓“憧憧，往来也”，刘歆谓“意未定也”。四在兑体，说初而欲下，初在艮体，感四而复止，往来之意，憧憧不定。然则感道至此，何以不为害？曰：初与四，朋也。四之心为初而思，初之心为类而往，虽无广大之道，亦无人伪之失，感之道虽小而无悔。观此训，则欲感人心而致天下之和平者，其在于虚而无私欤。

九五，咸其脢，无悔。《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脢，背肉也。《易传》谓与心相背而不相见者也，言能背其私心，感非所见也，与心相背，则无私无欲，进乎虚中，不知感而自感者，兹其所以无悔，此真圣人之交耶！虽然，《象》以为志末者，非浅之也，为其志上六而已。卦以初为本，以上为末，与夫“志在外”、“志在随人”者异矣。九五忘情远二，然犹比上者，以刚下柔，欲成咸道之大也。圣人之感，虽静晦难知，至其以刚下柔、以贵下贱，乌得无志哉。

上六，咸其辅颊舌。《象》曰：咸其辅颊舌，滕口说也。

辅者，颊、舌所依；颊、舌者，言语所出。辅则浅而外见，颊、舌则动而有声。以是感人，所谓多行口惠而实不至者，此阴柔不正者之所为也，故于上六见之。

兑为口。《九家易》谓：山泽通气，滕口说之象。王昭素训“滕”作“腾”。



#### 巽下震上

恒，亨，无咎，利贞，利有攸往。《象》曰：恒，久也。刚上而柔下，雷风相与，巽而动，刚柔皆应，恒。恒亨，无咎，利贞，久于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终则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观其所恒，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

亨，无咎，利贞，利有攸往，皆恒之所致也。恒可以致亨，亨则无咎，然亨而不出于贞，则未至于无咎，亨而贞，可以无咎矣。苟执一不通，则恒不能久，故利有攸往。此卦之大略也。

其义则存乎震、巽，刚上而柔下，雷风相与，巽而动，刚柔皆应，此震、巽之义也。泰之初九上为恒之九四，泰之六四下为恒之初六，故刚上柔下，六爻皆相应而得其偶也。咸，柔上刚下者，男女所感之情；恒，刚上柔下者，夫妇所定之分。分正然后夫妇之道可久，故《象》先以初、四两爻成卦者为言。震动为雷，巽顺为风，二者相与，然后化育之功可成，然知动而不知行之以顺，知顺而不知通之以变，二者亦不能久，故《象》又申之以雷风巽动之义。能动能巽，如雷如风，兼尽震巽之道，然后刚柔各得其偶，反复终始不见端倪，此恒之所以可久也。虽然，所谓恒者，非守其常也，世之为恒者执一而不通，以是为常，乃蔽之道。恒之为常，通变不一，初虽有暂，乃所以行，推而大之，盖天地不易之道也，终则有始，如庄子所谓天道运而无所积者，是乃不已之道欤！日月得之则离丽而久照，四时因之则变化而久成，向使覆载者无不积之道，则盈虚无以为程，寒暑无以为序，所以照临生育者息矣。圣人得此道，成能乎两间，故能赋群生于无敝，进乎离之化成天下，而天下至于化成矣。



夫常久之道固如此，而《象》终之以“观其所恒，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然则孰为天地万物之情乎？曰：刚上柔下，巽而动者，其情也。大而天地、众而万物、内而夫妇、尊而圣人，未有名分不正、情义不协而能久者。得刚上柔下与夫巽动之道，则其情毕见矣。

蜀才谓：恒本泰卦，分乾与坤为雷，分坤与乾为风，雷风相与之象。《集传》谓：恒一变井，再变蛊，三卦具震、兑、巽、艮、坎、离之象。天地始于震，终于艮，终始也；坎离，日月也；春震、夏离、秋兑、冬坎，四时也。

《象》曰：雷风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迅雷飘风，固无常然，所谓动之、散之则终古所不易者，其无常乃所以为恒也。君子观雷风之象，故以随宜适变者为趋时之用，以大中至正者为植德之本，得所立则确乎其不可拔，虽颠沛造次不移也。方者，大中至正，不随物以流转者是也。

震为足，立之象。又泰之初九为恒之九四，所谓震者初未尝变，不易之象。虞翻谓：坤为方。

初六，浚恒，贞凶，无攸利。《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恒道贵久，久则终而有始，求深可也。履恒未久而遽欲求深，内之处己，外之求人，虽正皆凶，况不正乎。初盖履恒未久者也。王弼有卦底之论，盖自泰四下入卦底，其所以自处者已深矣。四居震未动，初往求之，二、三、四为兑，涉兑泽而求人，抑又深焉。圣人留此戒于初爻者，所以见恒道惟久可成。

九二，悔亡。《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王弼曰：虽失位而恒于中，可以消悔。谓九处阴，宜有悔，得中之中而悔亡也。虽然，二固中也，何以知其常中欤？曰：泰一变恒，再变井，三变蛊，九皆居二而不移，此《象》所以赞其久也。孰谓为善而可以改其度耶！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贞吝。《象》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九之应六，正也，正而吝者，由其德之不恒尔。为刚乎过于中，为巽乎志于上，所谓德之不恒也。秉德无恒，趣操不定，而承吾于下者乃久中之二，退而自省，羞矣。夫三失其恒，彼承我者未必出其诚心，以位之阳刚而不中，又是巽究之躁，虽刚变为柔，乃是互离之中爻，性反炎上，又处重坎之间，其心不宁之甚，既过于刚，又欲柔巽，一心两用，操执不定，可谓德之不恒者也。

如人子之德，以孝敬为恒者也，今舍孝敬而为悖逆，则父不能容其子矣。妇人之德，以柔顺为恒者也，今弃柔顺而为淫悍，则夫不能容其妇矣。故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自常情观之，执德不恒，既无所容，又岂有承顺之者乎。今九三乃在下卦之上，是否德而忝位者，故有九二承之于下焉，所以言，或三否德而忝位，而承之者乃二之久中者焉，适足以三之愧赧而已。然二之承三，亦岂肯责三之不恒其德而不当在己之上乎，但三视二之承己，中自负愧，不能安于其上，自然无所容其身。以此为恒而固守之，则过而不改，所以有吝。

夫子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况九三之处高位者乎。卦变为解，解者缓也，恒而解缓，德之不恒可知矣。

九四，田无禽。《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虞翻谓：禽，二也。泰四下为初，则二成巽，《说卦》：巽为鸡。《九家易》：巽为鹑。皆禽也。在地之上，田也。《集传》谓：二应五，则巽禽为五所有。九四处非其位，待于上而初不至，与初相易则巽伏，安得禽哉。大抵居得其正则可久，久斯有获，居失



其正则无自而能久，尚能有获乎。非特如此，田者兴事之大也，师之“田有禽”、比之“三驱”，皆见于君位，未有以四而得禽，此可以见非其位矣。

六五，恒其德，贞妇人吉，夫子凶。《象》曰：妇人贞吉，从一而终也。夫子制义，从妇凶也。

柔而不失中，五之恒德也。夫乾、妇巽，震为子，夫之象也。以中恒之德，妇人得之则吉，为其从一而终，一谓九二也。以从妇之志，夫子为之则凶，为其失制义之刚，而惟二是应也。从一之吉，从妇之凶，惟其所用。苟能以中恒可久者为立德之经，以吾尊位之刚为夫子之义，则圣人之意得矣。他卦六居君位而应刚，则未为失，独此不许者，虑五以柔顺为恒，则凶也。

上六，振恒，凶。《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王弼曰：处卦之上，居动之极，以此为恒，无施而得。盖震已动矣，巽风复鼓于下，而又以六居之，宜其振也。渊静而百姓定，可不鉴兹。



艮下乾上

遯，亨，小利贞。《象》曰：遯亨，遯而亨也。刚当位而应，与时行也。小利贞，浸而长也。遯之时义大矣哉！

天火同人，五阳一阴，上下相应，故利君子贞。遯四阳二阴，其取义已与同人异，又二阴已壮，君子小贞则庶几尔。当遯之时，以遯为亨，君子犹迟迟于小贞者，盖九五之刚足恃也。使时尚可行，相应以有为，岂非济时救物之愿。惟阴浸长，刚浸消，小贞亦不利，而时在所决去，则君子遯而已矣。其行其止，关于治乱而系于消长，其为义顾不大哉！

郑康成谓：艮为门阙，互巽为进退。君子出门，行有进退，遯去之象。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远小人，不恶而严。

天下有山，有上乾之势而卒不得犯者，天能远之以道也。君子之于小人，戒在疾之已甚，故不可恶之，而心畏其近之不逊，故不可无严之道，不恶而严，观天下有山之象，则小人远而不怨矣。

《集传》谓：初、四、二、五相应，不恶也。四阳以刚严在上临之，不恶而严也。

初六，遯尾，厉，勿用有攸往。《象》曰：遯尾之厉，不往何灾也。

履以外卦三阳为虎，四为虎尾。遯以二阴在内，君子当遯，故初为遯尾。大凡患难之生，位无高下，苟能知几于早，引而去之，皆可以亨。既无先见之明，已在遯尾，自可不去，不去虽不免于危，然如初者，所处既微，可以无灾也。

虞翻谓：初往之四成坎，故往则为灾。

六二，执之用黄牛之革，莫之胜说。《象》曰：执用黄牛，固志也。

诸家读“说”不一。或谓言说之说，谓二、五以中正之德相应，如繫系之用革，其固不可胜言也。或谓说乐之说，谓六二中立不倚，穷亦乐，通亦乐，所谓遯世无闷者也。惟王弼、徐邈读为解说之说，与“舆说辐”、《左氏》“说甲”之类，以它活切。

夫遯之六爻，初曰尾、三曰系、四曰好、五曰嘉、上曰肥，惟二不言遯，止曰执之用黄牛之革，何也？曰：黄取其中，牛取其顺，革取其固。合是三者以应于五，犹执系之不可解，其止也、其行也，与五为一，非若余爻各自为义者也。《象》曰：刚当位而应，与时行也。当位谓五，应与二相应，当位而应，故有时行之义，如是则爻虽不言，而《象》是言之矣。先儒谓艮为手，坤为牛，艮为革。



九三，系遯，有疾厉，畜臣妾吉。《象》曰：系遯之厉，有疾惫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遯惟九三无应，其去无累，而曰系遯，何哉？盖三虽无应，而下比于二，又在艮体，此昵爱相说不以其道，当去而系止于内，履危召祸，实遯之病。虽然，臣妾吾所畜也，急难不救视，刚者不为，止而畜之，于理为吉。圣人虑夫迷者执此而废事，故又曰：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济物救世，以身任事者，天性有所不顾，汉高所以弃孝惠而趋也，况臣妾乎。

虞翻谓：阴剥阳，三消成坤，与上易位成兑，坤为臣，兑为妾。《集传》谓：巽为绳系也。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四与初虽有阴阳相好之义，然四乃乾体，有刚决得行之健，故时可遯，则以义掩恩，虽好有所不顾，小人则临爱而溺，相与牵系于艮止之中，祸至而后已。故曰：君子吉，小人否，言小人之道比君子为不然也。圣人终以有阴在初，恐其中心好之，容有不能忘者，故设小人之戒。

惟徐邈读如可否之否。侯果曰：君子刚断，故能舍之。小人系恋，必不能也。或读如否泰之否，谓小人不知退，刚变否而后已。

九五，嘉遯，贞吉。《象》曰：嘉遯贞吉，以正志也。

九五之遯，遯道将极，既身履中正，又得中正者为之应，故时在可止，则确然不移，时在可行，则浩然而去，其行其止与二同志，与诸爻之遯异矣。《易传》曰：遯非人君之事，故不主君位。然人君之所避远者，皆遯也。亦在中正而已。二之《象》曰：执用黄牛，固志也。五之《象》则曰：嘉遯贞吉，以正志也。是二执中顺之德，待五而伸；五怀守正之志，惟二是付。上下之志相通如一，此其为遯，可谓美矣。

《集传》曰：刚则处外，可行则行；当位而应，可止则止。不后而往，不柔而应，不安于疾惫，不系于情好，遯之至美。

上九，肥遯，无不利。《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子夏传》：肥，饶裕也。上九无应在内，行止无疑惑，累所不及，故无不利。观九三以系遯而惫，则知上九之肥矣。先儒谓乾盈为肥，无乃余爻皆消盈于阴，上无所消，故能独盈欤。剥卦五阴，惟上为阳爻，故有硕果之象，硕盖肥之义也。



乾下震上

大壮，利贞。《象》曰：大壮，大者壮也。刚以动故壮。大壮利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象》曰：雷在天上，大壮，君子以非礼弗履。

初九，壮于趾，征凶，有孚。《象》曰：壮于趾，其孚穷也。

九二，贞吉。《象》曰：九二贞吉，以中也。

九三，小人用壮，君子用罔，贞厉。羝羊触藩，羸其角。《象》曰：小人用壮，君子罔也。

九四，贞吉，悔亡。藩决不羸，壮于大舆之輹。《象》曰：藩决不羸，尚往也。

六五，丧羊于易，无悔。《象》曰：丧羊于易，位不当也。

上六，羝羊触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艰则吉。《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详也。艰则吉，咎不长也。

坤下离上

晋，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象》曰：晋，进也。明出地上，顺而丽乎大明，柔进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也。

大明出乎地，至乎中天，此坤、离合体，所以为晋。晋，进也。或问：明以人君言耶，谓诸侯也？曰：谓侯以柔进受宠，明则上下所同也。人君之德，昭升在上，如日之昼，所以廓为照临、祭为礼文者，此道也。诸侯自昭其德，丽乎大明，所以承命受宠、身有光华者，亦此道也。臣以柔道上行，而时非正昼之日，则光有所不被。君以明德在上，而臣无出地之明，则德有所不咸，此顺而丽、柔而进，所以为康侯锡马三接之盛也。日出乎地而离在坤上，此人君昼日之象也。四，侯位也，而居坤顺之首，此侯丽日上行之象也。

蜀才曰：晋本观卦，凡四阴二阳者，皆自临来。曰观卦者，自观变而为晋也。观六四以柔进而上行，故九五降而逆之，此晋所以为上下相与之卦也。行地莫如马，锡马之多者，盖所以旌其坤顺。又马火属正，离明，昼日之所用，三接者，以其上行，故下接之，所以引其上也。

陆绩谓：康，安也、乐也。康侯云者，岂非人臣之功德受宠，则安乐可以长守耶？不然，以讼而受，则服可褫；以小人而乘，则器可夺矣。

《象》曰：明出地上，晋，君子以自昭明德。

明德人所同得也，不自昭则昏矣。昭谓尊其所闻，行其所知，日趋高明光大之域，以此事上，则王弼所谓以顺著明，自显之道也。

初六，晋如摧如，贞吉，罔孚，裕无咎。《象》曰：晋如摧如，独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晋，进也，初六，进之始也。圣人于人之始进，不示之以退，则天下之务进者依矣。摧谓退也，亦退之易，有应在四，故可以晋，如初动则四不应，故亦可以摧如。进退之间，惟正是守而已。夫君子能守正，宜为人之所信，而曰罔孚者，盖卑而在下故也。卑而在下，众未之允，吾如彼何哉，独行其正而已，兹其所以吉。虽然，如初六者可也，有如任官守之事，当言责之忧，则进退之间，治体所系，非孟子所谓绰绰有余之时，于是而苟安焉，咎将及之，故曰：裕无咎，未受命也。初在坤体宽裕之象，先儒谓四之五成巽，巽为命。

六二，晋如愁如，贞吉。受兹介福，于其王母。《象》曰：受兹介福，以中正也。

六二可以进者也，而上无应，是以愁如。其愁也，非为己也，居其位而道不行，德泽不加于民，是吾忧也。夫二以中正之德，以进为忧者，岂于行有不足哉？守志不渝，自有介其福者。

《易传》谓久而必彰，则六五大明之君与之同德，其受介福必矣。介，助也，谓受兹王母所助之福也。《诗》之“介福”皆以助训。又况天之所助者顺，吾方以顺进，其不助之以福乎！

王母，六五也，居坤而不动则为母，动而应二成乾，则为王。王母云者，谓福在五而应以乾也。互体有坎，坎为加忧，故其始愁如。又互有艮，二进而艮止之，故愁。

六三，众允，悔亡。《象》曰：众允之志，上行也。

九四，晋如鼫鼠，贞厉。《象》曰：鼫鼠贞厉，位不当也。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象》曰：失得勿恤，往有庆也。

上九，晋其角，维用伐邑，厉吉，无咎，贞吝。《象》曰：维用伐邑，道未光也。



## 卷九

## 下经（明夷至解）



离下坤上

明夷，利艰贞。《彖》曰：明入地中，明夷。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文王以之。利艰贞，晦其明也。内难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夷，伤也，七月之律为夷，则取于伤也。明当在天而入于地，伤矣。此二体成卦之意，用此以居难，则文王、箕子尝以之。文王救物济世者也，故蒙难而出，出故于难为蒙；箕子全身守道者也，故避难而晦，晦故于难为内。犯难者岂谓去而之他哉！匿亲近于狂愚之内，即显而隐，此盖用互坎之体，以避坤、离之伤也。虽然，蒙难者难息则功成，内难者不能有所施为，能正其志而已。文明不得晋，多因晦而失正，故利艰贞。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众用晦而明。

明夷，明有所伤也。莅众用明者，苟不能藏明于晦，则群伪不容，众智为敌，明有时而伤矣。君子用晦而明者，盖观明夷之象也。坤为众。

初九，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象》曰：君子于行，义不食也。

君子以礼为翼，礼者文明之道，离入坤下，则所以为文明者晦，所以为翼者不扬，敛迹无能行矣。又离为鸟，离在下，亦垂翼之象也。初九明之始伤，君子不待伤之暴著，毅然以去。三日不食者，言其去之速，盖离之性不能缓也，君子岂悻悻然为是哉，亦义所当然尔。又有应在四，故往而不疑，奈何道之不行，虽主人不免于有言，非若渐之初六“小子有言”而已。初之四，则二、三、四成巽，三、四、五成兑。

《集传》谓：兑口，不食之象；巽，东南方，主人位，兑口亦有言之象。《九家易》则谓：四在震体，震为声，主人有言之象。《左氏传》庄叔筮穆子之生，遇明夷之谦，谓初九动也，故楚丘曰：（大）[火]焚山，山败，于人为言。杜预释之曰：艮为言，盖初动成艮，艮为言。兑也、震也、艮也，皆有言之象。用是知《易》书流通，象与义不可执一而取者，类皆如此。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马，壮吉。《象》曰：六二之吉，顺以则也。

小人伤君子，未尝不用其至，而君子之遭患，容有浅深。六二中正，当明夷之世，虽不免于有伤，然夷于左股，亦所遭之未深也。遭患未深，故股虽伤，尚可拯马而出，虽然，拯之不力，有伤左股，其能远乎。惟得九三者比而托之，则马壮而获吉矣。初之四，则二成巽，巽为股，二无应，依三以立，而九以阳刚之才居坎位，坎为马，所谓壮马也，用以拯二，其行力矣。涣之初六当涣离之时，无应于上，与九二亲比而出涣，故其爻之辞亦“拯马壮吉”。大抵救伤拯涣，非健速不可，故皆以拯马为言。又阳资阴则逆，阴资阳则顺，明夷之六二、涣之初六，其所资者皆九也，故两卦又皆以顺为言。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贞。《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易传》曰：大首，六也。谓居暗之极，为众阴之首也。九三居明之极，前往克之，故曰南狩得其大首。狩所以去民害，犹大明升进，破群迷而反之于正也。明夷，晋之反也，又将反夷为晋，势必待三复上、初复四，然后天下用离明之光，是则南狩者志虽可

大得，而其贞未可疾也。

六四，入于左腹，获明夷之心，于出门庭。《象》曰：入于左腹，获心意也。

诸家皆以六四为微子之爻，四与上六虽同类，然去上远，而于三为近，盖远暗就明之义也。

《集传》谓：震为左，离为大腹，四由震入离，而比于三，入于左腹之象。入于腹，则得明夷之心矣。明夷之心初无彼此，惟欲破群迷而反之正，能出门庭，向明而来，吾斯受之，所谓获心意者此也。

干宝曰：一为室，二为户，三为庭，四为门。六四在门庭之间，故以出为言。或问：下卦为内，上卦为外，四之比三也，乃下入于离，何以为出？曰：即微子言之，商其室也，不处于室而之门庭，是为出之象。出门庭而入离腹，宜有获矣。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贞。《象》曰：箕子之贞，明不可息也。

明之性不可忘也，然而可以息也。商之三仁，独箕子见于六五者，为其明之不可息也。何则？六五动则三、四、五成离，明孰甚焉，不动成坤，则晦其明者也。晦其明者，明非息也，藏离于五而已。比干之谏，后世固光明，当其时则湮没而至死；微子虽去，责以君臣之义，亦废背而不昭。二子之明虽不亡，要皆暂息矣。箕子既利且贞，阅商周而明不息。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后入于地。《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国也。后入于地，失则也。

晦而明者，明在其中；不明晦者，不复有明晦而已矣，上六是也。明与晦，谓晋、夷两卦，上之位，极万世而不变，所变者，明与晦而已。处之以明，则为晋之上九，故登天而照四国；处之以晦，则为明夷之上六，故失则而入于地。登于天，谓乾阳在上而下照坤土也；入于地，谓坤土加离日之上也。大抵炎上者离之性，今而至于晦极，失性之则矣。



离下巽上

家人，利女贞。《象》曰：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父子、兄弟、夫妇皆自男女始，故男女不可不正。男女皆欲正而止，谓利女贞者，盖男之正自女始，未有女正而男不正者。惟其以女正为本，故卦以巽、离为象，巽、离皆女也。巽为风，离为火，火疾则风自火出，此又家人之象见乎物者也。二为内卦之正，其画阴，女正位乎内者也；五为外卦之正，其画阳，男正位乎外者也。男女之位不可乱，犹二卦之内外不可易，天地之义如斯而已。

男女之位正，然后家人之道成，父母、兄弟、夫妇，所谓家人之道而本乎男女者也。求之于爻，父母、夫妇皆谓二、五，盖推而尊之，则二、五为父母，合而耦之，则二、五为夫妇。五居乾阳之刚，而母亦得谓之严君，盖母与父皆当以严临其家也。五为父，则承其下者为子，四是也。无妄而变为家人，家人之离，无妄之震也，震为长子，变为离则二、三、四成坎，坎为中男，兄弟之象。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无不得其正，则家道之正，可以推之天下矣。天下之不治，由民志之不定，五品逊而民志不定者，未之信也。

《象》曰：风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言出乎身，加乎民；行发乎迩，见乎远。自内风外，自此风彼，皆风自火出之象也。君子观此，则言有物而行有恒，何则？家人非虚位也。故语其伦，则名各有实，亦非暂有而终亡也，故要其至，则礼常有度，惟如是，故内行而外化，宜君子之言行于此而观象。

家人，无妄之变也。无妄自初至四，互体有艮、震，虽升六三为家人，而艮、震犹在。有艮也，故为言；有震也，故为行。

**初九，闲有家，悔亡。《象》曰：闲有家，志未变也。**

内之之谓闲，闲马之闲，所以防其逸。家人，治内之道也，故以闲为贵。闲物者宜于早，迨其流荡而出，则闲之惟艰矣。故闲有家者，当于未变志之前，何则？心志未淫，未尝不善，物夺心淫，初志变化，无所不至。故九之在初，未为当位，宜有悔。然用以闲家，虽严无悔也。不然，初、四易位，虽九亦与之俱变矣。

**六二，无攸遂，在中馈，贞吉。《象》曰：六二之吉，顺以巽也。**

坤之《文言》曰：阴虽有美，含之以从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弗敢成，则家人之无攸遂也。上有制义之夫，则妇之于事，从夫而已，其可自遂乎。居中主馈，不失其正，则妇人之职尽矣。

马融曰：家人以女为奥主，主奥则嫌于自专，此《易》之所戒也。坤顺也，应在巽体，故顺以巽，谓既顺而用之以巽也。《集传》谓：坎水、离火、巽木，女在中当位，烹饪而主馈事。

**九三，家人嗃嗃，悔厉吉。妇子嘻嘻，终吝。《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妇子嘻嘻，失家节也。**

嗃嗃，当从呼落反，或作焯焯。马融谓说乐自得貌，非也。家人至妇子嘻嘻，方有说乐之意。诸家或训严厉，或训严大，或训苦热，要是离火在内，三用过中之刚。嗃嗃云者，盖其家望而畏之，如火之烈，遇骨肉如此，能无伤乎？故悔厉。然闲家者悔亡，九三虽悔厉犹吉。若乃嗃嗃变为嘻嘻，严烈变为和乐，吝之道也。于嗃嗃曰家人，于嘻嘻曰妇子者，盖妇与子，尤礼之所先，非若家人总以为言也。礼法所先者，苟渎而无度，则家人无度可知矣。

虽然，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乐且湛，且孰谓其可以吝家乎？曰：真亲之和，见于未笑者，如《大雅》正声之作，与嘻嘻者不同也。嘻嘻云者，戒其以荒乐而失节也。失节之吝，不见于嘻嘻之时，而常在其后，故曰终吝。坎与兑，节之象。三动不正，与二相易，则坎毁而节失矣。

**六四，富家，大吉。《象》曰：富家大吉，顺在位也。**

九三以下，治家之道也。六四，保家之道也。保家之道在于守其富贵，今止言富，而不言贵者，《象》谓以顺在位，则贵可知矣。又阴虚而贫，阳实而富，四以阴承阳，资以为富，故止以富家为爻之吉。五，君位也；四，巽体也，六之居四，当如何推吾所以承颜顺志者事君，则保家之道无以加矣。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象》曰：王假有家，交相爱也。**

五，君也，王者正家而正天下之爻也。家道贵严，故阳爻皆吉。然初刚止于悔亡，三则悔厉，上九则反身而吉，盖以皆未得乎大中之道，若是者欲勿恤，未可也。九居五，则刚明而得乎大中，所谓极家道之至者，尚何忧哉。故曰勿恤吉。

虽然，人之正家，闺门之内可必也，闺门之外岂能使人必化哉！王者之治不然，九族既睦，人人亲其亲、长其长，君视民如子弟，民戴君如父母，交相爱矣。此圣人以天



下为家，尧、舜、文王之化也。坎为心，爰与恤皆由之以生。

虞氏谓五交二、初交四为交爰。

上九，有孚威如，终吉。《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谓也。

家道至上九成矣。成则可以孚，然谓有孚而纵，则浸慢将复生，故终以威如为吉。威如盖履刚而不渝者，当威如之时，未见其吉，而吉亦常在其后也。虽然，齐家者固以威严为事，苟能施诸人而不可反诸己，非所谓正己而正物者，其谁孚之。故《象》又申为之训，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谓。有深意焉。先儒谓三动为坤、为身，上之三，反身之谓。



### 兑下离上

睽，小事吉。《象》曰：睽，火动而上，泽动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说而丽乎明，柔进而上行，得中而应乎刚，是以小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万物睽而其事类也。睽之时用大矣哉！《象》曰：上火下泽，睽，君子以同而异。

初九，悔亡，丧马勿逐自复，见恶人无咎。《象》曰：见恶人，以辟咎也。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六三，见舆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终。《象》曰：见舆曳，位不当也。无初有终，遇刚也。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厉无咎。《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六五，悔亡，厥宗噬肤，往何咎。《象》曰：厥宗噬肤，往有庆也。

上九，睽孤，见豕负涂，载鬼一车，先张之弧，后说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则吉。《象》曰：遇雨之吉，群疑亡也。



### 艮下坎上

蹇，利西南，不利东北，利见大人，贞吉。《象》曰：蹇，难也，险在前也。见险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东北，其道穷也。利见大人，往有功也。当位贞吉，以正邦也。蹇之时用大矣哉！《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初六，往蹇来誉。《象》曰：往蹇来誉，宜待也。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象》曰：王臣蹇蹇，终无尤也。

九三，往蹇来反。《象》曰：往蹇来反，内喜之也。

六四，往蹇来连。《象》曰：往蹇来连，当位实也。

九五，大蹇朋来。《象》曰：大蹇朋来，以中节也。

诸爻皆以来为言，与朋来之来异，诸爻之来，自外反内也；朋来之来，自下趋五也。

上六，往蹇来硕，吉，利见大人。《象》曰：往蹇来硕，志在内也。利见大人，以从贵也。



### 坎下震上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来复吉，有攸往，夙吉。《象》曰：解，险以动，动而免乎险，解。解利西南，往得众也。其来复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解之时大矣哉！

解利西南，谓蹇之九三上居九四，四之位本临坤之故也。言西南，不言东北者，蹇之道以解，艮已变震，无东北之不利也。无所往，其来复吉，谓蹇之六二尝往济五之蹇，今来复而为解之九二也。又震藏于坤，亦有来复地中之义。大凡君有所为，不免于动，



往者动也，既反蹇为解，则何动之有。然解纷救难之后，虽务静复，至于因时振弊，亦岂废而不为，故《易》既曰“无所往”，又曰“有所往”也。夙者，早也，必有所往，宜速不宜缓。盖解虽反蹇，而自初至五，蹇之重坎犹存乎其间，是盖吉凶之分，欲有所往，苟滞缓不及事，则蹇复因之以起，故曰：有攸往，夙吉。《象》之辞既曰：解，险以动。又曰：动而免乎险，解。重复与他卦不同者，盖险而不动，则无解之理，而未免乎险，惟动而免乎险，然后解之理得，故曰：解，险以动，动而免乎险，解也。坤为众，九四以坤道，利西南，得众之道也，无所往而来复，得位所以吉也。往而夙也，动而有功也，是皆免险之道。《彖》故详言之，质诸物理，雷雨之动满盈，天造草昧，万物之生不免于屯，惟甲拆而后条达畅茂，解之道也。用是观之，解虽出蹇，而蹇犹未远，夙吉之戒有深旨哉，不然何以卦后受之以损也。震为日，震东方，日出东方，夙之象。

《集传》谓：艮在木为果，在草为蓏，艮反为震，阳动于草蓏木根之时，甲拆之象。先儒自初六以上，注文并六五“维有解”，解并作胡买切，与蟹同音，谓物自散解也。九四解而拇、上六解悖，并加买切，谓判之也。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过宥罪。

君子赦过，如雷雨解万物之屯也。《九家易》：坎为桎梏，罪人居重坎桎梏之间，蹇孰甚焉，惟君子赦宥之，然后可出。非特如此，蹇难初解，正与民更始之时，故赦过宥罪，特见于解。过轻于罪，赦重于宥，虽圣人以仁为恩，固自有轻重。

初六，无咎。《象》曰：刚柔之际，义无咎也。

坎上震下为屯，震上坎下为解，解亦屯之反也。屯则刚柔交，解则刚柔辨，交故柔上而刚下，辨故刚上而柔下。刚柔之际，谓其辨而已。夫蹇难既解，刚柔不相干。初虽卑弱，然以柔在下，乃其义也。于义苟安，何咎之有。方蹇之时，强陵弱，则卑者常不安，阴道胜，则刚者或反弱，虽欲无咎，不能也。

九二，田获三狐，得黄矢，贞吉。《象》曰：九二贞吉，得中道也。

无所往，则复而居中，有所往，则戒而夙吉，此九二所以能致力于解也。上所建立，下常不免于疑，况在蹇难初解之后，疑者众矣。众疑不去，其能成功？故二以刚明之才，取而去之，此获三狐之象也。虽然，民有疑，而在我之理不直，则疑者未可以势压也。得黄矢者，所以见二之所施行既直且中，汝犹怀疑，出而为祥，吾不汝置也。

《九家易》：坎为狐。解自初至五，互体重坎，五爻之中，二、五，君臣也，余三爻则怀疑于前后者也，故谓之三狐。噬嗑之九四曰“得金矢”，解曰“得黄矢”何也？曰：噬嗑去间之直，以刚为先；解去疑之直，以中为先。

六三，负且乘，致寇至，贞吝。《象》曰：负且乘，亦可丑也。自我致戎，又谁咎也。

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六无罪，居三其罪。三，君子之位也，而六以阴柔居之，安乎哉。三有四在上，有二在下，皆阳爻，负且乘之象见于外，丑矣。负者小人之事，乘者君子之器，以小人乘君子之器，过于匹夫之怀璧，实为盗招，故盗有夺之之心，然而未极也。使其钦上爱下，虽亡乘，犹未至于危身。惟其上慢而下暴，然后盗又思伐之，所以爻言寇、象言戎，而圣人详见之《系辞》也。

《易传》曰：难解之时，小人窃位，则复致寇矣。坎为盗，解有重坎，先儒谓二变艮为背，背为负，又为坤，坤为车，负且乘也。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乎。《象》曰：解而拇，未当位也。

解者，解也，解难可也，于所亲厚不宜解也。惟四之于初，虽其所亲，不得不解。何则？四，大臣之位也；初，阴柔在下者也。大臣当难解之时，乃涣六四涣群之日，苟与所应尚缔结而不绝，非所以示公，故解其拇而后朋可孚也。人之有行，拇虽至微，亦应于下，如初之通乎四也。二者，四之朋也，四与初私好不解，则二刚阳之性其肯与四孚乎。惟解拇不通，则二孚而至矣。虽然，使四先能当位，何解拇之云。惟位之未当，而又与所亲应，圣人虑其因是而远君子，是故为之戒。震为足，四居震下，初又应四于下，拇也。

六五，君子惟有解，吉，有孚于小人。《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作难者，小人也；解难者，君子也。君子解难而小人退，则难不复作；难虽解而小人犹不退，难未可知也。小人之退不退，在其信不信之间。君子有为而小人信之，则小人退矣。君子谓六五也，居大中之位，为解难之主，如雷雨之动，惟屯是解。小人皆知君子之有为，为难也，非困我也，如是而小人不退者，未之有也。故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二、五相易，则阳上而阴下，小人退之象。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无不利。《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系辞》曰：非所据而据焉，身必危。三不与应通，而负乘于下体之上，此高墉之隼也。为其非所据而据，故上六射而获之。夫二之田狐，则是取疑物于穴中，得之则疑解。隼与鹰类，其性疾害，故鹰、隼早鸷，已为夏令之失，况其不在山林而居高墉之上，其理悖矣。解道将极，此而不获，则飞翔于内外之际，害物将无定所，射而取之，所以解悖也。

《易传》曰：上六尊高之地，而非君位，故曰公。《集传》曰：坎为弓，离为矢，上动之三，弓动矢发。李鼎祚谓：离为隼，又曰二变成艮，艮为山、为宫阙，三在山半，高墉之象。

## 卷 十

### 下经（损至姤）



兑下艮上

损，有孚元吉，无咎，可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彖》曰：损，损下益上，其道上行。损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应有时，损刚益柔有时。损益盈虚，与时偕行。

损谓损下，盖解之后也，泰之变也，蹇难解矣，时亦泰矣，损下之道于是乎生。损下益上，而卦以损名，盖上虽益而下损，则益犹损也，圣人所以垂以为戒。泰九三往居于上，上六下居于三，损刚益柔，是之谓损。夫损不可无也，如损三为上，乃损有余而补不足，不害其为损，故元吉无咎。

夫何故为其可损而损？人皆信之故也。可贞，利有攸往，谓三往居上，于理为正，所谓其道大行。损而有孚，人皆信之者也。《易》示此象，固足以明奉上之义。然上或取之不已，则至于剥下，损始为害。故圣人又发明过损之义，谓上之取下，适用而足，何所用而过，取之二簋可享矣。以用享为训者，享犹不敢过，则所以自奉者可知也。

虽然，上知损之不可过则已可矣，若刚柔之间，不复敢损，而至于亏义失礼，亦岂圣人之意。故《彖》又为之言曰二簋应有时，若时当备物，则礼不止乎二簋，其损其益，惟理所在。时者，理之宜也，损为虚，益为实，剥之《彖》曰“消息盈虚，天行



也”，损益之道，视时而为盈虚，则无不当于理矣。圣人于天下后世，周旋反复，其用心仁矣哉。自三至上，宗庙之象。

《集传》曰：损、益二卦，皆有簋象，坤为腹、为方，震为足，艮为鼻，器有腹、有足、有鼻，簋也。又曰：四时之享，春祠、夏禴，品物少时也，簋不可不损。秋尝、冬烝，品物多时也，簋不可不益。虞仲翔谓：艮为时，震为应，故应有时。

《象》曰：山下有泽，损，君子以惩忿窒欲。

君子之损，损忿欲而已，他无加损也。忿欲者，血气之动，故戒之在斗、戒之在色，皆以血气为言。分二体论之，泰之九三不上，则刚阳之性过，其伤物必多，损九三于上而易之以阴者，所以惩其过；泰之上六不下，则阴柔之性溢，其流荡必甚，降上六于下而制之以刚者，所以窒其溢也。通互体论之，震动忿也，艮山止之，是为惩忿；兑说欲也，坤土塞之，是为窒欲。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损之。《象》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

初居下体之下，圣人于此爻专明损下益上之义。夫上之取下，岂得已哉，事有不足则取之而已。故下之奉上，当以事为度，苟上无事于损，而先以损应，是谄上不以正己，有事于损而犹不损焉，是慢上而弗虔。故初九以已事遄往为无咎，已事遄往，谓上有当损者，已见于事，则速损而往应之，不可缓也。虽然，遄往固可以无咎，使不能应时酌损，则过与不及，与已事不往何异？皆不足以合上之志也。故遄往酌损，庶几与上合志。

《集传》谓：初九兑决往四成离，飞鸟决起之象，遄疾之意。已事，古本或作“祀事”。夫上之取下有制，非但祀也，止于祀事遄往，则余皆可废耶？故知“祀事”本为非。

九二，利贞，征凶，弗损益之。《象》曰：九二利贞，中以为志也。

九居二，固已非正，使其守中而不失正，尚可为也，过而又失其中，则凶矣。以九居二，不为不损，又进损焉，则失中之道也。故九二当以中为志，何则？二应五，五之所信向者也，当损下之时，二以损为不得已，相与守其中道，庶乎可行。苟上所信向先过损而务进，则非所以益其上矣。宁使在下如初者酌损遄往，而吾之于五不敢以损为益，不损而益之可也。不损而益，是谓弗损益之，辞与上九同，而意有上下之异。

六三，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象》曰：一人行，三则疑也。

一人谓三也，损一人，损三以益上也。使三阳皆上行，则群刚争长，孰为上之友。惟二阳未动，九三以一爻独进，然后上六降下而居三，升降之间，阴阳协济，是以相得而为反，此损益自然之道，天地男女致一之义也。不然，下虽同有益上之心，而阴阳奇偶不对，彼安能无疑乎哉！三互体为震，震为行，故圣人尤以行为戒。

《集传》谓：三阳并进成巽，巽为不果，疑也。《易传》谓：三阳同行，则损三以益上，三阴同行，则损上而为三，三人行则损一人也。初二二阳、四五二阴同德相比，三与上应，皆两相与，则其志专，皆为得其友。此其为说兼上与三言之也。然损以损下上行为义，要当以三为主，三先损而上行，则余亦得其友矣。

六四，损其疾，使遄有喜，无咎。《象》曰：损其疾，亦可喜也。

初九遄往，将以益四也，四苟不知所以纳之，则初必失其所望，尚安有喜。四以止为体，偏乎二阴之间，而不知纳其本应，岂非疾欤？能知其偏而损其疾，如人知过而改，则初有喜矣。初之有喜，则是我使其有之也。虽然，欲使初有喜，又在乎损疾之速，若犹豫在心，迁善不敏，则积疾养疴，非纳下之道。惟此遄于去疾，彼遄于赴上，上下相得而后喜，可知阳为喜，阴为忧，四动互成重离，无阴忧矣。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元吉。《象》曰：六五元吉，自上佑也。

箕子曰：龟、筮共违，于人不可。其情龟筮皆相违之物也。六五以中正而居尊，以虚静而接下，此谦损盛德之君也。故十朋之龟有所不能违。

崔憬曰：双贝曰朋，朋以十言，则龟加多矣。龟灵物，知吉凶，能先见众贤之比也。十朋不违，则天下贤智之士无不损己而奉上，故先之曰或益之。或益之者，不可主名而皆有以益上也，吉孰加焉，是以元吉。君道至是，非获佑于上者能之耶！上佑谓乾阳在上，降休自天地宗庙者也。侯果谓：内柔外刚，龟之象。此盖以艮阳、兑阴为言也。《集传》谓：自泰变至损，皆有坎、离，龟之象也。

上九，弗损益之，无咎，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象》曰：弗损益之，大得志也。

损自初至三，皆损己以益上，惟九二以不损为益，四、五则自损而受益，上九不损而益下。何则？损至上九，损道极矣，极则当变。上九元自九三损而来，既已益矣，及其变则益在其前，愈利矣，故无咎，贞吉，利有攸往。夫上九之益，非自益也，谓能以刚阳益下也，故弗损益之辞与九二同，而意有上下之异也。居上而至于益下，则在下者孰不损以从上，虽使人忘家可也。此舜得大禹过门呱呱弗子之爻乎。

王肃曰：刚阳居上，群下共臣，故曰得臣。得则万方一轨，故曰无家。《集传》谓：坤为臣，二大夫位，为家，上反三，则六不比于二，故得臣无家。



#### 震下巽上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象》曰：益，损上益下，民说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庆。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动而巽，日进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与时偕行。

益者损之反，损反则兑反为巽，艮反为震。曰利有攸往何也？损反则九二升为九五，此所谓利有攸往。益自否变，渐、涣而为益。曰利涉大川何也？否一变渐，再变涣，二体皆有坎，此所谓利涉大川。《易》推原益之所自来，故以利往、利涉为卦之本。《象》又极其义而申言于后。

损乾之九三益坤之上六，为损下益上，则损乾之九四益坤之初六，为损上益下明矣。且以反对言之，益之初九即损之上九也，故其爻有弗损益之之辞。剥下则下怨，益下则下说，以私爱及人则说者少，以公益下则说者众。损上九为初九，此岂一偏之爱哉，故民说无疆。以下奉上，则下之道止于上行，以上下下，则谦尊之德卑而不可逾，故其道大光。

中正有庆者，谓五也。五以中正履尊于上，二以中正应五于下，道不出乎中正，而君臣上下同得之，岂不庆哉。

以五自损往也，故《象》以此推明攸往之利。渐之坎藏于三，涣之坎藏于二，坎，水也，而巽木皆在其上，水能载舟，而木行于水，犹人君下得于民，民说以载也，故《象》又以木道行申言涉川之利。

益动而巽，谓二体也。动不顺理，则非进德修业之道，动而巽，则日进无疆，如天地施生之不已。天施者，上益下之义，故地道受而生之，其益无方。虽然，所以为损益者，其理如此，所以用损益者，又当观天地之道，考盈虚之义，因其可而为之，此之谓与时偕行。





互体坤也，故民说与日进，皆以无疆为言，至天施地生，则以无方为言者，《集传》谓坤为方，乾变之为无方也。曰大光、曰日进者，渐体有离。虞仲翔又谓上、三相易，则震有离故也。

呜呼！损益由泰否也，泰否，治乱之道也。泰而损下，泰将为损；否而益下，否将为益。又损之为卦，上非不益也，至其成体则损；益之为卦，上非不损也，至其成体则益。圣人反复之戒仁矣。

《象》曰：风雷益，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

过谓损之上九。九元在泰之三，损而予上，故上益而下损，非过欤？善谓益之初九，九元在否之四，损而予初，故上损而下益，非善欤？且否之四即泰之三也，九三知上九损下之过，故降四于初，反损而为益，此迁善改过之义。善与过常相因，知其有过也，迁而之善，则过自改矣。惩忿窒欲，所以损其恶；迁善改过，所以益其德。二者皆君子所宜观。

初九，利用为大作，元吉无咎。《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抱可为之才，当可为之时，可以兴事矣。苟劳民动众，无益于民，则大施为所以大扰也。何则？初九刚明在下，既有可为之才，四居巽而下应之，又当可为之时，所以利于大作。大作谓大施为也。然谓已可施为而不求益下之实，徒务兴事，则益反为损矣。故《易》既言大作之利，《象》又为厚事之戒。厚事，犹言役使之深厚也。虽然，《易》曰元吉无咎，谓非元吉则大作为有咎，厚事之戒存其中矣。初居震动，则大作之象也。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永贞吉。王用享于帝，吉。《象》曰：或益之，自外来也。

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与损六五辞同而所指者异。六五或益之，下益上，谓人臣无不益其君也；六二或益之，上益下，谓五之于二每事益之也。夫君之益臣，犹不一而足，彼贤智之士能与二为异乎，此十朋之龟所以亦弗克违也。然则六二何以得此？曰：中正而已矣。虽然，六二既以中正而得益，所谓中正者不可替，上之所以益我者不可忘也。故惟秉志不回，享上无已，则永贞之吉可以长保。何则？人臣之事君，犹人君之事天。天之眷顾人君者滋至，则人君所以报天者其可忘，王之享帝获吉，用此道也。二之享上，如王享帝，则亦吉矣。故此爻以王用享帝为训。自五至二，宗庙之象，而坤、震、艮，簋之象在其中。六之居二，正也，动则失正，故永贞然后吉。益之二自损之五来，故曰王用享于帝，言王尝用此道获吉也。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天下之理，有常有变，凶事，事之变非所常行，所谓事业见乎变者也。六三以阴居阳，以柔为刚，上恃巽顺之应，下居震动之极，果于为益，此岂常行之道？用之凶事则无咎尔。六三之益虽可用之凶事，苟非守之以信，行之以中，则必有专权之失，故有孚中行，然后告公用圭也。

《集传》曰：为善专辄拊扼其民，虽益犹有咎。季路为蒲宰，修沟洫，不白于君，以箠食壶浆馈民，夫子止之，恶其专也。三者，公之位，济世任责，可以用圭，然九五在上，不告之以用，则公犹不敢用也。犹之开国承家，非有大君之命，其可乎。虽然，六三本不当有为，为则宜有咎，惟其用之凶事，又能行之以忠信，可以无咎。然济世任责，既非所常行，则是非摇之，成败惑之，鲜克终济，故《象》又坚其志曰固有之。

《集传》又谓：乾为玉，震，东方之卦，交乾为圭，圭象春生物。



六四，中行告公从，利用为依迁国。《象》曰：告公从，以益志也。

告公用圭，谓六三中行有益之功，故上告之，使用圭；告公从，谓六四中行有益之志，故上告之，以从公。谓三与四皆近君者也，三、四不足于中，能以中行，则何施而不可，为依迁国，四之志也，宜为上所听从。夫人臣有益人之志，而上未从，则是上未之信也，上未信，则志虽小不可行，况迁国乎。故惟上告之以从，然后利用而有益。

邑，国人所保以为安者也，欲迁而之他，众志未易允，观之《盘庚》可见矣，四本柔，又在巽体，必下依刚阳之应，相与震动而有所为，如是而后国可迁，故曰为依迁国。迁国非必为盘庚之事，凡有益人之事，欲去危即安，而下或乐因循、惮改作者，皆是也。

近君之臣，以巽顺承上，又下与贤才之士相依，而有所为人君，岂不欣然从之耶。上从则吾之志得矣，此所谓益志者也。益之巽，乃兑之反，益之四即损之三，反复有兑口，故皆曰告公。坤为国，四之初，迁国之象。

九五，有孚惠心，勿问元吉，有孚惠我德。《象》曰：有孚惠心，勿问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问而惠者，口惠也，口惠而实不至，人肯以为德乎；不问而惠者，心惠之也，惠由于心，我虽不言，人以为德矣。九五也是也。

九五履尊位，以中正益下，此诚心以为益，非腾口说以惑人也，岂不元吉而有孚哉！曰九五有孚惠心，勿问，上以信及乎下也；曰有孚惠我德，下以信应乎上也，此所谓交相信也。惠之为益，益而有顺意，故其爻见于巽体。惠我德者，下知上惠之为德，故亦信顺以怀其君，九五之得志莫加于此矣。益之巽，即损之兑，兑口也，为问，今反兑焉，勿问也。

上九，莫益之，或击之，立心勿恒，凶。《象》曰：莫益之，偏辞也。或击之，自外来也。

居益之极，用以益人犹庶几，上九居无位之地，益虽极而无以益人，伤之者至矣。非特如此，益之上九损之初九也，方其在下，损己以益上，今其为上，不损己以益下，立心如是，岂有恒者哉，是以凶。故《象》又曰：莫益之，偏辞也。知益己而不知益人，其偏甚矣。《象》所以推明其义，若曰：《易》之辞为上九之偏也。巽在上，震在下，反雷风之体，故曰勿恒。上九无以益下，其欲击之者，非但六三，故曰自外来。六三、六四皆曰告，九五曰问，上九曰辞，盖以诸爻之象反复皆有兑。



乾下兑上

夬，扬于王庭，孚号有厉，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象》曰：夬，决也，刚决柔也。健而说，决而和。扬于王庭，柔乘五刚也。孚号有厉，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穷也。利有攸往，刚长乃终也。

夬，决也；决者，去之易而用力之果也。柔不胜刚，君子不肯与小人并，以五刚去一柔，其用力岂不果而去之岂不甚易。孚号王庭，指名其罪，而一柔去矣。虽然，有而去之，不可易也，理虽易去而为之不可忽。盖去恶莫如尽，一阴犹存，则不可谓之尽。又其所处在上，苟决之不善，则蔓或可滋，穷或为敌，自古志小谋大，恶未去而祸及其身者，不可胜计。故孚号诵言，亦去恶之危道，此其所以有厉也。

健而说，决而和，合二体之材，所谓善决之道也。一阴未拔，号虽已孚，君子犹履危而行，为一阴所间，其道未光，惟有攸往，小人尽，然后君子之道大光，是则孚号而能厉，何患之有，故《彖》谓：孚号有厉，其危乃光也。



告自邑，不利即戎者，君子自治之训也。邑者，己所有，告自邑，则儆戒先自我。戎者，敌之在远，内患未殄，不即戎而求乱也。不然，则穷而不利，故《彖》谓：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穷也。

夬阴尽，则无事于夬，有柔可决，则是阳进而未至也。五阳进而往焉，然后夬道终至，故《彖》曰：利有攸往，刚长乃终也。兑，口舌之象。

虞仲翔谓：夬与剥旁通，有艮体，艮为庭。《集传》谓：上六与九三相应成巽，巽风，天之号令也。又成离，离为光。

《象》曰：泽上于天，夬，君子以施禄及下，居德则忌。

夬之所以为决者，为五阳上进，一阴犹在，故决而去之。君子之去小人，岂贪位慕禄而然哉。如泽上于天，欲施以及下而已。故夬道既成，一阴已去，则当施禄及下，谓以利泽与之也。何则？阴阳未尝偏废，但有上下之异尔。阳进居上，则阴出其下，去而不得所养，则阴不自安，此其忌君子之道也。君子观夬之象，以德自处，不使克核太至，则在我不居其薄，在彼不失所养，小人无得而忌矣。

“则忌”当作“明忌”，居谓以德自处，明谓通达其理。《易传》依古本作“则忌”，“则”训“约”、“忌”训“禁”，谓约立禁防。王弼读为“明忌”，而其训义别。或谓以德自居，则有忌之者，其义亦通。但诸卦大《象》之辞未有如此立文者，故知其非。

初九，壮于前趾，往不胜，为咎。《象》曰：不胜而往，咎也。

初九在下体之下，以行为事，趾也，与四相应，大壮之震足也，其应在前，故曰前趾。故大壮之壮于趾，夬之壮于前趾，其义同。盖位卑性锐，喜于上进，圣人皆用为初九之戒，欲其谨始也。又况夬以决柔，而柔尚在高位，苟不能量而进、虑而动，有如不胜，则初与四方为前趾，得无咎乎。

《集传》曰：不言凶者，阴将尽也。

九二，惕号，莫夜有戎，勿恤。《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惕惧也，号呼也，谗说犹足以震惊师众，小人不自安，惕而号，曰莫夜有戎，所以恐众而幸免也，是何足恤。何则？戎以莫夜而来，冀以阴邪干正，二乃以刚明得中之道，与五阳并进，势可决而去之，尚奚恤。且伏莽之戎不能兴以害阳，则欲消之，寇岂能为患。然圣人谓非九二之得中道，则兽攫马逸之患，所未免也。观二与初，则孚号之厉可见矣。四动成坎，坎为忧惕之象。兑，口号之象。二动则初、二、三成离，离日在坤地之中，莫夜之象。盖夬与剥旁通，初、二、三，坤也。

九三，壮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独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象》曰：君子夬夬，终无咎也。

《易传》、《集传》同谓九三爻辞差次，当云：壮于頄，有凶。独行遇雨，君子夬夬，若濡有愠，无咎。考之于《象》，只依文读之，自无碍。又王弼以頄为上六，非也。頄者，面之观，非阴爻之象。大抵九三居内卦之极，不以夬为夬，故有是喻。居下卦之极而止以象颡者，以其上犹有阳也。不以夬为夬者，为其独与上应也。当群刚决柔之日，三与柔通，失夬之道，又表表然以阳暴著，兹其所以凶。虽然，使君子而处此爻，其必有道矣。

夬夬者，君子处夬之道也。君子虽不免与上六亲，然不敢废夬之事，独行遇雨，谓五阳之中，惟己与上和，所谓不免与上六亲者也。虽与之亲，苟以湿沫濡我，则矜庄之严，足以绝之，此所以不废夬之事者也。惟如是，则可以无咎。兹非“君子夬夬，独行遇雨，

若濡有愠，无咎”之义欤！圣人于此训者，非谓九三不能然，因其偏而以君子为训尔。

《集传》谓：兑泽下流，遇雨之象。颧或音仇，皆训面颧。

九四，臀无肤，其行次且，牵羊悔亡，闻言不信。《象》曰：其行次且，位不当也。闻言不信，聪不明也。

九四爻为阳，而其居则阴也，谓之阴而其性则阳也，若是者，能果于夬乎？当夬而不果于夬，故以坐则不安，以行则不进，宜其有悔也。坐不安，谓三阳上进，而已碍其路，当有伤，故曰臀无肤。行不进，谓居阴违众，而刚阳复不能自己，故曰其行次且。肤者，阴柔之物，故噬嗑与剥其言肤皆在阴爻。

李鼎祚谓凡卦初为趾、二为腓、三为股、四为臀，四虽阴位，而以阳居之，是无肤矣。“次且”或作“趑趄”。王肃谓：趑趄，行止之碍。四本大壮震之足，为其居四，故不果于动，是趑趄矣。

虽然，使能牵羊而进，则庶几悔亡。何则？羊善触，以群行，三阳之象也。九四苟能以不安处之势，不果决之行，连群阳以进，尚可成夬。牵羊谓与众刚相连而往，犹小畜之言牵复也。四本震，震为声，方三阳上进之时，其决柔之声先闻于四矣。惟闻其言而不以为信，故忘其九而安于四，此无他，耳聪不明而已矣。兑口为言，四动成坎、为耳，四次且不动，坎毁，故聪不明。

九五，苋陆，夬夬中行，无咎。《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马、郑皆以“商陆”为“苋陆”，惟宋衷谓“苋蕒”与“商陆”盖二物，性皆柔脆，可以不劳而夬。然图其易者，当思其艰，故圣人以苋陆示不可忽之戒，谓必以夬为夬，不以易为可忽，然后意专于夬，而阴可去也。

夫五阳并进，同力为夬，而夬夬之戒，独见于三、五者，盖三与六应、五与六比，当决阴之时，二爻容有牵私爱、泥近习之心，故虽以九五之尊，得中行之道，而《象》犹以为未光也。

荀爽谓：陆差坚于苋，苋根小，陆根大。《集传》谓：大壮震为蕃鲜，先儒亦有以苋为莞、陆为睦，而傅会兑说之义，迂矣。

上六，无号，终有凶。《象》曰：无号之凶，终不可长也。

上六兑口号也。虞仲翔则谓：上应在三，三动体巽，巽为号。王弼曰：小人在上，君子道长，众所共弃，非号咷所能延也。曰无号，犹言悔之莫及，谕之使勿号尔。《易》欲小人先事早悔，如此岂不仁哉。



巽下乾上

姤，女壮，勿用取女。《彖》曰：姤，遇也，柔遇刚也。勿用取女，不可与长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刚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时义大矣哉！

阴阳不可偏，男女不可无偶，而曰勿用取女，何也？曰：勿取者，谓女壮也。不以柔静为德，而反以刚健外向，此之谓壮女。取壮女则阳消矣。一阴始生，五阳在上，女固未强而曰壮女者，盖一阴生则壮之所由，圣人之所以切戒也。合二体论之，女位乎内，而以刚健出外，壮之所由也。分二体论，巽虽一阴，实为长女，阴向长则乾阳向消，此不可永久之道，而可与之长处乎。方阴之未生，午犹阳之位也，阴生于午，则出而与阳遇矣。故卦名姤，又曰柔遇刚也。男求女则可，女苟出而求男，不良也。遇刚者，谓阴出而遇阳，势复滋长，此壮女所以不可亲，虽然执此以废阴阳之义，则男女无偶，生生



之道息，如之何至于咸章哉？故自天地以下，《彖》又取姤之时义推明之。卦无坤而有天地者，以阴阳言也。天地遇，谓两相遇，如天气下降、地气上腾之类是也。

荀爽谓：乾成于巽而舍于离，坤出于离与乾相遇。《九家易》谓：阳起于子，行至四月，六爻成乾，巽位在巳，故言乾成于巽，既成转舍于离，则咸章之道也。不曰万物而曰品物者，品有奇偶之义故也。刚遇中正，谓二、五也。诸家多以二、五共有中正，惟《集传》谓九二刚中，臣也；九五刚中而正，君也。刚中之臣遇中正之君，有其位、有其时，君臣相遇，亦犹天地之相遇，君臣相遇则天下盛行，犹品物之咸章也。推其时义盖亦大矣！

《象》曰：天下有风，姤，后以施命诰四方。

天下有风，鼓动万物，物无不遇，此乾、巽之象也。巽为命，施命诰四方，盖取其周遍也。诰，本或作“诒”，按《大司寇》、《吕刑》之“诒四方”，皆谓刑也，诒有谨治之意，故于刑言之。姤之象谓巽命也，当作诰无疑。

初六，系于金柅，贞吉。有攸往，见凶，羸豕孚蹢躅。《象》曰：系于金柅，柔道牵也。

羸豕谓一阴也。一阴在女则壮，在豕则羸者，为其积微不已，将至于著，故曰壮。为其变阳为阴，阳已失实，故曰羸。壮女人之所畏，羸豕人之所忽，系于金柅，所以谨其蹢躅之凶，而不敢忽也。

柅，织绩之器，或以为止车之物。《说文》曰：柅，络丝趺也。制柔之道，当使牵制而有所属，又《易》之文上以系下，以牵则柅，当从《说文》作“络丝趺”。以乾金为之，则其制物加坚重矣。

柅谓九二也，或以为九四。夫四固初之应也，微阴既生，自信而蹢躅，使无以制之，往见所应，则有攸往而见凶矣，其为恶不已济乎。圣人直欲于未蹢躅之时牵而制之，非九二其谁堪之。四动成离目为见，初与四合，则二亦随消，故《集传》曰有攸往见凶，戒九二也。

呜呼！圣人戒阴之训至矣。一阴不能遏，进为二阴，则君子当遯。遯之九三系遯为疾者，恶其遯之不决也。又进为三阴之否，五阴剥，则阳消无几矣。故于一阴能不取女者，大人之事，圣人则见几于一阴未生之前，非天下之至神，不能为此。

虽然，四阴不为不盛，而《易》取为大观之象，何哉？盖有九五居四阴之上，群阴屏伏，犹人君以刚明中正之德，居尊位而观天下，虽小人亦观感而化，故上巽下坤之成卦，专为九五，非若剥、否、遯、姤以阴爻多少为言也。蹢躅，古文作蹢躅，亦不静之意。

九二，包有鱼，无咎，不利宾。《象》曰：包有鱼，义不及宾也。

包，裹也，裹而有之，与苞同义。故虞仲翔引“白茅包之”为证，或音庖厨之庖者，岂下有及宾之文故惑欤？

初六阴柔巽伏，有鱼之象。九二见而说美，且于己亲比，虽有之无咎，此之谓包有鱼。然包而有之，其有固矣，岂容分而之它，所以不及宾也。宾谓九四，四固初之应，然方自外来，又二包有之已固，义不得分矣。二非有人之有，盖遇道贵一故也。然则远民者可不戒哉！

《集传》谓：初易四成兑泽，巽于泽下，鱼也。

九三，臀无肤，其行次且，厉，无大咎。《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牵也。

当遇之时，皆欲求遇，求遇必于己之所好，此九三所以亦初之求也。然初已为二所有，虽其应犹不及，况三乎？三不得所求，故以居则不安，往又无应，故以进则不果，此所以无肤而次且也。居则不安，行则次且，亦危而有咎，然不至乎大咎者，以三能舍而去之，不牵于所好也。九三性本刚阳，在遇之时，势当求合，以在巽体，故次且而不果，既求而不遇，终去而已矣。

《集传》谓：姤者，夬之反。姤之九三即夬之九四，故二爻同象。

九四，包无鱼，起凶。《象》曰：无鱼之凶，远民也。

九四之民，即九二之鱼。鱼者，民之象也。九四之包无鱼，谓不能包有其民也。民心无常，四远之也，民远则凶作矣。《五子之歌》曰“民可近不可下”，《盘庚》之“登进厥民”，知此道也。后以施命诰四方，所以不敢下而远之，常欲上之德意与民通也。主在此、民在彼，不相及矣。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陨自天。《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陨自天，志不舍命也。

自天，谓自上九，乾为天而在九五之上故也。九五任贤材以包有其民，所以遇下、遇民者，无所不至，又居中守正，含章而不耀，所为如是，而天命不佑者，未之有也。有陨自天，谓当有休命自天而降，故《象》推明之曰：有陨自天，志不舍命也。

谓阴为豕，则易躁，宜有以制之；谓为鱼，则易散，宜有以聚之；谓为瓜，则易溃，宜有以坚之。以杞包瓜，谓以坚良之物防其外也。夫人君违天而不顾，则天之所弃；志天而不舍，则天岂能违。有陨之命，岂不以其志天而不舍耶！必曰有陨者，巽为命而在下，盖自上九降而下也。巽木为杞，以二在阳爻，故为材之良。

干宝曰：巽为草木，又为田，田中之果柔而蔓，瓜之象。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象》曰：姤其角，上穷吝也。

角之为物，上穷而极，遇道至于穷，则物莫之与，无所遇矣，故吝。虽然，莫之与则宜有伤之者，而曰无咎者，盖角于遇虽穷，犹可以御患。乾为首，位在首之上，角也。

## 卷 十 一

### 下经（萃至井）



坤下兑上

萃，亨，王假有庙，利见大人，亨利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彖》曰：萃，聚也。顺以说，刚中而应，故聚也。王假有庙，致孝享也。利见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顺天命也。观其所聚，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

睽，乖也，小事犹吉。萃，聚也，亨宜矣。萃卦以假有庙为主，备物孝享，见萃聚之盛，所以致此者，顺说与刚中而已。惟能以此道致于假庙，故可以尽大人之德，为天下所利见，以用牲则吉，以有往则利。

或曰：亨利贞，利攸往，三者皆人君所利，而曰为天下所利见，何也？曰：萃聚之时，非大人不能治，故天下以见大人为利。然人利见我，则我亨矣，非君之利乎？宗庙，人君致孝之地，然时方睽乖，则六马散于朽索之下，能至宗庙备盛礼乎？故曰：萃亨，王假有庙。此一卦之主也。





圣人又虑天下后世不知所以致此之道，故合二体以明其才，坤之顺，兑之说是也。能顺以说，虽足以群天下，而聚之必有盛德维持于后，然后聚而不散，故又取二爻以极其义。五之刚，二之应是也，顺说者，上下之所同，刚中而应者，人主大臣之所独，何则？上以说顺乎下，下以说顺乎上，萃道由之以成，此上下之所同也。君以刚中而为主，臣以柔中应之，萃道由之以保，此人主大臣所独也。惟如是，故天下之散者皆可聚，而聚者不复散矣。所谓聚天下以正者，非在是乎！此其所以利见也。

大人谓五也，非五之德出于正，天下虽或暂聚，不能至于亨正者，天命圣人之德。用大牲者，天命人君使备礼。利有攸往者，天命人君使有为，其德正矣。苟当用大牲而二簋之损，与夫利有攸往而有不出门庭之失，犹非所以顺天也。故惟利贞，利有攸往，用大牲，然后为之顺天命。非特如此，散必有聚，聚必有道，此天地之所同也。天地说以顺万物，万物说以顺天地，天以阳刚而正乎上，地以阴柔而应乎下，此天地万物之所由聚，其情状不出乎此，故曰：观其所聚，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

自四以下，宗庙之象。坤牛，大牲之象。巽为命，天命之象。二、五相易成离，见之象。小过变为萃。

郑康成谓：互体有艮、巽，艮为门阙，巽为木，宫阙之象。四本震爻，为长子，入阙升堂，祭祖祫之象。

《象》曰：泽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除戎器，如《费誓》敕放锻砺之类，谓穿缀磨砢之也。攻取征伐，如穿缀磨砢之事，或可临时为之，若遇不虞，则无及矣。不虞为非意之所虞度，所以不得不戒也。比、萃两卦皆水与土，曰水地则为比、曰地泽则为萃者，盖水与地取其亲比，泽与地取其钟聚。地以制水，今也泽上于地，则所聚者积久而升矣。故物聚则忧散，众聚则防乱，君子于此宜加谨焉。

蜀才云：除其戎器，修行文德，岂知易哉！虞谓君子为五，大抵萃有艮、巽，互动则有离、坎，离为戈兵，坎为弓，巽为绳，艮为石、又为手，所以除治也。

初六，有孚不终，乃乱乃萃，若号，一握为笑，勿恤，往无咎。《象》曰：乃乱乃萃，其志乱也。

顺以说则萃，有疑焉，岂复可聚哉！三不正而比四，故初疑之，三于初，刚明之配也，无弃背之理，初见三而有疑尔。疑其所亲，有孚不终也，故乃乱乃聚，乱谓求聚之志纷纠于中，盖疑为之病也。四既不相弃背，见初不至，必号而来之，一聚为乐，为初者可以往矣。何则？阳唱阴和，初不至而四号之，乃其情也。真亲未笑而和，四必欲与初一握为笑者，盖有疑在前，不握聚为一，则情不通，聚则惑乱之志可一笑释矣。初尚可以三为恤乎，故曰：勿恤，往无咎。互体为艮、巽，巽为号，艮手握也，兑为说笑也。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象》曰：引吉无咎，中未变也。

坤之三阴，初以疑而不终，三以比而小吝，所以求聚者虽急，然于聚道未有得也。二以中正处二阴之间，不疑不比，待五引而后聚，其求聚虽不急，然于聚道可信也。物聚而有信行乎其间，则何为而不可，虽用禴，可享矣。何则？无故而合者，亦无故而离，又况二之于五，位卑应远，非其引之而前，则势疏情阻，罗列以进，犹恐以为简，况用禴乎。

禴，夏祭之名，祭之薄也。小信未孚，神所弗福，中正而孚，则祭虽薄，神享之矣。犹君臣之间，诚信既著，则聚虽不以文，上所纳也，故曰孚乃利用禴。以祭为言



者，盖萃乃用大牲之时，二以中正用禴，犹大牲也。二人臣而以祭为言者，臣之事君，如君之事天。益之六二曰“享于帝”者，此意也。

互体艮止于内外之中，中未变之象。先儒谓巽为绳，艮为手，引之象。《集传》谓：禴以声为主。五本小过震，震为声、为长子，用禴之象。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六三当萃之时，际乎上下体之间，可谓萃如矣。然欲与四聚，则四与初应；欲与二聚，则二与五应。进退无一利者，是以嗟如。惟往之上，尚可无咎。何则？上与三虽非阴阳之配，然上六居巽体，无应而孤立，是亦求聚之时也，六三之往何咎哉！然近不容于四、二，远即上而仅合，亦吝矣。

虞仲翔谓：巽为号，故嗟如。

九四，大吉，无咎。《象》曰：大吉无咎，位不当也。

无咎者，善补过者也。谓凡施为宜有过，而善足以补之者，曰无咎。君子抱有为之才，无有为之君，或无可为之时，与无其民者，苟出而有为，皆取凶之道。九四上承九五，当萃聚之时，下三阴承我而求聚，在四可谓大吉，然仅以无咎者，位不当也。不当者之过，用大吉补之，可以无咎而已。君子可不谨所处乎！先儒谓四动之正，则吉而无咎。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贞，悔亡。《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大有，人君有大物之卦也。不曰有大，而曰大有者，大不可有也。位者，人君之大宝也，无位固不足以聚人，既得其位，则宜忘位以聚天下。苟处显自私、以位自有，则所以处萃之志不光矣。道不光，则众不孚；众不孚，则以其尊位可以无咎而已。虽然，以仁为主，坚守正道，去其有位之心，则悔或可亡也。元谓仁也，永贞者，坚守正道之谓也。或问：何以知九五之有位？曰：《易》不谓九五果有是也，谓居九五而萃有位，则其理应尔，故以元永贞开其进善之心。大抵处萃之道，尤人君所当戒。五动有坎、离，坎为志，离为光。

上六，赍咨涕洟，无咎。《象》曰：赍咨涕洟，未安上也。

《易传》曰：君子谨其所处，不幸而有危困，则泰然不以累其心。小人居不择安，及其穷迫，则颠沛而涕洟，足以尽上六之情矣。盖下非所乘，而内复无应，此其颠沛涕洟之日也。虽然，萃以聚为事，上六虽失所据，不能自安，而众未加疏斥也，故无咎。使其当夬决之时，则及祸矣。故夬之上六曰“无号”，谓其虽号而凶不可免矣。

赍咨者，悲怨之声；涕洟者，目鼻之液。来自小过，有震为声，兑泽下流为液。



巽下坤上

升，元亨。用见大人，勿恤，南征吉。《象》曰：柔以时升，巽而顺，刚中而应，是以大亨。用见大人，勿恤，有庆也。南征吉，志行也。

下者坤之位，坤而在上，则书所谓若升高必自下也。下而升者，时焉而已矣。柔以时升，《象》谓坤也。时虽可升，苟无用柔之德，则于升道为未至。巽而顺，刚中而应，此用柔之德。《象》故又合二体以言之。刚中谓二也，五以中顺之德应乎上，所谓刚中而应也。夫刚而能中，行之以巽，而上有应之者，用此以升，其升不困。不然，决起而飞，不过蜩鸴之控地而已，其能大亨乎！故曰：巽而顺，刚中而应，是以大亨。用见大人，勿恤，有庆也。大人谓五也。五以中顺之德在上，二以刚中之德升而见之，志同道合，有利泽及人之庆，尚奚恤哉。



《易传》曰：南者，人之所向也；南征，谓前进也。进而遂其升，则其志行矣。然坤在上，无南之象。考之《春秋传》，晋侯与楚子战，筮之遇复，史曰：吉，复亦坤在上也，而谓利于南者。杜预谓：阳起子，南行而推阴也。升曰南征吉者，岂亦南向推阴而进可以行其所志乎。非特如此，二之五有离、坎，互体有震，离，南方也，震为行，故南征吉。离为目，故见大人吉。坎为忧，二之五得位，虽忧可以勿恤。不曰利见大人，而曰用见大人者，盖用此道以升，见大人之利也。本或作利见。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顺德，积小以高大。

巽木在山上则曰渐、在地中则曰升者，山上之木取其高，地中之木取其下，高者要其质之所托，下者原其生之所自，二卦所以不同也。君子之积德，其犹地中之木乎，顺以高大而已矣。柳宗元载郭橐驼之种树，无不活，且硕大早实以蕃者，无他，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焉尔。君子之积德，亦能顺其天而致其性，则可与言《易》矣。宋人掘苗非顺德也。

初六，允升，大吉。《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二与三皆以有应而升，初虽升而无应，其于升若未允矣。然与二、三同在巽体，又二之升，五将以有为，而于己为近比，附而偕升，孰云不允哉！

允，谓举事中理而人信之。大禹之贤，以成允而致，况余人乎。此初所以大吉也。大抵随小人以进则不可，初之升偕阳爻，此盖随君子以进者，进而合君子之志，兹其所以允也。

《集传》谓：坤为众、为顺，二、三、四兑，为口，众口顺之，允也。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应九二者惟六五，而六之刚明比九为不足，下将升上，苟上之刚明不足，则间隙疑贰之所由，故二必待与五孚而后利用禴。禴，夏祭之薄者也，先诚意而后文饰，非交相信者用之不格。升者萃之反，升之二、五与萃相反，爻辞《象》意反复无异者，以明爻虽变，而其为君、为臣者孚不可改也。九二于用禴之后，《象》谓“有喜”，萃之六二止曰“中未变”者，盖六二主聚散为言，聚散者，进退也，故贵乎不变，九二与五孚则施为矣，故有喜。卦无七庙之象，而亦曰利用禴者，与萃为反对，象在其中也。

九三，升虚邑。《象》曰：升虚邑，无所疑也。

阳为实、阴为虚，九三之升上六，以实入虚也。坤为邑，故有虚邑之象。升虚邑，言升之易也。抱阳刚而体巽顺者，其升如此。邑固有虚而可疑者，晋侯伐齐，齐师已遁，叔向犹曰城上有乌，邢伯曰有班马之声，若此类，虽知其虚而犹有疑也。郑取宋师于岩，以六邑为虚，其为虚无疑矣。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顺事也。

王用亨于西山谓太王，用亨于岐山谓文王，何以知之？曰：以卦知之也。随以顺从为主，顺从者虽远不违，故随之上六为太王之爻，以其随之者众也。升以进越为事，进越者视时为可否，故升之六四为文王之爻，以其升而能止也。文王下顺群情，上顺天子，时未可升，则顺事而已。《易传》曰：分虽当止，而德则当升，道则当亨矣。尽此道者，惟文王乎。升而能止，谓四以阴居柔而在下，反萃为升，则升之六四在萃为艮体。

六五，贞吉，升阶。《象》曰：贞吉升阶，大得志也。

自初至四，由下而升，皆臣也。升而至五，则等级辨矣。居尊而等级辨，虽大得志，然不可以不贞，故贞吉然后可以升阶。虽然，五之贞当如何？曰：下应阳刚之臣，与之合志，则五贞矣。

虞仲翔谓：巽为高，坤为土，震升高升阶之象。然有萃之艮足以陟坤土，升阶之象也。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贞。《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阳实为富，阴虚为贫，至上六，阴虚极矣，此处困就消之道，而昧者为之，此之谓冥升，为其进而不已也。苟能以不已之心进进为德，是谓不息之贞，昔之冥者将化为日新之盛，虽高明光大可矣，非坤阴所能消也。然圣人于冥升之后，继以不息之训者，盖升之象本顺德积修之事，既为冥升之戒，则当勉人以善，孰谓驽马十驾，上六不足以为之。



### 坎下兑上

困，亨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象》曰：困，刚揜也。险以说，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贞大人吉，以刚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穷也。

《易传》谓：君子，大人通称。对而言之，君子通乎大贤、小贤，而大人德配天地者也。故君子之所为，大人优为之；大人之所为，君子容有未至者。知此，则困之《象》可言矣。

困有亨之道，然非必亨也，惟处之有道，然后其困亨。君子大人不幸而处困，未有不亨者，盖其处之有道也。大人则又非特亨而已矣，刚中而正，吉而无咎，故困亨贞吉，以大人为主。

《象》恐天下后世谓困非大人不亨，忧悲顿挫，或有以伤人为善之心，故析而言之，曰：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贞大人吉，以刚中也。盖言处困贞吉，虽以大人为主，而不失其所亨，亦君子之所能也。何则？君子谓二也，大人谓五也。二揜于二阴之中，五揜于一阴之下，所谓刚揜也。然居险而能说，是刚虽见揜于阴，而乐天安义，岂尝失其所乎，此君子之所以亨，在大人为不足言也。五近无所据，远无所应，而体刚得中，不失其正，此大人之事，非君子所及也。

或问：君子之居困，无乃不足于贞乎？曰：居困而不失其所，已足为君子，又能不失其正，则进而至于大人之德矣。《易》非不足于君子，其辨二、五者不得不然也，人无贵贱智愚，其心皆有所亨，亨盖其所得于心者也。穷困迫之，未有不失其所亨者。是以知士无思虑之变则不乐，辩士无谈说之序则不乐，钱财不积则贪者忧，权势不尤则夸者悲，此皆遇困而失其所亨者也。君子何以异于人哉，心之所亨者与人异，虽遇困而不失也。

兑口在上，尚口也。圣人又为有言不信之戒者，盖困未至于穷也。小人揜之，心不和平，感而为言，失于轻躁，言无所取信，其困也始穷矣。圣人委曲为处困之教如此。

虞仲翔谓：上变口灭，尚口乃穷。

《象》曰：泽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穷通祸福，为命所致，而以忧乐随之者，致于命者也。阅穷通祸福之来，而不以忧乐应之者，致命者也。致命则至于无可奈可而后止，则吾为善之心，岂不遂乎。泽有水，其利物之远已不如川，泽而无水，君子独奈何哉？致命遂志可也。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岁不覿。《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以阴柔之资，无能为之才，处卑下之地，此初之所以臀困也。初虽困，使有以援之，尚可安其居，为之应者方与五共揜于阴，无以庇下，初往从之，又入坎中，愈昧而不明，此臀困株木于幽谷之象也。四互体有巽，巽木上下皆阴，不能敷荣，枯株而已。困自否来，二本艮体，艮为山，变为九二成坎险，幽谷盖山险无阳之地。三岁不覿，盖阅时久而不得与应通也。应在离体，离为目，应揜于阴，则初无所见，不覿也。《九家易》谓兑金伤木，株木之象。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来，利用享祀，征凶无咎。《象》曰：困于酒食，中有庆也。



养贤者五也。五方困于剿刖，则未有以养贤，故二困于酒食。酒食，所以养也，然二以刚中之贤，不为失所养而不亨同德之君，复不失其正终下求之，俾得其所养，故上下诚通，无所不格。何以知五终下求之？朱紱方来是也。朱紱，人君用以饰下，亦见股膝行动之意。利用享祀，为其诚通而有格也。

李鼎祚谓：乾为大赤，朱紱之象。翟玄曰：阳从上来，居中得正，富有二阴，故曰中有庆。大抵不待上求，妄动干进，则失其所谓中矣，其得凶，尚谁咎哉。故圣人戒之。

六三，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象》曰：据于蒺藜，乘刚也。入于其宫，不见其妻，不祥也。

坚实不纳者莫如石，坚锐难藉者莫如蒺藜。三以阴柔之资，处非其位，盖不善处困者也。当困之时不善处，故进则见拒而不纳，故困于石，谓不为四所纳也；退则失指而有伤，故据于蒺藜，谓非二之所肯承也。是以危辱随之，虽其相亲者，不可得而见矣。处困之道可不先正其身哉！困自否来，三在艮体，艮为石，在坎之上，坎为蒺藜。

《集传》谓艮坤为宫，坎为夫，离为妻、为目、为见。

九四，来徐徐，困于金车，吝有终。《象》曰：来徐徐，志在下也。虽不当位，有与也。

困之时所以致困者，岂一端而已哉。初，四之配也，四往从之，于理为正，而二能为之阻，故亦徐徐而不敢前。夫二刚也，四亦刚也，四何畏二？奈何二方应五，其才足以有为，四以不正之刚，不足以拯人之困，踌躇其来，亦可吝矣。虽然，困者时也，其不可易者，天下之正理也。四之于初虽有疑惧之阻，而二本无他，初亦不变者，为其理之所在尔。《易传》所以譬之寒士之妻、弱国之臣也。

《集传》谓：乾变为金，坤为舆，金车之象。虞仲翔谓：历坎，困之象。大抵二以宽裕载物，则有车之象。大有九二之“大车以载”是也。此取其能载，九四故曰金车。

九五，剿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说，利用祭祀。《象》曰：剿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说，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消阳者莫如阴，刚揜于阴则阳消矣。故上剿而下刖，上剿谓伤于六也，下刖谓伤于四也。伤于九四而曰消于阴者，自君言之，四亦阴也。二者五之应，五待以有为，五既有剿刖之患，而二亦佩征凶之戒，未之肯前，五是以有赤紱之困。赤紱，人臣之饰，其股膝行动之意，与朱紱同。困于赤紱，则是其臣未肯来应也。然二、五同德，所以济天下之困者也，一旦诚意感格，如祭祀之通，则上下并受其福矣。此其为说在于后也，故乃徐有说。不曰中正，而曰中直者，九五正，自可知君臣以贤德相求，初虽齟齬，而终无不契者，亦在理为直尔。困自否来，初、二、三、四宗庙之象，故二、五两爻有享祭之义。艮为鼻，震为足。虞仲翔谓兑为刑，剿刖之象。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臲，曰动悔有悔，征吉。《象》曰：困于葛藟，未当也。动悔有悔，吉行也。

困有不可动者，九二是也，故征凶；有不得不动者，上六是也，故征吉。夫吉凶悔吝生乎动，况困之时乎，而曰不得不动者，盖困至上六极矣，极则当变，与其愚不知变，求于三，徒如葛藟之累，乘乎五，复蹈臲臲之危，则无宁舍而去尔。故《易》为上六设辞曰：吾动固有悔，然谓有悔而不动，则当变而居悔，亦不可免，故惟征乃吉。征吉者，以吉而行，非坐困而止也。六居上不安，臲臲之地，字与《秦誓》“机陞”通。虞翻谓：巽为草，为葛藟之象。



## 巽下坎上

井，改邑不改井，无丧无得，往来井井。汔至亦未繙井，羸其瓶，凶。《象》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养而不穷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刚中也。汔至亦未繙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井，德之地也。邑可虚而地不可迁，故曰改邑不改井。泉在其下，积之不为有余；水上于井，散之不为不足，故曰无丧无得。来而汲者，井也；汲已而去者，亦井也，故曰往来井井。此盖以井明性，所以见养人不穷之德。

汔，几也；繙，绁也；羸，败也。汲井以瓶，几及绁而败，汲者既无得，井道亦无功，故曰：汔至亦未繙井，羸其瓶，凶。此盖以井明性，示为善不终之戒。

坎，水也，而在上；巽，顺也，而在下，盖顺水之性而下求之，而出之于上也。郑康成谓巽木桔槔也，桔槔引瓶下入，是以木顺水下求之义，故曰：巽乎水而上水，井。言井之道如是也。以爻求之，井自泰来，泰之初九上为九五，其刚在中而成坎，坎之性岂随邑以迁哉！

荀爽谓：阴来居初，有实也，故无丧，五复失位也，故无得。往来亦谓初、五之升降，凡此皆其见之于爻者也。通井之义，则养人之德备矣。郑康成谓：互体离、兑，离外坚中虚，瓶也；兑口也。荀爽谓：巽绳为繙，初欲应五，为二所拘，故羸其瓶也。虞翻谓：坤为邑，乾初之五折坤，故改邑。初为旧井，四应蹇之，故不改井。《集传》谓：自四至初成反兑，兑为口、为毁折，巽绳反上而毁折之，汲水至井口羸其瓶，瓶口在下，覆也。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劳民劝相。

君子既以井之义自修，复以此道使人修，劳民劝相，所以使人修也。劝相之可矣，必先之以劳民者，盖井以坎为体，坎劳卦也，故井之功成于劳。今夫汲之、渫之、上之于木布而散之，然后井之功成。人之于性，深之养之，疏濬而道达之，然后人之性善。为其惮修，为习偷惰，故不免于劝相，自彼视之为劳也。劝之所以使其向善，相之所以使其有成。虽然，自修、使人修，皆井也，而《易》独以劳民劝相为大《象》者，盖施泽及人，井之本意。先儒劳作为报反，非也。

初六，井泥不食，旧井无禽。《象》曰：井泥不食，下也。旧井无禽，时舍也。

井以汲而日新，泥而不汲，则旧井也。旧井犹智井，废塞滓秽，禽亦不以为营窟，人贱之，物恶之，宜为时之所弃也。初六以奥渫自处，乃至是哉！

干宝曰：在井之下体，土爻，故曰泥。《集传》谓：离为飞鸟，四不应，无禽也。

九二，井谷射鲋，瓮敝漏。《象》曰：井谷射鲋，无与也。

井谷，井中旁出之水，不能上行，止流以注鲋鱼而已。鲋蛙之属，庄周所谓得斗升之水可活，蹶泥则没足灭跗者是已。初处卑下，故以《象》之。射鲋之谷，使得善器繙而出之，犹足以及物，瓮复敝焉，水漏而下泄，终不能上矣。九二无应于上，下比于初，其义如此，尚谁与之哉！

崔憬曰：惟得于鲋，无益于人，盖为是也。在初时舍，在二无与，学《易》君子观井可知其戒矣。《集传》谓：二动，坎水注于艮山之间，谷也。兑巽为鱼。子夏谓：鲋，虾蟆。

九三，井渫不食，为我心恻，可用汲王明，并受其福。《象》曰：井渫不食，行恻也。求王明，受福也。





贤士固有洁身修性而忘世者，固有洁身修性而为物者，九三盖洁身修性而为物者也。何以知之？九以刚明之才，居得其正，其在井乃疏治滓秽湛然可食者，然井以水上为功，而三尤在下体之上，是井虽洁清而犹未为人所食也。井泥不食，则不可用汲；渫而不食，必有为之动心者，人将引而汲之矣。犹之贤士抱才励志，虽未为世所知，有善类焉如上六者，应而引之，明王其舍诸？必相得有为，上下并受其福矣。审如是，则九三可恻之行，明王自应锡之以福，而曰求王明者，岂九三有为之志，固亦不能自己欤！王谓五也。互体为离，故王明。

《集传》谓：兑口在上，不食也。

六四，井甃，无咎。《象》曰：井甃无咎，修井也。

渫以去秽，甃以防坏，井以上为功，而坎之性下，上则井动而劳，而四之位静，其为井乃巽工甃治之时，无汲取之象也，故曰：井甃无咎。其甃也，非废井之用，将以应上及外而已，是以无咎。

《字林》谓：甃，井壁也。虞仲翔谓：以瓦甃垒，坤为土，离火烧土为之。孔颖达曰：施之于人，可以修德补过。

九五，井冽，寒泉，食。《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井泥、井谷，无食之理，井渫有食之理而未为人所食，六爻可食者，九五而已。故曰：井冽，寒泉，食。九五之食为其冽而寒也，泉冽而寒，以中正也。

崔憬曰：冽，清洁也。泉者，井之原，泉出而混浊之则不冽，不冽则温。水生天一，于方为北，坎宫之阳，以其在北，故寒；有阳，故冽。此井之本原，犹人之正性未旁出而流散，非九五之中正不能有是也。井冽而寒泉则应物之求，可以养而不穷矣，此人君之德也。先儒谓周七月，夏之五月，阴气在下，故《集传》谓五月卦，阴气自下而上，井寒矣。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上六，井道之成也。凡物之成，皆以收藏为事，惟井之成，以不穷为德，戒在于收，虽居可收之时，犹宜勿幕。往来汲者，汲已暂止，此井收之时也。乾本幕，为羃，谓以物蒙覆之，勿羃，则以不收为收，发而显露之，随其所取，我以应物自信，而物亦信于求我，以是处收，可以反羸瓶之凶矣。兹非有孚元吉之时欤！

井自泰来，坎乃坤之全体，坤为吝，故圣人至井成而戒收。作去声读者非。

## 卷 十 二

### 下经（革至艮）



离下兑上

革，巳日乃孚，元亨利贞，悔亡。《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巳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说，大亨以正，革而当，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

水火不自息，相遇而不得，于是乎息。以卦论之，睽、革皆火泽为体，火在上、泽在下为睽，泽在上、火在下为革。何也？曰：火性上，已趋上矣，则与水无忤；泽性下，已就下矣，则与火不争。上下异位，但无契合之理，要之不相胜也，睽而已矣。火



自下而升，遇水焉，火胜则水竭；水自上而降，遇火焉，水胜则火灭。水火异性，相遇而相息，此变革之道也。求之在人，二女亦然。少女处于内，中女在乎外，不同行也，是以睽；少女在外而志乎内，中女在内而欲乎外，不相得也，是以革。故革之象虽亦取于水火离兑，而与睽不同者，大概如此。

巳日，巳当从先儒，读作已事之已。巳日乃孚，谓革易其故体，不能即日孚也。惟革事之日已矣，然后人始孚而信之。盖水湿火燥，虽已就革，而燥湿之性未能遽尽，必少须之，使二气分而燥湿定，然后水火纯一，此阴阳之妙，物理人事所同也。虽然，革不能无悔也，革而不当，人不信之，则悔之所由生。文明以说，大亨以正，以此而革，则革无不当而人信之。

《易传》谓：文明则尽事理，说则顺人心，故能大亨以正，革之而悔亡也。天地与汤武之革，其在是欤！离为文明，兑为说，卦有坎、离、震、兑，四时也，谓有震者，卦自遯来，无妄之变也，革而信之。一本无“之”字。

《象》曰：泽中有火，革，君子以治历明时。

泽中有火，谓火在内也，火在泽中，非革而何？革莫大于天道，人所宜观，观天之道不可以他求，求之时数而已。时无止，数无穷，革久则错谬之所由起，故君子治历以明之。历明数正，然后天时无过不及之失，君子非求知天也，欲观天之道以尽革之义而已。革之止，遯之乾也。乾天在上，日月星辰之所聚，有历之象。

初九，巩用黄牛之革。《象》曰：巩用黄牛，不可以有为也。

革之义，取于皮革之革，谓革其故体也。黄牛之革，异乎他革，为其中顺而固也。牛顺物，黄中色，取其革而用之，其固可知。初九居革之始，上无其应，未可为为，然以阳居离，其性躁趋上，苟不能坚立待时，则革而不当，凶必随之，此圣人所以设巩用黄牛之劝也。巩用黄牛之革，欲其坚以中顺自固而已。干宝曰：离为牝牛，离有坤，黄牛之象。遯六二曰“执之用黄牛之革”，今初九曰“巩用黄牛之革”者，盖遯之为卦，下卦艮也，艮为手，故曰执。

六二，巳日乃革之，征吉，无咎。《象》曰：巳日革之，行有嘉也。

巳日乃孚，君道也，于革为先；巳日革之，臣道也，于革为后。臣之革从君而已，故于六二言之。六二之才、之位，足以有革，苟不能上从其君，则凶矣，故征吉无咎。征而吉，所以行有嘉也。二、五虽正应，而其体则水、火也，二不往则水、火不相济，二往然后相济，可以有为，此所以行则有嘉也。

荀爽曰：日者君象，五居位为君，二能革意去三而应五，故曰巳日乃革之。

九三，征凶，贞厉，革言三就，有孚。《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就，如去就之就。九三下卦之革已成，上三爻兑体，以革之当，故皆说而来就，曰革言三就者，谓革言一出，而彼皆无违也。何则？当革之时，一人从之未足信也，至于再、至于三，从者众矣，然后革而当理，以当理而又欲进焉，凶之道也。故九三、上六俱有征凶之戒。然上六之戒能守正则吉，九三之戒事方初革，危疑乍定，虽守正犹厉，况躁动而不知已乎？《象》所以问其何之也。三互体有巽，命令之象，又三与上相应，为兑口，故曰革言。

翟玄谓：三就上，二阳与三共据二阴，故曰革言三就有孚。崔憬谓：位虽正，未可以顿革，故以言就之。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改命者，革命也。革至九四，弊无不革矣。然不曰革命，而曰改命者，九四臣也，君革命，臣能奉承所改之事而已。如正朔、服色之类，上以所致改易者，命其下臣奉承行之，此之谓改命。夫革必有悔，惟革之当而人信之，则悔亡。九四至于改命有孚，则非但上之志为下所信，而下之志亦为上所信矣。

《集传》谓：九居四，宜有悔，革而当，是以悔亡。先儒谓巽为命，四动互坎改巽，故改命。四动成坎，坎为志，故信志。

**九五，大人虎变，未占有孚。《象》曰：大人虎变，其文炳也。**

九五革命之主，汤武是也。然爻止言虎变，而不及革者，盖革道至九四已成，五乃既革得位自变之象。虎变，非谓虎有变也，大人之变著见于外者，如虎之文。虎具乾坤之义，当未著见之时，其玄黄之文固已可信，及其久也，其文炳然，犹之圣人抱阳刚之才为革命之主，典章物采灿然有文明之道，此天下所以说而信之，其为孚也，何占乎！占谓吉凶犹豫，故占以为信，圣人之革，其占久矣，及乎事定功成，天下信而向之，是谓已日乃孚。此举世信圣人之日，而未占有孚者，乃圣人自信之道也。

马融、宋衷皆以兑为虎。《集传》谓：六二往应五，离变兑，为文明，虎之文也。

**上六，君子豹变，小人革面，征凶，居贞吉。《象》曰：君子豹变，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顺以从君也。**

虎豹异文，故其象不同爻。孔颖达曰：上六虽不能同九五革命创制，而润色鸿业，如豹文之蔚。

《广雅》曰：蔚，茂也。岂非君子充蒿于内，其发之足以为国之华乎。

或曰：圣人之革，已日乃孚，而曰小人革面者，何哉？曰：非谓革不以心也，盖革之时，无不变易，以应其上，君子之革，既已见于文，小人之革，亦复见于面。见于面者，谓天下皆和说而向王也。掸人使万民和说，而正王面。郑康成谓：面，向也，民心晓而正向王。其义类此。兑说也，四变兑成离，有文明之象，故君子以之兑说见于向王，有革面之象，故小人以之，革道至是，圣人当保其成，故有征凶之戒，贞吉之训。



### 巽下离上

**鼎，元吉，亨。《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饪也。圣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养圣贤。巽而耳目聪明，柔进而上行，得中而应乎刚，是以元亨。**

离明巽顺，虚其上下，而二、三、四三爻实其中，故曰鼎，象也，为其象形也。艮止震动，实其上下，而自二至五四爻虚其中，则颐，亦象形也。而颐不以象言者，何哉？《易》不可执一论也。鼎以象言，而用在其中；颐以用言，而象在其中矣。

木巽火而见于亨饪者，鼎之用也。分足于初，挟耳于五，置铉其上，象固不待辨而明，木巽火，所以合二体之用也，鼎至于亨饪，则鼎之用得矣。亨以享上帝，大亨以养圣贤，言圣人之用鼎也。巽而耳目聪明，柔进而上行，得中而应乎刚，合二体以言卦之才，亦以言圣人革故取新、调和天下之道犹是也。何则？鼎具水火之气，木火巽乎下，水气上达，变腥生为馨香，则宣畅而不郁，故有耳目聪明之义。柔进而上行，则以遯之六二上行，凡三变至五为鼎。柔得中而应乎刚，而鼎之才备矣。其在圣人精神之运，犹水火也，屈己礼下，相与陶成中和，变革强梗，六通四辟，见于聪明之用，而天下莫测其神，而圣人之德备矣。

遯一变讼，下三爻坎水也，坎、离，耳目之象。郑康成谓：互体乾、兑，乾为金，兑为泽，金含水而爻之以木，熟物之象。荀爽谓：震入离下，中有乾象，木火在外金在内，亨饪之象。虞仲翔谓：初、四易位体震，震为帝，在乾天之上，故曰上帝。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鼎之趾、腹、耳、铉各有定位，其在人则小大尊卑之分是也。君子观之，故正其位，使不相逾。调和五味，革生为熟，而后鼎之味成，其在人则调和四方，革故取新，而后天之命定。命者，天之命；凝者，命之成也。天不成命于圣人，则小大尊卑不复有伦，正位则天命之成可知矣。虽然，天命不自成也，所以凝之者人也，故君子至鼎而观象焉，命之所归，故于鼎言命。

《尚书》“庶绩其凝”，古文作“冰”，《说文》谓：冰，水凝也。

初六，鼎颠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象》曰：鼎颠趾，未悖也。利出否，以从贵也。

否者，不善之物。初六居阴，奥渫之象也。鼎取新受味，而以不善之物先下向出之，出否之谓也。鼎下向，则趾颠，然趾颠以出否，何悖之有。何则？否出则新入，于鼎之用有得焉。妻为正室，妾其媵也，以鼎言之，与否则同象，然有子焉，亦取新之义，故得有子之妾，可以无咎也。阳者，人所贵；阴者，人所贱。出否从贵，盖有道矣。初往应四，四成震，震为足，震足在上，颠之象。兑为妾，巽反兑焉，妾降出之象。然初坤，母道也，以子故无咎。

九二，鼎有实，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象》曰：鼎有实，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终无尤也。

二以阳刚得中，鼎实也；五复得中而应之于上，其为实可用矣。虽然，才为时用，而不知守之以谨，招尤之道也。何则？初，四之配也，而我据之；五，我之应也，而四比之，是四与我为仇矣。有仇在五之旁，而我欲之五，可不谨乎哉！不谨则阳亏其实，而于用或匮，谨其所之，虽足以自守，然使四能即我，犹有患也。惟四有疾而不能即我，然后二安而有吉。四不正为疾，不能即之道也。然其难其慎，在二不得不勉。先儒以仇为四者，惟郑、虞与《子夏传》。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亏悔，终吉。《象》曰：鼎耳革，失其义也。

六五鼎耳之位，其所应者二也。九三上行，而五以非应不纳，耳革之象也。耳以虚受，拒而不受，则所以为耳者革矣。乾阳以上行为义，不为六五所受，其行必塞，犹之贤智之士负有为之才，未为上所容，则志不得行，天禄好爵其得食而縻之？故曰：雉膏不食。必以爵禄象雉膏者，离火文明，兑泽沾润，盖亦因鼎而取义也。虽然，六五耳目聪明者也，三为善有加，巽入不已，则阴阳之性终归于和。方其和也，如雨之作，悔虽未亡，当亦亏矣，此其所以终吉。

先儒谓三动成离、坎，初、四相易成震，离为雉，坎为膏，震为行。《集传》谓：兑口在上，不食也。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人君以美利养人为德，所谓鼎实者，非己私也，故曰公餗。覆公餗，则鼎淋漓矣，故曰其形渥。四动成震，震为足而兑毁折之。

六五，鼎黄耳金铉，利贞。《象》曰：鼎黄耳，中以为实也。

六五鼎耳之位，离本乾也，以坤来居中，变而为离，故六五谓之黄耳，犹离之六二谓



之“黄离”，为其有坤中之色也。黄耳以虚受二，二以乾纳之，是为金铉。铉所以举鼎，犹人君以中德虚心纳下，而笃实君子以有为之才巽入之，于是相契而有为，守以贞固，则无不利矣。虽然，人君之受物欲虚，至其行之于外，则以实为用。黄耳之虚，以金铉为实也。

《集传》谓：二之五为正。

上九，鼎玉铉，大吉无不利。《象》曰：玉铉在上，刚柔节也。

干宝曰：凡亨饪之事上达弥贵，故鼎之义上爻弥吉。六五以金铉鼎，则坚而从革，人臣之义也。上九以玉铉鼎，则刚而不变，人臣自振之道也。玉，阳精之纯，上九，乾阳纯极之象，温润见于外，则有节之义也。五以柔处中，嫌于不及，故节以上九之刚，上以刚居成，恐其过，故节以六五之柔。鼎道已成，刚柔相节，此其所以大吉、无不利。干宝所谓上爻弥吉者，此也。宋衷又谓以金承玉，君臣之节。



震下震上

震，亨，震来虩虩，笑言哑哑，震惊百里，不丧匕鬯。《彖》曰：震亨，震来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哑哑，后有则也。震惊百里，惊远而惧迩也。出可以守宗庙社稷，以为祭主也。

阳欲趋上，坤阴压之，阳怒而出，奋而有声，震之所以为动，雷之所以有威也。动且有威，此祸福变化之所藏，不可慢也。震于方为东，于时为春，乃阴阳始交万物屯难之日，然所谓亨者在其中矣。以人言之，遇威而畏，临事而惧，不违于咫尺之间，危坐于冠服之下，虩虩然不敢以笑言为常度，如是亦致亨之道，故曰震亨也。临之九二来为九四，而卦变重震，此所谓震来也。震则百里之内皆变，故惧天威者常虩虩而不自安，虽然，天之怒戏豫驰驱固不可，乃若临匕鬯以交神明，则烈风雷雨所不能迷，君子何惧焉，故曰不丧匕鬯。匕鬯，所以祭也，此震也而以祭言者，《易》取长子以全一卦之义也。

震有亨之道，亨则为福，然非处之以忧惧，则福其肯来乎，故曰：震亨，震来虩虩，恐致福也。则，常也，笑言，人之常度，遇威知惧，祸忧不生，然后可以不失常，故曰：笑言哑哑，后有则也。雷不止于百里，曰震惊百里，则自一方闻者言之也。一方以百里为远，言百里则雷之威无所不至，故曰惊远而惧迩也。出谓君父出，长子守宗庙。《集传》谓诸侯出而朝觐会同，世子监国，以奉宗庙社稷之粢盛。是也。长子主器而不失匕鬯，主祭之道得矣，故曰：出可以守宗庙社稷，以为祭主也。

以九四成卦，惊远谓四也，迩谓初也。四，诸侯之位。郑康成谓：雷声闻于百里，古诸侯也。又诸卦有亨之文者，必具七庙之象。震无三昭三穆之位，而以匕鬯为言者，四、三、二爻乃诸侯昭穆五庙之象也。互体有坎、艮，《集传》谓坎为棘、艮为手，以棘载肉而升之俎也。坎震为酒，离为黄，酒郁鬯也。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惧修省。

恐惧修省，所以能致福。然徒知恐惧而不能修省，无益也。修省出于恐惧，则所以修省者无伪矣。洊雷，相因而至。

初九，震来虩虩，后笑言哑哑，吉。《象》曰：震来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哑哑，后有则也。

初九之辞具于卦，而再见于爻者，盖虩虩恐惧，当于其早，致福早故后有则，见于初，所以训其早也。初九以刚下柔，其恐惧不晚矣，不然虽惧何及。

《说文》曰：虩，恐惧也，又蝇虎虫。《集传》谓：蝇虎谓之虩者，顾虑不自宁之意。

六二，震来厉，亿丧贝，跻于九陵，勿逐七日得。《象》曰：震来厉，乘刚也。

游震之来，二方乘九，其处震可谓危矣，故曰震来厉。处震危，虽有利泽及人之资，亦将厚亡而不暇恤，故曰亿丧贝。诸家惟郑康成训“亿”为数，言其丧贝之多也。二以乘刚之失，在震来之际，犹仓猝危迫，不能无丧，况夫位之不当者乎。二既居中得正，使能动而保五，则乘刚之失，尚可补也。时过事已，所丧将复还矣，故曰：跻于九陵，勿逐七日得。大抵恐致福，后有则，皆因惧有终之道也。阳位在上，郁而在下，震而后复其所。七日者，阳复之数；陵者，地之高；九者，阳之极。二能升于九陵，七日得其所丧者，皆震之理也。又自二之五，自五还二，其数七；有震足，故可跻；三动成离。虞翻谓离为羸，蚌贝也。贝，孔氏书谓水物。

六三，震苏苏，震行无眚。《象》曰：震苏苏，位不当也。

苏苏犹言神气复还，盖六三居震极，所处不当，威惧迫之，神气已自失，然震极则有可出之理，兢兢则有啞啞之望，是以苏。曰苏苏者，盖言累惧、累苏，忧畏之极也。虽然，处不当位，苟不知动，是遇威而不改，虽震不能反其生也，故曰震行无眚。虞仲翔引《春秋》秦谍谓死而复生曰苏。六爻惟初、二言震来者，来自外至，亦震之始。自三而上，皆处之之道也。

九四，震遂泥。《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负阳刚之才，当震动之时，能极其才，成就有为之功，可也。群阴掩之，半途而止，遂陷溺而不出，失其所谓震亨者矣。何以知其然？四自临之二震动而上，可以有为矣，而陷于四阴之中，震为大涂，而互体有艮，故知其半途而止，位复在坎，岂复有光耶。先儒谓坤土得水为泥。

六五，震往来厉，亿无丧，有事。《象》曰：震往来厉，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丧也。

震动之会，以六五在尊位，非栗栗危惧，不可以济。五往而上，则柔不可极，退而下，则刚在其后，为五者必能知往来之危，以危道处之，则终无危矣。往来厉者，所谓以危道处之。亿无丧有事者，所谓终无危也。

亿，数之盈；亿无丧，则万有皆全。故《象》谓之大，大无丧，则可以有事矣。何则？中者，天下之大本，人君宜日奉之以为事者也，有之则安，失之则危，惟不惧其危而自以为安，则亿丧而事失。苟知往来之危，以危为行，则从容大中之道，无适而非吾事矣。

先儒谓乘刚山顶故危，此谓互体有艮，亦以见六五非可安之地也。

上六，震索索，视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邻，无咎，婚媾有言。《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虽凶无咎，畏邻戒也。

孔颖达谓：索索，心不安之貌；矍矍，视不专之容。震索索，视矍矍，则有歉于内而目动于外之谓也。上六之所以至是，为其不得中而已矣。不得乎中，而神气之急已如此，况欲犯威而动耶，故征凶。夫上六与六三类也，在六三则行无眚，在上六则征凶者，三居下体之上，犹可动而出；上居一卦之极，无所之矣。虽然，六之在震，以所处不当，遂有中外悚惕之态，是求之于身，已无可为，盍亦以邻而震乎，以邻而震，故曰震不于其躬于其邻，谓观五所为而知警惧也。五居尊位，以乘刚之故，不免于厉，得中而后始可无丧，则以阴柔处震极者，可以戒矣。戒则观邻之畏，故虽凶无咎。虽然，三之应，则三亦乍苏，居急难而所亲不相致力，此有言之道也，故曰婚媾有言。三有临兑，兑为口，故曰言。

《集传》谓：上六惧而动成离，离为目，视矍矍也。





## 艮下艮上

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彖》曰：艮，止也。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敌应，不相与也，是以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也。

艮与震对，震动也，艮止也，二者皆系乎时，惟系乎时，故行必有止，止必有行。震自九四以下，三爻互体有艮，是震虽为行，止在其中也；艮自九三以上，三爻互体有震，是艮虽为止，而行在其中也。行止之义，不言于震而言于艮者，盖止动尤人之所难也。艮止之道非安静不可，故其象有取于山，知安静之道，则于止无不可矣。

止事于未形，止欲于未萌，凡止之道以不见为贵。背者，人之所不见也，不见而止，故不获其身，不获其身谓不得其身也。耳、目、口、鼻、心思，百为总而号之，谓之身，得其身，则声得乎耳、色得乎目、味得乎口、臭得乎鼻、好恶哀乐得乎心，我既得物，物亦得我，尚能止乎？背而反之，则向之有得于身者，一切付于无营为之地，处阴休影，七凿皆闭，至是虽相与游于庭，而不见也。庭者，交际之所，出入所自，苟行于此犹不见其人，是真无所见矣。止道如此，可以无咎。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卦言无咎之道在是也。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彖》明止之用在因时也。

艮，东北方之卦，万物之所成终而成始，此动静之际，与震对者，于此而止，乃其所也。不然，宜止而行，道将大悖，其能光明乎。以时言之，天地之道止于艮，然后自震而出，相见乎离，蕃鲜盛大，光明孰甚焉。反而在己，其止于背者，亦若是而已。卦以兼山，故上下敌应不相与，敌应不相与，则彼此不相求，有如我不求彼而彼尚来求，则身尚可获，庭或有人，其能止乎？既曰不获其身，又曰不见其人，正谓彼此相忘也。

《集传》谓：上下两体，爻不相应，譬则两人，震之初越五而之上，一人背而往也；九四去四之三，一人背而来也。艮为门阙，中庭也，两人背行于庭，虽往来而无所见。凡重卦皆敌应不相与，而独言于艮者，盖艮止则无相与之情，故取以为义。四动成离，故光明。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各止其止，故有不出位之义。苟出位之心不忘于胸中，今虽暂止，终亦违义命而已矣。惟自位之外无容心之地，然后为至，此非观兼山而通其象者不能也。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贞。《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初以柔处下，分也；于艮能止，正也。趾附足，其行在先，艮其趾，则止于未行之前矣，所以无咎。虽然，柔之性易变也，苟艮止于前而妄动于后，则终亦有悔，故以利永贞为训。《象》曰未失正者，所以鞭其后也。震为行，在震之下，趾也。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随，其心不快。《象》曰：不拯其随，未退听也。

人之行，趾随腓，腓随股。九三股也，二腓也，初趾也。三以阳刚止于上，其为股者不行矣。股先不行，腓安能进，腓之不进，无以举其趾矣。夫二有中正之德，心在于举类以从五，而三以阳刚止之，腓独奈何哉，宜其不快于心也。二之不快，非为己也，上欲从君，下欲举类，其不得遂者，时也。时在所止，而二犹未之退听者，以中正之道不应久睽，九三过中之刚非能久止，时乎可行，则拯其随而偕动矣。故曰：不拯其随，未退听也。“艮其腓”与“咸其腓”取象同，其为义则异。二动成巽，巽为股，互体有坎，先儒谓坎耳，故听。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厉熏心。《象》曰：艮其限，危熏心也。



艮其背则止其所也，限者，上下体之际。虞翻谓腰带之处。艮其限，则非其所矣，其可止乎？非所可止而固止之，则上下不相从，必至于列其夤。马融谓：夤，夹脊肉也。肉辅脊，则身有主而可立，分列其夤，则百体无以相属，故忧危之烈，熏灼及其心。此言不止于其所者，祸有如是也。心处中，背处阴，夤在背之里，乃脊膂之类，与心密相向，列其夤，则心安得不焦灼也。

熏心，诸儒读不一。子夏、王弼作“薰”。孟喜、京房、马融、王肃作“熏”。虞翻作“阍”。荀爽作“勋”。作熏者，谓熏灼之也。作薰者，后来者加草也。作阍者，谓阍所以守门，坎盗动门，故厉阍心。作勋者，云或误作动。《集传》谓：古本乃“动心”字，传者误并以成“勋”。亦何止于动心而已也。虞氏攻熏灼之义，则曰未闻《易》以坎水熏灼人，此虞未之深思也。大抵祸虐酷烈皆比于火。又坎之画正阳爻也，阳在四阴中，独致其虐，乃背夤受害之象。又坎为心病，则熏灼其心，岂不然哉。

六四，艮其身，无咎。《象》曰：艮其身，止诸躬也。

庄子载夫子之言曰：惟止能止众止。六四之止，仅足自止而已，不能止众使之止也。既曰自止矣，何以不能止众欤？曰：四居高位，无止众之才，居动而静，彼扰扰而起者，初无以定之，是其为止仅可而已，非止众之止也。虽然，艮止也，而曰居动，又曰扰扰而起者，盖互体有震，四居震动之中，能以柔静自处，故无咎。然自身之外，无能为力也。故《象》曰艮其身，止诸躬也。四在中，上之体，故为身。

《集传》谓：坤为身，坎三折之为躬。

六五，艮其辅，言有序，悔亡。《象》曰：艮其辅，以中正也。

辅者，言之所自出，艮其辅，则其言止矣。貌言五事之先，所谓止者，非止而不出也，言有序，则止而不乱矣。辅车之乱，浮躁使之，故艮其辅，则言有序。六五君位也，以六居五，宜有悔，能艮其辅，则悔亡矣。王言惟作命，人君出言有序，则守其中正，施命告四方，可以为艮之主而天下定。

杜预《春秋》：震为车，辅颊车也。互体有震，而艮止其上，艮其辅也。虞氏谓三至上颐体，艮止之，艮其辅。或曰：六居五，安得为正？曰：以中故正也。

上九，敦艮，吉。《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终也。

惟民生厚，因物有迁，迁者为其不能止也。迁而不止，厚之所以不终。上九以刚实之性主艮，而终守之，所谓敦艮也。又重艮有震，群阴不忘乎动，上能敦艮而不移，则不但止其身而已，此其所以于六爻独吉也。上九艮终而不为极者，盖时在可止则止，无过极，但取其厚，与临之“敦临”同也。

虞氏谓：坤为厚，阳上据坤，故以厚终。

## 卷 十 三

### 下经（渐至旅）



艮下巽上

渐，女归吉，利贞。《彖》曰：渐之进也，女归吉也。进得位，往有功也。进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刚得中也。止而巽，动不穷也。



乾坤变而为巽艮，交而为渐，交谓否六三进为六四，九四下为九三也。进为六四，女归乎外也；下为九三，男下于女也。六处三，非正也，进居四，为上体之下，得位而正矣；九处四，非正也，下居三，为下体之上，亦得位而正矣。男女位皆得正，独以女归为言者，取渐之义在女不在男也。渐之进，以止为本，以顺行之，进虽不急，而日入于进，如女之归也。进能如女之归，此其所以吉。

虽然，渐之成卦以六四之进得位，而《彖》乃谓其位刚中者，何哉？刚中谓五不谓四也。或问：此女进也，何与乎九五之位？曰：进得位，往有功者，谓男女正也；进以正，可以正邦者，谓君臣正也。人之道莫先乎男女，推男女正家之道，则君臣正邦之道也。圣人取九五刚中之德，以足男女正位之义，故曰：进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刚得中也。

大抵男女正者，所以原其始；君臣正者，所以要其终。皆不过乎位而已。先儒刚中之位，或以为六四，或以为九三。曰六四者，谓其进而得位也；曰九三者，谓其在一卦三阳之中也。然以六谓刚，以三为中，岂理也哉？

《集传》曰：内止静，外巽顺，其动不穷也。动言三、四动，动而止，所以不穷。大抵其进锐者，其退速，退速盖不穷之反也。唯动而愈出者，是谓不穷。

《象》曰：山上有木，渐，君子以居贤德善俗。

孔子曰：如有用我者，三年有成。则后之求善俗者，其可遽乎。居贤德谓久任贤德之人，不求之以遽，使彼得尽其才，下皆安其政而信之，然后俗可善也。善俗之道，如山之有木，顺其性而生养之，则日入于蕃大而弗之觉。苟贤德不得所居，迁徙流转，失其所谓美成之久，则虽有牛山之木，不能成矣。此君子所以观渐也。

先儒谓乾四之坤为艮、为居，以阳善阴，故以居贤德善俗也。

初六，鸿渐于干，小子厉，有言无咎。《象》曰：小人之厉，义无咎也。

渐互体有离，离为飞鸟，故六爻皆以鸿为象，以其识去就之义、进退之时也。又李鼎祚谓：鸿随阳，鸟喻女，从夫故言于女归之渐，渐之初，所处穷下，在己未能有为，在上莫之援助，此君子自信，小人谤伤之日。初不敢妄动，渐于水涯，其自处善矣。小人既忽人之微贱，又恐其进而不止，与己争也，遂厉而有言，然其有言者，小子而已，初亦何伤哉，故曰：小子之厉，义无咎也。艮为少男，故有小子之称，不必指名一爻。出而有言，则艮之小子也。坎为水，干者，水之湄，渐于干之象。二动而厉，已成兑，兑为口，有言之象。

六二，鸿渐于盘，饮食衎衎，吉。《象》曰：饮食衎衎，不素饱也。

中正之臣，遇中正之君，然后可以有为，然进不以渐，上意未孚，则小人得以危之。六二怀中正之德，自干而进，不为不渐也，进渐则德美著而上意信，一旦相得，如盘石之安矣。饮食衎衎，此其时也。饮食宴乐见于需，饮食衎衎言于盘，盖需暇平定，则饮食可以将礼意而相和说，此安富尊荣，孝弟忠信之所由。君子不素餐之道，先儒以承三应五为不素饱者，为阳爻实也。艮为山石，二动成兑，兑为口，饮食之象，又为说，衎衎之象。

九三，鸿渐于陆，夫征不复，妇孕不育，凶，利御寇。《象》曰：夫征不复，离群丑也。妇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御寇，顺相保也。

《尔雅》：高平为陆。始渐于干，进而之盘、之陆，进而渐高，得位之象也。居艮之极，上复无应，可以止矣，又复进焉，失渐之义，所以有不复、不育之凶。不复、不育，盖言贪进苟合，则行藏失据，邪正错杂，不能成实德也。何则？阴阳相好也，阴阳皆正，则各从其应，阴阳偏立无偶而相比近，此乱之所由。九三、六四其有焉。九三上

无应而亲四，六四下无应而比三，三务进而妄动，故征不可还，四失守，去而私交，故孕不可育。虽然，三在艮体，初与二乃其群类也，三若止而不出，能与其类相保，非但于理为顺，虽外患可御也，故曰利御寇，不然则凶之道。寇阳者，阴也，四阴在外临坎，坎为盗，三不动，以阳刚止于前，坤以二阴助于下，无不利矣。圣人之戒，戒三之行也。先儒谓三动坤顺，坎象不见，故利御寇。

**六四，鸿渐于木，或得其桷，无咎。《象》曰：或得其桷，顺以巽也。**

鸿渐于干，卑之所也，于盘、于陆，则渐高矣，于木则又高矣。木虽高，然山木之枝，非水鸟所安，如得其桷，则庶乎其可安也。四虽高，然上下两阳非六所安，苟能顺以巽，如鸿得桷，则无咎也。《说文》：秦曰榱，周曰椽，齐、鲁曰桷。盖木之方大可为榱桷者，非樛曲之枝，故可安也。《象》又取顺巽以足六四无咎之义，大抵为务进履危之戒。

李鼎祚曰：四居巽木，爻阴位正，桷直之象。

**九五，鸿渐于陵，妇三岁不孕，终莫之胜，吉。《象》曰：终莫之胜，吉，得所愿也。**

渐于陵，则又高矣。孟子为高必因丘陵，因丘陵可以为高，则陵犹非高之极矣。五君爻也，然犹不极其高者，君道贵中，九五以中正之道为渐之主，所以不敢极也。夫下有中正之臣，助吾有为者，人君之愿也。上有中正之君，得行其志者，人臣之愿也。上下之愿有时乎不得者，必有不正者间乎其中，三、四是也。二、五欲合而三、四间之，所以三岁不孕。虽然，中正之道，物岂能终胜之哉。三、四既变，二、五相应，君臣志遂而美实成矣。巽为高，艮山在下，陵之象。离为大腹，三、四易位则离毁，故不孕。三岁虽阅时淹久之喻，然五由四之二，二由三之五，皆历三爻，亦其象也。

**上九，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吉。《象》曰：其羽可用为仪吉，不可乱也。**

上九复于陆，《子夏传》、孔颖达、李鼎祚皆谓上九、九三各处一卦之上，故皆言陆。陆者，高之顶也。《集传》于《丛说》亦主其言，谓渐至上九，亢矣，是以上反而之三，然后安处。惟安定胡先生谓：遍观经文，无高顶曰陆之文。字当为“逵”，盖字之误。逵，云路也，言鸿之飞，高至于云路，其羽翎毛质可以为表仪。故《易传》独然其说，引《尔雅》“九达谓之逵”，今当以“逵”为正。盖诸卦象物者多矣，未有重复者。夫鸿之义同也，至于干、于盘、于陆，义不可同也。亦犹需之义同也，至于郊、于沙、于泥，义不可同也。爻随体变，义随爻变，上九岂得与九三俱渐陆哉！

鸟之羽皆有用，而各有所取。雉羽取其采，鹭羽取其白，鸿雁之羽取其知时。自盘而上，虽于鸿为渐高，而非其所安，至于升云路而高翔，次序有列，所以为鸿者，邈乎其不可及矣，此非驯致之效欤！故取其羽用以为仪，则君子进退去就之志，亦孰得而乱之，可观以为法矣。

干宝曰：有德而可爱，有仪而可象，故曰其羽可用为仪。



兑下震上

**归妹，征凶，无攸利。《象》曰：归妹，天地之大义也，天地不交而万物不兴。归妹，人之终始也，说以动，所归妹也。征凶，位不当也。无攸利，柔乘刚也。**

反艮为震，反巽为兑，艮与巽为渐，震与兑为归妹。渐以中二爻升降而得位，故六爻皆正；归妹以中二爻升降而情通，故六爻皆不正。归妹，渐之反也。圣人于归妹取其情而已，故合以为卦。然男女情胜则流，故不当位、无攸利之戒著焉。



《易传》曰：卦有男女配合之义者四，咸、恒、渐、归妹也。考之于经，恒者，男女之位，亦天地之位也；咸者，男女之情，亦天地之义也。义者感会之宜也，男女之情既于咸见之，而复以为归妹者，咸者止而说，归妹者动而说，止而说故咸亨，然犹以贞为利也，则说以动者，安得不征凶乎？妹者，少女之称，二十而嫁，故少之，不必专以九女嬖娣为说也。少女归长男，是以说，说者，动之因也，说以动，阴阳相交，此为子、为父、为妇、为母之道，人之所终。推之天地，乃上下相交，万物之所由兴起也。

虽然，分不可逾，常不可变，男女之位如之何而不正哉。取婚姻之义，交感之情，则震、兑为夫妇之端，于此而又动焉，凶之道也。动而凶，则无攸利矣。天下固有权一时之宜，不以正动而得其利者，男女之动不正，则以柔乘刚，无往而能利。故《象》曰：征凶，位不当也。无攸利，柔乘刚也。

乾天、坤地，三、四升降，天地相交之义。故虞翻谓震东、兑西、离南、坎北，此卦最备四时。谓有坎离者，互体也，此四时终始之象也。崔憬曰：中四爻皆失位。《易传》曰：初与上虽当阴阳之位，而阳在下，阴在上，亦不当位也。

《象》曰：泽上有雷，归妹，君子以永终知敝。

有始必有终，终则敝，此天下之常理也。欲永终而不敝，在于知其敝，使之常新而已。天下之不能图，惟厥终者，皆为其不知敝也。然君子必观象于归妹者，何哉？泽上之雷，一时阴阳相感之义，过则已矣，顾岂常哉，亦犹男女以说而动，此婚姻感会之情，其久远之道，不在是也。久远不敝在乎正位，故守正者所以永终，欲永终而不守其正，是不知敝，自敝也。复相弃背常，在于华色衰落之后，顾有不正而无敝者耶？归妹，霜降候也。

干宝曰：雷薄于泽，八月、九月将藏之时也。君子象之，故不敢恃一时之虞，而有将来之虑。

初九，归妹以娣，跛能履，征吉。《象》曰：归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卦之有兑，盖取于少女，初在兑下，少女之娣也。女虽少，正嫡也；初虽贤，无正应也。无应于正，则不可以有行，故为跛。然从长以归，亦足以说，故跛能履。此非失礼而违训，乃归妹之常道也，是以征吉。征吉谓以常道从嫡而行，则吉也。初以正动已吉，从三承四，又正而吉，故《象》曰吉相承也。大抵有贤德在下未能有为，而能从人以正道进者，类此。

虞氏谓初在三下，动而应四，故称归妹以娣。《集传》谓：震为足，兑折其左，跛也。从三有应，跛能履也。

九二，眇能视，利幽人之贞。《象》曰：利幽人之贞，未变常也。

跛能履，眇能视，并见于履之六三。归妹以跛、眇分于初九、九二两爻者，盖初与二同体，初以无应，从三而动，以征为吉，故曰跛能履；二虽有应，以上下未正，守常约己，故曰眇能视，大体同也。归妹自泰来，其成卦在三、四两爻。六三妇也，九四夫也，初与二皆从三承四，而二则有应，未著所以相亲者，犹未明初九言归妹以娣，而于二不言者，以同体故言于初以见之也。夫二之与五，虽不正位，然二以贤德处内，守常不渝，则五将下之矣，故曰利幽人之贞。

《集传》谓：初动二不动，成坎，坎为隐伏，女在窈窕幽间之象。李鼎祚易谓：震上兑下，离目不正，故眇能视。

六三，归妹以须，反归以娣。《象》曰：归妹以须，未当也。

须，待也。《集传》引陆震之说：天文，织女贵，须女贱，谓贱女为须，岂有待宠之意耶？六三以阴居阳，为说之首，而亟趋于动，使有正应，则六三行矣，奈何居不当位，动不以正，故上莫之应，急售无应，退而须之，此女之贱者，然无凶咎者，以能反归而以娣进也。二者，三之娣，反归以娣，五为正应，三庶乎可以塞未当之羞也。

《集传》曰：六三既曰所归妹，又曰须，何也？自变卦言，泰四之三成兑，兑者，震所归之妹也。自爻位言，三无所归，须也，故曰曲而当。安定胡先生引《春秋》隐二年书伯姬归于纪，至七年书叔姬归于纪，当二年伯姬归纪之时，其年尚幼少，故待年于鲁国。待年亦须之义，而于六三爻义不合。

九四，归妹愆期，迟归有时。《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四居动始而无正应，归妹而愆期者也。然则与六三之归妹以须同欤？曰：不同也。六三居说处极，归而不售，盖女之自贱者也；九四居动处阴，静以待时，盖女之自重者也。女之嫁，犹男之仕，岂能使人必售哉。自处有道，虽迟何愧？故曰迟归有时。《象》又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谓待男而行也。愆期非四之过，而待时守己实四之美德。大抵女归以仲春，震者仲春之月，而四不得其偶，愆期也。初动从三，然后四得其应，迟归有待之象，叔姬之归，施之九四，则爻义合矣。

六五，帝乙归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几望，吉。《象》曰：帝乙归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贵行也。

五者君位，六者女象，六五，帝之妹也，帝妹在五，帝以妹下嫁之，女乃下于长男，此爻盖明虽王姬之尊，犹不敢失妇道而自骄也。与泰之六五同也。由是知帝妹以谦降为德，而不以礼容为饰，礼容之饰归者，娣嬖而已。袂，盖衣之为礼容者也，故曰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夫小君以中为位，以贵而行，下主群嬖，阴道盛矣，使其不自谦降，犹修饰治容，与下争宠，则妒忌僭侈。阴道盛极，将如月之盈矣，故曰月几望吉。坎月、离日，震东、兑西，日月相对望之象。三动成乾，乾为良。帝乙之辨，见泰卦。

上六，女承筐无实，士刲羊无血，无攸利。《象》曰：上六无实，承虚筐也。士者，上六之夫，上六阴虚，处非其所，盖女归之穷。筐筐不实之象，妇人之职，与其夫相与供祭祀者也，妇持虚筐，夫欲刲羊实之，复不得其血，祭祀之道阙然矣。三非上之正应，以刲羊言者，盖三亦阴虚，不能宰制，所以见妇不妇、夫不夫，无一可也。

鼎祚易谓：震为筐，兑为羊，离为刀，坎为血，三、四复位，坎象不见，故无血。《集传》曰：震兑，夫妇也，而曰士女，言夫妇之道不成也。《春秋传》载史苏之占：士刲羊，亦无益也；女承筐，亦无贶也。益音荒。

䷶

离下震上

丰，亨。王假之，勿忧，宜日中。《彖》曰：丰，大也。明以动，故丰。王假之，尚大也。勿忧，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

丰自泰来，泰之九二升至九四为丰，而成明动之象，故曰：丰亨，王假之。假之为言至也，丰大也，以大故亨也。王业之大，非王者不能至也。既至于大，则惟忧畏为可保，盖盈虚消息不可恃以为常，而日昃之离人君所当戒也。忧畏之道当如何？常使如日之中而不昃，则可以勿忧矣。





《集传》谓：离下有伏坎，为加忧，离见坎伏，勿忧也。何则？物盛则有蔽塞之患，蔽塞则无丰大之功，人君之德如日正中，光明不亏，然后群目向之，亦皆趋乎盛大之域，此丰之所以为亨，卦之大体也。析而论之，丰之所以大者，以其动而明。

崔憬曰：明则见微、动则成务是也。盖动而不明，则妄行颠错，至于失理；明而不动，则有才不施，无以成功。两者一偏不足以成大，此明以动所以能丰，而离之体所以在震之内也。大者，王之所尚，照天下者，王之所宜，二者皆恐其太过。大而过于大，必损；照而过于照，必亏。故昃食之戒，《彖》申于后。日之昃、月之食，此盈虚消息之数，大而天地，幽而鬼神，犹所不免，而况于人，惟圣人以道御之，故盛大之业光明而常新，不然，大其可穷邪？

或问：鬼神盈虚之道如何可见？曰：所谓鬼神，盖理之在幽微者，人则显而明，盖言消息之理，幽明均有，不必拘泥灵变之鬼神，而以著于迹者为消息也。

鼎祚易谓：五动之正，则四变成离，离日中当五，在坎中为忧，宜日中则体两离，照天下也。五息成乾，为盈，四消入坤，为虚，四变离日，过中则昃，月盈以乾，四动则食，又乾为神，坤为鬼。《集传》又曰：明动不已，未有能保其大者，保此道者，其唯中乎。故曰：日中则昃，月盈则食。

《象》曰：雷电皆至，丰，君子以折狱致刑。

折狱所以屈服其辞，非明不可；致刑所以抵人于罪，非威不可。离所以为明，震所以为威也，合二体而皆至焉，君子观之，则折狱致刑之象也。又丰亨之时，治已极于盛大，非但妨功害成之人，在所当禁，而轻听断忽人情，亦圣人之所戒，故折狱致刑于丰言之。

荀爽曰：阴据不正，夺阳之位，故折狱致刑，盖谓二也。虞氏谓：噬嗑四失正，三以兑折之，折狱之象。朱震曰：雷电皆至，万物丰大之时，丰则生讼，故君子法其威明并用，以治刑狱。电明照也，所以折狱；雷威怒也，所以致刑。折狱者，以正折其不正，初、二、三，正也，而二有伏坎，为狱不明，则枉者不伸。致刑者，刑其不正而已，四、五，不正也，兑为刑杀，不威则小人不惧。噬嗑其明在上，君子在上之事也，故为明罚飭法。丰用明在下，君子在下之事也，故为折狱致刑。

初九，遇其配主，虽旬无咎，往有尚。《象》曰：虽旬无咎，过旬灾也。

旬，均也，故荀爽本句作均。大抵势不两大，两大必争，争则有咎，两大不争者，惟初九、九四为然。盖丰以离、震成卦，初，离之始也，以明为德，而其用在动；四，震之始也，以动为功，而其本在明。两爻势均力敌，相须而不可以相无者也。然离、震既均敌，震能独为主乎？曰：离自内之外，意在于动，四者动之主，与初虽不相应，初往趋之，势均力敌，受而不争，兹其所以为配主。又九四自泰之九二来主丰，惟初与之势均力敌，故曰：虽旬无咎，往有尚也。盖过于均，则偏胜之患生，是以灾。

鼎祚易谓：四在震为主，四失位则变成坤，坤数十，四上之五成离、坎，离为日，旬之象。坎为灾，体大过，故过旬灾。谓体大过者，互体有兑、巽也。

六二，丰其蔀，日中见斗，往得疑疾，有孚发若，吉。《象》曰：有孚发若，信以发志也。

以阳遇阳，彼此皆明，故初与四往则有尚；以阴遇阴，彼此皆暗，故二与五往则有疑。夫丰亨之时，六二以阴居阴，则在我者已无所见，丰其蔀者，欲求其应，则在彼者又无所发，日中见斗者也。蔀者，暧昧之物；斗者，昏见之星。《汉志》曰：斗为帝车，运动四旁。五在震位，有斗车之象，然迷东西者，斗柄指天而悟。六二居暧昧不明之中，先已为东西所迷，趋而求正，乃见非时之斗，以疑病矣。虽然，二中正也，而五为



正应，以中正自信，久而不变，则上下交孚，向之蒙昧者皆发矣，岂不吉哉。圣人為此象，盖使人知中正之道非阴柔所能久蔽也。

虞氏谓：丰有噬嗑之变，噬嗑离上震下，互体有坎、艮，坎北方也。鼎祚易谓：艮为斗，斗见于离，日中之谓。《丛说》谓：震巽为草莽，上与坤交，有蓐之象。

九三，丰其沛，日中见沫，折其右肱，无咎。《象》曰：丰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终不可用也。

虞氏谓：日在云下为沛，然以蓐类求之，则“沛”作“旆”。王弼曰：幡幔者是也。安定胡先生谓：沛系于旗竿，旌旗之垂也，义亦为旆，皆掩蔽光明之谓。三居离而过中，是自丰其掩蔽，比蓐有加矣。

《九家易》谓：沫，斗杓后小星。马、薛皆谓辅星。日中见沫，盖言所见之愈不明也。何则？三以志应上六，既远且阴，而又离体之明已昃，故沫日见。夫日中之斗虽不足以指迷，然比杓后之小明犹愈矣。

问者曰：三有阳刚之性，而反比二阴为不足，何哉？曰：二中正也，惟与中正相应，故久而后可以发志；三不中也，与上既不以中正相得，故动而至于折肱，不可用矣。夫眇犹能视，跛犹能履，折肱未必不可小用，然不可以大事，是终不可用焉。三自取如是，尚谁咎哉。

虞谓上之三人坎云下，故见沫，在噬嗑折艮入兑，艮为肱之象。

九四，丰其蔀，日中见斗，遇其夷主，吉。《象》曰：丰其蔀，位不当也。日中见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二爻丰其蔀，谓六二日中见斗，谓五也；四爻丰其蔀，谓九四日中见斗，亦谓五也。何以言之？二、四俱以阴暗原自蔽障，有震巽草木交蔽之义，故皆曰丰其蔀。二应五者也，四承五者也，五以阴柔得位，无以指二、四之迷，故皆曰日中见斗。

虽然，二与五为正应，所望于应者不足以相照，二亦奈何哉，守其中正以俟诚信之感发，庶乎可以济丰矣。四则不然，与初虽不相应，亦其等夷，且在应位，趋而向之，明动相资，助上足以有为，此其所以吉。且初向四，则四为主；四向初，则初为主，所谓相须不可以相无者也。然初谓四则曰配主，四谓初则曰夷主者，盖四在阴位，有配之义，此盖以位言也。初与四二阳同德，乃其等尔。此盖以爻言也。四得初同进，而在震体，故曰吉行。

六五，来章，有庆誉，吉。《象》曰：六五之吉，有庆也。

九四自泰来而成丰，四自来也，既至四矣，五屈己下之，四与五共天位，交相有为，此五来之也。九居四，犹人臣含晦其美者，非人主有以来之，则含而不发。五乃能以丰亨之主，来四以谦虚之德，是谓来章，兹其所以有庆誉也。

或问：五不来二而来四者，二与五不相应也？四、五固非相应，圣人于六五一爻，专取下贤之义也。又五下四，则六爻皆正，阴阳俱得其偶，庆誉之所由生也。互体兑为说、为口，庆誉之象。

鼎祚易谓：五动得正，则二来应之。又曰：五动成乾，乾为庆。

上六，丰其屋，蔀其家，窥其户，阒其无人，三岁不覿，凶。《象》曰：丰其屋，天际翔也。窥其户，阒其无人，自藏也。

丰其屋者，上六以高亢自居之象；蔀其家者，上六以阴暗自蔽之象。窥其户阒其无人者，上六既以高自绝、以暗自蔽，虽其所亲亦弗之与，谓九三也。故三岁不覿，谓历



时久而三弗往应也。非三绝之也，上六丰蔀掩蔽，自晦藏之，咎也。居丰之极，无致丰之道，有凶如此，皆其自取也。

翔，王肃本作“祥”。孟喜谓天降以恶祥，是亦一义。《集传》：如飞鸟务上翔于天际，岂复能降哉，翔之义也。藏，古本多作“戕”，马融、王肃谓自伤残也。鼎祚易谓：四动坤为阖户，三隐伏坎中，故闾其无人。又谓：震木，数三，故称三岁。曰隐伏坎中者，谓五降四，则三在坎中也。《集传》又谓：上动成离，离为飞鸟，乾为天，在外卦之际，天际翔也。又乾为三岁，自四历三爻，三岁之象。



### 艮下离上

旅，小亨，旅贞吉。《象》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顺乎刚，止而丽乎明，是以小亨，旅贞吉也。旅之时义大矣哉！

旅之所以成卦者何也？以卦自否来，否之六三升为五，是在内者出而之外，否之九五降为三，是在上者止而在下，卦之所以为旅也。旅谓失其所也，旅而失所，虽尽其道，可以小亨而已。有小亨之理，而旅不以正，未必能亨也。故曰：旅小亨，旅贞吉。

柔得中乎外而顺乎刚，此以六五一爻为言也。止而丽乎明，此合离、艮两体为言，亦以见九三虽降而犹不失其正也，小亨、贞吉之道，其在兹乎。夫旅外则不免于顺刚，顺刚而柔过其中，不可也，五之于刚，虽上下顺之，而守其中道，则所以为五者无歉矣。旅顺刚则不免于有所丽，有所丽而非其所托，不可也，艮之体止而丽乎明，则所以托人者不至于失已矣，内守其中，外得所丽，非大人知时义者，未易臻此，其夫子在旅之爻乎！

姚信曰：否卦三、五交易，去其本体，故曰客旅。蜀才曰：否三之五，柔得中于外，上顺于刚；九五降三，降不失正。止而丽乎明，所以小亨贞吉。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狱。

折狱用刑，以明为本，故雷电噬嗑、雷电丰皆有刑狱之象，为其体有离、震，离明、震威故也。若旅之离则与艮合，无震威之象，而乃亦以刑狱为言者，盖失所之谓旅，小人失所在外，系而不动，又上有刚明者，临之刑狱也。君子观山火之象，则宜察所为之情。又山上之火，虽高且明，然亦不以留照尽用察秋毫为功，其在狱也，得其情则已矣，尚可留哉。虽然，反责为旅，责亦有离、艮，而《象》谓“无敢折狱”者，责火在内，君子自明之象也，离为明，坎为狱，三不动，坎不成，不留狱也。

初六，旅琐琐，斯其所取灾。《象》曰：旅琐琐，志穷灾也。

旅虽穷，能固穷犹可小亨也。惟以阴柔在下，不自振拔，所为琐琐，招忧取咎矣。诸卦无应者始为穷，旅卦独初有应，而反得失所之灾，何也？盖初居艮体，上虽有援，我以止而不能前，四居离体，性不就下，彼方亢而不肯接，有应不相及，此旅志之所以取灾。穷不灾者，无有也。陆绩曰：琐琐，小也，艮为小石，故曰旅琐琐。虞氏曰：坎为灾，艮手为取。《集传》曰：艮为小动，而之四复成艮，小之又小，琐琐也。

六二，旅即次，怀其资，得童仆贞。《象》曰：得童仆贞，终无尤也。

中正之于人，无所不利，用之于旅，其利博矣，即次、怀资、得童仆是也。旅即次，则其身安；怀资，则其用利；得童仆贞，则其助力。以爻考之，二者中正之位，居之则安，旅虽失所，犹可就次舍，此即次之象也。五不应二，二无所资，然能守中正以待之，是犹有货贝而不自暴，不害其为用，此怀资之象也。初以阴柔承二，二乘于上而下资其力，得童仆之象也。履二乘初，待五之求，所获之效如是，然后知中正之于旅，其利博矣。

《九家易》曰：以阴居二，即就其舍；承阳有实，故怀其资；初者卑贱，二得履之，故得童仆。《集传》曰：童仆，一本作“僮仆”。艮为少男，初卑阴贱，二在上畜之，童仆也。初于二，得童仆贞也。

九三，旅焚其次，丧其童仆，贞厉。《象》曰：旅焚其次，亦以伤矣。以旅与下，其义丧也。

九三不为上所与，而欲与其下，于义为失。何则？下谓初也，二得其位，初承之于下，二与之，故肯尽力。九三处高自绝，不为上所与，离已焚其次，乃下而与初，初方以贞道童仆于二，其肯为三尽力乎，此焚次、丧童仆之道也。

鼎祚易谓：离为火，艮为童仆。《集传》谓：艮，止也，止而得位，次舍也。

九四，旅于处，得其资斧，我心不快。《象》曰：旅于处，未得位也。得其资斧，心未快也。

诸家以资斧为除治荆棘之具，或以为仁义。曰除治者，谓在旅不得次，而得荆棘之地，自除治也。曰仁义者，谓资为仁、斧为义，怀仁义之道，不得施也。《子夏传》作“齐斧”，张晏谓“整齐也”。《志林》作“斋斧”，谓斋戒受斧也。要皆于爻义不合。

得其资，即六二怀其资之资；得其斧，即利用之器也。诸爻最善莫如六五，其次六二，而九四为下。失所者，初六在先，其次九三，而上九为甚。六二以得位居中，即次、怀资而又得其童仆，顾虽在旅，亦安矣。四抱阳刚之才，非旅所宜，然处柔在上体之下，比六二亦庶几焉。何以言之，盖二之即次，则是已就舍馆，旅于处则姑有寓止之处而已；怀其资者，有其利者也，得其资者未必能有此，怀与得之异也。旅所赖以力者童仆，不得童仆而得其斧，持此安用乎？此童仆、资斧之异也。

我心不快，有由然矣。大抵以卑弱自处，又知所以奉上者，此圣人训旅之义。

六五，射雉，一矢亡，终以誉命。《象》曰：终以誉命，上逮也。

一矢亡，亡当与无同训，非亡失之亡也。谓操一矢以射雉，更无余矢，此其为义。谓六五可以取贵显，致名誉，以中文明之会，然身方在旅，寡与无应，犹之雉虽可取，而一矢在弓，发无必得之理。然则文明之会果不可以冀欤！曰：不然，六五居柔处中，不乘下以侵权，能承上以自保，上下与之，如是则中物之理，虽不可必，而在我之德，上之所不遗也。故《象》曰：终以誉命，上逮也。逮，如《诗》“逮下”之逮，言及之也。

干宝曰：离为雉、为矢，巽为木、为进退，艮为手，兑为决，有木在手，进退其体，矢决于外，射之象。一阴升乾，故曰一矢。兑口誉也，巽为命，下逮也。商鞅之说，以帝、以王、以霸，非一矢矣。

上九，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咷，丧牛于易，凶。《象》曰：以旅在上，其义焚也。丧牛于易，终莫之闻也。

鸟巢木忽桑土而自安，旅人先笑者如之。火焚其巢，悲鸣而无所归，后号咷者如之。夫谦顺之德，不可一日无，而况于旅乎。旅而丧其顺，凶之道也。虽然，顺德之丧，丧于易而已。轻扬趋上，离之性常易也，故曰丧牛于易。古人闻过者，谓己有过而人告之使闻也，闻过则过不复作。上九丧其顺德，人莫之告，故曰丧牛于易，终莫之闻也。凡此皆其在旅高亢之失。

虞氏曰：离为鸟、为火，巽为高，四失位变震，为竹苇，巢之象也。巢象不见，故焚其巢。震为笑，巽为号咷，三动坤为牛，大抵三不应上，则坤象不见，故丧牛。兑性趋下，上九既自高，故兑口弗之告。



## 卷十四

## 下经（巽至节）



巽下巽上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见大人。《彖》曰：重巽以申命，刚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顺乎刚，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见大人。

巽三画，以一柔承二刚成卦。夫柔之于刚，非顺无以承；刚之于柔，非巽无以接。刚接于上，柔承于下，然后阴阳不忤，相契兼容，此巽之所以为顺、为人。在天为风，在君为命，无所往而不受也。重巽，则三画之上加巽焉，故为申命之义，谓前已有命，今复申之，所以见丁宁重复、上下通行之意。

九二巽乎中者也，重巽则兼五言之，故曰巽乎中正而志行；初六顺乎刚者也，重巽则兼四言之，故曰柔皆顺乎刚。上巽下顺，此致亨之道。攸往之利，见大人之资也。夫以巽而往，物孰能阂，以巽见大人，人孰不与，而曰小亨者，何哉？曰：天下之理不可以一于巽也。风之人物，上之行命，非顺不可，至于变化可否，刚柔相制，固当与时宜之。圣人于重巽，止许之以小亨者，岂无意乎！若当亲寡之时，处孤危之势，非体巽行之，未见其可。故《序卦》曰：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虽然，以巽下人，虽旅所宜，遇君子则利，不然，不能有所立也，故以见大人利。

虞氏谓：柔得位而顺五刚，故小亨。大人有五，离目为见，二失位，往应五则正，故利有攸往。陆绩曰：阴为卦主，故小亨。王弼注有“命乃行也”四字，王昭素谓当在“重巽以申命”之下，《彖》或脱文。《集传》谓理或有之。

《象》曰：随风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事之所以不行者，因民心之未悟；民心之未悟，因播告之不修，故申命所以行事也。盘庚之事止于迁都，其告戒载于《书》者三篇，命其可以不申乎。随风，盖命令相继之象。

荀爽曰：巽为号令，两巽相随，故曰申命。

初六，进退，利武人之贞。《象》曰：进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贞，志治也。

履之六三、巽之初六，皆有武人之称，盖履之下卦兑也，兑与巽反对，兑正秋，肃杀之气为武，六三不知才智之短，履刚趋上，故有“武人为于大君”之象。反而为巽，则六三变为初六，向之刚躁于履者，今皆柔伏而巽矣，然武人之志终在也。武人以刚躁为失，柔巽为正，武人贞则其志治，命行之初，人怀不果，惟若武人刚而贞、巽而果，然后为利，此处初六之道也。

虞氏曰：巽为进退，乾为武，初失位，利之贞，为乾故，利武人之贞。

九二，巽在床下，用史巫纷若，吉无咎。《象》曰：纷若之吉，得中也。

祝史巫觋，皆邀福于神者，非正道所先也。孔子之祷，岂用史巫哉！二以下体居阴，已甚巽矣，以阳居阴，巽又甚焉，故有床下之喻。床，承体在下之物，在床之下，则卑甚而失其所安，谄媚求福，犹纷然用史巫以邀神者，未必为神所听。此盖圣人为九二巽过之戒也。虽然，巽过宜凶，二犹吉而无咎者，二虽不正，犹中也，中则能变史巫而吉，此又圣人设中正为二之劝也。

说者或以史巫为九二通诚于五，考之于《易》及他经，凡乎诚之道，皆贵简质，未有以史巫为喻者。宋衷曰：巽为木，二阳在上，初阴在下，床之象。二无应于上，退而即初，心在于下，故曰巽在床下。大抵以过巽喻，史巫则重巽者纷若之象也。《传》谓二、五升降，史巫纷若之象。

**九三，频巽，吝。《象》曰：频巽之吝，志穷也。**

《诗·桑柔》注：频谓急，《说文》曰：频，水厓也。频蹙不前而止，详见复卦。九三以刚过之性，本非能巽，欲遂其刚，则上下皆巽，势不容于独亢，既勉为巽，上复无应，四阴乘之，进退失其真情，是以促迫，兹其所以吝也。巽至于是，刚阳之志穷矣。

荀爽曰：乘阳无据，为阴所乘，号令不行，故志穷。

**六四，悔亡，田获三品。《象》曰：田获三品，有功也。**

田者典事之大，非一人所能为，众和志顺，相与以有获者也。六四以阴柔之才，承乘皆刚，下复无应，自宜有悔，况可兴事耶。然以阴居下，巽乎两体之间，上下顺之，而又不失其正，非但悔亡，固可资众力而有获也。三品之喻，所以见正顺之功焉。往田而干豆、宾客、庖厨之品具，言所获之多也。

翟玄曰：三品谓下三爻也。初巽为鸡，二兑为羊，三离为雉。

**九五，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终。先庚三日，后庚三日，吉。《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诸卦九五为尽善之爻，不应有悔，以其在巽，恐刚阳之性过而有伤，故《彖》先曰巽乎中正而志行，至爻则又曰贞吉悔亡，无不利，谓五非中正，则有悔矣。《易传》曰：非五之不足，在巽所当戒也。

无初有终者，亦谓九五，则巽将究而为躁，惟能知申命行权在于委曲守中，正以入之，此其所以有终也。先庚三日，后庚三日，此申命之道也。巽为命，而独见于五者，以五为巽主而命令系之也。甲者事之首，故先甲、后甲言于蛊。十日甲乙为首，而甲又居其先也。庚者变之首，故先庚、后庚言于巽。十日戊己为中，过中则变更之所由起也。命令变更，当先后重复之，使人知变更之意，则人乐从。

问者曰：巽为命而已，卦何以有先后之象？曰：为其重巽，则当继也。又问：上之命令固不一，卦何以止言变更？曰：雷风相薄则有变也。初二相易成离，离为日，自四以上三爻在前，故先庚三日，四、五相易又成离，自三以下三爻在后，故曰后庚三日。

虞氏曰：震、巽相薄，雷风无形，当变之震矣。巽究为躁卦，故无初有终。王弼于甲、庚不能辨，止曰皆申命之谓。

**上九，巽在床下，丧其资斧，贞凶。《象》曰：巽在床下，上穷也。丧其资斧，正乎凶也。**

丧其资斧，正乎凶也。九二、上九巽床下同，而意各有在。二以阳居阴，又在巽之下体，为巽过甚，失其所安，故曰巽在床下。上九以阳居阳，又在上体之上，无过巽之卑，然其所以为巽者穷矣，穷上者必反下，反下则失其所安，故亦曰巽在床下也。

资者利之实，斧者利之用，二者皆安居所有，故旅之九四则得之，上九丧其资斧，岂非失其所安乎？是以贞凶。曰正乎凶者，言凶之道正由是也。



## 兑下兑上

兑，亨，利贞。《象》曰：兑，说也。刚中而柔外，说以利贞，是以顺乎天而应乎人。说以先民，民忘其劳；说以犯难，民忘其死。说之大，民劝矣哉！

兑说可以致亨也。然说而不以正，非兑所贵也，故兑亨利贞。二、五盖兑之所谓贞也，五固正矣，二亦得为正者，以中故正，亦以劝其正也。兑者，巽之反，巽之初六为兑之上六，巽之六四为兑之六三，而巽之二、五虽为兑，未尝失其中也。惟两柔说而出外，圣人虑其过也，故有利贞之戒，此刚中柔外、说以利贞之道也。

夫天之心即人之心也，上能顺天而为天所说，则人之说之也可知矣。天之说不可见也，其应乎人者是也。然天之所说，岂为其以谄求哉，有刚以立己，有柔以通物，内外不失其正，而说道行乎其间，此天人所共与，兑之所以顺乎天而应乎人也。

或问：不曰顺乎人而应天者，天人一道，顺与应不可以天人分也，举此而彼见矣，人君尽兑之义，则可以得民之所难，何则？小而服劳，大而效死，二者皆民之所难，民恶忧劳，我使之忘其劳，民恶死亡，我使之忘其死，非得其所难者，能致是乎？古有行之者，汤武是也。非独汤武，凡以说道顺幽明之心而得民所难者，义皆如此。先民与犯难，乃在我之事，忘劳与忘死，皆在彼之心，我行于上，民应于下，此兑说之所以为大也。

鼎祚易谓：二、四变为屯，有震、坎，坎为劳、为心，兑为说，劳而心说，忘其劳也。坎为难，震为反生，犯难而忘其死也。《集传》又谓：乾天也，上五天位也，坤顺也，初六之上而说，顺乎天也。三、四人位也，六四、九三相易而说，应乎人也。安定胡先生谓：泽水之所聚，滋息万物，使之得所养而说泽。圣贤欲感天下之心，必以仁义之道，恩惠之事，固不可以言语口舌而为说，故说去言而为兑。

《象》曰：丽泽兑，君子以朋友讲习。

丽犹附丽之丽，泽附泽故也。两泽则彼此相滋益，故为朋友讲习之象。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取此义也。

鼎祚易谓：二阳同类，朋友也；兑口对，讲习也。《易传》曰：朋友讲习，固说之大者，然当明相益之象。

初九，和兑，吉。《象》曰：和兑之吉，行未疑也。

初不应四，而与二相亲，可谓说矣。况二乃君子，我之类也，与之亲非苟于同，和而已矣。虽然，使上有正应，而下与近比者，亲或可疑也。无所偶应，惟贤是说，尚何疑哉。此其所以吉。二以阳在上，我以阳在初，未尝同也，三以柔在外，我与二皆以刚在中，非和而何？

鼎祚易谓：四变应初，震为行，坎为疑，故行未疑。

九二，孚兑，吉，悔亡。《象》曰：孚兑之吉，信志也。

九二之孚，与五孚也，五非其应，然纯卦皆无应，兑之二、五以同德在应位，久当自孚也。兑之时，三以阴柔比而求说，二欲违之不能，是安得无悔。然二、五同以刚中柔外而成卦，始虽不以阴阳正偶相得，及久也诚意感通，君臣相说而悔亡矣。诸卦二、五非应而以同德相求，如小畜与困，亦然，非但纯卦也。

鼎祚易：九二之孚，谓五、二动得位，应之，故孚。兑吉悔亡，四变坎为志，故信志。大抵二应五，其本志也。



六三，来兑，凶。《象》曰：来兑之凶，位不当也。

来兑，谓不自守，来而求说也。以爻言之，兑以刚中柔外为正，柔外则柔当外向，今反内比，是求说者也。

《易传》曰：上下俱阳，而独之内者，以同体而阴性下也。枉己说人不以道，凶矣。虞氏谓：兑从大壮五来居三，来而失位，故来兑凶。《集传》谓：兑，巽之反，初、二、三皆自外来。

九四，商兑未宁，介疾有喜。《象》曰：九四之喜，有庆也。

介与界通，盖限际之地也。五以阳在上，三以阴在下，九四介乎两间，故谓之介。然则何以为疾欤？曰：四未知所从也，欲从阳则三阴为可说，欲从阴则五阳为中正，所介病矣。拟议所处，择所当说者从之，兹其所以未宁。

郑康成谓商为隐度，是也。虽然，五与三固易辨，四何至隐度而不宁？曰：四亦未正，是以莫决也。及绝三承五，说之意定，然后利泽及物，故喜而有庆也。虞氏谓：巽近利市三倍，故称商兑。又阳为庆，故承五有庆。《集传》谓：商贾度利而动，故为商度之象。用虞说也。

九五，孚于剥，有厉。《象》曰：孚于剥，位正当也。

兑刚中而柔外，柔已在九五之外矣，五亦何至有厉？曰：五当与二孚也，方二、五未交孚之时，上六以阴柔亲比其侧，四又不正而比三，五若又以孚九二者孚上六，则上下尽为阴所消矣，五之道其不免乎？中正者无如九五，《易》之言此，非谓五之不足，在兑所当戒也。盖中正之爻，位为正当，几微之分，在于君子小人，非他爻之比，故曰：孚于剥，位正当也。虞氏谓二、四变体剥象，独《集传》谓剥为三。

上六，引兑。《象》曰：上六引兑，未光也。

六三居内体可以上行，而比于二，来而求说者也。上六居外体之外，引而去矣，无意与五为说者也。同为兑之三爻，见于异体，遂分内外之异，岂不相去矣哉！

或问：上六之“引兑”，与萃六二之“引吉”同欤？曰：不同也。萃六二在群阴之中，待人君引而后聚，是引之也。上六戒六三之来兑，引而去之，是自引也。虽然，兑道以说为主，上六虽无来兑之贱，在兑则未光矣，三动离毁，未光之象。

虞氏曰：无应乘阳，动而为巽，巽为绳，艮为手，故引兑。



坎下巽上

涣，亨，王假有庙，利涉大川，利贞。《象》曰：涣亨，刚来而不穷，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庙，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阴阳不通，天地不交，否闭之所由成。否之四阳来居九二，否之二阴升为六四，否闭之所以解。何则？四阳下降而亨于险中，二阴上进而承于九五，此否闭之所以解。涣之所以名涣者，散也，天下之险难者解而散之，天下之离散者合而聚之，此治涣之道，二、四两爻之功也。刚来而不穷，《象》谓二也；柔得位乎外而上同，《象》谓四也。合二体而相成，此涣之所以亨也，险难既散，人君安。

《集传》：天下之道莫先于假有庙，何以言之？圣人以刚明之资，振起于艰难之中，远迩上下皆有所托，此非昭受上帝，祖功而宗德，其何以致？故先王不敢以济难之功居诸己，必先享帝立庙，示天下以知所报也。此“涣亨”之后，即曰“王假有庙”也。



它卦二、五为君臣之爻，在涣则四、五者，君臣相与有为之爻。九二则为之主先后治涣之象也，何以知其然？《象》曰：王假有庙，王乃在中也。说者谓九在五之象，然萃之“假有庙”亦九在五，而不言“王在中”，何哉？萃言物之聚，聚物者宜致孝享，义惟取此，非若涣当险难之时，王尤天下之所系，故不得不极言其居中得位之象。盖内卦坎也，刚自四来居二阴之间，是圣人为天下挺身救世，先尝居险难之中矣，迨今忧患既平，离散已合，巍然履尊正位，而一世归往，常若四体之有心，由是知王乃在中，不专为九五，亦兼明九二刚来之说也。五、四、三、初，七庙之象，二则王假有庙在中之象也。

荀爽曰：阳来居二，在坤之中，为庙；居五，上享天帝、下立宗庙也。虞氏曰：巽为木，坎为水，故乘木有功。假，至也，读如“格”，独梁武音“假”。荀爽训大。

《象》曰：风行水上，涣，先王以享于帝立庙。

《象》谓巽为木者，取舟楫济难之义。《象》谓巽为风者，取险难涣散之义也。享帝立庙，于时为先务，所谓不敢以济难之功居诸己，示天下以知所报者也。五、四、三、初，宗庙之象。上九，帝之象。虞氏谓震为帝，艮为庙。四之二变坤，大牲也。

初六，用拯马，壮吉。《象》曰：初六之吉，顺也。

治涣者必于其早，然而初无应也，故承阳而资其力，二以阳刚在上，亦无应也，故受初之托援以俱行，此之谓拯马。谓二阳为马，可以载初之四也。以初托二，以二拯初，岂逆理哉，各顺其情而已。盖坎之性不安于下，顺也。

虞翻曰：坎为马，初失正，动体大壮，得位，故拯马壮吉，悔亡之矣。承二故顺也。《集传》曰：五爻皆言涣，初独不言。《易传》曰：离散之势，辨之宜早，方涣而拯之，不至于涣也。

九二，涣奔其机，悔亡。《象》曰：涣奔其机，得愿也。

先儒谓五为机，《集传》谓四为机。机者，下凭之物。四、五皆在上，二不应凭之为机也。机谓初也。《易传》曰：二阳同则成济涣之功矣。盖谓二若与五应，则止于悔亡而已，惟二身在坎中，外无其应，姑即近而奔其所安，亦足以相资有为也。机可以下凭，而坎之性以下为安，其为奔初何疑？以阳得阴，以水就下，得其所愿矣。

鼎祚易谓：坎为棘、为矫揉，震为足，揉木有足，艮肱据之，凭机之象。大抵六爻中有象，则卦通取之，不必专在此爻也。

六三，涣其躬，无悔。《象》曰：涣其躬，志在外也。

身通则信，止则屈。艮之六四“艮其身”，谓止而仅足以善其身也，故《象》曰“止诸躬”。涣之六三亦在艮体，然渐能出坎矣，故曰“涣其躬”。虽然，六三阴柔无能为，又所处不正，身虽出坎，犹止而未通，其能拯物之涣乎！惟外有应而志趋之，可以无悔而已。与艮之仅足以善其身者相类也。

《集传》谓：坤为身，三上相易，析坤成巽，离目下视，鞠躬之象。

六四，涣其群，元吉，涣有丘，匪夷所思。《象》曰：涣其群元吉，光大也。

六四得位居正承五，盖君臣合德以济难者。六四经营之初，拔茅引类，共尽其力，不免有君子之群，难既济矣，险已远矣，而吾宠位且极，此中乎“月几望，马匹亡”之时，涣其群诚不可后。三阴，群也。四自否之六二来，固已离其群侣，故能独立于大功之地，一心承上，兹其所以元吉而光大也。

夫人臣所为如是，则其所建立必高大而不可掩，涣有丘是也。元吉光大，言其见于德者；涣有丘，言其立为事者。虽然，安不忘危，治不忘乱，思艰图易，理当如是。又况出坎未远之时，念虑不可一日平也，故继之以匪夷所思。夷，易也。

虞翻曰：位半艮山，故称丘也。夷谓震四，应在初，三变坎为思，故匪夷所思也。光大为三，已变成离，故四光大也。

九五，涣汗其大号，涣王居，无咎。《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险艰既平，必有新人耳目、鼓动天下之政，使人咸曰大哉王言，然后下知服从，故九五贵于有大号。虽然，号于民而朝令夕改，则人心危疑，涣者将复险。必也一出无反，沛然浹于人之肌肤，则君之道为尽善，故曰涣汗其大号。王之以正位居中，动无过咎者在是也。

《九家易》曰：否卦乾首下处二成坎水，汗之象。阳称大，故大号。《集传》曰：降者成坎，坎水浹于上下，汗出之象。

上九，涣其血，去逖出，无咎。《象》曰：涣其血，远害也。

上九句读义当依《集传》，从先儒说，谓涣五爻不应，惟上九应六三，三近险见伤，上九下应之，三、上相易，上复成坎，是上与三俱伤，故曰涣其血。上九能去六三，远出乎险之外，则远害，故曰：去逖出，无咎。逖，远也，去而远之也。本或作“惕出”，读《象》则知其非惕矣。与小畜六四文类而意异。



兑下坎上

节，亨，苦节不可贞。《象》曰：节亨，刚柔分而刚得中。苦节不可贞，其道穷也。说以行险，当位以节，中正以通。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

节亨谓三、五，苦节谓上六，说以行险谓二体相济之才，中正以通谓九五主节之道。二刚不已，则阳必偏，故分泰之六五于下，所以节刚；二柔不已，则阴必偏，故分泰之九三于上，所以节柔，故曰节亨。《象》又曰刚柔分而刚得中，此盖推原三、五致亨之道也。上六无应，居节之极，贞固取穷，故曰苦节。甘之味生于土，坤土为九五所节，则甘变矣。然《易》以上六之义继三、五者，所以著亨穷之戒也。说则行险，则止物之情也，于说能止，既止而说，节之善者也，故曰说以行险，此所谓相济之才也。无位者不能节，节而不以中正者不能通，以九居五，既中且正，故曰当位以节，中正以通，此所谓主节之道也。天地节而四时成，天地用节而收覆载之功也。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圣人法天地之节，以节天下也。万物并游于范围之内，其分量不得而逾者，天地节之也。然曷尝置物于穷哉！圣人节物如是，则俭不伤财，然亦不过节而害民矣。

虞翻曰：泰三之五，天地交也。五当位以节，中正以通，故亨。虞又谓：上应在三，三变离，火炎上，作苦，位在火上，故苦节。泰乾天、坤地，震春、兑秋、坎冬，三动离为夏，天地四时之象。

《象》曰：泽上有水，节，君子以制数度、议德行。

水在泽中，节之象未见也。泽上有水，过其分量，泽吐而出之，此之谓节。或问：议德行，先儒谓议人之德行，任用皆使得宜；或谓存诸中为德，发于外为行，议谓商度求中节也。二说将孰从？曰：节之道何分于物我。以此道施诸物，其于人之德行为之程品，使下者不至于高而危，小者不至于满而溢；以此道施诸己，其于我之德行识其分量，通则行，盈则止，皆所以为节也。虽然，君子正己而物正，未有不正而能以节人者也。



侯果曰：泽以堤防为节。虞氏谓：艮止为制，坤为度，乾为德，震为行。《集传》谓：兑口为议，制数度者，坎之象也。律度量衡皆始于黄钟，冬至之律，于辰为子，于卦为坎。九五以中正为节也。

**初九，不出户庭，无咎。《象》曰：不出户庭，知通塞也。**

所贵乎节者，知通塞而已。初九塞而未通，虽户庭之近，有所不出，故得无咎。何则？初以说进，阳刚碍其路，四虽其应，艮止于上，其塞甚矣，可不知所节乎。凡节物而制度未备者，其于通塞尤所当知，不然奸生诈起，有以害吾之节矣。出处语默，一道也，故《系辞》专取此爻为言语谨密之戒。

鼎祚易谓：坎为通，二变坤土，壅初为塞，然得位应四，故不出户庭，无咎。

**九二，不出门庭，凶。《象》曰：不出门庭，凶，失时极也。**

或问初有应，可以出，二无应，宜不出，而初乃以不出无咎，二以不出为凶，何哉？曰：初虽有应，刚塞其路，又在节始，宜谨密也。二、五虽非阴阳正应，而同德之刚可以相济，又三阴不能碍二，反藏门庭而不出，非所谓知节之道者。不知节则行止皆不得其当，故曰失时极，谓失时之中也。于初言户庭，于二言门庭者，在外曰门、在内曰户，又门户有阴阳之义，初阳，奇也，故言户，二阳，耦也，故言门。

虞氏曰：艮为门庭，二失位不变，出门应五，故不出门庭凶。

**六三，不节若，则嗟若，无咎。《象》曰：不节之嗟，又谁咎也。**

六三过说而不知节，嗟叹发于兑口，盖羞恶之心人皆有之，彼虽胁肩谄笑，中当自愧也。六三亦自取之耳，将谁咎乎。虽然，圣人不终弃人意，谓六三不节若，则至于此，苟修礼循义，节其过说之失，尚可为也。

《集传》曰：三变而刚，刚不失节而上自应，尚何忧哉。鼎祚易谓：震为声音、为出，故嗟若。

**六四，安节，亨。《象》曰：安节之亨，承上道也。**

人之性，以欲败度则易，以礼防情则难。故人之于节，多不能安，不安于节，则出位任情，求分外之得，其能亨乎。六四当位处下，安于节者也。上承五、下应初，上下有节而安行乎其间，可以亨矣。夫五，节之主也，四居其下，岂拂情制欲以不可为之礼强勉之哉，承主之道而已。

虞氏曰：二已变，艮止坤，安得正，承五有应于初，故安节亨。

**九五，甘节，吉，往有尚。《象》曰：甘节之吉，居位中也。**

尚如尚文、尚质之尚，言为时所好尚也。过节则苦，人所厌也，若以中正节之，则甘，甘固人之所宜，无往而不尚矣，况二乎。夫何故居位得中，人皆说其节也？丰之初九曰“往有尚”，盖丰之初与四相须为用，故自初而往则有尚也。又坎之《彖》曰“行有尚”，先儒谓习坎而尽坎之宜，则行有尚也。大抵往而有尚皆宜于彼而利于此也。

虞氏谓：坎为美，故甘节。然五自泰三升入坤土，甘之意寓焉。《集传》曰：《彖》言当位以节，中正以通，爻止言居位中，何也？《彖》言九五一爻，此言九五、九二相易也。

**上六，苦节贞凶，悔亡。《象》曰：苦节贞凶，其道穷也。**

先儒谓以苦节正物则凶，以斯修身则无妄，故得无悔。其说似未允。岂有修身无妄而贞凶者乎？上六之贞凶悔亡，谓执苦节而固守则凶，执苦节而能悔则凶亡。故《易传》谓节之悔亡与他卦辞同而义异也。虞氏谓二、三变在两离上炎，上作苦，故苦节。荀爽曰：乘阳于上，无应于下，故其道穷。

## 卷 十 五

### 下经（中孚至未济）



兑下巽上

中孚，豚鱼吉，利涉大川，利贞。《彖》曰：中孚，柔在内而刚得中，说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鱼吉，信及豚鱼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虚也。中孚以利贞，乃应乎天也。《象》曰：泽上有风，中孚，君子以议狱缓死。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象》曰：初九虞吉，志未变也。

九二，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象》曰：其子和之，中心愿也。

六三，得敌，或鼓或罢，或泣或歌。《象》曰：或鼓或罢，位不当也。

六四，月几望，马匹亡，无咎。《象》曰：马匹亡，绝类上也。

九五，有孚挛如，无咎。《象》曰：有孚挛如，位正当也。

上九，翰音登于天，贞凶。《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长也。



艮下震上

小过，亨，利贞。可小事，不可大事，飞鸟遗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彖》曰：小过，小者过而亨也。过以利贞，与时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刚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飞鸟之象焉，飞鸟遗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顺也。

小者过谓二、五也。二、五皆阴爻而得位、得中，是以谓之过也。大者宜得位、得中，而三、四皆无所得，小者宜不及，而二、五乃以阴爻居之，岂非过耶。过不可亨，而谓小过亨者，盖不过于大而过于小，而又以正为利，虽过可通也，故曰：小过亨，利贞。

夫惟天下之至刚，能任天下之大事。小过救偏矫失，虽或可亨，然以柔济，务施之小事则可，故曰：可小事，不可大事也。

《集传》曰：譬如飞鸟，溯飞决起而上腾，其音安能远过，俄顷而止矣。岂非以体小故耶？体小者，过其常分亟止则可，不知过而益趋上焉，凶之道也，故曰：不宜上、宜下，大吉。小过自明夷变，初上居四也。明夷离为飞鸟，震为音，艮为止，鸟飞音止，故遗之音。不宜上者，谓上二阴乘阳，乘阳而上，非阴所宜也；宜下者，谓下二阴顺阳，顺阳而协，非上逆之比也。又明夷离上互体有坎，离鸟上飞，坎性趋下，此顺逆之理也。

宋衷谓：二阳在内，上下各阴似飞鸟舒翮之象。《集传》专用明夷初之四为鸟飞之象，于《丛说》诋衷为俗学。然《彖》谓有飞鸟之象，则是卦之体象飞鸟，衷之言未可全废也。卦自临来，明夷之变也。或谓自中孚来，非。

《象》曰：山上有雷，小过，君子以行过乎恭、丧过乎哀、用过乎俭。

雷不在天而在山，过也，而其过不大。圣人制礼以中为节，君子不得已，救时之弊，有时乎小过者，观山雷之象也。行过乎恭、丧过乎哀、用过乎俭，所过者小，所救者大，君子固愿为之。



侯果曰：山大雷小，山上有雷，小过于大，故曰小过。虞氏谓：上贵下贱，晋上之三，故行过乎恭；离日、艮鼻，坎为涕洟，涕洟出于鼻目，故丧过乎哀；坤为吝啬，艮为止，兑为小，故用过乎俭。

初六，飞鸟以凶。《象》曰：飞鸟以凶，不可如何也。

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以暂而亏，以顿而改也。小人之过如飞鸟然，一逝无及矣。故曰：飞鸟以凶，不可如何也。以凶，谓以是而凶也。初阴柔小人，因己有援，不顾上逆之道，腾起而亟就之，迅疾躁易，其为过，吾（未）[未]如之何也矣。

《集传》谓：初之四为飞鸟。

六二，过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过也。

六二一爻以闺门言之，则妣之位，为其以顺配祖也。祖谓初也，谓初为祖者，初于二为始故也。以朝廷言之，则臣之位，为其以顺上承也。君谓六五也，谓六为君者，五君之位也。二虽过其祖，然其所遇乃臣之分，过则僭矣，遇者适相当之谓，小过如是，尚奚咎哉。

九三，弗过防之，从或戕之，凶。《象》曰：从或戕之，凶如何也。

三以阳用刚，过也，然而不失正，何则？阴胜之时，六过而在上，有无阳之心，三用刚少过者，所以防之也。防而外之则无患，苟为不胜，舍己从之，失艮止之义，则阴知其不立，从而戕害之矣，阳不能防阴，而反为所戕，其为凶固末如之何也。虽然，戕害之患非谓必有，在乎三所以自处如何尔。故戕以或言。

鼎祚易谓：离为戈兵，三从离折入坤，故从或戕之，凶。

九四，无咎，弗过遇之，往厉必戒，勿用永贞。《象》曰：弗过遇之，位不当也。往厉必戒，终不可长也。

九四以刚履柔，六五、上六以柔履刚，是九四已虽不过而过者在其前，安得不与之遇哉。遇过我者而知避之，所以无咎；苟不知位之不当，亦复过之，则取危之道矣，四宜知戒。虽然，阳大阴小，理之常也，今小者过而大者不得往，彼岂长久之理哉。君子从权应时，不贞固可也。

《九家易》曰：四以阳居阴，所谓行过乎恭。

六五，密云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象》曰：密云不雨，已上也。

小过宜上不宜下，六五已在上矣，所以不雨，“密云不雨，自我西郊”，与小畜义同，皆谓阴盛而不和也。小者过而得位，可谓盛矣，故有密云不雨之义。公弋取彼在穴，谓五取二也。五盛阴又得位，可以小事，二乃不我应，可以弋取矣。公者，盛位；弋者，小取。四本公之位，今于五言公者，所以见其过也。取而得之，阴雨不足以济，亦密云而已。然则小者之过，其能大有为乎？

鼎祚易谓：坎为弓弹，离为鸟，巽绳连鸟，艮为手，故公弋取彼在穴。《易传》谓：二中虚为穴。《集传》谓：坎兑为穴。大抵二在艮山虚处，隐而不出，在穴之象也。鼎祚易则谓其自明夷来。安定胡先生谓“已上”当作“已止”，传写之误，言阳气已止于下，故不雨也，岂有阴盛于上，阳上而不雨哉！盖阳艮止于下，所以不雨也。是亦一义。

上六，弗遇过之，飞鸟离之，凶，是谓灾眚。《象》曰：弗遇过之，已亢也。

初之四已为飞鸟之过，又趋动体而极其上离，凶之道。犹之小人过而不已，至于太甚，抵祸患而后已，悔无及也。何则？九四弗自过，而六五、上六过之，故曰弗遇过之，观九四则知上六之灾乃自取也，故曰是谓灾眚。



《集传》曰：上动成离，离为飞鸟、为目，巽为绳，以绳为目，网罟之象。其违理过常，犹鸟飞过甚，自离于网罟，故曰飞鸟离之凶。



### 离下坎上

既济，亨小，利贞，初吉终乱。《象》曰：既济亨，小者亨也。利贞，刚柔正而位当也。初吉，柔得中也。终止则乱，其道穷也。

险难已济，为人上者，苟泰然以高位自处，而不知天下有穷困，非既济之道也。所贵乎既济者，非独济也，谓能使小大毕亨而已，故曰既济亨小。阳为大、阴为小，卦之三阴皆在上，三阳皆降一爻，此所谓亨小，小者之亨，由大者亨之也。既济非独济，所谓能使小大毕亨者如此。二、三、四、五阴阳皆正，又上下体各得其应，此《象》所谓刚柔正而位当，所谓利贞者也。

初吉，柔得中，谓二也。终乱，谓五也。济天下之务者，要当以柔道为先，二以中道用柔，居济之始，此汉光武得天下之道也。既济矣，宴安而不进，则乱由之以生，故五当通其变，使不至于极，盖唐太宗贞观之后也。夫济终未必皆乱，济终而止则乱矣，止谓进德修业有懈于前也。以卦考之，泰变丰，丰变既济，既济又变为贲，盖丰之九四升为五、上也，升至上九则泰坤变为艮止，于文饰非守济之道，圣人所以有终止之戒焉。

鼎祚易谓：二上之五，终止于泰，则反成否。侯果曰：刚得正，柔得中，故初吉终穷。《易传》所谓济极则反也。

《象》曰：水在火上，既济，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水上火下，二气升降，水火之功成，济物者如之，故圣人取以为象。

《集传》曰：既济之极，水火将反其初。故君子不可不思虑，以豫防其患。《象》曰终止则乱，济而不敢止者，是乃豫防之道乎。荀爽曰：六爻既正，必当复乱，故君子象之，思患而豫防之，治不忘乱也。

初九，曳其轮，濡其尾，无咎。《象》曰：曳其轮，义无咎也。

大小毕济，至于上六，则以终止为乱。既济之初，小者犹未亨，则宜以躁疾为戒，此初九曳轮濡尾所以无咎也。轮所以行，曳之则其行止，济所以免濡，濡尾则其济未尽也。

《集传》所谓：持重缓进以全其刚，而不至于极，则于既济之义为得，故曰义无咎也。坎为轮，初在后曳之也，又三为离之首，则初为离之尾，前遇坎水而不速济，濡其尾也。宋衷曰：离两阳一阴，阴方而阳圆，轮之象，以火入水必败，故曰曳其轮。初在后，故称尾，濡尾曳轮而得有应，于义无咎。

六二，妇丧其茀，勿逐七日得。《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二阴从阳，有夫妇之义，即当既济之时，五虽其应，不汲汲于求二也，五不求二者，既济之时所当然也。二不为五所求，又三、四碍其前，如妇人乘车而丧其茀，失其所蔽，不可行矣。先儒多以茀为首饰，独郑康成以为车蔽，蔽二者，五也，三、四在坎体，坎为轮，又为盗，此六二乘车遇盗之象，虽然，履中守正，理不终废，丧茀勿逐，七日可得也。七日，谓自二至五往反之数。

《易传》谓：卦但有六位，七则变矣。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象》曰：三年克之，惫也。



鬼方，国名，以其阴幽而远，故以名国。《苍颉篇》曰：鬼，远也。高宗，中兴之君，幽远之邦有不服，伐而取之，以见既济之世，虽远亦治也。《诗》曰“挾彼殷武，奋伐荆楚，深入其阻”，可见高宗之兵尝蹈险阻矣。三居文明之极，而上六在坎险之外，五与三互体又为离，离为戈兵，故以高宗伐鬼方为喻。虽然，既济可以休息矣，而有鬼方之伐，岂得不惫，况三年而后克乎。不幸而又用小人，则劳民动众，患未除而乱将先启，重离之火，必有自焚之祸，故《易》以用小人戒也。

虞氏曰：乾为高宗，坤为鬼方，又坤为年，曰三年者，盖自四历三爻至上也。

六四，濡有衣袽，终日戒。《象》曰：终日戒，有所疑也。

“濡”或作“濡”，王弼曰：“濡”宜曰“濡”。于义为当。

夫天下之患不生于未济，而常生于既济，盖既济之后，众不疑于有患，患是以生。濡者，患生之渐也。六四近君之位，载上任事，当虑患而知戒，譬之乘舟者，不可以谓无濡而忘衣袽也。衣袽所以塞舟漏。亦不可谓衣袽具，遂愒然无忧濡，水寢至而不知，则虽有衣袽不及施矣。故既欲其濡有衣袽，又欲其终日戒也。终日戒，谓虑患之念不忘于顷刻，此处既济之道也。四涉坎水，《集传》谓初之四成巽，巽木在水上，舟之象。初乾为衣袽，塞也。袽，《说文》作“絮”，《广雅》云：絮，塞也。

九五，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象》曰：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时也。实受其福，吉大来也。

此爻圣人示人以盈满之戒。东邻，阳也，谓九五，而杀牛；西邻，阴也，谓六二，而禴祭。至其受福，则五不如二者，非谓五不足于二，谓五已极其盛，而二犹未济也。五已盛而又为盛，礼不可以有加矣；二未盛而祭亦未丰，其于福犹可受焉。西邻之受福，盖亨小之时，三、五在其前，皆大来之象也。五于时已极，不可更进，有亏而已。五之于此，惟力守中正，不至于终乱，是乃享大福之道也。

虞翻曰：泰震为东，兑为西，坤为牛，震动五杀坤，故东邻杀牛。在坎多眚，为阴所乘，故不如西邻之禴祭。禴，夏祭也。离为夏，兑动二体离明得正，承五顺三，故实受其福，吉大来也。

上六，濡其首，厉。《象》曰：濡其首厉，何可久也。

乾为首，上六不见其首而见坎体，濡其首者也。濡其首，盖涉患之深，不自觉知陷溺而不可出之谓也，顾不殆哉。故曰：濡其首，厉。

虞氏曰：位极乘阳，何可久也。夫既济二体以水火为象者，以水火之位上下相济而成用也。然天下之理未有不反者，既济水在上，而互体三、四、五为离，是水已藏火矣。既济火在下，而互体二、三、四为坎，是火已藏水矣。水火循环，上下相易，此既济所以未济也。知道者宜通其变，而不敢极。



坎下离上

未济，亨，小狐汔济，濡其尾，无攸利。《象》曰：未济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济，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续终也。虽不当位，刚柔应也。

以卦体言之，水火不相逮，未济也；以位言之，六爻皆错，未济也；以才言之，九居二，未济也。以既济言之，二居五，未济之所以亨，《象》所谓柔得中也。既曰未济，而曰可亨者，未济非谓其才不足以有济，谓其时之未可苟处之，有道则终于济而已矣。

小狐汔济，濡其尾，无攸利，谓二也。而初为二之尾，以其在后也。小狐虑患不若老狐之审，其涉水虽亦能揭尾，然锐进而无终，故孟喜谓未济一步下其尾，是以濡。九二居坎中，未能出，初阴柔在后，所以为尾者不起矣。汔当从郑康成，以几为义，谓几济而濡也。圣人为此戒者，盖谓刚果不足，虑患不审，与夫有始无卒者，皆未济之病，故曰：无攸利，不终终也。

《易传》引《杂卦》“未济，男之穷也”，谓三阳皆失位也，阳不当位，使三阴又不相应，则无复济理。与初、三、五各以柔应，内外上下不相违背，兹未济之所以终济也欤。虞翻曰：尾谓二，在坎水中，故濡其尾。荀爽曰：柔上居五，与阳合同，故亨。干宝曰：坎为狐。《说文》曰：汔，润也。鼎祚曰：案刚柔失正，故未济也。五居中应刚，故亨也。

《象》曰：火在水上，未济，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水火之为物易辨也，而物性之如水火者难辨也。辨物居方可为也，不知行之以谨，与无辨不能居者等尔。虽然，辨其物不早，则混淆杂处，方不可得而居矣。君子欲使燥湿各居其方，故先谨辨其物，虽然火在上、水在下，可以谓之居方矣，然二物不相逮，则求济亦未得，惟始辨而终交，然后水火之用成。其在人也，君子小人必使各止其所，而不相越，至于笼络并用，圣人固有济合之道焉。此善观未济之象者也。

虞氏曰：乾阳物也，坤阴物，艮为居，坤为方，乾别五以居坤二，故以辨物居方。

初六，濡其尾，吝。《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极也。

极谓穷极，四者初之应，在互坎之中，力不足以相援，初以阴柔已濡之尾，趋而就之，四不能济，初之穷滋甚，此盖不知其极者也。其不至于凶者，在未济初、四终应也。

王弼曰：处未济之初，最居险下，不可以济者也。而欲之其应，进则溺身。李鼎祚曰：四在五后，故称尾，极中也。谓四居坎中，以濡其尾，是不知极也。

九二，曳其轮，贞吉。《象》曰：九二贞吉，中以行正也。

在卦九二中而不正者，为其以刚履柔也。在未济，则六五以柔居尊，二进而不已，则其刚必过，过刚以陵柔，尤非其正也，故圣人示其戒而勉使之曳轮焉。轮所以行，曳其轮则缓进而不陵上，此其中以行正之道，在爻所以贞吉。

姚信曰：坎为曳、为轮，两阴夹阳，轮之象也。二应于五，而隔于四，止而据初，故曳其轮；处中而行，故曰贞吉。

六三，未济，征凶，利涉大川。《象》曰：未济征凶，位不当也。

三阴柔不正，无出险之才，故征凶。苟能资人以进，虽大川可涉也。何以知之？自五以下，互体为重坎，大川之象，三与四近比，皆在否卦巽体中，巽为木，三能资四，是犹乘木而涉，虽大川可济矣。艰难之时，才不足于己者，宜佩此训焉。

先儒多谓三资二，惟《集传》谓三资四。

九四，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象》曰：贞吉悔亡，志行也。

未济之九四，既济之九三也，故皆以伐鬼方为义。于九三则曰“高宗伐鬼方”，九四则曰“震用伐鬼方”者，九三居离体之上，有高明之义，九四居坎体之中，动成震，故以威震为义。两卦皆克以三年，然于既济则惫，在未济则赏者，既济而勤兵于远，劳矣，曰惫者，所以戒之；未济将以求济，负固者非所容也，曰赏者，所以劝之。劝于未济而戒于既济，岂无旨哉！又九四大臣之位，大臣受赏，则济险之功人君不居诸己，而必以与下也。虽然，九居四不当位，宜有悔，能守贞固以承五，悔可亡矣。



虞翻曰：动正得位，故吉而悔亡矣。变之震体师，坤为鬼方，故震用伐鬼方。朱震曰：二卦言伐鬼方者，借此以明必济之义。天下之弊，固有盘结而难去者，四凶顽民，历世既久，乃能去之，故曰贞吉悔亡。

六五，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象》曰：君子之光，其晖吉也。

以柔居尊，宜有悔也，而无悔者，以其处之正也。以柔居尊而虚其心以与二，所谓处之以正也。曰无悔，则悔不复生，与初有悔而悔亡者异矣，此之谓贞吉无悔。文明之主，光明外见，彼为正应者，复以信而近其光，此之谓有孚相与，天下之难有不济者哉！未济之主所以处己，所以用人，如六五可也。光者，晖之聚；晖者，光之散。

上九，有孚于饮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象》曰：饮酒濡首，亦不知节也。

九当未济之极，下复有应而不得其位，此必有义命存乎其间，而不得行也。故君子乐以俟之，饮酒所以自乐也，能自乐则无刚躁妄动之失，所以无咎。虽然，乐固可以待时，苟自信于乐，一意而不回，则沉溺无度，失此无咎之义矣。故圣人著濡首之戒。坎为酒。

鼎祚易谓：乾为首，在酒中，失位，故濡其首。又否艮为节，饮酒濡首，故不知节。